目录

[南禪七日第一盤 1](#_Toc73970372)

[南禪七日第二盤 7](#_Toc73970373)

[南禪七日第三盤 14](#_Toc73970374)

[南禪七日第四盤 21](#_Toc73970375)

[南禪七日第五盤 26](#_Toc73970376)

[南禪七日第六盤 33](#_Toc73970377)

[南禪七日第七盤 38](#_Toc73970378)

[南禪七日第八盤 44](#_Toc73970379)

[南禪七日第九盤 51](#_Toc73970380)

[南禪七日第十盤 57](#_Toc73970381)

[南禪七日第十一盤 63](#_Toc73970382)

[南禪七日第十二盤 70](#_Toc73970383)

[南禪七日第十三盤 75](#_Toc73970384)

[南禪七日第十四盤 79](#_Toc73970385)

[南禪七日第十五盤 86](#_Toc73970386)

[南禪七日第十六盤 92](#_Toc73970387)

[南禪七日第十七盤 98](#_Toc73970388)

[南禪七日第十八盤 103](#_Toc73970389)

[南禪七日第十九盤 109](#_Toc73970390)

[南禪七日第二十盤 115](#_Toc73970391)

[南禪七日第二十一盤 122](#_Toc73970392)

[南禪七日第二十二盤 128](#_Toc73970393)

[南禪七日第二十三盤 135](#_Toc73970394)

[南禪七日第二十四盤 141](#_Toc73970395)

[南禪七日第二十五盤 147](#_Toc73970396)

[南禪七日第二十六盤 153](#_Toc73970397)

[南禪七日第二十七盤 159](#_Toc73970398)

[南禪七日第二十八盤 164](#_Toc73970399)

[南禪七日第二十九盤 169](#_Toc73970400)

[南禪七日第三十盤 174](#_Toc73970401)

[南禪七日第三十一盤 181](#_Toc73970402)

[南禪七日第三十二盤 186](#_Toc73970403)

[南禪七日第三十三盤 194](#_Toc73970404)

[南禪七日第三十四盤 201](#_Toc73970405)

[南禪七日第三十五盤 207](#_Toc73970406)

[南禪七日第三十六盤 213](#_Toc73970407)

[南禪七日第三十七盤 220](#_Toc73970408)

[南禪七日第三十八盤 226](#_Toc73970409)

[南禪七日第三十九盤 232](#_Toc73970410)

[南禪七日第四十盤 237](#_Toc73970411)

[南禪七日第十五盤附 242](#_Toc73970412)

[南禪七日第十六盤附 246](#_Toc73970413)

[南禪七日第十七盤附 251](#_Toc73970414)

# 南禪七日第一盤

---南禪七日

佛說的經典最重要，論，是佛的弟子們，這些菩薩與尊者們，根據佛法的修持的著作。有些論著得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到底還是菩薩們，是尊者們的著作，不是本師釋迦牟尼佛的，親口所講的原著。所以學佛，

第一注意依經不依論。第二依法不依人，以佛法佛說的佛經的所講的佛法爲標準。真正學佛，所以我們皈依佛、皈依法，以佛所說的，這個留下來的記錄，那叫做經典。經典是我們後人尊稱它，實際上每一本佛經，都是本師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對話的討論集，或者是這個菩薩提出問題囉，或者那個弟子提出問題囉，譬如大家都知道金剛經，是須菩提尊者爲主體所提的問題，這種對話的記錄下來，後世叫做經典。那麼這一種經典就叫做佛法。所以佛法，法字的意思，佛法這個法字的意思包括什麼呢？一切事，事實。一切理，一切道理。一切事，一切理，綜合攏來就叫做法。什麼叫一切事呢？譬如我們學禪打坐作功夫這是一個事實，等於我們普通講中國話叫功夫，功夫就是一個事實，那不是理論能夠講的，譬如，兩個腿能不能盤的起來，那是一個事實，所以事跟理配合起來這叫做法，就是佛法的法，不是普通法律那個法，所以依佛法不依人。老和尚故意捧我，什麼善知識，老和尚話也靠不住，你們不要聽，我更不是善知識，他是客氣話。不要因爲人的關係，要真正以真理爲依歸，

第三依了義不依不了義。只有佛經裏還有差別，有些佛經是不了義的經典。什麼叫不了義？不徹底的，不究竟的。有些佛經是究竟。所以要依了義，徹底，了就是徹底。不依不了義，有些小乘的經典，甚至後世還有僞造的經典，靠不住的。但是諸位聽了以後不要認爲靠不住，看都不看，都要看，你看了知道那個是不對的。所以譬如有些人講這是外道，我說你學過沒有。外道我怎麼學它。那你怎麼曉得他是外不外呢？你知道了，才知道這個是外道。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十九歲皇帝不當，跑去做和尚，出家了。他前面十二年，八、九年學的都是外道，因爲他經過外道的修持了，曉得一切皆非，都不對了，不是正法，因此纔在菩提樹下，自己悟道的，這個是正法。現在講依了義不依不了義，順便帶到告訴大家這個觀念。

第四句話依智不依識。真正學佛學道，要靠高度的智慧，不是靠腦筋，或者是讀的書、常識與思想來的。譬如大家都學佛都曉得四大皆空，我常常說你肚子餓了，不要喫飯，看你空得了不，你就空不了。你說四大皆空嘛，天冷了，不要穿衣服，不怕冷你做得到嗎？做不到。所以都知道四大皆空，這些佛學一聽了都會了，尤其大家，我常常說一個笑話，諸位不要見怪，

我常常告訴朋友，我最怕是學佛的人。爲什麼？一來了以後，看到你合個掌，一臉的佛氣，一身都佛氣，滿口的佛話，究竟什麼意思連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就是把佛的那些道理拿來做普通的常識用了，變成名詞了，嘴裏滿口佛的名詞，那個真正的意義不懂，所以真正學佛要高度的智慧，佛法是智慧的學問，不是一般的常識，也不是一般的思想，我們首先交待這個。講老和尚剛纔的客氣話，我這一番話的重點，希望大家對我，不要寄望的太高，更不要重視我，我是個非常普通的人，只有一點，好像除了我那些老朋友，我請來的老朋友以外，比你們年輕，我多活了幾年，比你們多吃了一點鹽巴，如此而已，倚老賣老，只有這一點那還可以，其他都不行的。那麼我也同你們諸位一樣，十一、二歲就喜歡這個，一直摸到現在，現在你看我那個樣子，頭髮也白了人也老了，一無所成。會寫幾本書，那騙人的，肚子餓了纔去寫書，沒有飯喫賣文章喫飯的。講到這裏，諸位不累，時間到了，你們告訴我。

講到我寫書的先給你們講個故事，也是不是完全講故事，我這個話有深意，看你們年輕的同學們出家的那麼多，我剛纔坐在這裏，感想很大。你看你們這裏，三、四百個青年人，都出家了，這個能不能真正看懂佛經，這句話很不禮貌，但是我講的真話，這是一個問題。能不能真修持到有一點心得，這是個問題。尤其是諸位出家了，社會上不懂，我懂，因爲我同你們一樣，從年輕摸起的，我在峨嵋山也閉關，我的老師兄，這位八十歲了，他是我的師兄。我閉關的時候，都他招呼我的，我要一點花生米、什麼東西，寫個條子給他，他都給我弄來的，他現在是四川的老修行，大家都知道，因爲曉得我到了這裏，我們五十年不見面了，所以特別趕過來。講到這裏爲什麼？就是說，年輕人的修行，究竟如何要實證的，你們不要輕視，真正的一個出家人，是社會文化的領導人。我們都曉得出家人爲衆生種福田，這句話很可怕的，

古人說，佛門一粒米，大如須彌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我們出家了以後，什麼都不管，十方佈施來有得喫有得穿，那不是跟你玩的，要你修行啊！佛門一粒米，大如須彌山，所以吃了佛家的飯，今生不了道，來生是牛變馬，披毛戴角還。我相信諸位都聽過的，爲什麼那麼警告呢？古人提出來警告，不是我哦！就是說我們出了家，就要自己修持成就，成就了幹什麼？都曉得爲衆生種福田，什麼叫福田？你看我們的糧食都從田地裏頭出來的，沒有土地就沒有稻穀，沒有五穀雜糧，我們就活不下去，沒有飯喫。所以這個土地這個田地是有這樣重要，所以，一個出家人，自己成就了，是給一切衆生，一個好的一畝良田。所以我們自己出了家本身不要忘記了，要做到這個資格，那不修持，怎麼行呢？做到了爲衆生的福田，才叫做人天的師表。不但人中的大師父，還是天人中的大師父，這樣一個出家（人）重要的身份。

我今天上午，老和尚，我來了看到老和尚帶領大家在修行打坐，我趕快避開了，怕打擾你們，等到老和尚帶領你們去喫飯的時候，我坐在這裏一個一個靜靜的觀察。我看到你們，這怎麼得了，以我們當年我這個老師兄，八十歲。以我們當年看法，好像你們這一代，比我們當年還活潑得多，所謂活潑，連規矩威儀都不懂，好像一點恐懼的心理都沒有，這個我們將來慢慢討論。因此，替你們擔心害怕，這怎麼得了，所以這句話就回來，至少要把中國的古文要學好，把佛經能夠自己看得懂。爲什麼我講古文學好？所有的佛經都是唐宋那個時候的翻譯的多，漢朝開始到唐宋，宋朝以後翻譯的佛經非常少。佛經都是古文寫的，現在叫做古文，當時也是白話文啊！因爲時間久了我們叫它古文，是當時的白話。現在人把這個古文的佛經都沒有看懂，你怎麼樣懂進去佛法呢？這是個大嚴重的問題。所以我常常告訴出家的朋友們，甚至出家的同學們，我說唐宋時代每一個出家人，受皇帝，受朝廷的大臣，受社會上每一個人恭敬他。你看唐朝、宋朝，大家曉得那些老同學，都是你們的老同學，李白、杜甫、韓愈，你們都知道的嘛，還有一個蘇東皮，蘇東坡，講錯了，蘇東坡，這些都是，你們都是老同學嘛。你看他們所有這些人的文集，包括歷代的皇帝，沒有一個和尚朋友，覺得自己很恥辱的，所以交了一個和尚朋友，等於現在的人有個大科學家跟你兩個做朋友很光榮一樣，歷代都是如此，現在呢，現在社會上看看，像我在香港，我家裏經常出家的同學來來往往，有人警告我，你家裏少來那些出家人，尤其正月不準來。我曉得，正月看到你們說光了頭，今年倒楣會輸錢的。早晨起來看到和尚尼姑，唉！糟糕了，今天一定倒楣，有些人就「呸」這一下，你以爲吐口水，他就是說破這個壞運氣。你看出家的身份那麼高，給今天的社會看得那麼低，這個不能怪人哦，要怪自己本身。唐宋的時候一個出家人，你看從南北朝開始，大家都曉得，老百姓甚至於宰相這些部長們見到皇帝非跪不可，可是中國的古代的憲法規定，出了家的見到皇帝不跪的，只合掌問訊了不起了，那麼尊重，它的原因在什麼地方，我告訴諸位，因爲唐宋時代古代的教育，教的是中國文字，沒有今天的科學、哲學，什麼亂七八糟的這些東西都沒有，當然科學、哲學、宗教都包括在內，所以一個讀書人一定要學會詩、詞、歌、賦，琴、棋、書、畫，寫字四種體一定會，正、草、隸、篆，這十二樣本事都會了，頂大一個學者。那麼唐宋時代呢，這些出家人，比進士，狀元的本事還大，你們的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正、草、隸、篆，我樣樣會，我的佛法你就不會。第一點那個時候佛經不是現在哦，不能隨便流通的哦，只有宮廷裏頭皇帝纔有啊，民間看不到呀！很難得看到幾本佛經，所以出了家的學問，你們普通人，這些博士、碩士的本事我都有，我這一套你沒有，所以連皇帝，連這些大臣名士，都要跟出家人，高僧，那當然高埃現在呢，佛經是普遍流通印行了，一個知識份子，學問好一點，尤其是一個大學畢業，或者碩士、博士的，拿來看佛經，明明白白，自己……結果出家的呢，反是不肯讀書了。普通的學位碩士也沒有，博士也沒有，佛經也不大看，換句話說，在家人的學問會的，科學、哲學、宗教，乃至電腦，乃至亂七八糟的開車，打牌，他們都會，你的佛法他們也會，然後問到你呢，樣樣不會，你看這兩個對稱一比怎麼辦，所以我說這個時代，如果不能夠自己充實自己，做一個真正的人天師，那至少練兩條腿嘛，兩條腿坐在那裏三天三夜不動，我在美國經常講的，我說有一箇中國和尚來，兩腿一盤在白宮門口坐它七天七夜動都不動，白宮裏頭都出來拜拜你了，真的啊！尤其美國人很好奇的，你管我有道沒有道，格老子有腿。道也沒有，腿也沒有，學識也沒有，你說怎麼樣會給人家尊敬。我這一番話，就是因爲老和尚講了一番話，我這個人愛囉嗦，向大家先聲明，希望大家真正做一箇中國文化的一個大師，一個好和尚，一個好出家人，領導這個社會，走向一個很嚴謹的路線。老和尚非常慈悲，因爲我跟老和尚，我很尊敬他，我們兩也像朋友一樣。這個非常慈悲，對你們比較寬鬆了，以我看你們行住坐臥很多威儀都不夠，很多位太散漫，但是不能怪你，這一代的教育。所以你們的任務，今天把佛法學好了，特別要發心啊，發心什麼，下一代的，中國人的後一代，要你們好好去教化，不是麻胡的，出家不是逃避現實，我今天這一番話是開場白，還沒有講到正題，怎麼樣打坐？怎麼樣修行？爲什麼這一次我們會來做這個事情，還沒有開始，我講的不大好聽的話先講前面，是勉勵諸位。

真正的怎麼用功，這一次妙老原來吩咐我的，說我們在這裏新修的禪堂，要打七，所謂打七，這是一個普通的說話，那麼打七是什麼意思，就是七天當中專門用功，參禪學道，專門用功。這個「打」是普通話。爲什麼要七天專門用功呢？打七是中國唐代由禪宗以後開始的，就是四個字，剋期取證。這又是古文了，所以叫大家把古文學好，再把中國文化根根才挖得出來。剋期取證。自己指定時間，非成佛證道不可。譬如本師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他前面修外道，修一切的功夫，十九歲出家，換了好多老師，這個大家都知道，我重複一下。他一出家了以後，先修「無想定」三年，這要注意了，無想定，你看我們的多困難，一個人把自己思想完全把它關閉了，做不做得到？我們夜裏叫你馬上睡，有時候還睡不着。以釋迦牟尼佛的智慧聰明福德，把自己的思想馬上關閉了，無想，得到這個定，還練習了三年，他做到了，三年做到無想定。無想定是個什麼東西我們再慢慢研究。但是因爲他老人家修道，證道了，科學也求證到了，他然後，佛經上怎麼講呢？四個字，古文簡單隻有四個字，現在的你要寫二十個字，還搞不清楚，「知非即捨」，他知道錯了，這個不是道，丟掉了。他又去找一個老師，學非想非非想定，也修煉了三年，你們大家在佛學院都研究過的，請問諸位不要客氣，我們是個研究會，怎麼樣叫非想非非想定，請問在座諸位出家在家的菩薩哪一個知道，請舉手解釋一下，名字都知道了，你們大家客氣我替你講，這幾個字都認到了，可是大家也曉得唸了，自己去體會過沒有？換句話自己修過沒有，那更嚴重囉０非想」不是思想，腦筋裏沒有思想了，這裏要點一點非想，非，非想，「非」這個字又要點一點了，下面非想，所以表面一看我們一聽，非想，非，非想定，請出來考試，你們都答得出來，這是一個什麼功夫，一個什麼方法？不是思想，非想，下面又說，非，非想，又不是沒有思想，這不是矛盾嗎？非想既然說不是思想，又非，非想，並不是沒有思想的思想，那算個什麼東西。你們諸位青年同學都在學佛學的，有沒有想過啊！非想，非，非想，不是思想。但是，不是沒有思想的，都知道可是不是思想。腦子沒有亂想，心裏沒有亂想，不是思想，可是都……又不是說不是思想，就沒有死人，世界上有誰做到，沒有思想，棺材裏頭那個朋友，他是徹底沒有思想的。所以他做到了非想，又非，非想定這個功夫境界，都很容易的，不是困難。可是大家因爲佛學自己沒有研究好就困難。可是在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這樣也修持了三年才做到。做到了以後，他都科學實驗的，佛經上用四個字，知非即捨，他認爲這個不是道，所謂道不是生命的究竟，他把它又丟掉了。沒有老師可找了，印度的所有大師們他都學完了，沒有可以找的，自己一個人跑開了，跑到雪山，大家都曉得雪山在哪裏，就是現在尼泊爾的北面西藏的南面。他跑到中國西藏的南邊，尼泊爾的北面，到這個雪山上修苦行，苦行，自己給自己苦喫，六年。傳記同佛經記載，他每一天只吃一顆果子，乾果。所以六年當中餓得，自己摸摸肚皮摸到背脊骨了，你看肚子餓扁了，人是這個時候，他還只二十幾歲，蒼老的不得了，那就是現在人講營養不良，什麼毛病都來了，這樣搞了六年。他爲什麼要修苦行呢？這個我們中國文化裏頭不會產生的，有，現在還有，現在也有大陸，我講大陸，現在已經回到大陸，還講大陸，中國，臺灣，東南亞，日本，都還存在的修苦行。修苦行印度就更嚴重了，有些修苦行的人，自己頭髮拿指頭都拔光，長出來就拔，鬍子也拔掉，各種各樣的磨練自己。有時候永遠給火烤，有時候泡在水裏。你說你們這個打坐很苦，他們修苦行的人，就是怎樣修的，一隻腳這樣站著，就是這樣（南師起身示範），準備死在那裏，這樣入定，都是苦行裏頭的，各種花樣。印度當時的文化，一部份認爲苦行是道，所以他也去修苦行，修了六年，他都做到了，知非即捨，不是，他就講一句話，苦行非道也。可是你們注意哦，這一句話給你們大家給我們好用了，所以我要快活一點，苦行非道也。我也不要喫苦，這樣講就錯了，他說苦行非道也。然後，沒有老師可找了，自己下山了，已經變成背也彎起來，瘦得不得了，跑到中印度，恆河邊上，然後碰到一個牧場，一位小姐看到這個老和尚，其實那個時候他不過三十一歲，這個老和尚好可憐，快要死了，才供養他牛奶，他重新又喫營養的東西，當然，佛經上說只喝牛奶，有沒有喫牛肉不知道，當然沒有這回事，這個不必深究了。那麼換句話說，他恢復普通人的生活，要營養的東西再恢復這個體能，又恢復了，到底年輕嘛。因此，他跑到印度的恆河邊上，一棵樹的下面，這棵樹爲了他成道的紀念，所以叫做菩提樹。原來不叫菩提樹，這個有各種考證了。菩提者覺悟也，大徹大悟的意思，梵文叫菩提。那麼他在這個時候，在一棵樹上（下），自己弄一些草來，做個座位打坐，不像你們諸位，還有給你做好棉花的墊子那麼講究在享受了，自己弄個草，這種草印度有，現在我們到西藏學密宗呢，也用一種草，叫吉祥草。有時候學密宗插頭頂，所謂頂開了，可以往生西文的一根草就插下去了，那個就是吉祥草。不過不要認爲插了草就對了，我在西藏學密宗，我自己插自己笑，插草就是把自己賣掉，中國人說是要賣身了，就弄個草在頭上編起來，那個另外將來再介紹。他以吉祥草做座位，自己沒有辦法了，坐下來，他就發了狠，這一次下了死的決心了，釋迦牟尼佛座上盤腳打好，不證菩提不起此座。古文就是這樣寫。我假使不大徹大悟，找出人生宇宙生命的真諦，不證得這個菩提，菩提就是覺悟，不大徹大悟，不起此座，四個字要注意哦！你懂了古文就很簡單，我們現在講土一點，格老子就死在這裏不起了，腿都不放了，我就死掉，坐死在這裏算了，你看古文四個字多漂亮，不證菩提不起此座，多美啊！你想像那個內容代表什麼，他說，我這一次假使不能悟道，就死在這裏，兩個腿不放坐到坐死算了。因此，七天當中。第一天，因爲就發了天眼通了，第二天，天耳通，當然五、六天六通具足，第七天早晨抬頭一看，佛經怎麼講的，你們同學們接一句，一定會，怎麼說啊，睹明星而悟道，對不對，大聲一點嘛，這學佛的人多大的氣派，還不好意思說話，那怎麼成佛呢！睹，就是看見了，明星，現在我們廈門電視臺哪一個明星最有名，是不是看到這個明星，怎麼看到明星而悟道，現在學術家就拼命研究，明星，這顆星是什麼星，還是太白金星，還是早晨起來的辰星，有人說是月亮，天快要亮的時候抬頭一看，太空，天空上面什麼都沒有，一顆辰星在那裏亮，這個時候他悟道了。他怎麼講呢？奇哉！是古文哦！現在所以要你們好好學古文，古文學會了，白話文才寫得好，你們想鋼筆字、原子筆字寫得漂亮，要毛筆字寫得好，鋼筆字就漂亮了。現在人那個寫字給我寫信給我，我有時候要命啊，比考古還難，那些字都龍飛鳳舞的看不懂啊，又寫的，寫不好自己又變花樣，很痛苦。奇哉，真奇怪啊，自己感覺到奇怪，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世界上每一個人，不止每一個人，每一個生命。一個螞蟻衆生，包括了很多的生命，都是佛。個個都得道了，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注意這四個字，不能證得，所以不能夠得道，不能成佛。那我們注意了，我們在家、出家，天天想打坐成佛，是不是妄想呢？是不是執著呢？你們一定……我們有時候自己解釋，我們這個是學佛，學佛不是妄想啊，非打坐不可，那不是執著嗎？這都是問題。那麼我不打坐好不好呢？也是執著啊！我不學佛總行吧，更執著！這樣講話就是禪宗。反正你這樣也不對，那樣也不對，不對的更不對，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所以他就要走了，這一下他得道了，那麼才感動了天人，向他前面跪到，您老人家不能走，您多生多世發願，悟道了以後要度人，世間一切衆生。現在您得道了，怎麼可以不弘法不傳出來。所以你看在法華經上到處看到佛說的兩句，古文兩個字，止！止！我法妙難思。什麼叫止！止！呢，古文這兩個字，現在怎麼寫呢？寫白話。你算了吧！算了吧，不要講了，算了，算了不要講了。他說你要問我這個我沒有辦法傳給你，我所得的法門，妙，非常妙，不是你們用頭腦思想想得出來的，我給你一講了，就變成學問變成知識，一變成學問變成知識你佛學再好了，佛學詩文也高明瞭，同這個道就越來越遠了，所以說止！止！不要說了，不要說了，我法妙難思。但是他還是後來說法四十九年，我們花了那麼大的時間，那麼一段力氣，說明什麼，大家不要忘記了，學佛第一個，要培養自己的頭腦邏輯，剛纔我從頭講到現在爲了解釋什麼？所以很痛苦啊，你們跟我那個同樣的程度我就講話方便了，就是解釋打七，叫做剋期取證。等於佛一樣，自己定了……他沒有規定自己七天，他是剋期了，他的無期的，無限期的，我假使不悟道，死在這裏，不起來了，結果七天他悟道了。所以後人禪宗仿造他的行爲，拿七天來叫做打七，這是第一點。第二點釋迦牟尼佛悟道，真正的下了狠心，只有七天哦，所以你們諸位想想，你也去下七天狠心，我們多兩天，九天也可以，有什麼關係，便宜點嘛，便宜賣，你做到嗎？做不到，不要忘記了他前面他是一個太子，而且是獨子，不要人家老百姓投票一定做皇帝的，他不幹，他認爲這個人生啊，不是一個政治、一個哲學、一個教育能夠解決了。他要追求生命的真諦，他毅然跑去出家了，逃走了。逃走了以後，他經過十二年求證的苦修，纔有後面七天的剋期證道，老實講，他前面不是漸漸的漸修來，還是有問題的，所以我們要懂得這個，不是說拿七天來就……那麼爲什麼七天呢？這同我們自己的文化也有關係囉！佛的文化是東漢以後纔過來，我們老祖宗的文化早就告訴你了，在易經上，七日來複，這個七日記得哦！下午就很嚴重的東西就會來了，七日來複，一句話，這個宇宙的生命的道理，物理世界，這是個科學的問題，七天一個迴轉。我們要曉得，世界上講科學，科學以數學一路領先，科學以天文學爲第一位，天文科學，可是數學與天文學，數理學，數理的科學同天文學我們中國二千年以前就一馬當先向前走的，我們二千年後，我們自己的中華民族的炎黃子孫，現在科學是萬分的落後，都對不起自己的祖宗，所以我們祖宗早就曉得七日來複這個迴轉，大家只曉得講氣候，五天叫做一候，以陰曆爲標準，我現在來不及給你講易經，大概提一下常識，五天叫做一候，三候叫做一氣，六候叫做一節，過節，清明節，不是端午節、中秋節，那個是不對的哦！二十四個氣節，五天是一候，三候是一氣，六候是一節。一年七十二個候，二十四氣，二十四個氣節，三百六十五天多四分之一。這個太陽在宇宙圍繞，地球，地球在太陽系統裏頭，各走了一圈是一年，叫做一周天。這個周天當中，七的數字，七分鐘，現在講七個鐘頭，七天，七個月，七年，非常大的關係，同大家修道有絕對的關係。打坐修持我們再慢慢介紹，先告訴大家，這都是中國文化的要點，很基本的道理，所以這個是第二點。向諸位介紹打七這個七天的重要。後代的禪宗用打七，禪宗用來打七是什麼呢？禪宗從唐代馬祖百丈以後，慢慢形成了禪堂，禪堂裏頭大家長年都在那裏參禪修道，什麼叫參禪，我等一下要介紹，要求悟道，都大部份一輩子住在禪堂裏頭，老死在這個裏頭，沒有悟道的，古文四個字，如麻如粟。這四個字形容好漂亮的字，罵人罵得好嚴重。學佛修道的人那麼多，像農田裏頭的麻，像稻米那麼多。換句話修道的人那麼多，成功的一個都沒有。如麻如粟那麼多。那麼因爲禪堂裏頭出家的那麼多，我當年看到的，有許多人打坐坐在那裏，好好的，坐得好得很，可以一天都不動，你看他在那幹什麼，還不是無想定，睡覺。打坐睡覺。傳你們一個好袐法，密宗，注意啊，要睡覺，給師父看見你很用功。兩個肩膀一端，把頭一架起來，儘管睡，你不會這個，一打坐睡起來，就給師父看出來了，睡得很穩，可以睡一輩子，將來老和尚修個禪堂你們討褡住在這裏，天天打坐，都在睡覺，因此後來就是嚴厲到了冬天的督促住禪堂人打七，一天裏綿綿密密的訓練，這個叫打七，禪宗裏頭開始。所以我……老和尚爲了你們年輕人，發心化緣，我們李居士出功德，將來都慢慢介紹，修了一個禪堂，他要打七，你看你們這些修行，前輩子都在禪堂裏坐了八九十年，現在剛剛纔來了，當年的老修行，腿子都沒有練好，打個什麼七，打一都不能打，還不要說打七，所以打七的道理是這樣。後來有各種各樣的打七，學淨土的人打佛七，七天唸佛，那麼其他的人，拜經懺的也用七天，各種各樣都是禪宗裏頭來的。真正的禪堂，真正的打七，等到慢慢給您介紹，這些都是知識問題。那麼老和尚提出來了以後，觸動了我一個感想，所以我告訴一聲老和尚，你打你的七，你要我來說，我要改名字，這個老和尚這個人之高明那沒有話講，你說什麼他都對，那當然你要怎麼改就怎麼改，別的老和尚做不到的。這個和尚老了那個腦子的頑固，比山門外的那個石獅子還厲害，動不了的，嘿！這位老和尚圓融無礙。你說什麼，就怎麼做，只要你來，這就被他拴住了，所以把我拴了，就給他拴起來了，我叫做這一次的研究，「生命科學與禪修實踐的研究」，所以不叫做打七。如果打七，我不能夠這樣給你們講，打坐經行，經行打坐，那是另一套方法。所以你們注意不要參加了半天這一次，將來出去說，南普陀這一次妙老主持打七，請那一個糟老頭子那個姓南，還是姓北的，那個搞不清楚東南西北的來亂講一頓，這就講錯了，我們沒有打七，是生命科學與禪修，是禪宗的禪，禪修實踐研究，這一次是這個題目，我們現在本題來了，慢慢來，

# 南禪七日第二盤

---南禪七日

禪修實踐研究，這一次是這個題目，我們現在本題來了，慢慢來，好像兩腿不太聽命令了吧，有一點消息了，所謂消息者，這個腿開始有點難受起來了，是不是啊，是這樣，趕快放參，等一下再來，先下去，引磬響就下座，十分鐘就回禪堂，要大小方便快去。

爲什麼叫生命的科學，我們一句話，下一個簡單的答覆。真正的佛法，尤其是真正中國儒釋道三家綜合的文化，都是講一個生命的科學，因爲前幾年，大陸有幾位科學家，經過一個朋友的介紹，他們流行這個氣功，我就笑，我說，我們中國的寶貝多得很，氣功算什麼，我說你們不知道，我們年輕的時候都玩過的。第一步是武功，練武功，武功練好了進一步練氣功，氣功練好了再進一步道功，道功練好了進一步禪功，這是傳統的中國的東西哦。但禪包括了佛家、道家，光講氣功，有許多人練氣功來問我，這個氣守丹田。我說，你所謂丹田，下丹田在肚臍下面一寸三分，道家講的，中丹田在男女的兩個乳房的中間，上丹田在眉間，守哪個丹田。這個是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把氣守哪個地方好。我說不要瞎搞了，這些東西，我從年輕玩起，告訴你們，尤其女性不要隨便開始守下丹田，不到某一步功夫不能隨便守下丹田，女性，很嚴重哦，搞得不好就會血崩哦，男性也有問題的。他說，氣守哪個丹田，我說，丹田是什麼，你也不懂，亂扯，不曉得這三個什麼叫丹田，我說我問你，我們人體是個皮做的，這個皮呀，像尼龍袋一樣，裏頭裝了些肉，裏頭肉把它捏攏來變成心肝脾肺腎裝在這裏頭，每個地方有能道，有通路的，你吸一口氣，把它憋在那個肚臍眼下面那個地方，就留住啦。有感覺啊，我說你拿個棍子打我的小肚子我絕對不怕，我還真可以不怕。這個也不是氣，你也不懂，我問你，你看那個汽車輪胎，一個氣胎，你把它打氣打進，那個氣打進去了以後叫那個氣留在中丹田不動，輪胎做得到嗎，做不做得到，那個氣進來每個袋子都滿的嘛，那裏還停留，停留在那個上丹田，中丹田，那就是癌症，那個氣嘛，空的嘛，那會停留在那裏，那停留在那裏是你的感覺嘛，不要瞎扯了，而且你把那個留在那裏幹什麼呢，做什麼用，免得家裏不要買瓦斯了，就把肚臍放個氣，瓦斯，飯都煮開了，沒有這回事嘛，所以你氣功練得再好爲人治病，我說會啊，對不起啊，我是講道理，不是批評氣功不對，後面還有文章的，我說好，我告訴你，我也會，但是我不願玩這個花樣，幫助一下，減輕一下痛苦，有一點幫助，有的，說根本就會治好，對不起，你看所有統計下來，給氣功治療過的，有好處沒有，絕對有好處，把病治好了沒有，該抬的抬起走，該爬的還是爬出去，該躺在那裏的，躺直了的就躺直了，醫不好的，不要說氣功，

我常常在醫學大學，在臺灣國防醫學院到處講的，我說你們中醫、西醫兩邊不要爭好不好，因爲我外行可以講，我們這裏好多大醫師在，這裏都是大醫生、大博士，等一下慢慢給你介紹。我當年講他們，不管是西醫、中醫都治不好病的，我在臺上演講就亂講，西醫也治不好的。中國人兩句老話，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不管你中醫、西醫那個醫藥，那個不死的病自然給你治好嘛，他本來不死嘛，那個該死的病你藥……，你中醫、西醫束手無策，所以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跟你兩個無緣，譬如我們那個北京這些老朋友，我的老朋友，我們有緣嘛，所以哄來就好玩了，你無緣他就不聽你那一套的，就是這個道理，我說中醫、西醫假使醫得好病，世界上人就不會死了，你們照舊的醫，他們照樣的死，該死的病，治不好的，所以講到人體的科學，後來這些朋友我一談，對不起，你們真正，我願意幫助你們搞起來，中國文化的科學是要發明瞭，我說，改個名字叫做生命科學，或者是，生命物理。這幾個大科學家一聽，聽我這樣一講，這個好，這個好，這個太好了，可是我還沒有開動呢。生命是包括了一切，真正的佛法是生命的科學，大家不要給宗教外衣困住了，太可惜了，時代到了現在，這個生命科學，只有這一套東西，在今天我們自己中國人來說，只有我們中國一路領先的，這句話我自己講了我負責，這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外面的西方的科學文明只能作註解，可惜呢，我們自己中國這個文化，有啊，都在那個倉庫裏頭，都在古書裏頭，你們年輕人也啃不懂，白話文入手的，寫兩個字寫得東倒西歪的，文章作得青蛙跳井，撲通，不通，那個古書怎麼讀得懂嘛，那個倉庫打不開埃生命科學是這個。

我們生命存在著很多問題，所以世界上的人每一個都是科學家，每一個都是哲學家，每一個都是宗教家，每一個人對於自己的生命活到，怎麼會來投生？你當時找他作爸爸作媽媽，你在哪裏認識下了主意要他做爸爸、媽媽的，不知道來的，自己爲什麼會來變一個人，不知道，這個天地怎麼來的，宇宙萬物怎麼來的，太陽哪一天來的，西方的宗教家解釋，上帝照他的樣子造那個天地，我說誰造那個上帝的，總有個外婆吧，如果上帝是外婆生的，上帝的那個外外婆又是誰呀，一路追下去，追到底，追不出來的，所以宗教家就是說，宗教家比我們那個老朋友軍事重地還重要，謝絕參觀。你不準問，信者就得救，我是信你的，你總讓我看一看好不好，裏頭有些什麼東西宗教是不讓你看的哦，所以佛不是宗教，你們把佛教也當成這樣玩的話，那是佛教的罪人哦，我還順便給你介紹，對不起，我先磕頭，向你們諸位。

清朝有個名士，鄭板橋講了幾句話，把三教的徒弟們都罵了，和尚，釋迦之罪人。道士，老子之罪人。秀才，孔子之罪人。鄭板橋說的，這個話。我現在爲什麼引用他的話，所以你們把佛法真正的奧義不拿出來，變成一個宗教的迷信的形式的話，那變成佛釋迦牟尼佛的罪人，釋迦之罪人，字要寫正楷一點，真正的佛法是個大科學，所以我們這個宇宙怎麼來的，人怎麼下來，活到了以後，我的命運跟你倆個怎麼不同，你的命運爲什麼如此，爲什麼要死掉？這個是生命的道理，這個就是生命的科學，那麼我們打坐修道同這個生命的關係，統統從這個問題來，現在我們把生命科學要正式上路拿出來，這個大概……，這個問題講過了，基礎打好，我們才告訴大家怎麼打坐怎麼做功夫，現在不是我說的哦，生命科學佛說的，我還是老話，很多老朋友，同學都聽我講過好幾次，現在我們重複，我們一個人生下來，活在世界上，有四個階段，生、老、並死，誰都免不了，釋迦牟尼佛，我們本師當年爲什麼要出家，就是爲了這四個問題，人爲什麼要生，兩個，一個男的，一個女的在一起，爲什麼要生出一個人來。雞爲什麼生出蛋來，蛋裏頭又變出雞來，如果有一個人作主的老闆的話，有一個主宰的話，你生了就好了不要人家死嘛，生了爲什麼也要他死呢，都很奇怪的事，這是生命的奧袐。生了，必定是老，必定有病，必定死亡，生、老、並死，釋迦牟尼佛爲了這個，跑去出家，要跳出這個範圍，對不住，今天我們真正給佛倆個，要請他老人家加被我們，要懂得哦，他呢，活了八十一歲也走了，你說解決了問題，如果釋迦牟尼佛我們這位大老師在這裏，我一定問他，你老人家爲了這個，十九歲跑去出家，爲了解決這個問題，你不是證得菩提大徹大悟了，爲什麼你八十一歲也走了呢，是不是一個問題啊，這是科學問題，講宗教就不能不敢這樣講哦，釋迦牟尼佛自己有答案給你，可是大家不知道啊，學佛半天都沒有找出來，

所以古人有位辛棄疾，叫辛稼軒，宋朝一個大文豪，又是大軍事家，又是個大俠客，又是個大忠臣，很有名的，我們山東的老鄉，他愛喝酒，他就寫了幾句話，他說，他怎麼講呢，講到佛的時候，不飲便康強，佛家是戒酒的，不準喝酒，如果不飲不喝酒就健康的話，佛壽須千百，那釋迦牟尼佛活一千歲，活一百歲，八十一年入涅槃，可是釋迦牟尼佛活到八十一歲就走了，且進杯中物，我還是喝我的，很有道理，所以鄭板橋也講過這個話，鄭板橋怎麼講呢，酒能養性，喝酒能夠……養的養，性情的性，仙家飲之，學道的人，。學神仙的喝，佛的戒律本來沒有戒酒的，因爲一位比丘喝了酒糊塗了，犯了很多戒，後來下命令才把它戒掉，所以這個戒不是性戒，是遮戒，方便之戒。酒能養性，仙家飲之。養性，仙家飲之，酒能亂性，佛家戒之。佛門認爲喝酒並不妨礙什麼的，可是會亂性了，那我呢，我則，鄭板橋說的，有酒學仙，無酒就學佛。他這個都是他的方便，有酒喝的時候我學道家，變神仙，沒有酒喝的時候我學佛家，出家了戒酒，他兩頭都佔了，這是笑話，順便講過來的。

所以講到佛既然是爲了了生老病死，結果爲什麼八十一歲走了，人的生命，是不是有自己可以作主使他活到呢？古書上很多，現在沒有啦，你們不知道，當年我學佛、學道的時候，常常碰到人說，你不知道，我那個師父三百歲了，在哪裏，在某一個地方，反正亂吹一頓，很多。你看道家的書，晉朝那個抱朴子書，他說，道家的人最亂，抱朴子，是葛洪是神仙，他那個書上就說，修道的人，扯謊話亂扯的很多，他還親自看到過，有一個老先生，說活了晉朝到……活了八百多歲了，他說這個人跟抱朴子講，孔子生的時候，還在媽媽抱著，我就抱過他，而且我還摸摸他的頭，你將來一定作聖人，你看從古到今扯謊的人很多的，生命這個東西，生老病死，怎麼樣去解決，尤其禪宗標榜，參禪是了生死，生死怎麼了。我們先拿自己來研究，一般人學佛，都想打坐，身體健康的活長一點，爲什麼《金剛經》上教我們，無人相、無我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不要認爲學了佛以後，壽命就無量無邊永遠活下去的，這個觀念先要拿掉，事實上我們念《金剛經》，念是念，絕對相信，唸到無壽者相的時候啊，老實講，我們嘴裏是念心理不甘啊，還是要壽者相，多活一點，你看你們翻開舊的舊本的《金剛經》，上面兩個偈子，是唐朝那個女皇帝，武則天作的，金剛不壞身，願佛開微密，微密，我一下也記不得了，你記得嗎，你記得，你寫，這些老學生，比我老多了，老師不會，他一定記不得，不是，也可以，這個也武則天，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這個也是武則天寫的，每一本金剛經上面都印，什麼金剛不壞身……，五個字一句的，想起來再告訴你們，沒有關係，不是我們的本題，《金剛經》裏有提到無壽者相，我們現在作科學研究，先介紹，我們倒轉來生與死的問題。人怎麼死的，只講人，千萬注意這個是科學，不是我說的，都是佛經上有的，可惜你們讀的佛學，佛經裏頭沒有找出來，我們現在幫你們好好找出來，將來還是要你們自己去研究的。我們這個人，一生下來，就死掉了，你信不信，你決不信，道家有一個人，講得比佛講得痛快，莊子，莊子是道家的，《莊子》在道教裏頭這一本書不叫《莊子》，叫《南華經》，《老子》這本書在道教裏頭叫《道德經》，《莊子》叫《南華經》，《列子》這一本書在道教裏頭叫《清虛經》，這是道家的三經，重點的三經，莊子怎麼說呢，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他說，當一個人的生命，宇宙萬物的生命，當你剛剛生出來，那個時候就是死亡的開始，方生就方死，你剛剛生的時候就是死亡的開始，你認爲是死亡的時候，是另一個生命的開始，是方生方死，莊子在別一個的地方，有借用孔子告訴他的大弟子顏回一句話，孔子怎麼告訴顏回，傳道給他的大弟子，回也，是顏回的名字，回也，交臂非故。就這麼一句話，我現在帶領你們，刺激你們年輕的同學們，好好學國文，國文學不好，你研究佛學、中國文化，影子都沒。怎麼叫「交臂非故」？我們兩個對面走過來，你走過來，我走過去，兩個人走到一排的時候，兩個膀子靠都沒有靠，兩個膀子靠一下，你向這頭走，我向那頭走，你的……原來的這一剎那，兩個膀子靠在一起已經沒有了，早過去了，所以，交臂非故，這兩個手那麼擦一下，一下就沒有了，就是佛說的，諸行無常，世界上一切的東西沒有一個永恆的存在，佛法叫做無常，我們中國舊文化《易經》叫作變化，世界上的東西沒有一樣不變，沒有一分一秒不變，沒有一件事不變的，所以它無常不是永恆存在，這個生命是方生方死，當我們一歲的時候已經老了，比你生下，媽媽生下，坐滿月的時候老得多了，當我們十歲的時候比兩、三歲已經老多了，所以每一天都在小死亡，今天的不是昨天的，明天的也不是今天的，都在死亡，隨時在死亡。現在，我告訴你，我常常問人，你看那個生過孩子的太太們都知道，

（這一段文字很促人深省，建議大家重點看看）那個嬰兒生下來，有些人做過爸爸的都不大負責任的啦，很少看孩子的，那個嬰兒躺在牀上玩什麼，你知道嗎？有些人大概知道，嬰兒兩個手不大動的，那個指頭是這樣抓到的，大指頭放在裏頭，所以道家後來打坐就用這個手印，叫做握固，嬰兒這個指頭放在裏頭的，很少有嬰兒這樣，這個嬰兒也許健康有問題，大部份是這樣，都是放裏頭的，嬰兒在牀上玩什麼，蹬腳，蹬腳，特別愛踢，他生長在成長，所以七歲、八歲的嬰兒狗都討厭，那狗睡覺他都跑去踢它一下，他兩個腿，等於那個狗長牙齒的時候不咬不舒服，我們人長牙齒小孩子的時候，不咬東西也不舒服，發癢發脹，他兩個腿發脹生命在成長，等到慢慢中年以後，大家坐起來就喜歡這樣了，兩腿交起來，已經不行了，到老年就坐成這樣了，根本沒有生命，生命的死亡從足底下開始，所以一般人說，養精蓄銳，精力也從足底下開始，精從足底生，換句話，一個人發冷，寒也從足底生，所以我常常告訴人，喂，穿襪子，你上面的衣服拿皮包起來，下面光腳，沒有用的，你把下面兩個腿一保護好了以後，上面少穿一點沒有問題，兩個腿，你看老了以後，這個人呢，大家，我們看到，你看男的女的，到了中年什麼呢，中年有一個東西很快就出來，每一個人家裏都種西瓜的，到了中年都出去賣西瓜了，走路這個樣子了，肚子都大了，屁股都向前面挺了，慢慢以後老了呢，走不動了，兩個腿不行了，死了一半，小心啊，不過我兩個腿還不錯的，這是跟你們講笑話。你們注意，所以腿，這就醫學上要研究了，我們有腦科，國際上腦科權威的醫生在這裏他只管頭不管腿的，腦跟腿，只有釋迦牟尼佛告訴你，左邊的大拇指開始，左右腦，跟腦連到的。所以修白骨觀佛要告訴你，觀修左邊的大拇指開始，他老人家兩千多年前在那裏美國留學，還不曉得，在英國留學，他怎麼知道的，那個什麼英國、美國影子都還沒有，他怎麼會知道，越看越奇怪。修白骨觀他告訴我們，高血壓的人，打起坐來，一觀想把自己的頭切下來，倒轉來放在肚子裏頭，不到五分鐘血壓就下降了，他又怎麼知道，所以我們那麼多老師，這位釋迦老師真嚇人，他的智慧學問不曉得多大，可惜你們都沒有看到過，對不對？你們看到過嘛？看到，不錯，講老實話，這些都是寶貝，你們要想修持，所以《禪祕要法》白骨觀，就要好好研究，那是個大科學，這本書，我又怕你們後輩子看不懂，年輕人，又把它古文翻成白話，可是我一輩子做事情有個毛病，做了一半不高興就算了，切一半，所以每部書我都寫一半，下半部都不寫，不翻了，爲什麼？你們年輕人活到幹什麼的，要接上來啊！我沒寫完你來寫，可是年輕人偷懶，都不幹的，《禪祕要法》。所以人老了，那麼先告訴這個哦，所以等一下教打坐的時候同兩個腿的關係哦，所以老年人，足底都還發燙的，坐下來腰幹挺的，這裏還不挺的（肚子），長壽之相，那個肚子大，不是腸子不對了，就是你不注意骨頭的形態，人明明端正站到很好，精神特別好，可是人要偷懶喜歡這樣，這樣一來整個體形骨骼都變了，變了就快死了，死得快，不是快死，快死同死得快這兩個文字用的不同，有距離的。人怎麼死，一個正常死的人，你們大概看死人不曉得多不多，因爲我看得很多，爲什麼看得多，很多老朋友要走的時候，我都親自去看他一下，有些還等我來斷氣要命的，然後我來，喂……手，喂……一抓住他，碰到我這個也怪人，好多老朋友我手一抓住了，我說你這個時候不要留戀了，你念阿彌陀佛，快走吧，我幫你念，快一點……，還有幾個我念的，站在那裏幫助他，唸了一、兩個鐘頭，他還不肯走，我說不拉你了，你走吧，把手一放，他當真跑了，那還很多。人死，我們身體是四大，佛說是四大組合，地、水、火、風叫四大，這個你們年輕都知道，還是你們寫一寫，不要懶，有許多新學的大菩薩、老菩薩、中菩薩，都要寫出來的。四大，地、水、火、風，叫四大。大就是大類，這個慢慢來解釋了，所以我們呼吸都屬於風大，人要死的時候，地大先發生問題，你看到醫院裏，快要死的時候，你看到躺在那裏，兩個腳不能動了，所以我們這樣就看到，你讀這個古書的時候，讀到《論語》，你就看到了，孔子的學生曾子，要死以前，啓予足，爲什麼叫啓予足，自己兩個腳沒有知覺了，叫學生你幫我腳放放好，啓予手，兩個手也不能動了，你幫我手擺一擺好，而今以後可以免乎，他曉得自己馬上要死了，他說現在起，我很放心，我知道一輩子沒有做錯過事，可以免除了罪過了，因爲要走了。所以這個時候，這種情形，人要死的時候，先是地大分散，身體重了，所以我們假使年紀大了，沒有好好用功的人，覺得自己的身體不聽自己主張了，走路也不方便了，這個地大都出了問題，告訴你，這是一個信號，要死以前先這個……，然後，要死了，就覺得這個身體，到處不能動，壓得很痛苦，身上好像，要死以前，好像一個山壓下來一樣，大石千斤壓下來，這個時候呢，我們今天在坐的，好幾位大名醫都會救得轉來，只要有個辦法，還有辦法，第二步就沒有辦法了，等到地大分散，跟到第二步來的是什麼呢？水大分散，出冷汗了，一出冷汗，那個人正常的死，身體上一出冷汗，冰的，你要曉得我們做醫生做朋友的，摸摸這個躺在那裏那個病人，一摸到那個手，那個汗出來，身體上粘的，又冰的，對不住，很難辦了，那叫做難辦，真難辦了，很難救了，這個時候要死的人，感覺的時候已經昏迷的狀態來了，自己覺得……好像下大雨，好像在海洋中間漂，幻覺通通來了，同做夢一樣，這是水大分散，然後身上，一顆一顆汗珠就出來，最後呢，上面就哦，哦……，那個痰在裏頭打滾，到了肛門一張開了，最後一次大便，也不是大便，最後大腸裏的液體一排，前面小便的還有最後一次的精要出掉，這兩個大小便的水大同冷汗一排的時候，完了，很難救了，然後跟到來的，是風大與火大，呼吸，哦……哦……，最後一口氣斷了，我死過的，因爲我看過，當然我還沒有自己那麼好的經驗，我在旁邊幫忙他死，我說你快點唸佛，走啊，走啊，還有些朋友，唸了一輩子告訴我，你們注意喲，我知道，沒有辦法唸了，唸了一輩子佛，到臨走的時候，我知道沒有辦法唸了，你們注意啊，你們大家說唸佛，什麼叫唸佛，然後我就罵他了，你怎麼搞的，你心裏唸到佛，不要「南無阿彌陀佛」，什麼「嘛呢、嘛呢」的都不要了，你只要心裏唸到，念就是這個念頭，我說，你念不出來佛，你怎麼會講話，會曉得自己要死呢？那個就是念，大家唸佛不懂得是什麼念，以爲，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是念，那是佛號啊，這個也慢慢再介紹唸佛有唸佛法門的，這個時候……氣斷到這裏，火大就斷了。我們曉得，你們都上過唯識的課沒有？我問你們出家同學們，都上過了吧？暖、壽、識三位一體的，意識精神還存在，身上的暖氣一定存在，意識還存在，意識一散掉了以後，要死的時候，暖氣就沒有了，意識就離開了，就靈魂離開，所以人死了以後，以佛的這個科學，你看他幾千年怎麼知道，所以講六道輪迴，假使這個人，這一輩子的善惡的行爲，來生還能夠變人，人中再來的，他死的時候，最後一口氣一斷，你把他全身一摸，這是個科學，什麼地方都冷了，最後這裏還暖和的（南師手示心臟部位），來生一定變人，人道中再來，善惡兼半，這種人臨死的時候一定，有些人更高級的，很清爽，家裏的事情都吩咐好了，然後眼淚掉掉，沒有，無可奈何就走了，胸口最後還溫的，那個是人道中再來，如果有些高血壓的心臟病，全身都冷完了，摸這裏還熱的，天道，不過天道里頭或者阿修羅道，他脾氣大，死了以後也是天人，阿修羅變這一種的，有些，慈眉善目的，窩囊兮兮的，那個算是好天人，所以好人跟壞人，分不清的，阿修羅、天人是同等的，都是上面，如果頭頂最後還暖的，往生西方的，不過有時候走了，半路又走到東方來了，這是真的，不是跟你說笑話的，這個中間是科學，我現在大致給你介紹，如果是死了以後，這個人這一輩子惡事、壞事做多了，變畜生的呢，全身冷了，肚臍下面還暖的，畜生道中，但是這個沒有啦，你摸不出來的，這種人死相都是凍得很可憐，最後全身冷完，膝蓋頭最後還暖的，餓鬼道中，地獄道是向下走的，這個釋迦牟尼佛，我們這個老師啊，這個本師他怎麼知道，那個時候拿什麼科學實驗，他怎麼知道，可是真實的哦，這樣叫做地、水、火、風都散光了，就昏迷了，死過去了，你注意啊，人，這是講正常的，我沒有講狗怎麼樣死的，螞蟻怎麼死的，蝦子怎麼死的，都沒有講哦，那都有的，佛學裏頭都有，你要去找啊，所以人家講，佛學是浩如煙海，太淵博了，浩如煙海，那麼淵博，那麼高深，這四個字也害死大家，因爲煙一樣看不清楚，海一樣我何必去游泳呢，何必去煙裏頭鑽呢，所以像你們一樣，不讀書，何必……，就是這個樣子蠻好，何必研究呢，浩如煙海怎麼辦，煙是看不清的，海是那麼深，怎麼去游泳埃真正要死亡，正常的，最後那一剎那是無比的快樂，可是，最後一剎那，這麼彈指一聲，什麼叫剎那，剎那是佛經的話，梵文過來的，這麼彈指一聲，六十個剎那，剎那多快啊，所以你覺得，完全離開這個肉體，四大分散的時候，覺得很舒服的時候，已經昏迷了，沒有了，不知道了，那個真死亡了大概這個死亡階段，經過二、三十個鐘頭，拿我們人世講，這個暫定的，沒有標準，忽然夢一樣醒過來，普通叫靈魂，這個不是鬼，這裏我們普通，佛學沒有叫靈魂的，這叫中有身開始了，也叫中陰身，就是說這個身體死亡了，另一個身體生命還沒有配合攏來，這個階段，中間存在階段叫中有，也叫在陰，這個時候自己好像，一個人睡眠睡過去忽然醒來以後，我好像死了，可是看自己屍體看不到的，中國人兩句老話，生不認魂，你活到自己這個靈魂你也不知道，假使活到能夠知道自己的靈魂，雖然沒有成佛成道也差不多了，有一點基礎了，你們好好打坐，慢慢認得吧，還不知道呢。可是中陰身一醒轉來，那一剎那之間有強烈的光明，這是一個科學的道理，生命的，爲什麼，那個光明不是太陽光，也不是月亮光、也不是電發的光，強烈的光明，除了真的平常打坐得定，自己在性光中看清楚了的人，那個時候一定這個光當中這個生死不來了，就請長假了，給這個世間，所以你平常這個光，自己性光都認不得，你到那個時候，中陰身靈魂境界，那個光一來，有時候把你自己靈魂，靈魂也嚇散開了，散開了，又亂七八糟來了，這是科學哦，那是真的哦，所以你真的得定，四禪八定，達到某一個境界，是一片真的性光之中，不是有相的光，也並不是無相的光，那麼你守到一個有相的光也不是無相的，這個再討論，所以這個光一來，中陰身一醒過來以後，這個光一過來以後，一閃就沒有了，前面出現的什麼，你這一輩子的所做的任何一點事，大事、小事，一幕一幕電影一樣很快很快都出來，不止你這一輩子，前輩子、大前輩子、前前輩子，多少輩子所有的好壞事情影子一樣，片斷的都跑過來，因緣，所以佛告訴你四句話，釋迦牟尼佛，「縱使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縱使經百劫，所作的業不會亡，亡，就是不會沒有，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所以每一個生命轉過來，爲什麼這個人壽命有長短，相貌有好看不好看，遭遇有好不好，有些很窮，有些很得意，有些不得意，爲什麼都是……，所以佛法的道理建立在三世因果、六道輪迴。假使佛法對因果輪迴的道理都沒有搞清楚，你是白學佛了，所以我們曉得有一位老法師，現在我不講他名字還活到，他當年學問也好，也當過大方丈，他，人家告訴我，他講了三句話，我拍掌大笑，我說真講得好，他是大法師哦，他說我告訴你啊，告訴大家，居士怕因果，這些學佛的人很怕因果，因果怕和尚，和尚怕居士。這個輪迴，三角的輪迴。雖然這個是笑話，學佛把三世因果六道輪迴，這個道理沒有搞清楚，你是白學了，大小乘的佛法，一切修持的法門基本都建立在這個上面，這是因果定律，就在自然物理科學裏頭也是公定的，承認的，至於生命定律裏頭統統是因果的道理。我們古老闆告訴我，到時間了該休息，現在有個因果很重要，有點心喫是吧，這個因果最重要了。

# 南禪七日第三盤

---南禪七日

(這一盤主要是講中陰身)

如果有修持的人，有許多人在生沒有成就，當然在生已經修持了，到中陰成就。譬如，西藏的密宗的黃教的創始的祖師宗喀巴大師，達賴、班禪都是他的弟子，他是吩咐他們生生轉世，宗喀巴大師是中陰成就的，所以在中陰的時候自己認識了生命的根本，所以佛學名詞叫做證入自性真如，就成就了，成佛了。這個裏頭就非常細了，中陰境界。所以初果羅漢，二果羅漢，三果羅漢，甚至到四果大阿羅漢，有些也在中陰成就的。所以中陰的成就我們再討論。普通人在中陰的境界，千萬注意哦！尤其我們大家學佛的人，叫中陰身，對不對？中陰這個身體。所以以學佛人來講，這個人一斷氣以後躺在那裏，一兩天是不準動的哦，雖然完全冷卻了，身體還柔軟這個階段，整個的生命的根本，所謂第八阿賴耶識沒有完全離開身體哦，所以你碰動，他還是有另外一種觸受的，所謂觸受就是六塵裏頭色、聲、香、味、觸，觸與法，法就是意識思想，這個靈魂的狀態感受得到的，所以中陰的境界，普通人在中陰中有沒有天堂，有沒有地獄，都有。天堂、地獄是真的有一個天主，有一個玉皇大帝，有個閻王嗎？都沒有。都是你自己意識形態裏頭變出來的。所以平生所作所爲，乃至過去心，同將來心的關係，你的一點一滴的行爲，甚至於你偷了人家的一點東西，佔有了別人一點好處過一陣已經忘記了，可是在中陰裏頭統統重新發現，你所有的因果報應所有的該還報的，都是自己做主，

所以真正的佛法在破除迷信的哦，佛法的根本是無主宰。有一個上帝、閻王，有個命運作人家主宰，是沒有的哦！主宰的都是你的心，不是這個意識思想的心，那個根本心還沒有講到，但是也不是唯物的，因爲物理世界、精神世界是一個功能所變出來的，這個心的作用，這一部分是很高的，慢慢再討論。所以中陰呢，還有沒有生死呢？中陰還有生死，這個不叫做鬼哦，如果這個人該變鬼呢，就是六道里頭餓鬼道那個叫鬼，所以死了這個中陰說會來給人兩個糾纏，沒有這回事，是你的精神病，是你意識狀態的作用。中陰也是七天一個生死，七日來複，七天以後這個中陰身又沒有了，又昏迷過了，又死一道，第二個，又過了二、三十個鐘頭，第二次又出現，又是一閃，閃電一樣，光明一來，又把前面這七天的所經過的又忘了，又忘了。所以中陰身體最多七天一個變化，存在是最多七七四十九天，這是講人中，不善不惡善惡兼半的人才有中陰身，這個我不是簡單介紹，詳細介紹這個裏頭很多，如果是個大善人，沒有中陰身，一個修持的人真修持的，也沒有中陰身，這裏一斷氣，那邊已經往生西方的就往西方去了，往生西方不是悟道哦，不過到西方極樂世界到那邊去留學，那邊有很多諸大菩薩在那裏當教授，慢慢去，上去修去吧，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不是究竟成道哦，到了那裏，可能在那裏成道，所以這個時候大善人或者生天人，

比如我們中國人講「神」，比如忠臣、孝子、關公、嶽飛、文天祥這些人，那是天人境界，不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所以中國的傳統老話，聰明正直，死而爲神，凡是聰明人很公正的，死了變神。那麼這裏順便給你們講。所以鼓勵你們讀書，讀書，認得中國字，現在就耽誤一點時間插進來講兩個字。中國字，這個田地的「田」怎麼寫，畫一圓圈中間一個十字架，這個是古代上古的田字，表示這個土地，把它劃開一塊一塊，就是這個圖案，那麼，這個田字上面加一點出了頭叫做「由」，現在叫自由，那個「由」，由是什麼意思？有點苗頭了，土地下面那個草有點長上來，所以叫由。由來已久，就是這個由，來由的由。如果上面又長出來，下面向下通，叫做「申」，撐開了，兩頭撐開了，所以我們這個「鬼」這呢，從田字部，以土地爲標準，死了以後，這個精神向下面，這樣一下去了以後這就是鬼，然後中國人把它頭上加兩根毛毛，畫一下，嘿！這是就鬼，光向下墮落的。如果是個「神」呢，這個電能就上下通的，這就叫做「神」，所以旁邊有個「示」字，加個「申」，「示」字什麼意思，示字給你解釋起來……這就是我們當年讀書，先學認識中國字開始。中國字爲什麼這個神字這樣寫，鬼是這樣寫都有道理的，這個一下子講不完啦！我們不插過來。剛剛是講到中國傳統文化講「聰明正直，死而爲神」，這是天道的，天道、善人沒有中陰身，這裏一死另外一個生命就抓住了，還是這個生命，不過這個生命鬼跟神兩個……你們大家說怕鬼，沒有什麼可怕的，我小的時候很怕鬼，後來學佛以後，我一點都不怕，鬼是人變的嘛！人死了就變鬼，你怕它幹什麼，如果是它比我兇，我們死了，充其量要我死，我死了我們倆還對打一架，還曉得你打贏，我打贏，那有什麼好怕呢，世界上鬼不可怕，神也不可怕，最怕是人啊！人才怕人呢，人太壞了。所以這個人字中國字的人啊，你看，它躺倒的，站也站不起來，就是那麼……有多一根腳嘛，三腳還會站住，這個人是不成東西站不住的，就那麼躺在那裏亂七八糟的，這就是「人」字。所以我常說你們認得中國字，兩個人男的，女的要結婚，男婚女嫁，男字，男人啊，頭昏了，旁邊找個女的來管到你，嫁，女人一嫁過來就管了，男人變什麼啊，變豬，那個上面一個蓋蓋，下面一個豬，女的站在旁邊看到就養這個豬，就是男婚女嫁，中國字都有道理的，我們現在不上國文的課，順便。

還是講我們的中陰身，所以中陰身，大善人，沒有中陰存在，大壞蛋，下地獄去，這裏一斷氣，馬上就下，沒有中陰存在，中陰是普通介紹給你看，中陰的花樣還很多哦，中陰裏頭，人，我們現在心理上、腦子上，所以我們經常罵人，這個傢伙鬼頭鬼腦的，我們的心理行爲，自己的內在的思想，比如我看了，嘿！這個，朋友的這一本書很好，想把他偷來，這個裏頭就是鬼了，所以鬼跟人兩個，兩個電子不同，以前我有個朋友，那位法師是大畫家，我當年我還只二十幾歲，在四川的時候，有一位江蘇人，叫張聿光，你們這個藝術界應該都知道張聿光，非常有名的畫家，他天生下來的鬼眼，所以當年日本抗戰的時候，警報啊，我們在成都跑警報，跟他一路很放心，哎！不要在這裏……都是斷手斷腳的鬼都在這裏，那邊那邊好一點，那邊好一點，到那邊……跟到他絕對炸彈不會朝那裏丟的，但是我們都警告他，到朋友家裏去，他坐到就笑，我們問笑什麼？他說，那邊有個女的穿什麼衣服……我說，你不要講了，在人家家裏頭。這有什麼關係啊，街上到處是鬼，同佛說的一樣，鬼跟人，我們那麼過去，鬼從我們身上撞過去，我們從它肚子裏撞出來，兩個陰陽電子不同的嘛，兩重世界，這個世界是多方面的，這個是一個科學，慢慢科學會發現了，現在差不多了，現在人死了，那個靈魂怎麼離開，慢慢……依我看不到三十年，攝影可以照出來，可以照的出來。如果打坐得定的人，在定中看人家的中陰身怎麼去投胎、怎麼死亡的，很清楚，看電視的螢幕一樣的清楚，就看你們諸位的定力如何了？諸位法師，如果你通了要告訴我，不要忘記了收我做徒弟啊，好好努力，我會拜你爲師的。這個中陰，現在來了，所以人、生命，佛講我們的生死叫什麼？佛經講，分段生死，對不對？你們佛學院都上過課吧？什麼叫分段呢，也許這一輩子做人，下一輩子做壞事作了，變牛，後來又變成呢，這一輩子我做他的祖父，下一輩子祖父來做他的兒子，兩夫妻、兒女，不是情人結合，就是冤家碰頭，所以我常常引用當年有一副對子講，夫婦是前緣，夫婦是前生的緣，善緣、惡緣，或者一對恩愛的夫妻一輩子那是善緣，都沒有吵過架，又好。或者是惡緣，一輩子不喜歡，痛苦一輩子，就會變你夫妻這樣磨練你，還賬才快，報應纔好嘛，所以，夫婦是前緣，善緣、惡緣無緣不合，沒有緣，兩個人不會變成夫妻的。兒女願宿債，你的孩子有些是來問你要賬的，前生的賬，有些是你享兒子女兒的福，你來討債的。所以，兒女原宿債，欠債還債，有債方來，纔有兒女。像你們出了家的，修道的人最痛快了，既不欠賬，又不還賬，不過你還有一個賬還不掉的，永遠很難還，除非你成道。所以，這個中間，這一生，這一生，這個生命永遠連續下來不會停止的，所以叫做分段生死，所以你們現在出了家開始修，努力修到清淨到無餘涅槃得四阿羅漢果，不過只了了分段生死，請假一段時間，不算徹底了生死啊，徹底了生死，超過了分段生死，變成菩薩境界變易生死，差不多，還沒有完全徹底了，所以這是一個生命的科學，你想我們這個大老師本師釋迦牟尼佛，爲什麼在兩、三千年以前把這個科學講得那麼清楚，可是到大家手裏變成佛經、變成佛學，變成一個宗教的迷信，你看多可惜呀！多可惜呀！這個文化。

現在我們講生命的科學與禪修的研究與禪，所以叫他們同學趕出來，印了這一本經，這是佛說的經，《佛爲難陀所說入胎經》，人怎麼來投胎的，注意哦！大家都拿到了，如果聽說一部份他們來不及印出來，你們外面還要的話，趕快找這個妙老和尚，他沒有，你把他衣服撕破了，他一定給你，一定想辦法補上來，現在我要刺激你們，出家的同學住佛學院，這不是佛經嗎？你們這裏好幾部大藏經嘛，你們平常有看沒有？大概翻都沒去翻它，天天學的六根、六塵、十八界，三十七菩提道品，一天到晚在那裏學會計一樣。真正的佛法都在佛經裏頭啊！現在我來不及一句一句給大家講，這一本經前面你們回去研究，講幾個重點問題，我先講，你們一邊看，我是簡單的講，佛，釋迦牟尼佛是獨子哦，阿難是他的堂兄弟，還有一個堂兄弟叫難陀，他兩個堂兄弟，實際上三個，還有一個反對他的，是三個，那麼，這都是堂兄弟，他已經出家了嘛，應該這個國王皇帝是歸阿難做了，阿難的相貌、威風長得跟佛差不多，所以我們比丘尼的廟子上一定拜阿難的哦，本來佛不準女性出家的，硬是阿難跟佛來求了，佛才說，答應你吧！爲了女性出家了以後，我這個佛教，佛法早滅五百年，就是答應你了，所以比丘尼廟子上拜阿難感謝他的，阿難出家了，

那麼這個王位應該是輪到難陀了，(這一段講難陀的故事.難陀與上一段的阿難並非同一個人)又是一個堂兄弟，難陀長得也很漂亮，佛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換句話說是夠威風、漂亮，這個男人中的男人了啦，不像我們又矮又小又醜又邋遢，他是夠漂亮的，這個，難陀的太太，是印度的一個有名的一個美女，可是這個太太啊！難陀讀的大學是「妻管嚴」（氣管炎），老婆管得很嚴，叫妻管嚴，管的很嚴很嚴，因爲好怕那個大哥去出家了，把這個老二，二哥阿難也帶去出家了，就怕自己這個丈夫，這個大哥回來又把他帶去出家了，這個是要做皇帝的，這個太太，他修的是「妻管嚴」，家裏蹲大學，屋裏蹲，屋裏系（物理系），家裏蹲大學，屋裏系，又是妻管嚴，都有了，就把他管得一步都不準出門，有一天佛忽然動唸了，難陀的出家時間到了，他要回去把堂弟也帶出來當和尚。這個，我看你們走路，據我研究的戒律，一個比丘出來走路，這個出家人，端容正步，慢慢一步一步，身體不準歪，眼睛前面只看五步路地方，目不斜視，走路都要那麼規矩，我看你們亂跑的，東西下來，有些書亂丟一陣，我想這些出家人做跳舞團蠻好的，倒是出家舞，這個威嚴，守戒是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沒有一點不注意的，所以佛出來化緣當然很威嚴，託鉢，規規矩矩拿個碗這樣端到的，手裏拿個引磬，現在泰國嘛，還有一點點像那個樣子，他就到了難陀的宮廷門口就站在那裏化緣，化緣，不曉得你們化過沒有，不說話的，站在那裏引磬叮！叮！一敲，這一家要出來供養，佈施就佈施，不佈施就走開了，不是硬要的，這個佛用神通了，他站在難陀門外就引磬叮！叮！一敲，難陀的妃子這個太太就聽見了，糟糕了，大哥來了，世尊來了，因爲照印度的規矩，在化緣，泰國也一樣啊，這鍋裏的飯菜，如果自己已經添起來喫過了，不準出去供養出家人，那是罪過的，一定剛剛開鍋的飯菜，剛剛新鮮的，在中間挖起來，端出來，跪下來這樣供養，這個難陀一聽啊，門口這個聲音叮！叮！佛來了，大哥來了，他說，我要去供養，如果講階級的話，本來皇帝是他的，他出家當和尚去了，釋迦牟尼佛，他雖然將來可以的，可是有階級的，家族的觀念，種種觀念，他非要出去，他說趕快，我要去供養，出去，送出去，這個太太說不準不準，你一定給他帶走了的，他給太太管得「妻管嚴」沒有辦法，就不敢動了，佛在前面又叮，叮，又敲了，這個難陀說，不行，這個非出去不可了，這個太太也沒有辦法，拿那個口紅拿來在他這裏（額頭），「咚」一點紅的，口紅還沒有幹，就要給我回到房間裏來，你看這個妻管嚴很厲害吧，難陀說，好好，可以，可以……你只要給我東西我去送給哥哥，我馬上就回到房間，太太就給他點個口紅，我們這位大老師釋迦牟尼佛統統很清楚，難陀一出來，在鉢裏頭東西一放，佛一聲也不響，也不說話，向右轉回身就走，這個難陀不曉得給佛用了什麼催眠術，就跟在後面走了，一路就帶回廟子上，剃頭，釋迦牟尼佛問，你剃不剃頭，是我剃頭，出家，是，我出家，就出了家了，這個勉強得很，這個出家心很不安，這個佛怎麼辦呢，佛就用神通囉，他說，難陀啊，我帶你到一個地方玩，他說，好啊，這樣，你拉到我衣服，難陀沒有修行，只好拉到釋迦牟尼佛哥哥的衣服，一下就帶到東海邊上，不曉得是太平洋岸邊，還是大門那個鼓浪嶼，還不曉得是崇明島，搞不清楚了，帶到這個邊上一個沙灘上，這個很漂亮的風景，他問難陀，你看到前面有個屍體吧，難陀說，對呀，他說，你去看看，是什麼屍體，難陀一看，這是一個女人祼體的屍體，這個佛就問他漂亮不漂亮，好漂亮，比你太太呢？差不多，不過這一本經，有些還記載的不詳細，另外一本經翻一翻看，他說，你看看這屍體上面有什麼東西，難陀說，沒有啊，怎麼說沒有，你仔細看，佛說，他說，有一條蟲從鼻子裏頭爬出來，在那個臉上緊轉，緊轉都在臉上爬，他說，你知不知道這條蟲是什麼人變的啊，難陀說，我怎麼知道，這條蟲就是她的靈魂中陰身變的，因爲這個女的愛自己的漂亮，死後還留戀自己這個美色，因此變成這條蟲還在這張漂亮臉上在轉呢，還要轉幾天，這條蟲死了以後又變一箇中陰身再來，這看完了以後，他說告訴你呀，世界上的漂亮男人、漂亮女人沒有什麼好留戀啊，這個難陀，哥哥那麼說，是，是，實際上嘴裏是啊，是啊，同我們唸佛一樣，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心裏頭是阿彌陀佛，牛肉、羅卜，阿彌陀佛，牛肉燉羅卜，各念各的啦，那麼他雖然……那麼講到漂亮，回來有一天，釋迦牟尼佛一看，還不對，他說，我再帶你去玩，拉到衣服，帶到天上去，這裏有問題了，一個人修行守戒做了多少好事將來變天人，一變天人以後，一個天主五百個太太，所以你們快修吧，有沒有一個天主多夫制的我不知道，我還要去查查看，所以守戒歸守戒，如果不悟道，這個戒律是人天小果哦，做人很好，是變天人，變天人不過是……天人什麼道理我們再研究了，還是欲界哦。他到了，佛就帶他到天上，這個難陀一回身，看不到釋迦牟尼佛，一看，多美的天女在那裏，有個地方，一個天人五百個太太哦，功德大一點的天人，修持好一點，一千個哦，所以你們要修持的，是不是爲這個目的出家我不知道，戒律守得好，般若不夠，人天小果，墮落得更苦埃他在那裏，難陀在那裏看到有幾百個天女，沒有老闆，沒有公的，都是母的，難陀很奇怪，就問了，他說，拉到一個天女就問了，他說，你們這個地方哪個是天主，那個天女告訴他，有啊，我們的老闆還凡間在修行呢。他說，哪一個。釋迦牟尼佛的弟弟，有一個叫難陀正在那裏修行，他修功德圓滿歸位這裏做老闆，自己拼命打坐唸經修行哦，用功都不怕腿痛，這個目的在那裏你們知道了，這個佛的教育法真厲害，一步一步逼，一步一步誘導帶領。過一陣，佛又說，我另外帶你到一個地方去看看，他說，你去過天堂你沒去過地獄啊，拉到衣服，一到了哦……他看地獄那個慘狀那個果報，地獄你們看過沒有，多到監獄裏頭啊，不過現在監獄進步了，以前我很喜歡到監獄裏頭給犯人講課的，所以我一去每一次去，麻煩了，那個典獄長一看到我肯來講課啊，高興得不得了，可是我講一次課，每一次我都是這樣都是貼本的，一看那個監獄裏頭那個醫藥室的藥不夠了，好了，我送啦，這裏又送，監獄裏頭你看到不算，你到那個醫院，那個緊急病房、太平間多去看看，地獄就在人間，你以爲地獄在哪裏？你們只曉得……都沒有去到苦的地方去修行啊，這是個大問題，所以難陀一到地獄來看，最後看一個地獄，一個大油鍋燒在那裏，那個兇的惡鬼站到就在那裏等東西炸油條一樣，等一個油條來炸。難陀就問了，你這裏怎麼沒有犯人，他說有啊，還沒有來還沒有來報到。他說，誰埃有個人名字叫難陀，現在是釋迦牟尼佛的兄弟，他這個發心不正，上去是爲了守戒、修定上天享福，享完了他的果報沒有完，下來，油鍋就在等他的，難陀一聽嚇昏了，這一下回來纔開始真的修行，這個故事裏頭不是我編的啊，我們這裏有很多寫劇本，電影的，你們好去演這個故事這一幕好戲，包你叫座。這個佛真會說故事吧。

這一下，他才告訴難陀，生命的根本，愛與欲，所以這個宇宙分三界，我們是欲界，天堂、地獄就是欲界，欲界，欲最重要的，一個男女關係，一個飲食，喫東西，甚至於說，喫東西比男女關係還重要。所以孔子也講，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所以東方聖人西方聖人所見皆同，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有了這個欲，狹義的就是兩性男女之間做愛的性慾之慾，廣義的，一切慾望都包括進去了，他就因此給難陀講了《入胎經》，只講人道的哦，但是你要注意哦，我這裏提出來，這個佛很……對我們人的正面來講，變一個人哦，怎麼樣變一個狗，怎麼樣變一個驢子，怎麼樣變一個牛，怎麼樣變一條魚，怎麼樣變一個鳥，都還沒有講哦，他講得非常詳細。我告訴你，你們回去好好研究，不過到現在爲止，我們在座有位黃昌發大醫師，我還跟他兩個……一個洪文亮醫師，他們兩個都欠我的賬沒有還的，不還就不得了，我們來生不曉得變兒女變什麼的，你趕快還了，了事埃黃昌發醫師是香港的婦科的權威，大概香港人從他手裏生出來的，總有好幾千、萬把，洪文亮醫師當然也會了，但是，他是專管死人的研究更多，所以我叫他黃昌發醫師南極仙翁，管生的，洪文亮醫師北極天君，管死的，兩個人把科學研究一個生與死，配合這個，是個大科學。還有我們這裏有個腦科國際上權威，等一下慢慢跟他來研究腦的問題，這本是個科學的東西，也就是佛法修持真的東西，你要研究，所以我現在從這裏講起，要把它切斷來講，人怎麼會生人？你看佛啊，兩千多年前哦你們注意哦，不是現在什麼叫科學，科學，那個時候什麼都沒有，他老人家怎麼同現在講法還要厲害，他說一個人要生一個人，一個女人，子宮的部位歪曲了不能生，子宮冷，太冷了不能生，子宮有病有瘤子的不能生，子宮什麼不能生，都講了。男人的精蟲，什麼是什麼，什麼在別一本經上都講了，都不能生，所以他說人身難得，他說你不要看這個身體叫我們珍惜自己的生命，能夠變成人，佛在別的經典上有一個比喻叫，如大海之盲龜，這個話有名的佛學的典故，也是文學。大海盲龜，大海，對，也叫盲龜穿木，怎麼說法呢，他說佛作了一個比喻，這個海很大了，海上面有個瞎了眼睛的烏龜，這個烏龜想變成一個車輪子裏頭的一個螺絲釘，古代的車輪子螺絲釘也用木頭做的，這個大海上，有一部車，渦隆的滾動，這個車，這車輪子當然每一個地方栓的螺絲釘子，都釘得很牢的，它不曉得滾了多久，忽然這個車輪子，掉了一個釘子，空出了一個洞，這個瞎子烏龜也不曉得這個車在哪裏，反正他亂撞一頓，「咚」把這個頭撞到剛剛掉了那顆螺絲釘它撞進去了，這個瞎烏龜變成車輪子的釘了，很得意，總算成功了。人身之難得，如大海盲龜穿木啊，所以珍重自己的生命。他說，光女人的排卵這個蛋，男人的精蟲，兩樣東西結合，能不能變成一個生命？不可能，絕對不可能，百分之百不可能，要三緣和合和可能。男性的精蟲，女性排卵的蛋，剛剛那個蛋下來，這個精蟲，真是佛好像看到一樣，大海的盲龜穿進去那個蛋一樣，一個男人，對不起啊，這是講佛法，不要聽走了，你們聽壞了不怪我哦，我聲明在先，這是科學，這裏好多科學家，大醫師在這裏。一個男人現在科學所曉得，一次的精蟲的排泄有六億到十二億這個數目不定，所以我們……但是媽媽，這個女人每一個月只排一個蛋出來，這個五、六億的精蟲，或者十億的精蟲，在這一個胎道里頭壁道里頭游泳，有一個精蟲穿破了這個母性的這個蛋殼，一插進去就變成人，還不曉得男人、女人，這個現在講，那個什麼染色體啊等等的分類，他老人家幾千年以前怎麼看得那麼清楚，所以我們得一個人身等於同時跟自己的兄弟姐妹兩個，十億個兄弟姐妹的鬥爭，才搶到了這個缺孔，纔有我們這個生命，三緣和合才能得一個人，人身，差一個都不行，這是一。這個是科學囉。那麼，有人問了，現代人問了，我也常常碰到，那老師啊，那個試管嬰兒呢，現在還有科學可以人造出來個人，那個時候也要有這個中陰來投胎嗎？那個中陰身投胎，「中陰身」在這個時候等男女精蟲卵藏結合的時候，中陰身跟這個父母兩個有緣的話，等於磁性吸鐵一樣，中陰身……對了，忘記了告訴你，我們現在沒有神通，沒有本事，離開了肉體變成中陰身五通具備，一念要到美國，就是這樣，已經到了，山河牆壁什麼都沒有阻礙的，天上地下，天上看不到，人間這邊，業力所到的，他都看得見，所以中陰等於是有五通，所以他要跟這個父母兩個有緣的時候，他什麼牆壁什麼沒有阻礙的，所以我常常說，你們年青人不要亂搞啊，男女做愛，你旁邊排隊的那些中陰身不曉得多少在那裏參觀，他要買票進來的啊，所以中國儒家，你看曾子在大學上講一個人不要做虧心的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你以爲旁邊沒有人看見？那個中陰鬼神都在旁邊，入胎、進胎是如此，我說答覆人家，那個試管嬰兒，也要三緣和合，佛所講的，只講男女做愛入胎的這一條，可是當一個人業報有些人不一定靠做愛入胎的，譬如這個人特別貪名，這個人特別好利，他在中陰之間看到那個地方都是錢，一跑過去一拿，入胎了。投胎出來以後，一個慳吝鬼、貪財鬼，做人也是如此。所以人身的因果個性都是前生帶來的，自己的業報都是前生帶來的，所以說，大阿羅漢，大菩薩，入胎就迷了，入胎就迷了，有些羅漢，有些菩薩修道的人，入胎不迷，有意來投胎的，那不是欲來了，可是住胎迷了，在孃胎裏十個月，九個多月迷住了，就不知道，忘記了過去，等於我們……你們在座的人，三歲以前的事情哪幾個人記得的請舉手，三歲以前的，記不得，六歲以前的請舉手，沒有幾個了啦，十歲以前大概還有點影子，你看看現在活到的生命，去年的事情，你今年都可以忘記得光光的，何況入胎、住胎啊，有些是入胎不迷，住胎迷掉了，有些可以入胎不迷，住胎也不迷，一出孃胎非迷掉不可，如果說入胎不迷，住胎也不迷，出胎也不迷，那是大修行的再來人也，這個所謂你們講打坐修定剛纔我們有位老朋友來，還逼我快點把禪講到，這個生意要慢慢做的，慢慢賣的，講快了的話，給他聽了，他就跑掉了，那不行的。這個入胎，現在佛告訴你們，這個精蟲卵藏三緣結合變胎兒以後，你看，佛法是不是生命的科學，奇怪吧，第一個七天，佛也提到，七天計算的，中陰也是七天計算哦，第一個七天，精蟲和卵藏結合，中陰這個靈魂已經轉進去了，所謂輪迴，就是那個，這個，這個……打水果機啊，這個攪冰的機器嗡……嗡……一轉，你這個靈魂在裏頭出不來了，等於那個電風扇上面叮了一個蒼蠅，我們一按鈕把電風扇一開，那個蒼蠅在裏頭永遠昏了頭，轉不出來了，靈魂碰到精蟲、卵藏三緣一和合，一轉進去了，第一個七天，就像奶油一樣，但是第一個七天，已經開始成長了，那麼一條線一樣，那是要很難很難研究，所以黃醫師還是把報告還沒有寫完，他同現在的科學，好像這個非常科學，同現在講的科學又相去蠻遠的，我說，不曉得現在科學對，還是佛的科學對，兩個還要綜合，是個大科學的問題，那麼，這個脈就長出來，等於我們，中脈，這是密宗的佛法所講，長了以後，先長出兩個眼睛，這個地方的脈就出來了，每一次成長，就配合了一次風，風大，風，就是現在講練氣功這個氣，不是氣啦，生命那個功能，七天變化一下，第一個七天長什麼，第二個七天長什麼，第三個……還有一本佛經，一個七天當中長多少脈多少管道，脈管就是身上的氣脈，所走的管路多少，一共在孃胎裏頭三十八個七天，就是九個多月，三十八個七天多少天啊？諸位算算看多少天？

# 南禪七日第四盤

---南禪七日

一個七天當中長些多少脈，多少管道，脈管就是身上的氣脈，所走的管路多少，一共在孃胎裏頭三十八個七天，就是九個多月，三十八個七天多少天啊？諸位算算看，我可以喝口茶，多少天啊？二百六十六天，那不是哦，三十八個七天，那麼就給他長成了，然後就出胎了，到了最後這個氣就到了，頭調過來了，這個胎兒呢，在孃胎裏頭，所以中國人後來也知道，佛經幾千年說過，女的……，這個嬰兒如果是女的，媽媽肚子看到是圓一點的，因爲女的是仰著的。是男的，媽媽肚子拱一點，尖一點的，男的是背，這個面對著媽媽的肚子，背向肚皮外面這個方向，女的嘛相反的。等於一個人死在水裏頭一樣，男人的屍體死在水裏頭，浮起來的時候是趴著的，女人死在水裏頭浮起來是仰著的。這又是一個科學道理，中國人呢，過去用兩個字代表，一個陰，一個陽，也是科學哦，陰陽也是的，這個生命的道理，什麼道理，你不要隨便聽過。所以女性的修持的法門同男性的修持的法門，完全一樣的當中有不一樣，不一樣當中也有一樣，就那麼細。等到該懷胎下來的時候，不一定會生哦，有些人的業報，是在胎兒成長成功了，死在胎兒中，胎中，有些的業報前生殺業重的話，有些業報也可以下生，死在孃胎的產道中，有些是剛剛生下來就死，就是這樣，那麼，佛在這一本經裏頭，大體告訴你，這是一個科學，千萬注意，你們要修持，這一本經給我研究好，才告訴你，你們修持纔能夠上路，這一本經沒有研究好，你修持很難上路，在佛經……，可是這一種重要的經典，大家只曉得看看《金剛經》，《心經》什麼經啊，好念得大家流行，好像都懂了一樣，什麼懂，這些是很重要的經典，這個要注意的。那麼等到這個人，胎兒生下來，胎兒在孃胎裏頭要不要飲食呢，喫東西的，不是嘴喫的，母親臍帶已經提練過輸送，所以胎兒在孃胎裏頭沒有大、小便的，等於一個得定的人，當時大、小便可以停掉了，但是要腸子要乾淨了。所以腸胃不乾淨，真正能夠得定是做不到的，只能夠普通的打坐，你們喫得這麼一個肚子，然後……，很多……對不起啊，我講話，先向大家磕個頭，也許碰到人不要別見怪。我常常說現在多少出家人多是「糖僧」，什麼「糖僧」呢，多有「糖尿病」，所以我叫他「糖僧」。爲什麼有了糖尿病，飲食喫壞了，喫米食容易，因爲喫得太多，或者是餓得太過度把胰臟破壞了，也可以修煉得回來的，懂得那個道理就可以修煉得回來。要好好用功。那麼胎兒在裏頭也有飲食，現在科學研究，胎兒在裏頭已經有性慾的要求，那麼現在科學研究，胎兒在胎裏頭，孃胎裏頭，我們外面大人家裏頭講什麼，做什麼都清楚，就是風下轉動，一出胎的時候忘記了，

現在我剛纔這樣一跟大家報告，你不要聽了我講得很好聽，我不是來賣嘴巴說故事的，我是促使大家，好好自己去讀願經，自己去看，這個裏頭科學的問題很多很多在裏頭，到處都是問題，不要輕易讀過去。我聽命令，欲界的事情來了，古先生說欲界裏頭飲食男女，喫飯去，下午幾點埃

諸位，我們這一次的這個研究的法會，因爲我理想中的禪堂蠻大的，現在看來是很校禪，是中國文化的特色，尤其是禪宗，過去在印度沒有，有這個佛法，沒有這個禪堂，到中國來唐宋興起的，那麼到了現在一個叢林真的禪堂，中國海峽兩面都沒有，所以過去好多年日本人笑我們，你們中國人，自己認爲是禪宗的宗主國，一個像樣的禪堂都沒有，我們實在講不出話來，這個所謂像樣的禪堂，就比較難了，能夠保持禪堂的作風，日本還有一點樣子，但是，到底變成日本的禪了，也差得很遠，所以三、四十年以前我開始寫那一本《禪海蠡測》這一本書的時候，是爲了兩件事，一個是鈴木大拙，在美國弘揚禪宗，認爲禪是日本的，日本的文化最高點，內在這個意思。另一個，我們中國有一位學者你們大家都知道，叫胡適，我們常罵他，說笑話罵他胡適，胡扯，那麼他寫文章，批駁這個禪與虛雲老和尚，甚至認爲虛雲老和尚活一百二十多歲都是假的，那麼很多的學佛的，在家出家的，憤憤不平，我說，好好……我就寫吧，寫吧。但是多少年來想中國真正這個禪宗，有個好的禪堂，這個禪堂，理想的禪堂就比較難了，理想的禪堂真的要科學化，使人進到禪堂， 你的精神、身心立刻就寧靜下來，那個是希望將來我們在國內有個地方出現，可是這個要完成這樣大的功德是很難的，所以這個禪堂，還是小小一個禪堂，你想我們現在假使起來行香，就不大瀟灑了，

所以我一看這個情勢，首先把我們用功修行的不走禪宗的路線臨時改變，是走禪定修證佛法的這個路線，因此呢我們上面纔有這個，有生死的問題的帶領，現在還在第一天，帶路還沒有講到用功的方法，還沒有正式打坐，正式禪坐，你們自己現在自由地盤腿用功，隨便，不然我們姿式，每一個人都還要糾正過，

上午我們講到了，這個生死、入胎、出胎，希望大家手邊拿到這一本佛經好好研究，我上午所介紹這一本經典，是很粗枝大葉的大概介紹，譬如一個胎兒在孃胎裏頭，七天，這個經典上面古代的話用「風」字，什麼是風大，氣，什麼是「氣」，是生命的能，這個問題我們再研究，七天當中轉動，爲什麼成長我們這個肉體出來，現在我們這個孩子已經生出來，變成我了，變成你們大家了，我們共同的都是媽媽生的，那麼佛說到死，入胎、出胎這一段，活到這一段，沒有太交待。我們再回轉來，看我們自己祖宗傳下來，不要分門別類，不要管它是佛家、道家，我們這個生命科學是整體的研究。由秦漢以後，漢唐以後這個階段，形成產生的，所謂正統的道家，我這個話有骨頭的哦，正統的道家，道家很亂，很亂。那麼它根據《易經》，根據中國的醫學等等而發展下來，也參合了佛法的修持方法，那麼它講生的這一段呢，正好彌補了佛說的生與死，活到的這一段，這個做生命研究是什得參考的。一個胎兒，形成胎兒在胎中，一直出生變成嬰兒，變成孩子，還算是個完整的生命，這個完整生命，在中國傳統的文化裏頭分兩個部分，一個叫先天，一個是後天，先天、後天是兩個名詞，是個界線，畫一條線，所謂先天，等於剛纔提到過，一個精蟲同卵藏構成了一個人體的這個生命，精蟲、卵藏是現在我們的話，根據醫學的話。在佛經上呢，精蟲就叫男精，媽媽女性的卵藏叫做女血，就精與血兩個字代表，這兩個是代號。現在呢，科學分類叫男生的精蟲與女性的卵藏，同我們的生命的本源，三緣結合，構成了這個胎兒在孃胎裏頭成長，還算是先天的，一出來離開孃胎就變成後天了，就是這麼一個界線。一個胎兒，由懷胎十月，到達了七、八歲這個階段，是個完整的生命，

那麼中國文化用《易經》的道理，就畫了一個漫畫的圖案叫乾卦，就是橫的畫了六畫，這個卦名叫乾，乾坤的乾。乾是一個代號，代表天，代表生命的功能，代表一個完整的東西，這個在《易經》來講這麼一個卦畫出來了，這個畫叫做象，象就是圖案，有象貌的象，等於佛法說的這個「相」，在易經不是這個「相」字，等於佛法這個「相」字，是那個象，就是圖案。一個象裏頭就有數，算命的所以講運氣就是術，運氣，我們現在在廈門，講閩南話，氣運，氣運，不過我的閩南話是標準的講不好，標準講不好的閩南話。氣運，就是一股生命的來源轉動，這個象裏頭這個氣運就有數字存在，女性，以七個數1234567作代表，男性，12345678作代表，那個就很麻煩了研究易經，單數的都叫奇（ㄐ一）數，奇就是奇，奇怪的奇，單數的都叫奇（ㄐ一）數，這個奇字唸成奇，奇數，陽的，雙數的叫偶數，屬於陰的，奇怪吧，不奇怪，剛纔說過，女性是以七數爲代表，七是單數，是陽的嘛，怎麼代表女的呢，它有個道理，說我們先後天生下來的這個生命，女性……不是我們普通算命，像過去的算命，這個代號，這個女性是陰的囉，其實女性是陽的，它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今天不是上道家的課，我們不多講了，大概介紹，男性不是八數代表，八數雙數是陰的，說男性啊看起來是個公性的，陽性，實際上是陰的，這個裏頭的，是一個，數理科學，很高深的一個東西，不是沒有它的道理，剛纔這個卦，又要重新畫過，現在我們這個圖案出來了，拿女性來作代表容易聽懂啦，我們這個男人素來搞不清楚的，只有女性還清清楚楚，由胎兒生下來到七歲，二七，十四歲，我們的老祖宗，中華民族共同的老祖宗，軒轅黃帝，黃帝是《黃帝內經》，我們不談考據，考據起來有人說這個不是黃帝的時候著作，漢朝人的著作，那個暫時不管。《黃帝內經》上講，女子，你要曉得這是三千年以前我們的老祖宗文化，它又那麼科學呢，女子，二七而天癸至，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所以你們要研究自己國家的文化，好好讀書啊，我也不是老師教來，都自己讀出來的，那麼這是要命囉，年輕人懂得什麼天癸啊，地癸的，搞不清楚，壬癸就要懂得陰陽五行了，天癸，壬癸是屬於水，天是代號，就是說一個女孩子到十四歲，十三到十四左右第一次月經來了，呆定的數字，所以這個卦呢，第一爻下面開始破了，就變了，乾卦第一爻下爻破了，你把黑板擦一下，這個現象……不是，就是這樣，就是這個乾卦破了第一爻，這個難得給你們上這個卦象，要擺圖案的，這就變了，變了，所以女性到了有第一次月經來，身體就變成了普通的身體，不是原來那麼完整了，男孩子呢，二八，十六，男孩子，在座的很多男孩子，到那個時候兩個乳房，男孩子就發脹了發痛了，有幾天難過，那同女孩子第一次月經來的道理是一樣的，男性以八字計算，所以這個生命以女孩子來講，二七，十四，三七，二十一，又去了一爻，斷了一爻，又去了一爻，對了，又變了，這個生命，這個橫的一爻代表一個完整的純陽的體質，一斷了以後變成陰的了，不面不過還剩得有，陰陽這個道理，這個三七，二十一了，四七，二十八，就是七年，七年這個身體一轉變，男人是八年一轉變，女性是第一次的月經，十四歲左右開始，七七，四十九，月經沒有了，現在醫學叫做更年期，更年期的婦女的非常麻煩，個性變，身體多病，所以女孩子到了四十開始到了五十，或者三十七、八開始麻煩事一大堆，我個麻煩我常常用《西廂記》上的話，「無故尋悉覓恨，有時如醉如癡」，身體也多煩惱，心理也多煩惱，心理變態各種毛病都來了，沒有事情也發發脾氣，該發脾氣的時候又笑了，這個是腰痠背痛，反正要啥有啥，什麼都來了，這是更年期的毛病，我們這些大醫生多得很，你問問這些大醫生，女性更年期怎麼醫，有什麼辦法醫，給她一點鎮定劑了，疏通疏通，心理安慰一下了，沒得辦法，那是生命天然來的，男孩子有沒有更年期，一樣有，女性七七，四十九，男性七八，五十六，五十多歲一樣麻煩，所以閩南話有些男人「老來花」，老來花，有沒有，大概我的閩南話不好，你們都……，也有許多心理變態，很多的病，也許女性過了更年期以後反是身體好了，有些男性過了更年期好了，以道家來講，道家的修行專對身體的哦，像女性來講，沒有到七七，四十九以前，下手修道啊，還容易，過了七七，四十九更年期過了，月經斷了，女性要下手修道的話，道家的道哦，這也有分別的，要修成神仙的話，加兩倍的功夫，還要修到月經斷了以後，還修到自己月經再來，來了以後又要把它修斷，麻煩，男性也一樣，所以啊，叫青年下手修持，這是我給大家介紹，補充生與死，到活著這一段。講了半天，花了很大的力氣向大家介紹了，中間有個重點在哪裏，你看佛家、道家，所有的文化相同的，這個七個數字，七七八八，有那麼重要。胎兒在孃胎裏頭，七天一個變化，三十八個七天，生出我們來，其實生活下來這個身體，也是七天一個變化，七天一個變化，甚至七歲一個變化，這是爲什麼，這個爲什麼，講到這裏，這一個生命，就要懂得研究到，中國古代的天文，叫做「七政」，那麼我們小的時候，十一、二歲背的書現在都背得出來，什麼叫「七政」，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太陽、月亮、金星、木星、火星、水星、土星這七個，一體的運行的法則，這個宇宙裏，你看我們晚上看到天體上面那麼多星星亮亮的，好像我們現在看的電燈泡一樣，同人類、同萬物的生命整個是有關聯的，這叫輪迴，輪迴就是一個轉動，一個旋轉，一個力量在轉，所以七的數字同八的數字，因此講到打七，乃至於大家懂得醫理的道理，生理的道理，有時候你們也打坐，你們也念佛，你們也用功，一晴、下雨一樣，好不了三天、五天，又不對了，今天又不想打坐了，

有時候發起狠來拜佛、唸佛，馬上看到那個西方就在面前啊，等於我們普通講，學佛一年，佛在眼前，學佛兩年，佛在大殿，學佛三年，佛在西天，越來越遠了，那爲什麼呢？心理週期的變化，這樣看來這個生命是唯物的囉，不是唯心的囉，爲什麼你佛家、道家、儒家又講這個生命是唯心的呢？你的心就轉不了這個物理的變化，所以楞嚴經，佛說的一個大祕密的《楞嚴經》，兩句話，特別諸位注意，「心能轉物，即同如來」，這個也就是禪，這也就是佛法的中心。你這個心的功能把物的功能轉過來了，那個纔是佛的境界，還不是完全是佛，你注意哦，《楞嚴經》的原文，心能轉物，即同如來，差不多，快要到達佛的境界了。把生與死活到的，所以大家爲什麼知道要打七，爲什麼一切事情同天體這個宇宙，這個運行，它有它的現象，有它的數字，這是科學的，所謂科學，有道理、有實驗，隨時可以拿得出來證據的，那麼這一套東西連佛經上講天文方面的東西多得很，像西藏，現在是沒有了，過去的西藏，西藏都是男衆出家人，我們叫法師他們的叫「喇嘛」，就是法師的另外一個翻音，男的。西藏的南部，有一個比丘尼的廟子，傳統下來每一個比丘尼都懂天文，而且很高，天文懂得很高，不像我們國內啊，地文都不懂，不要說天文了，不過現在西藏這一個廟子，我再三打聽，也沒有了，真可惜，這些都是最寶貴的文化東西，所以我現在最擔心的，中國的傳統文化不能斷，靠你們啊，我們都老了，像我們這一走掉，你們接不上手這個文化就斷層了，所以大家努力。現在大概是介紹到這裏。那麼我們瞭解了這生命的法則，這個由早晨開始，我們也沒有好好的打坐，也沒有好好的行香，一路把一大堆好像演講方式的粗枝大葉的介紹，那麼諸位，尤其我們妙老，他老人家希望你們不得了，我常常問他，我說，你收那麼多出家幹什麼啊，年輕人，我跟他來反對的，我是主張，精兵主義，年輕學佛我很贊成，不輕易剃頭髮，要出家了以後，出一個，算一個，那是人天師表，不能隨隨便便，他老人家比我偉大得多了，笑笑，多一點慢慢篩嘛，越多越好，總有一個兩個掉出來的，他是這個主義，同我那個精兵主義完全兩樣。他講的也對，因此呢，他也希望禪堂成功，你們好好用功，他當然了，老人家拿一個篩子在篩，算不定你們掉出一個禪來，跳出一個禪師來，那他就很高興了，可是很難哦，現在我們看到你們諸位打坐，要打坐講究姿勢哦，先要了解自己的骨骼身體，這個是我們的本相（拿上桌一個白骨模型），所以修白骨，我們就是這個樣子，不要以爲自己多漂亮，這還蠻漂亮的哩，慢慢連這個都爛掉，都沒有了，還能夠保持這個，這就是那樣，你看我們這個樣子就是這樣，我來的時候託黃醫師，我說，我們那些因爲我在臺灣這些多得很到處擺的是，在家裏都作裝飾品的，所以我問黃醫師，我說這個白骨模型，只有他去買得到，他說買真的，我說哎……不能帶真的，把南普陀嚇壞了，真的不能拿出來，在我們那裏玩真的，他說那來個假的同人一樣大，同人一樣大十幾萬啊，假的，我說也不要，來個小的，小的嘛，我還吩咐他們帶到南普陀，用個黃布把它蓋起來，正月初一，過年不要拿這個出來，通通把人都嚇昏倒了，我說那些功夫都不高的，其實這個就是我們，背後是這樣的，背脊骨是這樣的，我們要學打坐，當然這個還不完整，完整的，真的，每一個骨節都要研究好，那麼不是爲了保持姿勢，你成功得定才快，所以你看，我告訴你們諸位注意，你看西藏塑的佛像，西藏塑的佛像，還有隋唐時代的古畫畫的佛像，都很漂亮，都是現代人選美一樣還三圍的，腰身細細的，屁股大大的，胸部挺挺的，都是這樣，到了宋朝以後畫的佛像，都是老朽不堪，肚子大大的，肩膀縮下來的，就這麼西瓜一樣，打起坐來好像就抱個西瓜在街上賣一樣，抱一個大肚子，這是不通的哦，所以真的佛像是這裏挺的，腰是這樣的，所以真的打坐姿勢坐法，一個人假使真的……畫畫，那些畫家隨便畫的，你看畫一個高山入定的老和尚，背是彎起來下面的翹起來，越這樣越美，中國畫這樣叫美，根本就違反原則的，你看西藏塑的佛像，胸部一定挺的，腰一定細的，很莊嚴，不是這樣，像你們坐在那裏，很多很多都前面抱了一個西瓜在那裏，好多年也不喫，這個西瓜都不對的，所以要改，還有怎麼樣去修這個白骨觀，你們大家現在人很喜歡學密宗，尤其西藏的密宗，一聽密宗加上許多……，你看密宗真正的單修的佛像，雙修的佛像，下面都有一腳踩一個骷髏，爲什麼，我把祕密告你，你真要學密宗，顯教的白骨觀，沒有修好，你談都不要談了，就是這個道理，你白骨觀修好，換一句話你氣脈體能轉過來了，其他的像……，說我們當年在西藏研究這個問題，你們禪宗說開悟了，立刻成佛了，他請問你，開悟了，氣脈打開了沒有？禪宗不管氣脈，密宗跟道家非常管身體，他說氣脈不打開，身體都調整不過來，你說你得了道而這個道沒有什麼道理的，不承認的，那麼我們當年也笑密宗、道家，你們也把身相看的太重了嘛，執著這個相，但是不能說沒有道理，兩方面都有理由，其實佛法都有了，我慢慢告訴大家，都有了，自己有時候搞不通，世界上沒有真的佛，也沒有真的菩薩，我常常幾十年自己修持，碰到不過關的時候，怎麼辦，自己求自己，躺下來哭一場，這個……究竟有沒有，釋迦牟尼佛這些歷代的聖賢難道都騙我的嗎，究竟有沒有這個事呢，你要叫我不幹了，我已經玩了幾十年，要騙人也要騙到底，騙自己也要騙到底，要幹下去嘛，就是過不了關，最後自己每每碰到過不了關，自己痛哭一場，還是翻經，還是找找……，等到自己把這個關打通了，這個困難解決了，打通了，原來佛，這些聖賢都沒有騙我，他們都講了，就是自己看不懂，過後就懂了，所以，你們還年輕，不要隨隨便便研究一點普通的佛學，規規矩矩去研究，這是個大科學，那麼，現在休息十分鐘，我們馬上研究一下，打坐的姿態、姿勢，然後再講如何參禪如何修定，十分鐘，我們籤個約，不要超過十分鐘，時間來不及，你看我連到急急忙忙一路就趕下來，你們兩個腿辛苦，我的嘴巴可憐耶，而且嘴巴很可憐，我還告訴你們昨天一夜還沒有睡，而且你們也喫飽、睡足，我還是兩餐沒有喫，你看，就比你們，這一點嘛！爲什麼來的，白骨觀修來的，因爲我不是個人，我是個骷髏，我就不怕了，充其量就同它一樣，同他一樣我就擺在上面給你們作榜樣了。

# 南禪七日第五盤

---南禪七日

（南師坐到講臺上，示範打坐姿勢）

我們普通所講的打坐是採用這個姿勢，實際上靜坐的這個姿勢有九十多種，很多很多，佛法裏頭採用這個姿勢（雙盤坐），其他的姿勢還很多，你們到禪堂來看看那個五百羅漢的塑像、畫像各種各樣怪姿勢都有，每一個姿勢都可以入定，並不一定要這樣，不過真正要想證道得定，最後還是要這個姿勢，這叫毗盧遮那佛的七支坐法，你們諸位都知道，不過我重複一道。七個要點，七個要點，

第一個腿，兩腿要盤，兩腳是雙盤哦，是雙盤的，應該是雙盤，至於雙盤腳哪個腳在前面，哪個腳在後面都可以換動，名稱不同，那個名稱是人定的，暫時不去管它，這樣是雙盤。這個學名呢，叫做跏趺，你們都看到跏趺坐，這樣雙盤。雙盤做不到，這樣是雙盤的囉，普通叫做單盤，這一腳在下面，這一腳在上面，翻過來也可以，這一腳在下，這一腳在上面也可以，這叫單盤，不過單盤有個要點，當然盤得好腿子熟的人這樣，很緊，不熟嘛，你松一點，放鬆一點。再不熟呢，你就這樣，再架不起來，就這樣架到，不要怕，開始練習，我是自己認爲啊，本事也蠻好，我年輕的時候打起坐來，這個腳在下面，這個腳是這裏距離大概只有這樣遠，這還是照樣坐管他呢，壓得痛啊受不了，有一天突然「咚」自己放下去，下不來了，這一坐好幾個鐘頭，想下都下不來，舒服極了，就不肯放了，從此以後慢慢軟了，所以不要怕，你就是下巴對到這裏也可以，有時候喫飯的碗就擺在這裏，好喫嘛，有什麼了不起呢，天下事都是人學會的，不要怕，這是講的盤腳，可是盤腳是非常非常重要，假使兩個腳，我們身體什麼氣脈都容易打得通，真正難通氣脈是雙腿，由腰以下兩個腿，那個氣通了纔算通了。往往你覺得有些做過道家功夫，什麼任督二脈，打通奇經八脈通，通的轉河車，轉來轉去，我說老兄啊，那盡轉，轉到那一天爲止，你不要轉昏了頭啦，那個氣脈打通不是這個道理啊，什麼轉來轉去，任督二脈打通，那都是沒有通，都是病態，真正的氣脈打通，這個人無病無痛，就沒有身體的感覺了，自己身體完全是空了，那才就叫作通，叫做氣通嘛，你看房間窗子門都打開了，空氣流通了，那個還有什麼東西啊，這裏還有一股風吹過來，嗚……這叫氣通，那不出毛病纔怪哩，我這裏……你看我很有功夫，那一定是毛病，這個道理很簡單嘛，所以雙腳是非常重要，可是有些人啊，一學就會，像我就學得很辛苦，開始膝蓋頭跟下巴兩個兩兄弟連在一起的，我平常還練東西都沒有問題啊，就是打起坐來就沒有辦法，後來我才發現自己，這裏骨節有了問題，年輕打拳啊，這樣亂搞，以爲自己本事大，那個骨節就錯位了，一直幾十年以後，自己靠打坐，慢慢把它糾正來的，你看你們在座的人沒有一個身體端正的，我給你們看啊，你們身體不是這樣，都有一點問題，所以你要學佛，爲什麼真正塑的佛像是那麼莊嚴的，那個是真正生命，這個身體的價值，是絕對健康的，這個要注意，你看我們這位兄弟，我請我的大哥上來（南師拿上來一個白骨架模型），你看這位兄弟，這個背脊骨是這樣的，當然的嘛，那是一定的，這裏都是肉嘛，這個身體是一定的，你反這個道理要研究好，當然這個模型做得有點歪歪的，非常重要，那麼等一下再介紹。這個雙腿，兩個腿跏趺，就是盤腿起來，單盤也可以，至於單盤你要講名稱花樣多得很，我認爲像密宗什麼佛法都地花樣，人定的。右腳在下，左腳在上單盤，叫如意坐。翻過來，左腳在下，右腳在上，金剛坐。雙盤的話，右腳在內左腳在外，如意加兩個字，吉祥坐。如果是說左腳在內右腳在外，降魔坐。金剛就降魔，如意就吉祥，愛怎麼說怎麼說吧，反正兩個腿同雞腿一樣搬來搬去，你愛怎麼啃就怎麼啃去吧，可是要守規矩哦，不能亂來。兩個腿關於生命的重要，你看所有年紀大了，走不動路，都是腿出問題，你不要輕視兩個腿噢。所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兩個腿這個好朋友耶，要好好不要虐待它，這是盤腳，第一個重要。那麼盤腳坐好呢，自己要知道我們這個這裏看不出來，我們自己摸一摸，屁股後面兩個骨頭對不對，就是他老哥的這個地方，男女都一樣，要把它翹出一點，擺好，就端正了，不要貪圖，悠哉遊哉，彎起來，那就不行啦，初步慢慢地練習，但是腰以下到腳，如果你氣脈走通了，將來修持練好了，好好保養自己嘛，多活幾年沒有問題啦，如果兩腿搞不好，那就這個腿會跟我們彆扭，它就快一點跑路，就走掉了，所以第一個姿勢，跏趺坐。

第二個姿勢，照我們佛的傳下來的方法，背脊骨豎挺，所以有些人拼命……有些修密宗的打坐，一看又不對了，我說你們幹什麼在那裏，這個手結個手印，三角印結起來，三角印代表火，然後挺著胸。我說你在打拳練功夫啊，這是學禪學定啊，心境寧靜忘記了身體，無病無痛，你結果搞得練功夫一樣，學少林拳一樣的，這個什麼話呢，可是有些密宗，那各種怪樣多了。有些人打坐坐在那裏背脊骨，你看很舒服，你看這個姿勢如果坐久了，身如彎弓啊，就完了，都不對的。所以背脊骨你看是這樣，我們這個人體的背脊骨不是直的哦，是有弧形的哦，是這個樣子哦，圓弧形的，這個身體的這個生命，背脊骨，同地球物理一樣，這個宇宙間的一切東西就是圓周的哦，這個另外的科學囉，世界上沒有直線的東西，因爲這個宇宙都是圓的，所謂人認爲直線是把這個圓的這個線條切斷了，好像直線沒有真的直線，你看現在你們都懂了，人到了太空去了，太空的東西，一個人就飛起來了，因爲地心上沒有吸力了，所以太空上飛，你丟一個東西，這裏丟出去轉一個圈還是回到這裏，它是圓形，宇宙是圓的，這個，我們的老祖宗幾千年知道，佛也知道，可是凡夫不知道，現在科學家慢慢懂得了，所以這個身體，這個骨節是有點圓周形，可是你外表上看是直，你要打坐，坐得好，真正直起來，你們看我啊，我不過同他一樣，他是老哥，我是老弟，你看看這樣纔是直的，可是這樣是如何呢，在我自己的感覺是向後面倒的，所以你們坐起來覺得很直是向前面彎的，已經錯了，所以真正的直起來是向後面的，自然的，等到它氣通了，自然而然就是那麼直向後面倒的，可是你說，後面，前面這個是直的，大家坐起來是這個樣子，所以打太極拳的含胸拔背，太極拳的含胸拔背，這個含胸不是這樣含，這個樣子的，兩個肩膀骨節開叫含胸，自然胸就含了，背脊就充滿了。現在大家學的，學太極拳含胸拔背彎的，然後氣沉丹田，前面抱一個西瓜，這兩個手像螳螂一樣，就在那裏混水摸魚，摸它一陣，就叫做太極，同我們當年學的太極都不同，所以大家注意這個身體，第二所以身體背脊要豎，當然不要拼命挺，不過我告訴你經驗，像我，當年十幾歲就開始，十二歲起就開始學這一套，其實啊，我身體也不好，坐起來是彎的，你不要看到我現在還挺的那麼直，我當年十幾歲是這樣彎的，眼睛也有點近視，對不起，但是我就不服氣，眼睛不讓它近視，當然下了很大的功夫，身體就要你挺直，就是會挺直起來，這個兩句話中間的經過就很多了，可是我的重點告訴你，你身體天生媽媽生你的身體實在不大好呢，你不要聽了說，背脊骨一定直，硬挺啊，挺出毛病來，你只好讓它聽其自然彎，當然找一個骨科的醫生會調整骨頭把你調整好了，身體爲什麼彎，一定是，這個背上二十四節的骨頭，這個腰椎啊，胸椎阿頸椎啊，一定那幾節有了問題，慢慢調整好就行了，不然你只好等到功夫到了有一天會這樣哦，你身體是彎的坐，你真用功用好了以後，這個我要借用道家一句話了，先天一炁從虛無中來，這句道家的話真高明瞭，他是經驗之談，什麼叫先天一炁呢？虛無，你念頭完全空清淨到極點了，給你們抄完了，我講，不然，你們沒有這樣大的本事，眼睛看本子，看黑板，還要看我的表演就來不及，怎麼叫先天一炁呢？先天是代號，拿現在的話，這一股生命的功能它自然來的，你如果坐得好了，真到了那個境界，我告訴你了，我的經驗告訴你怎麼來啊，（南師動作示意身體突然挺直），好了，自己就直了，那你叫彎都不可能，你想自己還是彎一下吧，不可能，你真到念頭空了，功夫到了以後，你本來這個樣子，它「咚」一下，不是我要它的哦，它的那個生命的身體的自己的功能就撐起來了，不過這沒有什麼了不起哦，你們到這一步認爲那個南老頭講的，這一下我有功夫了那算什麼，那不過身體調整好而已啊，姿勢擺正啊，所以這是第二個要點，還很多，所以尤其希望老同學們經常出去教人的，這一手不研究好，不要隨便去教人啊，誤盡天下蒼生，下十九層的地下室去啦，現在是十八層，時代不同了加了一層半，所以，小心一點，地獄多加一層半了，這個肩膀，

第三是肩膀的要點了，這個肩膀啊，要平肩，你看我們，一般的生活習慣，尤其讀書人，或者在辦公室久了的，尤其你們，喜歡這樣，這兩個骨頭向前面彎過來，把這個地方向前面，這是硬的，扳不動（指模型）。喜歡窩過來，這們一來使這個肺部，受了壓迫，肺部不好，所以肩膀是平，稍稍向後拉，這是正常的姿勢，等於這位老兄的這個肩膀，這個樣子，這個肺部的這些骨節窗子一樣的打開了，你看肩膀假使向前面一彎、一窩到，辦公室一坐，前面這個窗子，肺部的外面的這個架子，這兩邊是這樣哦，張開了，就關攏來了，不健康了，你身體慢慢就……所以你們條打坐的時候更要注意了，肩膀放平，不是向後面拉，也不是向前面窩起來，平，正，非常重要，你看看，這個裏頭是肺，心肝脾肺都在這裏頭，所以這個呢，平正，並不要挺胸，他自然是平了，這是第三個要點，要注意的，這個，講了三個了，

第四個，手，普通所謂結定印，大三昧印，那麼左手在下，右手在上，兩個大拇指對著，那麼道家後來相傳，譬如外面的一貫道啊，什麼的，不用這個手印，這個樣子，叫捏太極圖，也可以，這個手印手的花樣啊，有好幾百個，密宗的手印什麼……好多，譬如說，以前我們唱京戲的梅蘭芳的手勢叫蘭花印，實際上梅蘭芳學的是密宗的「亥母菩薩」那個手印，這是一個手印，手印你不要看是個花樣哦，不是不是啞吧的手語哦，手印是代表身體裏頭氣脈的變化，那麼本來要這樣，結果有些在日本學來的，有些西藏學的，把這個手印一定要放在肚臍下一寸三分，端得緊緊的，貼得牢牢的，在那裏打坐又去練功夫了，一天到晚就顧慮這個手，那個心注意力，都在這個手上，那幹什麼的，尤其你們要出去教人的注意哦，手和腳，每一個人不同，手有長短，有人手短，有人手長，假使這個人上身矮，兩手很長，你叫他這樣要命了，很難過，有人上身長，兩手短，你叫他兩個兜攏來結手印結不到的，你就教他這樣，此所以啊，求學問修道要明師，不是出名那個名，明白的明，搞不清楚，老老實實的守一個規矩，拿一個冬瓜，獅子印，印天下人，都蓋了這個印，就糟了，不是這樣一回事，這個手勢要結定印的，而且，手印有各種方法，譬如說，你看這個手印，這樣也是一種手印，這是天台山國清寺的佛像是這樣，佛的說法印，怎麼叫說法印，等於我們說話，你們要怎麼樣，就是這樣嘛，佛也是個人，佛是人做的，阿彌陀佛的接引印，站在那裏接引就拉你一把嘛，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你愛做什麼手印就做什麼手印，你就懂了吧，這個不要自己上自己的當，不過有規矩的哦，不是亂來的。手結定印這個曉得了，好像四個啦。

第五個，這個頭，這個頭你看看這位老兄，最難了，這頭擺正是非常難，你看我們這個身體，頸椎這裏上來，這個骨頭軟軟地，只有一點點，上面那麼重的一個東西，就是小小的，幾節骨節撐住的，你要使它不左歪不右歪，正正的擺在那裏就很難，差不多，人的生命很多問題都出在這兒，剛纔講兩個腿重要，這一部分也更重要，所以我們老了，雞皮鶴髮，有些人老了，你看他還不老，但是有一個地方你沒有辦法，脖子這裏，一看就老了，這裏沒有辦法的，可是你真修道作功夫，同樣有辦法，這裏的氣脈問題了，你看老了這裏翹起來，這個地方皮就這麼掛著了，等於你們沒有喫素以前，老母雞的那個脖子，一定看過吧，喫過吧，就是這樣來了，這個地方瞞不過的，年齡什麼逃不過這裏，但是真的氣脈打通了，一直到一百多歲，他這個地方還是同年輕人一樣飽滿，這個一看，這個人是修道作功夫有功夫的，你不然看到他還是這個樣子，說他是奇經八脈打通任督都通了，已經三百歲，那我看來，請邊上坐去吧，那絕對不是，所以這裏的重要，那麼這個就甲狀腺，這個胸腺，這一帶那個慢慢講，所以這個頭，後腦向後面一點，頭是擺正的，照它的這個姿勢，這個骨節你搞清楚，擺正的，你看，這個後腦向後面，不是你們坐起來這個樣子，鉤起來不行，可是後腦擺正，這個下顎這裏，要平進去了要收，你們大家自己摸摸看，拿個手摸自己兩邊這兩條脈管，都在跳動，有沒有，兩邊自己一摸就知道了嘛，有沒有，沒有啊，沒有，趕快到外面找，掉到山門外去了，對不對，這兩條是動脈管，這兩條動脈管等於油管嘛，他兩條動脈，你腦筋用，發脾氣，用腦筋的時候，這兩條管就粗起來了，因爲腦裏需要血液幫助，就都向這裏供給這個地方，這兩條火車道啊，就忙得不得了，所以您打坐的時候頭擺正，下顎一收，不是這樣低頭，一收好就慢慢把這兩條的動脈壓住一下，使它慢慢習慣了，血液也慢慢流動氣血慢慢地靜下來，所以，畫家畫的老和尚是這個樣子，再不然就這個樣子，都不對了，正統的是這樣端容正坐，這是第五個要點了。

第六個要點呢，舌頭，佛告訴我們，舌抵上顎，舌頭，嘴巴閉到了，舌頭是輕輕向上面翹的，上顎在哪裏，不是上面牙齒的根根，上面牙齒根根靠裏面去一點，這裏，我們這裏很多醫生都學過鍼灸的，這裏有個穴道，可以針扎進去、打進去，你自己去摸摸也知道這個地方，這個上面蓋蓋裏頭有個坑，舌頭常常這樣，舌抵上顎，這是第六個。

第七個麻煩了，這個眼睛怎麼弄，我們最討厭就是這一對眼睛，你們讀過「寒山大師」的詩沒有？面有雙惡鳥，胸有三毒蛇。他說我們這個人啊，臉上有兩個最壞的鳥，飛鳥的鳥，面有雙惡鳥，胸有三毒蛇。雙惡鳥是什麼，就是兩個眼睛，東看西看給你出問題都是這裏來，引誘我們，心裏頭三毒蛇，就是「貪瞋癡」。這個三毒蛇，三條毒蛇，害死我們，就是這個東西，這是寒山的詩。所以眼睛呢，我們看到啊，這個眼睛，照佛法的傳統規定，眼睛是半開半閉，道家的書上用這個方法呢，定了一個很好的名稱，叫「垂簾」，窗簾子一樣，掛一半，掛三分之二，還不止一半，下面有一點亮光，上面遮到三分之二叫垂簾，垂簾意思就是眼睛半開半閉的，小乘的學羅漢道的眼睛這樣，差不多同這個位置一步、二步、三步，眼睛視線只到這樣，大乘的菩薩道，一步、二步、三步、四步、五步，眼睛這樣，不是在看，也不是全閉，眼睛張到而沒有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見若不見，是眼睛，但是我始終主張現代人不要用這個方法，你打坐時眼睛閉到，因爲現在人啊，從小到老用的眼睛已經是一塌糊塗了，現在未來的世界，尤其我們中國的教育之下，我看每一個人都會帶眼鏡，太可怕了，這個眼睛已經毀壞的差不多了，所以你儘量給它關起來休養休養再說吧，把這個眼，但是閉到不是睡覺哦，閉到等於沒有眼睛拿掉了，不要真的去挖掉，那有罪過的啊，等於自己忘掉這個眼，等到你功夫到了的時候，我告訴你，那個眼睛奇怪了，你假使在閉眼打坐功夫到了以後，他眼睛自然瞇瞇的張開了，你要想關還關不住呢，他又不是看，氣就自然到那裏了，

那麼，這個七個姿勢都知道了，(還）有幾個要點注意，

打坐的時候，不要面帶死相，不要掛一個討債的面孔。你看，有些人打起坐來在那裏，不得了的啊，很危險，你不要看這麼一個姿勢，你的腦神經啊，永遠不會清淨，人家「喜笑顔開」，一個爽朗的人都展開的啦，所以學佛是四個字，慈悲喜捨，你內心如果沒有作到假裝嘛，外在笑咪咪地，好像很慈悲，也很喜，捨不捨管你的，誰知道你肯捨不肯捨啊，那千萬不要，你看很多人，學道學佛的，尤其我在美國的時候，一個美國人問我，你們中國人會不會笑啊，給他問得很難過，中國人是不大會笑，後來我答覆他，這是我們教育文化教育背景跟你們不同，外國人像美國人小孩子在街上走路，隨便哪個認得不認得，哈囉，你曉得他笑了沒有，哈囉，哈囉的，我們這哈囉，Howareyou?嘿，然後眼睛看這邊手，嘿，好啊，這叫一下，這個外國傳統文化，中國人一個孩子出去，哈囉，這個媽媽，神經啊，人都不認識，你叫個什麼啊，還揪他耳朵，你看，所以這個教育完全，中國人看到人啊，死相的，都是銀行一副討債的面孔，學佛可不要這樣啊，慈悲喜捨，尤其你們出家人，所以叢林下山門外，第一個佛像就是大肚彌勒佛，哈哈一笑，你看到人，阿彌陀佛，一笑，誰都覺得，這位師父還不錯。你看到人都這個樣子，那多討厭啊，七個姿勢外表的都曉得了，臉帶笑容，所以我們在臺灣，在首愚法師那個十方禪林，我就定了穿衣鏡子好幾個，擺在禪堂裏，你自己對著鏡子看吧，看你那個死相要不要得，免得我管你，然後打打坐一看，不對了，自己改過來，慢慢練習，改了，改了你的頭腦，人生難得一笑，這個一笑啊，頭腦神經整個放鬆了，真的，頭腦就放鬆了，那個不笑，笑是多種不要錢的多種維他命，多喫補身體的，多笑身體就健康，不要死相，那個樣子。

還有一定要坐墊，有些人認爲自己有功夫，腿到家了，打坐屁股這裏不墊，你曉得，我們背脊骨到這裏自己摸摸，尾閭骨最後一節，兩邊就是大腿這裏兩陀肉，這個中間有個三角架空的，你不墊一下，這個人坐起來，這個背脊骨要支持這個身體啊，白花力氣在那裏，不好用功了嘛，而且影響這個腦不能放鬆了，所以一定功夫最好，後面還是薄薄一墊，有些人說這個傳統不能墊的，那根本不懂科學，也不懂佛法。所以功夫好一點嘛，你先，我告訴你，腿不熟墊高一點，腿如果那麼高，你墊他個七八寸，等它腿熟一點，你放矮一點，腿完全完全很熟了，好的老師、出家人，手裏掛的那個拜具，那個一疊，薄薄一層就夠了，所以一定要墊，這是科學的道理，這個外形都講了，今天晚上開始，明天起大家就要上架子囉，然後我們還有些老同學都排隊在這裏要整人的哦，都看你坐得不好就來囉，不會打啦，過去地真打香板打棒啊，日本的禪堂真拿板子打，還有些人學禪的跑去，師父啊趕快打我幾香板啊，消消業啊，我纔不要你打板消業呢，他自己都消不了，還打你幾板，還能夠消業，哪有這回事，不要胡扯一頓，那個日本也搞成個樣，有些人學日本禪的，打坐，坐不好，一下心裏煩惱，跑到師父跪到，師父啊，師父拿起香板，啪啪，真打，不成話。這個香板，(這一段講了香板的來歷）過去禪宗叢林裏頭沒有的，這是清朝以後纔有，誰發明的，雍正皇帝。雍正皇帝是在家禪師哦，所以大家寫歷史研究雍正滿清歷史的，我看了，統統笑話，你不懂禪宗，你不懂雍正，你也不懂他的政治思想，而且雍正禪師他是皇帝哦，可是他的和尚徒弟好幾個，所以小說上亂寫，說雍正這個有些什麼特務工作派出去的，那是什麼，那是他出家的徒弟，在杭州淨慈寺那些出家方丈都是他徒弟，所以你在故宮裏頭，卷子現在就慢慢發現了，有個和尚上奏摺給雍正皇帝，這個問皇帝，您好，問候他，雍正在上面批，老徒弟，我好，朕好，你也好。人家現在人研究，雍正皇帝真幽默，還跟這個和尚來開玩笑，不知道那個和尚真是他徒弟，他在宮廷裏頭打七，主持的，這個時候，他擺下了皇帝的身份，所以他的徒弟有和尚，然後這些有成功的都派到外面，這些和尚道士在外面沒有事嘛，看到風吹草動啊，哪個人多放一個屁啊，哪個人多吐一口口水啊，都給他寫報告來了，所以他都知道，也不是真的特務，現在你到故宮的北京的那個檔案裏頭，我們劉老師回來告訴我看到那，雍正真的這樣批啊，親筆批啊，和尚給他的奏摺問好，朕好，你問我好，我好，老徒弟你也好，人家以爲他開玩笑，真的。這個是他當年打七的時候主持，一個和尚參禪沒有開悟，雍正希望他那個太愛他了，希望這個和尚馬上開悟得道，然後看看這樣用功也不上路，雍正給他一口劍，告訴你，七天以內你要給我開悟，不開悟，自殺，再不然我拿這個劍殺了你，這個和尚就逼到，這比釋迦牟尼佛厲害，釋迦牟尼佛自動的，這個和尚給雍正給皇帝拿把寶劍，給他逼到你不成道，打坐坐不好，不開悟，你就死吧，結果他真的給他一逼，逼開悟了，所以後來留下呢，把它做成了劍形叫香板，這樣來的，不是真去打人的。我們和尚頭上燒的戒疤，也是他老兄老先生乾的事，因爲大家都反滿清嘛，反對滿清嘛，反對滿清的啊，現在的大家偷跑出國去了，那時只好偷跑去當和尚了，當了和尚了也在反清埃他的辦法好得很，把天下犯人大赦出來出家去，都給你們混在一起，然後怎麼辦呢？當了和尚一樣可以造反呢，他根據藥師經以身供養佛，身體上最重要的是頭頂骨，頭頂骨燒九個洞，這一下好了，二十年、三十年長不出頭髮來，不要辦護照身分證，這就是他的護照身份證，你看老子造反，到哪裏我都把你認出，就糾舉出來，是這樣來的。爲什麼講起歷史來了，亂七八糟的這個人，講這些幹什麼，講打坐。現在外形講了，那麼超過時間了吧，休息啊，那再上臺很麻煩，好十分鐘，他老兄給我十分鐘，再交待十分鐘，然後你們出家的，我聽說你們裏頭還有學武功的，練拳的，都蠻好，這一套我都玩過的，本人數十年不玩這一套了，不過你們真要作作運動，我看你們，教你簡單的幾個運動，我練不好了，幾十年我不練，我現在也不肯運動，不運動自然有運動，那個是另外一回事，自己坐得好，內在自己會調整好的，

現在教你們作運動的，就這一點點分開來啊，就在這位子上就可以做了運動，我講運動用現在的話講，在古代啊，有別的，過去人家不肯傳的，現在這個時代什麼都能，第一個頭部的運動，這是我新的名字給你們，都不講老古話了，你打坐坐起來，轉圈子啊，拿頭，這個地方撐出去，一，畫圈，嘴巴閉到，二，身體不要動，局部的一部分，一個姿勢管頭，三，然後倒轉來，一，也在畫圈，二，三，舒服一點吧，好，再來，然後，一，一圈，二，兩圈，三，你自己曉得要按自己的弧度，調整了，再轉過來也是，一樣的，我簡單的，他給我十分鐘，所以簡單講給你們，自己回去體會，然後，頭部運動了這個頸子，腦部運動不到，腦部怎麼運動，叩齒，叩他個三十六下，碰……永遠叩齒，叩了……叩一輩子，叩得好，牙齒將來老了都蠻好的，叩齒，這個運動了腦了，然後坐在這裏，對於眼睛的運動，眼睛在裏頭左轉，看這邊頭不動，這樣子，右轉向這邊轉，頭不要動哦，左右，左右，這樣眼睛，然後在裏頭轉圈子，眼球這個眼睛在裏頭轉圈子，頭都不準動，順轉，倒轉，這個轉了，這個行了，我身上怎麼那麼那麼多法寶，不是，帶的東西太多了，不好辦。然後肩膀，你看就是，坐在禪堂的這個位子上就行了，所以會打拳的人，會打少林拳、會打太極拳，就是四塊磚頭，就是一套太極拳打完了，你們要不要看，要看一個人交一百萬，我打給你看，那道理你都懂了嘛，一套太極拳四塊磚頭，就是這樣大就打完了，所以你作運動打坐了，在禪堂就作運動了，急不來的，現在頭搞完了，眼睛也完了，肩膀了，你看，劃圈子一，身體不要動哦，一，三，倒轉來一，二，三，不是舒服了嘛，對不對，然後來，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兩個再來，（單肩聳動）一二三四五六（雙肩聳動），一邊三下，就是說這個向這一邊，這個向這一邊，兩個相反（左右肩一個向前轉一個向後轉），一二三四，連後面的骨節之間，慢慢去練，這都會了，然後這一節了，一二，這裏不要動（兩手側平舉，手肘不動，小臂畫圈），一二三，這裏不要動嘛，你就是運動這一節嘛，不然拿個釘子把它釘在虛空中，這樣打開，這一節，一二三，就完了，然後這一節，一二三，如果肩膀痛啊，什麼……然後把兩手一撐開，撐開幹什麼，你們學過八段錦的，就坐著了做八段錦也可以，我告訴你祕密就是坐著了，你不用八段錦，你要使身體不痠痛呢，坐著了翹指頭，把這個指頭，你們大家撐開試試看，指頭指尖儘量向裏面翹，自己強迫自己，肩膀鬆開，翹得你難受得不得了，對不對，

# 南禪七日第六盤

---南禪七日

撐開幹什麼？你們學過八段錦的就坐着做八段錦也可以。我告訴你祕密，就是坐着了，你不用八段錦，你要（怎麼）使身體不痠痛呢？坐着了翹指頭，把這個指頭你們大家撐開試試看，指頭指尖儘量向裏面翹。自己強迫自己，肩膀鬆開，翹得你難受得不得了，對不對？指尖向裏頭啊，一直翹過來，指尖向裏面翹，翹得受不了的時候，身體不動，指尖向前面撐開，好像把什麼都拉開了。然後再翹，指尖一點不要用力的。你這麼練不到幾下，你身體什麼都改正好了。（整個動作如下：盤坐時，左右平伸雙臂，雙手呈掌形豎起，向裏翹指頭，肩膀鬆開，指尖儘量向裏翹，翹到受不了的時候，指尖向前面撐開，然後再翹）這些東西都是古代師父們不肯教的哦，在密宗裏頭認爲是啊，我的媽啊，你要是想學到這些學密宗啊，你嗑了十萬個大頭，還要跟到他二十年再慢慢給你教一點。不像我啊，把這些都公開的隨便撒出去，因爲我不在乎這一套。這個膀子這裏完了。（該）這個身體了，這樣啊，向前面，儘量的出去。兩個腿不動哦，儘量地沉下去。眼睛向前面看，頭翹起來仰起來，儘量仰起來。我還是小心一點，數十年不練，一下栽下去了，你們明天就沒的戲看了。前、後、前、後六下。（整個動作如下：雙腿盤坐不動，兩手放在大腿根，身體儘量向下沉、向前趴，眼睛向前看頭翹起來，然後身體再起來。這個動作做6次）因爲他們沒有給我佈置好，我叫他好幾天就告訴他來個四方桌子，在這裏準備他都是……然後身體呢，手是這樣撐住的，肩膀端起來繞圈子，身體一二三這樣繞圈子，因爲這個場地不對我只好坐着，我現在沒有工夫跌下來我還是會死的。（整個動作如下：掌心朝上，雙手撐在大腿根部，肩膀端起來，身體右前左後繞圈子）。這個都完了，然後一個東西就難了，手結吉祥天女手印（大拇指壓住中指和無名指，食指和小指向前伸），也是亥母的手印，在西藏密宗是很嚴重的，拿我們中國人來講蘭花手印，你看，尤其女性戴一個鑽戒一弄很漂亮的，金光閃閃的。這個手印翻過來（手心朝上）放這裏（大腿根左右），（胳膊伸直撐起肩膀），把這快骨節（肘關節）要直起來，肩膀要端起來，否則沒有用，要撐住這個骨節（肘），（對服務人員）你不要管老和尚了，你去管那些人，你們大家好幾個，我叫你宣佈那幾個，你名單這些都跑哪裏去了，你們不服務，服務一點做一點功德啊，幫忙別人啊，阿彌陀佛。這個手這樣撐起來然後，要閉到氣哦，這個呼吸要停止哦（同時左臂朝左平舉，右小臂向左平舉，右手放在胸前左肩膀的下面，然後雙手同時順時針繞身體旋轉，直到左手撞擊胸部－－右肩肩部鎖骨稍下面，左手撞擊時手背朝着外面，同時右手向後以手背撞擊後腰部。然後反向逆時針扭轉，右手撞擊胸部，左手撞擊後腰部。整個動作是一種雙手臂繞身體的旋轉動作，身體基本保持原位，只是雙手臂在轉），後面這個手背打到這裏（後腰），前面的手臂拍到這裏（肩部鎖骨稍下面），要閉氣哦，一邊做三下，打完了，然後恢復轉來（回覆開始時雙手放在大腿根上），恢復轉來呼吸一口氣，馬上又閉到氣，（然後做如下動作：雙臂彎曲，高舉大臂，高聳雙肩，雙手舉到胸前，手心朝下，左手在左肩下，右手在右肩下，然後兩個胳膊快速向下，使兩大臂夾住身體，同時兩小臂向前伸，手心朝上。然後兩個胳膊快速向上翻，使姿勢恢復到上一個姿勢。如此反覆3次後，把手放如前在大腿）再呼出去。上身已經運動做好了。然後嘛，本來中間還有些都把它裁掉。然後在這裏還是這個手印（吉祥天女手印），一拍蹬開，這個腳這樣打出去，一二三（三次），轉過來這一邊同樣地一二三。然後兩腳收回，雙腳一盤，對了，運動這個的時候不要坐墊了，剛纔忘記了講，補充一句（整個姿勢如下：去掉座墊，雙手結吉祥天女手印，雙手胸前交叉，然後雙手分開，身體向右傾，雙腿彎曲，雙手靠在胸前，以右臂右腿接觸地面支撐身體，然後左腿向外側蹬直，腳不用伸直，同時左手也向上伸出與腿保持平行，但手印一直未散。然後腿和手收回，再蹬。共做3次。轉過來另一邊同樣）。然後都做完了，呼吸閉氣，自己跳起來（兩腳收回盤腿，不要座墊，閉氣，雙手撐起身體使雙腿離開地面5~10釐米，然後鬆開，使身體自由落下。做3次或6次或9次）那麼這樣也做三次、六次、九次。自己把整個的身體離開，跳起來，下來。然後放鬆，功德圓滿。都記住哦，這個就是叫密宗拳的濃縮的一部分，其實古代有，是達摩祖師的洗髓工夫的一種。今天就浪費一天，做預備課用的。明天再開始。

請上坐收腿，姑且靜坐一堂試試看。現在沒有說參話頭啊作什麼啊都沒有講，大家先把七支坐法先練習。靜坐就是靜，靜就是靜。想一個辦法守竅，或者參話頭做什麼功夫，任何一個辦法加進去已經不靜了，這是個大原則。靜就是靜。試個一二十分鐘試試看。姿勢沒有坐好的，自然會有同學們來幫忙你，到你前面會告訴你……（三聲引磬後）在禪堂裏坐久了，到此時此刻世界上最可愛的是什麼？是引磬的聲音。一聽我的媽，總算下來了。此時，這個聲音是最親切最可愛的。剛纔我們大家試着靜坐，只有三十分鐘。在我的經驗，我在二十分鐘就想給你們打最親愛的聲音。但是我們這位老同學（手指旁邊一位法師）一直給我搖手，慢一點慢一點，我跟他討價還價好幾次，二十八分鐘我又想敲了，還有兩分鐘，是他對你們特別優待。希望你們趕快成道的意思。世界上腿是自己的，坐着本來很舒服，平常如果叫你多勞動還巴不得有人給你這樣一坐，等到你真正要你腿盤起坐着了，反是不願意了，很痛苦。你看，我們人生的矛盾，腿是自己的，本來想靜下來，等到自己兩個腿盤起來，靜不下來了，而且下意識反抗，還討厭。那你去跑步吧，去忙去吧，在外面真正忙啊又不甘願。人就是這樣，一輩子都在矛盾裏頭過日子。這個是靜坐的姿勢，還不叫做禪定。真正的禪定，大原則講四個字，行住坐臥。走路的時候也在靜。住，古代的站在那裏。坐，坐就很多了，包括剛纔打坐、端容正坐。我們中國的儒家孔孟之道的人不盤腿，就在椅子上端容正坐，目不斜視，也是一種姿態。臥，睡倒也是一種姿態。你說坐不住給你睡好不好，你們諸位可惜了，自己看不見沒有去研究，一個人睡在牀上，不會到一個鐘頭都不動的，睡不到半個鐘頭這裏動兩下，蹬兩下，都在動。假使睡到完全不動，定了。所以，我在鄉下當年，我的父親當年告訴我，有個出家的和尚，他詩作的好。後來我就偷偷抄了一首詩，我還很小給我父親看。父親說你也會做詩啊，我說會埃你抄那個和尚本子上來的，就一下給他抓住了，揭穿了。他就講，一個大字不認識，出家了。出家也不念經也不打坐，就拜佛。天天拜了兩三年，不拜了。跑去睡覺了。這睡覺是右脅而臥（左手擺在左髖骨下大腿根位置，右手貼右側面頰枕於枕頭上），一睡睡了三年，三年一個姿勢沒有動過。他那個師弟啊跑來找師父說，有個師兄死掉了。你不要管你不要管，不要亂講，你倒一杯水放在他屁股上看，你過三天去看看。過了三天那杯水一點也沒漏出，可見沒有動搖過，這是身定。後來他這樣睡了三年起來就會作詩，沒有讀過書的，詩、文什麼都會。所以生命的自性裏頭一切智慧都具備，所以六祖開悟了以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真正開悟了，你自性裏頭具備了一切，充滿一切。譬如大家讀書，好象老師、學校給你的學問，沒有啊！老師、學校不過幫你把你家裏那個腦子裏頭心裏頭那個倉庫打開了，你真的學問是你自己裏頭本有具備的埃所以何期自性本自具足，注意啊，你們都看<<六祖壇經>>，我講了幾十年這幾句話，五句話，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不假修證，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你們都看過<<六祖壇經>>對不對？拜託啊，答覆一下，都看過吧？看過哦。好，我也幾十年給大家講，最近一個月，我才發現嚴重。何期兩個字怎解釋啊？哪位同學代表答覆一下。我還在一個多月前才發現，有個同學講何期－－不曉得哪個時期啊？我說這樣啊，你全錯了，那是唐代的土話，何期是哪裏知道！不是哪一個時期。你看，這就是讀書，中國文字。何期自性－－哪裏知道，閩南話（那唉栽樣），不知道自己的本性什麼都具備的有。所以你真打開了，靜到極點，智慧之門一打開了以後，我告訴你，你看我那些老同學老朋友都在這裏，你們大家都恭維我，他學問好，記性好，書讀得多，我常常告訴大家，世界上是我最懶惰最不肯看書的，是真的哦。你們比我用功的多。這個差別在哪裏？這個地方就是個話頭，你參進去了。所以你打開了這個門，自性本自具足了，本自有的。你強求來的東西都是假的。現在我們試驗靜坐一下。爲什麼要靜呢？剛纔上午我還有個老朋友出一個題目考我的，禪，你趕快報告出來。禪，是梵文的翻音。梵文原來叫禪那，禪那的意思是寂靜，很靜，寂滅的寂。那麼中國怎麼樣？佛法進入中國怎麼變成「禪定」呢？就是釋迦牟尼佛的思想到了中國以後，與中國本土固有文化儒家、道家思想混合了。我們孔子的得意弟子，得法的弟子叫曾子－－曾參，曾參著了一本書叫<<大學>>，<<大學>>是大人之學。到了十八歲，中國的古代的傳統文化，周朝開始六歲入小學，先要開始認字學作人。學掃地，洗碗拉，這個什麼勞動的動作學會，所謂學灑掃應對，清潔衛生、做人做事。認識字這是六歲。十八歲入大學，長大了，學做人。所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三句話我暫時不解釋，那很多了。

什麼叫佛？你們都學過佛的，佛的意思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對不對？考試我的考卷答對了沒有？你們也不點頭也不搖頭奇怪了，都入定了。答對了沒有？大學也一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自覺，在親民－－覺他，在止於至善－－覺行圓滿。那怎麼做得到呢？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所以要止、定、靜、安、慮、得一套功夫下來，同講修養佛學是一樣的。所以後來中國的翻譯把禪，同大學「定」字連在一起，就稱爲禪定了。禪定的功夫真有靜的功夫，剛纔講過行住坐臥都要定。你說比丘戒，假使受了戒，爲什麼出來化緣啊？走路都很端正，那麼威嚴呢？不是的。他真在定中走路，做人做事自然嚴肅起來了，不是故意的，故意勉強做不到的。所以行住坐臥都在定中，這個叫定。那麼這樣的定，所以合起來叫禪定。禪定這兩個字翻過來到了唐朝，我們那位老學長玄奘法師，到印度留學二十年回來，他重新翻譯經典，不滿意。禪定，所以他老兄翻的經典呢，叫做靜慮，禪定就叫做靜慮。他乾脆把意義明白地翻出來，實際上還是用了大學裏頭的。古代的翻譯用了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慮這個定，玄奘法師不滿意古代的翻譯，新的翻譯－－靜慮。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還不是一樣？換湯不換藥。這個叫禪定我們再作解釋。現在我們迴轉來。大家剛纔都坐了一堂，坐的蠻好。雖然三十分鐘勉勉強強及格，真的打七明天假使連着這樣八堂給你坐下來，你不回去叫媽媽那才奇怪。不要看一下下是很好，連到下去就不同了，那是真修持了。正式練習還早呢。現在是外形。內容呢？幹什麼？大家坐得好好的，在禪堂裏半個鐘頭真不錯哦。你看這個禪堂不多不少也有一兩百個人吧？一兩百個人半個鐘頭以內沒有吵架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也沒有一個人敢動一下扭一下，是不是你們功夫到了？不是啦。因爲那麼多人看到你，這裏都一個一個過來看住彆住的。你也曉得明知道不能定，格老子也只好定他一下子。這也是定，什麼定？假假定。作假也可以定住了嘛。這是外形。裏面的思想怎麼靜下來？外形沒有什麼了不起，裏面的心境怎麼樣定下來？剛纔有兩位同學，好像溫州來的，我們的老鄉，來問我，女的是不是不能守丹田？我說你啊，最好提問題當衆出來問。因爲我答覆你一個，別人也可以聽到。這是無私。換句話我講話跟你一個人講半個鐘頭，我給一百一千人講，我實在劃得來。你一個人聽了你也劃不來，你再去講給人家聽，又講了話又變了。守丹田，道家的方法叫守竅，最好不要用。那要跟你講道家守竅的道理，不能守的道理多的很。你守這裏（南師手指自己天目穴）幹什麼？這裏有道啊？還是肚臍下面有道？還是哪裏有道？爲什麼要守它呢？那個是道家裏頭的偏差的道，叫做旁門左道。守了半天你修一萬年，不過修成這樣（南師拿出一具人體骷髏）吧？有用嗎？這個道理要搞清楚。講邏輯告訴你，能守者是心，所守者是竅。譬如唸佛，爲什麼禪宗到了後世要參一句話頭唸佛是誰？這是明、宋、南宋以後的禪宗了，已經變得一塌糊塗了。喜歡用參話頭。到了明朝、清朝，就參一個話頭－－唸佛是誰？我當年就不喜歡參。這個話頭啊分好幾種。一種是有義語，有意義的話，一種是無義語，沒有意義的話。譬如唸佛是誰，這是一句。什麼叫話頭？現在話就是問題。什麼問題啊？唸佛是誰。因爲我們學佛的，南無阿彌陀佛，這個是所念的佛號。能夠使你動起唸的那個是什麼東西？所以說唸佛是誰？你可以講唸佛是我埃我是誰？問題來了。我是這個肉體嗎？還是什麼東西？一路追下去。這個還不是參唸佛是誰的方法，不過是一路追話頭追下去。那麼這個守竅同唸佛同什麼一樣道理。你那個意識守到身體的某一部分。所守的是這個現象，能守的那個東西找到了，那個纔是道，纔是佛，你不要在這個肉體上搞了。你要問我女的爲什麼不能守丹田，女性跟男性是不同嘛，這個用不着解釋。你生理要我給你解釋，可惜了我如果是醫學院上課，你要是學醫的，那我痛痛快快畫圖給你解釋清楚了。因爲在這裏是很嚴肅的宗教場所，男女的形象身體就不同嘛。什麼叫守不得？譬如你練武功，練這個膀子，你天天看到它這裏練，練了半年以後，這個手特別粗，這是講守。所以你守丹田，注意打起坐來守這裏，充血在這裏，一充血，這個堤防一崩就不得了。就是這個道理那麼簡單，懂了沒有？所以假設守上竅，年級大了，一守這裏，好，血壓高了。最後，血壓一高了，一看紅光滿面，哎呀，真的有道埃一臉紅光就是血壓上升，到某一個時候真得道了，無疾而終－－血壓上來，腦充血，一下子就沒有了（死了），當然得道了。所以守上竅也不能。所以不能守竅。現在這個順便也答覆了你。講到靜下來思想怎麼停住的方法多的很，佛告訴你有八萬四千法門，八萬四千個方法，你看我們選定哪個方法？現在我們一般的先不講禪宗怎麼參話頭，一般講唸佛。千萬注意，唸佛，我現在是非常贊成大家唸佛的。很多人誤解，哎呀，南老師最討厭淨土宗，我說沒有這個話，我絕對崇拜淨土宗，提倡淨土宗，但是我不常講淨土宗。淨土宗是很了不起，淨土宗是大密宗，祕密；淨土宗也是大禪宗；淨土宗也是大止觀的方法。不過，大家不能隨便念，

要怎麼唸佛？南無阿彌陀佛，第一要注意，不能念成南無窩彌陀佛，不可以。南無阿（音啊）彌陀佛，不是窩。阿跟窩有什麼差別呢？這要學過梵文華嚴經的字母，阿……開口音，嘴巴張開，這個舌頭是平正的。心平氣和這個聲音發出去。世界上的一切東西，生、發，出生、發展，只有這個聲音。你看任何一個小孩生下來，第一次開口學講話，阿，阿，阿。窩是下墮的，向下沉的。當然大家曉得，南無（namo），你照廣東話讀就對了。爲什麼用南無這兩個字啊？後來密宗不用南無，那個南用另外一個南，無就是一個囊字一樣的，有時侯用謨。爲什麼呢？我們中國唐朝的國語就是廣東的客家話。後來唐朝亡了以後，政權轉移了向南方走，因此南方的人叫這些人是客人，所以變成客家了。廣東話、客家話包括閩南話是宋朝的國語，那個無字讀「謨」。廈門的話，有啊無啊的無，就讀成「謨」，就是這個謨。所以唐代的叫白話翻譯梵文，皈依兩個字，並沒有翻它的意義，不叫皈依，就翻音「南無」，南無兩個字就是皈依。阿彌陀佛的阿是梵文，剛纔講過了。我告訴你們大家喜歡修密宗啊唸咒子，世界上真正的咒語發音有個普賢如來根本咒，我現在傳給你們，也不灌頂，你們也不要我頂灌，就可以了。三個音，嗡（ong）阿（a）吽（hong）這三個音。這個宇宙人類萬物，就是三個根本音，嗡，你們課本上那個念成什麼啊？念成唵（an，ㄢ），爲什麼變成唵呢？因爲唐代的翻譯密宗，梵文翻過來「嗡」，那個字念嗡（ong），後來到了元朝蒙古人一念就嗡（eng），帶一點鼻音，再到漢人又翻譯蒙古人就變成唵就這樣了，一唵兩唵就唵得不曉得什麼唵了。嗡，喉嚨帶鼻音衝到腦部打通腦部氣脈，嗡，等於那個打鐘一樣，咚……阿，胸部的音，吽，丹田發音吽。嗡阿吽。那麼修密宗的呢有些一天到晚坐着念，他是祕密不讓你看見，自己手打一個手印放在裏頭，嗡嘛嗡……吽……就是說打通腦部、胸口、丹田，所有的氣並氣脈。所以淨土宗念南無阿彌陀佛的阿，這阿字音。阿字的意義啊，就是無量無邊，放開來。彌陀，壽與光。所以南無阿彌陀佛無量光壽佛，無量光無量壽。這個世界這個宇宙之間，什麼有這個光能、光源不動，不生不滅。無量的壽，時間，光，所以念南無阿彌陀佛。我們講了半天，並不是講淨土哦，還是迴轉講我們剛纔靜坐。就拿這句佛號來，修淨土的人就告訴你念佛，唸到一心不亂，看哪個做得到，一心不亂。你看我們大家念阿彌陀佛，你們年輕的又不肯念，又不想念，又不願意念，爲什麼我找他，阿彌陀佛應該來找我的啊，年輕人會有這種（想法）。這個你看一般人唸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們嘴裏念，心裏在想別的地方哦，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常講一個非常有趣很深刻的一個故事。有個媽媽，老太太，信淨土宗，天天在家裏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這個兒子啊，高中畢業要考大學，正很緊張，考試課，做功課。這個母親就在敲木魚唸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這個兒子看這個媽媽，聽得功課做不下去，吵死了。等到媽媽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這個兒子，「媽……媽……」，這個媽媽就把木魚停下來，做什麼？這個兒子一聲都不響。等一下她看兒子沒有事，又再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又敲起來。這個兒子看她敲的差不多，「媽……媽……」，這個媽媽：「幹什麼」？兒子又不響了。哎，好生氣。最後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還是念，兒子說，「媽……媽……」。這個媽媽就生氣了，你幹什麼？我要念佛你吵什麼嘛？這個兒子說，你看，媽媽我還是你生的是你的兒子，我不過只叫了三次，你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一天到晚叫他，他更給你氣死了。這個故事你覺得好像是取笑，很深刻的道理。唸佛沒有唸到一心不亂，我們一邊在唸，五點鐘了，肚子有點咕嚕嚕地響，不曉得幾時喫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不曉得晚上的素菜好不好，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這個太沒有用，這叫非定也。所以唸到一心不亂者，就是定。一心不亂，誰能夠做到？真做到了，兩個腿盤起唸佛，出聲也好不出聲也好，唸到了只有這一句佛，身體也忘記了腿也忘記了，思想一切都清靜了忘記了，只有這一念，唸到了最後，阿彌陀，佛都沒有了，一片空靈，也無身體也無我，那個是定的境界。很簡單。學佛，只要去做到。但是誰也做不到。現在最大的痛苦，大家就是覺得心裏不能靜下來，腦子不能靜下來對不對？用什麼方法使心真正靜下來，定下來，忘我忘身。如果真做到這樣，你一天只要一次能夠做到，嘿，等於你喫補藥三年。一秒鐘都做不到。怎麼樣做到呢？你要問問我嘍。我幾時告訴你，我也要喫飽了肚子才告訴你埃下座，晚上再說。

# 南禪七日第七盤

---南禪七日

現在我們先講修定，即使參禪、開悟了，大徹大悟了的人，學問怎麼樣好，智慧怎麼樣高，乃至有神通具備，能不能得定，這個是問題，這纔是一個大話頭，值得一參的，換句話說，真的禪宗所講的言下頓悟一下就開悟了，還要修持、不要修持能不能得定，這個修定的功夫就是大學上所講的，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扣個五年吧，老年扣了，只有十五年，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個定靜的功夫在教理上，同事實上，我們先要認識兩個項目，拿現在話講，一個修定的八個障礙，修行八個障礙，修定八個障礙，憂、喜、苦、樂、尋、伺，尋下面一個括弧「覺」字，伺就是觀，尋伺。出息入息，出入息，出息同入息，爲什麼不能得定，譬如我們想靜坐，坐在這裏，爲什麼不能真達到那個很好，最高的境界，那個靜，當然睡覺不是靜，睡覺是生活一個一個動態之一，不算靜，真達到了定靜的境界，不是睡覺，可是也不像現在這樣亂七八糟在思想，那個纔是定，不能達到，有心理障礙，我們一邊譬如還有事，心中有事，不是在煩惱東想西 想，不是壞事，就是好事，心理的現狀歸納起來，不是憂就是喜，譬如說，我現在想靜一下，不曉得靜不靜的下來，這個心理狀態就是憂，好像……嗯，不錯，這下有點甜頭了，蠻好，已經在那裏亂了，這是喜，心理狀態，苦樂，這個腿子受不了，痛苦，或者哪裏氣脈走通了，享受，苦樂的狀態，憂、喜、苦、樂。苦樂一半是生理的身體的，一半是心理的，憂喜是完全心理狀況，尋、伺、覺、觀，古代翻成，漢代以後翻譯「覺觀」兩個字，唐代翻譯「尋伺」。心理的狀態，感覺，這個思想能夠知覺的，我們這個思想，就在自己腦子裏頭，心理上專門找一個東西，自己也不曉得找些什麼，都在思想不能夠停留，觀。還有個心理狀態，等待，譬如有時候，你們下了課站在門外，愣在那裏，人家同學過來問，你幹什麼？啊，沒有埃你真的沒有，可是你愣住了，那個心理狀態是「伺」，覺觀，這個伺包括尋伺二個字，是整個的身心兩方面偏重於心理、精神方面的，所以障礙我們不能得定，最後兩個嚴重了，這個鼻子還要出氣，還要呼，還要吸，不能得定，那換句話說，真得定，鼻子呼吸停止了，幾乎停止了，所以不出息，不入息，不尋不伺，不憂不喜，不苦不樂，這八個障礙拿掉，才能定的一個狀態，這是一。第二，我們打坐坐起來一定碰上的，我們這位杭州來的這位汪曼之大老，她八十七歲，她一輩子做功夫，寫信給我就提到這個事，八觸，接觸的觸，動、癢、輕、重、冷、暖、澀、滑。這還是簡單的歸類，我們這個打坐，初步學定，不管你盤腿也好不盤腿，真的進入那個靜定的狀態裏頭去了，那你的身體身心一定起變化，這個變化在佛學名詞叫八觸，觸這個字就是交合牴觸的意思，你們都在佛學院的畢業出來的啊，色、聲、香、味、觸，這個觸跟受兩個相對，觸受是什麼東西，拿現在的話，就是交感，這個電視的插頭一樣插對了，或者插不對了，插不對了電線 要爆出來，你也受傷，插對了就通電了，都是觸的現象，觸是接觸，觸電這個觸。所以你真的對了，靜坐坐對了以後，你普通還做不到耶，你多坐一下，它來了，所以這個，你們武俠小說上寫的，有些走火入魔了，在這裏，這個「動」，靜坐坐得好的時候，有時候，分好多種，內部身體上，覺得這裏動，那裏動，氣動了，不過氣動了也要分清楚哦，我們在臺灣，現在這位同學已經是當教授了，當年也是打七，坐在一起，那個時候，我們人沒有現在這樣多啦，那個地方小地方，晚上他打七啊，他這個……我們現在還把這個故事當笑話講，晚上我們小參報告，每一天大家修持用功下來心得當衆作一個報告，他後來作報告，他很有趣，他說我今天下午啊好幾堂，一堂還二堂，氣脈通了，那個大腿背上一直在腰裏動，通過來，通過去，哦，好難過，不過我曉得氣脈通了，後來慢慢通到腿上了，後來到小肚子那裏，搞了半天是個蟑螂在裏頭。有這種事，所以現在在我們大家那裏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他現在本身還是教授了。所以動觸真的氣脈通了以後，有時候說以前當年叫打神拳，你坐在這裏自己，慢慢的都動起來了，你沒有意識哦，然後啊，這邊轉三圈，這邊搖三圈，這邊動兩下，這樣也動兩下，然後說哦，你們現在就高興得很特異功能來了，這是生命的作用發動了，自己意識不能定，定不住的時候就有動的現象，不是什麼上帝給你，也不是菩薩在你身上，也不是鬼，也不是神，生理必然的反應。動，有各種動，所以有許多特異功能的人，或者動了眼睛了，那個眼睛可以透視東西了，動了耳朵了，聽不見的聲音能夠聽見了，是真的，換句話說，不稀奇，這是生命本有的功能，但是瞭解了這個道理到那個時候反是不使它動，把它關閉掉，不然，你用到這一面去了，就糟了，你整個的道啊，佛啊，就不能完全成功，圓滿的成功了。「動」是一種現象，是必然，包括很多很多，所以一般說，今天練氣功啊，練什麼任督二脈打通，奇經八脈打通那不過是動的一種，真的有時候動得好，禪定那個生命的功能發起來，人真的可以懸空了，也是一種動態，這個生命是有這樣無比的潛力的功能。一種呢，發癢，身上長瘡，這個瘡是什麼，在胎兒，在孃胎時頭的所帶來的，不乾淨的，業氣的，都排泄了，那有許多啊，長的生的瘡啊，治不好，現在時代科學醫藥進步了，我們過去看到有些苦修行的老和尚，這裏長瘡，那裏到處爛了，又沒有藥，很痛苦，可是他們真了不起，自己把自己看空了不在乎，我們看了真難受，所以發癢，身上會長瘡爛，爛了的也有，各種各樣的怪病都會來，在佛法裏頭講，這個生命業氣之所生，父母的業、氣，所以要修持氣脈變化，儒家講變化氣質，那這一句話是科學的哦，氣與質，質就是物理的，生理的，硬把自己的身體，修到脫胎換骨轉來，變化氣質，會發生癢，所以動、癢，這都 是簡單隻講字眼，經過的個案，單獨的一個一個經過的各種病歷發生不一樣的。「輕」有時候，覺得身體到了某一個兩個腿也不能走路了，腰也動不了，我自己也有經驗，那個時候我到了四十多歲，爬樓梯兩個腳拿不起來了，但是我知道這是個用功的過程，我就不在乎你，我還有經驗告訴你們，都嚇死了，有一個階段，一個多月，拿這麼一張紙拿不住，就會掉了，可是我一點都不怕，我知道。所以要懂原理去實習的，還有經驗我告訴你，我有時走到路上，走路的時候，感覺到自己倒轉來，我頭在走路，腳在上面，我也不在乎，就看你怎麼樣，把我弄死看，自己看自己，既然要實驗嘛，修行就是把自己拿來進入這個道理中間去實驗，所以道家有兩句話我很欣賞它，「若要人不死，除非死個人」。這講很土的話，很有道理，你要修到長生不老，要修到不死的生命，除非你有準備死了的決心去修，一邊又這樣怕，那樣怕，我發暈了，我冷起來，老師啊，怎麼得了埃我說怎麼樣。我流鼻水哦，打坐好幾天都不好哦。那也打老師，所以給人家叫老師，天下最倒楣的事情是幹這個事，然後啊，大小便不通了，老師啊，這裏不通，那裏不通，都來問你，其實這個原理很簡單，只要搞通了。「輕」有時候身體非常輕，「重」拖不動了，都是過程，等於開車走路一樣，兩旁走的看到的環境不是目的地，不要怕，所以，動、癢、輕、重、冷，有時候怕風啊，隨時一坐，好像冷，衣服多……，有時候冬天可以穿一件衣服，都非究竟，都是身體氣質變化的現象的過程，有時候身體就乾枯了，皮膚都乾燥了，像木頭一樣，有時候潤滑的像嬰兒的肉體皮膚一樣，這些，這些在哪 裏有呢？諸位同學啊，你說你怎麼知道，我們佛經上都沒有看到過，你去找啊，我們大家的老師，也是我的老師，也是你們諸位的老師，這一方面的學問老師教的，是釋迦牟尼佛，那是大師兄們，舍利子啊，目連尊者有著作留下來，你們都不去看啊，《大毗婆娑論》裏關，包括《俱舍論》等等，好多東西在裏頭，好多寶物啊，都有啊，所以你們一般現在佛學院只讀一點普通的佛學，普通的經典，真的修持，真的……都沒有，等等《大毗婆娑論》等等啊，這個這些東西都有。那麼先把這些過程再告訴你們以後，現在我們差不多了，真的要去喫飯了，吃了飯，晚上幾點啊，今天是密集的，把課程趕快上完，明天要真的上來坐了。

我們現在再開始試坐一堂，不過這個禪堂頂上的風過來都不能出去，大家要保暖的準備好哦，尤其是真正靜坐以後，最重要是後腦跟兩個膝蓋頭，容易受風寒，後腦注意啊，我們好好坐一堂，試一下埃

次數多坐，一天多坐幾次，這是一個要點哦，千萬記住，這樣慢慢……，次數多坐，時間少坐，不要說，我要熬腿把時間拉長，完了，你就對……以後就會討厭靜坐了，

千萬注意，不要認爲熬腿是功夫，這是個大錯的，所以你寧可時間，初學的人，時間少坐，次數多坐，每一次下來，就像今天晚上，這個剛纔這一次，

短短時間，恰到好處，無比高興，自己好像快要證羅漢果那個樣子，不證個羅漢果也證個奇異果啊，「獼猴桃」那叫奇異果，就是這個，這是一個要點。

爲什麼，今天天氣特別不同，冷，我要給你時間下坐，我們不算打七哦，今天是我一天到晚賣嘴巴，所以以前有個老朋友就罵過我，像你呀，他是罵另外一個朋友，你啊，你來生的果報很慘。那個人說，怎麼慘 。你來生變南懷瑾的嘴巴。那個朋友說，這什麼意思埃會一天到晚把你用到晚，把你累死去。這個罵人罵的很藝術，所以我今天是連著賣嘴巴，是密集的下來，慢慢，看你們諸位進度，而決定這個，這個領導的一個方法，領導向那個方向走，譬如剛可是腦子裏思想還有沒有，有的，沒有靜下來，所以剛纔下午講到佛說了八萬四千法門，方法它有八萬四千個，爲什麼那麼多方法呢？都是對治法門，佛學的名詞叫「對治」，對症下藥，什麼毛病，給他喫什麼藥，因爲衆生一念之間有八萬四千煩惱，自己都不知道，我們這個人生，一念，什麼叫一念啊，我們鼻子一呼一吸一來回這個階段叫一念，這一念的這個時間裏頭，我們覺得自己沒有想，有八萬四千個煩惱，自己不知道，假使你都看得清楚，這個人就差不多了，怎麼證明呢？譬如你在做筆記，譬如你寫一封信，你寫的手下寫的，跟不上腦子，腦子你要寫一封給朋友的信，給爸爸媽媽的信，乃至寫一封給朋友的情書，要想說的話一大堆，腦子已經想了好多過去了，手下不過寫了百把個字，就是說那個亂動的煩惱思想太才大家坐得很好，這叫什麼呢？空心靜坐，沒有內容的，靜是靜得蠻好，飯也喫飽了，毯子也包裹得暖和，這個人生就是爲了溫飽，又溫暖，飯又飽了，哪有不好，天堂也沒有這樣好，也不過如此，多了，所以不能得定。喫飯以前介紹了，八種障礙，不能得定，同時也介紹了靜坐當中容易發生的現象，歸納原則是八觸，其實還很多，不過講大原則，真正不能得定，打坐容易犯兩個毛病，這個大家都知道，一個是散亂，一個是昏沉。什麼叫做散亂，我們人坐在這裏，實際上心裏頭腦子的思想沒有停留過，這個想啊，比電子跳動還快，這個思想，那個思想，你覺得沒有思想，已經想了很多了，等你感覺到，已經是一大堆灰塵已經飛過去了，這個叫散亂。功夫用的差不多，久了，好像沒有那麼多的雜亂思想， 可是呢，還有輕微的思想，等於昨天講到，「非想」不是想，非非想，不能說它不是想，這一種「掉舉」。散亂分兩種，粗的叫散亂，細的叫掉舉。粗的散亂就是我們的思想亂想，掉舉等於人，沒有睡，靠在那裏昏昏迷迷的，你說，人家說你睡了，沒有，你講話我都知道，可是他還真睡過，睡了一下，那一種情形叫掉舉。掉舉就是一個電子沒有關好，咚咚，跳一下，你們有經驗吧？那個熱水瓶有一天沒有塞好，噗，呲……，怕這個叫掉舉。我們這個內在的情形，所以不能得定，不掉舉是昏沉，大的昏沉就是睡眠了，譬如說坐起來在那裏已經不知道了，以爲自己得定，實際上是睡覺，但是你也覺得沒有睡覺啊，這個是昏沉，糊裏糊塗了。你看看我們這個人生一輩子，活了一輩子，除了睡覺以外，一醒了，眼睛還沒有張開，散亂的心來了，這樣、那樣思想就來了，所以我常常問人，你有本事知道明天早晨第一個想的思想是什麼，如果你能夠，今天先做下記號來，明天會知道，那我馬上皈依你，我叫你師公、師太、師師公都可以，你做得到嗎？還有你能夠知道自己是怎麼睡去的嗎？睡，怎麼樣睡去，睡着了。所以我們人生啊，生，不曉得從哪裏來，佛說的是這樣投胎的，這個話如果一個很強的人那是，不要迷信，那釋迦牟尼佛亂說，誰又知道，我來怎麼投胎，生不知來去，死後真的有沒有，有中陰身嗎？有鬼嗎？還有來生嗎？誰知道，你們都信嗎？你們勸人家都信，自己老實講，心裏還是打問號的，不知道，所以都在這個昏迷中。現在諸位也信佛了，也出家了，你以爲叫做修行，我們現在……，明天大概要發《瑜伽師地論》，彌勒菩薩所講的，當來的教主，彌勒佛，他所說的。

我們現在要修行，五個步驟，這五個步驟注意喲，資糧位，資本的資，糧食的糧。由一個普通人想做到自己超凡入聖，做個小生意也要資本嘛，走路、做個勞動也要喫糧食嘛，所以第一步是修習資糧位，我們一個普通的人，出家也好，在家也好，要修到成佛悟道，你有沒有這個悟道的本錢，先要去賺這個本錢，偷雞也要一把米呀，結果你米還沒有想偷個什麼雞啊，第一步先要偷米，做小偷也有個道理耶，我們學佛是做小偷哦，你說每一個人都是這個樣子，也沒有是……言不壓衆貌不驚人，佛有三十二相，我們大概十來相也沒有，我們有一個什麼相啊？不知道，還想成佛得道，談何容易，不是偷嗎？做小偷嘛，想偷到佛位，但是不怕，真能給你偷到佛位，先要準備資糧位。這個資本是兩種，福德資糧，智慧資糧。先培養福報，福報怎麼培養？從做人開始，做人做事的開始。做人做事，我們的文化，儒家、佛家、道家，中國的統統講這個東西，做好一個人，太難，太難，太難了，如果我是一個辦……，真的我想辦一個學校辦一個教育，當年我在臺灣跟首愚法師，在閉關的時候也試過辦一下，現在這幾位，宏忍師、永會師她們這幾位，餘正如這一班人，還能夠跟到我做點事，都是當年嚴格受這個訓練出來，但是我還沒有覺得嚴，像你們這樣鬆鬆的，教不嚴，師之惰，養不教，父之過。大概你們沒有讀過，是嚴師，很嚴厲的老師，嚴師出高徒，不是名師出高徒啊，你們這裏老和尚太慈悲了，太好了，你看你們這裏，要我來做老和尚的小和尚，要管你們啊，那對不起，纔不是那麼松，至少我精神比你好，不睡就不睡，不喫就不喫，打架就打，做狗爬，我也會爬，樣樣都給你趕上來，就逼你們上路，所以你們注意哦，做人做事，尤其學佛的人，多替人家著想，不要光顧自己，尤其出家千萬注意六和敬，六和敬，是哪六樣東西？你們都是佛學院的高材生，比我好多了，哪六樣東西啊？你講，你講呀，你去寫啊，現在就……不要笑，我隨便抽籤啊，抽一個出來，講得出來，當場寫得出來，一百塊錢，抽哪一個，你抽，不要問了，問哪個會寫，你抽嘛，抽到哪個就是哪個，十八號是哪 一位，運氣太好了，你當選了，六和敬，這一百塊錢我輸了，這個，這位會寫的出來，我看那個樣子，你們走私都可以，他寫不出來，漏個消息，反正一百塊，嘿，吳振鵬，一百塊拿出來等，當場就要給獎金，不錯，出家叫僧團，共同生活在一起，就是六和敬，這個六和敬，是真正的，中國、印度東方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最高的境界，所以當年，我也研究共產主義，他那個算什麼，那個共產主義的領袖是釋迦牟尼耶，真的，他早做到了，所以社會團體，彼此，身和同住，再出一獎看，又是一百塊，請你來解釋，你解釋得比我好，當然你解釋好了，我說你不好，我就省一百塊錢，但是哪一位，考考大家，身和同住，怎麼叫身和？不打架叫身體和啊，還是什麼意思，身體怎麼才和，所以我們古代的文化，問候老前輩，問候父母，身體和安否？絕對的健康，身體，身和同住，彼此，彼此之間沒有這個，磨擦，身和同住，沒有你看我的眼睛不對，我看你鼻子歪了，然後你看到我眼睛斜斜偏過頭去了，我看到你呀，鼻子摸一摸歪過脖子去了，這不和了，彼此，身和同祝口和同諍，沒有說髒話，也沒有說討厭人的話，也沒有挑撥是非，也沒有說別人的不對。意和同悅，思想意識是相同的，一個團體。戒和同修，譬如說，要出門了大家怎麼走，怎麼喫飯，所有的戒律、威儀都是和，不是合攏的合，是和字哦，是和平。利和同均，共產主義，你有十塊錢，咱們八個人平等，一個人分一塊二毛錢吧（搖手而笑），共同的利益，誰也沒有私心，天下爲公。見和同解 ，思想是相同的見解。就是這個，這樣六和敬，只要在基本上六和敬做起，就學了做人，我們諸位同學，每天反省自己做到了多少，能夠做到多少，第一個先學會……，先學會，我們的未來的教主，現在大菩薩，彌勒菩薩那個笑容，千萬笑容學會了，你成佛一半了，和氣就生財，不要老是看到人啊，那個樣子，就是這個樣子啊，那是（第七條）氣和不安啊，那就糟糕了。六和敬是修福德初步，至於慈悲喜捨，幫助人家多做好事，我們普通的教育，教一個孩子，日行一善，一天一定要做一件好事，什麼是好事，你說我也做了，那個這個路上有塊磚頭，我都把它搬到那裏去了，免得碰到人家的腳，是好事，小之又校所以修神仙、學佛，福德不夠，你怎麼樣修持都是沒有用的，我的經驗告訴你，真的，多做一件好事，自己的那個智慧，多開發一些，那個道理的功夫，咚，就大躍進，跳一步，我決不騙你，我自己的親身體驗，還常常如此，所以我自己講自己，我這幾位老朋友都知道，我說我有一個毛病，我的毛病是什麼，把人家的棺材抬到自己家裏來哭，就這樣一個毛病，這個毛病我還戒不掉呢。人家家裏死了人棺材抬到自己家裏來哭，不是多此一舉嘛，可是你要學佛，行菩薩道，就是要這個精神，多爲人家著想，我還做不到，吹牛是吹埃這個福報修夠了，福德的這個修，修了做了好事，就會成道成佛嗎？不過是走成佛之路的一點資本而已啊，福德資糧。

第二是，智慧資糧，這叫福、智二資糧，也有經典上叫福智二嚴，莊嚴那個嚴，福德莊嚴、智慧莊嚴，所以叫福智二嚴，福報要好，什麼是福報啊？你看六和敬，平安就是福。所以我常常告訴同學們，我一輩子寫信給人家，下面是什麼，祝你好，祝你保啊，我都沒有的，祝你平安，平安就是福，人生難得平安的。古人有兩句詩，百年，活了一百歲，一百年，百年三萬六千日，一百年不過三萬六千天，不在愁中即病中，這個日子很不舒服啊，不在煩惱痛苦中，就在生病中。百年三萬六千日，不在愁中即病中。你看，我們算算自己的帳，假設六十歲做一輩子，諸位，我們學佛的人，這個很重要，帳要算清楚，六十歲一輩子，三十年都在牀上睡覺睡掉了，只有三十年，這個三十年當中，前面十歲或者十幾歲就高明一點算十歲，不懂事，小孩時候，除掉了，後面老了，年的小孩子不懂事，除了，不要扣的太多，太慘了，扣個五年，老年扣了，只有十五年，十五年活到這個十來年，或者算少一點，五年，也不大算數，老了，都不行了，剩下只有多少，三十年，除了十這個人生，三餐飯，一蹲大便，還有小便，亂七八糟耽誤掉，你看只有活了幾年，你算算，這幾年當中呢，不在痛苦煩惱，就在生病，大家沒有算過這個帳吧，因爲我也學過會計的，所以算得蠻好的，這叫成本會計，我們那個陳博士告訴我，我向他學的會計，這是成本會計，你看生命就是這樣，所以在這樣短暫的生命裏面，不努力精進修持，這個生命的意義活得是毫無價值，如果對世界對人類沒有貢獻，學佛就要度衆生，我是常常勸人家，有些同學們，我要去專修度衆生，我常常勸人家，你先去專修，只怕自己不成佛，不怕沒有衆生度，自己修行還有沒有好，我要去弘法利生，度人去，千萬記住哦，只怕我自己不成佛，不怕沒有衆生度哦，如果匆匆忙忙剃了光頭，學了一點要去弘法，要去蓋廟子，說去利衆生，你要去度衆生啊，老實講，反被衆生度，都是衆生度了我，所以福德資糧要嚴厲的修，換句話，你們今天能夠出家我們大家居士們能夠學佛，不過是隨便你打坐也好，用功也好，唸咒子也好，拜佛也好，統統在修福德資糧的初步。談不上，智慧資糧沒有，福報真大了的人，智慧一定大，真的，世間的福報，有錢都可以買得到，有權有錢都可以買得到，智慧學問是錢買不到的呀，它一毛錢都不值，可是你就達不到，爲什麼你的智慧學問沒有那麼高？因爲你不修福德資糧，所以修行第一步，資糧位是修這兩個東西，福德資糧修好了，才修加行位，像我們打坐、參禪、唸佛、修行，是加行位，四層。什麼叫加行？就是現在工商界叫加工啦，來料加工，來料加工對不對呀？加工的位置，什麼參禪、悟道，也不過是加工的位置，

# 南禪七日第八盤

---南禪七日

（這一盤主要是講修出入息）

像我們打坐、參禪、唸佛、修行是加行位，四層。什麼叫加行？就是現在工商界叫加工啦。來料加工，來料加工對不對呀？加工的位置。什麼參禪、悟道也不過是加工的位置。打坐修行不過是加工位而已。加行位叫加行。第二位。由這樣到見道位兩個大阿僧袛劫了。多生多世修來，纔能夠見道、悟道。第三是見道位。所以禪宗的六祖壇經你們也看過，五祖告訴六祖，不見本性，修法無益。這是見道位。見道了，這個「見」，不是眼睛看見的見哦！你悟道哦！第四步。見道位以後纔是修道位，悟後起修。這是五祖告訴六祖的不見本性，修法無益。悟後起修，起修了，見道位以後纔是修道位。所以十地菩薩、初地菩薩，二地菩薩，到十地菩薩。都是修道位上的事啊！最後成佛叫究竟位。這五位三大阿僧衹劫修行。 剛纔我們講到，所謂由凡夫，什麼叫凡夫？平凡的人，一個普通人。古文叫作凡夫，就是一個「人」的代號。凡者，就是平凡，平凡的意思，就是普通人。由一個凡夫而到達成佛之路的五位修持的這個程序.

我們汪曼老，這位汪曼老，大居士修持學問都很好了，八十八了，今年。從杭州來，馬上給我送個條子來，汪曼老提出抗議，不是抗議，說笑話。汪曼老說，關於見道以後，修道，才能修道。剛纔說見道以後修道，修道以後纔到究竟位。六祖壇經上有提出，不見本性……見道以後才能修道，他說一般人對於這個問題，學佛的人時常有爭論。如果確認是這樣的話，世界上大家修行人更少了，更害怕了。不能見道怎麼修？她提得很好。她說人家問到她她說我也不能解答，才問，所以問我，

這個爭論從古到今存在的，尤其在禪宗門下有三種，一說，見道以後，悟後起修。才能修行，一說，另一種說「先修後悟」，所以有前……又是一種說，修跟悟修道跟見道同時並進。這同我們做人學佛的行爲一樣，自利以後，自度以後再度人，自利以後再利他。但是佛在楞嚴經也講過，自未得度，自己還沒有得道，先度他人，菩薩發心，自覺已圓，自己已經圓滿成功，復覺他者，再來度脫法界一切衆生，如來應世，這是活的佛。同樣的，同這個問題一樣，叫他們不必爭論了。也沒有什麼害怕的。先見道也罷，先修道也罷，真的修行的人不怕說我還沒有見道，還計較，這還有計較心，等於到百貨店買東西，還想這樣佔一點，多便宜一點，這樣的心理來修行，有屁用。沒有用的啊，管他見道也好，修道也好，都不對了。沒有計較心，沒有爭論心，才能可以修道。大菩薩，本人答覆你是如此，對與不對我不知道。現在我們開了幾堂座，這樣我們時間也不多啊，六、七天，今天已經過了，你們做早晚功課，是日什麼……我的國語不標準的，是日已過，如少水魚，斯有何樂，今天去了就沒有了，後面剩下來，號稱六天，六天後面最後一天，大概關於在算價錢，只剩四、五天啦，一搖頭就過了，所以我們要加工，加工。剛纔迴轉來講你們的靜坐。晚上嘛，我好捨不得，給那位同學賺走了一百塊錢，這個多心痛埃不過他還賺得真好。總算有人答出來了。現在我還要拿獎金來擺到，看我們這次聽課以後，假使過一年、半年，我再到這個地方來，看有幾個成功的，不過有個條件，我要發獎金，但是還有個附帶條件，你成功了，千萬要收我做皈依弟子，我要拜你爲師的，好帶領我一下，不要忘記了。

我們講修行的內容，我們的汪曼老，她，我本來不認識。她跟我兩個……她看了，大概是那個何菩薩，何澤霖菩薩寄了那個《如何修證佛法》給她看了，她看了《如何修證佛法》。這個因此結上緣。《如何修證佛法》所講的，我特別強調一個，強調一般人講修持的數息法門。你們都知道吧。數息這個法門都知道吧？不要客氣了，不是說你們都修到了，這個名稱都知道，都聽過沒有？都聽過埃你們有真實去實行過沒有？沒有。這都是老實話。數息觀，是根據智者大師，天台宗真正真實的功夫修出來的，六妙門，六個妙門。六個很巧妙的法門。哪六個妙門？這個一定會有答得出來的。有沒有，哪六個妙門？你們同學們哪個答出來？（下面聽者答話聽不清）請坐。

這六個字，包括六個法門。數息、隨息、止息，前面三個。觀，不加息字了。還、淨，淨土的淨。這六個字叫六妙門。那麼現在一般我們國內，所有的氣功阿武功啊，統統練氣功的都走這條路子。你曉得吧。中國的武功、氣功、道功，還有一些，很多的祕密的法門。搞了半天，都是走這六妙門的前半節，三個字的法門。再加上了一個祕密的咒語。嗡嘛呢叭彌吽，六字大明咒。四臂觀音菩薩，四隻手的六字大明咒。不要唸成「唵」（ㄢ）了。第一個字「嗡」，「嗡」頭部發音，嘛呢叭彌吽。實際上同氣脈有關係的。嗡，這裏（頭部）。嘛呢叭彌吽。這是四臂觀音的六字大明咒，屬於密宗部份。你去查查看，一般有特異功能的，修特異功能所謂氣功師的，修病治的，除了這幾大套之外，沒有第二套。

當年在北方，這幾十年沒有了，還有個教派，在黃河南北叫「理」門。理教不抽菸、不喝酒，戒律很清嚴，都是在家人。所以一來，一看。你是在理的埃不錯，我在理，道理那個理，理教。理教也有密宗的，修五個字的咒語，有個咒語只五個字。傳給你了以後，你好好去修。刀也砍不進，槍也打不進來，那個神通廣大。當年我們年輕的時候都要去摸一下看。這五個字的咒語有那麼大的威力，而且不出聲的念，要命的時候纔出聲，威力大得很。結果就去找師父，拜師呀！要供養拿供養，要叩頭就叩頭。不光叩頭，連叩腿都幹啊！連兩條腿跪下來。連磕頭跪下來，只要你傳給我能夠得道，結果傳了五個字祕密真言。六耳不同傳，你兩個人和師父，六個耳朵，不傳了。只能他嘴脣傳到你耳朵裏，這個祕密吧。結果傳了。五個字，我現在把它公開了，你們好好去修，也有威力無比。哪五個字啊，要不要呀？要不要聽呀？你看，好奇的又來了。我們好奇朋友。五個字，祕密得很哦。觀世音菩薩。你們不要笑哦。爲什麼你，我們念起來不靈，就是因爲給你這一笑，笑壞了，真的哦。他絕對的誠懇，相信。那個精神合一，它絕對起作用。所以我講我這些親自經歷的故事給你們聽，我比釋迦牟尼佛拜的那些旁門左道的那些玩得多了。還有，在武漢那個階段。湖南有一派。一杯水，拿來放在手上，都不是出家人，在家人。你生病，唸咒子。唸完了，拿去喝了，病就好了。真的哦。也是三教合一的。這個很稀奇，結果又去拜門。那很困難了，什麼引禮師、引證師、這個師、那個師，已經把你一身都撕破了，然後才找到那個老師。找到了，總算傳給你道，他們用得靈，我用不靈，同你們一樣的。觀世音菩薩，你們嘿嘿一笑當然不靈了。結果他傳給我什麼東西啊，我以爲也是大悲咒，也是密宗，不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我十一歲都背得滾瓜一樣的熟了，還聽你這一套，可是他們用得靈。所以，靈不靈不在經典不在咒語，還是民間中國文化三個字，誠則靈。所以基督教講信者得救，不是沒有道理埃就是這個道理。

講止觀六妙門不要扯開了。可是智者大師的六妙門根據什麼來的呢？《達摩禪經》來的，參合了《大毗婆娑論》這些，舍利子、目連尊者等等的著作，修持法門。所以大家呢，日本、中國，很多修道都在數息。數息，打起坐來聽自己的呼吸。進來、出去，這個你們都聽過的對不對，都學過的，不要浪費我的嘴巴了，是不是，都知道吧，都聽過了，學人不開口，諸佛菩薩下不了手。你們都不開口的，那有什麼辦法。都聽過了沒有？對了，就可以省下來了，所以我常常講，你們數息，怎麼樣叫數息，根本就不懂。一進一出，數一二，你數個一千息、一萬息，或者數倒息，倒轉來數，數了半天還在呼吸，呼吸是生滅法，搞些什麼東西，《達摩禪經》今天真的給你講，這個法門是根據什麼？《達摩禪經》叫修「安那般那」，安那是出息，般那是入息，梵文的翻譯。在中文簡稱「出入息」。你們聽完了，你等一下就可以打起坐來，好好作試驗，成道很快，成功也很快。現在，首先一個問題要解決，在所有人學佛的觀念，都曉得坐起來修出入息，修了半天一點影子都沒有，假定在座有一個人修出入息的，有一點心得，我一望而知就看出來了，對不住，不是小看你們，也許我看錯了，該打屁股，沒有。不是你們，大家都搞錯了。

我們的呼吸，叫呼吸，呼出去叫出息，入進來吸進來叫入息。安那般那梵文，出、入、息，三樣，你注意哦。大家把這個書，佛經讀錯了，出、入、息，一出一入，呼吸是生滅法，一來一往，你體會一下看，你們先體會，一邊寫字一邊體會，這是關於你們真正修持的，不要聽我吹牛。不然你白聽了，我也白講了，沒有道理。你自己一邊開眼也好，閉眼也好，一邊聽，一邊觀察自己呼吸，我們的呼吸出去，進來，中間有一剎那停留的。出來，出去，進來，進來，出去，這個中間交接的時候，一剎那空檔，所以叫你修出入息，尤其像現在的晚上，唉，現在是風平浪靜，白天風很大很冷，假使你現在注意出息，不要注意入息。把它一放出去了以後，你心念一停，停那一下，不呼不吸，那一剎那之間，你試試看。你馬上感覺到也不冷了，也不同了。你諸位試試看，是不是這樣，不是看我臉上，我臉上沒有你的出入息。出入息在你那一邊，一出一入，不要故意哦，人自然有呼吸，你看當一呼一吸之間，出入息，這個一定住了以後，你當下氣好像，很短暫，氣也慢慢好像和順了，定住了，念頭、思想、雜念也少了。大家搞錯了，數息，這個一呼一吸，這個停住之間，你開始勉強點，忍一下也可以。你停住一點，這樣一來回停住這一下，把它記住，記住不是呼吸囉，那是思想，這是一次了，這叫數。然後再出入，停住，慢慢要停的階段，這一段不呼不吸越來越長，第二次數，二。所以叫做數息，是數這個。那麼一般跟你講數出息，或者出去的時候記數，或者是入進來的時候記數，你只要記個兩、三次，五、六次，只要心念專一了，你就跟到氣息停住不要轉了，那就是「隨息」，很快。這樣聽懂了沒有，諸位大菩薩們聽懂了沒有？真懂了沒有？你們都是我的父母，我講清楚，爸爸媽媽們，真的，不要浪費了，試試看。真的聽懂了恭喜你們。修智慧福德資糧，智慧資糧，再加行，很快就上路，所以，息者止息。息也就是休息，休息就是念定住了，你看，有好幾位，懂了一點點，慢慢如此修去做，就行了。先有點勉強，慢慢就自然，你懂了這個，明天就告訴你修息，而且要想得戒定慧，要想得神通開智慧，非常的快，所以汪曼老看了我那本《如何修證佛法》才提出來。你們看看，釋迦牟尼佛教兒子修行的法門是這個，但是，大家看經典，包括這些人看經都亂看。佛怎麼說呢？在《阿含經》上說得很多。息長知長，教羅睺羅尊者，羅睺羅尊者是他的兒子，他也把他弄來出家了嘛，羅睺羅尊者佛的兒子到現在還在這世間，他沒有死哦。釋迦牟尼佛吩咐四個人，還暫時不死的哦，留形住世。迦葉尊者一個，羅睺羅一個，賓頭盧尊者一個，君荼鉢嘆一個。四位羅漢，還沒有死哦。爲什麼能夠就是長生不老。爲什麼呢？修什麼法門你們去研究。佛告訴羅睺羅法門，息長知長，息短知短，或者息冷知冷，息暖知暖。大家一看了這個書，看了這個佛經，認爲都看懂了。「息」你們自己下註解，大家都，就是呼吸，呼吸長，就覺得呼吸長，在那裏練氣功了。以爲是……把簡單的文字搞複雜了。息長，一呼一吸，一生滅來去，以後停住了，不呼不吸，這個時間長，知道長了，這個時間，這是一下。一下就過去了，知道短。息長知長，息短知短是這個道理。這一下幫助大家，都懂了吧？你試試看，不能講多了，講多了，我的膏藥一樣都賣完了，明天沒得戲唱了。不過在休息以後，修這個安那般那的法門，成就是非常快的，轉變身心氣質也非常快，再配合止觀，配合般若，配合顯教、密宗各種修法是非常快的。

那麼在修這個安那般那這個以前，那麼在六妙門上也講到了，假使身體有不舒服，有六個字，你們都曉得了，都曉得吧，六個字，治病的方法，都知道嗎？又來了，都知道不知道，記得不記得？呵、呼、你寫嘛、寫嘛，不要等我來啦。（對寫黑板的同學說，好象是李淑君）曉得六個字，噓、吹、嘻、嘿（呵？），對了嘛。吹、嘻，歡喜的喜，口字旁有個喜。還有個「呬」，這個大家都知道，是不是都知道，都知道。真不知道，你們不是上過這個課嗎？沒有埃六妙門沒有上過的呀？教務長，下一次把六妙門好好拿出來研究研究吧。有些同學知道吧，呵、呼、噓，（嘻、吹、呬）這六個字你不要小看了它，如果你真修好，身體非常健康，而且容易得定，有心臟，「呵」字對心臟，心臟不舒服有病，多修這個，這種這幾個字呢。第一，每修一個字的時候，念一個字的時候，不準出聲音，意念上有這個聲音，嘴巴的形式也有這個聲音，但是聲音聽不見的，這是六個都一樣。第二，這六個字啊，最好用客家話念，或者廣東語與閩南話念，用國語念都不對了，記住哦。你看，你的嘴也是嘴我的嘴也是嘴，都記一下，嘴形念「呵」字，你們會廣東話、閩南話，「呵」字念什麼？「呵」字念什麼？口字旁一個可，你們有沒有廣東客家人在這裏？哪一位，閩南話這呵字念「哈」，不知道哪位講話請站起來，廣東話「呵」字，這個「呵」字念「哈」嗎？不對哦。對，那個是對的（南師手指後面一個出聲的同學），「呵」不是「哈」，還是「哈」，這個話是廣東發音，就是這個嘴形的發音，不要念可字，臉張開笑，把所有的濁氣都吐掉，假使心臟有問題的人經常念這個，然後把這個濁氣呼完了，靜下來，你不要管進來的氣，我們人爲什麼要呼吸，我們這個生命活着呼吸是什麼道理，明天再補充。這個氣進來，是氧氣，一到身體內就變成碳氣，所以急於要把碳氣呼出去，不然就得病，所以有呼有吸。所以呵字管心臟部分的，就要念這個音。「呼」管腸、脾胃、腸胃，你自己體會那個嘴形這個發音不同的，你儘量把氣這個濁氣呼完了，自然給它停下，不要吸氣進來它自然會吸進來，這「呼」。這個「噓」字呢也不能照國語唸了，又要照客家話，客家話念什麼音，大聲講，你也會了，噓，對了，反正照客家話、廣東話閩南話對了，照現在國語念不對。現在的國語是當時在北方北京過來的，或者北京靠北一點的過來，是滿清三百年來的國語，客家話、廣東話是唐朝的國語。閩南話、福建話是宋朝的國語。那麼我們這些佛經翻譯都是唐宋時代，所以發音不能照現在讀，很多搞不對了。這樣懂了吧，所以這個「噓」不念這個虛字，不是照國語「噓」這是肝臟的。「吹」就是念「吹」了，嘴巴尖起來唸，關於腎臟的。這個「嘻」字呢，不念喜，閩南話念，這個客家話念什麼？對了，「嘻」是管三焦的，管三焦哦。這個胸部這個這個淋巴腺，胸上腺，等等……，這是管三焦的，就是你看學彌勒菩薩一樣，「嘻」我們笑起來「嘻」，這個「嘻」字這樣管三焦。你看，你真痛快地拉開嘛，不要出聲音，你自己覺得腦得門這裏就放鬆了嘛，身體鬆了嘛，三焦的濁氣都出來了。試試看，來嘛，我們大家學瘋子嘛，不學佛，就是這樣「嘻」字。這個「呬」也要照客家音發，這個我就對不起，發不來，你大聲點，比我高明，客家音，「呬」字發音照廣東話、閩南話嘛，這個「呬」字，還是「呬」差不多，照閩南話、廣東話，這六個字非常有效的，所以你上座以前先用這個調好氣，然後做安那般那，注意「止息」，這個「息」字這一段，一進一出之間多定住一下，效果就很快了，成就也很快。

出、入、息，這個修法，差不多有所成就的，這些祖師們，多半是帶到修這個加行法而得成就的，很重要。那麼後來發展成密宗所謂修氣修脈，道家的這些修氣功的發展，都是這個法門演變出來的，我們知道現在這個生命活到，這個生命只是兩樣東西組合的，一個是感覺，一個是知覺，感覺狀態就是觸法，觸與受，知覺就是思與想。在佛學裏頭思想兩個字有層次的差別。我們現在腦子裏頭，心裏頭，能夠想的，這個叫做妄想。「思」不是這個想，想是很粗的，思是很細。譬如我們今天，天氣冷了，大家出來忘記了戴帽子，然後坐在這裏一邊頭髮冷，一邊想家裏那個帽子放在什麼地方，而這裏還在聽課，還在記錄，還在想呢，那個心念，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那個是「思」。這幾句古詞念過的吧，總應該知道吧，你們這些小孩子的時候念古人的詞沒唸過啊，奇怪囉。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這是古詞哦，古人的詞句、名句、名作，那麼全首是：「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庭院鎖深秋。」李後主的名句。「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次序是這樣。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無言獨上西樓，是第一句，次序（指點寫黑板的同學寫的次序）。大家都說李後主的詞，那真是好埃無言獨上西樓，如果我常常跟同學們上文學的課，那講法就不是這樣的啊，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多美埃文學就是文學，月如鉤，如果拿科學來研究啊，上半有弦，還是下半有弦？上半月的月亮還是一鉤，下半月還是一鉤，上半月的鉤是怎麼樣，倒鉤還是反鉤？下半月是哪個鉤，我們大家都活了二、三十歲，也看過好多次月亮，上半月的月亮同下半月的月亮，有什麼不同？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定沒有注意，所以不是藝術家，也不是畫家，也不是科學家，只有窩在家裏討一個太太，一個女的站在旁過看一條豬那個家，這個都不知道。我們上文學課講個笑話，如果是：無言獨上西樓，月如盤。一點味道都沒有，那就不是文學境界了。十五的月亮像個盤子一樣，那下一句不是「無言獨上西樓，月如盤，紅燒的麪包喫不完」。那就不叫文學了，對不對？「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那個味道之好，好得個文學的味道。廈門城外普陀寺，這個味道不大夠。好像那個紅燒肉啊，發乾了的火腿一樣，味道不好。「姑蘇城外寒山寺，」那就像蘇州菜一樣，又脆又嫩又溫柔。這個文學境界就是那麼不同。不是跟你們講笑話，所以你們寫一篇佛學的文章，寫一封信不同。像我們這裏有一位上海的女青年，寫一本書叫做『禪林漫步』，她的文學境界蠻高的，寫得很有味道。我剛纔在那裏看到她，我說你帶幾本來沒有？她只帶了幾本。我說多帶點來埃文學的修養，古代的高僧每一個文學都很高的。譬如……，又亂扯，扯到這裏，想用功夫……沒有關係，反正要睡覺了。唐代的高僧，這是你們同學啦，貫休禪師，那還得了。唐朝的名畫十八羅漢，那個古怪的就是他畫的。他是大和尚，詩好、文學好、畫好。他在浙江，五代的時候。五代時候，浙江一個人，做鹽販出身，稱王的叫錢鏐。在杭州稱王，所以叫越王。杭州西湖上那個越王廟還在，現在，現在不過變成財神廟了，另外一個東西。貫休禪師那個錢王是在浙江一帶稱王，這個錢鏐父子，在江南稱王，可是都很信佛，我們最有名的一位大師，禪淨雙修，又是禪宗悟道講淨土的，這是哪一位？宋朝，哪一位？都是你們老同學呀，永明壽禪師，就是錢鏐的部下、將領，後來出家了就是大師。錢鏐父子都很敬重他，貫休禪師那詩也好、畫也好。有一天，錢鏐請客，招待「政協委員」、「國大代表」、「立法院」，社會名流都來，把貫休也請來了。酒喫完了，飯喫完了，叫貫休寫兩句詩，貫休寫詩給錢王，他是他護法大老闆嘛。有權又有地位，也有錢，當然寫囉。兩句名詩「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光寒十四州。」那真是好，把當時他的錢王，這個越王的威風也寫出來了，「滿堂花醉三千客」，孟嘗君門下三千翁，講他的威風。這個威風「一劍光寒十四州」，好啊！大家全體叫好。這個和尚的名句，越王錢鏐看了也叫好，不過拿到看，「一劍光寒十四州」，師父呀，可不可以改一下，他有野心哦，他想統一中國啊，只是在浙江稱王，不幹。但是不好講的，看這個和尚師父「一劍光寒十四州」，師父呀，可不可以改一下，貫休禪師的文人的毛病，出家人修道的人毛病來了，習氣來了。不改，不能改，你要怎麼改。這兩個字換一換好不好？怎麼換？「一劍光寒四十州」，貫休和尚說「不改」，站起來走了。他想討這個出家的師父一個口氣，「一劍光寒四十州」，可以統一中國了。結果老師父只給他寫「一劍光寒十四州」，只能偏向於東南一省了，這貫休禪師就走了，走了就走到四川，年紀也大了，那個時候，五代時代浙江是錢鏐稱王，四川是王建稱王，王建，四川是王建稱王。王建一聽到唐宋時代一個和尚，一位高僧來了，那真是現在請到世界的權威的大科學家，比那個還要威風哦，不得了。然後他到了四川見王建，王建一聽到貫休大師到了四川來，願意住在……，也不要他海關報到，也不要辦入境證，也不要什麼入臺證啊，返臺證，都沒有就趕快請進來，然後，師父呀，您的詩很高，那貫休的名句又來了，「一瓶一缽垂垂老，萬水千山的的來。」就是他的名句。你看，這些同學們，這一邊同這一邊不同，好像文學都很有興趣啊，一瓶一缽垂垂老，萬水千山的的來。」所以貫休有一個外號叫的的和尚，就是這樣來的。貫休禪師是個高僧、詩僧，畫也好，詩也好，樣樣好。悟道沒有呢？那就「莫知啊」，就不知道了。有一次，貫休禪師去看一個禪師，他就給這個禪師寫了兩句詩給他，「禪客相逢唯彈指」，大家都是參禪的人，彼此修道相逢這麼一彈指，也不說話。「此心能有幾人知」。換句話，明心見性悟道了有幾個埃這是我給他加註解，他的本句「禪客相逢唯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所以文學家的筆下，好像看起來大徹大悟，那個詞章之美，文字之好，說的都差不多，其實都不差，差得太遠了。文學跟禪分不開，可是差得太遠。這位禪師一看，貫休這個禪師是……他曉得他沒有悟道，他一看詩真好，好像大徹大悟了。很好，他說我問你，這個禪師是講真實見地修持的，不跟他來談文學。你這兩句好得很啊，禪客相逢……此心能有幾人知。我問你，這一邊貫休老和尚說，「請問」。如何是此心呢？你說此心能有幾人知。古文叫如何是此心，怎麼叫作這個……這個心呢？貫休就愣住了，答不出來了，就愣在那裏半天。這個禪師哈哈一笑，佛法你差得遠了，他說你問我，貫休也同樣問，如何是此心呢？能有幾人知（禪師答）。進去了，還是他的話，到一個禪師手裏用法就不同了。那看起來是悟道的話，此心能有幾人知？這個禪師拿到手裏就問他，如何是此心呢？他答不出來了。你問我吧，他問他，如何是此心？能有幾人知，拂袖進去了。扯了半天，扯到文學上去，不能聽啊，文學是魔障，不過希望你們要入魔，把文學搞好了嘛，佛法也就高明瞭，結果文不能文，武不能武，佛法不能佛，結果學了半天都成了活佛，活佛啊，西藏話叫做「浮圖克圖」，糊裏糊塗，那就糟了。所以要真正學好，文學也重要，佛法也重要。

現在我們迴轉來講這個「安那般那」修持了，這中間都扯閒話扯了，因爲本來想溜了，我們古老闆硬說還有一個鐘頭啊，浪費時間在那裏扯了，不過你要參，我的話不是空話哦，裏頭都有東西的，看你們聽，這個就是禪的方法，看你懂不懂。再回轉來，講死板的禪話，安那般那，出入息的修法，出息、入息、這一段，剛纔大家有一點體會沒有，有沒有？你也哄哄我吧，我也蠻高興嘛，你哄哄我，我也騙騙你，不是蠻好的。你也不哄啊，什麼都沒有，白聽了嘛，非常重要。如果這一段沒有聽懂，真的要問哦，過後，我這人過後就丟了。你再問我，我講過的啊，我忘了，真想不起來哦，就懶得去想了。所以你注意啊，你聽懂了沒有？安那般那。假使你把這個修好了，出入息修好了，八觸的反應的作用馬上出現了，八觸的作用就出現了。身體的變體就很大了，可是你不要給身體拉去，走了，身體上感受都不是，所以叫做數、隨，隨則作兩種解釋，一是跟到出入息，知道在進出，出入之間，第二隨，就是任運讓他去，一呼一吸，可是頭腦清清楚楚的。這個呼吸頭腦清楚了以後，道家所講的，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一步就可以做到了。就是一條路線就可以到達，安那般那有如此的神妙，佛法任何的修持，沒有這個法門的神妙。

在安那般那來講。那麼爲什麼講到這裏？你迴轉來看，昨天所講到佛爲難陀所說入胎經，這個胎兒在孃胎裏頭能夠成長，就靠這個安那般那的功能，七日一個變化。所以叫大家認住一個息，不要光聽啊，這個真要去理解它，要去體會它，聽了好像很恭敬，都聽進去了，這邊聽進去了，這邊出來了就糟了，那就白聽了，要真正好好的體會。安那般那的法門，如果深入體會進去了，什麼觀音法門，什麼各種法門，一大半統統會瞭解了。至於爲什麼，安那般那的法門有那麼重要，因爲我們這個身體感覺上是四大造成。四大，這個大家一定答得出來，哪四大，地、水、火、風，對了，答得很痛快，地水火風。修安那般那，所以叫你們注意這個息字，不是氣哦。因此，我要提出來六妙門叫你注意。風大是風哦，我請問諸位，這個風看得見嗎？我問大家，風有聲音嗎，有沒有？風沒有聲音。聲音是碰到東西，自己發出正來的，風的本身沒有聲音。風有色相嗎？沒有色相，看不見、摸不著的。風有香臭嗎？風也沒有香臭。香臭是物質在風的動態中所發散的變化，同風本身沒有關係，跟到風而傳播過來。所以它無聲、無色、無臭，它的體是接近於空的，這是講風，風大。那麼風大的，我們譬如說，兩個手拿一張紙，這個地方現在沒有風，我們拿一張紙在這裏一扇一動就起了風的作用，它的體性是空的，它不動，沒有，空的。一動，起了體性作用。所以息的作用，就是一呼一吸，不動了，這是息的作用。它也是無聲、無臭，空的。所以風是風，氣是氣，叫我們修行用的是出入「息」，並沒有叫你出入風哦，更沒有叫你修呼吸哦，所以大家自己不要誤解了，修了半天，在鼻了那裏哼啊哈的，數進來一二三，數了幾千下。我常常罵人，你修什麼法門？老師，我修的數息觀。我說，數了多少了？每次一坐一千、兩千、三千。我說，你學會計的嗎？你把呼吸數了一千、兩千、一萬，有屁用，那個一氣進來，數第二下，前面的氣早沒有，空掉了嘛。你說，我說那等於什麼？我們這個老師兄知道，峨嵋山上的猴子偷包穀，包穀就是玉米，猴子偷玉米，你知道，你們都看過吧，猴子偷玉米很好玩的，那個猴子在那裏東看西看沒有人，摘一個玉米，那個包穀放在這裏（腋下），然後，這個一挾，掉去了，我們大家一叫「哦」，他就跑掉了，一個都沒有了。他放在這裏，掉下去，這個手拿，這樣一挾，你一叫，他就跑。一跑都掉了，沒有了。我們修數息的法門，你搞不清楚，你就數一千、一萬息，有什麼用？息者，止息。所以，止息，所以佛告訴你，息長知長，息短知短，息暖知暖，而且要想注意證道，要想成就得快，注意出息那個時候，住叫做息祝住家那個住哦，不要在入息的時候注意「住」，這是問題啊，出息，在這個時候定，那麼你……那變化大啦，慢慢，你智慧也開了，身心都起了變化，今天還是先到這裏爲止，這個原理明天再下去。明天上午。經過這個法門以後，大家回去嘛，休息了一夜了，不是打坐體會哦，睡在枕頭上也可以體會，站在那裏也可以修持，隨時在這裏修持，你不要看到佛經上說，佛在世的時候，有些弟子們七天七夜一用功下來，馬上證阿羅漢果，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所以還要明天上來就入座，入座就是以這個法門入手來試試看。

# 南禪七日第九盤

---南禪七日

我們常常碰到人問：我要研究佛學（或者學顯教，或者學密宗的人），從哪一本書入手最好？我昨天講過，我答不出來。換句話說，真正的佛學，瞭解佛法，同大家自己要做功夫修持做參考的，我們用現代化的名稱來講，最好的佛學概論有四本書。哪 四本哪，在印度當時的著作，翻譯成中文的，

第一部是龍樹菩薩所作的《大智度論》，是第一部的著作的佛學概論。認識佛學，認識人生，認識宇宙，乃至自己身心的修養，怎麼達到佛的境界的，這是龍樹菩薩的著作——《大智度論》。由一個普通的凡夫，要想到成佛，成菩薩道，成佛之路，是智慧的成就。所以，佛者覺也。成佛是智慧的成就。不是在那裏搞稀奇古怪搞迷信，做什麼功夫，智慧的成就。第一點先要注意。所謂般若波羅蜜多，智慧成就到達了，那一個方面，那一方面？沒有方面的。那麼在文字的翻譯叫做般若波羅蜜多，智慧到達彼岸，那一岸，那一岸是哪一岸？還是大西洋，太平洋。此岸是沒有岸的，最高的成就，無量無邊的境界。龍樹菩薩這一部著作，是距離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五百年了。龍樹菩薩是中國的佛法，中國文化裏頭八宗的祖師。所謂禪宗、密宗、戒律的律宗等等，淨土宗，他都是祖師，都尊重他的。龍樹菩薩寫這一部《大智度論》，此人，這位菩薩是真正佛教的非常了不起的，第二位佛。這位菩薩出身很不同，年輕時聰明有爲，智慧很高，才能很大。沒有出家以前，他一切學問都會，一切外道的魔法的都會，等於你們一樣打拳，練氣功、畫符唸咒，說什麼會什麼，都學會了，最後他學什麼呢？學了隱身法，他也練成功了，人到那裏你看不見的，就在你旁邊站到看不見。他們兩、三個師兄弟都會隱身法，那個時候還沒有出家，還年輕。世界上沒有什麼好玩的，去玩什麼？到皇帝皇宮裏頭去玩。三個人隱身到皇宮去玩。同宮女兩個玩，沒有事，這三個人一隱身誰也看不見，慢慢這些宮女們肚子都大了，這個皇帝很奇怪，怎麼搞的一回事？下命令，全國戒嚴，皇宮裏更戒嚴搜查，沒有人。結果一個大臣給皇帝建議，這個事情一定是會懂邪法的人，一定是隱身法這些人搞的。有一天就大掃除，大搜查。皇帝坐在這兒，下命令，宮內宮外今天一天當中，統統拿出刀槍武器來，虛空裏頭亂殺亂揮，隱身法看不到啊，經過了大搜查一番，那兩個師兄弟被殺了。這到處亂殺的，碰到殺掉了。一殺掉了，隱身法身體就出來。就看見了。這龍樹菩薩是絕頂聰明，他躲到哪裏啊？皇帝下 的命令，皇帝這個範圍一丈以內，是刀劍不準進來的。他就躲到皇帝的座位下面。呼吸就用了安那般那，停止呼吸，就躲在那裏，所以沒有殺死。可是，不得了，他的安那般那，停止呼吸到底做功夫很難，他就跪下來發願了，我的懺悔，錯了。這次萬一大難不死，我出家了。佛啊，釋迦牟尼佛你加被我。結果他沒有死，然後出家了。出了家，學佛以後，學了兩、三年，把所有的佛經，所有的佛法都修持過了。嗯，佛法很了不起，不過如此。我同釋迦牟尼佛一樣，都做到了。他要來創教，做宗教革命。自己想釋迦牟尼佛過去了，現在我是教主了。他也真了不起。所謂自己認爲了不起，在佛學裏頭叫做「我慢」。人都有一個我，每個人所謂自尊心，很好聽的名詞，每個人有自尊心，在佛法裏就叫做「我慢」、「我見」。世界上人人有我，我總是了不起。最笨的人，最差勁的人，還是「我」了不起。你說你最佩服誰呢？誰都……嘿，這個人很了不起。不過講了半天，他比我還差一點點，每個人如此。所以我說，大家說問人，這個人漂亮不漂亮，我說你們不要瞎扯，不管男人、女人，世界上的人，最漂亮就是我自己。每個人看鏡子，不過比人家差一點，看了半天，還是我最漂亮。這就是我慢。尤其有了學問，有了一點專長，我慢就更厲害了，叫「增上慢」。有了地位，有了名氣，有了錢，或者年紀大了，比如像我們這幾位老先生們，南老師，不敢當，偶爾謙虛，南老師你真了不起，我沒有起不了啦，那都是假話，還是覺得自己了不起對不對。然後年紀越大了，然後講講……增上慢、我慢就來了。你不過三十歲，我都八十歲了，活了幾十年，我還有什麼不知道埃這就是增上慢。我慢上面又加一層。出了家，有了學問，你們很謙虛，我說世間法不要，不過我是出家人，人天師表，你拜我應該的，我是佛的弟子。佛的弟子又怎麼樣？你不是佛耶，所以我常常講，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是佛耶，不是你耶。所以增上慢，年紀大了也會增上慢。做了爸爸了，對兒子，你是我的兒子，增上慢。做了爺爺，那更高一層的增上慢，所以龍樹菩薩這個時候，他要做第二個佛了，所以在佛教的歷史上，感動了龍王，這一看，這個傢伙，所謂龍王，有無此事，有無這個人，再研究了，這個龍王是佛的弟子，所謂天龍八部都是佛的弟子，一看這個龍樹菩薩，這個傢伙，那麼我慢，龍王來接他，你認爲把我們老師釋迦牟尼佛的所有的學問都會了嗎？對埃你同我們老師釋迦牟尼佛一樣嗎？一樣。他的著作你都看了嗎？都看了。人世間留下來佛的著作千萬分的一點，我陪你參觀一個地方。他也不說自己是龍王，化身來的，龍樹菩薩普通的神通都有，好吧，我同你去吧，龍王把他接到龍宮去，打開龍宮的圖書館，你看吧，龍王給他一匹馬，騎到馬，跑馬看，不然你的壽命，你的時候來不及，龍樹菩薩走馬，騎在馬上看經題，看佛經的題目哦，這一本叫金剛經，這一本叫華嚴經，這一本叫……，走馬看經題三個月纔看完，只看了經的題目，內容還沒有翻呢，還騎在馬上跑過，原來佛法的學問是那麼大，這個世間上留下來佛的學問，千萬分之一，這一下才把他的傲慢打下去，然後，他就跟龍王要求，我帶一部經回去，龍王說，好吧，看你的緣份，所以他抽了一部經叫《華嚴經》，《華嚴經》有十萬偈，所以他帶回來了，所以華嚴經是佛的大經典，我們佛法，佛教裏頭，佛學裏頭一句話，不讀華嚴不知佛家之富貴，它的內容太偉大了，太充沛了，不讀華嚴經，不曉得佛家的富貴，什麼是富貴，他的智慧內容包含的那麼多，現在講華嚴，我們中國翻譯了兩次，一次是所謂六十華嚴，八十華嚴，不過整套的華嚴經裏頭只是一部分翻過來，翻譯過來中文，已經八十卷，一卷等於一本書，爲什麼古代一本書要稱卷呢？因爲我們古代這個書，用牛皮、用紙一張連到的，很多很多字，然後把它捲起來，這樣捲起來叫一卷，在印度呢，是一片一片樹葉子，所謂貝葉翻過去，西藏現在也照這個，蒙古學西藏也是這個，我們中國叫一卷，後來宋朝以後纔是一本、一本的，所以卷是這樣來，所以我們畫關公看兵書，大家有些畫起關公，旁邊弄個刀，鬍子一抹，手裏拿著這麼一本書來看，完全錯了，漢朝，是一卷一卷起來，那麼拉開來看的，不是這個樣子看的，所以學畫畫的搞清楚，不然你畫出來都是錯的。這個《華嚴經》那麼多，這是龍樹菩薩，在龍宮取出來，然後，他弘揚佛法，自己又著《中論》，有名的《中論》就是龍樹菩薩，《大智度論》就是他的著作了，把佛法集中的精要是概論，精要拿出來，《大智度論》，龍樹菩薩講經說法的時候，不像我們可憐兮兮的，大家幾千萬人坐在下面聽他講課的時候，看不到人，只看到位子上一個圓光，這個聲音從圓光裏頭髮出來，所以他的本事很大，所以龍樹地菩薩是禪宗密宗，尤其是密宗，不管是東密，西藏的密宗，他都是大祖師，可是你要聽聽，世間一切學問都會，外道、魔道、壞事他都會，好事也全堂，這麼一位祖師叫龍樹菩薩，這個距離佛過世以後五百年了，真正的佛法在他的前輩馬鳴菩薩，同龍樹菩薩手裏弘揚出來，推廣了.

再過了下來，佛過世以後，七、八百年之間，出來兩位大菩薩，一位叫無著，一位叫天親，也叫世親菩薩，這是中文的翻譯，我們不講梵文，他原來叫什麼名字都有的，所以無著、天親是兩弟兄，天親菩薩就是世親菩薩，哥哥出家了，無著菩薩是弘揚大乘的佛法，世親菩薩專門弘揚小乘的佛法，反對大乘，所謂人可以即生就成佛這一點做不到，他是走小乘路線，哥哥無著菩薩是大乘路線，最後，他著作很多，世親菩薩的著作，等於在生的時候比他的哥哥的著作還多，學問好得很，修養修持也很高，但是，他反對大乘的路線，後來，譬如我們現在講《俱舍論》，很多的論著都是天親世親菩薩的著作，後來，他受哥哥的影響感化了，迴心向大，「嘛哈呀」就是「摩訶衍」，我們念「摩訶」，實際上這個用唐音翻譯過來，叫「嘛哈呀」大乘，「嘛哈呀」就是大乘，我們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就是「嘛哈」，在日本照中國唐朝的發音，「般喳」波羅蜜多，大乘，他由小乘變成大乘的時候，懺悔、痛苦的不得了，要自殺了，他說我毀謗了佛法，幾十年的著作都不對了，這是罵佛、罵大乘，他說不對了，要自殺，無著菩薩他哥哥說那有什麼用，自殺不能解決問題，他說那怎麼辦，哥哥告訴他，譬如人走路，因地而倒，這個人走路在路上走，怎麼跌倒呢，還是地下，地的關係嘛，跌倒地下怎麼辦呢，因地而起，還是靠土地嘛，你手一撐再爬起來嘛，因地而倒，因地而起，走路走跌倒的，因爲有土，假使在虛空中走，永遠不會跌倒，永遠是空的嘛，因爲有地，土地嘛，跌倒了要爬起來，怎麼辦呢？也靠土地才爬起來，他就懂了。我回轉來弘揚大乘佛法，所以他大小乘顯密沒有談，大小乘都通的，著作很多，最有名的現在中國翻譯流傳，你們在研究，我們這裏的教務長好像在研究，聽說啊，我不知道，我沒有神通，研究俱舍論，當然他不是專門，只是一點啦，他還是神通廣大的。那麼他的哥哥呢，專門弘揚大乘，彌勒菩薩繼承佛的第二位，無著菩薩，他是每天早晨，每一天一天，一輩子弘揚佛法，一輩子爲教育，教人世間的社會教育，白天整個的說法，這是講課弘法，晚上入定，入定到什麼，到兜率天，欲界裏頭的第四天，彌勒菩薩還在那裏說法，他晚上聽課，記錄下來，不曉得用鋼筆、毛筆，什麼筆，或者用腦子，白天就把這個聽課的記錄寫出來，就是寫了一百卷，你們手裏這一套，《瑜伽師地論》，彌勒菩薩所說的，就是佛所說的佛法，無著菩薩所記錄的，一百卷，是玄奘法師到印度留學二十年，回來翻譯最重要一部經論，《瑜伽師地論》，學顯教學密宗，各種不能不參考，不過文字翻譯的非常老實，夠艱硬的，幾乎我們歷代的學者，好好研究《瑜伽師地論》的沒有幾位。這是兩部介紹，所謂學佛的，這是一個佛學概論，真正要了解佛法是這一本，無著菩薩與世親菩薩兩個人約好，兩兄弟。無著菩薩告訴弟弟世親菩薩，他說我會先走，先死，他說，我們人究竟死以後，有沒有佛的世界，有沒有其他世界，你要回來告訴我，這個故事很有趣了，可見兩個人修持那麼高，生命的道理，死後是不是有個西方極樂世界，是不是真有個天上人間、地獄，你要回來告訴我，兩兄弟約好，無著菩薩先走了，這個世親菩薩還沒有死，等哥哥來見一面，天天等，沒有消息，大概自己想，頭髮留起吧，不要再當和尚，靠不住，以哥哥這樣的修持，功力又好，回來見一面，證明有沒有這個事，這個，過了三年，世親菩薩一下看到無著菩薩來了，他說，哥哥啊，有嗎？他說，當然那怎麼假。那你現在在哪裏？我在兜率天彌勒菩薩前面。他說，你怎麼這麼久來告訴我有這個事？他說，我到了，這個彌勒菩薩也正在上課，我進了禪堂，他們把門關了，我不過聽了一個鐘頭，我心裏急要來告訴你，好好修持啊，他說他們打開門，一個鐘頭了，我趕緊跑來，這裏三年了。啊，這樣。這個故事很有趣，這個，現在介紹了這兩部了，連帶講故事給你們聽過了，我都是佛經裏頭看來的，你們聽了，你看幾分鐘，我看了好久，好可憐，兜攏來都告訴你，所以你們是我的，等於我的無著菩薩，你們是世親菩薩，很有福氣。

中國的，到了佛法到了中國，兩部著作重要，中國的，換句話我們中國三部著作，對了，講錯了。

第一部，摩訶止觀，不是現在你們手邊有的六妙門止觀法門，大止觀的，智者大師他的著作。

第二部，五代、宋朝的時候，永明壽禪師的著作《宗鏡錄》，這個文字都很美，尤其是《宗鏡錄》，那麼永明壽禪師也是在座我們老前輩一樣，他是個將軍出身，後來出家了，他是禪宗悟道以後，弘揚淨土的，在杭州，永明壽禪師，據說是阿彌陀佛的再化身來的。這兩著作是佛學概論。

第三部就是我們青海人到西藏成就的，達賴、班禪的師父，宗喀巴大師，根據阿底峽尊者《菩提道炬論》，《菩提道炬論》可以說根據彌勒菩薩《瑜伽師地論》的著作，所以宗喀巴大師寫了，所有的著作嘛，把它累積起來，《菩提道次第論》，實際上根源都是《瑜伽師地論》來的，

我這麼幾句話很短的濃下來告訴你，我的我慢，增上慢來啦，我摸了幾十年，你們年紀輕輕又不好好用功，尤其我看出家的同學們，悠哉加遊哉，那個遊不曉得羊油還是牛油，油得不得了，沒有好好的用功，可是我們都吃了那麼多苦頭，濃縮下來，簡單的告訴你，自己好好去研究，不要聽了就完了，所以大家要了解真正的密宗的黃教，我們暫時不講紅教、花教、白教，暫時擺一擺，要想了解黃教宗喀巴大師的這個修持的法統《菩提道次第廣論》，瞭解《瑜伽師地論》。這個現在給你介紹了整個的東方文化，尤其，其實印度佛教文化，印度沒有了，宋朝以後印度已經沒有了，印度文化整個的歸到中國文化裏頭來了，我們中國的文化是吸收包含了那麼多東西，現在年輕人一點影子都沒有摸到，那真擔心啊，我常說一句話不大好聽的話，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不怕亡國，亡國了，有後代起來可以復國的，就怕文化斷了，文化一亡了，這個民族國家就沒有了，很重要是文化的根基，現在給大家介紹了我們文化內容的這五部大論，就是整個的佛法，隨便那一部抽出來就是佛法的概論，今天我們需要抽譯的就是《瑜伽師地論》，怎麼叫瑜伽呢，那我們曉得根據梵文翻譯，現在外文叫YOGA，這個伽是，所以釋迦牟尼佛那個迦是真正，正式的發音釋迦（GA）這個瑜伽的伽，中國字，一個走字，這個是人，什麼叫瑜伽呢，你們都會，每個同學，我怕花錢不敢發獎金了，捨不得，很小氣，瑜伽，你們都曉得，怎麼樣翻譯啊，相應，怎麼樣相應啊，我跟你兩個相應不相應啊，都曉得，你們一考試都會答出來「相應」，所以我剛纔講我們這個老同學古老同學，他姓古，所以我那個老古文化，當年因爲這個同學大學畢業了跟到我旁邊，我說，我們辦個出版社，好啊，取個什麼名字啊，我說取個什麼，取個好一點，我說你姓古就叫老古，就這樣來的，簡單得很，他姓古，古裏古氣的這個人，從大學一年級跟我到現在，現在頭髮光了，他是和尚，你看頭上沒有毛的，偏偏弄二根毛還遮起來，當了和尚還要假，這個是古先生。《瑜伽師地論》，什麼叫瑜伽呢，古音，相應，怎麼叫相應，交感，互相交感，古文的翻譯叫相應，搞了半天相應不相應，不知道，就是交感啦，現代話。我剛纔所以講他，你少講那些佛學的名詞，少講文章，書讀多了沒有用，就把白話一講，你們學了佛的學問越好的，一口那個學問，我一聽就煩，我上課很少講這些東西，我們講課的人，你最大的學問不是表現你自己，要把那個學問變成白話，給聽不懂的人聽懂，然後想起我們看了好多古代的老師，當代的老師，滿嘴學問，黑板上寫了密密麻麻的，記錄都來不及，聽得完全聽不懂，非常尊重他都是學問的話，學問有屁用，聽不懂。學問要使人家不懂的人，告訴他這樣，懂了，這是真學問，千萬注意。所以瑜伽就是交感 ，什麼叫交感，等於我們那個電插頭一樣，插對了就通電了，這樣就是交感，插不對了有屁用，這個電沒有用的，瑜伽是什麼交感呢？天人交感，我們修養到了，跟這個宇宙生命整個的想通，通電了，就是瑜伽，就是YOGA，瑜伽禪宗這個禪，禪定也就是瑜伽，使我們……所以爲什麼要打坐，各種方法，修養到最終與天地宇宙萬物交通一條線，插頭這個插電對了，就是莊子的話，莊子一句話，修道成功，與天地精神相往來，就對了，莊子說的，與天地精神相往來，這就是YOGA瑜伽，也就是儒家孟子說的，養我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這就是交感了，這就是禪的境界，這也就是禪定的境界，所以爲什麼要打坐呢，要把身心收攝，就是莊子的話，澡雪精神，洗個澡的澡，雪，下雪的雪，身心啊，洗了澡同白雪一樣清潔發亮的，澡雪這個精神，這就是打坐修定的這個道理了，這個大家都瞭解了吧，我這樣說，還說得清楚了沒有，說不清楚，你來打我，打我一個耳光，使我清醒一點重新說話。現在我們手裏這一本佛經，叫瑜伽，交感 相應剛纔都解釋了，瑜伽師，怎麼師，大師們，已經佛法到達那個境界，瑜伽師。地論，什麼叫地呢？一步一步，地者地步，一步一步。瑜伽師，你們修道的這些大師們，想到達怎麼樣是小乘羅漢境界，怎麼是菩薩境界，怎麼樣是觀音菩薩境界，怎麼是文殊菩薩境界，瑜伽師，這些大師們，你要學的佛法，地，一地一地，一個步、一個步，這一層樓、二層樓、三層樓、四層樓、五層樓，一地一地上去的，論著告訴你，所以這個學名叫《瑜伽師地論》，這樣懂了吧，然後你拿《瑜伽師地論》，然後出去好吹牛啦，我是開牛棚的，你們去開牛肉店，再不然去賣牛肉麪，大的吹大牛，小的吹小牛，就可以去吹了。彌勒菩薩講出來、傳出來，無著菩薩的記錄，《瑜伽師地論》，分成什麼呢？由一個凡夫普通人學佛分成十七地，十七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的十，我怕我的國語不標準，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十七地，我們翻開看看，《瑜伽師地論》的目錄，學佛第一要學邏輯，佛法是非常講邏輯的，所以邏輯沒有學好，佛法裏頭不叫邏輯，邏輯是佛法裏頭跳出去的，原來叫因明，因明就是邏輯。非常講邏輯，把它分成十七地，因明就是邏輯，我們中國呢，傳統文化叫「名學」，因明就是邏輯，名，名學名氣那個名，大名頂頂那個，就是邏輯，邏輯不是，我們自己文化裏頭還高明得很，可惜大家自己不懂自己。《瑜伽師地論》是邏輯的分類，分成十七地，你看看我們手邊都有了，都有了，我們來了。本地分，這就是邏輯，第一個標題，本地，根本的，本地，本地哪裏，廈門，本地，本地是廈門，本地就是根本的立足點，下面就分類，本地，五識身相應地，第一要了解，我們這個生命活著身體，有眼睛、有耳朵，眼、耳、鼻、舌、身，身體，這是五識身地，身體同心的關係，這是第一部分。本地分的地，第二部分呢，你們手邊都有書，意地，是第二部分，我們的意識思想怎麼來的，所以現在這個意識形態怎麼構成的，意識的作用怎麼來的，意識同五識身相應地分開的哦，意識作用講得非常清楚的，意識作用，第二地。第三是有尋有伺等等，包括了三地，第三、第四、第五，這些都，這個慢慢解釋，今天就要給你們搞這個。第四呢，三摩，三摩呬多地，三摩呬多地，我們講，得定對不對，大家說怎麼得定，梵文叫三摩地，三摩地，那麼中文再簡單的稱呼，我們的妹妹，三昧，還不是二妹呢，也不是大妹子呢，三昧就是三摩地的翻譯的轉音，三摩地就是得定的境界，叫三摩呬多地。第五呢，有心無心地，後面跟到下來，實際上你把五識身相應地到有心地無心地研究完了，這個佛法的基礎是修持去，穩當得很，後面的聞思修慧，聲聞地、緣覺地到菩薩地，一直到成佛之路整個給你說完了，所以 ，你們手裏拿到已經是拿了成佛之路的把柄了，不過四大本耶，揹得動嗎？揹不動有個辦法，最後是「空」的啦，都沒有的，就丟掉了，那就成就了，所以要尊重這個東西。

出息入息，一剎那，要不要注意延長時間，剛纔講到邏輯的問題，思想的科學，你這個問題，沒有寫清楚，你寫的是出息入息那一剎那要不要注意延長時間，你問的是出息的時候？入息的時候？或者是不出不入的時候？那個息的境界不是不要延長？所以要學邏輯，問題沒有交待清楚。如果我們一般對出息入息，不要故意練它，那變成練氣功了那是很粗的，我們人嬰兒在孃胎裏頭沒有呼吸，嬰兒的呼吸不需要，是靠媽媽的臍帶通過到我們肚臍這兒，自然吸收往來，換句話，這個境界就是息的境界，等到嬰兒一出孃胎，那個黃醫師拿個剪刀，啪啦，把臍帶一剪斷了，第一個，護士的動作，把嬰兒嘴巴里很髒的那一陀都挖出來，要挖得乾淨哦，那護士的，接生的護士，一點不乾淨啊，這個臍帶一剪斷了以後，嬰兒嘴裏一挖掉，哇，第一聲哭的時候，那點東西就嚥下去，纔開始鼻子呼吸了，要懂這個，所以真正叫息，不用鼻子呼吸那個自然凝定，那個階段，恢復到那個境界了，那你要問延長不延長，我莫知羊啦，你們也不知，我那個閩南語也說不好，我不知道。知道，告訴你，如果你在那個不呼不吸的境界裏頭，一定，一念萬年，萬年一念，整個的地球翻了你都還在定中呢，延長不延長你看吧，但是那還不是佛法到家哦，是初步的一點點而已，可是初步一點點大家就做不到了，所以古代一個禪師講，有一個禪師就問，考驗另外一個禪師，他說，出息不隨萬緣，注意這兩句話，出息，呼出來的氣，不受外物外界環境的影響，不受物理的影響，出息不隨萬緣，萬緣不是外緣哦，萬種，入息不居陰界，氣進來了，呼吸自然進來了，不住陰界，陰陽的陰，什麼是陰界呢，五蘊皆空嘛，這個陰嘛，陰就是蘊，五蘊哪五蘊？身體，色、受、想、行、識，假使人真得了道，瞭解了修養，出息不隨萬緣，入息不居陰界。這是個什麼人？這是真空靈而解脫啊，世間一切同他都沒有關係，就在世間也不怕，出息不隨萬緣，入息不居陰界。這位禪師勘驗這個，勘驗就是考驗，另外一個答覆怎麼說，還有人在不出不吸呢，不出不入呢，那就真息的境界，不出不入，既不出息，又不入息，那纔是真正的「息」，這是安那般那真正境界了。所以我經常講，你們看一句話，

宋朝有一個小姐 《真是女孩子學佛的楷模！小小年紀就那麼大成就-----編者》，曹彬的孫女，趙匡胤那位大元帥的孫女，他的後代的孫女有些做一皇后的，只有個出家了，叫曹文逸，後來得道成就了，不過她歸到道家裏頭去了，可是她佛家、道傢什麼都通的，曹文逸有一篇著作非常了不起，叫《靈源大道歌》，我們如果不分佛教、道教，不分的話，你看她的成就，那真了不起，《靈源大道歌》，

她第一句話，我爲諸君說端的，我對大家說真的一句話，我爲諸君說端的，這是宋朝的白話，講的國語、土話，端的就是說真的。命蒂原來在真息，人生生命的根本，蒂，一個瓜蒂的「蒂」，原來在真息，真正不呼吸那個時候定了。命蒂原來在真息，照體長生空不空，照體就是剛纔講彌勒菩薩，講本地分，從生命根本照到本體上，長生永遠不生不滅，空，你說，空的也好，不空的也好，不空就是有，照體長生空不空。靈鑑涵天，靈魂的靈，鑑，一面鏡子，那個金字旁的那個鑑，

# 南禪七日第十盤

---南禪七日

照體長生空不空，靈鑑涵天，靈魂的靈，鑑，一面鏡子，那個金字旁的那個鑑，靈鑑涵天，涵，三點水那個涵，靈鑑涵天，天上的天，容萬物，包羅萬象生命根本，後面還很多，又是佛家的、又是道家的、又是儒家的、又是我家的，又是你家的、又是他家的，一大篇，歷代這幾位女的成就，真是了不起，所以，曹文逸的《靈源大道歌》，「我爲諸君說端的，命蒂原來在真息，照體長生空不空，靈鑑涵天容萬物」，你看看，你這邊好像都是女仙姑，你看人家女仙姑、大仙姑當如此也，我們這些公仙公不曉得如何，仙公，這個問題答完了。回到彌勒菩薩這裏《瑜伽師地論》，書先拿到，我們先討論一個問題，我來不及給你講這個東西，這個已經一百卷，《瑜伽師地論》，抽出來十三卷，基本最重要的，我現在假使在六、七天給你講一卷，都講不完，我只能夠撿要點給你說了，首先我們大家學禪也好，學密宗也好，大家學打坐，都想入定，對不對，什麼叫做定，這是一個問題了，那麼，一般認爲定，打起坐來，有些人，他入定了，睡著了，這是昏沉，不算定，對不對，

大家都看了明朝憨山大師的年譜，憨山大師在五臺山打坐，他在五臺山打坐，不能入定，在五臺山一個人在那裏，打坐不能入定，聽到那個溪水，山上的水，那個嘩啦啦……，吵得他不能入定，等於我們在都市在打坐，你何必要到山裏頭打坐，現在你要打坐，要跑到那個最吵最鬧的火車站去打坐，你看你定不定，你說我山上定得好好的，到了火車站就不定了，那還修個屁，那有什麼用，修得光在山上用，山上做猴子用，有什麼用，那個清淨了，那當然沒得想頭了嘛。你跑到最鬧的地方，你是永遠是寧靜的，這才叫做定嘛，對不對？對了，所以鬧境下坐，出了家在廟子上，你看我多修行，多高明。我說你高明，當年有一個在臺灣的年輕的和尚跑到那個，這個這個廣欽法師的那個山頂，那個茅蓬山頂上，一個人孤伶仃，在那裏一個人在打坐修定，然後，每個月下來到我家裏，揹一袋米回去，我說你去喫吧，結果有一次下來揹米坐在我客廳裏，我有客人忙，他坐在客廳裏，我看正在看我那裏的刊物，我注意一下看什麼刊物啊，原來光看電影明星的那個刊物，我說你這位老兄山頂下來的差不多了，米給他揹去了，我說，你最近怎麼樣修持。嗯，很定。我說，很定，下一個月下來不給你米了，跟我去，我帶你到跳舞廳去打坐去，那個時候看你定不定。老師你怎麼這樣。我看你，我看你坐在我客廳裏，專門翻那個裸體的電影明星看嘛，我說帶你那裏脫光的地方看個夠，看你定不定，光在山上定，那有屁用，你在地獄，鬧市裏頭最痛苦的地方，甚至在集中營做勞動時候，你心境，照體長生空不空，靈鑑涵天容萬物，差不多了。所以你們講入定，結果憨山大師看到這個溪水這一鬧不能定，他一生氣拿個蒲團乾脆坐到這個橋上來，開始鳴嚕……定不了，慢慢一下聽不見了，一出定二十一天了，這個憨山大師年譜記載，好不好，好不好，好啊，睡著了，二十一天，什麼都不知道，這是一種定，這是什麼定，定有百千三昧，佛說的，百千三昧，你看佛經，各種各樣的境界的定不同，一百個、一千個三昧，「三昧」剛纔解釋過梵文「三摩地」，就是定的境界，三昧，可以翻譯就是境界，每個境界不同，憨山大師這個二十一天是個境界。譬如虛雲老和尚，有時候入定二十一天，七天也不過是一個境界。

當年在臺灣的，廈門福建去的廣欽老和尚，大家都叫他水果和尚，一輩子不喫飯，光喫水果的，人家都宣傳他一入定二十幾天，這個幾十年前，我一聽現在還有這個和尚，哪裏來的，福建來的，在哪裏，在日月洞那個山頂，我說好，我去看他去，那個朋友告訴我說。那個山好走嗎。容易，老師埃我說，那多高啊，我想山高一點我穿布鞋，爬山嘛。太容易，容易，你不要換鞋子啊，一點點路。那我說，穿皮鞋去，可以嗎？可以。我就跟他去了，我的新皮鞋，爬了半天還沒有爬到，已經……腳嘛，起水泡了，我說究竟有多遠呢？大家帶路的人都說，很快，很快，前面就到了，當然，前面就到了，他說個鬼話，前面一定到了嘛，前面那裏不到的呀。爬到了，我就趕快把皮鞋脫了，看到廣欽，那時候我也不懂閩南話，他是滿口閩南話，一見到，我看那個樣子，背是駝起的，很有功夫，很有……，那個時候，他四十多歲了，後來我就跟他談話了，他的國語不高明，我的閩南話也不明高，兩個差不多，都是溝通得了，我說，聽說你常常入定七天，五、六天的。對。我們兩個人對話，旁邊沒有第三者，第三者我就不好這樣問他了，我說，依我曉得你那個入定六、七天的時候，剛剛沒有喫飯，肚子空的時候對不對？他說，對。而且第二個我問你，一定是三十多歲左右，對不對？對。我說，現在不行。他說，對。我說，爲什麼不行？弘法事忙，爲了弘法徒弟多了。我一聽，只好這個樣子，自己摸一下嘴巴，了不起，向你頂禮，供養一番，走了。

所以什麼叫做定？你以爲入定起來，什麼都不知道，又好像什麼都不知道，一坐七、八天，你一坐一萬年，坐在那裏，都不知道，請問我供養你這麼一個修行人成就了做什麼呢？不過成就了一個石頭嘛，什麼都不知道，那要什麼都不知道就是佛法，就是定的話，那何必呢？問那些大醫生拿個二十顆安眠藥，喫下去就入定了，什麼都不知道，那你說那入定要什麼都知道，什麼都知道何必學佛法呢，你現在什麼都知道了嘛，對不對？所以，你學佛法，怎麼樣叫定？等於我們昨天講無想定，能夠把思想關閉了的定，思想要關閉就關閉，做到做不到？所以釋迦牟尼佛學了無想定三年才修到，無想定雖然是外道，你要做到完全沒有想，沒有思想，這個定境，你還不容易呢，你然後，假使給你做到了無想定的地位有多高呢？

我們天人分三界對不對，欲界有男女關係有飲食關係，分六個天是不是啊？是吧，你們都到過，都去過，當年都買過飛機票你們怎麼不去呢？六慾天，六個天，我們學佛的應該知道，這個地球，指地球啊，地球上面是太陽、月亮，過去講須彌山是喜瑪拉雅山，那是小乘說法，錯誤的，這個太陽、月亮所照，帶領這九個地球，地球，九個星球啦，地球在最小的一個啦，太陽、月亮這樣照到，這是一個世界，這個太陽、月亮所照的這第一層天，叫四天王天，有方位的，佛法叫四天王天，就是有方位以地球爲中心，東南西北，四天王天，這是欲界的第一天，第一天，什麼天，所謂欲界，到了四天王境界的還是有男女關係、有愛情，要做愛的，男女飲食，離不開，都欲界，四天王天，這樣還在太陽系統，超過太陽系統的上面，忉利天，忉利天的天主，現在是釋迦牟尼佛的母親，生了釋迦牟尼佛以後，他馬上圓寂了，上生忉利天的天主，那當然變成男的，是男的、女的不知道，忉利天天主，「忉利天」我們翻譯過來中國叫三十三天，爲什麼忉利天叫三十三天呢，這是民主，聯邦組織，三十三個天等於我們中國三十多個省，每一省每一個省一個頭子，中央的頭子是忉利天的天主，中國翻譯叫玉皇大帝，在佛經上叫帝釋天主，帝釋，釋迦牟尼的釋，這是忉利天的天主，這一天，也同我們一樣，不過生活環境、壽命都比我們高，福報比我們大，這個呢，也是欲界的第二重天，再高一層的，比忉利天還高的焰摩天，就「Yama」天，夜摩天叫燄摩天，那就比三十三天的境界還高了，再上去一層第四重天，做什麼天呢，第四層天的彌勒菩薩現在在那裏當天主，做天主，兜率天，兜率天還在欲界呢，彌勒菩薩在那裏同我們一樣，也是男女飲食，他有多少太太，有多少先生，我們不知道，還鬧熱得很，也跳舞、也唱歌、也喫麪包、也喫牛油，有時也喫一點青菜羅卜加一點牛肉啊，是不是這樣，不知道，反正在欲界中，只有彌勒內院，到了他的禪堂以後，都是入定了，所以彌勒菩薩有時候進內院說法的時候，那個形象就變了，就是教主，出了內院以外，他是天人境界，享受一切的男女飲食富貴功名的生活，這是兜率天，這是欲界裏頭的第四天，兜率天再高一點是化樂天，兜率天，佛經上講男女關係是什麼呢？兜率天以下的四天王天同我們一樣，男女相愛，也是擁抱，也是什麼，所謂笑、視、交、抱、觸都是一樣，所以欲界有男女飲食的關係，看到了我愛你，你愛我，愛的要死，死得要愛，那個笑一下的，你看我，我看你笑、視，又相交合在一起互相擁抱等等，都是一樣的，兜率天也是一樣，化樂天就不同了，高了，化樂天天人境界，也有男女關係，兜率天是這個交合的關係男女關係啊，不像我們，不像欲界，兩個人手一拉住，就達到人世間欲愛的境界，到了化樂天呢，手都不拉了，彼此眼睛一看，所謂相對的一笑，相視一笑，完成了，再高一層，第六天，他化自在天，就是眼睛瞄一下，就完成了，到了兜率天、化樂天，我們欲界的下一層的，生孩子是從女性的下部出生的，到了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小心哦，你到了修持，你們守戒修持得好的，到了那一天，生孩子男人生的，女人不要生的，男人從哪裏生呢，從肩膀上、頭頂上出來的，頭要剃光一點哦，免得頭髮，碰到也不好，這個叫做欲界。這個欲界已經超過銀河系統了，所以現在講外星球的作用，你看佛法的科學到這個程度，這還是欲界呢，過了這個欲界，應該說這個銀河系統以外的，

另外銀河系統的色界天了，色界都是光，這個宇宙是什麼都有生滅，就是光永恆的存在，這是色界天了，色界天多了，三十三天是……，三界天要你們研究清楚啊，一個出家，一個學佛連三界天人都沒有搞清楚，一考試你答不出來，那你就是下面兩個字，閩南話叫「免講」了，算了不要講了，到了無想定，一個人現在修行得道思想關閉了，無想定到無想天是色界天，很高的啊，到了色界是沒有男女飲食關係了，所以我常常講你們男女青年同學們，講男女關係是三個字，情、愛、欲三層，欲界就是欲，色界就是愛，到無色界，欲愛都沒有隻有情了，情再一了，才跳出三界外，才成道，跳出三界外，是這個三界，你怎麼跳啊，你現在一個欲界，人世間都跳不出來，還跳，那個地方跳，廈門大概有到跳舞廳去跳吧，算不定就跳出來了，爲什麼帶領大家講到這個地方來，我都講糊塗了，無想講起的，所以說，也不是從無想講起的，開出一個問題叫大家瞭解，怎麼樣叫做入定，定是得到什麼都不知道叫做定嗎？就是這個問題來的，定是靠心來定的，對不對？現在我們點心，是不是，還沒有到，還沒有到，等一下，給大家想一想，欲界天，要飲食的，假定我們的意識狀態，看看，如果到達了什麼都不知道叫做定，我們要翻一翻一個東西了，你就找找我們另外一位教授老師，彌勒菩薩告訴他的副教授，無著菩薩告訴我們的，現在我們要了解，怎麼樣叫有心，怎麼樣叫沒有心，我們看題目，佛經是非常邏輯的哦，我們學資本論，學黑格爾的邏輯學，好像看到非常困難，那麼嚴密，對不住，還沒有原始的老祖師爺，佛學的因明纔是真正的又嚴密又清楚，我們看啊，要頭腦清淨了，本地分中，就是根本立足點上這個本體上，「有心」是一點，「無心」這兩個部份，兩個地位，所以整個的第八、第九的層次，你看到古代是一句話，也沒有圈點，不點下來，我們小的時候讀書，爲什麼不用圈點，就不給你點，看你這個腦筋學問成功了，自己會分段，會點的出來，你就有基礎了，還靠老師給你點好了，現在的人都靠老師，嘿！這個不科學，要書給他點好，大家纔讀得懂，越讀越沒有學問了，所以大家就悠哉加遊哉，然後就莫哉，就沒有了，古代要你自己點好的。如本地分中，這分，這一部分裏頭，有心同無心這兩地，這個知道了，它下面告訴我們，你看，彌勒菩薩說法，無著菩薩的記錄，人家的科學精神分類，已說非三摩呬多地，上面已經我講過了，不屬於三摩呬多地，就是說，不是真正得定的境界，定是什麼境界？沒有真得到三昧的，非三摩呬多地我已經講過了，云何有心地，云何無心地，現在提的問題，提得話頭，云何，古文，現代的話怎麼樣說是有心地，云何，怎麼樣說是無心地，翻成白話就是這樣，我給你翻好了，你趕快拿筆你要注就注下來，不然你們又翻不出來，東翻西翻就亂翻了，謂，此二地俱有五門，謂，是古文，就是說，現在的話，就是說，這兩個有心地與同無心地包括了五個部分，應知其相，它所有的情況，每一部分的相狀你應該要了解，你們應該要了解，有五個部分，一、地設施，地的施設建立門，他說第一點我們先要了解，這一個有心地同無心地，這個地位，就是這個範圍施設，我們爲了思想邏輯把它搞清楚，它的佈置、它的建立就是表達給你們聽的，使你們開發你們的智慧，怎麼瞭解它，建立這一門，第二、心亂不亂建立門，第二點就要告訴你，怎麼樣叫心亂，怎麼樣叫做心不亂，確定這個路線，告訴你，第三、生不生建立門，怎麼樣叫動念，生起，怎麼樣叫不生起，第四、是分位建立門，再分析給你聽，第五、第一義建立門，第一義，至高無上，最高的真理，悟道的那個境界，第一個道理，第一個道理，沒有道理，沒有道理的道理「空」，怎麼樣達到真正空靈那個境界，本體境界第一義，義就是道理，第一個道理，至高無上的真理，這一地就告訴你，他說……，現在我帶領你們讀，這裏是妙老辦的閩南佛學院，我把我那個小老鄉，這裏叫嘛，了法法師的地位拿過來了，曉得他了了頭髮沒有，還是頭髮沒有了，不管他了不了，現在是我來了，現在帶領你們研究這個，地，施設建立者，就是剛纔分析的第一部分，怎麼叫有心怎麼叫無心，這個地，這個範圍，謂，就是講，五識身相應地，一點，意地，一點，有尋有伺地，一點，無尋唯伺地，一點，此四，一點，一向是有心地，先講到這裏，你們自己，我現在花點時間帶領青年同學們，自己會看自己的文化的書，看佛經的書，就看懂了，他說先告訴你，怎麼叫有心地無心地，不是亂請的哦，是個科學的研究，這是講五識身相應地，《瑜伽師地論》開始給你講，我們的眼睛能夠看耳朵能夠聽，這個眼、耳，鼻子能夠呼吸，舌頭能夠喫東西，身體能夠感覺，這屬於五識身的所有的作用，相應，交感的作用，這些作用同第二層意地，我們意識的思想，意識的形態等等，意識的作用，第三，我們的思想的作用，有尋有伺，有尋有伺是玄奘法師的翻譯，古代的翻譯就是有覺有觀，有感覺的，我們意識心理、思想，內在有反省作用的，譬如說，我們眼睛看一個東西，有覺，已經看到了，我們的意識告訴我們眼睛，這個東西不能看，這個東西可以看，譬如要看一個漂亮的男的看女，女的，眼睛看，意識告訴自己這個不道德不可以看，你去看裸體舞，這個很髒，不要看，嘴裏講，意識告訴他很髒不要看，那個眼識又溜過去了，溜過去了，意識又把它拉回來，不要看，我們快走，不要看，不過呢，還是回頭看一下再走，這叫有尋有伺的作用，所以我們打起坐來唸佛啊，想修定，嗯，要得定，有要亂想，不要亂想，這個亂想不亂想，意識裏頭有尋有伺，有一個監察意識告訴我們，這個不能想，可是總在想，這個心理作用如此，所以有尋有伺地，如果修養高了，得定，慢慢到達，無尋唯伺，意識不亂動了，只有一個監察的作用，反省的作用，清清明明，沒有尋的作用，只有伺，這個作用，這四部分合攏來，此四，這個四種部分心理狀態合攏來，一向叫做還是有心作用，心還在起作用，這是叫心理作用，下面到達，無尋無伺地中，到達了，這個心理意態也不動亂了，也不要思考了，完全寧靜了，除了，注意哦，在這個境界裏頭除了無想定，並無想生，及滅盡定這三種境界，心理狀態的境界，無想定同無想生，這有什麼不同呢？無想定是現在我們還是人，我們的修養已經到達無想定的境界，無想生是到達了這個境界的人，這個肉體死了以後，這個精神超升到無想天的境界，天人境界了，叫做無想生，這是兩層的不同，第三個滅盡定是大阿羅漢的境界了，不一定生天，不一定到西方，本身就入了滅盡定，大阿羅漢最高的境界，除了這三種以外，現在注意了，人家問到你，出家的同學學佛法，什麼叫有尋，什麼叫無心，除非你達到無想定，或者是生了無想天，或者得了滅盡定的境界，所餘一向是有心地，剩下來其它任何境界你還是沒有「空」，空不可能有空的境界，還是無心、有心地，還是有意識、有思想的，都是心理作用，意識思想的作用，若，這是一段，第二段了，若，假使，無想定，若，無想生及滅盡定是無心地，如果你修養到達了無想定的境界，若，無想生，你修養到達了生在無想天的那個天人的境界，以及你現在是大阿羅漢，大阿羅漢得到滅盡定的境界，才叫做無心地，這樣清楚了吧，我這個人還可以服侍你們了，這叫陪太子攻書，陪你們諸位太子，這些公子們讀書，在皇帝前面叫做侍讀，皇帝前面都有個老師，這些大進士、大老師皇帝封他叫侍讀，侍讀者幫忙皇帝讀書的，皇帝讀不懂，不好意思叫教他，叫侍讀，侍讀就很大了，皇帝隨時不懂要請問的，現在我做你們諸位的，你們都是皇帝、公子、千歲、萬歲的，那麼我是侍讀，這樣都懂了吧，其心，名爲亂心，有四種顛倒，這是講有四種顛倒的思想，顛倒其心，把你的心境搞亂了，這樣就叫做亂心，所以研究佛學，搞學問呀之討厭，現在問題來了，什麼叫四顛倒，那位同不知道嗎？四顛倒，你們都是佛學院的哦，問大學裏頭的每一個博士、碩士，不一定答得出來，那是應該的，佛學院出來的，這個是專家嘛，我想你們答不出來，這是難怪的，沒有注意到，不是你的學問不高，佛學裏頭有兩種四顛倒，第一種顛倒，小乘佛法講，一切無常，世界上一切，隨時變去了，不永恆存在的，一切無常。一切皆苦，世間一切都是痛苦，沒有快樂的，我們人世間所謂認爲快樂，是把輕微的痛苦當成享受，所以無常、苦、空，最後一切都是沒有空掉了，無常、苦、空，第四個是無我，這個世界沒有究竟的我，我們這個肉體、身體用個幾十年壞了，我們自己也跑掉了，跑掉了，前路茫茫，到哪裏去，不知道，所以無常的、苦的、空的、無我的，這是佛告訴我們，把這個世界的現象，生命的現象告訴我們，可是一切衆生看不通的，顛倒，顛倒就是搞錯了，顛倒的意思就是搞錯了，把那個黑的叫成白的，白的叫成黑的，搞錯了，我也學了一點點閩南話，叫做，黑白講，黑白不分了，顛倒錯亂，是第一重顛倒，黑白講，顛倒，這是小乘佛法。到了佛七、八十歲，他老人家準備走路了，把真正的大乘佛法告訴我們，這個生命的根根，這個找到了，這個世界的現象是無常、苦、空、無我，但是，這一個得了道，成了佛，你看到形象沒有，死掉、走了，這個生命是，常，永恆地存在。樂，極樂世界，沒有煩惱，沒有痛苦，永遠是極樂的。常、樂，這個是天地與我……，莊子說的，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那個真我，所以有我，常、樂、我、淨，乾乾淨淨，也沒有黑，也沒有白，也沒有黑暗，也沒有光明，這個是真正的淨土，常樂我淨，一切衆生，因爲自己沒有得到自己生命的根本，把常樂我淨，把常的當成無常，只看現象，不看根本，把至高的，既無痛苦也無煩惱的那個極樂境界變成痛苦了，把真正的我，變成假我了，是無我的境界，把真正的淨土變成雜亂，這樣的，所以大乘佛法、小乘佛法有兩重的四顛倒，換句話說，真正認識不夠，思想的錯亂，顛倒起心，名爲亂心，這樣解釋清楚了吧，所以，你請我做你的書童不錯的，我自己也推銷自己，下面說，若四顛倒不顛倒心，這個四種的認識、見解，都清楚了，名不亂心，這樣就叫心不亂了，觀念思想確定了，意識型態清淨了，但是他說，此中，在這個中間，亂心也叫做無心，譬如我們大家現在沒有得道，沒有明心見性以前，我們的思想永遠在忙亂中，這個忙亂，所以叫做無心，凡夫也叫做無心，因爲你沒有找到你的真正的本心，所以叫做無心，爲什麼叫做無心呢，性失壞故，因爲你自己本身本性，天地宇宙萬物父母給你生命的根本，你找不到、丟掉了，失掉了、壞掉了，所以你無心，這個是凡夫的無心，那麼這是邏輯了，這是無心的定義是凡夫所以也叫做無心，因爲你沒有明心見性以前，你的根本生命，媽媽沒有生你以前，父母未生以前此心從何來，你也不知道，死後究竟真的有沒有也不知道，毫無把握，所以凡夫叫無心人，他下面一個比喻給你聽，如世間見心狂亂者，便言此人是無心人，爲什麼這樣叫做無心呢，等於我們社會上看那個神經病的，自己都忘記了亂講話，嘴巴跟腦子連不起來，亂講神經病的，心狂亂的，我們看到這種人，不要見怪了，他是沒有心的，因爲他是神經病顛倒了，神經就顛倒了，顛倒了就是神經，就是黑白講，黑白亂講的，沒有道理，這是比方，所以當我們一個人，自己沒有明心見性，悟道以前，自己本來的心性都不知道，雖然也活著，很有學問、很有地位，功名和地位了不起，也叫做狂人，無心人，由狂亂心，失本性故，因爲思想跟著世界，物質世界在迷亂，喪失了本心、本性，沒有見道，所以叫做亂心，於此門中諸倒亂心，就叫做無心地，在這一部份來講拿這個立場來說，所以所有的人，沒有明心見性悟道以前，都叫做無心人，爲什麼無心呢，掉了你的本心了。若不亂心，如果找回明心見性，找到了自己的本心、本性的本來面目了，那叫做有心地了，所以菩薩佛真是找到了自己本來面目的，那個有心，同這個無心的差別，這是這個範圍來講，叫做地施設建立，就是說，把這塊畫個範圍，兩個假設的範圍，我們這樣分別，邏輯分析給你聽就清楚了，這是這一部份。

# 南禪七日第十一盤

---南禪七日

第二部分，生不生建立，謂八種因緣故，其生，或生或復不生，我們這個思想心理作用生的出來，起了作用，他把它分類在這個範圍以內，八個因素、八個因緣，使我們這個心或者起了作用，或者不起作用，生，不生，哪八個，謂根破壞故，什麼是「根破壞」，譬如，我們有腦科的專家在這裏，譬如我們的腦神經壞了，或才壞了一部分，所以現在這個病這個人就變成植物人了，身體還活著，腦子沒有用了，變成植物一樣。根破壞了，當然是無心，變成植物人，同普通的一塊……，你同普通比普通的動物還不如，是植物了，你說他是植物人啊，可是他還活著，謂根破壞。

第一點，八個因緣。第二點是，境不現前故，那個境界沒有啊，譬如說我們大家學佛，要打坐，坐了半天，你說，你悟道了，這是什麼東西啊，人家問我，有沒有道，我說有啊，我上有食道，下有尿道，我當然有道，其他呢，我說沒有道，我不知道。你境不現前，你沒有這個境界嘛，三摩地沒有，譬如說，我們講古代的詞嘛，歐陽修的，去年元夜時，他說去年，元宵節的時候。花市燈如晝，那個花市裏頭那個燈光像白天一樣亮。月上柳梢頭，月亮，十五嘛，這個月亮剛剛到柳樹上面。人約黃昏後，這真是不得了，這個是境界。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幹什麼，莫知，不知道。這首詞分兩段，上半闕。下半闕呢，今年元夜時，今年又到了元宵節了。花市燈依舊，大概大家提燈。不見去年人，淚溼青衫袖。這是歐陽修的名詞，像這一種詩，這一種詞，有它的境界，這個境界現前了，就有心了。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花市燈如舊，不見去年人，淚溼青衫袖。你們兩個，聽了多少次了，我怎麼都記得，你們都記不得我呢。你看這些……，你們這些同學腦筋，我們一樣讀書，你們聽了以後，交給誰呢？都交給本子，筆記，明天就沒有了，我們當年讀書，讀進去交給腦筋，你看到，我腦筋還好，根不壞故，因此有心，境現前故，一想到這個地方，在書本上的字句就出來了，你們讀書，讀了以後，趕快做筆記，然後書讀完了，交給書就好了，腦子裏頭空白的。顛倒故，這樣你就化學學懂了，他現在告訴你，八個因緣，根破壞故，腦神經壞了，或者，境界不現前，我講到境界的時候，所以提到這首詞。還有第三個呢，闕作意故，沒有真正意識去用心，第四個呢，未得故，達不到那個目的。第五個，相違故，有時候這個環境，這個現實跟你的意識違背的，你討厭它，拒絕它。已斷故，心裏想，我不理了，切斷了。已滅故，或者死掉了，過去了。或者，已生故，另外起個作用。像這八個因緣範圍，心不得生，所以沒有產生心理狀況的作用，由此相違，諸因緣故，心乃得生，同上面八個部分所講的相反的，這個因緣來了，你的心理作用就起來了。此中，在這個裏面。若具生因緣故，心便得生，名有心地，在八個原因裏頭，或者同時起了作用的，這個叫做有心地，凡夫境界。若遇不生呢，八個因緣不具備，心因緣故，這個心裏頭不理這一回事了，這個，心則不生，就叫做無心地，是這個道理。

所以在這個裏頭，你說有些人，你們也學佛，或者也出家，或者不出家，一講起來，不曉得多清高啊，我對於這個世間一切一切都沒有留戀，我都看得空空的，那你到我們，我請你到這個……，香港、美國、北京呀去玩玩，好不好？世間沒有意思，沒有意思……，你以爲他真空了，灰心，他不敢，可以跳出紅塵，不敢入紅塵，不能做菩薩，菩薩的話，可以跳得出來，下地獄，我要救衆生，地獄怕什麼，髒歸髒，亂歸亂，髒亂一樣很好，難埃所以要認清楚這個道理，等於經常有些讀書的同學告訴我，老師我做……，我說，你好呀，你來跟我做，老師這個不談，這個不談，我說這是幹什麼？你們……我就是討厭你們，老師啊，我不要名，不要利，我就瞪眼睛了，我說我一輩子就想要名要利，就是要不到，名利不來找我，我沒有辦法，你們動不動不要名，不要利，名利對你們有什麼關係，名利是完成一個事業的工具，你沒有這個工具，你做得到嗎？你不要被名利所困住，那纔不要名，也不要利，你們這些讀書人啊，就犯了一個毛病，我的句子經常罵人的，既要清高又怕窮，又想清高，要清高，就不要怕窮，怕窮，格老子就不清高，既要清高又怕窮，有什麼用，這個道理。怎麼叫分位建立呢？有心地、無心地很重要，謂除六位，當知所餘，名有心地。非常重要，諸位，記住埃他說除了六種，除了六種以外，你應該要了解其它的都叫做有心地，

有六種現象叫做無心。何等爲六呢，就提出問了，哪六種啊？什麼叫無心？一個人真正睡著了，謂，無心睡眠位，真正睡著了，叫無心，凡夫的無心。這個裏頭我們現代也要加以研究，你說一個人，假使，一夜睡六個鐘頭，或者七個鐘頭、八個鐘頭，真正睡著了有多少時間？這是個科學問題了，也是醫學問題，一個人如果夜裏或者需要睡眠，睡六個鐘頭或者八個鐘頭，你說他真正在睡眠的時候多少？？在科學在做一個統計了，這同我們那個大醫生，研究腦的，研究心的，有大關係了。譬如我們假使睡五、六個鐘頭，七、八個鐘頭，大部分那個腦神經還沒有完全休息，或者是交換著休息，所以每一個人夜裏睡覺沒有一個不做夢的，個個做夢，沒有一個不做夢，天天做夢，個個做夢，就是你一醒了以後，忘記了夢境，所以人爲自己沒有做夢實際上你腦子，都沒有完全休息，交換，這一部分影像都有，我們腦科醫師在那裏哦，並不是醫師比佛法一樣高，是告訴他要注意這個研究的道理哦，佛法。你真正睡眠完全睡著了，譬如你睡六個鐘頭、七個鐘頭，不到半個鐘頭，所有每一個夢，最長的夢，夢了幾十年的事，夢了幾十年，這種夢，覺到自己怎麼……，夢到自己怎麼投胎怎麼死，幾十年的故事夢，所有的夢，不會超出五秒鐘，所以夢裏的時間，睡裏的時間，你看我們睡六個鐘頭，睡了以後，一下醒來，啊！六個鐘頭，你白天呢，三個鐘頭，等人的話，你覺得等了一萬年，這個時間同心理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時間，所以我們地球上，月亮上一天一夜這個月球上，佛早就說過，現在到了月球太空，科學到了那裏證明瞭，月亮上的一晝夜就是我們地球上一個月，半個月是白天，半個月是黑夜，釋迦牟尼佛兩千多年前，他怎麼知道，現在科學到那裏知道了，他說，太陽的一晝夜，太陽這個上面一天一夜，就是我們人世間一年，所以時間都是相對的，超過太陽系統，色界天的一晝夜我們是一千年了，時間是相對的，生命也是跟時間睡眠通……這是科學，所以我們睡眠的時候，真正的睡眠這個叫無心位，凡夫的。第二是悶絕位，昏過去了，或者這個……腦震盪昏過去了，或者是發高燒，昏過去了，或者是在醫院裏上了麻醉藥真正麻醉過去了，那個是悶絕位，那個叫無心，凡夫境界。其實麻醉的醫師上的好的麻醉藥，不一定完全給你昏過去，不過是，把你引導進入做夢的境界裏，夢是個什麼道理，我們等一下再研究，那個叫悶絕位，這個時候當然無心，兩種了。他說有六種，還有呢，無想定，你真得了無想定的境界，思想完全關閉停止了，無心。還有無想生，無想天，天人的境界，那比我們高了，無想。還有大阿羅漢，你修道得到了羅漢果位，證得了滅盡定的果，滅盡位。還有及無餘依涅槃界位，阿羅漢得了滅盡定，對不起，四大阿羅漢在佛說的還是外道，心外求法，本身還沒有明心見性，你到了聲聞地的無餘依涅槃，還沒有成佛哦，還是半外道，這六個都是無心位，如是六位，名無心地。你看看，真達到無心談何容易，所以說，禪宗一位祖師，蒼雪大師有一首詩很好，南臺靜坐一爐香，不是南臺灣，這個南臺是南嶽衡山在湖南那個地方，他住在那裏，廟子。南臺靜坐一爐香，竟日凝然，竟日一天到晚，竟日，凝，兩點水，一個懷疑的疑，就是定的境界，凝然，對了，腦子要靈光，竟日凝然萬慮忘，萬慮，什麼思想都忘掉了，空掉了，萬慮忘，這個「忘」字有個心字，是這個字有個心，加個心字，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想，息心除妄想，修的無想定，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緣無事可思量。只因爲，什麼都知道，空的境界，什麼都不想，不是故意造一個無想定的境界，你看文學境界的禪，禪的文學境界，你拿這一首詩，同有心，無心地，對照研究一下，你就懂了。南臺靜坐一爐香，竟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緣無事可思量。此心如明鏡一樣，物來則應，過去不留，此心如明鏡一樣的，物來則應，過去不留，這個境界。現在我們吃了點心以後，給你點了一個心，點了兩種心，剛纔一樣，一個包子，一杯什麼奶茶，一個有心地，量個無心地，先要認清楚了，你說我打起坐來，什麼叫八定，你看有些人，認爲這樣入定了，這上睡眠定，昏沉，什麼定，還有些人真的入定是，這裏口水滑下來，甘露水，昏沉定，都是睡眠位，真的「定」，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緣無事可思量。氣脈一定打通了的。

現在有同學問問題，提出來，關於出入息的問題，不認爲安那般那，這個呼吸，用這個修法，一出一入，很簡單，實在太難瞭解了，所以我今天碰到一位，老同學，才菩薩，平常認爲自己很有心得的，我這次我說，真的，出入息，你搞清楚了嗎，在他心裏想，老師問到他，沒有辦法，在他心裏想，這個老頭子，我當然很清楚，不過呢，在我看來，你這個小孩子當然不清楚，所以兩個不同的「當然」。關於出入息，昨天講到了，這位同學提的問題，不能說他不對，真難懂啊，你們困在六妙門的方法裏頭，我再提一道，六個步驟，六妙門，數息、隨息、止息、上面三個，後面三個還不管，暫時不動，觀，止與觀本來是中心，還、淨，我們就來講止觀吧，剛纔把《瑜伽師地論》擺一下，因爲這個同學提到這裏，觸動我現在告訴你們，一切佛法的修持，由凡夫到成佛之路，修持的路線只有一條，等於《楞嚴經》佛說的，佛告訴阿難兩句話，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只有一條路，十方就是東南西北，加東南、西南、西北、東北四個角，上下之方位，十方婆伽梵，婆伽梵，是佛的別名，十方三世一切佛，只有一條路成佛，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楞嚴經》佛說的話，楞嚴經我們大概或者下午明天會討論到，現在我可以告訴大家，所有的佛法用功的方法歸納起來，只有一條路，止觀。怎麼「止」，怎麼起「觀」，止是修定的功夫，觀是修慧的功夫，定跟慧雙修，最後纔能夠達到真正圓滿的境界。止，梵文叫做「奢摩他」，唐代翻音，你看解釋「奢摩他」，你不要聽那個翻譯的那個音韻騙了，就是「三摩地」，我們現在看來「奢摩」，這兩個字讀「奢摩」啊，那個是「三摩」，那個唐代一百多年前那個音韻，我們世界上人的言語，三十年口音就變了都變了，那個時候，早一點是「三摩」，後來又加上閩南話，又加上北方話了，奢摩，奢摩、三摩，差不多都「亂摩」，就這麼一回事，叫「三摩地」。觀，毗婆舍那，梵文叫「毗婆舍那」，就是「觀」，只有止觀兩路，所以修「六妙門」，教你……，我們爲什麼要「止」呢，這個心，這個思想，這個生理啊，心理、生理像一條流水，黃河之水天上來，李白的詩，奔流到海不復回，像長江大河一樣，我們身心永遠在滾動，譬如我們生理上，心臟的血在流動，我們一天周流全身那個血流動著，血液的流動那個行程，十萬八千里，把它連起來，我們的呼吸往來多少，我們心理思想狀態，所以不能得定，所謂得定要身心兩個靜止下來才能定，所以要把這個流動的怎麼止住，你看那個水流，把它止，要清淨下來，寧定了，那個才叫止，寧定了以後，這個水把它停留不動了，寧靜了，然後這個水慢慢寧靜，裏頭的塵渣子灰塵都下去了，下去了，我們一眼這個水，碧清的，清到極點，一眼就看到底，這個纔是「止」的境界，一眼看到底了以後，所以水寧靜到這個程度，一點灰塵掉下去看得清清楚楚，這個叫「觀」的境界，止觀，這樣比方形容理解了嗎？你不理解，不是你的錯耶，是我講的不對耶，因爲你們太高明，我嘴巴笨，講得不對，所以不理解，要重新修正我自己，有沒有理解啊？好像懂一點吧，我覺得好像懂一點，因爲我覺得懂你一點，不是你懂我一點。所謂止，到極點，所謂止水澄波，形容像一杯，一潭清水，慢慢寧靜了，泥巴下去了，塵渣子下去，研製成功綠天清，下面像我們老朋友講在河邊喜歡釣魚的，這個溪水清的遊魚可數啊，那一條小魚過來都清清楚楚，這個就是觀，止與觀，心境要養成這個樣子，那還得了啊，那就不得了，不得了了以後怎麼樣，就了不得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以後，怎麼，管他得啊了啊，了啊得的，隨便了，等於我常說的，

我們這個清朝的這位大師大文人紀曉嵐，那個乾隆的大祕書，乾隆的學問好得很，他又很愛風趣，愛說笑話，他的學生都是狀元、進士了，有兩個老學生寫文章給他看，進士拿去請紀老師看一看文章好不好，紀曉嵐看完文章以後，在學生卷後面批了，放狗屁，這個進士，拿到紀老師一批這篇文章，放狗屁，這一棒打得頭大了，不好意思去問紀曉嵐，就找另外一個同學，你去問問，我的文章大家都講不錯啊，他還批三個字，放狗屁，另外一個同學，就跑來問紀曉嵐了，老師啊，某某人文章您看了。看了，我給他批了，老師啊，您給他批的放狗屁。對埃什麼意思埃很好埃放狗屁，很好，當然第一等。他說這怎麼搞的。第二等是，狗放屁了。第三等是，放屁狗，那就糟了。所以我們，你能瞭解了這個道理，就在你懂這個理路進去止觀，我們爲了，止，止水澄波這個境界，心境，是利用什麼最好的方法，利用出入這個氣。我們生命從媽媽肚子下來以後，臍帶一斷，就靠鼻子呼吸，鼻子呼吸補充生命的功能，並不是說我鼻子把空氣抽進來我才活著，沒有空氣就死了，不是哦，這個生物界的空氣鼻子進來，又呼出去，其實我們十萬八千個每一個毛孔，也是這樣在呼吸，你不覺得，我們只是在這兩個煙囪裏頭，覺得吸呀，呼呀，進來出去，你才錯了，這個進來的是碳氣，氧氣的交換，換氣是引發了我們自己生命功能，身體內部的那個元氣，道家叫先天一炁，真元之氣，有道理。息，是那個不靠這個呼吸關係的那個真元一息，這個是科學的，怎麼叫做科學啊？我們有這些大醫師都在這兒。

你們有沒有觀察一個人的睡覺，我告訴你們，找機會，你去仔細去觀察，仔細用儀器去聽，尤其是嬰兒，你看嬰兒睡覺，不用鼻子呼吸的哦，他的呼吸，很健康的嬰兒，很寧靜，這個氣進來，是我們普通修道講丹田呼吸，一直到肚子這裏輕輕動一下，這個鼻子不像我們大了沒有用，靠鼻子兩個煙囪，他一個進來，整個的身體動一下，很規律的，但是你看那個嬰兒，或者我們大人一樣，這樣一呼一吸，差不多了，停了一下，那個時候是息，真睡著了，生命的功能就在那個裏頭起作用，停一下，又動了，我們假使看自己，當然你們沒有辦法看自己，一個睡覺，你站在旁邊看他很健康的呼吸，呼吸到差不多，忽然一剎那之間他也不呼，不吸了，過不了多久，又來了，在他那個不呼不吸的自然的停留的那個境界，那個叫息，這個息認到了。所以我們的出氣叫做「安那」，進來叫做「般那」，安那般那在出息入息之間那個息，那麼沒有辦法，古代的人祖師們，帶領我們這些笨腦筋，進入那個息的境界，他只好叫你先把心理配合這個氣，數息，每進一次，出一次，心理頭記住一下，一次了，進來又出去，兩次了，能夠知道一次、兩次那是心的作用哦，當然也是腦的作用了，呼吸一進一出是生理的作用，與空氣的相應，這個一進一出，這個叫「數」，你不要死死板板的一個豆腐腦筋，豆腐腦筋好聽，有豆腐腦筋已經了不起，你不要水泥的腦筋那麼死嘛，要活一點嘛，數了，第二步是隨息，跟到息，換句話說，你覺得心寧靜了你數它個屁，你就看住這個息就對了嘛，一呼一吸，隨了嘛，隨了以後，你就不管了，你更聰明一點，一上來就，一止，就定住這裏，來也好，入息不住陰界，出息不隨萬緣。你就止了嘛，止了以後，你觀什麼？就觀心理的狀態，剛纔上《瑜伽師地論》就告訴你心理的狀態的觀察清楚了嘛，觀到最後，身心都回轉了，還到淨土境界，既無煩惱也無悲喜，清清淨淨，這不是六妙門完了嘛，按呢講啦（這樣講），聽有沒（閩南話），學了兩句閩南話在這裏吹牛表演，這樣講的，聽懂了吧，聽懂了，聽懂了恭喜，你們明天就證得涅槃成佛了，這個問題答覆了。有心地到無心地，我們研究了，

現在我們要找一下了，還是《瑜伽師地論》，三摩呬哆地，這是怎麼樣是得定的境界，現在告訴我們，剛纔講到「安那般那」修止觀就得定嘛，怎麼得定，那麼彌勒菩薩的《瑜伽師地論》怎麼講法，本地分中注意這個邏輯啊，首先還是告訴你，現在還講本地，心性的本來面目，那個原根根的地方，三摩呬哆地，三摩地的在靜修的境界，第六部份的，第六個單位的，第一個部份的叫第六之一，你看，真正的學佛的像玄奘法師的翻譯，那個頭腦之邏輯啊，邏輯得不得了，分類，這是精神文明的科學，分類之清楚，使你……。他文字怎麼翻的呢，已說有尋有伺等三，交代了，上面已經講過了，心理狀態在尋找，在尋求在伺，在等待，這個呢，有尋有伺，我們又……，這個想起，當年幾十年前那個講文學家的，王國維，研究了佛懂了一點佛學以後，提出了文學裏頭的境界的兩個字，因爲那個時候啊，人一接觸到佛學，每個都很高明瞭，像魯迅啊，這一般人，都是研究佛學，魯迅還出錢自己印佛經，很多哦，凡是革命前輩都接觸過佛學的，因爲你們不曉得去研究，不懂，講到王國維所提的境界，就是有尋有伺這個境界，他說提了辛稼軒的一首詞，全詞不講了，全詞很長，他說那個就是境界的道理，衆裏尋他千百度，這全詞你們去找，一下子……，衆裏尋他千百度，驀回首，那人……，驀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過去的詩、詞是要唱的，要真的音樂天才唱得好，配上很好的詞譜，是美得很，不像現在卡拉OK亂蹦、亂跳、亂舞，越扭得大，扭得兇，跳得高，越發狂，越是高明，古代不同。這一首詞，辛稼軒的好詞，上面，當然還有，是講男女關係啊，還是朋友關係，搞不清的，反正什麼叫境界？什麼叫……你們注意哦，世界上什麼叫最美的東西，永遠想像永遠達不到目的，永遠看不見、摸不著，那個就是最美，真給你達到目的了，屬於你的又看見，又摸著，是最討厭了，所以美就是美在這裏，他這一首詞的美就在這裏，這個人穿的是黃衣服，上面……，不要管原詞不講了，衆裏尋他千百度，白天也在找他，夜裏也在找他，做夢也在找他，到處找，找不到，忽然有一天晚上，那個地方夜裏差不多十一、二點鐘了，那個燈亮得很，夜靜人深或者是在鬧市中，驀回首，不是有意的，無意的，這個頭一歪，他就在那裏，那人卻在燈火闌柵處，妙就妙在這裏，燈火有，亮的，亮嗎，不太亮，不太亮嗎，看得見，看得見，看不清楚，越看不清楚，越漂亮啦，看清楚了，狗屁，所以愛情，什麼……，愈不懂，愈誤會，愈漂亮，愈想不到的愈美，肚子餓了一樣，愈沒有喫到的，那個味道啊，越想，口水越流，給你喫飽以後，要不要，不要了，這個討厭死了，撐的要死，有什麼好喫，就這樣啊，人生就是這樣。驀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柵處，就在那裏，原來冤枉呀，找了多少年找不到，有尋有伺，我們用功天天要打坐修定，要修到淨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放光來接引，阿彌陀佛天天放光接引你，就是你看不見，一點辦法都沒有，都在有尋有伺，他說前面已經講過，有尋有伺等三部分都告訴你們了，

現在告訴你，云何，怎麼樣說，三摩呬哆地，得三摩地境界，嗢柁南曰，這個嗢柁南怎麼用這三個字，梵文的翻譯，這玄奘法師真囉嗦，你老人家就翻成那個中文就好了嘛，因爲他翻譯太忠實了，他覺得中文這個字，詩曰，詩嘛，不對，詞嘛，又不是詞，那麼過去別的經典翻成頌、偈，偈頌兩個字，他呢，認爲偈頌也不夠準確，所以翻譯三個原則，信，要真正的信實，規規矩矩，一句話，一個音都不能變叫信。達，要使你明白通達。還要雅，很有文學藝術的價值。可是玄奘法師翻譯的這些文章，信是絕對做到，達嘛，打八十分，雅嘛，對不起，我只給他七十五分，他不像鳩摩羅什法師翻的《大智度論》、《金剛經》，每一個，《心經》你看，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美到極點，也是信達雅，玄奘法師的使你看得非常喫力，就在這裏，嗢柁南，講什麼，他把它綜合起來，歸納爲，總標與安立，作意相差別，攝諸經宗要，最後衆雜義，四句話歸納，嗢柁南就是歸納，歸納了，他說一個總綱，總標與安立，怎麼樣叫得定的三昧的境界，作意，我們用意識造成把生理心理，造成達到這個境界，作意的相，它的現象，有各種各樣的差別不同，我這個內容下面要講彌勒菩薩，是包括了「攝諸經」一切，佛說經典的每一個重點要點都把它歸納攏來了，同時最後包括了衆雜義，外道雜家的各種道理統統把它歸納起來，告訴你們，就是這樣四句話，把所有的複雜的問題歸納，先是總綱告訴你，下面就分析了，若略說三摩呬哆地，如果我們簡單的介紹，什麼叫三昧境界呢得定，當知由總標故，安立故，作意差別故，相差別故，他就又告訴我們又講一道，有總綱的，有安立，怎麼樣把它分立安排在那裏，作意，怎麼樣意識形態中間的差別，相差別，相是現象，每一個定的境界現象都告訴你，他說，已經大概略攝諸經宗要等等，都在內了，他又一條一條分析來，云何總標呢，拿現在白話說，怎麼樣說，你那個總標，總綱呢，謂，就是講，此中略有四種，注意哦，所謂修三摩地，修止觀定，一者靜慮，靜慮玄奘法師翻譯，過去叫做「禪」，你們要禪宗的禪，禪定就是靜慮，我已經介紹過禪定是梵文的禪，包括中國《大學》、《中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中國跟印度文化兩個合起來叫做禪定，古代翻譯，玄奘法師認爲古人的翻譯「禪定」呢，好像還差了一點點，他的意思，到了印度留學二十年再回來把佛經重翻了，他不用禪定，靜慮，靜跟慮了還不是出在印度跟中國《大學》上，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不是一樣，奇怪，不管了，奇怪也不古怪了。第一，三昧包括了靜慮、禪定，第二個意義包括瞭解脫，解脫兩個字，佛法真高明，我們人生最難是解脫，譬如我們身體跟精神思想，兩個分不開，你沒有本事分開，譬如我們這些老兄弟們老哥子們，思想很高，胸襟很大，解脫不了太太、孩子，心裏放不下來，解不開，脫不了，我們幾十年的革命用解放，你要曉得，高明的人，他把解脫這個字換了一個字叫解放，就是這樣來的啊，你們也不懂得，共產黨什麼黨，他的祖師爺什麼，都是學佛來的，你現在根根才找到了，所以解脫，解放用得多高明，怎麼解開，綁著的解開，脫開了，後來給他們用成解放開了，還差一點點，真正的還是解脫，學佛就是學解脫，我們普通講話呢，把解脫兩個字變成普通用詞，這個人非常瀟灑，非常灑脫，灑脫是灑得開，脫得開，人生最難是解脫，你看我們那些老朋友們，我說我到廈門來，打個電話，老哥啊，要不要大家來玩一下，他就非來不可，因爲跟我倆有感情，感情上解脫不了，他那個一解脫，你去你的廈門，我在我的北京，管你的幹嘛，那就解脫了，人生最難是解脫，你們好像出家，住了廟子就是爲了解脫，解脫得了嗎？解脫了那個圈子又跑到這個圈子來了，人生解脫難。靜慮，是一個境界，解脫，還有第三，翻過來，等持，兩樣平等的兩個輪子走路「等持」，平等的保持，定跟慧，如果得定呢，像流水一樣，止水停在那裏，這個死定了，沒有慧，如果有慧呢，心就散亂，智慧在散亂當中，又有定，又有慧，又有慧，又有定，所以又止有觀，又觀有止，這個叫做等持，第四呢，叫做等至，等持和等至有差別的，等持在修持的用功夫的境界，等至是到達了那個定慧的境界，這個嚴重的來了，你們所有學佛的，管你學密宗、禪宗，什麼宗，你學你的祖宗都可以，它下面有個歸納，四種定境，四禪八定境界來了。

# 南禪七日第十二盤

---南禪七日

等至是到達了那個定慧的境界，這個嚴重的來了，你們所有學佛的，管你學密宗、禪宗什麼宗，你學你的祖宗都可以，它下面有個歸納，四種定境，四禪八定境界來了。所謂靜慮者講禪定呢，有四種，古代的翻譯，你們寫一下，四禪八定，你們都知道的，不過正式在玄奘法師《瑜伽師地論》，尤其修「安那般那」，你配合，原有的老修行們同新修行，新修持的人在這個地方下午起真正要留意了，要靜下來，好好用心呢，或者有一點幫忙，不要認爲你那一點禪，人家問我是不是學禪宗。我說，對埃真的啊，你是禪宗大師。我說，不錯埃我是那個「饞」，這個饞，嘴饞的「饞」，看到什麼都要喫這個饞。大師啊，愛喫嘛。真的禪，你要注意四禪八定，非要作到不可，談禪說道，那是狂禪。在《楞嚴經》上有個名稱叫「幹慧」，天干的幹，沒有水，乾乾的智慧，爲什麼叫幹慧呢？沒有「定」水來潤它，這個種子不能發芽，就是幹慧，不是「乾」慧，一顆種子一樣，下在土地裏頭，沒有水沒有雨水乾的，這個種子永遠起不了作用叫幹慧，

所以必須要功夫做到，你的佛學好，禪的文學好，你沒有真正的修持都是幹慧，在禪宗也叫狂慧，亂跑的，你必須要功夫實證到，功夫就是定水，你智慧的種子碰到功夫證得，那纔是真正佛法，那功夫的證得就是四禪八定，像你們佛學院講了又講，四禪八定，真正哪一個，把理解……把四禪八定的概念理解，完全搞清楚，然後有一點點功夫做到，我常常說，這個時代，你還不要說初果、四果大阿羅漢，有一個人能夠初禪達到了，得到一個初果羅漢就不得了，當然，要成佛也容易哦，不過我那麼講，講得嚴肅一點，使你們覺得不要太容易，像我今天，亂七八糟，這幾天告訴你們，你們也要注意古人兩句話，「莫將容易得」，你不要看到我什麼都給你們，剝的乾乾淨淨都裸體，剝了給你們看剝了以後，還要它肥皂刷一下，還要刮皮，剝得乾乾淨淨給你們弄清楚，「莫將容易得，反做等閒看」。不要當成隨隨便便，應該有非常珍貴、稀奇、難得之想，你或者得到作用，所以儒家叫我們，孔子叫我們「敬」，「恭敬」的「敬」，大家看了儒家的「敬」，看到人就拿起來拜一拜，敬個禮那個是外相，敬者，就是恭敬自己，尊重自己，莫將容易得，反做等閒看。那就是不敬，要自己敬，恭敬人家你以爲別人還得到什麼好處，實際上是敬重了你自己，自己得到好處。那麼我們今天下午開始，把四禪八定作功夫這個道理的原理，配合現代的觀念，或者是科學的方法，應該好好地研究了。佛法經常有一句話，要定，修定與修慧，定是屬於修福德資糧的一個重要的法門，可是我們對這個名詞要搞清楚，還不是福報，是福德。所以當時佛法翻成中國文字、中國文化，每一個字的翻譯不像現代人這樣麻胡，

我們曉得鳩摩羅什法師是印度人，他到中國來要把佛經翻過來太難了，他到中國來，先學了……很快的時間，他的聰明智慧特別，學會了中文，他發現我們中國文字，世界上真難的文字，沒有拼音的、沒有字母，他一個外國人，要把中文、外文翻成中文，尤其是佛法，他先創立了注音字母，用華嚴字母翻過來，把它建立了，所以我們真正今天用的國語的注音字母，用到現在所用的羅馬拼音，等等這些方法，根源從他開始的，所以他那個時候建立了拼音的方法，把中國字，可以用音韻拼攏來，你不認識這個字怎麼讀法就懂得，因此這種方法留下來，我們翻開舊的字典來看，譬如清朝，康煕時代作的康熙字典，每個字的下面他注的那兩個字的反切，其實兩個字的意思，「切」字就是拼音，「反」就是相反的拼攏來，就是拼音的意思，所以我們在舊字典上看某某字，什麼事情的「反」那兩個字的反，譬如它舉個字「窟窿」，反，假使兩個字音是「窟窿」窟窿咚，一定是這個字讀「咚」，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叫做反切，「反」原來叫做「反」，後來隋煬帝把它改了，不用反，用切字，隋煬帝最怕天下人對他造反，所以他反字不用，可是我們唐朝以後，留下來兩個字都用，那個字，那兩個字的反切。這個鳩摩羅什法師，所以這個他創立了這個翻譯，再改翻這個文字，當然他是最了不起的人，我們後世今天能夠看到所有的佛經，譬如大家習慣唸的金剛經這些經典，比較文字通的維摩經，很美的，都是他翻的，可以說他一個人來了以後，影響了中國文化一兩千年，而歷史，人類歷史不要說，中國歷史最有名的，爲了一個智慧學問好的人，一個國家出二十萬大軍打一個國家，消滅了一個國家，他的要求是什麼，就是請一個有學問、有道德、有智慧的人，就是請鳩摩羅什過來，因爲他當時過來，還停留在西北邊境，那個時候我們這個國家南北朝的時候很亂，地方各路的諸侯，就是各路的領袖們，紛紛割據，各人都是自己稱王，大概他們……。

鳩摩羅什法師的故事

所以我們一提到他都很感謝他，可是他的人很奇怪的，他的歷史同龍樹菩薩一樣更奇怪，他媽媽是個宰相的千金小姐在印度，不是宰相千金小姐是一個公主，他的父親呢，是印度另外一個國家的宰相，他做了宰相以後，想想沒有意思，向皇帝要求不做了，出家當和尚去修道，修道修得好好的，修道出了家，同你們諸位一樣，不像有個妙老，當時他沒有碰到妙老，出家印度的規矩，沒有廟子不像南普陀，到處……，出家就是叫化子一樣到處化緣，所謂化緣那是好聽，就是到處討飯喫，要飯，他一個宰相之尊下來以後出家，到處託鉢沿門托鉢要飯，他離開了自己的國境，因爲在自己國家討飯方便，大家曉得他是宰相出家的，這個不好，他另外向北走，到另外一個國家去，丟掉他的身份。他長得很漂亮，和尚長得漂亮很危險的，結果到了這個國家，這個公主看到了，那麼漂亮的和尚，這個就告訴他的哥哥，是皇帝，我非嫁給他不可，皇帝說，人家是出家人，你不要亂講，你要逼我嫁，我要嫁，就是愛他，結果皇帝就把他找來，拜託你，還俗，我的妹妹要嫁給你。他說，不行啊，這個我是出家人。我知道你的歷史情報都有了，你是那邊國家的宰相，現在我的這個妹妹看上你了，這個時候大概……，公安、警察、特務啊都把他包圍了，你也跑不掉了，要討也討，不討也討，就是要討了，他逼得沒有辦法就結婚了，結婚了以後，這個公主就懷孕了，一懷孕了以後就變了，這個公主智慧特別高，對於言語的天才，外文自然都會了，奇怪有了這個孩子以後，生了，生下來就是鳩摩羅什法師，相貌特別，那麼當時有些印度跟我們中國一樣，跑江湖的，特異功能的多得很，有看相算命的，一看到這個孩子，不得了這個孩子，釋迦牟尼佛有三十二相，與人不同，所謂三十二相，統一全世界的帝王，如果不做皇帝，做轉輪聖王，我們學佛的人注意，以爲出了家，不關心國家天下政治，佛再三推崇轉輪聖王，治世把天下社會治安定了的真的帝王，領導人，同佛的功德是一樣，所以轉輪聖王有四種，統治全世界的轉輪聖王只有上古有叫金輪聖王，分，金、銀、銅、鐵四種轉輪王，轉輪這個意思就把一個歷史、一個時代扭過來，叫做轉輪聖王，轉輪聖王要具備七寶，七種寶貝，七寶裏頭第一個是太太寶，所以太太是活寶，你們諸位有家室的太太，要女寶，要賢德的女人，幫助丈夫的，第一寶就是女寶。第二是藏寶，藏寶就是財政部長，管經濟、財經的，就是我們現在要財經的發展，能夠理財的，管錢的，調度經濟最重要，藏寶。還有嘛，要大元帥，軍事會打仗的，除了這三位以外，其他的都是太空船、這個火箭、核子炮等等，要這樣的七寶。所以你看這個世界安定從古到今，有個好的女性輔助，多重要，女寶，藏寶，藏，就是管財經的，所以轉輪聖王造成了一個歷史時代的安定，天下太平，人人都自由安定的，安居樂業的這個世界，他這個治世的帝王的功德同佛是一樣的，不過釋迦牟尼佛不幹這個事出家了。現在鳩摩羅什生下來，這個相士一看不得了，佛有三十二相，他有三十種相好，比佛差了一點，不過如果他要做干政治做皇帝的話，他也是造成一個一個方面一個國家的太平，但是看來他不幹，看這個孩子的相，出家了，等於第二個釋迦牟尼佛，可是呢，很難，這個人，要出家也難，有桃花劫，有女離子愛他的太多了，三十二歲以前不犯戒，不破女色的戒，他會成第二個佛，這一關過不去呢，就不能成第二個釋迦牟尼佛一樣，但是他會影響人類文化，一個大時代，也等於佛的功德 ，這麼一個孩子就是鳩摩羅什，爸爸是宰相，又是和尚還俗，他的歷史特別，媽媽是公主，然後，差不多幾歲，五、六歲的時候，對不起，這位媽媽這位公主要出家了，要去到萬石蓮寺，要去當尼姑去了，這個給丈夫來商量，丈夫說不行，我好好的當和尚你偏要把我弄得還俗，結婚，現在結了婚有孩子你要去出家，不幹。這媽媽說，你不幹，對不起我幹了，不聽這一套，出家了，就是勉強去出家的，這一下那位丈夫沒有再出家了，下文沒有看見。她就出家了，帶著鳩摩羅什，把他頭也剃光了，做個小和尚帶在身邊，到底是母性的愛，母親的愛，帶在身邊，出了家，一樣，公主也好，不公主也好，也到處要飯，沿門托鉢化緣，他帶到這個孩子，所謂鉢就是飯碗，很大的，有大鉢，什麼這個印度的規矩，飯、米、菜、紅包拿來，都放在這個裏頭，端著這個碗就叫做鉢，鉢就是飯碗沒有什麼特別，不過名稱兩樣，他媽媽自己出去化緣，帶著鳩摩羅什孩子，印度的規矩，然後把這個鉢就放在孩子頭上，印度人不像我們這樣揹包，什麼你到雲南一帶看看，貴州很多，不是挑在肩膀上都拿這個頭頂著，他就把鉢放在這個兒子頭上，跟著一路走，你看鳩摩羅什法師的功夫蠻好從小練好，這個頭一放上鉢，將來打坐起來從小頭就很正了，大家頭上要擺一個東西，這個孩子一路跟著媽媽，這個媽媽發現不對，在國內帶孩子化緣出家太容易了，大家一看公主來了，公主師父來了，大家都出來供養，這個不好，佔便宜，他就帶著鳩摩羅什法師慢慢走，一路下來，就向北方走了，離開自己的國家，使人家不認得他是公主，所以到了新疆這一帶，所謂到過天山上，天山有個羅漢得道的人，一看他，這個比丘尼帶一個小和尚來，這個得道的羅漢就合掌，太恭敬他，這個孩子不得了，講法同那看相講的一樣，三十二歲不破戒，第二個佛，這一代的第二個教主，不過了這一關嘛，名流萬古，影響後代人太大，所以他在當時新疆這一帶，過了甘肅到西北這一帶，分了好幾個小國家，他媽媽帶到就在這邊，他媽媽沒有帶他到中國來，有一天，七、八歲的時候，鳩摩羅什法師跟著媽媽化緣，頭上頂著鉢，他突然一想，我個子那麼小，媽媽把那麼重的一個鉢放在我頭上，怎麼走路那麼輕鬆、那麼自在，他想說那麼重，這一想不得了，碰，重起來了,頭一搖鉢掉下來，東西都倒了。媽媽問他，你怎麼搞的，你本來都好好的，突然今天怎麼搞的。他說媽媽啊，心動了。怎麼心動了，他說原來啊，頭上你那麼重放在我上面我沒有心，我也沒想，所以沒有關係，今天我一想，我那麼小，怎麼頭頂，頂那麼一個重都沒有事走得很輕鬆，完了，心一動了。七、八歲哦。所以心的力量有這樣大，這是鳩摩羅什法師少年的故事，後來他當然跟著媽媽，當年的教育，尤其是印度，東方的文化，印度的，統統在佛的這個聲光教育之下，所以稱之佛教，這個教呢，不是今天的廟子宗教的教了，是佛的教化，教育系統之下的，所以釋迦牟尼佛同孔子一樣，並不想當現在給人家捧得當教主，那他纔不幹呢，當皇帝味道比這個好啊，爲什麼捧成教主，那是後來弟子們把他捧出來的，他纔不幹。所以他一、二十歲，學問修持到了很高境界，言語，各種言語也懂了很多了，跟著媽媽到處在國際上跑，當時的國際不像今天的世界，當時什麼美國、英國，英國還在「陰」的地方呢，美國連美都看不到，都是荒涼的，文化在東方中國印度這一帶，埃及這一帶，人類文明最頂盛的時候。所以他到二十幾歲，二十幾歲的時候，就跟這些每個西北邊境這些國家，每個帝王都捧他的，鳩摩羅什法師。我們中國呢，這個時候就是四分五裂，在西北的稱王的是秦王，不是秦始皇，他用到秦始皇那個「秦」，秦就是「支那」，外國人叫慣了支那、支那，現在變成支那這是中國話，跟閩南話「ㄘㄚㄋㄚ＼」，就是小偷了，差不多了，那個又不對了。秦王叫苻堅，苻堅就曉得鳩摩羅什法師，學問道德修養聲望太大了，在西北另外一個國家，派呂光帶二十萬大軍到西北部去你給我……，他的任務，二十萬部隊，拿現在講，帶好大一個部隊去，海、陸、空都派上了，由你指揮，到西北的任務，請一個有學問的這位和尚鳩摩羅什來，所以呂光一路帶兵就到那邊，可是鳩摩羅什法師在西北被另外一個國家的國一不肯放，呂光說你不放人，消滅了這個國家，可是呂光請到了鳩摩羅什法師，用武力消滅，你看歷史上爲了請一個法師，所謂法師一個大學者大修養的人，二十萬大軍消滅了一個國家，這個人類歷史上沒有第二件事，你看多麼尊重知識，多麼尊重文化，一個事，看到這個歷史非常有趣的時代，是真很了不起的時代，可是他請到了鳩摩羅什，呂光呢，不回來了，爲什麼，苻堅已經亡掉了，後秦姚興當皇帝了，西北，不是苻堅了，姚興，苻堅稱前秦，這個姚興當皇帝稱歷史上後秦，這兩個前後秦，同秦始皇那秦呢，秦始皇我們如果要把他分別起來，那是老祖宗的秦了，這個距離又太遠。姚興的時候，因爲苻堅亡了，呂光就不回來了，自己在西涼就是涼州，甘肅一帶自己稱王了，把鳩摩羅什法師就軟禁在那裏不準出國了，他不過不像苻堅那麼尊重他，可是對他也不錯，不過他被軟禁在那裏，這個時候也不過二、三十左右，等到後秦的姚興起來，又把這個呂光的西涼消滅了，才把鳩摩羅什法師請到我們西安長安來，開翻譯院，翻譯佛經，姚興對他是非常恭敬，這個都比玄奘法師時代早，所以我們所有看到的佛經，金剛經、維摩經、翻得很美、很漂亮，他來了以後，就開始組織翻譯院，那個時代一直到唐宋之間，我們中國這四、五百年的對文化的交流，是佛學哲學的這些問題是最高的，現在是科學，歷史時代轉變的不同，你要曉得他的翻譯的文字翻譯佛經，開始就組織了一個政府一個國家的力量，把天下的才子，出家、在家的都集中了，所以當時有名的道安法師，道安下面四個弟子，僧肇、僧叡等等，都是第一流的人，那個時候是第一流人出家，這是新的一種學問修養，所以人才很多，可是在翻譯佛經，有時候，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組織是科學的，民主的，後來玄奘法師也照這個辦法，他用原文嘰哩咕嚕念一句，然後這些懂外文的跟到翻成中文一句，當時也沒有黑板嘛，就寫出來，然後幾百人就開會，同意這樣翻嗎，這個外文跟中文，這個意義完全對了沒有，鳩摩羅什法師自己主持，他也把中國文字變成拼音，使大家懂，很多外國的也參加，爲了一個字的商量準確的程度，爲了一個字有時候幾百人討論了好幾天都決定不了，我們講了這些故事是告訴大家，年輕一輩子的法師們，在家居士們，求學問、讀書要有古人這一種精神，不是麻麻胡胡，大家認識幾個中國字，倒轉來，都會爬的，以爲自己還是讀書人，知識分子，對不住，你差遠了，要這樣的，我們要懂自己的歷史懂自己的文明的重要。可是鳩摩羅什法師在這個時候呢，這個姚興這個皇帝，恭敬他的不得了，然後他也到中年了，皇帝做了怪想了，這位姚興，也是外國人，在中國做皇帝的，所謂胡人，我們文化裏頭凡是那些胡椒啦、胡琴啦，都是西域傳過來，都外國人、番茄啦，有個番字，有個胡字的都是外來文化過來的，現在嘛，加一個字，胡字、番字、洋字，這都是外來文化跟中國文化綜合起來的，這一個文化文明，這個所以我講到這裏又插過來了，吩咐你們出家同學們，又插了，插開了，我插過來，你們將來出去做師父的做法師，講戒律，講經給人家聽，譬如隨便一個居士皈依你做徒弟就要受戒，受這個八關齋的戒，受沙彌戒、八關齋戒，八關齋有一條，起碼的，皈依佛示以後，最後一條戒不算是很嚴重的戒，不坐高廣大牀。一個受了佛的教育以後，這還沒有出家哦，還沒有正式當沙彌，先要學會這個規矩，不坐高廣大牀，不坐，不坐在上面，這個大家都知道，你們知道，很多居士們，學佛學了這個，高，高的牀不睡了，寬的牀也不睡了，我說爲什麼。我們受了戒的。我說，那一條戒？起碼的八關齋戒。那我說你平常。他說，我現在啊，自己弄了一片小小的木板放在地下睡覺。我說，這是佛的教育。對呀，不坐高廣大牀。對我當年也聽過這些法師受戒的師父們都是那麼教。千錯萬錯，錯得一蹋糊塗的錯，就是文化不通，文字不通，我說你曉得什麼叫牀？告訴你牀嘛，睡覺的。我說錯了，(古代）椅子叫牀。那有這個事。我說，你要曉得我們在唐朝以前，中國的文化，席地而坐，沒有牀、沒有椅子的，你到日本現在看，日本的那個榻榻米，就是我們的文化，唐朝的，由上古到唐朝保留，這個在日本看到了，中國人這個椅子是開始那裏來的，外國傳過來的，原來不叫椅子叫胡牀，所以出家的人坐椅子呢，原來叫做繩牀，一條繩子編的，繩子編的，就是坐屁股的地方，現在等於籐椅一樣，用繩子編的叫繩牀，那麼這個胡牀，繩牀就是椅子，開始來也不是這樣，這樣靠起來，這個樣子的，開始呢，尤其出家人，爲了方便坐椅子，繩子編起來這樣摺合攏來叫交椅，我們現在叫交椅，交通的交，椅子的椅，椅子就是椅靠，唐朝以後才慢慢我們用椅子了，用胡牀習慣了就變成椅子，那麼我們這個唐以前我們民族文化席地而坐，就到日本去保留去了，我們大家通通坐椅子，所以，不坐高廣大牀，高的椅子，位置高的，還要用一個踏凳上去腳還要踏腳的，高椅子，大椅子，給老年人，給祖宗、給祖父，皇帝、大官們坐在上面的，所以叫你學佛出家先學謙虛，不要每個地方自己冒充大了不起，坐在上面去，是這個意思，不坐高廣大牀，先學會謙虛，不要學會傲慢，是這個樣子的。不坐，現在後世不懂這個道理，不懂這個文化，就是一學了佛，大牀高的、寬的都不能睡了，誰說的，這個叫青蛙跳井，是禪，什麼是青蛙跳井，撲通，不通，不懂，不懂嘛，所以你們以後，要做師父的，把戒律很多地方誤講錯講了，都要研究過，修證過，不是這麼一回事，不坐高廣大牀。爲什麼過午不食，過午不食是做功夫，有個道理的，都要慢慢弄通啊，這個插過來講完了，順便告訴你。所以你看到達賴坐牀大典，西藏還是用胡人的文化，坐牀大典，什麼叫「坐牀大典」，你說班禪達賴真的爬到牀上去坐，就是北方人坐炕坐在炕牀，炕牀也是胡人傳過來的，坐牀大典，就是等於說，皇帝登位，就是登位，我們中文就叫做登位，所以叫坐牀，是這個意思，所以不坐高廣大牀，就是不把自己推到那個最上位，最高貴的位置上，學謙虛，這一段是插進來的話。剛纔講到那裏怎麼爬到椅子上去，講到鳩摩羅什法師，他在那裏受姚興的尊敬，這位皇帝，對這位師父、法師尊敬得不得了，忽然發了一個奇怪的想，這要叫我們朱醫師研究他的頭腦了，等於現在人把愛因斯坦死了以後這個腦袋拿來研究，愛因斯坦怎麼那麼高智慧那麼聰明，這個腦神經一定有特別一條線，線路的。所以姚秦這位皇帝就跟鳩摩羅什法師商量，師父啊，你也到中年了，快到四十左右囉，那麼高的智慧，你是特別一個種，你死了以後怎麼辦，對不起我看你的種子要留下來，一定要他留種子下來，這個聰明種子「優生學」，一定要把後代聰明的要留下聰明啊，就派了自己的宮女十二個都給他做太太，要留種子，鳩摩羅什法師……我出家的人，不能幹。不行。這個時候還只三十二歲，非留種子不可，皇帝硬強迫派了十二個宮女把它包圍起來，做他的太太，就要留他聰明種子，這人類歷史上也是稀奇古怪一件大事，所以鳩摩羅什法師就沒辦法了，所以這一生不是現代佛，就被那個羅漢、看相的都看對了，就是那一關，他也不是自己要破戒，就過不了，所以鳩摩羅什，皇帝派了十二個宮女給他做太太服侍他，當然有夫婦的關係囉，跟他出家這些徒弟們大家也依樣畫葫蘆，照他那個樣子，也可以討太太，鳩摩羅什法師一看這個不得了，你們這些年輕出家的跟我這樣學啊，我又不是自己要的，沒有辦法，鳩摩羅什法師有一天在翻譯院把一些年輕出家的要討太太的和尚找來，他開了特別的聯歡會議招待，每個人前面擺個碗請大家喫麪，然後大家很高興，結果拿出來每一個碗裏頭，都是縫衣服的針，喫麪，大家喫啊，諸位請啦。這個怎麼喫啊，縫衣服的針到喉嚨穿到死的，他說你們不喫啊，好，我喫，他都喫掉了，所以有名的歷史故事叫羅什吞針，你看他是怎麼搞的，這個針啊他都喫下去，腸胃也沒有穿了，這是什麼特異功能，什麼功夫啊，有名的故事叫做羅什吞針。然後告訴大家他喫完了，你們都要討太太學我嗎，你一碗的這個面會喫得下去再來，第二步他下命令從此不準，大家就不敢了，這是鳩摩羅什法師的故事。

# 南禪七日第十三盤

---南禪七日

佛法是不共法，修禪定打坐作功夫這是共法。共法，是什麼意思？共有的。譬如雙腿盤腿打坐作功夫等等，修定之學，甚至於四禪八定都是共法。怎麼共法？不只你出家人，佛教比丘、比丘尼就是和尚、尼姑會有這個本事，其他的外道任何宗教都有。譬如天主教，老的天主教講不講打坐呢？講打坐。天主教的打坐你們沒有看過，我當年在成都的時候，還有一個法國的神父，他打坐得非常好。他們打坐，是一個亭子，自己做的，警察站崗電話亭那個樣子，這些天主教的神父要修持進去打坐，身上掛一個念珠。天主教的念珠也可以說從印度文化這樣過來。穿個黑袍子坐進去，亭子一關就坐在那裏。我們叫閉關，把門關起來修行，天主教叫避靜。我常常笑他，你們，沒有辦法，給佛教，翻譯名詞都不對，避天了靜就進入鬧的地方，佛教的閉關是中國文化《易經》上來的，你們怕叫閉關，那有什麼關係呢，叫做避靜，避靜（指點寫黑板的同學），天主教叫避靜。避了靜就不對囉，就是要找鬧了，這個翻譯都是問題，

他們天主教在我們這有坐得很好的時候，有一個…這個法國神父就告訴我，他坐得好的時候，自己就覺到昇天了，會離開坐位兩、三寸。我說，你有這個本事，坐得很好，其實是安那般那氣的作用，自己就離開坐位升起來。我說，那不能再升了，他說不能動念，一動念我現在，嗯，升起來，咚，屁股又坐在位子上了，動了心，就不行了。這是介紹前人經驗給你們聽。不動念呢，慢慢氣充滿，他自己又浮起來。所以講到定法是共法，譬如基督教、天主教跪下來的禱告，實際上，上帝、主阿阿門，「阿門」，念，嗡埃實際上是這樣翻過去，跪下來，禱告禮拜，這些都是共法，等於我們中國的儒家的。

你看我們中國古代的帝王、聖賢坐在那裏，一定要端容正坐，這個也就是打坐的姿勢之一，你真這個樣子做到，一天不動，就算你有定力，行嗎，這也是一種打坐的方法。是中國儒家傳統從祖宗來，所以你看我們看祖宗上輩畫個容，那個時候沒有照像，靠畫畫，這樣坐著，後來我呀，我年輕好奇問過老一輩子，你畫了容沒有，叫畫「容」，容貌這個「容」，那個時候還沒有照像。畫過，他說我畫了，留給後人，畫容好苦埃我說怎麼苦呢？頭髮梳好，衣服穿好，坐在那裏，一個畫家在畫面，下面，就是寫真，真的就是照你這樣畫。他說要好幾天哪，那個畫家叫你坐到不動，不要動，就不能動埃頭也不敢歪，就給他畫，他畫到這一邊，叫你臉過去，不要動，你就要這樣看到，永遠不能動（頭部動作）。給他畫，這是「畫容」，我們在學藝術叫「寫真」，寫下來真實的樣子，以前叫「畫容」。我們到香港古董店看看，很多古董店，前一輩子人做大官的，那個尊容夫婦一對，都掛在人家那裏做古董賣，所以世界上什麼地位，什麼了不起，都是騙自己的，誰知道留下來那個給人家做畫畫，做生意在賣呢，有什麼意思。…有什麼意思。講這些道理，歸到打坐的範圍是共法。佛法的「不共法」在哪裏，不是打坐功夫，打坐共法當然……

所以人家有許多人說，學佛的人，那個人有功夫，一聽外道，就罵人了。好像佛法，我的佛法是最高，當然我的頭也剃得最光，跟人家不同。我說你想想看，外道都會，你怎麼不會呢？既然你那麼高的人，外道都會的本事，你怎麼不會呢？應該會埃成佛，佛能通一切法，佛能窮萬法之源，佛的他的智慧成就那麼大。通一切法，窮萬法源，根源都知道，外道會的，佛都會，就是你的佛法，我會的外道們做不到，這是佛法的偉大，就在這裏。那麼世界上的共法，定的境界大家會，你不會就不行囉，所以我們要把定的原理，告訴大家，自己修持之路，懂了這個原理慢慢去實踐。我們講修行，修行，換一句話來說，這個修持的原理懂了，自己去實踐，做到了，纔是真正的修行，所以修行是把這一套學理變成實踐之學問，這個就是修持之路。

我們現在講「禪定」，在佛學裏頭舊的翻譯，一個固定的名稱，叫四禪八定。四種禪配合下面四種定，叫四禪八定。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大家都知道吧，都知道，四禪。這個看起來四禪八定，都是佛法同外道的共法，共有法。初禪定，名稱，舊的翻譯，叫離生喜樂。二禪，叫定生喜樂。三禪叫離喜得樂。四禪舍念清淨。這四個禪定境界，也就是功夫境界，修佛法同外道共有的功夫境界。也就是學佛的，唸佛也好，參禪也好，修密宗也好，修止觀也好，共同會到達，真正對了，幾乎有相同之處，到達這個層次，這個程度，這個層次。但是不管外道，佛法內道，不管是什麼，

好像今天的世界，今天社會。不管你西藏、東藏啊，隨便那裏，那一個人修持能夠達到初禪，離生喜樂的，因爲我這個人啊，孤陋寡聞，沒有看見過。以我的標準，也是佛法的標準。初禪定，第一步這是共法哦。現在的彌勒菩薩告訴我們，講的更清楚一點，這一段，就是我們喫中飯以前講到，你們那一本《瑜伽師地論》，二百七十吧，是不是，三百七十，三百七十（問別人頁數）。現在他的翻譯，三百七十這一頁。靜慮者，他翻成靜慮就是禪定。謂四靜慮，四個階段。

一、初禪定，從離生「有尋有伺」靜慮，就是離。古代的翻譯，鳩摩羅什法師那個時候的翻譯，離生喜樂。簡單明瞭，清清楚楚。玄奘法師的翻譯，也簡單明瞭，清清楚楚，又加了一點註解。初禪從離生，沒有用喜樂兩個字了，有尋有伺，初禪就是說你靜坐在那裏，還在尋找呢。有沒有達到定的境界，那麼有尋有伺這個尋找，我用現代話比方，等於你拿一個電線的插頭。插頭在哪裏呀，試一試，不對，沒有插上……這裏，這裏（插插頭的動作）「有尋有伺」，咚，一下插上了，這個伺，有尋有伺。那麼從真實的翻譯，我們大家尤其青年同學們，你們讀佛學院都聽過了，離生喜樂，初禪都會講了。我們現在懇切的，真實的，很踏實的討論一下，不管你念佛也好，打坐也好，或有沒有打坐都沒有關係。你初步的修養，到達了離生喜樂的境界，有沒有？假使沒有，我們也學道學佛，或者進入佛門，換句話，你沒有得到佛法的享受耶。所以自己的，凡夫的思想、情緒，身心都改變不了，只要達到初禪的境界之一，身心，身體，整個的肉體，包括裏頭的氣脈，包括精神思想，乃至個性作風都會改變，自然會改變。初禪境界，你注意「離」，爲什麼加一個離生喜樂？脫離原來舊有的習慣，同時由精神跟肉體的作用，慢慢修養到最高處，有脫離之感，有解脫之感。換句話說，精神、身體有昇華的境界，就昇華了。那麼有離，有脫離之感，而生出來什麼呢？喜樂。不要隨便看喜樂，你一看就懂了，多用腦筋想想。「喜」心理的狀況，心理每一天最苦的環境，最髒的地方，最不如意的事，嘿……自然會喜歡的，沒有事，彌勒菩薩這個相一樣，每天咧個嘴都在笑的。打你一個耳光，嘿……你手痛了沒有？對不起啊，不要把你手痛了。罵你一聲，也嘿嘿，對不起啊，對不起啊，不要生氣。就會這樣。這是比方，有脫離之感。生出來生理、心理，都在轉化。離生，喜，心境都在喜悅境界裏頭。「樂」，生理感覺的狀態。你看我們一個人，活著每一天，自己也很健康的人，你覺得自己有快樂嗎？不見得，不是裏頭難過，就是那裏眼睛不對，再不是牙齒痛，就是兩個腿盤久了，腿又麻，又酸。說打坐禪定很樂，盤腿我的媽媽，好苦哦，一點樂都沒有，離生喜樂，我只有今生受苦啊，也得也初禪的一部分了。兩個腿盤著，叫我坐在那裏半天不動，沒有得離生喜樂，得個現生受罪，對不對？這一定都得了的，就沒有達到初禪，有脫離之感。喜樂，樂的狀態，我告訴你，所以修密宗講氣脈通了，什麼道家叫奇經八脈通了，

真正氣脈通了，奇經八脈通了，爲了什麼？爲了達到初禪的離生喜樂的「樂」。「樂」是什麼，得一個非常快感的境界，這個快感的境界一來，什麼男人想女人，女人想男人，對不住，離。一點事都沒有，不相干，不需要了，因爲他的本身發起的樂感，超越了這個，這個情形，所以彌勒菩薩後面還有瑜伽師叫菩薩內觸妙樂，你生命內部，觸到、碰到，插頭對了，發生一個奇妙的一種快感，超越了現實世界，現實生命，內觸妙樂，這叫離生「喜」，心理的狀況，「樂」，生理的狀況。那麼在這個過程裏頭，就是密宗，所以我們大家看到西藏密宗一個最了不起的，講氣脈啦，奇經八脈，中國的把這個身體，「奇經」你們都知道吧，都曉得吧？不要客氣，在這個地方也不要謙虛了，在別的地方不要傲慢了，奇經八脈，大家修道家的，最喜歡搞這一套了，

督脈從背上起到頭頂，對不對？你們都知道，我隨便講一點，任脈從舌頭起，到頭頂轉到這個地方眉間，這個地方是督脈範圍，舌頭內部接上來到下一步，轉過來跟督脈匯合海底，這是任脈。腰裏頭一圈橫到是帶脈。由丹田起一直通到喉嚨通上面，叫做衝脈。密宗叫中脈。有人注……特別論辯，衝脈不是中脈，中脈比衝脈高，隨便怎麼論辯。兩個手的左右內外陰維，陽維，合起來叫奇經八脈（南師講時，邊說邊比劃，僅看文字不知能否清楚）。這奇經八脈，不在醫學的十二脈以內的，當然在身體內部，在醫學的範圍裏頭，特別所建立，這個生命有沒有這個東西，中國這個醫學道家配合，的確有這個東西，有這個作用。

如果你們打坐，坐得好了，奇經八脈自然會通。通了以後，大家就有特異功能了，有氣功了，給人家治病了，那個沒有真通的啦。真通了，連你老了的骨節都軟化，同嬰兒一樣。奇經八脈通了，十二經脈一定通了，所有的內部的情況整個的轉變，不能說百病不生，至少啊，就是生了一點小病小苦，很快就沒有了，這是奇經八脈。這個西藏的密宗呢？不講這個奇經八脈，他講三脈四輪，四個部位，實際上是三脈七輪，這個身體的範圍。這都是科學哦。不是你們諸位大醫生、大博士們，神經解剖。在血管脈管裏頭找不到的，可是，真有這個東西。這個是現代西醫，醫學要好好的虛心去探討，去追尋了，那麼三脈四輪是怎麼樣三脈呢？由頭頂百會穴，我們中醫講叫，中國道家叫百會。什麼地方百會？我們嬰兒生下來，那個頭頂還在碰碰碰跳的，嬰兒還不會說話的，那個地方，百會穴。等到這個嬰兒，那個頭頂蓋這個碰碰碰跳的，長到實在了，就開始會說話了。由這個穴道一直通到男女這個海底是共同的，一條線，這個叫中脈。那麼你修持用功，奇經八脈還沒有什麼稀奇，真打通中脈，就非常難了，打通中脈，隨時在定境，每天在藍天的境界裏。所以密宗有些圖案畫得藍的、黑的，這個五色就代表，在某一種境界裏頭的色境界，有色相的境界。

這是心理跟物理，心物一元所結合的真實的境界，你吹死了都沒有用。 你說學禪宗的，我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你見鬼不是鬼，你活見鬼了。那個還是外形的境界，你內在的境界，真實來的，它是個科學的，心物一元的功力就在這裏，所以中脈打通是這樣，中脈很難通。所以，印度的Yoga瑜伽，瑜伽把它比成一條靈蛇，靈蛇，這個中脈的根根，一條靈蛇一樣，靈魂活動一條蛇，每個人生命都帶著有。這個靈蛇，中國道家把它比成什麼靈龜，北方玄武大帝腳下踏的一個烏龜。它這個頭都縮進來了。就是說這個生命，父母所生胎兒，帶來就有這個功能。

# 南禪七日第十四盤

---南禪七日

禪堂的因緣，是妙老的法佈施，李傳洪的財佈施，他們兩個財法二施等無差別，這是佛法的成語，但是我的理想中以爲蠻大的，因爲我這個頭腦不行，結果來看小小的禪堂，還不行，我們總希望中國人自己有一天把自己的文化，變成一個非常偉大的禪堂，免得戴思博那些外國同學們笑我們，戴思博不會笑，日本人都在笑我們，你們中國人自己講禪宗宗主國，一個禪也沒有，一個禪堂的樣子都沒有，看我們非常看不起，也真是的，值得他們看不起的地方。假定我們還有機會再來，不一定是北普陀、南普陀、東普陀、西普陀都可以，看你們諸位的發願吧。爲什麼有個禪堂，共產主義，集體共修持，集體共同進修，一個場合，就是昨天提到出家人的六和敬的精神在實習，真做到了，生活衣食住行都在一起，一個大禪堂，所有人也睡在這裏，住在這裏，打坐在這裏，活動在這兒，那就是大同世界的社會，共產主義理想的場合，社會主義真發展到只有資本主義有錢才做得到，還是我那四句話，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主義的福利，資本主義的管理方法，中國文化的精神。如果我還活著，希望有一天你們做到，我看一眼，然後一笑，再見。那也很高興。那中國人有自己的文化地方，現在全國沒有。

禪堂，答案是爲什麼，是我們中國的佛教大師所創立的集體共修的地方，像廟子、叢林，也是我們中國文化所創立，在佛的傳統裏頭，出家人每個人單身各自在外面化緣，不修廟子共住，到了中國來改，在佛教的規矩出家人不可以種地，也不可以做生意，也不可以謀生，到中國的祖師，馬祖、百丈兩位老師跟徒弟，師父跟徒弟改了，變成叢林，當時給人家罵得不得了，佛教界罵他兩個人破戒比丘，犯法的。他就改了集體共修的叢林，集體共修的生產，可以種地，自謀生活，不靠社會，是這樣的，這個不多講了，講下去很多啦。 禪堂裏用功打坐，以後起來就是……，真的修定啊，四個字嘛，坐是打坐，行走路，也要定，行、住站在那裏，住就是站在那裏不動也要定，坐，睡在那裏也在作功夫，生活的四大威儀四大規範裏頭都在修行，一分鐘都不能松，這是禪堂，一秒鐘都不能松，所以我的理想中想改良的禪堂，每個人就是你們坐禪這個長凳子，還要寬一點，長一點，多個一排兩邊有一個一半的範圍，前面是打坐的，要睡覺通到後面，統統在這兒，那這個地方算什麼，屁股都轉不動，所以，我原來想想，老和尚給我的命令，我最怕他，這個老和尚，我就要來了，我想大概你們這裏聽說一、兩百人，湊個幾十人，外面再加一點，我還不敢說，一說了，我的風聲一放出去，大概臺灣可以來很多很多，各地各國，你看戴教授從法國巴黎都趕來，從美國趕來的，那……太多啦，那受不了，這個禪堂要擠破了，我敢說，人家問我，我說我大概要出門，到哪裏不知道，到大陸去，算不定經過廈門，都是這樣騙人，罪過，罪過，犯了戒，我自己犯了妄語戒，說假話，真的，現在給大家提出來，我坦白，有罪，不要給我戴帽子就好了，這是向那些沒有到他，我騙了們的同學們道歉。禪堂所以這樣，本來不是……，

坐了一堂，起來就走，叫做經行，佛學裏面叫經行，經行就是走路，不是散步哦 ，有規矩的走路。經行很重要，佛法裏頭有一種修法，修行的方法，叫做般舟三昧，我們有位師父現在在那裏，（從智）首愚法師，現在在下面講堂裏，要他在那裏坐鎮在那裏，他經常玩這個，搞這個事情，玩，我講話又是犯了戒，什麼戒，好好的佛法，我偏要講個玩，這叫綺語戒，好像是幽默，說得不正經，這個就犯戒了，所以戒律很難，像我啊，不敢談戒律，我一天到晚犯戒，隨時守戒，隨時犯戒，靠不祝般舟三昧有一種修法，像這個禪堂裏，上面吊的都是繩子，一條一條繩子吊下來，沒有凳子、沒有椅子，沒有牀鋪，什麼都沒有，光的，一天到晚在走，慢慢在走，走到累了的時候，要睡覺了，拉到繩子掛在上面，不準躺下，不準坐到睡的，智者大師能夠開悟，得道成功，修這個法門，有時候，七七四十九天都在走哦，不能坐、不能站，充其量累了掛到繩子上面拉著休息一下，走到一、二十天，兩個腿呀，腫得水桶一樣，脹起來，拖不動了，路都走不動了，不要走，慢慢……下去，再以後，慢慢腿脹，又縮小，又恢復了，然後這個……，在禪堂裏面好像飛鳥的飛翔一樣在走，百病都去掉了，都到腿部去，智者大師，你看他的全集，修 這個般舟三昧，念念在唸佛中，到了最後，到了時間了，滿期了，休息下來，躺一下，枕頭還沒有靠到枕頭，大徹大悟，成佛了，就是修這個法。所以經行，經行的方法很多，轉圈子，修般舟三昧在大殿禪堂是這樣轉，還有密宗的經行呢，密宗在山裏頭，有些專修的人，譬如我們這個禪堂中間這個走廊，兩邊一個柱子，那邊柱子兩條繩子，繩子上面套了一個竹子的筒子，竹子空心，一個筒子。密宗經行筒子，那這要表演了，還是這樣，等於在打坐入定，假稱啦，冒充入定，這個手抓著繩子，這個手抓到了，怕自己入定忘記了在走，忘記了方向跌倒，轉過來，抓這一手，轉過去抓這個，走直的。後來有些禪堂走的，過去有些禪堂我看過，禪堂又小，舊的建築，打七的時候，一天喫七頓，大家喫素的肚子餓了，看到點心好啊，拼命的喫，喫下去打起坐來，上在，呃……，下面，撲……，那個空氣又不流通，那個味道，好受哇，五香俱全，受不了，加上不洗腳，兩個腿一盤，那個腳趾鴨的香港腳的臭味臭出來，那真是啊，香花供養呀，那個味道，然後走起路來是這樣，然後一百多人就一喊，起哦……，那我們這裏一叫，政府當然聽到，怎麼這一羣人在這裏造反，練兵啊，那不得了，這些老規矩後來都搞壞了，不對的，這個人這樣久了以後，所以過去那些老和尚出來都是這樣的，他覺得守規矩，違反的，都不對的，

佛的戒律走，就是比丘的威儀，出來，目不斜視，前面看正的，不能左顧右盼，眼睛開的，只看前面兩、三步路，動都不動，肩膀是甩開的，這個肩膀，氣脈都活動了，大步、端容、整肅，你看我常常在路上走路，看人走，我常常有些同學跟著我，你看前面那個人有心臟病，老師你怎麼知道。你看他走路，有心臟病這個手，這個手只甩了一半，這個手甩得很厲害，心臟問題。有些人腰部有問題，這個手不大動的，這個手甩得很快，腰有問題。所以很嚴肅地，平正、端正、慢慢，心境還在打坐中間呢，四面不管。你看你們有些身體，尤其我在香港常常講的，香港街上，不像北京啊，北京人喜歡或成都，悠哉遊哉，慢慢地，我們這些老朋友們，官又大，步又大，最後這樣，下了汽車，唱京戲的出來，咚，哈，是這樣。其它的都市，我急急忙要去賺錢，香港，所以，每個女孩子男孩子背上都彎的，背個包包掛在那裏，下班的時候，穿個高跟鞋，每一個都是病，好可憐，這個世界上。你看有一個人，很端容正走的，很少，健康。所以這裏呢，本來打坐以後，要起來經行，我到這裏一看，不敢，電話裏已經聽到了，所以罵他們，派來的這幾位同學怎麼搞的。老師，沒有辦法，改了又改，改了又改，好痛苦，人多埃他們跟我慣了的就排成這樣，不能轉動，只好走「之」字形。我說，那些年紀大的，要轉變的時候，還裝冒充，一碰到凳子，就不得了啊，不能動，到這裏一看，我說這個怎麼經行，這個禪堂走一圈，你看一個人這一腳踏到這裏還要手甩開，佔了多少面積啊，不能，所以我就改變辦法了，只好拿嘴巴來喫苦囉，多講一點給大家聽，少一點實行啦，剛纔看他們走走，蠻舒服的，等一下試試看。

然後講禪堂裏有時候叫「起」，叫錯了的，「起」是個咒語，這是禪宗套了密宗時頭搬過來的，「起」這你們學華嚴字母，就曉得「欠」，大日如來是密宗的毗盧遮那佛的修法，五字經的咒語，嗡、尾、囉、吽、欠，這個大咒子，大日如來毗盧遮那佛的基本咒子。那個欠，就是空，萬法皆空，不要寫了，不要寫，那個祕密就是露一下就不能再搞了，再搞了還不叫祕密，我沒得戲唱，要留一點的。所以這個「起」，禪堂就是念「起」，「欠」字就是空，念頭空，身心空掉了，這是梵文過來的，不是喊起來的「起」，起來幹什麼，造反，「起」你躺在那裏多好，起個屁，這樣，我們等一下走一下，

還有禪堂裏過去有監香香板，我不是給你們講過，傳到日本以後住了禪堂，跪在師父前面，師父啊，你給我消點業，拿到這個香板就打下去了，打他的背，打他的膀子，有些人拼命要香板，請師父你打一下，好像打一下就消了業，那個業，心不能了，打得消嗎？打死你也沒有用，那個業，槍斃了你，你人是死了，那個業還是帶走的啊，因果報應那個業力，做了壞事，你死了身體沒有用啊，不是給你們講過佛的四句話，怎麼說啊，縱使經百劫，下一句怎麼樣，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那是真的，沒有錯埃所以香板不是打人的，香板上面過去寫的兩個字是「警策」，警告你的鞭子。那麼後世有些禪堂，有些人做班首的，拿到香板很多，背在上面，有時候真的看你一昏沉，有些呢，脾氣不好的，沒有修養的，這個年輕的和尚坐禪堂正在頭低一下，昏沉了，他「咚」就下來，那還不如去做刑警隊，隨便抓一個人來打一下就對了嘛，不是這一回事。香板的故事也給你講過怎麼來源，不過我現在爲什麼講到香板，我們的香板，過去禪堂是這樣頓地下，我不是哦，就打到地下來的哦，這個記號就是正在走的時候，一香板，一下，通通原地站住，不是叫你站住哦，正在你走的時候，你心裏頭或者是禪堂參話頭、唸佛、唸咒子的，一香板一下，身體不準動，念頭也空掉，一下你就算不定一香板就把你打出來悟道了，這是香板的作用，這些整個都要改良，這些香板阿行香，經行也叫做行香，這些規矩歷代，但是我們所改良的這個方法，你們青年出家同學們也不要隨便學去用，一個條件，照我的方法你可以用，你自己認爲修持經驗都有心得了，看某一個人已到了什麼程度，一看已經懂了，沒有他心通至少要通個他心嘛，那麼可以玩這個，不然的話，規規矩矩老實坐在那裏修行算了，這些給你講一下，

現在，我們試驗一下。 （大衆行香） 抬起頭來，眼睛正視，心中無事，在靜坐一樣，肩膀甩開，慢慢的走。 這個經行行香的事，因爲場地的關係，不可能，可是我們這些有這個，原來跟過我打過禪七的好幾位同學，到現在心還不死，還要我試，我說試不了的，你們要試，晚上的時候你們做個示範給他們看試試，但是注意，當年我拿了香板是站在中間的，每一雙眼睛每一個人連肚子裏頭都要把它看通了，盯在那裏，你現在要我站在哪裏啊？我只有站在牆壁上去，沒有辦法瞭解每一個人的生理狀況、心境，這個場地展不開了。 現在我們還是繼續上我們的課堂吧，把禪堂改成課堂，剛纔這個記錄邵康節這首詩，不是講文學哦，這同大家修養用功尤其講安那般那，出入息，禪定的功夫，進入、出來，講身體氣脈狀況，生命的道理有密切的關係，這首詩拿出來，剛纔記錄的。

邵康節，宋代的大學者，講到研究易經的，能知過去未來的，誰也逃不開他的範圍，不過他講修道的原理做功夫都對，可是他本人，可惜了，本人並沒有真做到這個程度，所以他活到六十多歲就走了，快到六十多一點點，可是他的身體，因爲腦筋智慧太高了，可以說，以我看法，身體用腦過度了，身體是衰弱的不得了，夏天出門坐在車子裏頭把窗子都要封掉，一點風都不能吹，但是康節先生，邵先生一出門是不得了，老百姓，這是邵先生過來那個車子，受人的恭敬，那是自動自發的，所以今天研究易經的象數能知過去未來之學，乃至於算命看風水等等，算命看風水是個科學，風水叫勘輿，原來叫勘輿之學是講地……，地文物理解釋給你們聽，地文的物理，天文、地文，所謂風水、風水，避開那個風，避開那個水，得一個最安詳溫涼的一個地質，所以原名叫勘輿之學，土名叫風水。算命也是個科學，所以很多人說，迷信，我說你少吹了，我們當年都學過，不過現在根本不管，懶的動了。父母幾時懷胎，懷了以後，你幾時成長生下來，那個時辰同這個物理的、世界的氣運有密切的相關，他也是一個科學，不過一般人搞成迷信了，同宗教一樣，給大家搞成迷信了，不是他本身學問的毛病，是一般人的智慧不夠的毛病，現在講風水、算命、卜卦，一切等等，上到天文，下到地理，離不開《易經》，我們老祖宗，這個真正的傳統文化《易經》，這個原理，所以我們講中國文化第一本經典的經典，經典裏頭的經典，什麼書呀，《易經》，是經典裏頭的經典，書本里面的書本，哲學裏面的哲學，中國科學裏面的真正的高作。邵康節是通這個易學的，因此他講修持的這個原理都對的，你看這首詩說，耳聰目明男子身，自己的感嘆，天生下我來，變成一個人，當然他是個男人，女人、男人一樣的這是平等，耳目聰明，耳聰，耳朵好，聲音聽得清楚叫聰 ，所以中國的聰字從耳朵旁，學問都是耳朵聽進來的，所以叫聰，明，從目字，兩個眼睛好，所以叫耳聰目明。男子身，一個完整的身體，佛也那麼講，佛說什麼人才能學佛，第一條，暇滿之身難得，暇就是閒，空閒的閒，閒暇。爲生活奔走忙，爲事業、爲做官忙，功名富貴忙，或者是很多爲愛情而忙，沒有時間修行，閒暇之身難得，所以像我們這些老朋友們，功成名遂退下來了，閒暇之身難得，第一個福報。睱就是閒暇，有空餘的時間了，有自由的時間了，「滿」身體還健康，眼睛看得見，耳朵聽得見，沒有並沒有苦，圓滿，暇就是閒暇，滿就是圓滿，身心都還是健康，暇滿之身難得，很不容易得到，佛說的，所以有暇滿，像你們年紀輕輕萬事不管，頭髮剃得光光的，父母也不管了，然後自己是志向高超出家了，那兩個老頭子，老太太，在家裏天天擔心，不曉得他對不起你，你對不起他，不知道囉，暇滿之身難得，這是有福報。你們既然出來，有閒暇的時間，結果閒暇的時間自己在浪費，圓滿的身體，精神，自己不向正途用，對不起自己哦，浪費一生是糟糕的，所以暇滿之身難得。所以邵康節第一句詩也就是這個話，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我們道家寫《封神榜》就把它變成一個上帝了，叫洪鈞老祖，實際上這是後面寫小說亂編的，「洪鈞」這兩個中國文字代表宇宙，就是現在講宇宙，這個大宇宙，「洪」就是洪大，這個「洪」是代表大同那個寶蓋，宏忍法師那宏一樣，代表偉大，「洪」所以講洪……，講皇帝，洪福齊天，這個大的福報就是這個洪，洪福齊天是這個洪，不要擦掉了，擦掉了不洪，洪。鈞，鈞是什麼意思啊，「鈞」等於一個天平的拿到中心的這個叫「鈞」，所以從金字旁，一個天平的秤這個中心擺在那裏，平等，就是宇宙的中樞，一個政府的中樞，一個機器的中心，把這兩個字兜攏來，洪鈞就代表天地代表宇宙，在基督教代表了主、神、上帝，在佛教代表如來，代表……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一言以蔽之，洪鈞代表了一個偉大的生命的來源，這個主宰，一個代號，所以寫《封神榜》的人把它變成了叫做「洪鈞老祖」了，等於把老子變成太上老君了，這就是人的聰明，亂變的，由他去變吧。他第二句話說，洪鈞賦予，賦，你看到的是這個賦，賦的意思就是給你，這個中國字，賦就是給你，北方人，北京人叫「給」，拿個東西給你，就是我送給你了「給」，你就拿到就是了，他給你了，賦予也就是給他的意思，他說我們生來一個人身已暇滿之身，難得而得到了，上天給我們。洪鈞賦予不貧貧，太富有了，不算窮，自己這一生的生命，要好好珍惜去用呀、去做，就是這個話，變成文學境界，洪鈞賦怨天怨地，有這麼一個健康的身體，有這麼一個還聰明的頭腦，不錯啊，富有得很，本身的財予不貧貧，不要怨恨，不要富很夠了。還有第三句麻煩啦，他用《易經》的道理，因探月窟方知物，怎麼叫「月窟」，這個解釋，坎卦，這個坎卦代表月亮，圖案也代表水，這個坎卦，離卦兩個卦都要畫，坎卦，離卦，代表水，代表月亮，坎卦。離卦，離中虛，坎中滿，離中虛，坎中滿。（指點寫黑板的同學畫坎，反覆說之）。離卦代表日，太陽代表火，這是……所謂八卦，八卦，不是迷信，爲什麼我們祖宗叫做卦呢，你讀古書研究《易經》要命的，我們翻開《易經》，老師啊，怎麼叫做卦，卦者，掛也，解釋完了，卦字，加個提手旁，卦就是掛在那裏。天上掛一個太陽，掛了一個月亮，天上還有風還有雨都掛出來給你看的，所以叫做，卦者，掛也。自然界的現象很明白擺在那裏，就叫做卦，就掛在那裏給你看，很明顯，沒有祕密，所以古書什麼卦，什麼叫八卦，卦者，掛也。我們當年小的時候問老師，老師，什麼叫卦，卦者，掛也。卦跟掛什麼關係，那時候我們也不懂，卦……就算了，其實就是這個意思，卦者，掛也。你懂了，知道古文的解釋就對了，現在不需要那麼多。因探月窟方知物，這個坎卦是代表月亮，坎卦，水，你這個月字沒有寫。這個坎卦這個圖案，離中虛，太陽裏頭你看中間，是空的有個洞這個圖案，離卦代表太陽，太陽怎麼中間有個洞呢，這是代表這個太陽，我們古代老祖宗，這個圓圈，這個圓球中間太陽裏頭有個黑子，所以陽中有陰，就是離卦的現象，外面兩個代表陽，中間這一筆代表陰，就是這樣一個卦，陽中有陰。坎卦呢，相反的，這個坎卦，外面是陰的，月亮，裏頭有真陽之氣，所以叫坎，這個瞭解了。他說我們現在變成人以後，這個生命的功能，現在在我們這個人體上面在哪裏呢，因探月窟方知物，我們現在變成身體長大了，身體也變成，虛了，陰的了，但是陰中有一點真陽之氣，生命的功能在你身上，在你哪裏呢，在你的，剛纔介紹的在海底，在我們的生命的根根那個地方，就是剛纔介紹的靈蛇，什麼拙火，那個地方，所謂，因探月窟方知物，始知道，才知道修道這一條路線是怎麼來的，把身體想修到健康不老甚至不死是怎麼來的，未躡，這個路腳踏上去、爬上去，要爬到天上，看這個宇宙生命，未躡，上天這個宇宙的根根在哪裏啊，未躡天根豈識人，上面這個乾卦代表天，天的根根在下面第一筆，第一筆陽中有陰，一動了以後，陽中有陰，一動，陽中有陰，一動乾卦，陽中有陰，乾卦，下面一爻，乾卦的下面一爻（此段中南師不斷指點寫黑板的同學，文字顯得不連貫），擦掉，對了，就是巽卦，上面是乾，是天，下一卦一爻，你請閆先生寫了，這是巽卦，巽卦代表風，宇宙間的氣，未躡天根豈識人，你的氣的根源，不在呼吸兩個鼻子那裏，在生命的下面，發動的生命能，天的根，你才知道自己這個人，這個肉體的生命怎麼存在的，所以講安那般那呼吸的並不是完全只注意鼻子啊，全身十萬八千個毛孔都在呼吸往來，每一個細胞的本身，每一個它自然都有呼吸啊，這是，未躡天根豈識人，他說那你做功夫怎麼辦呢，乾遇巽，乾代表這個整個的完全的生命，天體，乾遇巽時，風一動，氣一來，所以一陽初動處，參考邵康節還有兩句話呢，一陽初動處，陽氣一發動，萬物未生時，就是你修定修證到一念不生，完全清淨，念頭沒有動，又濁睡覺，又不是散亂，一念清淨，這個是一陽初動處，這個是生命的根本，萬物未生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所以講，你看道家、儒家、佛家都一樣，代表方法講得不同，乾遇巽時觀月窟，第四句話，地逢雷處見天根，這個地是坤卦，坤卦代表地，下面打雷了，地底心一個陽能發動了，下一卦第一爻連起來，就變成震卦，地逢雷處，震爲雷，陽能在下面發動上來，地逢雷處見天根，你才曉得生命的根源從下部發動上來，你只要把握住，是真把握住了，地逢雷處見天根。所以你真做呼吸往來的話，剛纔提到莊子的話，與天地精神相往來，上面頂也開了，密宗講開頂，上面百會，百會穴也打開了，百會穴，打開了，不是頭蓋骨裂開，自己曉得氣脈的路通了，天線接上了，下面呢，海底同地線也接上了，這個雷達都修好了，本身就是個雷達，地逢雷處見天根，宇宙是個圓的，天地線都接上了，就通了，所以講，天根月窟，頂與地，閒來往，你身體生命整個的健康，三十六宮都是春，都是溫暖的，都是安詳的春天，三十六宮，不是說做皇帝的後面三十六個太太，三十六宮、七十二苑，皇帝也套用了這個話，自己把它偷來用。三十六宮，在氣候的物理上講，一年二十四個氣節，十二個月份，一個周天叫一年，一年是十二個月份，包括二十四個氣節，三十六，這一天到晚，這一年代表了這一生，你的身心永遠都在快活中，所以離生喜樂，定生喜樂的境界中，這首邵康節的名詩名句就說到這裏。我們爲什麼引用到這裏呢，因爲講到離生喜樂，禪定修行，得到靜坐的那個境界之後，得樂的境界就是這樣，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真正的安那般那就是這個氣脈，並不是在鼻子裏頭的出入之氣哦，所以人家講得定，氣住脈停，呼吸的氣，不呼也不吸寧靜了，脈停嘛，慢慢的，要深一步，心臟一切等等脈，血液的流行慢慢，非常溫和、非常緩慢了，既不會血壓高，又不會血壓低，很均衡的，那纔是三十六宮都是春，然後，你的身體內部，五臟六腑都換過來，這樣初禪要達到這個境界，就叫離生喜樂，離，有出離之感，喜樂，喜是心理的狀況，樂，是身體的狀況，這個我們已經講過了，

那麼如果到了初禪的境界，甚至要達到二禪境界，在佛法的顯教、密宗四禪八定，不參考，說定是共法，你不參考中國道家，正統的道家，我這裏有個聲明，旁門左道亂七八糟都說有道的太多了，正統的道家，這個真正的安那般那做好了，自己生命功能氣機充滿了，整個的身體會變換，但是真正得定，與身體的變換，這個要九年到十二年的專修才能做到，九年到十二年的專修，這個纔可以，所以你們大家都講修行要專修，專修，是找一個地方，萬事不管，專門修持，你以爲閉關一百天，閉關三年、五年就做到了，不可能啊，以道家來講，你看道家的話，我們算算帳看，百日築基，道家來講，一百天裏頭打基礎，百日築基，一百天只有三個多月，十月懷胎，等於男女生一個孩子一樣，十個月懷胎，三年哺乳，九年面壁，然後嘛，就修得成功是神仙，不過神仙有分五等，鬼仙，神仙分五等，鬼仙、地仙、鬼仙、人仙，人中之仙，仙鬼仙在上，鬼，鬼仙、人、地仙、天仙、大羅金仙，分五個階級。修道沒有成功，學佛沒有成功，但是心還能專一，死了以後，不是普通的鬼，是叫鬼仙，進入鬼道了，所以世界上有些人有特異功能的，或者聽到什麼有些人未卜先知啊，都靠另外一個力量的影響，那都是鬼魂、鬼仙給他倆通電，附在他的腦子裏，他那個腦神經如果叫朱醫師來檢查一下，他的腦神經裏頭是不是多了一條線路，少了一條線路，纔有這個特異功能，所謂有特異功能的腦神經這個脈道的線路，一定在某一點上有一點問題，不過檢查，很難就是了，這是鬼仙。人中之仙，是活到的人，健康不老，不一定是不死，所謂……，神仙有標準的，身輕如葉，身體輕的像樹葉子在空中飄一樣，身輕如葉。夜睡無夢，行如奔馬，隨便怎麼跑步走路跟馬那個一樣快，輕靈，而且可以闢穀了，可以闢穀了，就不喫人間煙火了，不喫人間煙火，這個不過是人中之仙而已。再進一步呢，地仙就不同了，《楞嚴經》上提到，地行仙壽命可以活到一萬、十萬歲，佛也承認的哦，你翻開《楞嚴經》十種仙，這十種仙，佛說他沒有成佛，就差了一點沒有大徹大悟，他的境界是很高的，地仙。到天仙就不同了，那當然不要買飛機票囉，到太空去也不要買票了，一陣風就過了，風也沒有，一陣風，這是天仙的境界。到了大羅金仙就是佛的境界了。這是道家的仙分五類。剛纔講十月懷胎，百日築基，你想一個人修道不管你修到神仙，那麼你們算算看，專修多少年，照道家說法，十月懷胎加百日築基一年，一年多一點，是不是，我不會算帳的，十月懷胎到百日築基一年吧，然後所謂懷胎，這個是借用的名詞，《楞嚴經》，借用佛經的名詞，《楞嚴經》佛說一句話，長養聖胎，你得了道的境界，隨時在定中成長、培養，自己變成，一個凡人變成聖人境界，叫做長養聖胎。道家後來借用佛經這一句話叫十月懷胎，這要十個月都在定中。百日築基，十月……，那麼這隻有一年多，就是講專修真做到，沒有做到，你閉關三年、十年也沒有用啊，真做到了得定境界，十月懷胎，然後等於這個嬰兒給他長大生出來，三年哺乳，還要喂，把自己的定力功夫修養增大，三年，然後增大了變成，比方，像一個人生出了孩子變成嬰兒了，然後在那裏九年面壁，學達摩祖師九年都在定中，這樣說，就變成超越世間的聖人境界，就叫做神仙，就是佛的境界，我們算算帳多少年？十三年，我們生一個孩子，六歲起給他讀書，讀到大學畢業也要十三年，大學畢業出來賺個，我們中國的賺法大概六百塊錢一個月，或者還賺不到，三、四百塊錢一個月，那麼把十三年修道修成神仙了，到太空去不要買票，那不是很劃得來嘛，這個帳一算，所以怪不你們會算帳趕快出家了，出家了，修個十三年就成功了，不過你們諸位到太空時不要忘記了我啊，我拉到你的衣服角跟上去，做得到嗎？可是道家這個話完全講專修，一個人福報夠了，智慧夠了，萬緣放下，當然兒女眷屬都擺脫了，一個人專修十三年，那麼佛承認不承認呢，承認。佛在《楞嚴經》上十種仙裏頭，那麼佛跟道倆承認了什麼呢？我告訴你，這就是中國文化特別的地方，承認一個人的生命自己可以有主張，使他永恆的存在，這個是其他民族文化裏頭不敢這樣說的事，所以我叫它生命的科學，你查遍了全世界的文化裏頭，敢說人的生命自己有辦法把它永恆的存在，

# 南禪七日第十五盤

---南禪七日

（本盤前半部分內容與--17附一重複，爲保持完整，仍然照舊錄入）

所以禪宗是個大密宗，我都把它揭穿了告訴你們，你們去參，怎麼參得懂啊！自己也沒有打坐也沒有用功，學禪學呀，學禪學有屁用，禪學是真東西，藥山禪師的名氣很大，這個時候有個名人，韓愈，你們都曉得，韓愈，大家說他反對佛教，他不是反對佛教啊，他上書反對當時唐憲宗迎佛骨，請舍利子。現在在山西大同的那個什麼廟子？一下子想不起來了，幫個忙，你們都知道，我老了不行了，記憶力差了，現在就在那裏（西安法門寺），當時唐憲宗把那個佛骨，佛骨就是舍利，舍利不是舍利子哦，小小的叫舍利子。就是佛的遺骨一塊，那個叫舍利。他要請回皇宮裏頭供養，所以韓愈借這個機會上報告反對。皇帝信佛可以，你請這個舍利子，全國的力量，花了那麼多經費，請回宮廷來供養，國家的財政花多少！老百姓的血汗。而且他看到皇帝信佛出家的太多了，一出家了以後，社會的生產力量就不夠了。學佛可以，爲什麼那麼多啊！他是反對這個，可是他老兄文章寫得好道理講不清。所以皇帝一拍，氣了，把他貶到潮洲廣東，這是韓愈。可是韓愈有個侄子，就是八仙裏頭的韓湘子。哥哥死了有個侄子，這個侄子跟他那個思想兩樣。韓愈講儒家的也孟之道，韓湘子要學道的。可是呢，父親沒有，跟着韓愈長大，可是他跟他兩個學術路線走的兩樣，韓愈。韓湘子就溜了，跑出去出家修道去了，學道學了好幾年。有一次韓愈，你看韓愈的文章你們讀過沒有，《祭十二郞文》讀過沒有，韓愈《祭十二郞文》，還有個侄子第十二死掉了，韓愈寫一篇文章祭他，很痛苦的，他說，我啊，現在老了，還沒有孩子，「發蒼蒼，視茫茫」。老了頭髮也白了，視茫茫眼睛也老花了，看不清楚了，你以爲他多老，纔不過四十歲。以前的人，養生之道沒有，醫藥也不發達，到了三、四十歲，頭髮也白了，發蒼蒼，視茫茫。我後來到了四十歲的，那個牙齒，十幾歲就不好，我說我還要加一句，齒搖搖，牙齒都搖動了都完蛋了。有一天，他在這個傷心的時候，這個侄子死了，另外韓湘子又跑掉了，作壽了他生日，那個時候他官也不小，名氣大，韓愈是名氣很大，對於中國文化說，文起八代之衰，人家恭維他文章。實際上怎麼叫文起八代之衰，韓愈提倡古文，你們都曉得，讀歷史要懂，現在給你們上歷史課，怎麼叫文起八代之衰，南北朝的文章，都是四六體的駢體文，對峙，美極了，

你們讀過《滕王閣序》沒有啊，也沒有，我的媽媽，我的老祖母，怎麼辦啊，你們這一代，後代的教育。《滕王閣序》是王勃作的，比韓愈早，十二、三歲作這篇文章，名留萬古，只有十二、三歲，那真美啊，我中間背二句給你們聽聽，我們都是十一、二歲就背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多美啊，描寫那個風景，在江西南昌滕王閣，落霞與孤鶩齊飛，鶩曉得吧，不是那個霧，鳥，鶩是下面一個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好多漂亮得……美麗的不得了的句子，這二句比較更美麗一點。又插上來了，我們說笑話，說文人把自己的文章愛的漂亮，等於一個女孩子愛自己的漂亮女色，死了都不放，據說王勃很年輕就死了，就在滕王閣上變鬼了，變鬼啊，夜裏就唸……就聽到鬼唸了，他自己靈魂，出聲音的，落霞與孤……不是這樣念，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我們以前讀書是這樣讀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寫文章，寫白話也一樣，你要念一下，寫白話這個字敲起來，不能夠變成音韻唱出來，這篇文章不好，不管文言、白話都不對了。的你媽呀我的媽媽的，也要唱得出來，我的媽媽的小腳，或者我的媽媽的大辮子，都要念得好。所以王勃死了，在滕王閣變鬼，就唸自己這兩句得意文章，大家都沒有辦法嚇死。有一個讀書人說，這樣，我去把他收了這個鬼魂，這個讀書人就到了滕王閣，夜裏住到半夜，王勃的這個鬼魂又出來了，聲音出來了——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正念着，這個讀書人，王勃，什麼狗屁的文章，那麼得意，念個屁啊，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半天，王勃這個聲音又出來了，落霞與孤鶩齊飛……叫你不要念就不要念，你以爲你文章寫得好，你這個文章寫得不好，你知道嗎，多餘的，中間多了二個字，你知道嗎？落霞孤鶩齊飛，自然有個「與」字在裏頭，秋水長天一色。自然有個「共」字在裏頭，你「與」跟「共」兩個多餘的，你還得意，現在還在這裏嚇人，滾你的，從此這個鬼不念了，這句文章就是太肥了，要減肥，減了兩個字，剛剛好處就不胖了，他說，落霞與孤鶩齊飛，落霞孤鶩齊飛，用不着「與」嘛，秋水長天一色。就用不着「共」字嘛，這個共字放在裏頭，就是肚子大了太胖了嘛。這些文章的故事很多，

所以有一個讀書人，功名考不取，同你們年輕同學，這一邊佛學院這幾位年輕同學調皮搗蛋，你們沒有本事，人家有本事，有個年輕的讀書不好，他就將自己去掛一個牌子，詩醫。你們覺得詩、文不好，都要拿……我是醫生，都要拿來給我醫醫，人家問他，你少吹嘛，他說，真的嘛，古人的詩，你有些什麼，有些詩太肥了，有些詩要胖一點，要補藥太瘦了，你以爲古人的都對埃人家說，那怎麼說呢，他說你們讀的古詩，「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我們小的時候，這些都是課外讀物，叫千家詩，很多名詩都在上面，「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南師按老的唸書方法再次唱唸，別有味道）。我們當年是讀書這樣讀，這樣搖頭擺尾讀，讀起來搖起來讀，讀到腦讀到腸子，讀到大腸裏頭去了，永遠忘不掉的，那兩個什麼字不知道，你只要一問這首詩，「清明時節雨紛紛，就出來了，你們現在讀書是記靠硬記，靠筆記本記，記了半天只有筆記本上有，腦子同大腸裏頭沒有，所以永遠是空的。這首詩我們小時候讀的。它太肥了你知道嗎，什麼？時節雨紛紛就對了，不一定清明嘛，你看那我們這兩天雨紛紛，還沒有到清明啊，太胖了嘛，「行人慾斷魂」就對了嘛，「行人」當然在路上嘛，何必加個「路上」呢，「酒家何處有」一定是問人的嘛，就有「借問」嘛，「遙指杏花村」不一定是「牧童」嘛，問到一個和尚，那個酒家在哪裏，和尚這個師父講就在那一邊。都太肥了，嘿！講得蠻有道理。這個話我當年寫文章，也給一個老師罵過，這個老師是舉人，我問他，我的文章自己認爲很得意。不錯，不過你犯一個大毛病，什麼毛病，捨不得，什麼叫捨不得，你有很多好句子，可是就是這一段，這一篇文章來，同這個句子不相合，你覺得自己句子太美了，硬要把它插進來，他說你就完了。當時聽了很有道理，可是真捨不得埃每一回自己的好句啊，硬要把它……就像每一個人一樣，有一點長處拼命要表演。等於一個女孩子，有了一個金剛鑽啊，抽支香菸啊，指頭特別動兩下，就顯一顯給你看一看，就是這個毛病所以文章要捨得，這也是我受的教育，傳給你們。

現在講回來，韓愈做壽了，插過來啊，插過來解釋一路一路的，我講話常常亂七八糟叉開了，可是你們把它記錄下來逗起來，這一段就矮一點是註解嘛。原來的主題是講韓愈這個還沒有完，韓愈上面還有個主題是講藥山禪師，這就叫邏輯科學，這個思想路線你不要把我搞錯了，你不要以爲我是亂七八糟講，我講的你看，我腦子清清楚楚。講藥山禪師引證到韓愈還沒有來，因爲韓愈提到文章，因爲文章講到滕王閣，因爲滕王閣講到這個醫詩，倒回來找那個主題。韓愈，第二部，韓愈的侄子不是去修道，韓湘子八仙裏頭，韓愈在懷念兩個……一個侄子死掉，又懷念這個侄子出家當道士氣死了，有一天做壽，他回來了。韓愈一看，那天是大喜日子，也不好罵他，看他穿一個道士這個樣子，邋里邋遢的回來了，又喜歡又不高興，結果就問問他，來給他叔叔拜壽總不錯，你做什麼不讀書不考功名，在外面去學這個幹什麼當道士，有些什麼本事啊，沒有啦，叔叔，今天你生日大喜的日子，我給你變個花樣，給你高興高興好不好，我在外面學來的。叔叔說，好吧！他東一搞西一搞，手畫的，一口氣，一盆很好的牡丹花，擺在前面，那個季節是不可能有牡丹花。他一看奇怪了，然後仔細看看牡丹花上，他寫了兩句詩，韓湘子在牡丹花上面二句詩，你記住埃你這個擦掉，這兩句先寫在那裏中間（南師對寫黑板的同學說），兩句詩寫什麼呢？「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藍」是藍顔色的藍，雪擁藍關馬不前。韓愈一看，這個牡丹花上面，這個侄子變出來，尤其那二句詩很好，沒有什麼了不相關嘛，不過好句子他記得了，就這麼一個玩意。祝壽那一天完了，生日完了，一早這個侄子呢，又走掉了。這一下有這個故事，所以韓愈爲了反對唐憲宗把這個佛骨請回宮廷裏頭，上了一個奏摺，這個古文裏頭都有，韓愈奏迎佛骨的表。對皇帝不是……以前的報告給皇帝叫表文。他就送，皇帝一生氣，胡鬧，反對我的意見，把他貶了，就下放了，下放到潮州來，反地方官去了，就現在講下放。這一下放他慘了，韓愈，那麼大的名氣下放了。帶一個家人，那個時候交通工具騎一匹馬，冬天就被下放了天很冷，由長安到廣東的潮州，那個時候沒有飛機，沒有火車、也沒有公路，很可憐的，騎一匹，又很窮，他是個清官騎一匹瘦馬，冬天下雪天剛好到了陝西秦嶺，非常淒涼，他一下想起來了這個侄子韓湘子。這個孩子怪了，三年以前來給我做壽，爲什麼寫這二句詩，現在就到了這個境界。他下放，「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就到了。侄子就告訴他說過，不要認爲功名富貴，沒有了不起啊！你的災難來啦！這是韓湘子的故事。八仙裏頭。他這樣想到韓湘子啊，哭了，這個侄子大概得道了，早就警告我，因此韓愈把侄子這二句寫成一首詩，怎麼寫呢，「一封朝奏九重天」，一封，朝奏，奏本，九重天，九重天是皇帝前面。「夕別朝陽路八千」，夕別朝陽，朝陽就潮州，路八千，就是那麼遠下放，「欲爲聖明除弊政」，欲爲聖明，皇帝聖明，除掉毛病，弊有作弊的弊，作弊的弊、政治的政，欲爲聖明除弊政，「肯將衰朽惜殘年」，肯將衰朽，朽木不可雕的朽，惜，可惜的惜，殘年這句話講我老了，準備忠心報國，皇帝要殺我都可以，我該講的話講，敢將衰朽，老了的這副骨頭交給國家了不怕了，惜殘年沒有什麼了不起。雲橫秦嶺是家何在啊！雪擁……這不要擦掉嘛，所以叫你中間寫着等嘛，（南師在背誦的時候，不斷的指點寫黑板的同學，並加以講解，所以詩句不連續）雲橫秦嶺，把侄子成仙了那兩句句子湊起來了，這個時候果然找遍了，「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他寫到這裏的時候，他一邊流淚，好像那個韓湘子就站在他前面，他就叫他，韓湘子又隱了，不給他看見。就是說叔叔，你那麼念我，你不要難過了，有這個災難，這個神仙就來一下，等叔叔真要找他，他又不給他看見了。他下面二句怎麼說呢，因爲有這樣下面兩句，「知汝遠來應有意」，他說我懂了，你修成功了，你在「知汝」知道你，「知汝遠來」很遠的來，很遠的地方，知汝遠來應有意，我懂了，我懂了。他說，你爲什麼現身給我看一下呢，「好收吾骨瘴江邊」，「好收」收起來收拾的收，我的骨頭，反正我會死在廣東了，好收我骨瘴……山嵐瘴氣的瘴，「瘴」我講錯了，好收我骨瘴，病，病字裏頭，病殼，一個病字，一個文章的章「瘴」，「江」第二個是江字，下面一個江字，瘴江，三點水的江，旁邊的邊，南方多瘴氣，到了廣東，氣候不對，容易生病的，瘴江邊，他講韓湘子，你來給我看一下，我懂了，我懂了，你真成了道了，先就警告我，現在你又跟我見一面，又趕快走了，不讓我叫你，他說你…大概我這一次下放到廣東會死在廣東，你給我看一面，你就告訴我放心，萬一我死在廣東將來給我棺木搬回來。其實韓湘子故意現身給他看一下，他沒有懂，就是叫他，你放心，你還會下放幾年會回朝的，後來果然回朝了，這些你看八仙的故事就看到了，這個正史歷史上沒有的，那麼講到韓愈，爲什麼講藥山禪師到韓愈？韓愈當時影響那個朝代的整個文化的革命，所以他反對那些歷代的那個文章寫得那麼美，那個公文政府辦出來文章寫得很好老百姓看不懂啊，他是提倡白話、提倡簡化，因此說提倡古文不要什麼「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說的什麼東西啊！所以他講的古文就是當時的白話，我們佛經翻的，你現在看的是古文是當時的白話，所以叫文起八代之衰，不然你們我不那麼跟你們講，照國文系那些老師們是不是講得通，我不知道，我這樣一講你們都懂了。

那麼韓愈有個學生，跟他兩個齊名，很有名氣的叫李翱，不是現代的李敖，李翱，翱人的翱，飛翔那個翱，李翱，這是很有名的，這個人是韓愈的學生，文章跟韓愈一樣的好，都是提倡就是文學革命的中堅份子，這個人放到江西來做省長，李翱，那個時候太守，太守等於是帀長以上的省長，很有名，唐代的官不是現在的官，現在的官不值錢的，出來也沒有意思，這些官來了有什麼意思，同我們差不多。以前的官出來，那個樣子很像樣唱戲那個樣子，李翱到了江西做太守，聽說藥山禪師名氣那麼大，李翱，噢！有道……他跟韓愈倆都主張儒家的，佛家學佛的真有東西嗎？他要來摸一下底子了，不是來調查，他想稱量他一下，這位大禪師究竟有沒有道，有沒有學問埃他一個人到山上來，找這個藥山禪師，藥山禪師早就知道了他會來，那一天李翱上來，地方官，一路諸候當地的首長，還是省裏頭的首長，等於省長過來，那個省長比現在省長威風大了，當然他穿便衣而去，穿便衣來，藥山禪師坐在那裏，拿一本經也來遮眼睛，其實他沒有看書裝樣子的，這個李翱這個省長，來了，看到這位老和尚瘦瘦的，高高的，好像也沒有什麼道，兩個……都是瘦骨頭一把，喫素喫得營養不夠不良的樣子，他就站在他後面看經，看了半天他也沒有叫他，老和尚也不回頭看，始終不回頭看他一眼，旁邊的小和尚，師父啊，太守來看你，「噢」，老和尚「噢」，好像沒有聽見又好像聽見了，「噢」頭都不回，碰到這個李翱脾氣又大，天下聞名第一，是韓愈的大學生，看老和尚頭都沒有回，小和尚告訴他太守在這來看你，噢，一聲，好像那個豬吃了那個……喫飯了，睡著，噢，一聲完了，頭都不回，李翱一氣「哼」就走，一邊走一邊講，聞名不如見面，又聽到名氣那麼大，藥山禪師，我還特別來看他，結果是這麼一個老傢伙，聞名不如見面，這是禪宗，藥山禪師等他走幾步，太守，就叫他，省長，你何必貴耳而賤目呢，你怎麼把你耳朵看得那麼重要，把眼睛看得那麼壞埃他說聞名不如見面，聞名是靠耳朵聽進來的，你現在本人來看我，是眼睛看我的，他說你把……你把耳朵看的那麼重要，把眼睛看的那麼壞，這個就是禪宗叫「棒喝」一棒就打過來了，笨人呢，絕對不懂，這些人都第一流智慧，李翱一聽就震動了，趕快回身，師父，對不起。笨人不會的，你給他的問問題那些笨人問死了，答覆他一句話，老師，我還要請問，這個樣子還要怎麼樣子，怎麼樣子這個樣子，這個樣子是怎麼樣子，怎麼樣子是這個樣子，永遠搞不清的，所以禪宗六祖說，接引上上根器的人，上上智的人，不是普通人能夠學的，這個叫機鋒，一句話、一個字一點，他腦子就靈光了。聞名不如見面，不是太守我講錯了，唐朝不叫太守，「剌史」，漢朝叫太守，唐代這個叫剌史。省長，他是剌史，對。剌史，你何必貴耳而賤目，他一聽，哎呀！這個嚴重，趕快回轉了，師父，然後就留下來，一談，他就佩服了，李翱就請問了，叫師父你傳給我道怎麼樣修？佛法怎麼樣證明，藥山禪師，你要學佛，這是禪宗，看到沒有，不講話的，一個手指頭上面一指、下面一指，你要我傳道給你就是這樣，這下你們想一定，如果我是我們兩個表演，我的手這樣一動，你一定在我頭髮上看看，然後看看我的下面，鞋子穿的什麼就糟了，李翱一看，這就是禪宗哦，是不要文字、語言，不懂，師父啊，弟子愚笨不懂，請你明示吧，用道理講給我聽，他就講了，「雲在青天水在瓶」，其實呢，當時他嘛，點一下上面，並不是一定是這個句子，因爲他不懂，所以他告訴李翱。他說師父啊，弟子太愚笨了，不懂，請你明示，他就說，雲在青天水在瓶，這一下李翱跪下來，我懂了，師父，正式拜他爲師。他真懂了沒有，誰知道，文字他懂了，不過李翱真懂了，所以回來他是捧佛法，寫了一篇很有名，中國文化文學史上，文學書史上大革命的一篇文章，叫《復性書》，所以講儒家孔孟之學能夠談到明心見性，就靠他這一手來的，這一篇文章，比韓愈的威力還大叫《復性書》，一個人的生命本性怎麼樣明心見性，恢復到本來面目，他用儒家的觀點寫的，因此產生了宋代的理學家朱熹、二程夫子、陸象山，都是根據這篇《復性書》來的，這個學術歷史給你們講起來，要講三年課也講不完，現代中國人，所以我要說，真的回到了自己的祖國我注重的是文化教育啊，我們的教育已經斷層了，下面接不上去，我所擔心的是這個啊，誰搞你什麼鐵路不路啊，這條路才重要呢，可是我也做不到，無可奈何，李翱後來寫了《復性書》就是的，然後他對藥山禪師的恭敬寫了……就把師父講的這一句話，他就寫了一首詩，讚歎自己的師父，藥師啊，雲在青天水在瓶，不是喲，千株松下……第一句話，「煉得」修得身形似鶴形，煉得身形似鶴形，第一句詩你看到藥山禪師一定很瘦、很高、很長，他說他修到了煉得身形，走路一定大步大步走像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千株，木頭一個朱，千株松下兩函經，兩函經，我來問道是無餘話，他說我來向師父求道沒有多的一句話，只告訴我一句，雲在青天水在瓶。煉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他是恭維他師父藥山禪師。還有一首你們翻翻《指月錄》上，藥山李翱這一段，我一下記不得了，那更好，他講什麼 ……講他的師父，有時獨上知峯頂，有時候爬到山頂上一個人站一下，月下披雲嘯一聲。在月亮下面四面都是雲包圍住，月下披雲嘯一聲，哈……這樣一叫，實際上就是我們教你的，呵 哈 呼 嘻，可是他發出聲音一叫，歷史上記載，藥山禪師站在峯頂上一叫，這個聲音在地平面上夜裏一叫，二十里路的人都聽到他的聲音，你看他的氣功到了什麼程度，這個就是氣功了，不是假的。有時獨上知峯頂，月下披雲嘯一聲。這也是李翱寫他的師父藥山，爲什麼講這一段呢，剛纔給你們……叫你們眼睛定好對不對，所以牽到這一段。這個李翱在歷史上，這是對於中國文化教育歷史一個非常重要公案啊，一個故事你們不知道，都劃一個時代的，這些大和尚們。

到了宋朝有個人，這個故事要吃了飯再形容，我看，我不過先說啊，宋朝有個人做過宰相，這位先生窮書生出身的，窮書生出身，有個富家的小姐，學問也很好，看得起他，嫁給他了，後來考功名做了狀元當過宰相，張商英居士，在佛教裏是個大居士，宋朝一個宰相，他出身很窮，討了一個有學問、有錢的小姐，後來考取功名中進士，還沒有當進士以前他當什麼官呢，這個時候做的官很大，宋朝的轉運使，轉運使管財經，管交通、經濟的，管外貿，現在的外貿、交通、商業、經濟、海關都在他手上管，轉運使很大，那個時候權力很大，他是個儒家之徒，讀孔孟之書，反對宗教、反對佛法的。這個太太呢，學問很好，他也很怕太太，不是怕，尊敬她，最窮的願意嫁……富有的嫁給他，一路讀書是他孃家培養他，功名考取今天，而且這個太太學識修養都很高，太太信佛，天天看佛經，他理都不理，但是他也不反對太太，現在來講信仰個人自由嘛，不過他心裏也不同意太太信什麼迷信、宗教，信個什麼佛耶，他不好講，他就告訴太太，我想寫一篇文章。他說，你想寫什麼。《無佛論》。無佛論，沒有佛，騙人的，無佛論，這是公開反對啦，太太信佛天天看佛經，他也不反對，不過他是公開反對啦，給太太說，我想寫一篇文章。太太說，你想寫什麼。想寫無佛論。這個太太怎麼講，既然無佛，是何必論它呢。既然你認爲沒有佛了，還寫什麼狗屁的文章，論什麼。張商英一聽，完了，愣住了。這一棒給太太頭打昏啦，他要寫一篇無佛論，太太說，既然無佛，相公，你何必論它呢。這就是禪宗，簡單明瞭一句話，他就不寫了。有一天他進太太房間一看，太太的書桌上擺一本書，好漂亮，緞子的封面古書，線裝的，這個角上還用綢子包起來，他看那麼漂亮的書，過去一看什麼，《維摩詰經》，《維摩經》。《維摩詰經》是很有名的，鳩摩羅會法師譯的，維摩居士說法的經，很恭敬，他一看那麼好的書，跑來一看，拿起一看，那麼漂亮，問太太，這是什麼書，那麼漂亮。太太說，你看嘛。他一看，書名《維摩詰經》，他說真奇怪，我們聖人的書，孔子、孟子、四書五經都沒有那麼講究，一個印度來的外國的和尚的書怎麼那麼講究，又是反感，不過他翻了一下，一翻啊，眼睛被經典抓住了，這個文章句子之美啊，他捨不得了，看去，越看越捨不得，拿到手上不放了。太太抓住機會了，禪宗的棒喝，這一棒子要打，相公，拿去看一看，看完了好寫無佛論。所以你們女居士們，要結婚的要曉得修禪宗，管理丈夫，「妻管嚴」，要這樣管的，哪裏瞪起眼睛，不準去看，不準去碰，那多討厭啊，他就很溫柔的。相公，既然這樣你去看，看完了好寫無佛論。這一下《維摩經》看完了，他信佛了，他信得比太太還厲害，所以你們也學會教化人，不要隨便啊，信佛好，像我在臺北，過去國民黨有一位非常大的了不起的名人，文章也好，太太文章比他更好，同學，他自己天天跑來跟我倆個學佛打坐，太太理都不理，他就跟我講，怎麼樣把我太太也感化過來，我說你的太太我怎麼感化，有什麼辦法，大家就打他的棒子，他說你總要想個……大慈大悲，我說你這個笨蛋，怎麼叫我想辦法呢，你想辦法。他說怎麼想埃我說，她的學問比你好，對啊，我說你把《六祖壇經》，好的，你說擺在桌上，不要收起來，自己擺得好好的不准她看，這樣你太太就好奇，你出來了她會拿去看，他說……，後來就照我這樣辦，太太信佛得比他還厲害，你越叫人家信越不信。你要信，我還不給你，這樣，就好度人，所以學佛要度衆生，要懂得方便般若波羅蜜，方便者要懂，教育要有方法的嘛，沒有方法你怎麼教啊，方便波羅蜜就要懂得了。這個張商英後來學佛以後，自己認爲大徹大悟了，得道了，看各方面的這些禪宗大師，看不上眼，自己官又大、名氣又大，大居士大權威的官位，又是佛法又高，那時候佛法一高那得了啊，在學術上大家不敢碰。有一個禪師叫雲峯悅，雲峯是山名，雲峯悅大禪師，有一天也在江西，這個……張商英準備到山上看看，聽說雲峯悅的名氣很大，究竟這個禪、道高到什麼程度他要來看看。結果雲峯悅夜裏，早晨起來就告訴徒弟，他說，我昨天做了一個夢，看到太陽在我身上轉過去，真的假的不知道，我斷這張商英要來了，

# 南禪七日第十六盤

---南禪七日

究竟這個禪、道高到什麼程度他要來看看，結果雲峯悅夜裏，早晨起來就告訴徒弟，他說，我昨天做了一個夢，看到太陽在我身上轉過去，真的假的不知道，我斷這張商英要來了。這個徒弟說，師父這是什麼意思，直的太陽轉運至上這個現象嘛，張商英現在是做全國的轉運使，當然他要來，他很傲慢我非揍他不可，打他一棒，結果張商英下午晚間果然到了，一到了，他很傲慢，雲峯悅大禪師出來見，客堂裏兩個一談，他就東問西問，你南普陀有幾個房間啊，多少，佛學院幾個學生啊，每一年開支多少啊，都問這些事，從來不跟雲峯悅談佛法，雲峯悅曉得因爲他傲慢嘛，沒有，不在乎你，雲峯悅禪師也就是普通跟他應酬，他突然想起了，他說，法師、禪師，聽人家說你的詩做得非常好，問出家人道高不高嘛，這講到文學了。聽人家說你的詩做得非常好。相公，客氣話。哪裏……人家說我詩做得好，等於別人講你的禪學得好是一樣的，站起來走了。他以爲禪是自己佛法最高了，所以他對和尚看不上不談，所以故意不談道就故意說，聽人家說和尚你的詩做得很好。和尚做詩不是本行嘛，結果做得好也沒有了不起，道高不高才是真的嘛，所以他馬上借這個機會一棒子打過去，他說，人家說我詩做得好那是假話，等於人家講你的佛學得很好一樣的，你們會說話學會了吧，罵人要這樣罵的嘛，這就叫機鋒，打棒子。這個張商英這一句很受不了，而且他站起來就進去，張商英回頭問他的祕書副官，幾點鐘？準備下山啦，那祕書副官說，相公，來不及下山了，天黑了。他想想沒辦法，只好在這裏睡覺啦，這一睡，在這裏睡覺，雲峯悅禪師又陪他喫晚飯，吃了以後，兩個人就談佛法、禪宗，講了半天，雲峯悅禪師那個臉色就很不客氣、很嚴肅，他問他這……這個佛法在這個階段這個功夫怎樣，他有許多答不出來，雲峯悅禪師把筷子一放，碗飯一拔，這樣你人家都講你得了道，你憑這樣還夠嗎？站起來走了。這一下我的媽媽，他真是消化不良啊，晚上下不了山，不過雲峯悅真打到他心裏頭去了，這些問題你沒有解決嘛，你功夫沒有達到嘛，你見地沒有夠嘛，只好在那兒睡覺了。這夜裏一睡覺啊，好了，那個設備就沒有廈大的房子好，也沒有你們住的什麼什麼旅館，像班首寮現在很講究，那個時候很差的啦，我們中國人你曉得，屙尿都是大便有個桶的，夜裏有個夜壺，他夜裏就給和尚罵得睡不著了，正在參話頭想怎麼樣辦，這個道理在哪裏，然後尿漲了，又沒有打火機，出去屙尿，馬桶在那裏不知道，一腳一踩，踏到馬桶倒翻了，把他身上倒得都是大便小便的，哦！這一下開悟了，大徹大悟，所以張商英踢倒了馬桶開悟的，然後大徹大悟了，他感謝雲峯悅，真是他師父，就不管尿也不屙了，高興的就跑到方丈寮，跑到妙湛老和尚的房間就敲門，師父啊，你開門，師父啊，你開門。雲峯悅說，幹什麼。師父，你叫我抓的那個賊啊，我已經抓到了，這個老和尚躺在牀上，小事一件回去睡覺吧，明天再說。這就是大禪師。從此大徹大悟，然後我的重點還不在這裏，講到……剛纔上午給你們講觀世音菩薩眼睛怎麼定，然後他做了一首偈子批評唐朝的李翱，這首詩，雲在青天水在瓶。他說李翱以爲自己見道，他師父悟道了，他說那是理，理念學問上的悟，功夫上沒有到，這個意思。我跟你們講的，不然你們看不出來，你們看書看懂了，那我的沒得戲唱了，就是你們不懂的，我纔來唱戲嘛，對不對，對，你好像開悟了的。這個他批評李翱這首詩怎麼做呀，雲在青天水在瓶，還是用他原來這一句，眼光隨指落深坑，溪花不耐風霜苦，說甚深深海底行。溪花不耐風霜苦，說甚深深海底行。這一點要給你們補充了，他張商英後來悟道了當宰相，不過歷史上有一些奇怪事，宋朝三年不下雨，京城洛陽，不沒有三年，什麼……幾個月……一年不下雨，發表他當宰相當天是全國大雨，所以人家說他了不起，不過他在歷史上，政治上並不太高明，講句老實話，不過他當了宰相是真的。那麼他批評啊，李翱沒有悟，真的功夫沒有到，雲在青天，藥山禪師不是這樣嗎，這樣嗎，然後他問師父是什麼，師父說不懂，師父告訴他雲在青天水在瓶，李翱後來做了一首詩讚嘆師父嘛，他把這個歷史的故事翻開，他認爲他只是理念上、知識到達，功夫沒有到的。雲在青天水在瓶，你師父這樣一指一指你眼睛跟到他走了，眼光隨指落深坑，這個注意哦，你看我們一個人老了，要死啦，這個眼珠子抬不起來了，都向下面沉啦，下面沉是下墜下地獄了，眼睛是向上望是傲慢，翻了白眼也糟了，低下去也完啦，低下去下沉，所以我看到你們很多眼睛都不能平正，都是下沉，眼光隨指落深坑，不行囉，墮落下去。第三句話更厲害，因爲當時李翱問道藥山禪師，悟了道就是這樣嗎？藥山禪師說，不然，給他吩咐他，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吩咐他兩句話。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得道學佛的人，心境境界很高，但是光是境界很高，你打坐有定都沒有什麼了不起，佛的精神，菩薩道在行爲要救世、救人，要佈施、要利衆生，不是度衆生，你拿什麼度？利衆生，你怎麼去幫忙社會幫忙衆生，所以說，高高山頂立，你個人修養境界可以，行爲上是深深海底行。那麼修密宗的人就說海底啊，就是像昨天講的氣脈海底輪要打通，那個亂扯啦，禪宗當年不講這個，不過有關係，也有關係。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而且吩咐李翱，閨閣中物，閨閣裏頭的東西如果捨不得，永爲滲漏。滲透了，閨閣中物，閨閣是太太、小姐的房間裏頭的東西，他說你捨得，不清淨的話，終爲滲漏，你始終還是不……功夫定力不會到家的，閨閣裏頭的東西是什麼？就是男人要女人，女人要丈夫，就是這個事，古文很美，我不給你說穿，你永遠看不懂，閨閣中物，他說這個你丟不掉，捨不得，終爲滲漏。你永遠不會圓滿，不會成功的。等於你們講漏丹，手淫、遺精，這些等等都還沒有搞好，就是廈門話閩南話，免講啦，免談、不要講了，終爲滲漏。所以吩咐他行爲上，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所以藥……現在要下來，張商英批評李翱，他說你理論上懂，功夫上沒有到，雲在青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深坑，他說根據你的一輩子的傳記行爲，溪花不耐風霜苦，你得意做官的時候，你學到心境很寬闊很了不起，你失意不做官的時候，等於那個花一樣，下雪颳風你就撐不住了，不像松樹、不像柏樹，隨便你什麼環境，自己還是依然本色，他說溪花……那他說你這個都沒有做到，行爲修行沒有到，你還講什麼，師父吩咐你深深海底行，你一點都沒有做到啊，學佛儘管學，做人做事的佈施行爲你一點都沒有做到，這樣批評的。你看禪宗裏頭都是詩、詞，要不然，譁……一聲，要打你一棒，叫做棒喝。

（南師繞場爲衆糾正坐姿）

思想、感覺，妄念紛飛，那是當然的，怎麼空呢，不是說怕這個思想雜念，把它壓下去，壓下去這個作用不是又是一個思想了嗎？你只要初步，只要知道是雜念、妄想紛飛，你知道自己在妄想，知道了，他那個妄想已經走掉了，這個妄想他自己本身不停留的啊，你想空它，多此一舉，它正來空你呢，每個妄想自己跑掉了，所以不要搞錯了，把這個心，雜念、妄想，心想壓下去錯了，你知道妄想來妄想去，那個能知的那一個作用，它並沒有受妄想的影響，自己心裏在生氣，也知道在生氣，等一下不生氣，也知道不生氣，心裏想東、想西，也知道自己在想東，那個能知之性，它沒有動過啊本來清淨，所以上座就要懂得這個，那麼你說這樣就是佛法，就是道嗎？這是初步入手啊，這是修如來禪，不是禪宗最高處，初步入手漸修法門，最好一個路子，那麼你心中要問囉，是不是有一天，真正所有妄想雜念通通自然會清淨，會呀，這是佛法跟科學結合告訴你啦，那就修安那般那，修止息，就止在息住，息住了，也可以說住在息了，不呼不吸不要忍哦，它自然，你看清楚心跟出入息，等於出……這一個呼吸，它自然有生命就有呼吸，這是普通，你等吸氣他自然進來，出去了以後，這一個就把它切斷，切斷了不是沒有氣哦，你那個生命的真氣就止息了，開始是慢慢的，將來你功夫熟，純熟了，息長知長，不呼不吸，止息這個境界，時間久了，你知道久了。息短知短，佛說的。有時候一剎那做得到，等一下做不到了，息短知……慢慢修去，不是一天兩天啊！昨天已經告訴你，多少時間轉變什麼，這都是科學的，所以科學呢，有理論、有事實，呆板的、死板地，一步一步，他證驗效果出來了，正如道家所說的，還精補腦，長生不老，同腦有關係了，所以醫學上講思想雜念都是腦神經的關係，現在的科學一講，有道理，講了，普通人生命現象活著的普通道理，進一步的道理，現在醫學還找不到，這個頭腦，這個人來實驗，等到止息，定，自然是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然後雜念也沒有了，

氣脈把腦最難打通，第一步，下面，昨天講密宗所講的，臍輪，也就是說腎上腺以下的，氣脈很難打通，容易漏丹，漏失了，這個最高的難打通的是腦部，腦部是大樂輪，腦，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真的腦的神經整個的打通了的話，腦神經可以寧靜休息了，不想有跳動的作用了，你的雜念妄想也跟著完全停了，這個時候你的境界身心是，昨天講初步，還沒有講下去哦，離 生 喜 樂，到那個時候，這個腦子是不只是健全而清醒了，而清醒沒有雜念，沒有妄想，那就不同了，至於一般的修禪也好，密宗也好，各種各樣的修法，道家也好，多得很，真的大樂輪，腦部的氣脈，我們拿現代話科學來講，真的完全通了，寥寥無幾，不曉得，充其量只有幾位，當然這幾位我還沒有看見，真到了那一步，纔敢說修行有點證驗，證果，所謂證果位，有一點希望，所以佛法講證果位大菩薩境界，的確，同生理，腦的關係，密切的有關，我們衰老了也是腦的作用，這個幾時有空了，請我們有腦科的權威在這裏，請他給你們報告，不過請這些大教授、博士上課困難了，他自己還在用功呢，真到了……所以衰老老化，這個基因，與遺傳工程的關係，都是新的科學名稱哦，

你們佛學院科學常識要加強，現代佛學院，現代法師們不懂科學，不要關起門來，以爲出了家剃了光頭，學了佛法是最高，那就……我經常罵人的八個字，夜郎自大，閉戶稱王，得少爲足，得一點點以爲滿足了，以爲自己真是福田了，閉戶稱王，關起門來當皇帝，誰理你啊，你第一，你關在裏頭第一可以呀，那等於當年我小的時候在鄉下，家鄉看到一個人瘋掉了，天天要做皇帝，他自己以爲是真的皇帝，在家裏門關著，把喫飯的桌子擺好，上面擺個位子坐在上面，叫太太孩子跪在前面三呼萬歲，自己做皇帝就是這樣，所以說你不行呀，現代不同啦，科學醫理搞清楚，對於修道是大幫忙，而且學了，醫更要學，學了一點醫要佈施利他，這個是最方便的，人家有痛苦你馬上解決他，救他，不然你說慈悲，慈悲個什麼，都是叫人家慈悲我，我本身沒有慈悲人家，那是空話，所以剛纔講大家坐在這裏，不要聽我的話又雜念來了，我的話是魔，我現在是魔，你坐得好好的偏要講話，你心不是雜念就來了嗎，這就是魔了，魔者磨也，故意磨練你的意思，菩薩、佛才能當魔，我不是菩薩、也不是佛，我是魔，磨你們的，你們很清靜，我給你聲音講給你聽，吵你，使你不清靜，你跟著我妄想亂跑了，那是你們差勁，與我無關，我講話儘管講，道理聽懂了，禪宗祖師一句話，一知便休，知道了，丟開了，所有道理都是沒有道理，這就是禪，所以禪宗不要文字言語，所有道理懂了，不要道理，這個道理更簡單，我告訴你們，佛法、禪就在這個地方。你們諸位從小同我一樣都讀過書對不對，都從一二三四這麼學起來的，學到現在不管你學問，這個人我們這一堂裏頭大教授、博士好幾位，而且都是權威的，這幾位博士都是國際上有名的，不只海峽兩面有名哦，國際上有名的。你以爲滿堂裏頭很多英雄好漢，都同我們一樣，不管是博士、碩士，你們「不士」都可以，你看從小學讀到中學，讀到大學，讀了一輩子的書，腦子裏頭真的有那麼多書嗎，聽過了一樣都沒有，本空的呀。過去老師，當時很感激他的，現在……，

沒有教你東西啊，老師也沒有教你東西呀，你也沒有學了什麼東西，這就是禪的道理，這就是心櫻你也沒有東西，沒有學到，他也沒有講，可是你智慧也增加了，你道理也懂了，佛法也是這個道理，所以禪宗叫「心印」，什麼叫心印呢？比如我們刻一個，用蠟，這個蠟或肥皂刻一個印，刻了一個印章，用印色油蓋上去，那個紙上就有這個印模了，肥皂呢，也化掉了，洗衣服了、沒有了。蠟也是，都沒有了，可是印呢留下來了，只留下一個影像，沒有東西。這個道理了解進去了，迴轉，我的話都是多餘的，你只看到自己雜念妄想自性本空，可是呢，這樣禪那麼容易，就是那麼容易，可是真不容易，你知道自己自性本空，我現在講了，你也理解了，可是對不起，就是空不了，這個味道很好，而偏偏又打擾的雜念又來了，這就是《楞嚴經》上佛告訴阿難的，這些雜念妄想，都是無始以來的習慣習氣給你帶來的，《楞嚴經》這個名字叫做什麼呢，這個就是習氣，雜念妄想停不了，就是習氣停不了，這股習氣停不了，所以不能證果，不能得道。這股習氣佛在《楞嚴經》上，給你定個名稱，用中文翻譯非常美，美麗四個字，客塵煩惱，做客人的客，灰塵的塵，地下的灰塵，煩惱，佛法講煩惱，不是痛苦，你要注意痛苦是痛苦，痛苦是生理與心理的觸覺的關係，煩惱是心理跟情緒兩個所發生的。很煩惱，煩惱人，擾亂人，所以煩惱是煩惱，痛苦是痛苦。佛告訴你這些客塵，等於家裏很多客人來來往往，每個思想每個什麼來，這些都是鏡子，虛空中的灰塵，飛來飛去擾亂的不得了，客塵煩惱，佛學用的那個文學的程度，又是科學的東西多高啊，所以我以前教那些學科學的同學，去做老師講物理、講化學，你們能夠用文學的東西把它講出來，我們國家後代學科學就發達了、容易了，有幾個學生大學畢業出去當講師，學化學，學物理，老師啊！你講的對啊，我們想那麼作，怎麼講呢？這個科學物理、化學，用文學……，我說那你是笨蛋，不讀書嘛。他說，怎麼講。我說容易得很，譬如你講物理啊，講天文啊，講化學很多，譬如李白那首詩，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多好多美啊，尤其在外面做客人，尤其你們有時候想家鄉啊，想父母就想起這首來，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你看這是文學吧，對啊，文學，好詩啊，都是科學。他說，牀前明月光，這個刻意東邊有窗啊？西過有窗啊？還是南邊？還是北邊？這個牀前的明月光，哪個方位照過來的。疑是地上霜，當然不是春天囉，也不是夏天了，一定是秋天了，秋天是哪一個月份啊，你就把天文常識、方位，都講了嘛。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這個房間的建築，是建築師設計得不好嗎，還是房子破舊了嗎，頭一抬，還是躺在牀上抬頭看到的，還是坐在椅子上抬頭看到的，還是趴在地上抬頭看到的，舉頭望明月，剛好看到這個月亮。低頭思故鄉，他哭了沒有，還是沒有哭，還是怎麼樣，這個你一發揮，什麼物理、天文，很多啦，很多啦，都有道理的。哦！那個同學懂了，對了，後來去做化學老師，非常叫座，他上化學的課啊，學生聽了高興得不得了，化學也懂了，中國的文學也好了，國文也好了，是這個道理。

所以你們佛法要跟科學配合，時代不同了。我三十四……，三十幾年前到香港，香港最大的人民大會堂，是香港會堂，那個時候，佛教界是我怕碰的，佛教大師、法師們我最怕，個個都有法，我沒有法，不過佛教有些居士，也有些和尚，天主教的神父、牧師，約了很多修女，要我講一個問題，宗教問題，我就講了，我結論告訴大家，每個宗很多宗，各個宗教，同來參加聽的很多，我說，二十一世紀的文化與文明，你們諸位的宗教家，把所有的宗教的外衣要剝掉、脫掉，所有宗教的儀式要拿掉，要配合科學的文明，表達宣揚你們宗教的教義與哲學，你纔能夠跟得上時代，不然你們所有的宗教都被時代打垮了，不是哪個人要打垮你，科學的進步，物質文明的發展，你宗教就站不住了，你還是照老辦法，保持每一個宗教的，那個過去落伍的，農業社會的那一套，自我關閉的那一種方式來做的話，你們這所有幾大教，對不住，我跟你們都是朋友，我站在朋友立場，給你個判決、批判，八個字，叫「閉門主義，，自殺政策」，就這樣作結論，這個結論就賺了，賺了什麼，賺了好多拍掌的聲音，如此而已，是真的話。所以你們出家歸出家，學業要努力的進修，在家人會的我都會，世間法都是佛法，這些客塵煩惱都是客塵煩惱，但是佛明明告訴你，這些都是客塵煩惱，是客人，不是主人，你那個自性本身，客人來主人家，當然知道他是客人，他住一陣會走的，就是他住一個月他也離開的，他是客人不是主人，你那個主人在家裏不動就對了，所以所有這些思想妄念來來去去，你知道思想妄念，眼睛一閉，一定下來，一靜下來，這個不叫靜，靜而後也可以定了，那麼這個妄念雜想東來西往是客塵煩惱，你管它幹嘛，客塵煩惱自性本空。你們年輕一代，我倚老賣老了，又毛病又來了，你們年輕一代，學中國的自己的文化，不曉得讀過一篇書沒有，李太白，當然不是李太黑了，李太黑的哥哥叫李太白，太白了，他寫了一篇文章叫《春夜宴桃李園序》，你認爲李太白是不是學……，他學道也學佛的，第一兩句話名句和文章都是千古有名，夫天地者，那個「夫」字不管，古文那個「夫」，就是我們現在講話，「哎」就是這個意思，開始講話了，或者是那個「那麼」這個意思，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浮生如夢，爲歡幾何。這同我們十一、二歲讀的、背的，老師自己逼自己，老師叫一聲，自己逼自己揹來的，你看不是你們這樣哦，靠筆記本記來的，我是靠腦袋記下來的，靠心記下來的，幾十年要用就拿出來了，所以我到大學裏上課不帶講義、不帶書本的，那個古國治給我提皮包，他是大學一年級就跟到我，提個皮包，上汽車，穿個長袍，有一支粉筆，講到哪裏寫到哪裏就行了，做老師還要靠講義靠書本嗎，你腦袋裏就是了嘛，你看現在我又拿出來了，幾十年又忘記了，一想到就揹來，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逆旅是什麼，旅館，他說我們這個宇宙天地算什麼，是我們一個大旅館，我們住在這個旅館裏，住了七十年、八十年、一百年，總要走路的，旅館不是家，光陰者，時間是百代之過客，幾千年歷史，不過旅館的客人一樣，一代一代走了，什麼秦始皇、漢高祖、唐太宗，什麼什麼東西……，什麼康煕、雍正、乾壟朱元璋，什麼……什麼……，孫中山、什麼毛澤東，什麼……什麼又……這些人都統統過了，亂紛紛，《紅樓夢》上說，亂紛紛，都過去了，歷史。所以，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你看他佛學通了，李白。時間空間胸襟是那麼偉大，一切不留，浮生如夢，這個生命活到不真實，浮在水面上的油一樣，要化掉的。爲歡幾何，人生的快樂高興的事情有幾樣啊，都沒有，就是今天很高興，我們大家連老朋友們四川的、北京的都來了，大家好朋友來捧場，捧到玩一玩，七天，一剎那之間就過去了，爲歡幾何啊，你問那些老朋友在北京來，他們來的你以爲他方便呀，不方便，家裏太太、孩子，私事、公事一大堆，這個南老頭這個傢伙要來廈門玩，我們只好丟下來陪他聚幾天玩玩吧，好朋友，還不是兩天三天就走了，沒事了，浮生如夢，爲歡幾何。都過了，沒有事了。所以我常常……，外國人問我你們中國文化，西方人批評我們中國文化沒有宗教，沒有哲學。我說你們亂扯，你們又懂中國，中國文化比你們偉大，中國文化開始……，西方文化開始是宗教，由宗教變成哲學，由哲學變成科學，我說我中國從五千年以前就是有宗教，什麼宗教，信仰祖宗，我們那個上帝同你們不同，祖宗就是上帝。上帝上面戴個帽子就是天，那個就是宗教。家族所以祭祖最重要，他說對了，是這樣。我說我們的哲學不像你西方難辦了，你們西方哲學是哲學，文學是文學科學是科學，哲學裏頭唯物是唯物，唯心是唯心，各種分類，我們的哲學一股邋遢的，我們的宗教哲學統統包在一起，所以中國的哲學家，文哲不分，文學同哲學分不開的，很好的哲學思想都在文學裏頭，你如果不會古代的詩、詞，詩詞歌賦不會，你根本沒有辦法懂中國的哲學，文哲不分。文史不分，大文學家還是大史學家，司馬遷、班固、司馬光，這些歷史學家都是大文豪、大文學家，而且是文史不分。還有呢，文政不分，政治與歷史與文學分不開的，每一個歷史學家，都是一個大政治家，白天辦公是政治家，回到書房裏，書房裏寫文章是文學家，文章的內容包括都是哲學家，你看管子、孔子，這些人多得很，所以我說不像你西方埃你西方研究哲學研究宗教，這個生命是宇宙萬物，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呢，這是科學、哲學，這個世界上先有個男人，還是先有個女人啊，先有個雞，還是先有蛋，我們中國人是鄉下人，我說大哲學家，雞呀、蛋呀，就把牠雞殺了，蛋也不要拿出來，蛋就在雞肚子一起燉去吃了就算了，我們中國簡單，這個對吧，那喫補的嘛。可是西方呢，就科學分類，中國人也要問了，有沒有這種問法，沒有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有這麼想法，中國人在文學裏，譬如唐代那個詩人寫的《春江花月夜》，他就寫，江上何人初見月，站在長江上面哪一個人？第一次看到月亮的，是哪個人？江月何年初照人，這個月亮在天上出來時，究竟是幾億萬年前哪一天哪一個時辰照出來的，誰照的，就是宗教，就哲學，也是科學，中國所以文化這就是這樣，這是中國文化的特點，就是特色，你看叫了半天，中國文化的特色在什麼地方，這些都是特色。你看我們的文化裏頭，哲學、科學、宗教、政治包括在一起的，兩句話，江上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這個就很美了吧，

# 南禪七日第十七盤

---南禪七日

唐宋的時候出家人，去出家的文憑，考試及格給你文憑去出家，現在你們出家叫「度牒」，就是拿張文憑，要考的，不像現在人隨便，考取出家了有這個身份比現在博士大了，所以有一次他淘汰沙門，沙門就是出家人代號，而且要考，結果政府把有一個地方，在湖北，到處山裏頭都趕出來，在一個山裏頭廟子裏搜出一個和尚，要考試《金剛經》、《楞嚴經》隨便考，這個和尚哭了，跪下來，給這個主管官講，這個哭了，這個主管說，師父你哭個什麼事嘛，我也奉皇帝政府的命令要辦，又不是對付你。他說不是啦，你不知道，我從小出家，學的是禪宗，在禪堂裏打坐參禪，我沒有研究佛經啦，你要叫我考佛經是一定考不取的嘛，你要我……考不取，你們的命令要還俗了，我不願意還俗 ，我願意一輩子做和尚學佛埃這個主考官內行的，面孔擺的很兇，同我們楊老哥一樣，威嚴一擺嚇死人，他心腸慈悲。他就跟他談了幾句，問了一點佛法，嘿！一看他真用功的，叫他寫文字，一個都寫不出來的，這個主考官就負了責了，好官，拿起筆來，把和尚的文憑度牒上面，寫了四句話交給他，你走吧，就說我負責了，放一個。他說，「南宗尚許通方便」，南宗就是六祖禪宗，南方這個南，六祖在南方廣東一帶開始，南宗尚……和尚的尚，許可的許，通方便，「何事心中更唸經」，何必心裏頭啊，心本來清淨，還要加上一個，念一個什麼經啊，讀個什麼書啊，這一下你們不要讀書了，「此去比丘雲水伴」，你現在走吧，我放你走，就通過了，還是給你當和尚，雲水伴，「何山松柏不青青」，快一點吧，你到山裏去修行去啦，不要給他們抓住就行了，哪個山上，松樹、柏樹不青青呀。真是好了不起，政治、哲學、文學都配在一起，南宗尚許通方便，何事心中更唸經，何必加一樣東西呢，此去比丘雲水伴，就放人了，你去吧我負責，你這個比丘，雲水伴，走到高山深一點地方去修行去吧！何山松柏不青青。

好了這個歷史的故事又講到我們在廈門，大概是廈門福建的事了。有一次福建的這位，剌史唐朝的叫於幼，不管名字了，這個歷史你們不懂啦，不是說你們不懂，這個話很抱歉好像傲慢，就是講歷史太麻煩了，就是一位當年的剌史，一路諸侯，管湖北，人家說有個和尚不守規矩，一天到晚瘋來瘋去在街上亂跑，不住好好的廟子，不曉得什麼。這樣嗎，社會秩序不好，抓來。他很威嚴，一看這個和尚瘋瘋顛顛的，他就問他，你叫什麼名字啊，不說話，哪裏人啊，不說話，啞巴嗎，搖搖頭，不是啞巴吧，爲什麼不講，壞官就是……以前那，以前法律就是我，我就是法律，這要打人啦，他也不打，你爲什麼不肯說話，你會寫字嗎？會。你讀過書的呀，會作詩嗎？會。拿紙來、拿筆來，你寫給我看。他拿了筆就寫，怎麼寫，「家住閩山（福建）東復東，山中日日有花紅」，而今山中日日，天天有花紅，有花紅，「而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美不美呢，好不好，諸位同學，你們通過吧。」家住閩山東復東，山中日日有花紅，而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究竟是福建哪個地方人，格老子他還是不說，看詩呢，你看簡簡單單這個詩，這一首詩就美極了，這於幼一看就楞住了，癡和尚，這個頭光得不簡單啊，他就改了臉色。師父啊，你還是詳細寫一個啦。他拿起筆又寫了，家住閩山，你就將就那個上面改了（指點寫黑板的同學），」家住閩山西復西，山中日日有鶯啼「，黃鶯有鶯啼，有鶯啼，」而今不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這位首長一看啊，不說話了，師父啊，你請吧，沒有事了，沒有事你請吧，這就是禪宗。禪宗不立文字，不立語言，但是要用出文字、語言的每一個表達都很高明，那麼這位禪師究竟是誰，誰也不知道，到現在歷史上只留下來這兩首詩，知道他是福建來的。家住閩山西復西，山中日日有鶯啼，而今不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人生境界就是如此，你去參參看，文學也在了，佛法也在了，換句話說，我是個和尚出家人，又沒有犯法，就是這個樣子，碰到這個好的官吏於首長，請吧師父，有數了，這是個高人。禪宗是所有佛法裏的大智慧，不照次序，立地……，直指人心。直指人心，立地成佛的法門，談何容易啊，直指人心，立地成佛。

禪宗的一位祖師，就是宋代的，唐朝末年，宋代的五祖演禪師，不是六祖的師父五祖，這個五祖是五祖廟，是黃梅，湖北黃梅，五祖在黃梅，五祖過世了，徒弟們給他建的廟子叫五祖廟，這個五祖演禪師就是這個廟子的方丈。禪宗的大德。他的一生的說法，活潑潑的靈活的很，了不起一位，在中國文化史上，他是了不起一個人物，當然是和尚啦。有人問他，師父啊，我跟你學佛、參禪那麼久，一點消息一點路子都沒有，師父啊，佛法總有一條捷路嘛。快速公路，你告訴我一個方法嘛。啊！好，他說，我給你講個故事給你聽埃有個小偷，本事非常大，是名偷啦，有名的小偷，這個兒子啊，想跟爸爸學這個本事，小偷的兒子。爸爸啊，你把這一套本事傳給我好了。自己儘管做小偷，不喜歡自己兒子也做小偷了。他說你學這個幹什麼。兒子一定要學，他也沒辦法，好了傳給你，晚上跟我來，晚上兒子跟著老子就去偷了，這個小偷，偷了一家，把窗子、門都撬開了，把兒子帶進去，這個小偷找到那個地方了，一隻箱子，大箱，古代那個箱子，放衣服櫃子的，很高，很大，有我們這個講臺那麼大，高，還要寬一點都有，有鎖。這個小偷就把鎖打開了，打開箱子，裏頭都是寶貴東西，還有好的，很好的衣服都在內，他叫兒子，當然不像我們講話啦，爬進去，這個兒子就爬進去了，然後這個小偷把蓋子一蓋，把鎖一鎖，有小偷哦，就跑了。這下，這個兒子關在箱子氣得……，叫你教我小偷，你還把我鎖在箱子裏頭，還拼命叫有小偷。全家都起來，哎呀！有小偷，鬧哦，一家鬧得一蹋糊塗，點起燈子到處找，沒有啊，奇怪，沒有啊，這個聲音哪裏來，哦，是窗子，也……也不對了，是開過，是有小偷進來，小偷在哪裏，找遍沒有。這個兒子在裏頭要命啊，寧可給他抓住打一頓打死了也好，這個鎖在裏頭要悶死的，兒子呢，怎麼出來呢，這兒子急了，人急智生，所以普通話講，人急跳牆，狗急跳牆人急就懸樑，就上吊了，怎麼辦啊？然後兒子聽到一個丫頭找到這個櫃子旁邊，櫃子也好好的，櫃子沒有打開好好的啊，正在講他裏頭聽到這下有救了，他就在裏頭學老鼠叫的聲音，吱吱喳喳，學老鼠叫，丫頭說，不得了，小偷沒有，這個櫃子裏有老鼠，哎呀！完蛋了。主人家說，趕快拿鑰匙拿鑰匙把櫃子打開，有老鼠怎麼得了。鑰匙一打開，這個孩子呀，從裏頭一站起來，把這個蠟燭燈，一吹就跑掉了。這一跑回來啊，回到家裏，這個爸爸是小偷囉，看這爸爸幹什麼，在家裏睡大覺，躺在牀上蓋著被子舒舒服服的。兒子把他叫，爸爸你怎麼搞的，我要你教我本事，你還把我關在裏頭，還叫小偷，你回來睡覺，你不怕我……抓去，關進公安局會打死的。爸爸說，不要囉嗦，你怎麼出來的。他說，我有什麼辦法，給你關在裏頭正要命的，可是後來就是我學老鼠叫，他們把櫃子打開，我把燈一吹了就跑了。畢業了，行了，就是這個樣子。幹小偷還有一定的兵法，還有一定的方法，只要你急中生智跑得出來就對了。五祖演給人家說，他說，你學佛啊，什麼密宗、禪宗，只要你跳出來就對了，管你什麼方法的，打坐，就這就是。你們要學禪宗嗎，你看怎麼學。所以有人說，修行之路，我們像一條蟲，在這個竹節裏頭，你要從竹頂上爬出來，這個蟲子在竹節裏頭一節一節慢慢的咬，咬多少年才爬到頂上，禪宗是個什麼方法？牠不這樣咬，這個蟲子在竹節裏頭，橫咬一個洞出來一下就爬到頂上了。所以你們要聽禪宗啊，禪宗是這樣一個玩意兒，你怎麼樣去學。所以達摩祖師當時傳禪宗在中國，最後交代以《楞伽經》印心，以楞伽印心，楞伽經上，《楞伽經》也是唯識法相宗的最重要經典，也是禪宗的最重要，達摩祖師交代不是《金剛經》，《金剛經》是五祖開始才用金剛經，因爲人的智慧低了。達摩祖師交代以楞伽印心。《楞伽經》重要一句話，當然很多都是重要話，以禪宗來講是，以無門爲法門，沒有一個固定的方法，只要你開悟了，明心見性成佛，怎樣都可以，是解脫嘛，心空解脫了，哪有方法的，有個方法，就不能解脫了，以無門爲法門。

我們好好坐一堂，我再來，供養諸位，再講給你聽，不是光聽笑話的喔，我也蠻辛苦的，爲什麼講這些給你們聽，希望你們在幾天以內智慧增長，自己真能夠跳出來，這個牢籠，收好腿子上座。萬緣放下，一念不生。

（南師巡視禪堂，爲大衆糾正坐姿）

這一堂坐得非常好，真是有點上路了，老和尚的願力，禪堂也建起來，今後大家不管住禪堂或者自己，出家的同學們，自己修持，關於靜坐修法，每天一定要規定自己，至少三次，早晨起牀一次，晚上睡前一次，白天看你自己的時間規定。要自寧戒律不要別人管，自己管理自己起來，這樣一路下去，一定會有成就的。在家的諸位居士、菩薩們，回到家裏，把這個禪堂的這個習慣這個精神，變成生活裏頭一部分，非常美、善的生活，也是在家裏早晨，不要忘記了還是在禪堂一樣，早晨起牀一次靜坐，晚上臨睡以前靜坐，白天如果有空的人，下午午睡以後起來一堂靜坐，起碼三次。不是爲靜坐而靜坐，靜坐不是道，但是要想成道明心見性而證菩提，又非修靜坐這個禪定工夫不可，同時爲了自己生命的健康，平常少病少苦惱，這是最不花本錢的健康保養辦法，同時把生活回家以後，規定調整好，也是生活一種規律，嚴肅自己的人生，嚴肅自己的生活，你慢慢養成習慣了，社會上的朋友們，家庭大家都知道，就變成一種風氣很好埃至於靜坐真正的用功想得到定的境界，我已經再三強調，從」安那般那「入手，出、入、息。達摩祖師禪宗的祖師到中國來，有四句話，做功夫方面他傳了禪宗實際的四句話，做功夫方面，大家一般不注意它，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也就是達摩祖師給二祖神光講的，用功修證方法之一，外面放下一切，當你兩腿靜坐，最好是隨時，隨時如此，外息諸緣，內心無喘，爲什麼用這個喘，喘氣那個喘呢，喘，我們普通人認爲是呼吸，在修道的功夫上講，認爲在喘氣啊，哮喘病那個喘，內心靜止了，呼吸也住了，內心無喘。心念，氣一住了，念也住在息的境界上，一切雜念妄想都住了，昨天有一位外國同學提出來講的，這個就是金剛經的狀況護念，你講對了。諸佛、十方佛、菩薩如何降伏其心，善護念之，這是一個正念存在了，三十七菩提道品的正念，這是正定了，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不是得了心臟狹心症了，什麼心如牆壁，心怎麼當牆壁，就是內外隔絕了，隔開了，外面環境再吵、再亂，沒有關係，自己內心仍然清淨，所以內外，心如牆壁，就隔離了，不要外形去出家，心出家了，那纔是真出家，心如牆壁，可以入道。並不是說，這就是道，就是佛法了，這樣嘛，可以進入佛法的那個真正的三昧，中國醫學道家的，

女人十四第一次來月經，就是破了身了，不是完整的童身，在女性月經期沒有來以前，在男孩子對性的觀念還沒有開始以前，男女兩個同等都算童身，童身修行就非常快，這是佛、道兩家所認爲，童體修行非常快，因爲不是身體關係，心的關係，此心的染污就不多嘛，那麼道家強調是身體關係，所以一般搞哲學的認爲道家偏重唯物修法，佛家是偏重心理的修法啊！唯心的修法。都有它的理由。道家修法認爲破了身的女人，所謂七，七年一個變化，十四歲來月經，七七四十九歲，就月經沒有了，老了，那麼現在醫學叫更年期，上次都講過的，男人也有更年期喔，都講過吧，你點個頭也好嘛，如果你說我沒有聽到，那你再去聽錄音去吧，我才懶得跟你講第二道。那麼道家的修法爲了練身體，因爲譬如說，已經過了二、三十歲，四、五十歲的人，月經還沒斷的話，或者生過孩子，或者沒生過孩子，要恢復到童體，就是修一個法門，叫斬赤龍。把這條龍，月經代表這一條龍，一個月來一次，要把它修斷，所謂認爲月經修斷就恢復女性的童體，如果說這個女的已經超過了七七四十九歲以後，天然的更年期月經沒有了，那麼修行必須修得，譬如說六十歲、八十歲、九十歲的女性，必須要修得月經再來，來了以後又把他斬斷，就要加兩三倍的修法了，這是道家的一套理論。注意喔，我們現在的課題是生命科學，這個問題你問得很有趣，這裏醫生很多，有婦女月經這一科的權威大師、醫生大師，黃醫生在這裏，還有洪醫師啦，朱醫師啦，這些什麼師多得很，這幾位都是大法師，朱大法師啦，洪大法師、黃大法師，都是大醫師，在他們的學理上，他們都是正統的大學畢業，正統的拿到學位的博士，醫學博士，就是西方這一套醫學，不承認這個話，不是他們三個人不承認。在西方醫學這個理論不承認，而且假使照一般的婦科道理，不管是中醫、西醫，這個女性假使一、二十歲忽然不來月經，好久不來了，那在中醫還要喫通經的藥呢，認爲是病態，在西醫認爲也很嚴重，但是，有些病例也不一定，譬如有些女性天生不來的，一輩子沒有月經，像我有一個學生就是這樣，現在好幾十年不見，大概活著應該是六、七十歲了，她一輩子不曉得月經是什麼事，還有些女的三年一次月經，還有些六個月，還些三個月，這一類的女性，在中國的俗話叫做觀音身，就是前生有修行的，或者是和尚、尼姑來投胎的，所以叫觀音身，身體的身，那真是命好，一個女的沒有這個，一個月麻煩一次，沒有那真是觀音菩薩，觀音身。但是在醫學上說，假使這樣觀音身的人結了婚，會不會生孩子懷孕呢，又是一個問題，科學問題，她可以沒有月經，還有沒有排卵的作用呢，所以佛法道都是科學啊，問題大得很，不能再講下去，講下去好像醫學院給你們討論上課一樣，講到這裏答覆你這個問題，所以女性一定要先斬赤龍，纔跟男性同等的修法，是道家一派的說法，那道家的忌諱多了，女性月經來了還不能打坐，打坐要出毛病的，都靠不住的，沒有這一回事，當然你假使照道家的修法有爲法來修，那月經來不應該打坐，你拿他有爲法要修。如果學佛，空嘛，一切皆空，萬念都不動了，那月經來打坐沒有關係，

怎麼樣是一念回機，這是達摩祖師的話，一念回機，便同本得。下面還有一句八個字，兩句要連起來，那麼在文字上先告訴你，回機，機者就是機關嘛，就是開關嘛，對不對，譬如我們開電燈，那個電燈按鈕在那裏，那個指頭一按它就亮了，就是開了嘛，一念回機，就把這個機關一按，電就回去了就不亮了，這個譬方回機就是開這個機關，一念回機，你這個念頭一起來，就把它關閉回到原來不起唸的地方，當然是便同本得就對了，你現在能不能做到一念回機呢？一念回機就是這樣，念頭還沒有起來不是壓下去喔！念頭一來就空掉了，回到本來空的地方嘛，假定你能夠到達這樣，是真的是這樣，我不敢斷定你，我沒有看到你這個人，也沒有看到你的修持。假定你真的這樣，你下面問在平常生活中怎麼應用呢，那你就奕應用更大了，一念回機，回到你那本空的境界，是心如明鏡臺啊，再高一點就，明鏡也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你就千軍萬馬當中都可以去了，你就是佈施衆生，做任何事情一點都沾不住，因爲你一念回機本空嘛，日常生活中活潑潑的，天真的、乾淨的，不受一切污染，就怕你做不到，你做到了你還寫給我請問菩薩，我倒答覆你是菩薩，真的喔，菩薩，這樣一個答覆你。第二句你問心不他馳的時候是怎麼樣，心不向外，他馳兩個字，不向他就是代表外面，此心不向外跑，不亂跑了，你說怎麼樣，你還問我，心不他馳時是如何，你問我心不外跑的境界怎麼樣啊，還是問我，我的心，你問的人說，我的心已經不外跑了怎麼樣呢？對不對，你問的邏輯沒有寫清楚嘛，對不對，如果我用禪宗的答法，你說心不他馳是如何啊，心不他馳是如何，我要照禪宗答法，如果你在我前面，照古代的禪宗，你站在我前面合了一個掌，請問心不他馳是如何，我是禪宗大師的話，走了，不答覆你了，你心已經不他馳，你永遠給我站在這裏吧，對不對，心不他馳就好了嘛，只要不是昏沉，不是掉舉，那還有個如何埃還有個禪宗，還可以個答法方式，你問我心不他馳時如何，我瞪著眼睛看了你半天，兩個手一指，心不他馳，就完了嘛，這就是禪，現在不跟你談這一套，你心不他馳如何這個問題你沒有寫清楚，不過你下面有，起心即乖，不起心如何做事埃動念即錯，起心即乖，這是講修定時候的境界，還要看修那一種定，用到這兩句話，所以叫起心動念即乖就不對了。如果你要做事啊，那有不起心的啊，當然起心，那麼你就參考，我告訴你，你參考永嘉大師禪宗集，裏頭後面的兩篇重要，奢摩他頌同「毗婆舍那頌」。奢摩他就是止，就是三摩地啦，古代翻成奢摩他，就是三摩地，古代音，每個時代音不同，毗婆舍那就是觀，永嘉大師禪宗集，他講作功夫修止觀，就不是普通一般的，走禪宗大菩薩的路線，你問得很好，起心即乖，不起心怎麼做事啊，我告訴你，你去參啊，我引用永嘉大師四句話，這個你們大家用得到哦，尤其你們這些大居士，這裏那位大學校長啊，那個海淀大學校長，諸位，諸位，大教授都在這裏，你們很多做事的都用得到，恰恰用心時，我們國語念恰恰啦，廣東話跟溫洲話，ㄎㄚ/ㄎㄚ/，恰恰用心時，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那高明到極點啊，恰恰用心時，永嘉大師因爲他太高明我就拍馬屁啊，我們的同鄉耶，同鄉成佛了，又怎麼樣，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恰恰廣東話，而這裏廣東同學，安安對不對，廣東同學點個頭是不是，安安啊！剛剛啦，恰恰就是恰好，恰到好處，剛剛好是，北方話沒有，這個問題就是這樣答覆你，都簡單一點埃還有什麼，有一位同學說，我們講的，無夢無想時，他的答案，其主人公何在，他認爲，第一個，無夢無想的時候，那個清淨，那清淨，一點，圓明，一點，兩點了，不生不滅，三點，不垢不淨，四點，遍滿虛空法界的本體自性，一個括弧（主人公地無處不在的），真的啊？好，如果這樣，你今天晚上睡著了，我拿個香板在這裏拼命的打，看你醒不醒來痛不痛，因爲你主人公無所不在，一定在這裏嘛，對不對，你不要睡著哦，你睡著了，我拿把刀在這裏舞，說不定把你頭砍掉了，這一個理念、想像麻麻胡胡，佛法到底要實證，你這個理念那麼講麻麻胡胡，你大概是輔仁大學畢業的吧，唬唬人可以啊，唬人者騙人也，不過我是輔仁大學教過的，那個輔仁，天主教的，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我們提的，是無形無相的人，是分段生死，無形無相的人，好在我還會看，你這個古文我還會圈點不錯，無形無相的人是分段生死，但是自己嘛，靈識是無形無相，下一次的生，投生的話是否還能得生得爲人身，就無法可知了，可能是生爲飛禽牛馬等身，要以自己過去生死善惡業力來決定，哎！你太謙虛了，弟子認爲父母未生時，是無法得知自己的本來面目的。這個不對，一般人是這樣，我們學佛的就要追這個問題，禪宗所謂參就是追，追到了就會知道無父母真正的根源，這個叫做證得菩提，不然我們何必出家學佛呢，不是上當白受騙了嗎，的確可以證得，這一點我只能這樣貢獻你意見答覆你。這一個，這一份功德圓滿了。還有這份很長了，這位老兄的，時間不夠了慢慢來，關於佛教的前途改革慢慢來，還有兩份慢一點，下一次再答覆。

禪宗大家都喜歡，聽到禪宗打人的，用「棒喝」，棒，打棒子，棒喝，喝，什麼叫「喝」，「喝」就是這樣，否定的口音，否定一切，你講什麼，「喝」，否定了，這叫喝，並不說，啊……，那幹什麼，人不作學狗叫啊，那還叫禪宗，中國的佛法，佛法到了中國變成了中國文化了。

# 南禪七日第十八盤

---南禪七日

否定一切，你講什麼，「喝」這叫喝，並不說，啊……，那幹什麼，人不作學狗叫啊，那還叫禪宗，中國的佛法，佛法到了中國變成了中國文化了，佛風都不同，不像釋迦牟尼那個慈慈悲悲的，這個教育法大變，就是佛法的教育法，這個打棒子，什麼人開始啊，我們四川老鄉開始的，叫德山棒，臨濟喝。禪宗有名的故事，雲門餅，趙州茶。四句話，這四位大禪師的教育方法作風各有不同，德山棒，臨濟喝，雲門餅，趙州茶。哎！有些教育法，那叫做心狠手辣，這些大師們的教育法是心狠手辣，纔能夠教育出一代的宗師人才，教育一代的大宗師、大師，比培養一個帝王都難，所以佛家、佛門，佛教有一句話，佛門裏頭，出家成佛，非將相之所能爲，也可以加兩個字，非帝王將相之所能爲。這意思說可以做大元帥，可以做好宰相，可以做好皇帝，不一定能夠成佛啊，這個牛吹得多大，一點也不吹牛，老實話。這是我常講的，我們要做一個英雄容易，做一個聖人很難，做到了聖人才是大英雄。所以像每一個佛的大雄寶殿，佛的殿上面四個字大雄寶殿，那纔是個大英雄。佛就是聖人，聖人就是佛。怎麼說法呢，我常說做英雄可以征服了天下易，統一天下，容易，征服天下易，征服兩個字曉得寫，征服天下易，腦子跟我這裏反應，不要我看你才寫。征服自己難，英雄都不能征服了自己。征服天下統一天下是英雄，不要征服天下，專門征服自己成就了是聖人，這個大英雄。那個大英雄好做，做外面的，爲什麼？征服天下的英雄，把自己的痛苦煩惱加在所有人的頭上去。要征服自己成一個聖人，把天下人的痛苦煩惱挑到自己頭上來，此所以差別在這裏。所以說學佛成道非帝王將相之所能爲埃可以做帝王、將相，不一定能夠自己征服自己而成佛，征服自己多難啊，所以佛法裏頭六波羅蜜，叫忍辱波羅蜜這個「忍」，忍就是切斷的意思，一切要切斷放下，忍辱波羅蜜這個忍，你看這個忍字，怎麼中文，中文怎麼寫，你看了這個字懂了中國文字，自己心裏頭插了一把刀，這一把刀向自己心裏頭割的，一切就割斷了。所以禪宗大師們造就了一個佛、一個聖人，他的教育法是心狠手辣，尤其禪宗，

佛法到了中國產生這個禪宗，剛纔講到，德山棒，爲什麼創下了用棒打人，現在用香板打人，這個記錄呢，這個人叫德山禪師，四川人，唐代，唐朝的時候，唐朝那個年代慢慢講了，現在不給你們上歷史考據，他在家姓周的，姓周，那個周，他的五百年前一家人，周家的。他出家了，學問好得很，專門講金剛經，他一上課聽衆好多哦，所以都佩服他講金剛經，所以有人也叫他周金剛，專門講金剛經，佛法學問好極了，後來他的名氣大得很，學術、宗教，拿現代話來講，宗教、學術，宗教哲學的成就高得很，名氣很大，可是有人告訴他南方下江，四川人叫我們這些人腳底人，腳底下的，他們高我們低，所以我們這些四川老鄉，那些四川老鄉都很傲慢，講我們腳底人，客氣一點是下江人，不像我們臺灣叫外省人，下江，他在長江的上面，流下來往下面都是下江，也是腳底人，這個腳下面的人。周德山，人家告訴他，南方下江啊，南宗有個禪宗，不講學問不講經教，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爲流行，其實禪宗開始呢，六祖的第三代纔打開門的，打開門的也是四川人，就是馬祖，馬祖怎麼悟道，歷史慢慢講給你聽，聽累了就放腿子啊，你腿子很累我嘴巴不累，嘴巴也很累，好好聽。這個，他說，那還得了啊，這個簡直入魔了，學佛多難啊，要搞個經教道理搞清楚慢慢修行，三大阿僧袛劫慢慢經好多生，好我生的修持才能成佛，這個禪宗說，明心直指人心見性立地成佛，那有這回事，那就是入魔了，拿武俠小說來說，走火入魔的這還得了，我非救他們不可，他發大慈悲就……自己挑了他的著作，金剛經的註解很厚，古代唐朝不是現在啊，每個字自己寫的，所以他把稿子啊，一挑挑起來出川了，依四川人講出川，離開了四川，下來到江西、湖南一帶看這個禪宗，聽說江西有個龍潭禪師，龍潭禪師，龍潭是個地方沒有問題，這些大師古代出家人，就不要自己的名字了，取個代號就是了，什麼圓觀啦、中觀啊，什麼心道啦、道心啦，反正翻來翻去，法雨啦、雨法啦，總是這一套嘛，什麼了不了的，了的法啦，法的了啦，都是這一套，反正……，這是代號，並不當名字了，因爲不好名了，就表示自己不要名了，名利都不要，隨便取個代號，但是他……但是他就不講了，有些人就是出了家還是好名，這個話本來不想講，到了這裏，痰一樣，不吐不快就吐出來了。他要去龍潭禪寺，準備好好教訓這些禪宗的傢伙，什麼不好好看經教讀書就能成佛，結果挑了，一路走到江西，那個時候沒有飛機沒有火車，當然沒有汽車，都靠走路的很辛苦，尤其出四川到江西來，不是走陝西那一條路呀，不是走秦嶺呀，這三峽這一條路更難，很難走啊不得了的，你看李白，也是那個時代的人，寫的詩，他也是四川，也可以算是四川人，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到四川這條路有這樣難，不是現在。他到了快到江西龍潭地方，就是剛纔我們一樣，肚子餓了要喫點心，看到路上有個小店，一個茅草蓬搭的小店，有個老太婆，同我們今天一樣專門做包子賣的，大概肉包、素包都有，這個老太太不打眼，出家人節省一點，買兩個包子喫喫就好了嘛，他就把這個一套書，他的書名金剛經註解叫《青龍疏鈔》，青龍，這個很不得了啊，這本書沒有出版，當時老古出版社還沒有上去，所以書還沒有出版，是原稿疏鈔，大家曉得他有這本書，很難得看到，當時沒有出版沒有印刷，古人讀書很可憐啊，研究佛經，一個字一個字拿手來抄的，不像你們，你們現在太享福了，所以學問不好，還印好，像我們這一趟，還印了好幾萬塊錢的經典來送給你們供養，你們拿到，將來不要去包肉了已經了不起了。

我在臺灣有一次印佛經印指月錄，印我的書，印出來賣不掉，我有個學生做社會處的處長，實在賣不掉沒辦法，我說你想辦法，你想辦法，我說我欠帳，真的啊，爲了印佛經欠帳，指月錄，他說老師，我這個社會處長不能拿權力壓迫人買書，我說誰叫你用權力賣書啊，你給我想辦法嘛，你總比我認識人多啊，他就想辦法，最後因爲我真的借錢來印佛經，印指月錄、禪宗，指月錄怎麼去臺灣，歷史因緣很奇怪，我還在成都，民國三十七年，三十七年冬天我還在成都，這個，這個……是冬天還是什麼時間呀，這個我一個朋友，黃埔四期還是六期我記不得，叫劉乙光它專門看管張學良的，由上校看起，看到了官到中將才死臺灣，我說你一輩子做官，我就想做你那個樣子，什麼都不要勞動，看一個人就看到中將，我說你真好，現在過世了，我們常說笑話，那個時候他把張學良，蔣老頭子的命令下來，已經移到了臺灣，張學良一到了都是他帶一排憲兵，幾十年就是那麼看管，就是劉乙光，這些歷史祕密你們都不知道，現在不要去宣傳都過去了，張先生還在不好意思，不要亂……亂講，講到這裏不能不講，這個劉乙光就寫封信給我，寄到成都，他說趕快買一部指月錄，寄過臺灣來給我，在臺灣新竹，因爲張學良先生要學禪，因爲劉乙光呢，也學禪，也拜我們的老師袁老師的，所以說我們等於同學又是好朋友。你趕快買一套，寄過來，我接到他的信啊當然買了，在成都文殊院有個印經處，那個老的古本的木刻的，我就買了一套，包好航空寄到臺灣，寄到劉乙光給張學良，等到我到了臺灣以後，臺灣是那個時候跟香港，香港我現在批評它是文化沙漠，臺灣我初到的時候也是文化沙漠，這一切什麼佛阿道啊，這些文化都是我一個人在這裏鬧起的，纔有今天文化根根，臺灣比大陸比各地都好，不曉得我有功勞還有屁勞，反正做了很多。這個，這一下我一看，禪宗一本書都沒有，只有我有一套，張學良那裏有一套《指月錄》，劉乙光常常跟我碰面，我說那個少帥，大家都叫他「少」，「少」青年，少年那個少，元帥的「帥」，我問你們那個少帥啊，他還在研究禪宗嗎？那他怎麼行呢？他現在不研究禪了，所以張學良這幾十年要什麼書買什麼書，要看什麼買什麼，要請那個教授來講什麼給他聽，老頭子呢，經費花得不少啊，非常舒服啊，我說唉呀，最好我跟他換一換，我還願意這樣一輩子閉關，要什麼有什麼多舒服啊，真是享福一輩子埃我說那好了，你把那套《指月錄》拿回來給我，我說我還花了錢給你寄來，成本都沒有拿呢，劉乙光說這個當然當然，我去拿來拿來，所以那一套指月錄上面還有寫的劉乙光，我拿來就給翻版印了，想弘揚佛法、禪宗，《指月錄》誰也看不懂，禪宗，賣也賣不掉，我也背了帳那個時候又窮還不掉，所以我只好找這個學生做社會處長你去想辦法，他說老師這個……這個除了我們跟你學的還看懂看看，怎麼賣啊，我說我管你怎麼賣啊，不能用權力壓人呀，我說怎麼可以啊，你去想辦法行了，他最後搞了幾個月總算賣了，送一點錢給我還帳，我心裏想大概他自己啊，不曉得怎麼掏腰包來，反正我也不敢問，問了問穿了，自己臉紅嘛，怎麼辦呢？總算我把帳還了，我就管他呢，嫁禍於人，而這一下做英雄了，把自己的痛苦放在人家身上去，後來……先講這一段，過了兩、三年，因爲我的講學阿講佛啊，講禪宗，禪宗大爲流行了，大家買《指月錄》買不到，我就把那我個學生找來，叫聶公陽江西人，我說公陽當年還五十部《指月錄》，我窮的時候還不了帳叫你拿去賣的，現在一定賣不完你趕快拿來，現在大家需要得很，他說，老師一本都沒有了，我說你到那裏去，怎麼賣掉呢，他說，我沒有辦法，你叫我……，最後我給賣豬肉、賣牛肉屠宰公會那個會長，殺豬、殺牛的，給他那個商量，你們這裏有錢，拜託、拜託買點書去，殺豬公會說，我們一個字也不認識看什麼書啊，這個，這個……，處長你叫我們買書幹什麼，我們。他說，我有個老師印了書賣不掉很窮，我也沒有錢，我們師生兩個沒有錢，你們屠宰公會有很多經費就撥一部分買一點書，做點好事，處長那麼講就買嘛，這五十部就殺豬、殺肉的，殺牛的，屠宰公會買去了，我說這樣啊，我說真好，那個屠宰公會啊，殺生那麼多買了佛書有功德了，現在他也不看你去拿回來，好好我去拿回來，過兩天跑來一本都沒有，我說到哪裏去啊，氣死了，他講我問他們，你書呢？怎麼分掉的，他說，包豬肉、包牛肉包完了，真實的故事哦，那是我乾的事情妙不妙，還把佛經印去給人家包豬肉、包牛肉，五十本指月錄包完了，一本都找不到，這都是真的故事，很有意思。

現在迴轉來，這個《指月錄》講到周德山，周金剛到了四川，這個《青龍疏鈔》挑來，看到這個老太婆，肚子餓了要喫點心了，把書擔子一放，老太太，老闆，我要喫一點點心，這個老太太呀，好像，不是我們汪曼老這個老太太，也許地江曼老故意化妝在那裏，他一看這個和尚他知道了，心裏有數了這個老太太，她說，師父你哪裏來埃他說我四川來埃你挑的這一挑好像都是書嘛。他說對呀，都是書稿。什麼書稿呀。《青龍疏鈔》。老太太明白了，曉得他是周金剛，金剛經你們都看過吧，金剛經有三句要緊的話，你們先寫好啊，佛說的，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這叫三心不可得，這就是說我們前一分鐘這個思想這個心，前一秒鐘過去已經過去了，未來心不可得，沒有來的還沒有來嘛，現在心我們講話現在，現在，一講現在已經過去了，未來沒有來，過去心不可得，未來捉不住，空嘛，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句重要的話。他說自己這個書箱裏是《青龍疏鈔》，這個老太太汪曼老一聽心裏有數了，他大概就是周德山，周金剛講金鋼經的，他說你這個書啊，師父你要做什麼？他說我向你這裏買一點點心喫，老太太說慢慢等一等，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你要點哪一個心？周德山愣住了，這一下給這個老太太一棒子打昏了，你講這個經嘛，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你要喫點心，點那一個心啊，這一棒就給他打昏了，他說江西這個禪宗，這些一個還不出家的一個老太太賣點心的，都開口都是佛法最高的，最簡單就是這樣，把他問愣住了，他答不出來了，心裏已經打鼓了。後來他到了龍潭，和尚的規矩一到廟子上掛單，先跪下來到客堂磕頭拜佛，他在拜佛的時候啊，就講了，久響龍潭，耳朵裏龍潭禪師名氣太大了，很久仰慕，影響我聽到龍潭，久響龍潭，今到龍潭，龍也不見，潭也不現。這個很厲害啊，翻成白話的啦，久久是仰慕大名龍潭禪師，我現在到了龍潭地方，龍也沒有看見一條，潭也沒有看見一個潭水，換句話眼睛裏沒有人。老和尚這個大師啊，龍潭大師也沒有見到究竟如何。這個龍潭大師站在他旁邊他不認識，以貌取人，說他依法不依人，他依人取人了。龍潭大師說，如此，真的嗎？真的是這樣嗎？如果你真的這樣，許子親到龍潭，你總算真到了龍潭了，如果是這樣，「許」還有個許可的許，許，準許你通過了，許子親到龍潭。真的龍也沒有潭也沒有，什麼都空了嘛，你就得道了嘛，這一下，周德山完了，給這個大師這一棒一打下來，那麼我又插過來了。蘇東坡後來也學禪，學禪，拼命研究，所以有一首詩，他學禪，講禪心得的境界，有一首偈子，東坡全集上是沒有，外集有，他這首詩我插過來，怎麼說得蘇東坡比周德山遲個遲個兩、三百年了，周德山是唐朝人德山禪師，蘇東坡是後來宋朝人，不過我現在插過來講。蘇東坡講學佛，禪的境界，悟道的怎麼講，「廬山煙雨浙江潮」，蘇東坡也是四川人，我們一提都是四川老鄉，四川老鄉在文化上，都是領頭的，「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沒有到過廬山看過，沒有到過杭州浙江西湖看過恨死了，聽說風景怎麼美怎麼……總想去，「及至到來無一事」，這兩個地方，杭州的蘇堤西湖上就是蘇東坡在那裏，下放在杭州的時候修的，所以叫蘇堤。廬山嘛，他也住過了，及至到來無一事，到了廬山、杭州看看，到了以後呢怎麼樣，「廬山煙雨浙江潮」，不過如此就是這個樣子，這是學禪的境界，本地風光。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未，恨不消，恨不消，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到來無一事，廬山煙雨浙江潮。這個道理插過來這一段，等於註解了龍潭禪師答覆周金剛的話，周德山的話，龍也不見，潭也不現。這位禪師說是這樣嗎？那就許可你真到了龍潭，到家了。這一下，德山一聽啊，跪下來拜師了，後來因此而悟道，簡單的說，詳細的你看五燈會元，指月錄，尤其是最初的傳燈錄，這個上面都提到很多，這是禪宗的歷史。周德山悟了道以後，他講了兩句名言，學問好佛學高有什麼用，「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你們學學我啦，要學佛讀書，重要的地方要點的句子，你看我不要你們筆記的，我要靠腦子靠心裏頭記的，現在一背就出來了。「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機樞，似一滴投於巨壑」，你看他的學問多好，出口成章，他悟道以後就把自己寫的，金剛經註解青龍疏鈔一把火燒了不出版了，沒有用，他怎麼講「窮諸玄辯」，學問再好，懂得邏輯、哲學、宗教什麼都懂，思考怎麼辯論怎麼辯證，用什麼辯證法辯證這個真理，都不是真理，學問越好，各種辯證等於一毫一根毛在宇宙裏頭一樣，那麼輕，沒有分量，那麼沒有用處，竭世機樞，樞機啊？他記得，翻過了。他說你用盡機關怎麼好，就是這個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都搞透了，透絕這個世界，等於一滴投於巨壑，等於一個大海，大的山谷裏頭，你滴了一滴水一樣，有什麼用呢，就是學問沒有用，真正的悟道修持這個纔有用，可是你們諸位年輕出家同學注意哦，不要拿周德山這兩句話來自己標榜啊，他出口可以講的出來那麼好句子，你不一定哦，他可以著很多的書，你做不到哦，所以他後來的教育法，他喜歡用「棒」，用棒並不是要打死人，狠狠的打，他手裏等於拿一個教鞭，你來問他問題，「啪」你一下，就是這樣，所以叫德山棒，

後來臨濟祖師你問他問題，他就給你一否定「喝」，聲音很大就喝你一下，叫臨濟喝，雲門祖師的作風呢教育法不同了，就喫點心的時候，喫飯的時候，跟他學的人很多啊，唐代的時候這幾位大師門下，都是幾百到一千，唐代的人口，並不是現在十億人十二億人，最多一億還不到，那個時候地廣人稀，所以他們門下跟他學的，幾百、千百人是很大一個場面，每一次在喫飯的時候雲門總抓起那個……，喜歡喫餅，薄餅拿起，大家喫飯的時候，他問這個是什麼啊？大家同你們一樣，一聲不響一個都沒有答，這個是什麼，雲門餅，這是一個教育風範。趙州禪師有人來，你想要見師父講佛經都可以，真正問到禪佛法的修持，師父啊，真正的佛法傳一點給我好不好，請喝茶，講完了，你不懂，進去了，佛法就在喝茶那個地方。所以剛纔吃了點心，我也請問一下你那個心，饅頭點到哪那個心去了，喫下去點哪個心去了，還是過去心、未來心、現在心，如果你問我饅頭點了哪個心，不要囉嗦起哦，我到胃上去了，點個什麼屁的心，對不對，這是老實話這就是禪，所以禪宗的教育法，

剛纔告訴你真做功夫，不要喜歡聽這些，所以禪宗的風趣、禪宗的幽默、禪宗的文學、禪宗的辯論、禪宗的哲學、禪宗的科學，有你寫博士論文可以寫，一、兩百個題目，做博士論文的題目，多的是，真的不相干，真的禪宗要自己修證到了，隨便一舉一動，揚眉瞬目，就是。揚眉就是眉先聲眨一眨，挑一挑，眼睛眨一眨他就懂了，揚眉瞬目即是。所以還有個禪師，唐代還有個宗族，一個太子來出家的，到了龍潭禪師，龍湖禪師那裏出家了，龍湖禪師，他有一天修持用功很好了，跪下來問師父，師父啊，佛法那麼多，我請問一個問題，他說你問埃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達摩祖師來傳禪宗傳了一個什麼東西。這個師父怎麼說啊，手指門口外面有一座山，我們中國老規矩，大門外面一個山，擺在前面叫做案山，桌子一樣，等於我們坐在這裏，前面有一個桌子，他說你問這個嗎？再案山點頭時再給你講，這是禪宗教育法，那這一輩子一百輩子也沒有希望了，可是他就開悟了，待案山點頭的時候再給你講，就是這樣開悟的。諸位你們說說看青年同學，這在那裏開悟，開悟的呀，不要客氣嘛，你不開悟也可以儘管講嘛，當年我們年輕的時候，人家問，案山點頭，才說點頭頭已點，案山那有點頭時。就答覆他兩句話，才說點頭頭已點，案山那有點頭時。就在這裏，就在本位上，我們現在點心也吃了，故事也聽了，今天是第二天，第三天很輕鬆啊，這個不是打七，要打七你們兩腿受不了，不是這樣給你輕鬆啊，今天你看，快了，此中日日有花紅，下座，座位擺好，走幾圈。又是一個心來了，又要喫點心啦，行香，才說點頭頭已點，案山那有點頭時。

（大衆行香）

你看看外面街上車子響，汽車在按喇叭，零碎的雜音都很多，當你一站，什麼都不管的時候，這個外境同你了不相干，你耳根圓明，非常清淨，不要另外去找一個清淨啦，然後，隨時在行、注坐、臥，任何一處任何一點上，永遠保持此心的安詳、清明，三年、五年沒有不成功不成道的，就那麼簡單就那麼難，所以孔子也說，孔子傳道給曾子曾參，曾子是最誠懇的學生，現在那些人亂用他的名字，有一天孔子站在那裏看到曾參走過來，曾子，大概就是我們這樣行香啊，規規矩矩目不斜視，端端正正，孔子就叫他了，在論語上的記載你們就看到，參乎！曾參啊，他不曉得老師站在那裏，他一叫他名字，他一抬頭一看，唯！就是（曾參），是，孔子抓住那個機會，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就是這個就是這個時候，就是這一念清淨就對了，所以叫一以貫之，就是這個，一以貫之，就是這個，一路下去就對了，就是這個樣子，一路下去就對了，所以叫做一以貫之。現在亂來了，變成一貫道了，這是孔子傳曾參。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論語上）唯 。是，知道了懂了，等於曾子悟道了，唯，是。下面兩句怎麼說呢，曾子出，老師當時抓住機會傳給他，指點他就是這個，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曾子說，答覆了「唯」是了我懂了，曾子出，回頭他出門了，離開這個禪堂一樣，門人問，其他同學跑來，喂，你剛纔老師對你的那個態度不同耶，好像傳了你密宗了，門人問究竟傳了你什麼，曾子曰，曾子只好對這批同學啊，點心沒有喫飽呢，曉得他不能懂，就變了一個法，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老師沒有別的祕密告訴我啊，好好去做人啊，好好去做事。忠，後世以爲是忠於帝王、忠於領袖、忠於別人，忠於長官、忠於太太、忠於丈夫，對個人而忠，把「忠」字，中國字解釋錯了，忠，你看中央的中下面一個心，良心擺在中間，對於任何一件事情，沒有不盡心，沒有不盡力的，這個謂之忠。以爲忠臣孝子非要殺了頭才變成忠臣，那纔是狗屁的中國文化，當然會殺頭，爲了真理前面，自己性命都不管，就是忠於其事是謂之忠，做人。恕，女孩子的心情一樣，女孩子呀心腸軟的，本來生氣得很，小姐你很漂亮，媽媽你不要生氣，是嘛是嘛算了算了……，推已及人，替自己想替人家想，你看那個恕字，女人下面一個心，我們講罵人的，你這個婦人孺子之仁，我說你不要亂罵了，婦人孺子之仁，那就是慈悲心的開始啊，你沒有婦人孺子之仁這一點，你還做不到呢，所以那個「恕」對不對，女字下面一個心，心腸軟一點，不像我們這些男人死硬的心腸，上座。

# 南禪七日第十九盤

---南禪七日

禪宗，我們都知道，在佛教裏頭標榜，教外別傳，就是一切佛經，經論，一切教理，佛教的經典的道理以外，教外別傳，特別的傳承，這個特別的傳承呢，也可以說是很祕密的，也可以說是很明白的，不用一切經教特別的傳承，到中國來的演變，是從佛法變成中國文化的一個大重鎮之後，配合了中國文化的一切，禪宗的聲光越來越大，當然，非常奇怪的，這個佛教的這個宗教的，佛法的精神與命運，同中國的歷史的演變，完全配上一路線，凡是當天下太平，國家鼎盛的時候，也就是它的教義弘揚，人才輩出，人材所謂輩出，一輩一輩一代一代，一排一排的出來了，當一個時代衰落演變下去的時候，它也跟著衰落下去，幾乎跟中國文化史，跟中國一部大歷史同一步調。那麼禪宗鼎盛的時候，在盛唐到中唐，這個時候興起，聲光剛起來，所謂六祖，五祖、六祖這個階段都是初唐，由唐高宗、武則天這個階段，這個時候禪宗等於一個祕密的，真正的密宗的密宗在傳承，大家都很敬佩很難找到，慢慢到了六祖以後，當然他有在廣東，韶關這個弘法，那麼像六祖的肉身都在，這些故事，你們大概現在交通方便，都去看過不多講了。

那麼這個時候，有兩位關於禪宗歷史，中國文化歷史有很大關係的，兩位六祖的弟子，一個是南嶽就是在湖南，懷讓禪師。一個是青原在江西，行思禪師。南嶽懷讓，青原行思。這都是六祖當時的得禪宗心法的弟子，出家人。這個時候禪宗在中國，在南方纔盛行，北方過黃河界線，很少數，北方這個時候，還是講教理，學術思想比較盛行，這個禪宗呢，並不是說不注重學術思想，是注重智慧的成就，教外別傳，

這個時候有一個青年的和尚，就是我們提到過的馬祖，他在家姓馬，四處成都人，他的出家的法名呢，叫道一禪師，不過後世講禪宗，不大管他這個法名，反正和尚隨便取個名嘛，他也不想名，反是大家喜歡呢，追根追到底，喜歡叫他在家的，他在家姓馬，馬祖是這樣來。我們前天講過，這個不是湄州的那位媽祖，湄州的媽祖姓林，是女的叫林默娘，湄州的媽祖是另外一件事，媽祖廟在全國都有，到了全國其他的地方不叫媽祖廟，叫天后宮，也就是媽祖廟很多的，這是另一件事。這個馬祖道一禪師，四川人，他在衡山，南嶽衡山湖南，一個人在山上非常用功，等於現在我聽說，你們同學裏頭有幾位青年、出家的，都非常用功，單獨在一個地方，一天到晚打坐。用功的不得了天天打坐，這個一天或者是坐個七八次、八九次，或者常坐在那裏，當然你這個裏頭要追問了，他有沒有看過佛經，看過佛法？當然有的，不看佛經，不看……，在那裏打坐幹什麼呢，他總要成佛嘛，成道。那麼懷讓禪師呢，他也到處想找青年人，把這個禪宗的心法，傳統繼承下去，聽說湖南山上，衡山上，有一個年輕人，馬祖的所謂現在的畫像，這個畫像不是構畫，唐朝已經有造人像了，他是很威嚴，氣派很大，人家當時看到有一個和尚長得很魁梧氣很大，可是非常用功，都很佩服他，懷讓禪師聽到了，就到南嶽找他，找他，這個年輕和尚給他找到了，在那裏打坐，不像我們啦，不像你們諸位，你們到底不姓馬，不是馬祖，也許是馬祖，不知道，爲什麼說不像我們啊，他在那裏茅蓬裏打坐，懷讓老和尚在他前面轉來轉去看他，他眼睛都不會張開多看你，他就不管，不像我們是什麼意思啊，你們聽到一點動靜歪過頭來看看，有個人來我正在打坐，有個老和尚找我很好啊，特別還端一下肩膀給他看看，你看我坐的多了不起啊，他沒有，這個懷讓禪師看了半天，大概不止一天，依我們這個記錄上，不會那麼詳細的，照常理，這是我編的，這兩句是我編的，前面都是……，一定是去了好幾次試探，看了好幾回，寂然不動，用他的功夫，不理人，這個懷讓禪師的教育法來了，這是中國歷史上，也就是禪宗史到處有名的故事，這個懷讓禪師也不說，以後就天天去，等這個年輕人在那裏打坐，坐得好好的，他弄一塊磚頭，弄一點水，就在他前面一塊石頭上，當然有點距離啊，喀嚓、喀嚓在磨磚，天天在那裏拿水來磨這個磚，馬祖打坐，他就磨他的磚，各搞各的，不止一天啊，馬祖還是用他的功，可見非常專一，這一點不要輕視啊，馬大師後來影響了中國，這個在這一部份的文化，可以影響一千多年的大人物，他磨磚磨了他不理他也不管，有一天馬祖正在坐啊，忽然張開眼睛，想到了，這個老和尚好像來了好幾天，在那裏搞個什麼鬼啊，慢慢也下座了去看了，這樣……，他說，老師父啊，你幹什麼？他說，我磨磚埃磚磨去幹什麼？他說，我沒有鏡子啊，想磨磚做個鏡子。馬祖說你這……這不是開玩笑嘛，磨磚豈能作鏡嗎。那個磚頭磨了還能夠作鏡子嗎？老和尚說，哦！這樣啊，那你這位年輕師父在這裏幹什麼？你這個年輕人。他說，打坐埃他說，你在這打坐幹什麼？打坐要成佛埃他說，磨磚不能作鏡，打坐哪裏能夠成佛埃這一棒打下去了，這個很嚴重啊，他正是於打坐修定，你看這個教育法，他不跟他多講，就磨磚，所以歷史上有名的磨磚作鏡的故事，就出在馬祖身上，磨磚作鏡，不寫啊，不要偷懶，所以你成佛還遠呢。磨磚豈能作鏡，他說，你打坐焉能成佛啊，這一下，馬祖到底是不同的人物啊，給他這一棒，是無形的棒子打下來，愣住了，換句話，正是本人平生得意之作，這個老和尚來把他批駁得，沒有講他不值錢，實際上這個邏輯用得好，這種邏輯的用法在因明，叫做喻，用比喻，跟人家對照的一種邏輯方法。磨磚豈能作鏡，他說打坐豈能成佛嗎，哎呀，愣了，他曉得碰到高手了，那這位年輕和尚馬祖就謙虛起來了，他說，老師父，你說，成佛之路應該怎麼辦？懷讓禪師告訴他，咦，他有個懷字，我也有個懷字，我也幾時找個牛祖來看看。這個他說我問你，譬如一部……，以前當然沒有汽車囉，牛拖車走路，那個車子走不動了，打牛好啊，打車子呢？趕車啊，應該趕牛呢？這個牛車，車子拖不動了，你看是要打牛呢，還是打車子啊，這就是懷讓法師，這就是禪宗的這些大師們的教育手法，他們沒有在大學什麼，拿個教育博士的哦，用不著人家教的，自己的那個智慧創造出每一句、每一段的說話，給後世要學教育法的話，都是博士級以上的，就那麼高明。他說，譬如一個牛車拖走不動了，應該打牛還是應該打車子呢，閩南佛學院的同學們，不管男的、女的，比丘還是比丘尼，請哪一位說，應該打什麼？這個牛是什麼，車子是什麼？我們其他的人不答覆，請閩南佛學院的同學們，那個人講的舉手，好啦，過去了，我們不談了。這個現在我們來分析，現在不是你答話了，我們是亂扯，我們這個身體，是個車子，工具哦，不過呢，一個男的、一個女的，叫做我們的媽媽我們的爸爸，兩個人合作了一個機器，就是我們的身體，我們身體活到，這一部車子總算從兩老那裏借來，用幾十年也好，一百年也好，到底是個工具，使我們這個生命肉體的機器牛車，這個車子能夠拖得動的，以前不是汽油，不是機器駕駛，牛拖的，這個牛就是我們心、精神，你說車子拖不動，打牛好啊，打車子好？馬祖因此一點就透，就服了懷讓禪師，就在他那裏得道，從此以後馬祖的名聲，名氣是非常大，可是他沒有過了，沒有過黃河一帶弘法，他一生。所以從馬祖手下，他教育出來，他後來的教育法是更特別的很多，從他手下，所謂在唐代，在他教育出來，變成大師的七十二位，所以馬祖門下出七十二員大善知識，七十二位大將、大元帥，文化的大將，文化的大元帥，所以這個全國的，一切的儒釋道的三家文化，受他影響多大啊，他的手下七十二員大善知識，我們提到藥山禪師，也就是他的弟子之一，多了不起，可是馬祖聲光那麼大，四川人，四川人，成都人，一聽到江南有一位大師，道一禪師，道望之高是高得不得了，想辦法請他回四川來到成都來，大概馬祖也想回去看看，這個他回到了成都，多少人出來迎接他，一接一看，誰呀？他的，這個……現在成都還有沒有不知道，我們在成都的這幾位老朋友，北門有個簸箕街，賣簸箕的。一看呢大家說，我還以爲什麼了不起的大師，馬簸箕的兒子嘛，人就是這樣，回到家鄉嘛，他的父母，做老公的，那個竹子編成簸箕，馬簸箕的兒子，家世不夠高明，不夠顯赫，就有一點……味道就兩樣，馬祖笑了，最後馬祖講兩句話，學道不還鄉，還鄉道不香。當然不一定啦，你們年輕人，這是講他的故事，學道不還鄉，還鄉道不香。這是當然，除非你做了統治天下的帝王，人家怕你那個權威，動不動宰了你，事實如此，學道不還鄉，這個我們插過來。拿破崙也講過的，這是拿破崙的話，有人隨便引用，用錯了，一輩子在他的太太同他的勤務兵，這個老兵跟他的，這兩個人前面永遠他不是英雄。是這個道理，越親近了，當年看你長大的嘛，尤其家鄉的老頭子們，這位大師，他是小孩子，我知道的，我還拉過他耳朵呢，算不定這樣講，你大師又怎麼樣，等於朱元璋當了皇帝，朱元璋當時……，所以人家都說朱元璋殺人很多，他也很有感情的，所以朱元璋當了皇帝，當時有位一起的年輕的小兄弟，在落難，在農村苦的時候，叫田興，這個人也是了不起的英雄，朱元璋當了皇帝時候，下命令全國找田興，不出來，武功很高，田興，很了不起，後來朱元璋已經當了皇帝，非常懷念他，一路找他沒有。後來有人，地方上報告，有個地方上來，地方出了虎災，老虎、虎災、老虎，結果有一個人，一個人打死了好幾頭老虎，爲地方除害，朱元璋一接到報告，沒有第二人，一定是田興。叫自己的祕書，祕書長，皇帝前面，這個時候，他書讀得不太好，不過很用功他也會了，當和尚出身，和尚去化緣，碰到大災荒化緣也化不到，討飯也討不來，憋到沒有辦法，才起義當了皇帝，當了皇帝以後，有一天在宮廷裏頭跟他的老婆馬皇后，歷史上第一個，可以說第一、二個賢后。在老婆的大腿上一拍，嘿，他說我們兩個當年，爲了沒有飯喫，出來亂幹事，誰知道今天我當了皇帝，你做皇后，在家裏這樣玩玩，這是夫婦之間平常的話，他講了一拍太太的大腿，皇后的大腿，就出去了，旁邊兩個太監，這個馬皇后最瞭解朱元璋，問兩個太監，你剛纔都看到聽到了，等一下皇上回來就殺你的頭了，你趕快兩個，一個給我裝啞巴，一個給我裝聾子啊，千萬什麼都沒有聽見，更不要說拍我的腿啊講這些話，等一下朱元璋出去一下，不對失了皇帝的威嚴，趕快回來，一看，兩個太監問他，你們兩個我剛纔說什麼，一個裝啞巴一個，這個馬皇后講話了，唉呀，皇上，你不要多心啦，一個聾子、一個啞的，那好，出去了，不然他就殺了頭，所以馬皇后一輩子，真是了不起，好多的好事，所以馬皇后死了以後，朱元璋一輩子，沒有再討第二個太太，沒有立第二個皇后，妃子是有啦，但是這個正位始終是虛懸的，他懷念她，患難的夫妻那麼好，尤其馬皇后死的時候，朱元璋傷心極了，這個患難創業的夫妻，同時起來革命的哦，沒有飯喫，太太偷了餅給他喫，偷餅偷出來的在家裏，放在懷裏把一隻奶奶，太燙了，燙壞了，這樣的感情、恩情，所以他難過極了，不過朱元璋到底內行，做過和尚的，他非要泐潭禪師來舉火不可，這個送喪，要這位大和尚，朱元璋統治西藏你看本事，所以我說，哎！那個內行就是內行，西藏派兵什麼搞的那太麻煩了，花樣多得很，他在明朝幾百年，朱元璋只派兩個中國大使和尚一到西藏，嘿！宗教外交，宗教政治，太太平平的，這一個和尚當時泐潭禪師，浙江台州人，溫州隔壁的，很有名學問好，他馬皇后死了，後來泐潭禪師，他就派他到西藏、蒙古這一帶，不是什麼官哦，就是給一個封號就進去了，一個西藏、一個蒙古，一個和尚一手就安撫下來了，就平了，這纔是大政治家，你以爲他是個和尚出身，因爲他內行，佛法他懂，所以馬皇后死了，又逢當出殯的那一天，當然許多……，叫天文官看這個日子，看好的要出殯，下大雨啊，氣得這個朱元璋，這個時候他晚年，已經有一點，大概我看來此人當時肝上有癌症，或者腦子有什麼東西，沒有朱醫生也不去給他看一下，你們同宗的朱元璋，鬧的，所以脾氣特別大亂殺人，一殺人，馬皇后一講啊，他有時候就不殺了，馬皇后死了，後來死的人更多，殺的，當然他有點心理變態，爲什麼變態，所有當領袖的人都有心理變態，我告訴你們研究歷史的注意，當領袖的人，一個什麼心理變態呢，非常自卑感的傲慢，天下人驕傲的人一定很自卑的，沒有自卑感的人決不驕傲，有什麼了不起的，自卑感的人，你看我，你不要看我不起，心理想格老子不得了，所以頭這麼一翹，沒有自卑感的人翹個什麼頭啊，累死了管他呢，你看得我起也喫兩碗飯，看我不起也喫兩碗飯，管你幹什麼屁事，只有自卑感的朱元璋，雖然當了皇帝，因此如此艱難困苦的出身，生怕這些下面的人看他不起，自卑感一來，就是變態心理的精神病，朱醫生對不對，你們老祖宗，當然你是看腦科不看心理科的，心理科就是變態心理，結果要……，趕快，快馬請泐潭禪師來主喪，結果泐潭禪師使節又拼命趕，從浙江趕到南京啊，他的首都在南京，那個時候也沒有飛機，趕來了，他已經氣得不得了，又要殺人了，這些辦喪事大臣，這個治喪委員會要慘了，大家嚇得發抖啊，然後這位和尚到了，他看到他來，心理舒服一點，出殯吧，照時間，結果下大雨，朱元璋氣死了，老和尚一到，這個和尚也不是……，跟他倆年紀差不多啦，棺木一舉，說偈子啦，下雨天流淚，都是浙江人的，浙江口音的詩，雷鳴，打雷，雷鳴地發哀，西方諸衲子，他帶領一大批和尚來，同送馬如來。朱元璋這下高興了，馬皇后信佛的，西方諸衲子同送……，我們這些所有的和尚來送喪，同送馬如來，衲子，衲不是這個納，衣服旁邊的，你這樣把它這個和尚納進去了不得了，同送馬如來。你看看，你們諸位，將來年輕做大和尚大師，這個詩不能夠預先做好的，所以禪宗的機鋒靈機就出來了，朱元璋這一下，好了。現在我們倒講回來了，所以講到剛纔還是馬祖的，學道不還鄉，還鄉道不香。不要說馬祖是個和尚，朱元璋也如此，他那個田興不來，他就叫祕書長，都是正式翰林學問好，你寫信給我請他非來不可，大家代表皇帝寫信，拿了稿子給他看，那文章當然很美，寫得很好，他說不行這不行，我那個兄弟，田興啊，看了你們的文章他更不來了，我來，自己來，他那封信白話信，我現在完全記不得了，好得很有資料的，寫給田興，他寫給田興的信，中間的白話文是，元璋是元璋，老哥，田老哥啊，朱元璋還是朱元璋，皇帝是皇帝，你來是看我朱元璋，不是看大明朝的皇帝，有種的過江來，格老子有種的你就來，這封信太好了，這就是真的信真感情，格老子倆個好朋友，皇帝是皇帝嘛，朱元璋是朱元璋，現在是朱元璋要你不來，不是皇帝要你來，你是來看朱元璋，不是看皇帝啊，你有種的過江來，田興就來了，這封信他來了，來了給他盤桓好久，不做官走了，那麼這個是疑案啦，後來歷史上也說被他殺了，不過呢，查不到證據，反正田興是不做他的官，田興要麼自己當皇帝，現在天下已經是屬於你姓朱的，我不幹，就是這樣，朋友還是好朋友，朱元璋也很念舊呀，他倒楣的時候在鄉村裏種田，他做皇帝，除了田興以外，也想那些種田的鄉下人，當年在一起的，請進來到皇宮，也請了好幾個來，結果都給他殺了，爲什麼殺？這些鄉巴佬、種田的，一個斗大的字還認不得一個，皇帝請來做朋友，在皇宮裏又穿得好，也喫得好，在這個天安門，人民大會堂玩得很舒服，然後有空呢，給這些部長、大臣來講起，他啊，皇帝，你不知道，皇帝，當年格老子，我還打他屁股一拳，就把他腰都打斷了，他叫「哎喲」呀，這個慢慢話就傳到他的那裏，你好好在那裏玩、喫啊，很舒服，你講他當年又給你拳頭打到屁股踢下去啦，什麼……昏倒啦，毫無道理，格老子不管的，宰啊，那朱元璋當皇帝可以呀，這個馬祖不可以耶！所以他回到家鄉，這個馬簸箕的兒子，所以他不來了。相傳，另外一個是相傳啦，他回到成都只利益了一個人，利益什麼人，他的嫂嫂，他的嫂嫂倒非常信，這個叔叔，出家的叔叔一定得道了，很虔誠地相信，別人看不上眼，她相信，她要馬祖傳給她佛法，馬祖是開玩笑的還是真的我不知道，不過這個故事查無實據，有這個傳說，我也在四川成都聽來，他告訴嫂嫂你要學佛想得道成佛很容易，你弄個雞蛋掛在牀頭，每一天早晨、晚上坐在家裏聽，有一天雞蛋跟你說話了，你就得道了，這個嫂嫂就很相信，就把弄個雞蛋掛在牀頭，雞蛋怎麼掛法，我請問你諸位，一定有個辦法掛起來的，雞蛋掛著懸空掛著，這個嫂嫂就照馬祖的辦法，早晨也去聽聽，晚上睡覺以前也去聽聽，聽了好久好幾年，忽然這個雞蛋掉下了，「咚」打破了，嫂嫂開悟了，大徹大悟，也得道，這是聽來的。再講馬祖的，後來禪宗的弘揚教育法，馬祖是後來在江西一帶，等於現在講就是一個，他的聲光之下自然形成了一個大學學院，所以下面出家、在家的跟他的人很多啦，他的最得意弟子也有好幾位，七十多位，最重要的一個是百丈禪師，所以馬祖、百丈。百丈這個是道號，是百丈山那個山名，山很高，年輕的時候，像你們這樣年輕，跟著師父馬祖啊做侍者，所謂侍者就是招呼師父隨時在旁邊，這個侍者你們都知道，這個在師父旁邊好幾年，兩、三年做侍者，很勤勞也誠懇學法，有一天晚上，晚邊了，傍晚，馬祖出來散步，像我們一樣經行，行香，一個師父出門，出山門外散散步，侍者年輕的百丈跟在旁邊，江西一帶野鴨子很多，水鴨子，江西、湖北這一帶都很多的，野鴨子尤其是江西，很多的，野鴨子我們那裏也有，晚邊到，一羣野鴨子飛起來，「呼……」就飛，他正在走，百丈也正跟在旁邊，看到很好的風景，這個畫面，一羣野鴨子飛過來，馬祖看到就問，哪裏去了。它飛走了，他師父迴轉來就把他鼻子一扭，哎喲，他一叫，哎喲，蹲下去了，馬祖說，你怎麼不說飛走了呢。這個教育法，野鴨子，哪裏去了，什麼地方去了？他說飛走了，飛過去也，飛走了，飛過去了，所以他扭他的鼻子，等他叫哎喲的時候，他說，你怎麼不說，不說飛過去了呢，這是什麼意思啊，這個叫參話頭，那麼禪宗後世這樣的方法叫參公案，把古人怎麼開悟的這個故事，這個歷史的真實故事再來參一下，參公案後世就比較少了，禪堂裏。所以清末以後的禪堂，只曉得參一個死的話頭，唸佛是誰？參公案就比較很少很少了，那麼過去呢，明朝之間呢，參公案比較多，清朝以後是參死話頭了，這個就是公案。百丈怎麼開悟的，然後，鼻子扭痛了，他就說，你怎麼再不說飛過去了呢，百丈不答話了，馬祖還在門口，看風景也好、做什麼也好，沒有記載了，百丈就立刻跑回房間，在他的寮房裏就痛哭起來，哭了，這一哭啊，同學們也好，同學，親證師問他，你怎麼哭啦，他也不響。你想家呀，想回家過年啊？那你想什麼？爲什麼哭了，他說，我的鼻子給師父扭痛了，這個同學們一想，這個也不是了不起的事，師父平常也不會打我們，我們的鼻子都好好的，都沒有被扭過，怎麼今天扭起你的鼻子來，很奇怪，跑去問馬祖，馬祖聽了笑笑的，他說，師父什麼事啊，我們那個海師兄啊在房間裏大哭啊，我問他想回家嗎，他說，不是，他說你把他的鼻子扭痛了，這個馬祖答了，笑了，說他會了，就是這句話，他會啦。所以禪宗的佛法一點也沒有用什麼文章啊，你們這些大學畢業的，講一句話，統統都是文氣，弄個東西來又說是供養，給你就給你嘛，什麼供養供個什麼養，弄個……這個是發心啦，發個什麼心，我要你給我好不好，乾脆拉倒，我這個人不會讀書，素來講真話，你們書也讀多了，滿口的佛話一口的術語，人家都聽不懂的，你看禪宗祖師講話，馬祖說，海識得，就是說，百丈啊會啦，這個師兄弟跑回來，跟他講，哎，我就問了師父，師父說你會啦，他就哈哈大笑，所以一下哭一下笑，爲了什麼？這個故事後面還很多，他還是照舊做侍者，這一下做侍者不同囉，馬祖是，大禪師上堂說法，他倆個師徒百丈跟馬祖改革叢林，創辦的宗教，就是佛教的宗教革命家，不管一切就建了，所以大家集體共修，那個時候還沒有起了禪堂，就是集體一起修，大家種田，自己自謀生活，這個叢林制度就是他倆師徒，所以叢林講百丈清規就是他搞的，那麼這個階段，馬祖他們興辦了規矩，馬祖上堂就是我們這樣坐在上面開始講課了，做一個龕龕，這個講臺上面有個竹簾子掛下來，一上來以後把竹簾子拉起來開始講課了，馬祖上來要講課了，百丈做侍者，要把竹簾子拉起來，等到馬祖一坐上去還沒有開口，百丈把竹簾子拉了一半「假使不對了，還得了，佛法，回去了，回去自己的寮房方丈打坐在那裏，百丈又過來站在旁邊，他說，剛纔我還沒有說法呢，你爲什麼把簾子放下，這個百丈沒有答覆他，看房間旁邊有個……，過去人用的清潔具，清潔器譁」就放下來走了，講完了，就是禪宗做法，所以馬祖一聲都不響也不發脾氣，以馬祖的威嚴，那叫拂塵，用動物的尾巴做起來就是現在打幹淨的，雞毛撣子，那個時候不用雞毛用馬尾呀，這個百丈就看看那個東西馬祖就把這個東西拿來放在手上，他說，我剛纔還沒有說法，你爲什麼就把簾子拉了，百丈就看看那，個東西，馬祖轉過來看這個東西，百丈說，即此用，離此用。即此用，離此用。六個字，兩句話，後來記下來就是六個字，即此用，離此用。馬祖一聽，喝，有沒有加亂講兩個字，不知道，喝，他就趕緊把那個放回去，馬祖補了一句，還是原話，即此用，離此用。這些詳細的也許我前後還有點顛倒，你們翻《五燈會元》，翻《指月錄》，或者翻《傳燈錄》這一段，這些叫做參公案。百丈禪師的法語，靈光獨耀，迥脫根塵，心性無染，本自圓成。靈光獨耀，迥脫根塵，

# 南禪七日第二十盤

---南禪七日

心性無染，本自圓成，靈光獨耀，迥脫根塵，心性無染，剛纔怎麼講，不是，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心性無染，還有兩句翻一翻，反正他們幾位，我們一班同學，老的也好嫩的出好跟我好多年，一提都清楚，到時間都忘了我講，哎，都對啦，老師我早就想到了，我不講，哎，老師我也不知道，都很高明的哦，還少兩句等等埃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體露真常，不拘文字，那，你看我表演給你看，我的筆記本自己帶的，他們同學當年也同你們一樣，動不動記筆記本，記了多少次了，不行，現在叫他幫我想不可能，所以我知道，求人不如求已，還是老頭子自己來就出來了，這些古老闆很古啊，古到上古去。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禪宗心法都傳給大家了，他說我們自己本身本來在這裏嘛，隨時不變的，你要無想無念，那個無念無想不是你去無念你去無想，這個妄想心理根本不在你裏頭停留啊，它本來沒有根的就是無想，本來沒有根的所以叫無念，然後一切無所謂空，無所謂有，自性的靈明，靈光獨耀埃迥脫根塵，什麼根啊，眼睛、耳朵、身體、頭腦這些都是根，生理的。塵，什麼是塵呀？外面的物理世界，聲、光、變化都是塵。我們自性離開物質的離開肉體，他不需要，自己本來一切生理呀，一切物理世界起的作用都靠它來的，所以靈光獨耀脫離開解脫了根塵，你只要眼睛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是故意做的，也不要故意把念頭壓制下去，自己本來很現成的，體露真常，它全體顯露了，它是永恆存在，不生不滅的一個東西。不拘文字，你叫它佛也好，叫它覺性也好，叫它道也好，叫它祖宗也好，上帝也好，叫它哈不隆咚也可以，它也不怪你，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我們自心自性的本體，並不受任何東西的染污，好的不受，不受好的染污，也不受壞的染污。本自圓成，本來現成的。那麼你怎麼用功，那麼你怎麼用功，但離妄緣，一羣野鴨子飛過去了，馬祖問百丈，對不對，這是什麼？野鴨子，哪裏去了？飛過去了，同那個金剛經說的，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不一樣嗎？現在我們假使問我們這幾位老朋友，當年文化大革命你們怎麼樣？野鴨子飛過去了，那還管它個屁，過去就過去了，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但離妄緣，離了一切妄想因緣，此心境呢，即如如佛。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恩愛，一切的榮華，一切都飛過去了，只要離開這些妄緣，當下一念清淨，剛纔晚上這一堂坐在那兒，就是如如佛，「如如」兩個字形容不動，本來不動，清淨的意思，但是注意這兩個字，不一定作本來不動的解釋，「如」字怎麼說，好像，好像，差不多像了，就是佛，所以「佛」中文翻譯，這個「佛」不是以個人作代表了，就是宇宙生命同我們生命的根根，這個翻譯叫做「如來」，如來並不是隻代表釋迦牟尼佛，所有成佛的人他的總稱代號就是如來，你要知道喔，這個「如來」，是翻譯用的，所以翻得太妙了，如來，好像來過，釋迦牟尼佛好像來過，走了，但是你看好像來過，可不可以翻譯「如去」呢，嘿！可不可以翻譯「如去」呢？可以，古文曾經不翻譯如來翻譯如去，後來研究了以文學氣味來講，「如去」兩個字不如翻譯「如來」的好，但是「如去」在哪裏呢？十個名號裏頭已經用了，用了什麼叫善逝，逝、過去了，善於過去，善於逃避，善於走了，十個名號之一，翻成「善逝」，就是如來如去，所以，但離妄緣，即如如佛。你看現在餘小姐一上來野鴨子飛過去了。

一般的佛法，漸修法門，到達了講道理而可以證入，講道理可以證入，有形相可以證入，有方法可以證入，都是如來禪，譬如剛纔講的，馬祖百丈師徒的這個公案，這個故事，百丈禪師後來說法，就拿我們剛纔給你講的，他的說法是法語，因爲他當然不能說他是佛，只好叫他是祖師，等於孔子以前沒有聖人，孔子以後誰也不敢稱聖人，劃分了一個時代，釋迦牟尼佛以前，釋迦牟尼佛說有佛，佛可以這樣講，別人不敢說，釋迦牟尼佛以後，到現在沒有第二個佛，縱使有也不敢，不好意思，所以像百丈禪師所說的法語，靈光獨耀，你們體會一下在座打起坐來，不打坐，現在就可以體會，這個心中什麼雜念都沒有眼睛還是張開看到的，不過不注意去看一個東西，耳朵也聽到，不注意聽一個東西，身心都擺在這裏不用，靈光，可是能知能覺的這個東西本來存在的，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它身心本體，本來明白地呈現，擺出來在這裏。不拘文字，你講它是如來也好，講它是佛也好，講它是禪也好，這些都是文字了，有一個言，什麼叫文字，文字就是語言，言語，什麼叫語言，言語呢？言語就是思想，你在裏面想的沒有表達出來的叫思想，表達到嘴巴上就叫語言，把這個語言記錄在白紙上就叫文字嘛！就那麼簡單，還不是一個東西，它過一個階段變了一個樣子，名稱就不一樣，在裏面叫思想，思想還要分，思是思，想是想，把思想在裏面的，不能……，在內在的說話不叫說話了，到了嘴巴上把思想表達叫語言，語言記錄下來就是文字。他說體露真常，不拘文字，什麼都沒有。心性無染，因爲這個心性本體不受任何的染污，善也沾不上，惡也沾不上，什麼都沾不上，體露真常，心性無染，本自圓成，本來自己圓滿，本來自己很現成的，本自圓成。怎麼樣修證啊，但離妄緣，一切妄想放下了，不要……，放下這是個方便的話，硬要自己內在想把妄想放下，放下了什麼都不知道，無想定就是禪了？還有人不懂，拼命在追這個，奇怪，都講過了。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像這樣的說法，有理由可究，像這樣說法也有方法，有次序有理論，有事實可循的，等等，都稱爲如來禪，如來禪都是一個東西嘛，這可以說這些分類以它的教育法，以它的時代方便，以它的地區言語不同而差別。那麼什麼是祖師禪？那完全不同，如果我們比方法，百丈跟著馬祖，這是什麼？野鴨子。哪裏去了？飛過去了。鼻子把它一扭，哎喲，這是祖師禪，就那麼簡單，下文都沒有，你去體會去。這還沒有什麼了不起，還有更了不起的作風、手法，那是祖師禪，連你做什麼註解都無法註解，無法解釋理由，可是你真悟道了，哈哈一笑，完全懂了，那個呢！是祖師禪。如果講祖師跟你講的話，用的方法是無義語，沒有道理可以解釋，無義語，沒有意義的，沒有道理可以解釋的，那是祖師禪。如來禪以下有義語，有意義，有道理可以推測的，所以你要分類，問這個東西，講起來就很多了，你這麼一個問題，如果在研究所，你問好，文化程度高，就可以寫博士論文，寫了這樣一個題目，寫它個二、三十萬字一本書出來，然後指導老師叫個有聲望的，給你掛一個名，慢慢考取了就是博士一個了，千古文章一大抄，這還客氣話，千古文章一大「偷」，都是偷來的，這些大概答覆你是這樣，仔細研究問題還很多，可是你要注意喔，希望你在這裏，這幾天當中不要浪費這個精神了，好好研究自己怎麼樣能夠得定，怎麼樣能夠修到止觀，至於什麼如來禪、祖師禪，這些名相知識問題很容易解決，沒有了不起，就怕你不開悟，一悟千悟，真的證悟了那個心性的境界，萬法皆通，你自己都明白了，要不要來扭一下鼻子啊，扭了鼻子好睡覺，我們現在放參了，回去休息睡覺，既然講到禪宗，我們給你參一個話頭，這個話頭，也是祖師禪也是如來禪，所謂話頭，禪宗叫參話頭，「話頭」現在翻譯過來就是問題，話的頭頭，這句話還沒有說出來那個頭上前面，就是問題，古代呢不叫問題叫話頭，那麼在江浙一帶講土話，儂啊什麼話頭啊，你想講些什麼講話頭，就是這個，話頭，所以禪宗是參話頭，什麼一個話頭呢，今天我們講了禪，今天給你參個禪，話頭，不是，唸佛是誰這一套，「無夢無想時，主人公何在？」有義語的話頭，我們白天清醒，腦子精神好的時候思想，都能夠作主知道，作夢的時候呢，雖然做不了主，理論上我們知道，作夢的也是我，這個作靈魂，作主人公的心性去作了夢，但是真正也不是像白天那麼清醒又不作夢，完全睡著了，甚至可以說，睡得像死人一樣，我這個心性本體，能夠做主的在哪裏，這個你找到了嘛，生死來也不怕了，睡眠就是這個小死亡，睡著了就跟死人差不多，不過還差一點呢，這個來往這口氣沒有斷，真的睡著了，來往這口氣出去了不轉來，就再見，或者這口氣進來了不出去，拜拜，一樣就是再見，就那麼簡單，睡著了，這個時候，所以今天晚上看看這個話頭參得出來否，「無夢無想時主人公何在」，參不出來一輩子去參去，有一天參通了，不要說你大徹大悟，至少有一點道理了，無夢無想時主人公何在，在哪裏？這個話頭不能擴大了，擴大了以後就是這樣，父母未生以前，我的父母還未生我，如何是我本來面目啊，我本來的生命那個東西是什麼，怎麼樣會來投胎，怎麼樣變成我來，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我本來面目，怎麼樣纔是我的本來，究竟是唯物的還是唯心的，唯心，唯心怎麼來，唯物，唯物怎麼變，其實你這樣參，參第二個話頭，比較不大容易上路，我告訴你，先參第一個話頭，無夢無想時，主人公何在。至於說，這個就是……，剛纔我答覆那個同學說的也是如來禪也是祖師禪的話頭，如果真講祖師禪的話頭，那不好參的，怎麼參，如何是佛，什麼是佛，幹狗屎。乾的狗的大便，你去參去，如何是佛，幹狗屎。

有位同學提了問題，問到如來禪與祖師禪的差別在哪裏，這些問題啊，我告訴你，不是問題的問題，怎麼叫做不是問題的問題呢，依禪宗佛法來講，原始沒有這一套什麼囉嗦的東西，任何一個學問，一個東西，越到後代，後代一來，就越來越變質了，越精細了，分門別類越多了，本質越差了，一個文化也是如此。所以我常常說進步與退步，什麼叫進步，什麼叫退步，同樣的一個問題，人類的歷史文明以科學物質的文明來講，越來越進步，越細密，以文化精神文明來講越來越退步，越變樣，不是那個本質了，我們現在不牽扯那麼多，年輕同學問如來禪、祖師禪，大概書也看得……，亂七八糟的書大概看得蠻多的，所以喜歡搞思想，這學術界與禪宗後來講到佛教禪法的分類有這個事，實際上還不只這樣，有八種禪，也有九種大禪，你年輕要想研究，你翻開我告訴你捷路免得你去找，你翻開佛學大辭典看看，什麼是八種禪，人生的日子非常短暫，所以我們不能再浪費時間了，這兩天亂扯一頓，扯到什麼禪宗等等……，一講禪宗天下大亂，怎麼說法呢，大家就狂起來了，所以學禪，禪宗的「禪」，有一個很容易發生的流弊，變成口頭禪，就玩嘴巴了，真正的功夫，真正言下頓悟，一句話下面大徹大悟的人，千古以來，幾個人而已，不是普遍做得到的，譬如像禪宗的六祖，慧能大師，我們的老祖師，一個字也不認識，沒有出家以前挑柴賣，聽到人家念《金剛經》，聽到一句話，他也不認得字，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就有所領悟，所以後來纔到黃梅，因爲他是廣東人，那個時候向北方走，黃梅在湖北，到了湖北，見五祖，然後服勞役，五祖一看，太聰明瞭，要加磨練，所以給他最苦的工作做，磨練了兩、三年，再給他講一次，《金剛經》，所謂三更入室，半夜起來給他講《金剛經》，重新講到，就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個時候，纔是真正大徹大悟，這一些是禪宗的真實的公案，

從後來說馬祖、百丈、臨濟、曹洞等等以後，言下頓悟不是沒有人，太難了，太難、太難……，都變成口頭禪，不然呢，就是野狐……，更差一級就是野狐禪，什麼叫「野狐禪」呢，就是百丈禪師的時代的公案，後來昨天講到百丈禪師，以後他在江西，馬祖過世了，涅槃了，他開堂說法繼承法統，那當然，這個門下士跟他參學的太多了，每次上堂說法，上堂說法等於我們現在一樣，這個呢不是說三言兩語打機鋒，譬如我們昨天所提出來的，靈光獨耀，迥脫根塵，不過給你們介紹一下，不是這樣講，什麼叫上堂說法，禪宗大和尚上堂說法，譬如妙老大和尚，平常不隨便講法，上堂說法的時候很嚴重了，披上袈裟，正式的比丘的禮服穿上，前面一個小和尚端著檀香爐，兩排好幾個，拿到拂塵，拿到錫杖，然後前面引磬開路，叮叮，香花繚繞，那等於皇帝出場一樣，然後到了這個座位上，和尚慢慢登座，坐在上面，下面不是你們這樣坐著了，站著了合掌，等於朝廷皇帝上朝，寂然無聲，一點聲音都沒有，和尚纔開始說法。所以禪宗的大禪堂，大殿上有佛，禪堂裏頭過去不供佛，沒有佛，沒有佛像，爲什麼？佛、法、僧三位一體，大和尚本身就是現代佛，代表了佛，三位一體，所以和尚堂說法，和尚這兩個名字就是大師，現在給人家聽的，以爲是隨便叫，過去叫和尚，很嚴重的，像我們當年第二次……，在抗戰以前，和日本打仗以前，普通人看到出家人某某師，譬如宏忍師、誠信師已經了不起了，什麼誠信法師，這個就很嚴重，沒有幾個可以叫法師，現在，今天頭一光明天就法師，那就是沒有發的法師了，頭上無發的法師，這是隨便了，法師，也就是阿闍黎的一個稱號，「阿闍黎」就是教授師，教授兩上字出在佛經的戒律方面，大學裏頭教授，教授師就是阿闍黎，大阿闍黎，大教授師稱法師，現在都隨便了。和尚上堂說法，怎麼說呢，昨天你們看了百丈那幾句，你們同學揹來了沒有，黑板寫出來，那麼百丈禪師當場的說法怎麼樣，本人不在場不知道，我們小的時候，看到禪宗大師說法，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好像唱京戲一樣，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念，即如如佛。下座。我的媽，聽了半天不曉得搞什麼，等於我年輕的時候，在杭州，就跑到瑪瑙寺、菩提寺，聽些大師講經，講一部經「如是我聞」四個字講了一個禮拜，什麼叫做「如」，「如」這個音怎麼樣讀，「如」是什麼意思，又是如來如法，反正一大堆，聽得下面，像我那個時候二十幾歲，很想找個佛法這個什麼東西，越聽越想睡覺，他講的我都聽懂了，但是覺得都沒必要。一個如字，一個如字講了兩天，如是，是講了半天，一個我字發揮了很多，一個聞字，這種講經方式，在一百年前還可以，因爲教育不普及嘛，你這樣一個字作國文上課一樣，慢慢解釋，表示學問多，這個法師講得好，大家都不懂嘛，下面聽經的人呢，知識程度什麼程度，斗大的字不過認識一個把兩個的人你這樣講可以，你高度知識分子，聽你這樣講才受不了呢，所以呀每個廟子呢，開始的人都很多，進來的，但是都是年老的，年紀大的人，最後呢，剩下來每個廟子，都是幾個老太婆，所以我批評每一個佛教的廟子，一進來一看，女的多於男的，老的多於少的，最後剩下來，五、六個老太太經常來的，都是如此，一到了天主教堂、基督教堂一看都是年輕的，而且都是講洋文的，而且每個活潑潑的，到了佛教廟子看看，每個死沉沉的都是老太婆，然後嘟嘟……不是說老太婆不對呀，它自然走上一個暮氣，就是要……要……，太陽下山那個味道。

譬如虛雲老和尚也是我師父，在重慶講法，當然我們……，他的弟子皈依他的有多少數不清啊，每一次一皈依，都是密密麻麻，都滿了整個都是，那麼取法名怎麼辦，寬字輩，寬字輩，你原來叫什麼。我原來叫憨不楞蹲，那就是「寬憨」吧，你叫什麼，你叫「愣不憨」吧，你叫「寬楞」吧，反正亂取一頓，都是皈依弟子，至於這些，這個這個貢噶活佛也是我師父，密教的大師了，除了那些人啊，都來灌頂，灌頂灌不到的，後面的怎麼辦呢，拿竹杆子吊在，呿……頭上一灑，都是灌了頂了，都灌了，活佛灌頂了，好像頂上都好像好清涼哦，我站在旁邊看了無限地感慨，很好的一個，世界上最好的一個教育，最好的一個宗教，一個科學、一個哲學，最後搞個宗教形式搞成這樣，我們講回來，不要講多了，虛雲老和尚上座說法了，羚羊，他的湖南腔我也學不來，羚羊掛角無蹤跡，一任東風滿太虛，下座。我們私底下問，師父啊，你這一套，我說你手裏教出來幾個呀。末法時代根機不行了。所以他都叫人家唸佛。我說師父啊，是他的根機不行，還是您的手段不對呀。我跟他倆亂講，別人是不敢喔。

一個貢噶活佛，貢噶活佛你們沒有見過那個師父，西藏的紅教、白教、花教、黃教的大師那真是啊，個子呢比我還高一個……高三分之二，我手要這樣摸到他的頭，身體這樣寬，他一天到晚盤腿坐在上面，難得下來走一下，走一下，我在他旁邊我變成他的手棍了，他手正好放在我頭上，我說師父啊，我好像變成你的手棍了，他就笑了，那麼寬，那麼一個大個子，一天到晚盤腿在上面，後來我問那個師兄，你跟他多久了。四十年。我說，我們師父有個什麼長處。那個西藏人說，什麼意思。叫人翻譯給他聽，我不知道。 這位跟他的師兄，我們叫他「包包喇嘛」，這裏有個肉包包，不是天生的喔，他天天拜佛，拿這個地方碰地下，咚啊咚，這樣磕頭，磕出來一個包包，他有天眼通的喲，他說你問這個問題答不出來。我說你想想看嘛，你跟他四十年在旁邊。他說我告訴你，我跟他四十年，沒有看他發過一次脾氣，哎唷，我說這還得了，這就不得了，因爲貢噶師父不發脾氣，什麼態度，永遠是這樣，永遠是笑臉，有時候我問他問題，特別刁難、古怪，他還是笑著，不像我一動就罵人的，這兩個方式不同的。我說，是真的呀，你跟他四十年你沒有看到師父發過一個……，他隨便什麼事情，他說……我說，好了，這一句話就夠了，不要再問了，不像你們這樣問東問西，他的鼻子怎麼樣，鼻子向下的嘛，左鼻孔呢，左鼻孔也是朝下的，右鼻孔呢，更朝下嘛，多囉嗦，問問題就要點一抓，就……，聞一而知十啊，

所以講禪宗，百丈禪師上堂說法，有一個老頭子，每次他說法就站在旁邊聽法，聽了好久了，有一天，百丈禪師突然動唸了，很奇怪，這個老頭子，怎麼每一次說法他都很誠懇站在旁邊聽，大家都出去了，除了……，這是禪堂喔，說法是說法堂喔，叢林下禪堂是禪堂，說法堂是說法堂，所謂「說法堂」等於現在講課堂上課的，百丈禪師……，他一個人還留在那裏，百丈禪師就過去了，你怎麼還沒有走呢。師父啊，他說，我不是人。你是什麼。他說，我是個狐狸精。百丈禪師聽了也不稀奇嘛，狐狸精也好、鬼也好、妖也好、怪也好，還不是一切衆生之一，平等，平等。喔……這樣啊，爲什麼事呢，在這裏不走。我請師父給我解脫。他說，怎麼一回事埃他講了，五百年前，我也是個法師，是個出家法師，善於說法講經，因爲講錯了一句話，就是一個字，這個業報墮落，過了五百年的狐狸身，所以叫野狐身，因此請師父給我解脫。百丈禪師一聽，他說，怎麼樣錯的呢。他說，當時我做法師的時候，有人問我，大修行人，很大修行的人就是大菩薩修行，打坐、道理、佛學、戒律，都很好到了，了不起了，不是普通喔，大……，還落因果否。佛法的基本是三世因果，六道輪迴。大修行人，你大徹大悟了以後，等於說，還受不受因果律的拘束呢。那翻成現在話，對不對，翻得對嗎，不要隨便答我喔，答錯了，小心啊，做狐狸不好玩哦。他說有人這樣問我。百丈禪師說，你怎麼樣答呢。我答說，不落因果。大修行人，人家問的，大修行人點一點，一句弄好嘛，還落因果否。他說，我答的，不落因果了。就解脫不了，你要曉得當法師說法，換句話當老師、法師，不要說講佛法，普通做一個教育界的老師，我們小的時候，所謂聽的，給老師的，做老師的門口掛一副對子，「不敬師尊，天誅地滅」。不敬師尊，不敬老師，不敬師父的話，你會天誅地滅。但是做老師的，「誤人子弟，男盜女娼」。你的果報還得了啊，你以爲教育好辦教育的啊，耽誤人，把人家的教錯了隨便辦學校做老師好做的啊，誤人子弟，男盜女娼。這都是因果。尤其做法師一個字答錯了，五百年做野狐精啊，百丈大師一聽，這樣，好，你問我。這位老人家就來了，正式請法，跪下一拜，站起來恭敬合掌，師父請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嗎。百丈禪師說，不昧因果。不昧因果，這個「昧」字曉得嗎，古人學問中國字這樣，不昧因果，昧良心就是這個「昧」，譬如說，我錢放在你那裏寄放，然後我準備回來再問你拿，我家裏要用，要喫飯的，結果嘛，過了好久，我回來問你，你說沒有呀，你幾時放錢在我這裏呀。明明如此嘛，昧了良心，遮起來，所以有時候我們土話講，昧良心，不是沒有良心，是這個昧良心，把這個良心按昧起來。你看他原來答得不落因果，肯定的。百丈禪師說，這樣啊，你問我，大修行人，不昧因果，沒有否定因果喔，那麼，不落因果，大修行人，否定了因果。他沒有否定喔，可是就是說，因果對他沒有辦法啦，沒有這回事。所以他們成都的我這些老同學來，我這個老師兄也不知道，我在成都當年，我的老師還在，在文殊院來了……，那個時候，來了二十多個大和尚，因爲我還只二十幾歲，請我喫飯，那個飯不好喫啊，我老師，我的先生就講，袁先生就講，嘿，懷瑾啊，請您喫的是鴻門宴，。鴻門宴，有一個同學講，那是單刀赴會啊，你去喫吧。結果這些大和尚，吃了飯就問我，要我講佛法，講了以後問我問題，那成了佛……，也談到這個，成了佛的人，還受因果拘束埃我說當然，不是拘束，就是不昧因果，最後是那是怎麼樣，我說，證得菩提是因，行入涅槃是果，依然不離因果，這個老和尚們大家一聽，合掌，總算那一歺素菜把人家騙來喫得很開心。所以你說說法，迴轉來講，百丈禪師這一句話，當然講得聲音很肯定的，不昧因果，這個老人家跪下，好，師父我得解脫了，已經得解脫了，罪孽消除了，並不需要靠打香板，所以智慧的解脫，理念的消除。我有一個要求。百丈禪師說，什麼要求啊？明天請您到後山，百丈山的後山那個洞裏頭，把我燒化，燒化就死了，屍體提出來點火燒了，但是一個要求，你不能以異類看我，異類，因爲他是狐狸身嘛，現在看到是個人，可見功力多高啊，他前身修行的功力還是很高，可是你真正的身體是一條狐狸嘛，他說師父你明天到後山山洞替我燒化，不能以異類看我，還是要以比丘的禮給我燒化，因爲他當年是比丘嘛，說法錯誤了，所以變成野狐精嘛。百丈說，可以，這個對的。照普通講戒律的人，怎麼可以呀，這些大師們戒律不同啊，他通達得很，所以他要求，不要以異類看我，你不要看我不是人，我還是出家比丘，這裏又岔過來了，百丈禪師第二天，就下命令了，叫跟著他的學生幾百個和尚，早餐以後，穿上，通通穿上袈裟，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師父是怎麼搞的，什麼事啊，都沒有講呢，大家都不曉得，聽命令穿上，跟我到後山去，有一個比丘過世了，一起去送葬、燒化，到那裏，山洞一找，一條狐狸，小水牛那麼大，然後，百丈禪師用比丘的儀式，舉火燒化。所以，禪宗本身罵人「野狐禪」，就是這個典故來的，剛纔順便講到這些野狐，我所以又岔過來，你翻弄《佛祖歷代通載》來看，我們唐宋以前一般人修行，你像這一個法師說法錯了，業報變五百年的野狐精，狐狸的身體，但是他可以變成人來聽法，這是什麼本事啊，可見他的定、慧功力是很高，不是簡單的，但是你定也好、慧也好、神通也好，你什麼功夫再高，有一個功夫最偉大你脫不了的，業，這個業報，這個業力，所以唯有把自己的業氣，業力的習氣轉變了，纔是真修行，不然你神通具足逃不過業力，

所以我告訴你們，西方三聖中間阿彌陀佛，左邊站的是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大家都忘記了右邊這個大菩薩，這個菩薩一來，阿彌陀佛也沒有辦法，不批准了，什麼佛？大勢至菩薩，這股勢力一到的話，誰都擋不了，那個歷史要轉變，那一股大勢至一來，像黃河崩堤一樣，你什麼都擋不住，這叫大勢至菩薩，人要到死的時候，你們這些大醫生打針吧，喫藥吧，他大勢至來了，那只有個什麼，阿彌陀佛，就是這個道理，你看佛教這些標記，佛像你就看清楚了，大勢至菩薩，在凡夫代表了這個業力，這股力量，在菩薩是代表願力，那麼偉大的一股勢，什麼叫勢，懂不懂？懂不懂，懂嗎，你一定懂，你很聰明啊，什麼叫「勢」，我告訴你，你看到啊，這個東西重不重，不重，很輕啊，對不對，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在這裏拼命地轉，眼睛瞪得很兇一樣，打你們哪個的頭，你們全體都要看到，如果我飛出來一打，不曉得打到哪個頭，大家都要躲開，對不對，這個叫勢，如果真正打下來在這裏，隨便一個小孩子拿來都可以玩，他就失勢了，屁用都沒有，這樣叫做「勢」，你懂了嗎，一個最小的東西，當它在轉動那個力量，很重的時候，等於說在我們頂上吊了一塊石頭，只有四兩重，如果在上面旋轉，掉到我們滿堂一、兩百人，一、兩百人都要躲開，格老子打破我的頭，那還得了呀，等到這塊石頭落了地呀，拿在手裏隨便玩，它只有四兩重嘛，可是在它旋轉的時候，它的威力就不是四兩重了，那個叫做勢，所以當你生命的業力還存在在轉動的時候啊，你怎麼修行，你心裏想，像你們年輕人，心裏動了唸了，想下山去玩玩，怎麼玩，當然，大家不要說明瞭，那個時候，不得了，我要犯罪了，嘿！不行，不行，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再阿彌陀佛都拉不住啊，他那個大勢至來了，對不對，所以道家裏頭要你……，羅漢裏頭，降龍伏虎，你們年輕那些和尚，那個猛虎要下來喫人的時候，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你不要動了，不要動了，拜託啦，不要動了，來不及，不要動，不要動，他蹦跑出來，對不對，所以大勢至菩薩你要看通，現在我們講了半天好喫力哦，因爲你們都太外行，所以我講得那麼囉嗦，如果都是內行，我就不要這樣囉嗦了，我也是業果報應，你們好好坐喔，如果不好，來生變我的嘴巴，也是這一輩子一樣把你用死了，我們剛纔……，早晨開始講起，這兩天講禪宗，拖的大家都亂轉起來了，所以「禪」不要多講，講了半天，不好好用功變「狂禪」，變狂禪也好，就怕變了「野狐禪」，因此我們要回轉來好好……，昨天有一個同學提出問題祖師禪，祖師禪容易走向野狐禪，狂禪，我們走如來禪，規規矩矩講修行，做功夫，慢慢大徹大悟，簡單告訴你，如來禪是規規矩矩按步就班，有理路可尋，有功夫可證，一步一步來，漸修而頓悟，祖師禪，先頓悟，漸修不漸修，再談，大概分類如此，這個用不著在那裏轉了，轉來轉去對修行無益了。

# 南禪七日第二十一盤

---南禪七日

三摩是三摩地，就是修定，現在彌勒菩薩很科學地給你分類，告訴你怎麼樣修定，加上我再來給它註解、補充，那麼以所有尋有伺等三地在上面，這個很重要，就是我們現在打坐起來，不是有個同學，你們今天，我收到好多問題的，都很囉嗦，問得都不過癮的，但是都是問題，我暫時擺在那裏沒有答，不過有個人已經問到，「一念回機，便同本得」。這些問題我會答覆的，不要慌，不過你一念回機，一念回機還是在有尋有伺裏頭，我說法講經，不同哦，我也不是和尚不是法師，我頭上有發，不像你們沒發，不同，比我高一級，我也不是法師，我也不是居士，我是個跑江湖亂講的，人家不敢講，我什麼髒話，好話都敢說。

什麼叫有尋有伺，叫你們照佛學那個解釋了半天頭大了，有尋……，尋和伺兩個字，唐代玄奘法師的翻譯，古代翻譯就是有覺有觀，「覺」字有覺，就是玄奘翻譯翻的「有尋」，有觀就是玄奘法師翻譯的「有伺」，那麼你們上佛學，這樣教學生就對了，可是教了半天，佛法還是佛法，他還是他，你還是你，屁用都沒有，有尋有伺、有覺有觀是什麼意思呢？怎麼叫做有尋、有覺呢？譬如我們打坐啊，譬如啦，做功夫想念頭清淨，清淨不了，怎麼才能清淨啊，就在尋找，找這個插頭，插在那個清淨地方，所以有尋，等於我們晚上走夜路，后里拿了個電筒，掉了一毛錢了，在哪裏，在哪裏，拿個電筒來找，這個叫有尋，找到了，這一塊錢在這裏，拿個電筒找到了，在這裏，在這裏，這個手電筒的光圈照到它不要動了，在這裏、在這裏，找到了，不要亂找了，這個就是「伺」的境界，這樣懂了吧，這樣聽懂了吧，我這個說法，叫做王大娘的說法，王大娘的裹腳布，又長又臭，不過有時候洗乾淨了蠻香的，有尋有伺，那麼現在告訴我們，總標《瑜伽經》所謂四種，你講它是禪定，靜慮就是禪定，

第二種叫解脫，第三種叫等持，什麼叫等持啊，你們學過佛學院同學都懂，定慧等持，所以有時候解釋「三昧」兩個字，你們講佛學就是定慧等持的意思，他有時候叫等持，不過進一步叫等至，平等的到達那個境界，這包括了什麼內容呢，就是做功夫修行的內容。

一，從離生有尋有伺靜慮，這是第一步初禪，我們講修行要達到離生喜樂，舊的翻譯大家都曉得的，那麼我給你們解釋，真的功夫做到，身心可以分開了，因爲達到身心可以有分離之感，而且有出離之想對於人世間啊，這個世俗越來越想離開了，而且在靜中，曉得這個思想、心理作用、精神作用，同生理兩個可以分開了，我們現在功夫不到，氣脈不通，什麼分不開哦，你講了半天，你道理講得再好，功夫做得再好，始終還在這個肉體的生理上轉，你在肉體生理，你說我今天坐得非常好，空空洞洞，好清淨哦，佛法真好啊，好像道理什麼都懂了，我今天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老師，真好空的，我說，你見鬼不是鬼，我看你見人不是人，我說你搞了半天，我並不是認爲，你是真的，真的，可是你沒有加智慧，你搞了半天，現在你是個活人，所以你用功打坐，真正下來以後功不唐捐，既然用功，到了今天自然覺得心境空空，頭腦清淨，真的是，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有什麼了不起呀，一個人如果受了打擊，灰心了，你給他前面看，老兄，你認得我嗎？你到精神病院看看，你認得我嗎？不知道，他見爸爸不是爸爸，見媽媽不是媽媽，也得了道啊，那不過是偶然一個神經遲鈍的一個境界嘛，拿現在講，你功夫再好再清淨，一念不生，還是唯物的啊，還是生理上的變化作用，神經清淨了嘛，那麼請問，你到達這個境界，格老子請你坐在上面，我一把火給你燒了以後，你還清淨不清淨呢？就不知道囉，所以今天的時代，不是那麼簡單，你隨便講，我一把火給你燒了，你儘管燒吧，不要說火到這裏燃不起來，就是燃得起來，燒了半天，我還是我，坐在這裏，雖然是個黑炭呢，黑炭還會講話，那我就相信你心物一元，不然你那個唯心，怎麼樣唯心的，我就告訴你是唯物的，你怎麼說呢，怎麼說呢，對不對，所以你們注意，這一代的弘法就不同了，所以要從功夫上求證，所以離生喜樂，真有出離之感，這還是講活著身體喔，

到了第二，這時我要問問了，初禪離生喜樂，假使我們諸位同學有一個人修到這個程度，這個時候萬一，時間來不及就走了，死了，會不會不要說到西方，沒有加上願力，不到西方極樂世界，你根據佛學，這個人修到初禪定離生喜樂，隨時在這個定中，現在死了，沒有加願力，說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在佛學的道理，他的果報應該生在哪裏，說啊……，這個不是居士們的，居士們不要幫忙，我是給青年……，我們理髮部的青年同學們玩的，理了發的，初禪天在哪一天，對了，初禪天……，鈔票在哪裏，我又要發獎金了，初禪天在哪一天，色界第一天也對了，欠到啊！慢慢來，色界第一天是什麼天，梵衆天，梵輔天對不對，都答對了，像我們大家，你們年輕人打坐修得蠻好，萬一現在等一秒鐘就走了，你到哪一天去呢？誰給你買飛機票的，你要去的，還是別人把你送去，還是了法師幫忙，把你背上去，這是個問題，你就是修到了初禪天，死後是往生初禪天，一定會往生嗎？而色界的初禪天裏頭，除了打坐得到初禪定的人，往生以外的話，還有人可以往生在那裏否，如果沒有啊，這個世界上，得初禪果的，沒有幾個啊，那個天上人口太少了，我們中國人口都十二億多，怎麼不遷移一點過去呢，趕快辦一個公文給梵衆天交涉，派個外交官去移民啊，我們有十二億，移個五千個過來也可以啊，能不能呢？這都是現代研究佛學的問題，現在你們站在法師的立場，我站在一個普通人的立場，要請問你了，你不能說我亂問的啊，這是真實的，你們說要禪宗參話頭，這個就是真話頭了，什麼叫話頭，還抱著一個唸佛是誰，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在那裏還啃那個死人的老骨頭，你啃通了，你跟不到時代，你不能幫忙這個歷史時代了，佛法是能夠救世的，我講的對不對啊，有沒有一點吹牛的道理啊，至少我那個牛肉可以賣牛肉麪的，雖然不能做牛排喫，賣牛肉麪沒有問題的，在理論上先告訴你，所以說你們學佛注意這個，聞、思、修、慧，不要光聽佛學，照傳統的，裝進來就算數，自己不加思考，不加研究，所以要聞、思、研究，思就是研究，還要真正去實證，就是修，所以聞了要思，思了，真修去實驗，修是科學的實證，所以我叫做生命人生的科學實證，然後才得果位，成佛境界，大徹大悟。所以我經常叫大家學佛先研究三界天人表，這個境界搞清楚，修天人境界，根據佛學的，怎麼樣會變成天人，凡夫，十善業道，對，十善業道，道德清淨，功德到了，不一定修禪定會變天人，對不對？他的業報是不是這樣，是這樣吧？講話肯定，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要試著看看，好像是，那就不穩定的就不要答覆，對，肯定是這樣，那麼你大善人，

所謂中陰死了就昇天，能升哪一種天，根據什麼決定啊，根據什麼決定？講啊，不要膽子小嘛，你看所以變了女孩子了 ，變了女孩子就是這一點業報變了女孩子，要說不說，萬喚千呼始出來，手抱琵琶半面遮。就變成女孩子了，男孩子格老子，出來就出來，那答了就答了嘛，第二次沒有聽見再問一下，就來了就女孩子了，這業報就是這個樣子，我講的不是演戲，真的現身說法給你聽喔，業報就是這個樣，所以常常有女居士做我的學生很辛苦的，越恭敬越挨我的罵，老師，喫阿喫啊，我說，不喫、不喫，還是喫一點，喫一點，我說，怎麼那麼女孩子氣呢，緾綿，這就叫緾綿，一罵人罵光了完了，生了半天又落下來了，修一切善行，十善業報就生天，對不對，生哪個天，看你十善業報修的功德到什麼程度，爲什麼修功德就能夠生天呢，中國人有一句話，中國文學，外國人有……，應該也有同樣的話，我還沒有學到，中國人，爲善最樂，做了一件善事，做了一件好事，自然心就會開了會快樂，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別人不知道，你心就會閉了不舒服的，所以叫做以善德，做了一件好事，養生陽氣，花一樣就展開了，所以真的大善呢，一定是天人的境界，那麼我們修行人修到禪定初禪呢，大善人分兩種，一種是行爲就是要修行來，行爲是分兩種哦，我們心裏內心思想，就是心行，這個內心的思想表達在外面，就是普通的生活行爲，他講十善業道，是生活行爲做到了人天的果報，那麼我們修行的或者出家的生活行爲，不一定做到，在內心心理上做到了，跟生活行爲做到差不多一樣，所以因此也可以生天，並不是學佛學禪的目的是爲了生天，生天並非究竟之路，這樣對不對，我這樣說，說得對不對，你們是老師哦，我是學生，真的不是跟你們客氣，我的真正理想辦一個學校，是每一個都是老師，如果我還活著，有一天也許實現，你今天有你的專長上來你做老師，我就下來坐在下面聽課，你問我們那些老同學，

我在臺北辦十方書院的時候，就是辦你們出家同學，我到處請老師來教，這個老師教算命，那個老師教鍼灸，這個老師教畫畫，都是我去請來的，那些老師請，我都給他跪下一拜送聘書，這個老師說，嘿！老師你怎麼，我說坐下，現在我不是你的老師，我是代表學生家長懇求您做老師，所以你也要受我一拜，不是我拜你，聘書給他，請來了以後上課，老師上，我坐在第一排聽，所以那些教拳的、教畫的，在我那裏教課很痛苦，因爲我坐在那裏聽，他非教得如何，他教完了教不對了，下來，老師請過來，嘿！這點沒有對哦，講的不對哦，下次……，那是我跟他倆的事，所以我是說，現在是真的請問你們，請對了沒有，講對了，老師批准了，好，你們諸位都是老師，不是隻一個，你還回頭看人家，何必謙虛呢，學佛的不要講空話的，做學問的寫文章，寫論文出書，那都很容易，聰明一點都會，要真正真修實證的出幾個，先不要說成佛啊，出大阿羅漢，阿羅漢就是佛了，不要說什麼了不起，出一個初果羅漢，初禪做到就了不起了，也沒有初禪了，初腿吧，兩個腿坐到了，坐在那裏還可以不動的已經了不起了，佛學那麼高，《金剛經》說菩薩如何降伏其心，我常常說，如何降伏我腿呀，至少兩個腿修好了，沒有辦法的時候還可以賣一個火腿啊，做火腿去賣啊，所以「禪」真修實證之路，少吹那些大牛了，「四禪八定」是共法，但是不管是走小乘的四果羅漢的修持，或者走大乘十地菩薩修持，佛法的中心，根本修證的功夫就在九次第定上面，我這個話負責任的哦，講錯了不只五百年做狐狸精喔，那就嚴重了，所以我不是怕你們給我判決罪行耶，自己的業報是受不了的啊，所以嚴重告訴你，爲什麼再三講，現在我們簡單迴轉來，由開頭這一天告訴你們，怎麼修安那般那這一條路最快，因爲修安那般那配上白骨觀，很容易轉變這個生理與心理，很容易打通了道家所講的奇經八脈達到成果，很容易做到了密宗所講的，三脈七輪氣脈一通了，心境身心轉變了，初禪、二禪、三禪、四禪，這是因不是果，然後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加上四定，容易證得果位，這一生在這個時代，尤其是廿一世紀快要來了，我們在這個科學時代，內心反轉來，在生命科學上求證給大家看看，你少來吹牛啦，不要老是看剃了光頭跑去出家，出家了以後，不求一個證果有什麼用，那當然出家喫素的，天天喫果啊，水果啊，那是水果，靠不住的，有是真果，我們要證果，所以初禪到了，經典上告訴你，剛纔我們有師父答覆了，初禪生的色界，色界的初禪天，初禪天，就是，梵衆天、梵輔天，就是生天，馬上你初禪到了生天嗎？不是，佛經有一點，不給你交待清楚的，你把大小乘經論你查遍了，就是說你到了初禪、二禪境界，三禪、四禪境界，你的身心的果報，那個境界同天人境界是一樣的，等於儒家講的，天人合一，萬一，你們都研究了佛學，真的修到了初禪生了天人境界，天人境界最容易墮落，反是容易墮落，爲什麼呢，福報大了就容易墮落，所以叫你們留意三界天人，越是天人境界越容易墮落，所以佛法講，富貴發心難，貧窮佈施難，人在好的環境中，再不肯求上進了，所以講佛以苦爲師，以戒爲師、以苦爲師，越苦的時候，還容易發心，好的環境不容易發心，所以天人境界有這樣可怕，所以講初禪、二禪、三禪、四禪，是這一個初禪的色界天的，這個同等的福報，同等的並不是一定，至於生天不生天是配合你心理作用的願力，這些教理不是光講理論，要配合自己修持反省觀察清楚，現在我們前兩天大概，非常大概，給你講了，安那般那的修證，打坐的修行，氣脈怎麼轉變身心，也給你們提出來了，一年變化什麼，第二年變化什麼，第十天怎麼變，都是真實的科學證據，我們採用了這些證據，拿來給你看，你自己可以考查自己，你佛法再好修持再好，身心一點效果轉變沒有，等於那個醫生給你喫藥，感冒了聲音啞了，喫下去，吃了一個禮拜還是啞的，那個藥就是沒有用啊，所以你理多了，事實證不到是沒有用啊，這幾天我這個辛苦下來，這個意思，給你們重新兜攏，大家搞清楚一點沒有？有沒有清楚一點了，這樣講，莫知樣，有啊，謝謝，如果有一個真瞭解了這個路線的道理，那麼生了初禪天到了色界，就是色界天了，初步了，纔能夠說超過了欲界，欲界裏頭是有五欲，人世間的欲，男女飲食，換句話說，你這一生，現在活到這個肉體，修到初禪、二禪之間，不是假的，是真的，可以斷除人間的煙、火、食了，至少是兩個大欲望，欲界裏頭，一個是飲食、喫，一個是男女關係，至少是有一個清淨了，男女關係更難斷，換句話人生就是兩種喫，這樣嚴重，以爲講幾句佛法，般若般若波羅密多，多個什麼，越修越多，要這樣瞭解清楚，我們現在簡單講了，把前兩天解釋講到初禪，然後你看，根據彌勒菩薩這個經典給你說，第二禪到了什麼呢，二、從定生無尋無伺靜慮，就是我們舊的翻譯二禪，初禪叫「離生喜樂」對不對，二禪呢，叫什麼，對，你對了，你看，初禪爲什麼加一個「離」字，有出離之感，有分離之感，身心可以分離了，身心分離，譬如怎麼講呢，譬如我們身體生病了，發高燒了，要死了，我曉得自己要死，這裏就插過來一個公案，禪宗公案了，又講到禪宗，天皇悟禪師，當他沒有……修行非常好，當他沒有悟道以前，給一個唐宋時代當廟子方丈，也同現在一樣，政府聘請他來做方丈，等於政府啊，那個時候不叫宗教局，也有管的，政府還管到他的，行政上管到他，地位呢，方丈還是超然的，可是他跟這個首長搞得不太好，有一天首長，那個首長當然不對了，把這個天王悟禪師就丟到河裏去了，河裏就出一個蓮花，他坐在上面，把這個首長嚇壞了，又請回來，師父，懺悔，罪過，這樣大的威力，到了後來悟了道，天王悟禪師要走了，年齡也大了，生病了，躺在那裏很痛苦啊，唉唷，唉唷……，這個徒弟侍者站在旁邊，師父啊你輕一點好不好，他說，爲什麼，他說，你看，多少人皈依您啊，大家都崇拜您啊，您看您的當年威風，丟到河裏去，你看蓮花會給你撐住，大家曉得你有道，現在你病的，唉唷，唉唷……給人家聽到，您丟臉我們也受不了，他說這樣呀，他說這我痛嘛，他說，痛嘛你輕一點叫嘛，這個很痛，唉唷，唉唷……還要叫輕一點，他說你曉不曉得啊，我唉唷，唉唷……是叫痛啊，這個侍者這個徒弟講當然知道啊，師父我也曉得你痛苦啊，他說，你曉不曉得，我在痛當中有一個完全不痛的呢，他說，那不知道，你要不要知道我傳給你呢，當然要知道，好，聽到啊，噢喲，噢喲，噢喲……這個不痛的，你曉不曉得，唉唷，唉唷……那個痛的，噢喲，噢喲……這個不痛的，你懂不懂啊，徒弟說當然不懂。不懂啊，坐起來，腿子一盤，枕頭一丟，再見走了，這是什麼本事呀，你說他那個死的時候痛苦不痛苦，四大分離還是痛苦，唉唷，唉唷……，你說，他痛苦嘛，他要走就走，因爲說沒有弟子能夠接他的法，沒有一個開悟的，所以臨死還說了這一個法，（此處一句圖像及聲音不清）

昨天講到張商英居士，那個做宰相的，原來反對佛後來開悟，張商英就誦……，張宰相臨死的時候，清清楚楚吩咐學生家裏的人，告訴你們，《法華經》上，佛所說的，佛在說法，地下突然冒出了一個寶塔，塔裏頭坐了一個佛，叫「多寶如來」，突然塔的門打開了，叫釋迦牟尼佛進來，然後叫……，多寶如來給釋迦牟尼佛分半座，怎麼叫分半座，叫釋迦牟尼佛進來這個塔裏頭，自己退一半你坐，我們兩個一起坐，所以多寶如來與釋迦如來，分半座，在《法華經》裏頭的，那麼一般人看了這些神話，稀奇，當然信仰，有宗教信仰只有信，不敢想像，如果不走宗教信仰，完全是幻想的神話，對不對，是不是這樣，張商英居士臨走了，吩咐家裏人，告訴你們，佛法沒有騙人的，他說《法華經》上說多寶如來與釋迦分半座，是真實的事哦，不是隨便講的，只講了這一句話，然後說我要走了，腿子一盤，枕頭一甩，自己拿起枕頭一丟，那個枕頭碰到窗子，房間裏的窗子，「碰」一聲，打了一個炸雷一樣，走了，他是個居士喔，又做宰相、又是大居士、又是大禪師，所以很多宋代的大和尚死了以後，什麼東西都請他寫喔，要他給你留下來幾個字就是不得了，

所以宋朝有個了不起的大禪宗祖師是圓悟勤，現在我們成都昭覺寺，清定法師在那裏做方丈的，現在是密宗道場，那個昭覺寺，圓悟勤禪師的大道場，圓悟勤禪師影響宋朝一代文化還得了，他的大弟子得法弟子大慧杲，大慧杲禪師，那提倡參話頭從那裏開始的，就是南宋末年末期了，快要到元朝了，大慧杲禪師，跟誰倆個關係有關係很好，跟嶽飛兩個，大慧杲禪師名氣太大了，後來嶽飛被殺，大慧杲禪師當然很不高興，秦檜就怕這個大慧杲，這位大法師不同意，不得了，所以秦檜想辦法一邊殺嶽飛，一邊把大慧杲禪師下放了，把他的文憑拿掉了不準，和尚的戒牒把他收了，無罪給他有罪，等於「四人幫」一樣，批鬥他，把他加上手銬，披上枷子，逼到下放到哪裏啊，他在杭州，下放到廣東，大慧杲禪師爲了嶽飛這一案子，所以你看，大慧杲的禪語錄，那個講得痛快啊，他說你們認爲我出家人，出家人愛國家、民族是應該的，那個語錄，大慧杲禪師，那是了不起的一代宗師，然後自己被綁起來，下放就下放，那個時候要走路喔，是個罪人喔，又從浙江杭州出發，下放到廣東來，下放到海南島多荒涼啊，他就走了，結果……，當然有警察公安人員在旁邊把他押解一起走了，他是個犯人，穿著犯人的衣服，和尚的文憑已經沒有了，這是秦檜老兄對他的，秦檜你們認識吧，我們以前的同學嘛，對不對，秦檜大慧杲起解，這一下把秦檜嚇住了，出家、在家的皈依弟子，他的弟子們跟他十萬人，師父走，我們也跟著走，一路送，這一路像我這樣七天，你看辦這個點心飲食已經是很忙了，一、二十個人，你們同學都在忙，還有這裏萬石蓮寺的同學，你看幾十個天天做包子，那個大慧杲一路這個犯人，還有那麼多人跟他，一路上走那個喫怎麼辦呢，誰招呼啊，奇怪了，來個大肚子和尚，大家都有喫的，他不曉得哪裏來，所以大慧杲下放在廣東沒有幾年，後來秦檜，嶽飛這個案子一平反了，他又回到杭州，爲什麼講這一段呢，大慧杲的得法的師父是圓悟勤，就是現在昭覺寺的那個大師，禪宗，圓悟勤死了以後，大慧杲還很年輕喔，已經開悟了，是圓悟勤得法弟子，他自己跑去找張商英，年輕的和尚來看張商英，張商英退休的宰相，地位很高在家裏，他來看，張商英出來接見，問他做什麼，他說，我師父過世了，張商英當然知道這個，圓悟勤他們都很好，熟的，你師父走了，所以我來懇求相公，給我師父寫一篇傳記，一定要你寫，你們所以提問題，將來要求作事學學人家，這些大禪師們年輕的作風，張商英看到他笑一笑，好啊，你要我替你師父寫哪篇，我問你，你師父是了不起，大徹大悟的人，成就了的人，他有一隻眼睛在哪裏，你知道嗎？他說，我知道啊，在哪裏啊？在相公的筆頭下面，在相公這支筆的筆尖上，張商英一聽笑了，好，你真好，當然我立刻寫了，就是這樣，這個人天眼目就在相公的筆下了，就看你這篇文章怎麼寫了，一句話，沒有那麼多囉囉嗦嗦，也就是……，

所以我們把這些故事插進來，一邊說故事，一邊講修證的道理，把這幾天的大概的累積，都知道了，剛纔是講到二禪，一個字之差，初禪是離生，身心有分離之感，有出離之感了，修到這個時候，那麼因爲講到這個身心分離之感，所以引出來天皇悟這個禪師的公案，對不對，剛纔我們這個邏輯是不是這樣，次序是不是這樣，爲什麼我那麼問，那麼囉嗦呢，培訓，現在叫培訓，我們當年叫訓練，再過去一點叫教育，教育你們思考的頭腦，那麼有次序合邏輯，不要聽亂了，這懂了沒有，我這樣講對了沒有，我的次序有沒有亂，沒有，迴轉來了，二禪爲什麼叫定生喜樂呢，所以初禪叫離生喜樂，到了二禪纔是定生喜樂，纔講定的境界，這是真正的「定」，所以真正得定的時候，身體的障礙，氣脈通了等等感覺，身體不覺障礙，只有樂的境界，心境的更喜，纔夠得上定生喜樂，這關鍵要注意的，這是歷代歷來不管經典上，或者後人註解上，沒有這樣詳細給你分析清楚的，告訴你道理的，這個經驗是如此，定生喜樂這一步，才談得到定生喜樂，你不要看到打起坐來，一念清淨了，空啊，這一點算定，這一點也算定，這一點練初禪以前的準備，但是也可以說，大徹大悟以前，同這一點也差不多，這個裏頭差別在智慧與定力的差別，太細、太細了，要這樣瞭解它，到了二禪，定生喜樂，我們初禪到二禪階段，以什麼爲標準呢，如果拿小乘與大乘之間的這個學理，學理就是實際功夫經驗記錄下來的，以兩個大目標，見思惑減除了多少爲標準，見思惑你們都學過，都背得來，考試都考出來的，對不對，我請問諸位，什麼是見惑？見惑有幾個，不要翻本子，嘴巴就答出來同我一樣，就亂吹吹出來，見惑有幾個啊，見惑，你不要根據《俱舍論》，普通講見惑有幾個，五個，哪五個？對對……邪見、身見、邊見、見取見、戒禁取見，見惑。思惑呢，幾個？五個，貪、嗔、癡、慢、疑，都很簡單，這都是佛學最起碼根本的，但是也是修行最根本要知道的東西，你纔可以打坐了。我請問你，爲什麼叫做見惑，這個是什麼意思，請你用現在最普通的話來講，什麼叫見惑，祕書長，執著。可以打個六十分啦，只打六十分，執著，什麼叫見惑，我叫你用普通話來講，祕書長答的完全對，但是，我還要叫他用最通俗的話，就是什麼叫見惑？煩惱，你還是五十九，五十九分，比祕書長還少一分，我告訴你很簡單，你們出去說法，什麼，見解的錯誤，差不多，這個差不多，六十一分，好一點點，什麼叫見惑，我告訴你啊，我的不一定對，跟你講了你就清楚了，見，佛學上所講見，在這個地方講見，楞嚴經上的，見又不同啊，因爲中國文字很簡單，你看我們的中文，世界上最複雜的東西，如果一個人，真正認識中國字，兩千到三千個，學問大的不得了，不像外國文那麼困難，因爲中國字有一個字，譬如說，我們中文一個「電」字，人都曉得電就這麼一回事，發亮的叫電燈，聽到聲音的叫電耳朵，廣播器叫電廣播器，可以坐的叫電椅，可以睡的叫電牀，外文就不行了，每一個每一個都不同的名字，所以中文呢，有好處也有壞處，這個見代表什麼，同楞嚴經的見，就是我們普通講，

# 南禪七日第二十二盤

---南禪七日

你不要固執你的主觀成見好不好，就是這個意思，自己那個意見，就是意見的「見」，有了意見了，主觀成見，所以我叫你普通是這個意思，並不是說你們諸位，什麼六十分、五十九、六十一，那是跟你開玩笑的，你們都答對了，不過你們太有學問了，講給有學問的人聽得懂，講給普通的人，還距離很遠，要我這樣講，我喜歡把最高深的拉到最平凡，教育的目的是使不懂的人懂，不是講給那個懂的人好聽，這樣意思瞭解吧。所以見惑，就是主觀的成見，很難拿掉，就是他講的執著，沒有錯，

所以我們打起坐來， 你看看， 初禪，那初禪境界， 這個見思惑怎麼去，坐在這裏半天，先不講邪見，這個邪字你不要看錯了，就是斜字，太陽西斜，斜，那個斜，在古音這個「邪」同那個斜，都是同音的，那個斜，歪的，歪過去了，夕陽西斜，這個邪也是對的，邪就是歪，就是偏見，並不是一聽，這個傢伙好邪喔，我們說，大概神經病，有點什麼了，不是，他有偏，這個路線不正，偏了一點就叫做邪，不是那麼嚴重，當然很嚴重，偏一點，偏一點爲什麼那麼嚴重，你曉得兩句古文，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譬如我坐在這裏，這個，這樣是正的，我這裏只要偏一點，這一邊你拉一條線看，我這裏只偏了一分，你拉一條線到那一邊就不得了了，十萬八千里了，所以叫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偏差一點都有問題，太大了，邪見，我們姑且不談，《瑜伽師地論》，第七、第八卷都給你講邪見，各種見解，什麼唯物論的、唯心論，什麼都有。

第二個字我們看看，我們打起坐來坐在這裏入定，縱使你定得很好，身見忘得掉嗎？總覺得有我這個身體在這裏，對不對，這就是身見。所以說你爲什麼用功不能得定呢？身見去不掉，身見怎麼樣去得掉呢，安那般那到達了，所以密宗、道家，講氣脈拼命又偏到……，又是邪見，道家、密宗，偏到這一面去了，但是偏的對不對，邪中有正，正中有邪，也對，只要把氣脈修通，身見坐在這裏，只有得樂的境界，身體的只有舒服，忘記了……，舒服到最高程度，沒有身體的感覺了，纔去掉身見，可是身體還在不在呢，還在，那麼如果坐在這裏氣脈通了，沒有身體的感覺，而且沒有那裏腰痠背痛，氣脈不通，喉嚨哽到，兩腿發麻都沒有了，這個身見去掉了，就在你的座位上，已經到達天人境界了，對不對，是身見。

身見去掉了以後，還有邊見呢，什麼邊見呢，有些人，我常常幾十年碰到有些同學用功用得很好，我一看，你這幾天不錯啊，老師，這幾天我敢來見您，真不錯，怎麼樣，清淨，空，我說，對，看你樣子很不錯，空得很好嘛，好，我說，你知道空嗎？當然，我說，那早不空了，你還知道有個空，那還叫空嗎？而且我知道你那個境界，空到多大呢，這樣大，不過這樣大而已，你沒有辦法同虛空合一，理念上有，思想上有，境界上沒有，這要境界的，所以有邊見，你那個「空」，空到那麼大，你再進步一點，不過空到禪堂那麼大，再把禪堂打破了，也不過廈門那麼大，小小的沒有什麼，再把廈門那麼大打破了，也不過福建那麼大，況且都做不到呀，所以都有……，所謂「邊」不只是這個比方，或者認爲空的境界就到了，這個時候我一片光中很舒服，執著了這個，抓住，落在這個上面，就落在邊見上去了，你們要記住，小乘也好，大乘也好，唸佛也好，參禪也好，修密宗也好，三個字一定要記住，儘管般若給你講無相，硬要記住，有相，境、行、果，修行離不開這三個字，一定有它的境界，所謂「空」，空，有空的境界，有，也有有的境界，行就是行爲做到，行就是做到那個功夫，才得那個成果效應。境、行、果。不管哪個方面一定做到，所以邊見是如此，所以邊見落邊，或者落在斷見，或者落在常見，這都屬於邊見，你曉得我們學佛，經常最難辦的，

還是下面兩個更難弄的，你看到容易，你們答案學佛學，考試都考了，見取見，好啦，我又來了，請問怎麼叫見取見，祕書長，怎麼叫見取見，現在我告訴你，我們不要逗到玩了，上一個「見」字，就是剛纔講的，邊見的見，什麼叫見惑的「見」，主觀成見，見取見，譬如你學了佛，我學了唯識的，或者我學了俱舍的，我學密宗的，我學淨土的，我學禪的，這個見解，把自己認爲只有淨土纔對，只有禪宗纔對，只有密宗纔對，這個見解，「取」抓得牢牢的，主觀成見形成了，然後，哼！他們幹什麼，南普陀禪堂在打七參禪，喂，對不起，我不去，爲什麼，我學淨土的。不行，我是學密宗的。或者你們聽到密宗的，那不去，那是男女雙修的。見取見，那個成見抓得牢牢的，「取」就抓得很牢，這個見解很難破掉，所以你們打起坐來有時候，你以爲初果初禪定到二禪定那麼難啊？其實有時候任何一個人，初學的，越初學越容易，剛剛學會盤腿上座，那個境界已經到達了，可是呢，不會，如果我們說你已經到了，哎呀，不會的，那麼容易，學佛那麼容易，你亂講，他被「見取見」困住了，所以學了唯識的，學了那個法門，通通……不能瀟灑，不能……學佛一切等等修行，不能，入乎其內是出乎其外，要跳得進去，要跳得出來，「見取見」是這個，所以你想看我們打坐，隨時功夫不能進步，就是隨時犯了，這個「犯了」都是心理思想行爲的範圍。

還有第五個是什麼，戒禁取見，是什麼呢，這個不對的，戒禁取見，哎啊，這個不對的，譬如，我們講普通的行爲來講，過午不食，這一條戒很嚴生囉，你翻開佛教的歷史看看，《佛祖歷代能載》上面，歷史上都有，梁武帝，非常信佛是皇帝，有一天，梁武帝發心打千僧齋，請一千個和尚喫飯，他來請喫飯，皇帝請喫飯，這一千個和尚不管名僧、高僧、矮僧、胖僧都來了，一千個僧都來了，等到喫午飯，因爲過午不食嘛，過了十二點多了，皇帝沒有到，大家不敢動，皇帝一到一點多了，過午了，要守戒，怎麼辦，一位大師出來講話了，皇帝是天子代表天，皇帝剛到就是太陽剛當頂，喫飯，就破了，戒禁取見了，對不對，等於我每天都施食，我的施食有時候忙的時候，上午也施食了，人家說老師啊，施食不是佈施餓鬼喫嗎，要夜裏啊，我說那一邊是半夜，你要法界衆生都喫到你的，美國那一邊還是半夜呢，歐洲還是下半夜，一定說這裏亮的，你還只施給我喫啊！這裏亮那邊正是夜裏，時間那有定的？法無定法，所以戒禁取見，你要入乎其內，出乎其外。

這五見破除，所謂見是什麼，你的思想裏頭，這些教理受進來的見解，怎麼把它……道理懂了以後，道理佛法變成自己的營養品，營養喫進來，在胃時頭要消化，消化了變成你自己的營養，你們結果把這道、佛一大堆學問，學進放在腦子、胃裏統統消化不良啊，因此打起坐來，上面打嗝，下面放屁了，消化不良了，所以定就得不到了。剛纔講到見思惑，這個見解上的把自己惑，迷惑的惑，我們再把它白話又白話，想一想，聞、思、修、慧，什麼叫「迷惑」，把自己困住啦，把自己綁住了，思想，這就懂了嘛，我們教務長不曉得怎麼教你的，惑呀惑的，不過教務長也是受害者，他也當年聽得惑呀惑的，惑了半天，歷代都那麼教的，不是他一個人，沒有錯，他盡心盡力了，碰到我這個人不守規矩的，惑呀惑的，惑了半天，自己搞不通，惑個什麼東西呀，這個惑怎麼去把它惑掉，「惑」者，你看中國字怎麼寫的，「或」者，那個「或」字有這個心思，你就懂了嘛，或者有這個心思，我把「或」字拿掉就不要這個心思就對了，這不是簡單明瞭，這樣叫調皮還是叫聰明呢？不要學佛學得笨字上面加個蛋，那多痛苦呀，蛋還好，變成臭皮蛋了更糟糕了，

所以戒禁取見，在印度很多，有些非這樣才能成道，這個是犯戒的，這樣不可以的，所以臺灣有一度有個教，新創的教派叫「鴨蛋教」，雞蛋不能喫，犯戒的，鴨蛋可以喫，所以叫「鴨蛋教」，這樣嗎，所以，戒禁取見，你看大宗教，伊斯蘭教，回教就不能喫牛肉（？）的，我們知道，所以我當年也吃了七年素啊，吃了七年素啊，你現在問我喫葷還喫素，喫葷，真的喫葷嗎？我比你們喫素還喫素，不喫，這個喫素吧，你們以爲喫素不殺生，那個呼吸，鼻子來去都在殺生，空氣裏頭多少生命呀，到你鼻子就死掉了，你不殺生，真的做到不殺生，氣住脈停當然不殺生，戒禁取見，你看伊斯蘭教，像我們當年喫素的時候，跑到街上，沒有地方吃了，沒有素館了怎麼辦，跑回教館子喫素，回教館子，除了牛肉，不喫以外，那個素菜真素菜，一進來到回教館子有規矩的哦，你不要說，你這裏不賣豬肉嗎？他就殺掉你，一進來，素的啊！對，我們素的，牛肉他是認爲素的，你等於到了西藏一樣，喫葷，小魚不能喫，喫小魚，大家討厭死你，這個傢伙不信佛的，因爲一筷子夾來好幾條命，幾十條命都到你嘴裏去了，大魚他喫，一條大魚，大家對不起他，欠他的命，來生度他，我們大家都有份，這些都戒禁取見。所以你到了……

碰到回教的朋友，我的各宗教朋友都有，回教的「阿訇」，回教的法師叫阿訇，他們跟我倆很好，非常感謝我，伊斯蘭教教義很好啊，我幫你印出來，他們沒有這個書了到臺灣，我交給他們印了，各有各的好處嘛，衆生有個方向，有些人要時跳舞廳，有些人要進賭場，有些人要上廟子，有些人要到教堂，有什麼關係呢，你到臺北有一條街叫什麼華西街，這邊是教堂，這邊是妓女館，兩個對門的，你管他呢，一個要到這邊，一個到那邊，隨便他去嘛，我講的就是那麼土，那麼難聽，就是要你心理解脫，不要被見思惑困祝

迴轉來講我們修行靜坐，你坐在那裏，不要給見……見惑容易去，所以見惑什麼時候斷呢？見道就斷，幾時見道呢，知道了，格老子不聽這一套，就見道了，思惑就難去了，入胎的時候，前生就帶來的，思想裏頭那個成份，很牢固在裏頭的，這五個難辦了，修道才能斷，怎麼叫修道才能斷呢。你把兩條腿盤起來，天天在磨，檢查自己心裏頭這一點，貪、瞋、癡、慢、疑。貪名貪利這是欲界的貪，貪字太多了，譬如抽菸、喝茶，我有了這個癮，放不掉解脫不開，被貪字困住，等於有些同學，老師呀，我名利都不要。你要什麼，要清高也是貪。細起來就那麼細。這個心理狀態，所以貪、瞋、癡、慢、疑，譬如有些人走路，動作，喜歡這樣，喜歡那樣，身體上從孃胎來，前生帶來的種性，他就有這個習氣，這個習氣怎麼樣能夠解脫，貪非常難，抓得很牢。

瞋，有脾氣，瞋的，你們現在有沒有瞋心，有恨誰沒有，你都沒有，大瞋心沒有，小瞋心有，隨時有，我很討厭，正在這裏打坐，這傢伙，咳嗽妨礙我的清淨，雖然不發脾氣，心裏頭……心裏頭等於，昨天有個小孩七歲，在這裏跟我說話給我聽，我坐在那裏聽他說話，說達摩祖師，講得真好，他尤其那個講到那個達摩祖師跟土匪倆打鬥的，他個發音真好，他……媽……的，你說他那個孩子講這句話心裏有瞋心沒有，沒有，可是我們坐在這裏，有一個人打坐，坐得最好的時候，正好定得很好，旁邊一個人傷風了，（學咳嗽聲），我們雖然沒有他媽的，至少有媽的他了，這一點就是瞋心，習氣之難去也，或者我們自己有個見解，有一件事情，對某一個人要做，告訴他你能夠幫個忙，那個人說我不幫忙，我們對他很不舒服，也是瞋心，

不過瞋心好辦，貪難了，貪、瞋、癡，癡就難辦了，跟瞋、貪兩個一樣，頭腦，上海話，頭腦不靈光了，這個……見解隨時不清楚，這就是癡，怎麼跟你講也不懂，這就是癡。智慧不夠，腦筋不通，就是癡。「慢」更厲害了，你們看過魯迅寫的一部小說沒有，叫阿Q，看過沒有，你看那麼……像我們當年在鄉下出生，就是有這些人隨時看到的，白癡，那個白癡一點用都沒有，或者又殘廢，你看魯迅，給人家，人家都欺負他，因爲看不起他，白癡，半個白癡一樣，然後打他一下，當然他難過哦，心裏還是有瞋心，但是，他又打不過人家，自己摸摸，他媽的，不要緊兒子打老子，自己還是老子，他不過是兒子，可是捱了揍了，也還不了手，他媽的走開了，兒子打老子很安慰，你以爲這個心理是，

我慢，人總有個我慢，你看天下人，搞了半天，所有的錯誤，格老子他錯了的不是我。走路碰到人家，他錯了的不是我，怎麼搞的，實際上我碰到他了，對不對，這就是我慢，我慢是隨時有，但是我說，人家說那個漂亮不漂亮，世界上最漂亮是什麼人，你曉得嗎？自己。再長得什麼……鏡子裏越看自己越漂亮，並不是別人，我慢。所以我常常說，我是愛喫的，做菜這些同學，每個同學，東南西北菜都吃了，我喫遍了天下菜，我說哪個人菜做得最好，我的媽媽的菜最好，爲什麼，我從小喫慣了，你管他做得好不好嘛，對不對，所以哪個人菜做得最好，媽媽的菜一定最好，習氣養成的，慢慢的，「我慢」之難去，我大概舉一個例子，你檢查自己的心理，這個就是修行，人人有我慢，所以你說那個人很驕傲，看不起人，所以我昨天跟你講，每一個皇帝，依我看來歷史上所有皇帝，都犯一個自卑感的毛病，每個領袖都犯這個毛病，有自卑感，只有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有一個領袖，自卑感比較少的是唐太宗，因爲他的出身不同，而且他樣樣高明，他就不太自卑了，所以他的政治那麼好，他的行爲是亂七八糟的啦，你講李世民的那個行爲，男女關係，什麼關係，都是亂七八糟，但是歷史上，因爲他的功勞太大了，這些壞處都不提了，都提他的好處，他真的好處比一般皇帝好得多了，你看唐朝，我們講中國文化唐朝，詩、詞、歌、賦、文章、政治樣樣好，就是他老兄好，你講詩，唐朝的詩最發達，由他手裏開始，他的詩作的最好，你說寫字嘛，你看我們講寫字的書法家、名家，顏、柳、歐、蘇都出在唐代，唐代真正寫字寫得好的，唐太宗啊，可惜，現在他的字一個字找不到，由下面，上有好者，下幾甚焉，所以領導一個時代，要轉輪聖王，那個上樑不下正就下樑歪了，越歪越厲害，這個道理，所以我慢。

這個疑字更多了，你們修行、打坐其實你們年輕人一上路很快呀，經常有碰到呀，爲什麼不能得定，爲什麼不能成道呢，因爲自己沒有那麼容易的啦，唸佛吧，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要念得一心不亂，明明一心不亂了，自己還在懷疑，這個不是吧，對不對，所以這個疑呀，決不相信自己了，人很可憐有時候連自己一點信心都沒有，不但懷疑別人，懷疑自己，懷疑一切，常常你看到有些事，普通的事，你就懂得佛法的道理，自己喫飯，喫飽了沒有，自己對自己，喫飽了，我還不知道，好像飽了，這句話，他已經在懷疑自己了，是不是，對不對，不要懷疑我呀，我問你對不對，所以貪瞋癡慢疑是多生多世習氣上帶來，這個惑業要修所斷，見惑是……見斷，見道就容易斷，

所以到初禪、二禪境界，你功夫做得再好，你在功夫，這個……功夫就是境界了，剛纔三個字，境、行、果，功夫是境界了，你那個境界來了以後啊，你不要刻意去檢查，自己自然會檢查，你靜極了自己看得清楚，把心理這些狀況拿掉了，初禪，證一個初果羅漢有什麼了不起，隨便買一個蘋果喫喫也可以證果嘛，對不對，吃了一個蘋果，我就證果了嘛，加強自己的信心，把這佛法的見解搞清楚，所以第一個我們上座，不管，爲什麼，把身見趕快拿掉，至於坐定起來不能夠，幾個東西習氣把你困住，除了佛法所說的這幾個以外，我現在講科學修行給你聽，我們坐起來爲什麼不能得定，爲什麼？在科學的世界裏頭，幾個東西很難去掉，你見道也難斷，是修道也難斷，時間觀念，

一個空間觀念，這一坐起來，我這個位子不好，還有些修道的人，一定早晨向東方，是生氣方，五行六氣，一定東方，哪裏不可以打坐啊，我以前在四川，在遂寧有個和尚，有道，有神通叫瘋師爺，瘋子，人家都說他是神經病的，他在那裏打坐，他的禪堂就在廁所上面，不是現在的廁所，下面好多衆生啊，那些廁所啊，蛆蟲啊，臭得不得了，他在……我們拜他，是跑廁所上，給他磕頭的，所以我們不要給空間觀念，一定選一個清淨地方啦，一定對一個方位好的打坐，坐在那裏已經被這個習氣……，

第二個時間觀念，好像已經三十分了，然後兩個腿搞慣了，你坐了三十分一個鐘頭的人，要多一分都不可能，都給時間觀念困住了，生理上習氣，已經給時……時、空兩個觀念，已經把你困住了，困得很厲害，這一個「困住」就是身見了，身體的觀念感覺狀態，所以你坐在這裏覺得……所以你要懂得佛法了，

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在小乘的經典上，《阿含經》上面教你，我們念頭有個念，修行的法門有十念法，十個大原則、方法，大原則基本的，哪十個呢，唸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佈施、念天、然後念安那般那，念出入息，念身、念休息、念死，隨便你修那一個法門，都可以成道，這十念法門，包括了一切，包括了禪宗、密宗，等等……知道嗎？唸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施就是佈施，佈施是什麼佈施呀，打起坐來唸什麼佈施呀，一切放下，連身體都丟開了，就是達到內佈施嘛，這就懂了嘛，那麼我們修白骨觀的人，假使上座修白骨觀，覺得自己這個身體，這個胖胖的身體，我的肉，我的腸子，什麼都拿掉給你這些衆生餓鬼來喫吧，我死掉了，給你喫吧，統統供養你們，你們喫飽了就好，我們來生再結緣，這就是修白骨觀的，修不淨觀的修法，這就是施啊，念施。念安那般那念出入息也是這個方法，念身，身是什麼，三十七菩提道品怎麼說，念身什麼呢，念身不淨，這是小乘法門，那麼我們說修氣脈，那不是念身不淨了，念身是淨的，都是念身法門，念休息，什麼是休息啊，就是禪宗所講「放下」，一切放下了大休息嘛，所以密宗有個大法門，叫做「大休息」禪定，你真放下了完全休息，你管他昏沉也好，散亂也好，格老子坐在這裏休息了，你能夠盤腳坐在那裏休息三天三夜，我就看到你頂禮膜拜了，念休息。最後一個念死，隨時做到的，所以我們上座我說呀，佛說的十念法，你們爲什麼打坐修行不能得定啊，因爲你照佛法辦，兩腿一盤一上座，第一個倒轉來，念死，我現在死掉了，算了，媽媽父母給我生下來這個身體，我就丟在這裏不管了，心念就空了，這一陀幾十斤肉，不過是媽媽屙的一個大便一樣，這一陀大便就擺在這裏不管了，哪裏痛，哪裏……這個受陰，色、受、想、行、識，這個感覺狀態，我就隨時來就拿開了，那不是很好嘛，如此去做，初禪、二禪，禪定的境界不難，容易做到，我這些講法，你查密宗、顯教經典上找不到的哦，但是我每一句話都有根據，所以啊，禪宗祖師有幾句話，講話不根據經典，你以爲禪宗祖師亂講的，語語不離經典，有所根據的，不是亂講的，亂講就是魔說了，語不離經啊，不過我在經典所根據，告訴你，變了……貢獻供養給你們諸位，這樣的透徹的經驗的道理告訴你了，你就修持容易上路了，就是這個道理。

各人自己打坐啊，不要我一開口講話，兩個眼睛瞪開，看著我，好像看電視上的廣播員講話一樣，你心統統散亂了，我這樣做，也同時就是給你們練習，真的一個修行、修定的人，任何環境都做到不受幹擾。那麼我現在爲什麼這樣做呢？我是趕時間啊，不夠用，所以喉嚨不舒服也不管，什麼都不管，學佛者當如是也，這個身體屬於大家的，要用完了就拉倒，這就是捨，慈悲喜捨的捨，佈施出去，供養出去，以身供養，把自己身體每個肉，每一個細胞都佈施掉，以這樣的精神才能說是修行，我還做不到，不過那麼吹而已，現在我這裏堆了很多條子問問題，

我們過去的禪堂打七，人有多，有少，大部份那個時候，我像這樣主持一個場面，我已經十幾年不幹，不願意搞這個事，因爲每一次七天搞下來，有多少人，我要每一個眼睛，每一個心理，都要灌注到每一個人的一切，所以七天一搞下來，我一定是大病一場，現在年紀大了，怕了，不幹了，

這一次來是偶然玩玩，重玩玩，所以有些老同學，老師啊，你願意去啊，行嗎？他們擔心得不得了，所以這一班老同學在旁邊一下要同我喫這樣，一下要喝那樣，就怕我這裏就涅一個槃就走了，叫做涅槃，那不得了，所以他們很擔心，你們不知道，我自己也不擔心，管他呢，捏盤也好捏碟子也好，捏杯子也好，不管了，上了法場還怕殺頭，那有什麼辦法，誰叫你學這個東西啊，

所以以前人少一點，差不多有時候一百把人，像我們每天晚上我上了座，兩腿一盤，小參聽報告，每個人，自己報告一天的心得，他講的佛經也好，放的狗屁也好，我都每一句，每一個字要聽完，聽完了要答覆，這個叫小參，解決問題，小，大小的小，參究的參，這次我不敢了，爲什麼不敢，人又多，諸位程度又參差不齊啊，所以我決心不答問題了，只講給大家聽， 你自己解答問題，

可是呢， 我手頭還是有許多條子問問題，又捨不得，所謂捨不得啊，扔了，現在我趁這個時間答，不過你們寫條子不是這樣寫法，我還接到幾個條子，就是很……看了很生氣，瞋心就來了，沒有受過教育，名字都不寫，好像下一個條子，老子下給兒子一樣，我是你兒子啊，寫給兒子嘛，下面還要寫一個父字，爸爸寫給你的，沒有受過教育，沒有文化程度，所以撕掉了，這也是個教育，就給你撕掉了，送給另外一個先生去答覆你，那個先生姓字的，叫字紙簍，還有，你們問問題，這是打七了，不要……要曉得主題嘛！你問現在講得是什麼嘛，你學的聽的是什麼，在這個裏頭問問題，超過其它的，你等我在別的地方講別的課的時候，你再問嘛，我是學得觀音菩薩，那個千隻手，千隻眼，一個手裏頭有一個眼睛，亂七八糟的東西多了，講別的，你問別的嘛，講佛法問佛法嘛，結果問佛法，你問我怎麼做小偷的，那怎麼……唉來不及了，不是這個本題埃現在趁這個時候，我看看有些可以答覆的答覆，有些也許我不知道的，無法答覆，

有一位同學寫個條子問我問題，他說你講的法門是不是道家，仙家所講的性命雙修的金丹道，問題問得很好，問得非常不好，不曉得你是學佛還是學什麼的，有書本都擺在這裏，我講的什麼東西還有錄音呢，還有錄像呢，都擺在這裏，這幾天每一點動作都擺著，說的什麼內容自己都沒有搞清楚，你講的法是不是仙家的性命雙修啊，你說我剛剛給你拿的是什麼書啊，是不是仙家的性命雙修呢，你不曉得聽到哪裏去囉。你看過性命雙修的書沒有，我告訴你，性命雙修是道家的，是宋朝以後，元、明之間所提出來的問題，也對，性命雙修，道家的術語，批評我們佛家的人，學佛的人，也批評一般修道的人，只修命，不修性，此是修行第一病，道家的話，你們要記就記嘛，心裏又想記，這不是矛盾，最好吧，用意識去記，只修命不修性，此是修行第一病，但修祖性，祖宗的那個祖，不修丹，萬劫英靈難入聖，這是道這宋元以後，提倡性命雙修的講法，他批評一般學佛的人，禪宗也好，淨土也好，是隻修性功，只講心理方面的，明心見性心理方面，但修祖性不修丹，不煉丹，所爲丹，就把身體煉健康，身體修得長生不死，就是丹道，但修祖性不修丹，萬劫英靈難入聖。充其量，死後，中陰身的這個陰神不散，沒有辦法達到真正的成佛成仙的境界，沒有達到聖人境界，這是批評佛家的。一方面他又自己批評道家的，只修命，只曉得把身體用氣功，修氣脈，喫藥、鍊金丹修得長生不死，只修命不修性，對於佛家的心性之學沒有搞清楚，此上修行第一病，還是不對，

因此呢，主張性命雙修，那故事多了，假使你們這裏今天是道觀，是白雲觀也好，張天師的道府也好，我今天來給你主持講的道家修仙煉丹之學，就不同囉，就另外講法，那就不講佛家了，因爲你道家不懂佛家了，我是每一家都做過他的乾兒子，隨便那一家的家裏事，我大概都知道，可以亂講，你不行埃我現在給你講的氣脈什麼，用佛家密宗，也引用道家是爲了你學佛真正的修定，不但修好了法身清淨，也修好了報身圓滿，這個法門，那麼根據的是什麼呢，拿來佛說的入胎經，再加上這兩天講的《瑜伽師地論》，給你提綱要，《瑜伽師地論》，我的媽媽，一百卷啊，你看四厚本，我還特別爲了你們，叫臺灣趕出來，一個電話到臺灣，給一個老同學留守臺灣辦事處的，《瑜伽師地論》立刻印，我到廈門要用。噢，是，印多少本。我說大概幾百本啦，印了以後這位同學很快辦事，立刻印好，就趕快裝運送到廈門，你看人家都是菩薩發心，然後打個電話，老師！都印好送廈門。我說多少錢埃四萬多。我說你怎麼不告訴我，我叫你影印一下，一點點嘛，你何必全部印呢。反正既然印了，做功德給人家全部啦。我一聽這一棒打我也打得蠻好，好好……阿彌陀佛，功德無量啊！這一部書一百卷啊，也是唯識法相學的大宗埃楊仁山居士，歐陽竟無居士，包括太虛法師，太虛法師也是楊仁山居士的學生，歐陽竟無大師也是楊仁山的學生，後來的熊十力是歐陽竟無的學生，當然我沒有見過楊仁山，那是前輩啊！歐陽竟無我們熟的，熊十力是歐陽竟無的學生，王恩洋也是歐陽竟無的學生，這些都是唯識學的大師哦，那個太虛法師要去跟歐陽竟無，兩個人還是同學師兄弟，要討論「法相」，那個歐陽竟無先生脾氣非常大，太虛，他有資格跟我來談這個，就拒絕了，我們都笑他，怎麼那麼「我慢」呢。講這些，所以現在給你們《瑜伽師地論》，沒有講什麼性命雙修，講金丹大道，你不曉得聽到哪去了，叫牛頭不以馬嘴，不過如果，你看到性命雙修，你想做參考，你有這個本事，不要走錯了路線，你們可以做參考，那你應該看過道家一本書，比較靠得住談性命雙修，接近於佛法相同的叫《性命圭旨》。

# 南禪七日第二十三盤

---南禪七日

在上午我們介紹了見思惑，這個小乘法門的最基本。現在我們需要了解，見思惑是佛法修證最根本的道理，這十個思惑是根本煩惱，基本無明所在之處，見惑，也就是無明的現狀。如果我們拿現在學術觀唸的分類，完全屬於心理的、精神的，這五個見惑同思惑連在一起，是見解上的根本困擾，同有生命以來，根本的困擾，兩個合在一起，就是十個結使，所謂「結使」，我們古代兩種翻譯的，就是十個「結」，打在那裏的結，很難解脫所以修行，學佛就是解脫這個結，又怎麼叫「使」呢，就是說我們生命在輪迴中，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轉到每一個部份去，所謂六道輪迴，它的根本的動力，就是這十個東西，十個作用，在使我們向團圓的路上旋轉，所以合起來就叫做「結使」，我們修持解脫是解脫這個東西。在佛學裏，配合三界天人，其實不止配合三界天人，就是上自這個欲界、色界、無色界的這個層次，下至十八層地獄這個層次，那麼總合起來，就是九十八個結使，一層一層的配合。所謂普通講八十八結使，因爲這十個是根本的，以這個來計算，道理在哪裏？

我們做一個比方，等於一個人生下來這個脾氣，我們現在講這個人的脾氣，這個人的個性，他從孃胎出來，由嬰兒變成幼童，由童子變成成人變大人，他的脾氣個性，天生的，所以我們現在在教育上特別注重孩子的性向問題，孩子有這個天才，有這個個性，他有畫畫的天才，結果呢，你硬想他學物理，或者學電子、工程，這就要了命，不行的。如果這個孩子生下來有文學的天才，你硬要他學運動，學科學，違反他的性向，他的本身……這個現在教育非常注重這個，所謂性向教育，這完全是準確的。我常常說世界上一般人做家長的，一個教育，文化教育，基本在家庭教育。自己做父母的，對於孩子基本的教育，沒有弄好，要求學校，這是不可能的。學校教的是知識，基本的教育在父母。由一個嬰兒到幼童，到十幾歲的一個孩子，父母兩個人的一舉一動的生活就是教育。假使父母兩個人天天吵架，這個孩子受的教育，已經非常高明瞭，甚至孩子對父母是反感，下意識裏頭已經種下了種子，

所以我說今天我們的國家最嚴重，我所擔心，憂心忡忡是下一代。一家生一個孩子，然後兩家配來寵愛他。等於一個嬰兒生下來兩方面，五六個人在愛他，寵愛得比皇帝比太子還厲害，下一代不曉得怎麼辦，我所憂心的是這個，而我們做家長的人呢，做父母的，老實講，自己的教育還成了問題，如何把這個模式教給下面。同時做父母的還有個錯誤呢，自己一輩子沒有做到的希望，都寄託在後代身上。因爲自己讀書笨，希望兒子讀書啊，要讀書啊，實際上你都不會讀呢，讀個屁，就是要嚴厲的管他讀，因爲自己做不到，要他來做，下意識的，他不是有意的。自己想發財，做不到，叫孩子趕快啊，拼命發財呀，做不到的。性向問題，我們現在不談教育，談的太多了。

就是說我們根根上帶來，這個小孩的性向、個性、脾氣，這是基本了，如果這個孩子將來到了中年，長大了，成人了，或者他發了財，做個大老闆的，非常偉大的公司的董事長，或者他到了政府機關做了偉大的首長，身份不同，形象不同，你說他那個個性、脾氣一樣不一樣？一樣，不過稍稍兩樣一點，那個兩樣一點，是外形的改變，脾氣大的一樣大，脾氣好的一樣好，甚至於說他到了六十多歲退休了，回來做老太爺了，那個脾氣、個性還是一樣，教育對他有沒有改變？沒有改變。我一輩子各種教育，都做過學生，軍事教育、普通的教育，甚至大學裏到大學研究所教育，在我手裏畢業的碩士、博士也一大堆，我始終的感嘆，我的結論，教育對人一點辦法都沒有，改變不了他，只是增加他的知識，他的個性。所謂改變不了，他原始是個什麼本質，就是什麼本質。這個佛學呢，在《楞嚴經》來講根性，就是根性，根根來的，本性，幾乎是改變不了。所謂教育讀到由小學到碩士、博士了，甚至在外面很多經驗了，他那個本質是這個東西就是這個東西，教育等於在這個本質上加了油漆層，你把它油成什麼顔色，就是，他本質還是這個。現在瞭解了這個道理，我們就瞭解了自己從生命帶來的，這個個性、性向，對了，進一步就瞭解佛學了，

那麼一個人的生下來的個性，性向，他又怎麼來的，依我們佛學來講呢，三世因果來的。一個精蟲、一個卵藏，配上我們那個中陰身，拿普通話，靈魂，三個東西結合來變成一個人投胎來。這個，所以每個孩子帶來的個性，十分之三是父母個性的遺傳，母親同父親，甚至他的相貌也是兩邊遺傳作用，這個遺傳是因緣裏頭的，增上緣，是加工的，不是根本，根本這個個性是前生的業力帶來。所以你們學了唯識曉得了，佛學裏頭，種子生現行，現行，前生帶來的種性，變成這一生的，所有的現象，行爲，所以我們生出來你看，同一個母親生七、八個孩子，每一個孩子相貌，相同中間又有不同，不同裏頭相同，而每一個孩子的個性是絕對不同，不是完全遺傳的。它的種子生現行生出來，現在這一生的行爲，這一生的行爲，做好做壞，這個習慣，又是新的肥料加進去了，現行呢？累積起來，做來生的種子，所以，種子生現行，現行生種子。

所以，以佛法來講，一般人經常問我，老師啊，你告訴我，老師啊，慈悲一點，不要給人家聽到嘛，沒有關係，你告訴我，我前生什麼變的？我說，我也不知道誰什麼變的。佛法有四句話，欲知前生事，你想知道自己前生是個什麼人，今生受者是，你這一輩子的，生出來，父母、家庭、社會、時代，乃至所遭遇的、所經過的就是你前生的，業力果報的一個反影，種子生現行。欲知前生事，今生受者是。欲知來生事，你問，自己這一輩子修行來生會怎樣，今生作者是，看你這一生所作所爲，行爲做到什麼程度了，這就說明瞭業力結使的關係，所以三界天人，我們修持，佛法的修持就是了這個業力的結使，不是了，你把它轉化過來，已經是非常大的功德了，這個東西都沒有動搖，打坐，坐得好就是佛啦，所以昨天，講到禪宗方面，南嶽懷讓禪師接引馬祖的話，你在這幹什麼？打坐呀。老和尚你幹什麼？他說，我磨磚啊，我做鏡，沒有鏡子啊，把磚頭磨好了做個鏡子照。馬祖不是講他，磨磚豈能作鏡嗎，那個磚頭能夠做鏡子啊，不行的埃他說，那你幹什麼？我打坐啊，打坐幹什麼？要成佛埃那麼磨磚豈能做鏡，打坐焉能成佛埃

打坐是修定法，身心修養的一個境界，即使你定得很好，就在定中轉化前生、今生，甚至來生的習氣轉變，這個就是佛法的中心，搞清楚。所以初禪是離生喜樂，什麼叫禪呢，這個禪定的禪，禪者，拿中國的字，嚴格的講起，就是靜態到極點的靜，靜，動靜這個靜。也可以講三點水淨土這個「淨」（繁體淨是三點水邊，我以爲如此），等於把我們一杯水一個東西擺在那裏，把他冷卻、晾乾、洗乾淨這個作用，所以叫做靜，靜字下面叫禪，古代翻譯講的。在這個境界裏頭，你檢查自己心理習氣的狀態，慢慢……轉化，這個是佛法，不然呢，初禪離生喜樂，二禪定生喜樂，不是你學佛的人才有哦，再三給大家……這不是我說的噢，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這是定，是共法，甚至於其他的外道什麼都會呀，這個關鍵要弄清楚，這個關鍵弄不清楚，以爲這個就是佛法，太差遠了，要了解這個道理，至於八十八結使，九十八個結使與三界天人的，這個關係，我沒有時間給大家多講了，我們這裏閩南佛學院的這幾位老師，都是會的，不需要我多講，而且我也沒有時間，我講的比他們不會高明，一樣的，大家去留意，自己去研究，我來不及，所以把禪定的道理這樣交代清楚了，不過我也不知道我交代清楚沒有，這個關鍵應該是瞭解了，所以上午也告訴過你們，定境，四禪八定非修不可，是佛法同一切外道的共法，反過來講，外道都會，你佛法更應該會。

第二點要了解，沒有禪定，你想轉化習氣是非常困難。不可能，因爲身心的寧定下來，等於說把無始以來這個習氣，慢慢慢……把它軟化了，慢慢的修，這叫做修行。你譬如說，我的老朋友，這一次因爲我到了這兒，我在國內的老朋友五十年不見的，都特別趕來看我了，大家又碰面，八十歲的那麼多，對不住，老朋友們不要見怪，我看來他們都是，我當年我一、二十歲跟他們是朋友，那個毛病啊，一點都沒有改變，但沒有改變，還加四個字，變本加厲，他生來世不曉得如何得了噢，這是真話。老朋友們來看我，不能說假話，一定送他一個真話。好話是難聽的，假話是好聽的。這是世界上的大原則。這是講到習氣的問題，修行就在這裏。這個先要交代。我們繼續下去講三禪。

三，彌勒菩薩《瑜伽師地論》裏講，三、離喜靜慮，濃縮了只變四個字，離喜靜慮。離喜靜慮，實際上我們一般的人講，初禪，離生喜樂。二禪，定生喜樂。三禪是離喜得樂。還是古代翻的更清楚一點，玄奘法師翻得很仔細，沒有他的……怎麼叫離喜得樂，我們已經交代過，喜悅是心理上的境界，樂，生理上的境界，所謂樂感是觸受上面的境界，觸受、樂感，觸與受。喜是心理上的境界，它所以進一步到第三禪的時候呢，心理上平靜了，離喜，只有生理上的快感，觸受的境界非常快感，心理上平靜了，如果一個，不管他學佛不學佛，到了三禪這個境界，這個身體的障礙呀，沒有現在我們這個障礙了，這裏腰痠、那裏背痛，這裏頭昏、那裏牙齒難過，兩個腿發麻又發脹，沒有了，變成什麼呢，全身都在快感中，那個快感，舒服無比哦，是真的哦，不騙你，那不是別的，不是菩薩給你，你本身……那所謂密宗、道家，什麼性命雙修、氣脈通了，那是小兒科的話，小兒科，那已經不算數了，舒服得很。這是佛法同外道同樣到達這個境界，換句話我們人體的生命的功能自然，你真的修養到這一步，就會這樣，所以佛在這個大乘戒律上在這裏有一條嚴重的戒，注意哦，戒律，菩薩耽著禪定，犯戒了，犯菩薩戒了。你定力那麼高，或者是心……盤腿很好，像我們年輕菩薩注意，想清淨，現在我也不教書了，什麼都不管，我要修行了，菩薩耽著禪定，貪戀清淨，自私到極點，不能利世利人，對社會沒有貢獻，對衆生不作貢獻，犯大菩薩戒。你們講戒律，戒律不要拿來嚇唬人，你可是不要嚇唬我，嚇唬不住的，我要嚇唬嚇唬你啦，菩薩不能耽著禪樂，這個地方嚴重的，如來的板子就下了，就打你了，菩薩耽著禪樂不可以，我個叫做「外道」了，心外求法，當然，你們諸位聽儘管聽，你現在不要幹事，來耽著禪樂，給我坐在那裏，十天、八天不下來，我們還少一點米消耗，也不需要請你喫東西，絕對不犯戒，我還贊成呢，這個不是禪定埃貪著禪定之樂，是菩薩內觸妙樂，內觸妙樂，已經寫過的，那……捨不得的，那個比鴉片的癮呀，比喝酒上癮的還嚴重，所以三禪的境界是離喜得樂這樣。

到了四禪，第四禪，第四個階段很高了，捨念清淨，這個快感的、樂感的也空了，這真的得清淨了，可你說這樣是佛法嗎？注意喲，佛法和外道是共法，佛法在般若，就是上面講智慧的成就，轉變習氣與結使，這叫四步四禪，四禪天到達這個境界，譬如這要翻過來，你們要想了，就叫做研究，我們這一次所謂研究，就是研究囉，你就要仔細，反覆三思研究。我們上面講過，無想定的人，修到了無想定，這個初禪、三禪、三禪、四禪，它的情況境界是不是一樣呢？一樣，還是一樣。不管你無想定呢，什麼的，修到了四禪就很高了，你們翻翻查這個天人境界，三界到四禪的境界是色界天的天頂，佛法的宇宙觀是非常科學的，色界天，你以爲還是我們禪堂一樣啊，下一層是地獄，再下一層是獄地，再下一層上一層是什麼不知道，佛法的宇宙觀嚴謹講就是周圓的，周圓的，這個大家要想清楚哦，有然你那個佛法講的，我就看到有一位非常大，大大的法師，三、四十年以前在臺灣的時候，著作，佛法的宇宙觀，他說啊，一般都是那麼講，他也沒有錯，老實講，佛法的宇宙觀，以須彌山爲中心，須彌山是現在地球的屋頂，喜馬拉雅山，小乘好像是這樣說，沒有錯。南瞻部洲，喜馬拉雅山南面到印度，東勝神洲，中國。西牛賀洲，是歐洲。這個，北什麼？北俱廬洲，沒有錯，你記性很好，讀書不錯，北俱廬洲，是蘇聯。然後太陽、日、月，照佛說，這個喜馬拉雅，太陽、日、月是繞須彌山的一半在旋轉。就是一九四九、五○、一九五三、五四，你們現在的習慣，我們還記得中……這個推翻滿清以後，所謂是民國多少年，四十幾年，這本書一出來，那個時候大陸跟臺灣，所謂共產黨、國民黨對立的尖銳的不得了，這個法師這本……臺灣政府管特務的抓啊，這個和尚關起來，蘇聯是北俱廬洲，照佛經上說，北俱廬洲的人就不得了，天人境界，這個和尚思想有問題，後來有位老先生，原來蔣老頭子蔣總統蔣老頭子的軍事處長，地位很高，認識我的，李子寬，佛教界，原來大陸上中國佛教會的太虛法師會長，他是祕書長，那個老頭子，湖北人。我住在臺灣另外一個地方，基攏他說，有一天他來找我，我說，你怎麼來，我找你蓋個章。我說，幹什麼。保一個人。保誰埃保某某法師。我說，爲什麼埃關起來了。我說，怎麼樣。他說，我領頭保，你也蓋一個章，你蓋了章纔有用處。我說，爲什麼關起來。就是這樣一本書。好嘛，好嘛，我說，你叫我蓋，常常啊，臺灣好幾個，現在大和尚好幾個，當年小和尚常常出這個事情，他們跑來……蓋章，蓋章、簽字，就簽了，就保人了。現在有些佛……地位很高很大了，不……這個是歷史，重點不在這裏，不相干。就是你們現在觀念，認爲佛的世界觀，你要看看這個觀念是小乘說法。是印度婆羅門教傳統的說法，有問題的問題。您讀了《華嚴經》以後，你可以瞭解了，佛說的這個世界中心須彌山，這是個假設的，太陽、月亮繞須彌山，圍到須彌山一半在轉，也是真的。拿《華嚴經》境界來講，這個須彌山等於……但是我的話也不確定的，這要配上科學研究了，佛說的絕對對，是銀河系統的中心是須彌山，日、月圍繞銀河系統，因爲佛法的宇宙觀，你看兩千多年前爲什麼現在科學還是才只能說第一步所證明到佛說的差不多，所以真的研究科學的人啊，大科學家對於佛法一接觸更相信。你看佛在兩千年以前講的，佛觀一碗水，佛法給你們比丘的戒律，任何一個水，拿來，要一塊紗布放上，把它濾過才喝。他說不濾過，佛觀一碗水是八萬四千蟲，有細菌、有生命，所以要把水先濾了，把這塊紗布再放到水裏去，抖啊抖，把這些生命放回去，自己才喝，這個是戒律。那麼假使一百年以前的人，以前聽佛的話只好信，實際上不信啊，水裏頭有那麼八萬四千蟲，沒有看見過，現在醫學、科學的證明，水裏頭微生物、細菌多得很，是真的。還有，譬如你們佛經看得少了，大藏經擺在那裏，你們這裏大藏經哪些同學看，你知道嗎？不好意思，那個同學叫脈望的在看，脈望，按脈的那個脈，希望那個望，你認識他嗎？不認識埃脈望還有個名字叫蟗魚，你認識嗎？是一條魚，蟗魚，這個認識嗎？蟗魚你也不認識，還有一個名字，他的小名叫書蟲，你認識了吧，小名講了，你就認識了，這就是中國文化，書蟲，也叫脈望，也叫「蟫」，一個蟲字旁邊一個西字，下面一個早字。書蟫，蟫魚的蟫。所以清朝有個人……講到這裏又亂，我這個人啊，頭腦亂七八糟的，講佛法亂七八糟扯了一大堆，王大娘的裹腳布又長又臭，先休息，再來。

剛纔講到你們大藏經放到，後來就提出來了，爲什麼？你們佛經都不好好看，講到這個宇宙觀，你看佛的科學，佛在二千多年前，有一個徒弟提問題，問釋迦牟尼佛，人的眼睛夜裏看不到東西，狗的眼睛怎麼夜裏看得到東西呢？成佛好難哦，什麼狗屁大便祕結的問題都要問他，你看戒律上，亂七八糟、男女衛生一點點問題都問他，他老人家一點一點都很科學的解答。佛在二千多年前他怎麼知道，他說狗的眼下外面一圈是紅的有紅外線，所以夜裏看得見，我們人沒有。不過他沒有講紅外線，就是這個原理，你說怎麼樣說，所以他告訴我們，那麼，我說可惜了，你們不好好用功讀大藏經，大藏經擺在那裏給那個朋友蟗魚去讀，因此我想起來我平常最喜歡的這首詩，這是個女的作的（蔡琬），清朝初年一個女的，他的父親嘛是個將軍，跟我們許老爹一樣是個將軍，然後信佛的，出了很大的錢，蓋了一個廟子，沒有多少年過世了父親，這個小姐再到這個廟子看，寫了這首詩感想，「蘿壁蓬門一徑深」，這是一幅畫面，這個蘿壁山裏頭四面藤蘿都是藤，兩面都是藤，蓬門亂雜雜的門，很好。「題名曾記舊鋪金」，這又今天現在來又給你們上國文課，嘿……考你這前面這兩，五、六個，七、八個調皮的年輕同學們，怎麼解釋啊？你們出去是小法師啊，我現在老居士皈依小法師，這一句話怎麼解釋啊？題名曾記舊鋪金，因爲他爸爸修了這個廟子，這個廟子上這個老和尚， 特別給他一個碑文上刻起來有他的名字，某某大居士，出了多少功德金，題名曾記舊鋪金是什麼意思呢？鋪金，你講話，我聽到一位同學答，鋪金，佛經上那個給佛蓋廟子地下鋪滿黃金買地皮的啊，誰啊？給孤獨長者，給孤獨長者要給佛蓋一個廟子，看準了一塊地，一問啊，太子的，太子用不著賣地嘛，他就看準這個地要給佛蓋廟子，沒有辦法找人給太子商量，太子說，誰要買這塊地啊，他說，給孤獨長者。曉得他是國內的大財富、大資本家。他要買我的地，好哇，叫他這塊地黃金把地面完全蓋住了就賣給他。給孤獨長者，好，就拿黃金，金葉子來鋪地吧，蓋，蓋了一半，這個太子，人家給太子報告，某某老闆他真的照你的話，黃金在鋪地下，要買這塊地埃太子說，他瘋了，他說，我也不缺錢用，怎麼賣地呢？因爲他要買，我故意逗他，他真的鋪嗎？他說，真的，請他來。他說，你幹什麼？你發神經埃他說，不是啊，我誠懇的，因爲你講了嘛，你是未來的國王，皇帝聖旨我就照辦了。他說，你爲什麼這樣辦。他說，有位師父，我的師父，釋迦牟尼佛，我要請他出來弘揚佛法，我要蓋一個講堂給他。他是什麼人啊？他是也是太子出家的，整個說了。真的這樣嘛，我跟來看看。一見佛了以後，回來告訴他，算了，你黃金鋪一半，這一半歸我的，我們兩個合作，蓋了這個講堂。所以《金剛經》上說，佛在哪裏啊，舍衛國給孤獨園，就是這個地方。她現在引用這個，所以……這是個小姐哦，女的作的詩之美，把學問那麼好涵在一個句子裏頭，你如果書讀得不多，歷史不瞭解，佛經不瞭解，你就看不懂了，題名曾記舊鋪金，她爸爸名字還在，爸爸出資給他修的。可是現在呢？「苔生階砌無香火」，變成一個冷廟了，路上一樓梯上去都是青苔了，可見沒有人來過，香火也沒有了。「經蝕僧櫥有蟗蟫」，我爸爸給他們供養的一部大藏經，放在這個和尚書櫃裏頭，現在什麼人在讀呢，那個蟗魚，都給書蟲在喫，所以，經蝕僧櫥有蟗蟫，這是描寫，她父親修的這個廟子上看，看老和尚也走了，然後她就想念她的父親，「赤手屠鯨千載事」，空手在海里頭抓龍來殺的，抓鯨魚來殺，她父親是當時清朝南京的大將軍，描寫一個氣概，但是她講她父親啊，退休了以後，「白頭皈佛一生心」，就像我們許老一樣光想要出家，白頭皈佛，想去出家修行去了，赤手屠鯨千載事，英雄事業是過去的事，晚年就想自己修行，學佛是真的事，白頭皈佛一生心。然後感嘆父親也過世了，「徵南部曲今何在」，父親帶領這一批英雄大將打南方的統一中國了，這都沒有了，現在只留下父親所出錢蓋的這個廟子，廟子留了什麼呢，「剩有枯蟬響故林」。只有那個知了在樹上唧……在叫，這就是人生歷史，這個境界多美啊，所以這首詩啊，我年輕的時候讀了，常常會想起來，赤手屠鯨千載事，白頭……我現在要寫送給許老了，白頭皈佛一生心，徵南部曲今何在，剩有枯蟬響故林。我們不講文學，講下去不得了，我講文學那個毛病習氣就來了，越講越有興趣，越有興趣越講，佛法就丟掉了，迴轉來。

你看佛說的，太陽、月亮這個系統下面包含四大洲，有個八小洲，一個太陽。我們現在曉得，我們這個太陽系統，九個星球，我們地球是這個太陽系統最小的小老弟，而且壽命還很短的一個星球，這麼一個星球叫做一個世界，佛也早說過，月亮上的一晝夜，一個白天，一個夜裏，就是我們這個世界地球上的一個月，我們地球上半個月，是月亮上面的白天，我們地球上下半個月，月亮上面的黑夜，他老人家在二千多年以前這樣……好像隨便亂說一樣，誰相信啊，現在太空船到了月球上面去，證明是這樣一回事，他怎麼知道，所以佛在俱舍論上面，我們這裏有俱舍論法師的專家中這裏，那個時間的比較，他說，太陽系統的一晝、一夜，一個白天，一個晚上，我們地球上就是一年，但是你說太陽很偉大嗎，不偉大，別的太陽裏頭的，別的世界的太陽，一晝夜，等於我們這個太陽的一年，所以進時間相對，這個時間相對論，科學家愛因斯坦就發現時間相對論，纔到佛……離開佛幾千年以後才發現，他再幾千年，他說，所以這一個，我們這一個太陽系統這一個世界算什麼，在虛空中像這樣太陽系統的多的很，三千個，不只，不只三千個，多多……不可說，不可說，不可思議的，所以叫做三千大千世界。一個太陽系統的我們這樣一個世界，一千個太陽系統合起來叫做一千，一個小千世界。累積到一千個小千世界合起來叫一箇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合起來叫一個大千世界。一個大千世界裏頭有一個佛，現在我們大千世界裏頭是釋迦牟尼佛。如是者佛經上說，像這樣的太空裏頭，這個宇宙裏頭，三千個大千世界無量無數不可知，不可說，不可思議，你說他的牛吹的多大啊，可是真的嗎，科學越發達越證明他老人家的話是真的，今天越來越證明他這講的對的，所以現在的外太空的科學已經發現，銀河系統那一帶，那個像我們這個太陽的星球……一點一點不曉得還有多少啊，所以佛說的法越到科學越昌明的時代，一步一步譬如我們第一天所講的，佛說的《入胎經》，一個人怎麼樣入胎，怎麼樣出生的，怎麼變化的，當然跟現代的……我們這裏大醫生都在研究，跟現在講的不同，但是，

# 南禪七日第二十四盤

---南禪七日

但是大體上這個生命變化是一樣哦，好像釋迦牟尼佛自己做過接生婆，自己做過婦科醫生一樣的，好像還解剖過那麼清楚，你說他的智慧哪裏來的，他也不是假造的，處處是科學，這個生命，所以我們要了解這些方面的道理，還是迴轉來，講我們修持禪定。

這個四禪配合這個四天，所以我吩咐你，不是說你打坐坐好了就會生天哦，打坐是個外形，是個修養，所謂，戒、定、慧，你想真達到這個守戒，不得定，戒律守不住啊，不得定，慧生不起來啊，所以這三個東西像飯鍋的三腳，以定爲中心，一得定了還有個屁的戒，當然不會去殺生，當然不會去偷盜，殺、盜、淫、妄什麼都沒有了，不需要戒就戒了嘛，戒就在其中嘛。不得定的話，隨時犯戒，隨時又守戒，戒完了，犯了以後，阿彌陀佛懺悔、懺悔，懺了不悔。下次再來，阿彌陀佛，阿彌馱活，永遠懺悔，等於我想……我說你們信佛的，信基督教的、天主教的，我說你們這些人千萬要信啊，信教的人啊，都心腸很貪、很狠，你看那個犯了罪的人到教堂一跪，上帝，阿門懺悔，就出來了，等一下又去幹。你看信佛的人，然後去到廟子上，去拜拜去，十塊錢買了些香蕉啊，餅乾阿甘蔗啊，買了一把香，擺在佛前面，大拜一番，保佑我健康、長壽，保佑我兒子長大，保佑我丈夫好，保佑來生、還保佑生西方，保佑了一大堆，又發財、又升官，然後拜完了，水果帶回去給孫子喫，你看那個多貪心啊，就花十塊錢，要求這個，保佑那個，保佑什麼，保佑都保佑完了。這不能夠說一般居士啊，你們也一樣哦，早晚課，南……無……唱兩句好像功德圓滿了，然後要求這樣，要求喫包子啊，要求喫的好，要求……你看多貪啊，貪、瞋、癡、慢怎麼去啊，對不起啊，我亂吹的，不曉得吹得對了沒有，讓大家作參考。所以要了解四禪定，就是給你修到了，只能夠配合你那個福報，

修定是修福哦，真的福報。所以我常常勸人，許多老年的朋友，趕快學打坐啊，爲了自己健康，免得少進醫院。自己媽媽給你的兩個工具，兩條腿，自己媽媽給你一個，兩個鼻孔，一毛錢也不花，鼻孔自己的，腿也自己的，這兩個手一盤，坐在那裏，越多坐越健康，一毛錢掛號費也不花，偏不幹，硬要花錢找醫生打屁股上注它一針，注得屁股也發腫，然後說我住醫院，我在看醫生。你打坐嘛，等醫院出來，我醫生看好了再打坐。世界上的人啊，衆生顛倒，沒有辦法，所以定，是有這樣的重要。所以四禪是配合天人境界，定是福報。你看你們這七天坐在這裏，飯來張口，茶來伸手，下面的人那麼多在忙，然後你們坐在這裏，兩腿包起，還有毯子保護，然後坐在這裏等著喫喫包子，引磬叮一下，自己心裏頭南無包子來了，多好啊，多享受啊，你們還沒有得定呢，所以修禪堂得定這個福報呢，老和尚在那裏，嗯……嗯……我硬要修一個……他修好了，他給你們培養的福報，所以定是修福啊，不要認爲這個就是了不起了，真的佛法是在心理上習氣轉過來，要想成道是慧，所以戒定慧三學，悟道是慧，不是在這個，可是你說，我們下面有位老朋友啊，小朋友，年輕個子大，那個和尚看到我在笑，他正要發心修，他大概想，老師你這樣一講，我就不要學打坐了，我還是畫我的畫那就糟了，打坐定還是重要的，還是重要的，戒定慧兩方面都靠它，它是一個機器的中心啊，建築的中心，你這個中心不好，不行的，大概介紹到這裏。

那麼我們還是翻開來看，四禪介紹完了，四禪，不是有八定嗎？後面還有四種定，那麼你看，我們看彌勒菩薩告訴我們，三、離喜靜慮，這一的第頁四行四禪捨念靜慮，就是捨念清淨了，解脫呢，解脫，我們不解釋了，上一次解釋過，就解開了，這個結子打開了，脫離開了，八個解脫，八種解脫，哪八種解脫？一、有色觀諸色解脫，這怎麼講，你們的老師們都給你們講過的，哪一位，起來講，獎金拿出來，獎金擺在這裏，怎麼講，有色觀諸色解脫，你們都讀過的哦，現在我要……不是考你們，我要在你們前面聽課，你來講好不好？你來，你像個彌勒佛那個樣子啊，正好講彌勒佛，靈光一點嘛，格腦筋不靈（下面有人講，南師讓工作的人拿話筒）是說這個，外面的諸色法，他是說觀外面的色法是由因緣所成的，因緣和合而成的。講下去啊，多講幾句埃因緣所成，它本來就是本體就是空的嘛。你說，有色觀諸色解脫是這樣意思是吧。對。你的意思我聽懂了，你們聽懂了沒有？你們也聽懂了，我覺得我蠻聰明的，你們同我一樣聰明，我有點不舒服耶，真的啊，我爲什麼講他講我聽懂了，我現在……沒有關係我們研究，我們彼此同學，你忘記了，你不要……當年你是老前輩的時候，我還是小孩子呢，現在不過換個位子沒有關係，好，你講的對，交代的沒有清楚，現在你要練習，你將來要做法師的，就要學我的辦法，交代給大家清清楚楚。

一、有色觀諸色解脫，這個物理世界同身體都屬於色法，你講對了，地水火風空，包括空哦，都屬於色法。普通講地水火風，色法，都是物質世界物理世界，包括我們身體也是生理、物理世界，是有色，我們第一個能夠真達到解脫的程度啊，看這個物質世界，這個觀，觀察，看清楚物質世界包括生理這些都是空的，真看到清楚，證到……觀清楚這個道理，就在物質世界，現實的環境裏，世界上就得了解脫了，你的意思是這樣，我知道你是我老前輩，我怎麼不知道呢，當年我就聽過你那麼講給我聽的，對不對。現在就是這樣交代，就清楚了，所以你剛纔講的意思我懂了，你講對了，對就是對，不能夠冤枉你不以，懂了吧。第二個再講，再來，我們是研究嘛，研究，就是討論性質的，你讓給別人講也可以，你是彌勒佛，胖胖的，你找一個瘦的是濟公和尚，你就讓給什麼濟公也可以，但是不要耽誤時間，

二、內無色想，句點，圈在這裏哦，不要說，內無色，不對哦，內無色想，觀外諸色解脫。怎麼講呢？就是，就是觀那個同嘛，內面的色身嘛，一切外在的諸法……諸法它皆是由因緣和合而成的，皆是空的，這樣呢，然後解脫。嗯……你講的蠻好，差不多。講實際的功夫的證驗，這一切皆是因緣，並不是不對，很好，第二，內，對身體生命以內來講，到達無色，就是剛纔講等於初禪境界一切都空了，修證到空了，無色的「想」了，這個觀念都沒有了這念頭，那真是修到了這一點，再來看外面，就看物理世界解脫的更大了，否則，你們那麼講完全對，不是不對，所以變成一個普通的佛學，那給世界上，社會上把佛學歸到哲學的範圍，就是這樣。實際上佛學每一個經典，每一句話都是科學，都是可以求證到，不是理想的哲學，這個意思瞭解了吧，謝謝，拿過來埃我們晚上再發獎金給你，你講對了，你是四川人啊，四川哪裏人，你是這裏的同學是吧，我聽你口音講四川話的。

三、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解脫。完全講實證的功夫了，內外清淨了，解脫身哦，剛纔講初禪、二禪身體這個觀念空了，不是理念上空，真修持到達了，淨解脫身，作證，就是科學求證明，證到了，作證具足住，不是講空話了，完全實在的做到了，具足住，得解脫了，這三點，也就是修禪定達摩禪經，修止觀天台宗講十六特勝裏頭的，特別的境界，也是八解脫特別境界，那麼第四到空無邊處，空無邊處定，它到四禪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這四個定境都屬於意識心理的，不是生理的，那麼四禪八定，是不是說，初禪以後到二禪，二禪以後再到三禪、四禪，然後第五個纔是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等等次序來，不是的，這八個是邏輯上給你分類，根據身心上。如果你是一個定力很高的，我兩腿一盤，一切皆空，不管你有相的空無相的空，空掉了，空掉了以後，寧定到極點，達到初禪境界，也有的，就像你們修持都有的，你自己看不清楚，而有時你兩腿一盤上座，也沒有想頭，可是似想非想也空了，空了以後呀，有無知之間，當中有知，有知裏頭無知，非想又非非想，一下進入三禪的離喜得樂，也有的，不是說一步一步……那麼呆的，這個意思聽懂了吧，我交代清楚沒有，聽懂沒有？不是你們聽懂沒有，很抱歉，我講對了沒有？好像都不響，我就不能講囉，就是說沒有對囉，又要重來過，很耽誤時間耶，可以通過嗎？真奇怪。四禪八定簡單的那麼交代了，

第八，這裏的，彌勒菩薩講第八個解脫，想受滅，身作證具足住解脫，所以得阿羅漢果是什麼果位，真正的現象，想滅、受滅叫作寂滅，不是無想定的想滅哦，習氣各種想思想完全清淨了。受滅，身體沒有障礙了，感受沒有障礙了。想受滅，具足住，硬是達到這個境界了，才真得解脫，才真得解脫了，這講四禪八定講的……所以《瑜伽師地論》，要你們好好研究啊，不要放在那裏，犯了剛纔哪位清朝，那位大小姐的那個詩，「經蝕僧櫥有蟗蟫」，我經常感覺到，像臺灣大藏經啊，到處都是啊，又便宜，大廟、小廟，有許多居士個人家裏都一部、兩部啊，一個小和尚，一個廟子。那個小廟一出家了，沒有幾年，像你們年紀輕輕如果在臺灣，自然而然，師父啊，各種供養來，就買一個公寓的樓房做廟子，上面又有冰箱、又有電視、又有大藏經，享受的我們天人境界，然後那些大藏經擺在那裏，請那些同學來看，書蟲，真可惜啊，真可惜埃所以當年我爲什麼跑到峨嵋山去閉關，整個四川，還是別處，還找不到大藏經，只有大坪寺一部，才跑去，師兄纔給我護關，還東西給我喫……都是他，那麼可憐啊，才跑到那個地方。廟子上說不剃了光頭，不做和尚，還不能閱經耶，不能閱大藏經，那很嚴重啊，那裏像你們這樣的福報。云何安立，他說，四禪八定。所以古文翻成安立，就是怎麼樣確定這個範圍，「謂」講只有唯此等名等引地，上面所講的四禪八定八解脫這些不是佛學，做哲學理論的名詞，這是一個科學去求證的一個原理，上面等名，等引地，平等引發的，等於那個機器總開關，電腦的開關要總開關，在這裏一按，整個就引發出來了，那個電力就出來了，

但是他講彌勒菩薩告訴我們，非於欲界心一境性，由此定等，無悔，歡喜，安樂所引，欲界不爾。所以我們打坐修定很難得真的能得定，因爲我們這個思想、習慣、情感、生理還在欲界中。譬如肚子餓了，就坐不下去了，食慾，要喫的，這個慾望就來了，其它的欲還多的很，所以不了欲，難啊，所以我們出了家，早晚功課，皈依佛兩足尊，皈依法離欲尊，對不對？皈依僧是什麼呢？衆中尊。怎麼叫衆中尊啊，大衆裏頭，你的……都對你崇拜信仰，要做到這樣，大衆裏頭，人羣裏頭，對你，社會上對你是崇拜的，信仰的，你就做到了這個僧了，所以佛法是離欲。他說，所以要想得到定的境界，非於欲界心一境性。並不是……大家譬如唸佛的人，都想念到一心不亂，但是多少唸佛的人，有幾個唸到一心不亂，很少。原因什麼呢，他一邊唸佛，一邊欲界的心，欲界的世俗的觀念一點都沒有丟掉，此心清淨不下來，不能專一。非於欲界心一境性，謂由此定等，無悔，歡喜，安樂所引。爲什麼，他說上面所講四禪八定這一些，由此定等，由就是由來這個由，由字上面出頭。原因，由於這些定的境界，心中沒有疑悔之心，像疑悔的心理我們經常有，有時候想學密宗啦，嗯，這個比較好，學了幾天密宗了，後悔了，唉啊，還是禪宗好，信心不夠。有時候想練氣功了，功了半天，又覺得不對了，又想要去找老公了，原來都在後悔中，疑悔。要無悔，歡喜，安樂，所引心情，欲界不爾，欲界裏頭不是這樣，做不到的，非欲界中於法全無審正觀察。因爲在欲界裏頭，我們普通一個人生的生活環境中，心境不能寧靜，對於佛法不能真正的審正，審，審察的，內心反轉來審察自己，很嚴格，很正確觀察自己，做不到，欲界衆生，譬如我們這些大居士們很多啊，臺灣朋友們都來哦，我在臺灣就怕這……那一次講經說法，一看都是這些面孔，那個地方打七，又是這一批面孔，有法必聽，有課必上，有會必來，有功是用不上，他在欲界中，好像很喜歡，可是證不到，因爲在法，在欲界中，於法全無審正。複次，所以你看，古文就不給你圈斷，所以你們讀起更困難了，現在這一本還好呢，還加了標點呢，了不起了，不加標點，你連句子都讀不下去。如果照現在這樣排法呢，審正觀察，這一行就完了，重新要起頭，複次，複次是古文哦，現在講話是，上面是第一點，

複次，第二點再來，再其次，初靜慮中說離生喜樂，由證住此斷除五法，謂欲所引喜，欲所引憂，不善所喜，不善所引憂，不善所引喜。還再其次告訴你，所以這個你看到佛經這裏很難看，看看會煩起來，因爲他太科學了，一條一條給你分析的太仔細了，如果你學會了這樣，你寫的文章寫科學的文章就會了，寫什麼管理啊，什麼……條理分得很清楚，很嚴密。他說，你初初在定的境界，初靜慮說，離生喜樂，對不對，剛纔不是講過嗎，離生喜樂，由證住此，如果真證到了離生喜樂，你的心理同生理狀態，住此，所謂定，我們普通叫得定了，要佛學「住」，等於一個人房子搬進來住在裏頭安定了，斷除五法，自然心理習氣上斷了五種東西，哪五種，謂欲所引喜，慾望所引的喜愛心理，清淨了，不會起來，這個欲包括男女之慾的欲，飲食的欲，包括了要什麼東西，要求什麼等等的欲，這個心理清淨了。那麼引發心理一種無比的喜悅，同彌勒菩薩一樣笑口常開了，欲所引喜。欲所引的憂， 憂愁的心理沒有了，是講欲所引，欲界中間所有，譬如說我明天想去買一個電暖器放在我的房間裏，怕那個太冷，這也是欲啦，雖然是正當的也是欲啊，沒有錢，還差了二十塊，買不到，不曉得問他借好，欲所引的憂，心理的憂愁等等……。不善的所引的喜做壞事，行爲不對的，可是習慣，很高興，譬如抽菸啦，譬如喝酒啦，譬如做什麼，很多，很多……譬如喫麻醉品啦，不善所引的喜，不善所引的憂。不善就是惡的。不善所引的捨，捨是什麼呢？在這裏，不善法所引的捨，這個難懂了，只要你想想這麼的，譬如我看這個東西，這個木魚是這位小彌勒佛的，是他的，可是我真看上了，真看上了，他也很愛它，我也很愛它，我知道他問他拿，要來，他也不幹，不問他要，我心理又丟不下來，格老子最後沒有辦法就一偷了事，等他這個小彌勒不在的時候，不善所引喜，我心理狀態想偷了，不好，我學佛的，怎麼可以偷呢？雖然是個木魚也不能偷，他走兩步，想想越可愛，管他呢，算了，偷就偷了，這叫不善所捨。切斷幹了，上就上，怕個老幾啊，就是這樣，這種心理，就是給你們講佛學講得非常好聽，沒有我表演的好，所以說你每一種書，每個東西要自己投進去，要深入進去，你才懂得這是個什麼東西，文字語言我只能表達到這樣，所以佛在楞伽經告訴你，世界上的文字，任何不管英文、中文，什麼文字，不夠用的，文字同語言也不夠用，文字不能代表人家的意思的，所以有時候你寫信給我，我還看不懂不是看不懂，你那個文章太高明瞭，我是看不懂，就是不高明也看不懂，你曉得我們人類講話，文字是代表語言的，語言是代表後面那個思想的，我們的思想變成語言表達出來，大家聽不懂耶，你我都是中國人，講中國話給你聽，聽不懂，爲什麼聽不懂？人與人之間意思沒有辦法溝通，這個語言文字不夠用的，所以人與人之間，假使語言文字溝通的了，人同人之間沒有誤會了，可是人同人之間真有誤會，你看我們講話多困難，好不好，好不好，不是語言哦，光靠語言好不好，嘴巴還要裂開，眼睛要瞪一下，眉毛動一下說，好不好？全身的力量用上去對方纔懂，所以語言文字是這樣，所以語言你以爲嘴巴講話是講話啊，有時候不要嘴巴講話的，所以我呢，站在那裏看看，你就曉得我叫你要來了，有時候你就曉得這個是不字，不字……，不要了。所以語言文字這個道理很難，因此研究佛經，尤其這個翻譯，你要深深的投進去。這一段我也是帶領你們叫你們圈起來，重要，這一段蠻長的，翻過來，講打坐修定，就是上面數下來這一頁，一二三四，第五行，

複次，其次告訴你，於諸靜慮等對障中略有五蓋，這個你們都學過的，都知道，他說你們要修行修定，在靜慮當中，有五種障礙，障礙不給它打破，你就修不到。將證彼時，能爲障礙，他說你好好在打坐修定，快要到達那個定的境界，這個魔障，我們所謂講魔，「魔」真有個鬼嗎，是自己心魔，這個魔障，障礙就來了。何等爲五呢，哪五個魔鬼來呢，一、貪慾蓋，貪心來了，甚至你們年輕人打坐坐的好好的，這兩天修行非常好，突然那個貪慾蓋來了，生理起問題了，老虎就下山了，格老子把它一點都沒有辦法，你心理是非常痛苦，懺悔，不應該……，你愈不應該，它很應該的就來了，對不對，一定不錯，貪慾蓋只好向這邊問，這邊我就不好意思問了，一定的，這一邊我也知道，這一邊我也知道，這個問題才大了，第一個障礙。第二瞋恚蓋，有時候用功用的好好的，忽然那幾天脾氣非常大，無緣無故的會脾氣來，而且呢，想起來三十年、五十年前的事情，都想得起來，格老子氣死人了，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氣死啦，心理、生理習氣，業力的障礙來，瞋恚蓋。迴轉看，本來好好的同學，忽然你還用功嗎，平常呢，還可以，雖然肚量還蠻大，彼此可以包容，忽然到那幾天了，恨不得他離開他，再不然你不走，我走，就是這樣，瞋恚蓋來。還有呢，第三種，昏沉，一坐就睡覺，不坐還好，一坐就睡覺，等於我常講的，老年人跟你少年人、年輕人，有五種相反的，老年人啊像我們這些老頭很討厭的，人老了，因爲我是老頭，所以可以講的。你講他的好話，耳朵聾聽不見，你一罵他，他就聽到了，第一。第二，現在你告訴他什麼事，當下忘記了，年輕的事，五、六歲，三歲都想得起來，而且給你講都是過去的事，不是現在的。第三種，坐到了就想睡覺，躺下去睡不著了。第四種，笑起來就流眼淚，哭起來沒有眼淚。你們記住哦，你們到了幾十年以後，都是如此，下面還多了，不多講了。我們講佛經，所以第三種昏沉就來了，昏沉有很多種，那麼別的經典上佛也講，兩種，一種心理上的疲勞，容易昏沉，要睡覺了。一種是身體上的疲勞，也睡覺，身體不健康就睡覺了，尤其是打坐，平常精神蠻好，真的一打起坐來想用功，就來了，所以你看，你們別的禪堂裏不在乎，在我，假使在禪堂裏，你這個就逃不過我的眼睛了，有些坐在那裏看到好好的，實際上在睡覺，昏沉。不昏沉，去掉昏沉的蓋很難，尤其睡覺，譬如有些人，你睡眠睡慣了六個鐘頭，你睡五個半鐘頭起來打坐，一天都昏沉的，就是習氣，睡眠是習慣，並不是必然的，昏沉，所以昏沉睡眠蓋，把你障礙住了，得不了定。

第四種，掉舉惡作蓋，不是惡作蓋哦，這個字是叫惡作，在臺灣講國語啊，是第二聲，是不是啊，惡，這是出哪裏啊，你講的，你們上去寫下來，大陸現在是怎麼樣，用第幾聲啊，惡，可惡的惡，這個「惡」字讀ㄨ＼，你們怎麼拼音，一樣的，兩邊一樣的，我以爲兩樣的，掉舉惡作蓋，什麼叫掉舉，心不是散亂，可是不能清淨，雖然坐在這裏啊，你沒有去想它，它自己出來了，等於一本書叫《笑禪錄》，你們沒有看過，講用功的笑話，也是真話，有一個老先生喜歡學禪，天天在家裏用功打坐，這個太太就反對，老太太，可是老公要打坐，她也沒有辦法了，太太也反對不了，乾脆自己也跟著丈夫盤腿打坐，坐了兩、三天以後，告訴丈夫，怪不得你要學佛、打坐，打坐真好。丈夫說，怎麼你也學打坐了，他說你怎麼曉得好處，哎呀，我一坐起來，十五年前，隔壁某人欠我十塊錢，都忘了，一打坐，出來了，打坐有這個好處。他掉舉，真的哦，所以你修行越好，從前的那個習氣啊，老帳都會翻出來，老毛病會出來，它不是你想出來，散亂，它是掉舉來的。惡作蓋，惡作，就是我們現在的話，是什麼呢？惡作，討厭，有時候自己……我們人生活著很討厭，有時候自己對自己蠻討厭的，有沒有？你們有這個經驗沒有，自己對自己討厭過沒有？有啊，那你好像跟我一樣，都是一個人，有時候就會如此，掉舉惡作。這五種蓋，

第五呢，疑蓋，自己信心不夠，有懷疑，所以有些人做功夫，學佛，其實已經到了某一個程度，某一個境界，因爲自己認不清楚不夠啊，又不行了，所以這五種蓋，障礙。下面給你分析了，什麼、什麼……你看，諸佛菩薩是非常慈悲，

# 南禪七日第二十五盤

---南禪七日

佛爲什麼拈花，達摩祖師到中國來，是南北朝梁武帝的時代，還沒有唐朝囉，唐朝還要等幾十年以後纔有。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禪宗的法門。不過達摩祖師沒有那麼講，這是我們後世講禪宗的道理。達摩祖師，有人問達摩祖師，你到中國來做什麼。他說我要找一個不受人欺的人，不受別人騙的人。很簡單，其實這一句話就是話頭，話頭，話的頭頭，這個話，這個念頭還沒有起來，在哪裏，每一個念頭沒有起來，在哪裏？念頭過了，到哪裏去了？這就是話頭。另一個方法講呢，話頭就是「問題」。人生問題太多了，爲什麼身體會痠痛，爲什麼還要喫飯，爲什麼拉大便，爲什麼有痛苦，爲什麼要高興，都是話頭。所以達摩祖師說，我到中國來找一個不受人欺的人，換一句話說，找一個不受別人騙的人。我也常常引用明代，明朝的時候有一個人講一句話，講得很有道理，你們聽聽看，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這句話很嚴重，任何一個人，包括這些教主、大師們都在內，包括這些英雄、帝王、豪傑都在內，世界上任何一個人只做了三件事就走路了，自欺，騙自己。欺人，騙人家。自欺，欺人。被人欺，受人家騙。任何一個人只做了這三件事，走路，自欺，欺人，被人欺。就是這樣一件事。兒女，倆夫妻生個孩子，傳宗接代做孝子，自欺，孩子們也欺父母，我要孝順你，誰都沒有辦到，最後都受人……所以，孔子過去也講，真正的學問，真正一個人修養，勿自欺。不要自欺了，不要騙自己了。人生哪個不在騙自己。所以達摩祖師來，所以他，你翻開禪宗資料的記載《傳燈錄》，

所以達摩祖師告訴你，禪宗非常注重行爲，除了悟道，直指人心，見性以外，注重行爲，所謂，報冤行，意思就是說，我們生命到這個世界一切都在還賬，都在還人家的賬，都在還賬。譬如，我們出了家，常常上課堂要念，上報四重恩，下濟三塗苦。這四種恩爲什麼要報，國恩、父母恩、師長恩、衆生恩，衆生對你有什麼恩？當然有恩，我們在座的哪一個下過田種過，哪一顆米是我們種的啊？哪個勞動，哪一件衣服是我們自己去織的啊？都是社會上衆生的勞力弄好，你說我用錢買，哪一張鈔票是你印的啊？印鈔票爲什麼可以印啊？都用腦力、用智慧，頭腦力量弄出來，所以衆生恩很重啊，所以，上報四重恩，下濟……這都是「報冤行」，達摩祖師真的講隨緣行，所以悟了道的人，隨緣消舊業，不必造新殃。還賬。你看永嘉大師在永嘉禪師證道歌上，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報冤行，隨緣行，對於此事無所求，這四種行，就是修行，心理行爲同外面行爲，這個資料，禪宗史，達摩祖師這種資料在類書，禪宗的類書呢，在這個《傳燈錄》，其它的五燈會元各方面都有記載，不過，提醒你們多注意，開始沒有參話頭的，你們都知道，他跟梁武帝談話不投機，爲什麼他來看這梁武帝，他達摩祖師到中國來，從海上來海路來坐船來，在廣州登岸，廣州，江南一帶，黃河以南，所以叫南北朝，黃河以南，那個時代，那幾年是梁武帝的……梁武帝是非常信佛的，自己做皇帝，又講經又說法，又把自己身體，皇帝把自己身體佈施給廟上做傭人，當然佈施……搞得滿朝文武大臣大家湊錢又把他贖出來，不曉得搞些什麼東西，譬如像後代的李後主那個詞，詩文做得多好啊，皇帝，政治就搞不好，所以李後主被趙匡胤俘虜了以後，趙匡胤講，這個李煜啊，拿做詩、做文章的精神來搞政治，哪裏會給我消滅得了呢，梁武帝拿學佛搞這一套的精神好好把天下治好，哪裏在他手裏自己就亡掉呢，所以不能說梁武帝，皇帝都信佛，你們這是不懂歷史講話，懂了歷史，那是一個醜陋的事情，信佛是好事，他的行爲、做法並不聰明，很醜陋。所以達摩來跟他談，梁武帝，那還得了，把國家的財政拿來修廟子，什麼都幹，到處修，學術也好、文章好、學問好，所以我們以前讀的詩，南朝三百……四百八十寺吧，三百八十寺啊，是四百，好像……我反正不會算清楚的，多少樓臺煙雨中，你看修了多少廟子，當然，不是完全的，南朝是六個朝代啊，宋、齊、梁、陳、隋到唐，所以南朝這個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啊，所以江南風物之美，這個廟子，

這個達摩來見他，梁武帝當然曉得這是禪宗的祖師，很有禮貌對坐就問佛法，達摩祖師一點都不客氣哦。他說，請問大師啊，我又喫素、又唸經，又做了多少好事，又修了那麼多廟子，這個以宗教徒來講，了不起了，像我們講哦，那是，你是大菩薩啊，達摩祖師說，他問這個好不好，有什麼效果。達摩祖師怎麼講啊，此乃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這是什麼了不起啊，你功德做得大，死後生天，享福報，天福享完了再墮落下來，此乃人天小果，有漏之因。不徹底、不究竟，不是佛法菩提道啊，這個梁武帝一定想你是個印度來的，又是佛教大祖師、教主，你看我爲佛教做了多少，以皇帝之尊，那麼多，希望他不發獎狀嘛，來一個一頂高帽，半頂戴戴也舒服。碰到達摩祖師毫不客氣，不懂事啊，當下訓他一頓，此乃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這一下，話不投機，當然後面還多呢，那麼，後來問到佛法的中心去了，他說，那請問大師，怎麼樣是成佛的境界，佛達到證得菩提境界。他答覆四個字，廓然無聖。成佛的境界沒有一個佛，所謂聖人，自己認爲不是聖人，聖人沒有，既不是凡夫，也不是聖人，就是這樣一句話。「廓然」不是這個郭……城廓的廓裏頭一個郭，空空洞洞的，既非凡夫，也非聖人。空的，等於六祖說，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那梁武帝就問了，這樣，那我的對面是什麼東西埃他跟他對面坐著，你是禪宗的祖師嘛，你成了佛的，你說什麼都沒有，你還有個你坐在我對面啊，他說，對朕者誰。那我的對面是什麼東西埃歷史的記載上兩個字，「不識」。你們都看過，對不對？我們也講了幾十年，達摩祖師答他「不認識」，全錯了，所以禪宗的語錄沒有辦法看的啊，你要看禪宗的語錄，第一個要懂得客家話，懂得廣東話，懂得閩南話、福建話，差不多百分之七十的大祖師都是福建人，廈門人，過去還不太多，人口不多，福州特別多，譬如百丈禪師，福州人，很多都是福州人，南方，所以他們作了大師，當時國語不普遍，等於比我的國語還差，他講的話很多都是當地的土話，而且是那個時代的土話。譬如達摩祖師記錄上說，梁武帝問他，坐在我對面是什麼？他不識，就錯了，到了廣東的話才通「不識呷」，他那個「不識」就是福建話「不知道啊」，這就讀懂「不識呷」，所以他在廣州上岸，先來學國語，而且那個時候，客家話、廣東話是唐朝的，南北朝唐朝時候的國語耶，這個閩南話是五代，當宋朝的時候的國語耶。語言是三十年、五十年一變，（是按呢生啦）這個樣子啦，所以他說，不知道，不是說不認得，不知道。他是說，那我的對面是什麼東西啊，不知道，這是這個話，所以兩人話不投機，他就過江了，過了長江是北魏，當然梁武帝跟他倆個……本來很恭敬他，話不投機就不發給他通行證啊，出境證沒有啊，那麼達摩祖師說，老哥，你不給我出境證，一葦渡江，到了長江邊上，把草……這個這個蘆草編呀編呀，並不是一支蘆草啦，他並沒有氣功渡江，把蘆草編起來一個小小的，踏在上面過了江，當然功夫也很厲害，身體很輕靈，所以到了嵩山。其實，如果要研究起來，達摩祖師在中國十幾年，在南方也住了，浙江也住過，

所以浙江東陽有個傅大士，中國人，達摩祖師，還有個真正的得道的師父，誌公大師，寶誌禪師，這個人更奇怪了。這些人達摩祖師都碰過的，寶誌禪師是孤兒出身，一個老和尚像我們妙老一樣，有一天山邊走路，聽到一個嬰兒，小孩子哭，他到處找，看到樹上有個小孩子吊著，一個包包吊在樹上，老和尚去包包拿下來，是個男孩子，就抱回來養大，就是寶誌禪師，誌公禪師，我們小說上寫的，濟顛和尚很多事情不是濟顛的，是誌公禪師的事，小說亂扯，都把他扯在一堆了，管它呢，也蠻好。寶誌禪師是後來是不得了的。你要學禪宗，你們年輕人，最好把永嘉大師證道歌揹來，怎麼背，告訴你，唱啊，君不見……，那個，那個，那個……那個東西叫什麼，鐵打板來打，君不見，絕學無爲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得兒啦噠噠……這樣唱出來，很好背，非常好聽，保險，你們也不曉得，你唱這個啊，妙老聽到也不好意思講你不對了，只好，妙老就嘿嘿……他一定這樣子的，你把永嘉禪師的證道歌揹來唱來，把誌公禪師的十二時辰頌揹來唱來，編成歌曲來唱，比你讀了一千部金剛經還厲害，我告訴你，真的哦，不是開玩笑，什麼佛法道理修道都在內了。誌公和尚後來長大了，講達摩祖師也講到他了，你問話頭講了一大堆，我這個人真囉嗦，告訴你兩句話就對了嘛。誌公後來瘋瘋顛顛，有人向梁武帝報告，有一個瘋子和尚這個樣子，把他抓來關起來，開始呀，沒有拜他爲師以前，他關在牢裏，照樣在街上玩，人家又給皇帝報告，他又出來在街上玩，然後到牢裏一看，他在裏頭坐牢，再到街上一看，他又在街上，兩個，這一下子，所以梁武帝請他出來，後來拜他爲師。誌公和尚，誌公大師當然知道他達摩，所以達摩，這一邊，浙江傅大士，誌公，都見過，他因爲找不到傳人，所以在嵩山上閉關，一個人面壁九年。

日本人現在學禪宗打坐啊，像這樣一個禪堂，日本人打坐，怎麼坐呢，這個禪凳不是這樣，離開的，面對到牆壁，我們如果走到禪堂來，看到一個一個都是屁股，都是背的，你說他不對嗎，美國人也學成這樣，日本學理的禪，還問我對不對，我只好不加可否，我這是……我怎麼答覆啊，對不對埃我說這是日本禪啦，只好那麼講，我不能承認這個是對的，當然錯的。達摩面壁九年，並不是說九年都不動，對著壁頭打坐，變一個木頭死人，就是昨天講，心如牆壁，可以入道。世界上沒有人看了，只好看看牆壁，看這些面孔都不對，有什麼好看，你不相信啊，我告訴你，如果我們兩百人，今天晚上都睡在禪堂裏，你只要看了半夜，你不瘋了纔怪了，你看看平常蠻好的，到了睡覺的時候，不是嘴歪就是那個牙齒暴出來，這個眉毛動一下，那個扭一下，怪相百出，人相最難看，所以他要面壁了。

後來，二祖神光出來，所以叫你們研究禪宗，要正式研究了，以後有個禪堂，先把禪宗的這些正史的歷史搞清楚，二祖神光沒有出家以前，學問，大教授、大學問家，他在山東一帶講《易經》的時候，講易經學問的時候，一聽，那個時候人口很少，聽衆一千多人，他學問那麼高，忽然感覺到，這個中國道家、佛……易經、儒家，對於這個了脫生死，對於生命的究竟，到底還欠缺一個東西一樣，後來忽然發現，翻譯過來的《般若經》《大般若經》，《放光般若》，那個初初翻來，初初翻來的般若經很有名的《放光般若》，他看了以後，真理在這裏，所以他出家了，他放棄了這些大名、地位，出家去。出家了以後，他在河南的香山一個人打坐修定好幾年，至於說怎麼安那般那，戒、定……他都會，懂得，你不要看他是那麼簡單，但是學問也好，功夫也到，就是覺得沒有徹悟，沒有了，所以他聽人家說嵩山上有一個印度來的外國和尚。有點心，你……你菩薩，你儘管動吧，我講我的，你分你的。這個他就，跑去找達摩祖師，所以有名的，二祖斷臂的故事就是這樣。冬天，到了是冬天，達摩正在那裏打坐，他是……古代的人更講規矩啊，給他拜了，這個時候，達摩祖師是面壁的，沒有回頭看他，一個真有入定功夫的人，老實講，你以爲打坐入定什麼都不知道，真的打坐入定了，一顆灰塵掉下來都曉得了，那心如明鏡臺，明鏡也非臺，明鏡打破了，更大了，所以真正得到正定的時候，得到真正的定，聞，聽到蟻鬥如雷鳴，聽到螞蟻打架等於打雷一樣，聲音大，所以鬼神講話，什麼都聽得見，就是這個道理，淨極了，所以《楞嚴經》告訴你，你們記得哦，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淨極，極點的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還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所以佛經上，如夢如幻是真實的境界，不是比喻，這四句話你記住了，佛經上說的，所以你們打坐，坐到了，定到了，淨到了極點，淨極光，心光怒放，不是亮光的光，心光。寂照含虛空，整個的太虛空包含在你的心性的自體的光明中，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那真看到世間一切如夢如幻是真實的。所以你們拼命想求到無念，什麼不知道叫做定，那千萬不要把……我特別吩咐啊，諸位菩薩，這個真要貢獻你們，特別，如果認爲做到什麼都不知道了，連自己身體啊……什麼都不曉得，這個是定啊，千萬不要搞，這樣搞下去，慢慢……我經驗告訴你，我也弄過，幾乎變白癡了，這個境界以後，我經驗告訴你，我讀的書不算多也不少，結果拿起筆來要寫信，一個字寫不出來，看到朋友曉得，他叫什麼名字也不知道了，所以佛經上，乃至宗喀巴大師在《菩提道次第論》上，你不要認爲把大昏沉無明當成定境，千萬不要修，修的結果來生果報變什麼呢？變明年，明年是什麼年啊？今年是狗年，明年是什麼年啊？給那個老兄那個，我們做了唐僧的第四個徒弟了，就變成豬九戒，這要搞清楚埃真的淨到極點，越淨就越通靈了。二祖啊，真到達摩去了，達摩坐在那裏打坐，他站在後面，也不敢吵他，歷史書上記載站了三天三夜，我想不會那麼久吧，也可能，古人不是我們，就我們這現代人，包括我在內，跟你們一樣都是調皮鬼，三天三夜，這裏看到包子，肚子就餓了，還不回來吃了包子再去，還在那裏，三天三夜站著幹什麼，那麼笨。他是站在那裏，下雪了，他站著不動，我們不要輕視古人，如果我們真是誠懇的想，真的，你想，他的人生經過，他是個大學者，那麼有名，學問那麼好，他追求真理的心情，不是麻麻胡胡，而自己在香山打坐，也修了那麼……定力也很夠，他定力很夠，一站就定住了，下雪不下雪毫不在考慮之內，所以雪下到了膝蓋頭了，北方冬天山上，雪很大，那你說不凍死了，我告訴你，真的你定力夠了，沒有事。這一下，我們這個祖師爺出定了，其實啊，祖師爺早知道了，後面二祖站在那裏不走，那麼久，這個達摩祖師不知道的話，對不起，我就拿這個東西，咚，敲他的頭，那你這個什麼東西啊，他當然知道，他有意磨練他的，就是這……有意整他的，把你的業力消磨，然後達摩祖師回頭一看，你幹什麼的埃師父啊，我來求甘露法門。像密宗的人講，他求灌頂，甘露灌頂。所以灌頂阿甘露啊，都是同一義意。達摩說，你想求這個。這態度很難看，人家不但包子沒有喫，三餐素菜也沒有啊，餓了三天三夜啊，又凍又餓，說來求甘露法門，你弄一點礦泉水給他喝喝也好嘛，他還罵他一頓。這個第一句什麼，你們記得吧，第一句什麼，達摩祖師罵這個二祖的，我看你起來那麼快我好高興，寫呀。曠劫精勤，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正等正覺的大徹大悟，曠劫精勤，要多生，曠遠，要多生，很遠，前生……多少生修過，真正成了，下面呢，曠劫精勤，還有兩句啦，怎麼兩句不管了，掉了就掉了。豈以小忠小信，你們倆不曉得寫了多少次了，豈以小忠，「忠」忠臣孝子的忠。小信，輕心慢心。所可妄自希冀。你看我們古老闆大學一年級就跟在我旁邊提皮包，現在他的兒子都快要上大學了，跟著我寫了不曉得幾十次了，還是……我不講了，他就沒辦法了，他就入定去了，有什麼辦法，豈以小忠小信，輕心慢心，所可，所以的所，所可妄自希冀，你們年輕人，將來想做法師，起碼把我這一套玩意先學會，不帶經本，不帶書本，上來呱啦噠就出來了，嘻……纔好玩嘛。你看達摩祖師厲害吧，這位外國佬，這位在香港人講這個，這個番仔、番鬼才厲害呢，人家站在那裏山上凍得這個樣子求道。無上大道，曠劫精勤。要多生多世修過來。豈以小忠小信，憑你這個樣子，兩個掌合起來站在我後面很恭敬那個樣子，這一點就想來騙我，他說你這個樣子就想來騙我，紅包也不拿一個，饅頭也不帶半個來，哈達也不獻，銀子也不拿，他說「輕心」隨隨便便，「慢心」你以爲你了不起。所可妄自希冀，你來求什麼屁的道啊，是這麼一個態度啊，對……無上大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輕心所可妄，小忠小信，好了，管你什麼的，輕心慢心，你們再去翻，去對埃所可妄……你看看這個禪宗祖師教人啊，爲了成就後一代的人，等於父母要求，要希望那個孩子將來做了不起的人，那真是心狠手辣。這樣一罵，你想這個二祖很慘吧，站了那麼久，不管三天三夜，三個時辰都了不起，肚子又餓，又下雪，雪又蓋到過他的膝蓋頭那裏，動都沒有動，那麼恭敬，然後說你來幹什麼，我來求道，師父啊，請你慈悲，然後，還沒有一個好臉色給他，統統亂七八糟的狗血噴頭一大頓的給他罵，當然罵了，他身上也沒有紅包，也沒有錢，過年那個紅包也用掉了，不曉得怎麼辦，以前當和尚有戒刀的，你知道嗎，你們和尚衣旁邊，現在你們穿的和尚衣不是和尚衣啊，袈裟只有那個是……這個是明朝的老百姓的普通的衣服，我們穿的中國人真正的衣服，這個纔是中國的服裝，日本那個 服裝就是中國的，那麼當了和尚以後的護照是什麼呢，就是東北人的後腦杓是護照，他媽了的，就是鈔票，東北人開口就他媽了的，要他上車子，要護照、要鈔票，後腦杓是護照，東北人的後腦都平的，這個就是護照，媽了的，這是鈔票，上就上了，你要怎麼樣，這是當年，他什麼都沒有了，護照也沒有，鈔票也沒有，那個和尚受了戒，旁邊有個戒刀，等於我們以前當軍人，旁邊有一把短劍，這叫軍魂，軍人的魂，軍人的靈魂，就是說如果做一個軍人爲國家決不投降，打仗死了，打了敗仗沒有話講，自殺、切腹。在前方指揮就指揮殺敵，打了敗仗就自殺。和尚旁邊有戒刀，掛個戒刀，要守戒，守不住，自殺，但是，後來和尚有一把刀更好，看得見就守戒，看不見就搶人，因此呢，不準用戒刀了，在這裏掛兩條帶子，就是說守不住戒，你拿下來上吊吧，就是這個意思。所以當時二祖神光帶著戒刀，師父這樣一罵，抽出戒刀把膀子左邊，卡噠一砍，大概我看沒有完全砍斷了，只剩下一點，那個戒刀也不太厲害，而且冬天嘛，凍的那麼厲害，那個皮也凍硬了，就把這個手拿來供養了，等於有些人燒戒疤，有些人燒指頭，這叫以身供養，並不是亂來的。師父，你既然這樣講，我表示我的誠心，我以身供養，人生最寶貴是身體的生命，達摩也不喫臘肉，而且冬天這個人肉臘了也不好喫嘛，他也不要這個手，可是他本來……這一下達摩祖師大概給他弄的沒辦法，當時大概他帶的有衛生包趕快就給他包紮一番吧，這是我加上的，不要亂講。你想那個環境，比你今天在這裏打坐，你想一想，學禪，又冷、又餓、又痛、又苦，什麼味道啊？在這樣的一個程度，機會教育來啦，教育要講機會教育，達摩祖師說，你要什麼，你要什麼。師父啊，你看人家不像你們，東一堆，西一堆，他說，師父啊，此心不安哪，我求一個安心法門。此心不安啊，就是這樣。你們再研究研究，他沒有出家以前，學問那麼好，講易經、道家，什麼都會，出家以後修行又那麼好，還說此心不安，求一個安心法門。達摩祖師說，這樣，你拿心來，我給你安。這把他搞愣住了，這個時候演電影就很難演了，你拿心來，我給你安，這一下，迴光返照了，就愣在那裏半天。師父啊，覓心了不可得，您叫我拿來，我找我的心，不曉得在哪裏，沒有啊，什麼都沒有啊，心找不到，沒有啊，沒有啊，什麼都沒有。達摩說，好，心給你安好了。就是這樣開悟了，爲你安好心了，安了吧，沒有了就對了，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此心了不可得，才說不安的時候早已安了啊，就是這樣。後來，當然，神光是第一個他度的，達摩祖師在中國十幾年，跟他的大概也只有二、三十個而已，總有的啦，真正得法的四、五個人，一個是比丘尼，大徒弟是二祖神光，老三、老四是一個比丘尼，所以達摩要走的時候，達摩祖師要走的時候說，你嘛，學到我的皮，你嘛，學了我的毛，真正得精髓的是神光，這樣下來，沒有參話頭。好啦，中間還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你要研究這一些啊，太有趣啦，在禪堂裏可以自已研究，也可以笑，發瘋一樣，又可以哭。真到了南宋以後，剛纔講到大慧杲才提倡是參話頭，參話頭，你說是不是一心不亂，不是的，這個參字什麼意思呢，研究、思考。研究、思考、審察、反盛觀照等等的意義綜和攏來叫做「參」。那麼什麼叫話頭，話頭是昨天給你講過，有些話頭有義語的，所以，無夢無想主人公何在，有道理可尋的，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目是什麼。這些有的，有些話頭是無義語，毫無道理的。

# 南禪七日第二十六盤

---南禪七日

那麼南宋以後，大慧杲看看時代變了，這些人才……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不行啦， 所以叫修禪的人蔘一個話頭，集中思想、研究、追尋找一個問題。所以參話頭不像唸佛，不像修定，修定唸佛只求到一心不亂，參話頭爲了一個話頭，在那裏就是追，唸佛是誰，是誰，換一句話說，唸佛是誰，我是現在想要找那唸佛是誰的那個又是誰，就是一路所以叫做疑情，是懷疑，是追尋的，是否定的，一切都否定，在否定裏面找一個絕對的肯定的東西是什麼，這叫參話頭。如果把話頭拿來抱著一個話頭，唸佛是誰，唸佛是誰，這樣就是禪宗，那不如去唸佛好，阿彌陀佛，一心不亂，成功了。如果講淨土宗唸佛呢，以信爲主，一信就到家，好好唸佛下去，不要懷疑，如果講禪宗，參話頭，以疑爲主，處處在懷疑，連佛的話都要打個問號，他講對了沒有，對與不對，我要去求證呀，什麼，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對嗎，好像很對，但是我要求證它，做到了那個叫真信，就對了，否則這還是迷信，假信。所以參話頭，後世的事，到了明朝以後，禪宗更衰落了，就是死死的抱著一個話頭在參，就是這個道理。

那麼參話頭的方法，你最好參考什麼呢，那麼你們這裏叫教務長幫你，指月錄上大慧杲的第四卷最後，大慧杲的那些書信，提出來的參話頭的辦法，他是參話頭的方法講的最清楚了，不準思量，參話頭不準用思想，不準卜度，不要去猜，不準將心等悟，不可以拿一個心，我話頭參了三年，大概下個月可以悟道了，拿個心來等著開悟也不行，不準這樣、不準那樣，什麼都不準，最後連個不準之心也不準，這樣參，如此參下去，參到一點味道都沒有，怎麼都參不通，他說，沒有滋味時，你感覺到灰心到極點，一點味道都沒有的時候，不可放捨，正是好時候，我啊，那個時候，專學這一個，看這個大慧杲那個信，白話、文言一氣呵成，那個文章的氣勢漂亮極了，答覆的真好，講參話頭，這好幾處都提到參話頭的方法是這樣參，參……參到後來，所以大慧杲，大慧杲禪師講參話頭參得那麼高明，他本身經驗太多了，大慧杲是圓悟勤的待者，不是侍者哦，是書記。你要知道，中國現在用書記，書記這個名詞是佛教裏頭出來的啊，政府叫祕書啊，佛教裏頭那個叫書記，語錄也是佛教裏頭來的，大慧杲是他的師父圓悟勤的書記啊，年輕學問好，在旁邊做祕書長叫書記。朱元璋政府很多官，都是用佛教裏頭叢林的職務，拿來做官的名稱，現在我們的這個政府很多官名也都是佛教，譬如中華民國的總統，總統是佛教明朝的和尚官，一省裏頭管和尚宗教局長那個名字叫總統，所以我們蔣老頭也剃的光光的，是總統，這個歷史，你們不懂，一懂了，我們懂得看的，對這個時代哈哈大笑，真奇怪，這麼一個時代。大慧杲是圓悟勤的書記，他自己本身太聰明瞭，圓悟勤就逼他參話頭，圓悟勤叫別人不用參話頭，就逼他參，結果大慧杲參話頭，然後做了書記以後，看師父的人太多，名氣太大了，有時候來不及啊，這個、這個……圓悟勤就叫大慧杲兼做知客師，陪客人喫飯，他一邊陪客人喫飯，一邊請他喫菜，拿起筷子想挾菜，筷子就停在中間了，碗端著，這樣……幹什麼，他心裏參話頭，忘記了，想去挾菜，剛好師父過來，有一天，慧杲啊，你怎麼啦，這個樣子，其實他知道，師父說，慧杲啊你怎麼這樣，師父一講，他說，師父啊，這個時候啊，用功到這個參話頭，他說，好比啊，狗舔那個熱油鍋，那個狗啊，看到一個油鍋出來了，熱的、燙的，又要舔嘛，舌頭拉那麼長，不敢下手，不舔嘛，口水盡滴，捨不得，他說，我用功參話頭，參到時候，像狗舔那個熱油鍋一樣，你要我不幹啦，我放掉嘛，捨不得，要參下去嘛，悟不了，好難受啊，就是這個樣子。圓悟勤一聽，你好，比方得好，用功得好，參下去。就這樣，但是你聽，我看你們要多學學，你們這一班同學跟到老和尚。大慧杲又是他老和尚前面的書記，又是知客、又是首座，真是當權派的，還得了。有一天，站在旁邊，叢林地下的那個茅坑，叫東司，都修在東邊，左邊的，

以前的老茅坑一排的，你們沒有看過叢林下茅坑，成都當年寶光寺就有了，你們去參觀。茅坑裏頭，一個木板一排，大家坐在那裏彼此的，白白的、花花的屁股都很清楚的，沒有什麼了不起，也沒有草紙，也沒有什麼，他我們這個師兄看到過竹片，毛竹片，一片，削得光光的，然後一片曬得乾乾的，丟在那裏，放在那裏，屙了大便以後，拿一片後面卡噠一刮，刮完了以後，一個水桶，「咚」進去了，管茅坑的叫東司頭，種菜的叫園頭。這個東司頭的人每一天來，把這個每一個竹片子拿來洗乾淨再曬，曬好了來再放在這裏用。所以我成都四川有個師父叫光厚老和尚，是個活的羅漢，有機會我講他的故事給你聽，他就在寶光寺做了三年的淨頭師。我說，師父啊，你這個真了不起。他說……應該的埃後來我問他，你那個那個竹片子又臭，洗了以後。我啊，洗了乾淨以後，還在臉上刮一下，就怕把人家屁股刮破埃你看這個心思，這個作風。

所以，大慧杲啊，在這個圓悟勤前侍……有一天陪客人喫飯，師父講了，慧杲啊，他看到大慧杲指甲那麼長，沒有剪，圓悟勤這些大老師的教育你看厲害吧，慧杲啊，我看東司頭你都沒有擔任過職務吧，指甲留那麼長，又做書記，在方丈房的旁邊挨著，又寶貝一樣好啊，悠哉遊哉的，可見勞務都沒有做，廁所你從來不會去看的，不會洗的，就是這麼一句話，大慧杲把指甲剪了，向師父討工作，淨頭師去洗廁所去，做了三年、一年多埃所以，你要知道啊，不像你們哦，真的叫你做一點，這個勞苦一點的事，那個時候，你絕對無我，勞動的時候，無我，喫包子的時候，絕對有我，你們的佛法是這樣，勞動的時候，學空，喫東西的時候，學有，不得了的啊，你看大慧杲是這個樣子，所以，後來大徹大悟了以後，文章也好、品德也好，樣樣好，他的老師教育好。參話頭，他這個以後，以後的留下來，到了清朝，現在，現在禪宗留下來就是一個話頭啦，唸佛是誰吧。

《神尼傳》，看看過去比丘尼，成就的人好多，當然都是古代，過去的高僧是真高，現在的高僧是身高。過去的神尼真神，現在的神尼泥神。所以自己要發心，爲了佛法，爲了佛教，大家發心好好修持，於後代，把佛教重新振興起來，於後代做一個榜樣，改變一個時代，改變一個佛教的歷史，那是你們了不起啦。《神尼傳》你看了知道，唐、宋以前的歷史，受這些了不起的比丘尼影響的，好多事，你們曉不曉得？歷史上有個隋煬帝，曉不曉得啊，好像還是閩南佛學院畢業的哦，老同學去投胎。他是個壞皇帝對不對，他的爸爸是個好皇帝叫隋文帝，他的爸爸名字叫楊堅，堅固的堅，生下來，孩子的時候，是個比丘尼，一個尼姑帶大的，養大的，他生了這個孩子以後，這位比丘尼就在他家裏附近，當然很熟了，楊家的家庭很了不起了，那天生了以後，這個比丘尼，這個紀姑師父，尼姑，尼姑，兩個字同和尚一樣，在過去是比丘尼，中文把它拿出來一個尼字，姑就是姑媽的意思，等於天主教裏頭叫出家的，修女。在外國人，還是叫姑媽，媽媽，是這個道理，所以現在人家講和尚、尼姑，好像變成不好聽，是非常尊重的名稱，就是比丘尼姑媽，就是把你們看長一輩，所以中文叫做尼姑是這個意思。所以楊堅一生下來，你們喫點心啊，我就趁喫點心的，空的時間講話，要出去喫的嗎，送上來的，阿彌陀佛，這些人服務的都菩薩。這位比丘尼就過來了，一看，這個孩子，你們家裏福氣不夠，不行，送到我那裏，我來帶，他們父母都很相信這位尼姑，我們那邊土話叫師姑，就是師父姑姑，就送到這個師姑庵去了，這位神尼啊，後來成爲……她真有神通的喔，不准她媽媽……等於說交給幼稚圓裏，過幾天來看一次。你少來看，你講他的，生他的媽媽福氣壓不住，不過家裏父母對這位比丘尼都很恭敬很相信的，不准你來看，多看，過幾天來看，我會帶。然後這個，她也沒有告訴他父母這樣，都是他照顧。有一天這位比丘尼出去有事或者化緣去了，生他的，楊家的生他的生母來了，一下給孩子洗澡，洗個澡幫忙這個師父，洗了澡一不小心，把孩子滑到地下跌了一下，跌了一下，跌了一下，這位師父剛好回來，比丘尼就講他媽媽，你怎麼搞的，你把我的孩子跌了，遲了十年當皇帝啊，她就告訴他媽媽，這個孩子將來當皇帝的。所以中國的佛教唐代，唐以前是隋，隋煬帝嘛，就是楊堅創業叫隋朝，隋煬帝，所以隋煬帝的信佛，他在佛教佛教廟子裏長大，像過去多少，這些歷史你們要看看，佛教界，甚至廟子培養出的人很多埃在文學史上有名的，不大漂亮的也蠻多，比如，另外講一個，就是給你們做點心喫的，你們喫點心，我來加糖、加鹽、加醬油這個意思，你們喫，不要客氣，因爲喫點心是嘴巴，聽話是耳朵，要六根分開並用，

唐代有一個，年輕讀書人很窮，在中國歷史好多了不起人都在廟上讀書出來，像我小的時候，你看誠信師、了法師就是我那個小地方，像我小的時候，我們南家有個家廟，現在也沒有了，家廟，我也在廟上讀書，我南家家裏很怪，一代總要出一個人出家的，所以那一代，那個和尚是我叫公公，只有一個，廟子裏冷廟孤僧，就是一個和尚，另外有個和尚很有名氣，經常出去了，太虛法師的大弟子芝峯法師，就是我們那個小廟上出來，你倆個還不知道。那麼這個廟上，小廟啊，一個和尚我叫他公公的也是姓南出家，我的父母啊，過年啊，有一年過年，陰曆過年，都不准我回來，在廟上讀書，最麻煩，那個廟上後面堆的都是棺材，其實是空棺材，可是我膽小得不得了，到了夜裏啊，哪裏有這樣，青油燈一個，後面是棺材，碰到我那個公公和尚，又是個跛子，眼睛嘛，看不見，晚上去做功課，唸完了，那個腳啊，走在後面，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我就拉到他衣服，又怕鬼，公公啊，他阿彌陀佛，我說快一點，公公你念快一點，所以他念他的，我念我的，這個故事我那些孩子們都不知道的，現在想想那個味道蠻好，怕鬼嘛，所以他在前面念阿彌陀佛，我拉住他，那個和尚袍子，反轉來看，不要鬼跟來，所以他，阿彌陀佛，我說，你快一點公公啊，阿彌陀佛，快一點，就是這樣。這是講當年中國古代很多讀書人在廟子上讀書，

有個年輕人叫王播，在和尚廟子讀書的，我們中國過去這些寺廟，對於社會做了什麼貢獻，大家都沒有留意，一般研究歷史的，中國這個民族歷史上沒有社會福利制度的，都靠一般人自己做慈善事業，沒有一個法令規定的社會制度，福利的制度，所以所有這些和尚、尼姑的廟子啊，就是代表了政府做了社會福利，這是一個真實的事，這一本書，這一篇論文沒有人看出來沒有寫出來，真可惜，我也沒有時間，你們這些大教授動動手哦，替佛教界申申冤，做了好多好事不知道，當然佛教界也有不少壞事，不要客氣啦。這位在廟上讀書，讀了好幾年很窮，大概跟小和尚們大和尚搞不好，大家也看他沒有出息，這個……廟上多一點人啊，敲板、打鐘喫飯，大概年輕和尚那些鬧了彆扭了，就先喫飯，喫完了，啪……打鐘，他也跑到齋堂去喫飯，大家已經喫完了，他這一下有警覺了，不行，不能再在廟子上，已經給出家和尚們看不起了，就出來，後來考取狀元做了宰相，這個人離開這個廟子的時候，在牆壁上很感嘆寫了兩句，古人喜歡「題壁」，就是等於現在的人啊，年輕人到哪裏，樹上亂刻字，我老大爺到此一遊，那個味道，你看到。古人喜歡「題壁」題的，上堂已了各西東，上堂喫飯，大家喫完了，每個和尚都回寮房去了，各自。慚愧闍梨飯後鐘，很慚愧，這些大師們喫完了飯纔打鍾，他上了一個當，到時沒有飯喫，就寫了兩句在牆壁上。二十年後做了宰相回到這個廟子上來，廟子裏也知道他當了宰相，他回到廟子上一看，他原來寫在牆壁上這兩句詩，這個和尚們，把它用最好的紗子把它裝起來，拿現在講最好的水晶玻璃把它鑲起來，這兩句詩擺在那裏，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梨飯後鐘，不是飯而鍾，慚愧闍梨飯後鐘。他看到這個和尚們把這兩句詩，給他這樣一來，這下子和尚，他拿起筆就接下去，二十年來塵撲面，而今方得碧紗籠。講起來，我們看看好像，和尚廟裏頭啊，宗教教堂裏頭都很勢利的，只向錢看，只向權力看，並不是這一回事，你說一個不長進的人，老是廟子，救濟院也要趕人出去的啊，這首詩很有名的，歷史。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梨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而今方得碧紗籠。方得，始得還是方得這個沒有關係啊，但是你說王播這個人，他會恨這個廟子，絕對不會，可見出家人跟他有感情深得很，你趕他出去也應該，如果廟子上的飯再給他喫下去啊，他大概功名還考不取，宰相也當不了，太現成了嘛，

廟子這個環境多好啊，你們所以年紀輕輕幸而出家，飯來張口，茶來伸手，我知道啊，廟子我也住過啊，這個師兄我們，我呀，你看師兄，你看我都欠他的情，來生要還他的債，是很可怕的啊，換句話，你們年紀輕輕，何德何能，受十方的供養，要注意啊，自己要警覺自己，所以剛纔一個年輕人，老和尚正講完了話，慢吞吞進來，上座，好像……假使我的學生的話，一揪下來啪啪兩下就把他甩下去了，要不要來試試看，還要老功夫給你看看，但是罰他跪，磨練他，我還正好……等他給老和尚叩個頭，懺悔了，很親愛的話，年輕人，既然發心出家，應該不要自欺了，當勤精進，可惜他連我的這個字都拿不到，我那字拿到，保持十來年，還可以賣一萬塊錢，說南某人親自寫給我的，一萬塊錢一定賣得起的。講王播，你說他在廟上有恨嗎，沒有，他還有一首詩，二十年前此院遊，他回到這個廟子一看，心裏很難過，他並不是爲了喫不到飯難過，這個和尚們在廟子那麼多年感情，二十年前此院遊，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木蘭花，不是這個啦，木頭的木，木蘭花發院新修，這個廟子剛剛蓋好。而今重到經行處，二十年後，自己這個院子、廟子到處轉一下，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你看他的心情，他的感情，多難受啊，他對於這個廟子。你看我們這位通永法師，我們倆師兄弟五十年前，峨嵋見，五十年前的事，見面，你看同樣的，親如兄弟。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重到經行處，樹老，樹長大了，樹長大，不能開花了，衰老了，老和尚呢，少年時候那些老和尚朋友呢，僧白頭，變成老和尚了，你看他多大的感慨啊，樹老無花僧白頭。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四大皆空相。兩句告訴你，記得，她聽了這位小姐這個好句子，就是這兩句就夠了，下面的不能……我看你們那麼愛好這個文學也是好事，對啊，每次你們一打坐，兩腿一盤，就是這個心境。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四大皆空相。

（大衆靜坐）

居一切時，不起妄想，就是說……現在不要看黑板，等你下座，現在先用功體會，我講，你聽，這是觀音法門，耳根而入，也就是聲聞衆，用聲音說啦，佛怎麼說，居一切時，在平常的時候，不起妄想，不要亂想。第二句話，於諸妄心，亦不息滅，妄想來了，不要另外用個心把它壓下去，又說這都是《圓覺經》上，好好去研究。知幻即離，妄想本是幻，假的，你空妄想幹什麼，妄想來空你啊，哪一個妄想永遠在心中能夠停留嗎，昨天的妄想，今天有嗎？明天的妄想沒有來啊，前一個秒鐘的妄想過去了，下一秒鐘妄想你不要去引發它，所以知幻，知道妄想是幻化，即離，一知道妄想已經跑了嘛，你還要起個心來壓妄想，那不是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加上去了，告訴你不增不減，《心經》不是告訴你，不增、不加，也不減。知幻即離，不假方便，不需要用個方法，用個什麼，唸咒啊，觀想啦，止觀啊，用什麼方法去壓它。知幻即離，不假，「假」就是借的意思，不借一個，不借用一個方法。離幻即覺，離開了幻，知道妄想，這個知道了，妄想已經跑，離開了，現在不要抄，心中體會，現在一抄有什麼用，又不是紙來，那個筆跟紙兩個參禪，是你參禪，下座再來抄板子。我再講一道，知幻即離，你知道這個是妄想，妄想已經跑了，那個知道的沒有動。不假方便，不需要另外借用一個方法。離幻即覺，妄想已經跑了，你知道妄想這個靈靈覺覺，這個非常靈光的，靈明的，它本來在，就是覺性嘛，就是衆生自己的覺性。離幻即覺，本無次第，沒有說一步一步功夫來的，此所謂如來大圓覺也，大圓滿，這個就是禪，一門深入，一刀就進來，沒有第二個方法。知幻即離，《圓覺經》上的，不假方便，不要借用任何方法，離幻即覺，離開幻了，本身覺性就在這裏，本無次第，那裏有個菩提道次第，菩提者，覺也，我的話，放狗屁一樣，講過了，屁用都沒有，懂了，就拉倒，此所謂自性本空，你看，我也不講了，你也蠻清淨的，記住啊，居一切時不起妄想，於諸妄心亦不息滅。《圓覺經》上佛說的話，居一切時不起妄想，於諸妄心亦不息滅。知幻即離，不假方便，離幻即覺，本無次第。你把這幾句揹來，一個咒子一樣的念，你就會到啦，不要念，念就是妄想，你們都說看過我的書，很多人說，老師啊，我看你的書啊，怎麼好，怎麼好。我說，哪裏……不敢……我亂吹的，他也騙我，我也騙他，世界上的人就是這樣，騙一堆，根本就看了，也沒有看，沒有懂，看……譬如我寫的《楞嚴大義》上面都講了，我寫的有一首偈子，也就是詩，在《楞嚴大義》這個書上面，講妄想問題的，你們哪個答的出來，請你喫素包子一百個，答不出來的，我自己吹自己，背給你聽，秋風落葉亂爲堆，秋天到了，樹葉子掉下來，給風吹的一大堆 ，地下都是。掃盡還來千百回，秋風時候，秋天掃落葉，以前的深山裏頭，小和尚幹這個事，把院子的樹葉掉下來，掃乾淨，掃盡了，剛剛掃了，一陣風來，樹葉子又咻咻，又掉了一大堆，掃盡還來千百回。一笑，哈……罷休，算了吧，閒處坐，拿個掃把，不要，丟掉，自己坐在那裏。任它著地自成灰，讓這些落葉，讓它落吧，落下來在地下，自己變成灰塵了，沒有了，它久了就變泥巴，變灰塵了，所有的妄想在心中，你現在兩腿一盤，管它呢，秋風落葉亂爲堆，不要去壓制妄想，想個辦法清理它。掃盡還來千百回，一笑罷休閒處坐，任它著地自成灰。誰說的啊，有一個姓南的，那個傢伙說的。我初到臺灣，講佛法說《禪》開始，後來臺灣還有些朋友說，他不姓南的啦，姓南是他的假姓，因爲他學佛嘛，所以跟到南無阿彌陀佛嘛，所以他故意弄個姓南的，他到處問人，他真的姓南嗎，後來我一聽，蠻好玩，原來跟南無阿彌陀佛倆個同姓。你看，正在這個時候，我在上面亂說，你也聽見了，外面車子叫，也聽見了，一切雜亂聲音都聽見了，同你的心中明白的心，有沒有妨礙，一點妨礙都沒有，然後心裏頭也在妄想，妄想也跑掉了，同你有沒有妨礙，也沒有妨礙，就是這樣，一坐，這一剎那，一彈指，一彈指之間就瞭解了，此乃觀世音、觀自在之方便法門也。

以道家的人來講，有兩句話，講修行做功夫，開口神氣散，意動火功寒。這是道家的話，也蠻對的。一開口啊，神氣都散掉了，意動，心念一動，火功寒，做飯一樣，下面的火，就不行了，這個飯就做不熟了，這個火候就不到家了。

（大衆經行，南師香板擊地，大衆止步，南師開示）想當年，我的老師袁先生，有一天，我們倆個人，在重慶山邊在散步，他就拉到我說，懷瑾啊，你慘了。我說，爲什麼？我沒有事了，我嘛，這一趟來找到了你，我交代了，沒有事了，你呀，將來找你同樣的一半的人都難哦，當時……古人說，當時只是平常事，過後思量倍有情，我到現在也沒有一個真正的我的學生，我也不是老師，可也找不到，那個學生，諸位都是我的朋友，不要把我當老師，要做我的學生條件難了，世法，出世法，中國的、外國的，文的、武的，都要有一點，光學問也沒有用，還要真正有修持的功夫，光功夫也沒有用，還要真正的智慧，我也知道，找不到，你們的事，誰的事啊，諸佛菩薩你們自己的事，我纔不管呢，佛法也不是我的事，文化也不是我的事，我已經盡心盡力了。你們要講禪宗，剛纔講到，聽聲音，觀音法門，又要禪宗，禪宗不是……話頭是最沒落的事囉，過去是參，不是一定給你參話頭，人生世法，隨時隨地都是問題，參究就在生活日常起居做人做事裏頭，就是參。昨天提到，大慧杲提倡參話頭，他曉得後代的人沒有辦法，智慧沒有那麼高了，用了這個方法，在大慧杲以前，參話頭的方法，元朝以後，纔開始真正的流行了，宋以前，大慧杲以前，譬如他的老師，剛纔講昭覺勤，就是成都昭覺寺，也叫圓悟勤，三師兄弟，好像都是四川人，這一代威風很大，聲光很大，可是圓悟勤怎麼樣參禪，怎麼悟道的呢，他的師父是五祖演，前天不是講過五祖演說法，說一個小偷的故事比方嗎，就是他，圓悟勤年輕是追隨他的，跟在他旁邊做侍者好幾年了，五祖演的聲望很高，有一天，有一個做官的，過去做官都是功名考起來，學問很好、文學很高，來問五祖演，當然，這個人在家裏都是用功參禪的啦，師父啊，佛法有沒有一個直指人心，禪宗有沒有一個很了當，很迅速，很快的方法，告訴我一下，師父埃五祖演一聽，笑了，你有沒有讀過唐人的小豔詩啊，「小」大小的小，「豔」豔麗的豔，等於那個小姐們太漂亮，太豔麗那個豔，小豔詩現在講，就是黃色的詩，風流，黃色的風流詩，你有沒有讀過小豔詩呢，那個故意逗他的，這些人的書都讀得很多。師父啊，那當然讀過啦。他說古人有兩句詩，你讀過沒有。什麼詩埃頻呼小玉原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這兩句詩怎麼講呢，這個小姐跟這個表哥來講戀愛，是古代啊，不是現在，現在講戀愛很簡單，兩個人手一拉、一抱，五花大綁起來，兩個人抱在一起，手搭手，肩背搭肩背，我叫他說……當年綁上犯人，綁上法場那個樣子，五花大綁。現在那麼簡單，當年可不同，要見一面，還偷偷的看，不是那麼簡單，所以這位小姐啊，要通知這個表哥見個面，這個就難了，又不能通信，又不能打電話，就叫丫頭，丫頭的名字叫小玉，小玉啊，這一聲啊，不是真的叫丫頭，叫小玉，是給隔壁那個表哥聽到，我已經在這裏了，就是這麼一個黃色的小故事，可是文學上很美的，這兩句詩，頻呼小玉原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只希望那個阿郎，就是那個表哥認得我的聲音。

# 南禪七日第二十七盤

---南禪七日

五祖演堂堂的一個大和尚，像妙老一樣，道高德重的，公然講出風流詩來了，因爲這個人問他，佛法有捷路嗎，他說有啊，你讀過唐人的小豔詩嗎。讀過埃他說唐人有兩句詩，頻呼小玉原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這個人一聽，跪下來一拜，他已經懂了，悟了，他拜了五祖演，走了，得法了，所謂悟了。剛纔有一位同學問我，像這樣的有所領悟是解悟阿證悟呢。解悟是理解到的，等於說你懂了沒有，我懂了，也算悟啊，證悟是連功夫、身心都證入那個境界了，理解也到了，定慧等持，這個叫證悟、證到。這個不要寫了，這兩個解悟證悟都一定懂，這個人啊，所謂悟了，是解悟啊證悟啊，你去參一參嘛，其實解悟、證悟都一樣啊，解悟真到了，你只要保持那個解悟慢慢就自然也會到了嘛，怎麼那麼沒有信心呢？解悟的人很多啊，像我們這裏，那位什麼，沈小姐啊，她說「禪林漫步」，你管她走哪一步，行香這一步也好，跑步也好，她總有一天給她跑到，真去跑的話。好，這個人走了，圓悟勤站在師父旁邊當侍者，他看師父就許可他，好像這個人開悟了，他很懷疑，這個居士出去了，他就問師父，師父啊，就是這樣？他就認得了聲了嗎？只要檀郎認得聲，換句話說，他就真悟了嗎？他不是那麼講，他說，師父啊，他真是認得了聲嗎？師父就罵他，你管人家認不認得聲，你認不認得聲。本來一肚子懷疑，問問師父，給師父一瞪一罵一喝，是罵你、喝你，就是教育法，禪宗的。圓悟勤搞得，回頭就跑，跑出山門外，一跑到山門外，山門外那個欄杆上面很多野雞停在上面，這個小和尚咚咚咚……一跑出來，那個野雞啊，嚇住了，一羣野雞就飛了，這一飛啊，圓悟勤開悟了，就馬上指著野雞，這樣一飛，他說，這不是聲嘛，這不是聲嘛，他也認得聲了，只要檀郎認得聲。回來，又回頭寫了一首偈子給他師父，金鴨香銷，香爐啊，黃金做的鴨子的嘴巴，金鴨香銷錦鏽幃，都很風流的詩啊，老和尚、小和尚都作起風流詩來了，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笙歌叢裏，就是到酒家跳舞廳的音樂，很……聽得很……然後啊，這個男男女女裏頭啊混……笙歌叢裏醉扶歸，酒喝醉了，還別人扶他回來，少年一段風流事，只有佳人獨自知。這一首詩簡直莫名其妙，黃到極點，也風流到極點，哪裏像佛經那麼莊嚴呢，就寫了這麼一首偈子拿給師父一看，五祖演一看，嗯，對了。就是這樣叫參禪，這也就是話頭。所以禪宗祖師的話頭，教育法特別特別，插過來一段，有一位大官來問五祖演，佛經上說，一個人黑風吹墮羅剎國土，佛經上的原文意思是怎麼樣。一陣大風來，黑的，很壞的風，把這個人啊，吹墮在羅剎國土，魔鬼的洞裏去了，他說，這是什麼事啊，怎麼一回事啊，佛經怎麼這樣講。這位禪師說，這個問的人是學問好，官位大、權威大，可是這位大禪師和尚，憑你，狗屁，你有資格問這個？人家年齡、學問、地位、權位多了不起啊，向你大和尚規規矩矩請問這一句話，他那個樣子，面孔又難看，話又不好聽，等於罵他一頓，憑你，你有這個資格問這個事啊，多難受啊，這位先生當時就氣起來了，就發火，你這個和尚，你怎麼搞的，我還叫你師父呢，好好的問你，你這樣侮辱人埃這位和尚笑了，這就叫做黑風吹墮羅剎國土。就是我那麼逗你一下，你的無明就發了，頭就昏了，一陣陰風就把你吹到魔洞裏去啦。這位先生一聽，趕快就跪下來，師父，我懂了，這就是禪宗。

（大衆行香，南師擊香板開示）然後你以爲圓悟勤這一下子就悟了，當然悟了，進了門了，再跟在師父旁邊一陣子，要離開師父了，慢慢也想出去活動去了。師父告訴他，你還不行耶。他跟師父倆爭論起來，五祖演笑了，克勤啊，他的出家名字法名叫，你啊，出去歸出去吧，你要碰到有一天，寒病下不來，就是發高燒要死了，前路茫茫，就是到死路的，到死的邊緣了，那個時候你就會想到我再回來，還沒有到家。他就告假，走了，後來在下江，在外省，就是到江浙一帶，真得了重病，發高燒，快到死的邊緣，平生所學，念阿彌陀佛也好，唸咒子也好，一點都不得力啊，生死到了，一點都沒有辦法，這一下子他想起師父的話，哭了，還是師父對的，所以懺悔，這一懺悔，病好了，又回到五祖演身邊，以後纔有很大的成就。大概簡單告訴你們，這些公案我講給你聽，很好聽，你們自己可以找到的，哪裏找《五燈會元》啊，《指月錄》、《傳燈錄》上去找圓悟勤一段，我講的有些還稍稍變動了。個人自己修持，什麼一天幾支香也不一定，爲什麼講一天幾支香呢，那個時候還沒有鐘錶，古代，所以拿一支香計時間而已，差不多一支短一點香，中間不過一個多鐘頭，起碼連到一天七、八支香，坐禪，如果呢，禪不一定在打坐，打坐不一定成佛。但是禪也好，佛也好，表相真正的姿態，最好是毗廬遮那佛的七支坐法，像我們現在每一堂，諸位也沒有什麼大了不起的多坐，一次有多長呢，三十分鐘，這一堂比較好一點，很可惜諸位寶相莊嚴啊，我都在這裏，向你們頂禮、膜拜，所以多留了五分鐘，如此而已，不要以爲自己了不起了，真正假使一坐一堂，一個半鐘頭，一天連到下來，你們諸位現代的菩薩，那就，南無，南無，受不了。什麼叫南無、南無，有個笑話，在從前，讀書人，從前那些讀書人，有時候看不起出家人，看不起和尚，這跟現在也一樣，和尚有時候看不起在家人，人與人之間就是那麼麻煩，這就叫人我相，有人相、有我相，就是我慢。有一個讀書人碰到一個和尚，他說，你們啊，還講佛學，什麼了不起，書都沒有讀好。這個和尚說，怎麼呢。明明是「南無」兩個字，你們就讀成「那摩」。這個和尚說，那有什麼稀奇呀，你們讀孔子、儒家的書大學上，明明是「於戲」兩個字，你們偏要讀成「嗚呼」，你們一嗚呼，嗚呼嘛，我就來給你南無，南無。嗚呼者，等於死亡也，南無嘛，和尚來給你念經，所以這個和尚很高明，你們「嗚呼」了，我就來給你「南無」了。

一個證道歌，一篇文章，同他所講的，很濃縮的，怎麼修行，怎麼出家，怎麼皈依，怎麼出家，怎麼學佛，怎麼悟道，成道，綜合起來很薄的一本《永嘉集》，你看他六祖的弟子，學天台宗出身，修止觀，修止觀，禪定出身，見六祖，見一面，請六祖印證，自己悟了，不放心，就這一點，差一點了，當時，但是也應該，請六祖印證，只見一面，由溫州那個時候走路到廣東，沒有飛機哦，不像你們哦，見一面，對了，就要走了，六祖說，真喜歡他，住一個晚上啦，明天走，爲了師父這一句話，在那裏住一個晚上，所以歷史上有名叫一宿覺，他這一篇證道歌，與他的著作影響中國文化，佛家、道家、儒家，一千多年。後來回到溫州，就是現在溫州這個廟子，頭陀寺也住，一千多年來，中國的佛家、儒家、道家的人，都很恭維他的，都受他的好處，受他的影響，修行之路，他通通講，可是到了現在，奇怪了，事情隔了三、四十年了，五十年，快到五十，我離開成都、四川以後，在昆明，你們坐你們的，不要聽我講故事，講公案，現在的公案，然後就忘記了禪定，那還能夠，劍樹刀山爲寶座，龍潭虎穴作禪牀。我講的話放狗屁一樣，愛聽就聽，不聽拉倒，有什麼關係，做你的功夫，沒有功夫可做啦，就是本來清淨。

下面一段都是南師講自己的故事

我到了昆明，聽說月溪法師在昆明，天上月亮的月，三點水山溪的溪，這位法師我二十一歲起就久仰他的大名，因爲我有個和尚好朋友，我之所以學佛啊，是這位和尚好朋友的關係很大。我在杭州唸書，同你們一樣喜歡搞道家的什麼奇經八脈、守竅，反正古里古怪的東西呀，練劍、耍刀、打拳，什麼都來，什麼都學，佛嘛，碰都沒有碰，就在家裏小的時候，那個小的時候，沒有看過佛經，那個小的時候，在廟上讀書，我家鄉那個廟子就是了法師誠信師那個附近，叫井洪寺，只看到一本放焰口的，我翻開一看，有些句子真好，再看到蓮池大師的七筆勾，什麼紅粉佳人一筆勾啊，放焰口有些句子真好，我回來跟我父親講，我說，那個……公公他們唸的那個經呀，裏頭有些文章很好。他說，你看了什麼？我說，那個什麼放焰口啊，什麼東西那一段，他說，你曉得誰作的啊，那些好的。我說，不知道。蘇東皮，講錯了，蘇東坡，蘇東坡作的，真的，假的，我到現在也沒有去考……我父親告訴我的，我說怪不得，蘇東坡這個才子作的。我的佛學當時年輕因緣就是接觸到這樣，那個廟上有個叫寶善法師，除了我那個跛腳的公公以外，這個和尚是難得在裏頭，看不見的，專門到外面趕經懺，他的徒弟就是太虛法師的大弟子，那個芝峯法師，他呷葷耶，喫葷的，不過，可是他趕經懺放焰口那個聲音好得很，有人去南無，南無了，嗚呼，嗚呼了，他一定來南無，南無的。喫飯的時候，桌子上是素菜，抽屜裏都是葷菜，我們溫州的魚，好的東西都有在裏頭，我在廟子讀書，他是不避諱我的，我父親也知道，沒有人的時候，上面兩個素菜，抽屜打開喫，我來、來……這裏有好菜，所以我家裏送來的葷菜跟他兩個閩南話「公家」，兩個人搭夥的。到了杭州讀書以後，我就在裏西湖，所以我對於裏西湖始終懷念，你們現在還看得到，裏西湖有個秋水山莊，裏頭很漂亮，旁邊隔壁有個小房子，現在不曉得在不在，一天到晚，門關著的，實際上是個廟子，小廟子，看不出來住家，是上海名人，比杜月笙早一點，很有大名的，辦申報，史量才的家廟，裏頭有個和尚，寧波人，後來變成我的好朋友，叫聖士師，我要喫素就跑到他那裏去，他一個人，有個小和尚做飯，廟子一進去，裏頭有道家的書密本，看不見的，多的很，所以我在那個道家的密本，在那個時候看得很多了。後門是個秋水山莊通的，秋水山莊，就是史量才修建給他姨太太的，姨太太名字叫沈秋水，所以稱爲，秋水山莊。這個和尚又是學禪、參禪，參禪參了以後，的確可以說，如果把禪宗後代分成三關，先破參，破初關，再進一步到重關，最後大徹大悟，破末後牢關。拿三關來做標準的，我這個朋友，聖士和尚，他真正是破了初參的，可是呢，破初參以後，他覺得不對的，不是不對，佛法只到這個程度了，如何修轉這個報身呢，父母所生之身如何把它修轉、轉化，甚至可以自由，這個在禪宗、在佛法裏找不到的，等於道家南宗的祖師薛道光也是和尚，開悟了以後，重新來學道家、學密宗，所以認爲……認爲禪宗所謂悟了見道，不過只了了法身，報身與化身還做不到，所以薛道光後來學道了，變成道家南宗的七祖。那麼，我這個朋友也是有這個味道，他呀，一邊跟我倆好朋友，要我教他武功，打拳啦、練劍啦。我嘛，叫他什麼呢，四仔眼，戴個眼鏡，說浙江話，四隻眼睛的和尚，四仔眼，四隻眼就是這個意思。有一天，他桌子上一本很漂亮的《金剛經》，他說，你還是看看吧，我翻開《金剛經》一看啊很有興趣，不是有興趣，特別感情，我說，送給我。他說好啊，你要你拿去，我拿來早晨、晚上，自己就坐在學校的會客室一個角落裏，早晚我就唸《金剛經》，一下子念不完啊，早晨念一半，下午、晚上念一半，念不到一個禮拜，所謂唸經，我就自己合個掌，把經立起來就唸，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這樣念，等於旁邊敲個木魚，有一天唸到，無人相、無我相、無衆生相，完了，念不下去了，因爲我都沒有了，我自己也沒有了，找不到我了，把經本一合，就愣在那裏，不念了，趕快站起來到這個小廟去，外面沒有掛牌的叫閒地庵，跑到閒地庵敲門，我這個和尚朋友，聖士啊，四仔眼就開門了，他看我這個樣子，愣了一下，笑一笑，怎麼樣。我說，我也念《金剛經》，你那本經給我，我就唸，今天呀，唸到無人相、無我相、無衆生相，找不到我了，我身體也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我都……而且經也念不下去，不要念了，不是不肯念，沒有念頭可起了，也沒有文字可找。他就合個掌，恭喜你。我說恭喜個屁，唸經還念得昏頭昏腦的。這就對了，我也不過只到這個樣子。我說，什麼你也只到這個樣子。談何容易埃因此啊，對佛家就有了因緣，然後他就進去，拿一套書，這個拿回去看，《指月錄》，我的媽呀，天下的書我都不怕，就怕這個書，怎麼看都不懂，不曉得講些什麼東西，不過，很好看，非常可愛，好像很多的寶貝，好像懂，好像不懂，所以一本《金剛經》，《指月錄》就是如此因緣。有一天，我跑到葛嶺，裏西湖後山，說我那個侄子啊，這幾年叫我侄子，杭州給我找個房子，還是找裏西湖，他嘛，永遠做不到，我也永遠不想要了。這個葛嶺後面有個瑪瑙寺，那個時候，廟子蠻多的啦，我們常常跑去玩。有一天，跑去瑪瑙寺，進去了禮拜天，出來個和尚，很奇怪，那個額頭長得鼓鼓的，就像畫上的一個羅漢的樣子，他忽然看到我，我也……以前這個廟子常去，沒有看到過這個和尚，這次突然看到，他也看到我，合個掌，兩人打聲招呼，他突然問我，先生，你來玩。我說，我常來的，我住前面，講什麼呀，他就問我，你怎麼那麼有心啊，我怎麼樣這一點忘記了，怎麼樣。他就問我，心在哪裏。我說，在這裏啊，心在這裏啊，我就指心頭。這個不是你的心，這是肉團心，你應該把你的心找到了。我也愣了一下，他也就進去，我回來問，四仔眼和尚，聖士啊，我說，瑪瑙寺來一個怪和尚，相貌很好看，像個羅漢，剛纔我去，他還……我們兩個對話幾句，他還批評我只曉得肉團心，不曉得真心，這個和尚他敢批評我，我很傲慢的。我這個朋友呀，四仔眼說，你碰到他了，這個和尚不太容易出現的。我說，你知道他。他說知道。我說是這個廟子埃不一定，他神祕兮兮的，你碰到他太有緣了，不大容易出現的哦，他講的對，他說你，那麼因此我們兩個談談，談到佛呀，由道家、佛兩個人，都搞這一套。我說，什麼叫禪宗呀。他就告訴我，禪宗那個《指月錄》。我說，我都翻了，我曉得那個釋迦牟尼拈花微笑，都知道，看了，故事知道了，我說，那你參禪的，參話頭的。對，我參話頭的。我說，你有這一點瞭解跟誰學的呢。他說，我這個得法的師父是月溪法師。我說，月溪法師又跟誰學的。他說，南京一個鐵牛老和尚。鐵牛老和尚又跟誰學，他一路講下去，他說這個臨濟宗的傳承，他說，我說那你怎麼……他說呀，月溪法師在棲霞山，南京住茅蓬。我這個朋友是寧波人，出家當和尚，他說，我嘛！到處參學了，就曉得月溪法師開悟了，得道的。他說，我就找到他了，他對我態度很嚴肅，最後嘛，我是罵也好、打也好，不過，他沒有打，我就賴在那裏不走，不走埃他住他的茅蓬裏，他也不做飯，不燒茶，那麼，我給他燒茶，給他做飯，這裏又有個故事，等於明朝的憨山大師到盤山頂上，看到一個和尚住茅蓬，這個住茅蓬啊，看到人來，也不理，專門打坐，下坐就經行，在山頂轉圈子，做飯呢，到了晚上，這個憨山大師一看，這個是了不起的人，就不走了，到了晚上，這個住茅蓬的和尚就煮飯，自己煮，自己添起就吃了，憨山大師在旁邊，他理都不理，好像沒有人一樣，照舊打坐，晚飯吃了以後，夜裏又在山頂經行，這個憨山大師也跟著他轉，回頭都不看他，憨山大師很聰明，看到就賴上這樣一個人，第二天，不到時候，他就把他的米缸打開，煮飯，把他不曉得豆豉什麼弄起來煮菜，做兩份，到時間，拿兩個碗，擺在那裏，憨山大師自己做好飯，添菜喫，那個住茅蓬和尚一看，飯做好了，也拿起碗添起喫，也不講話，這……這古人的禪風啊，很妙埃所以我那個朋友講啊，他……我就像憨山大師一樣，跟著他煮飯、燒茶，後來他教我參話頭，他說，我有一天……我說，你參什麼。唸佛是誰？有一天，我正在煮菜，那個鍋鏟在鍋裏炒……炒菜，下面火燒得很大，這一炒下去，一炒，一邊炒鍋鏟，炒菜，一邊是參話頭，唸佛是誰……，這一鏟，唸佛是誰，那個鍋鏟碰到鍋啊，啪一下，就愣了，定在那裏，好像明白，結果菜也焦了，他說，我就……月溪法師過來看我這個樣子，一笑，你對了。我就給他磕頭，如此者再住三個月，天天在這個境界裏頭，天天在這個境界裏頭啊，我覺得……這就是憨山大師講的，憨山大師的，荊棘叢中下足易，月明簾下轉身難。像你們現在雜念紛飛，妄想、煩惱斷不了，一路都是荊棘、雜草，都是刺你的，在這個亂當中一腳踏下去，把它踏平還是容易啊，念念清淨，心心皆空，隨時都可以做事，隨時無念，等於清風明月，萬裏無雲，無雲的境界，比方，月明簾下再轉身，由空再轉，再進一步就難了，結果踏過了這一步呢，等於可以到了重關了，你們注意哦，不要隨便閉關哦，依禪宗規矩來講，不破本參不入山，沒有住茅蓬住，沒有住山的，住茅蓬的資格，不破本參，就是破初關，不到重關，不閉關，到了重關再追求進一步，破第三個末後牢關，那就有資格閉關了，這都是老規矩，你們大概「莫知樣」啦，不知道啊，現在我講真的故事給你聽，要聽不要聽，還是要腿，還是要聽呢？徵求諸位意見，民主時代要投票的，要聽不聽啊？要聽！好，要聽再講，不聽，就不講了。好啦，他說我呀，到這一步就問月溪法師，怎麼樣再向上一著，踏破初關。他說月溪法師很了不起，告訴我，你趕快下山吧，另找明師去，我告訴你，我也只到這個地方，我還在想參進一步呢，找不到善知識，我也只到這裏，他很誠懇的要我走，你到處參訪去，也許找，如果你找到一個高的，你來告訴我，我也去。他說，世界上沒有善知識很苦，因此，我離開月溪法師是我得法師父，不過，他那個出家師父也了不起的，湖北人，一輩子沒有廟子，做一個活動的維摩龕，這個東西我還沒有看過，出門就身上背得很重，隨便到哪裏，等於我坐的這個位子那麼大，一到那裏，一拉起來，一個頂，等於電話亭那麼，活的，不住廟子，頭陀行，晚上前面一拉，就坐在裏頭了，這個師父一輩子也是了不起的高人。這個……我說，那後來你找到沒有？到現在還沒有找到，他說，我還始終在這個境界裏。我也聽聽很有意思。所以這個和尚朋友，後來抗戰起來，我一直在四川，我們一路，後來死在四川自流井，也是到這一步，那麼，大概入定的時候，給徒弟認爲死了，埋掉了，才通知我，我痛苦的氣得不得了，我從四川宜賓走路到自流井，一看，已經埋下去了，依我曉得，他是入定，這個祕密他徒弟哪裏知道，因爲他定很難，他就告訴我，最近得了一個祕方，道家的，用外物，用藥使自己得定。我說，你得了什麼仙丹啊，他說，白蠟，白蠟是樹上長的，做蠟燭的那個白蠟。我說，這種……他說稀飯裏頭放一點白蠟，做了喫下去啊，就雜念妄想會少，會定。我說，有這個事？當然，我不會去試，他老兄大概去試，後來一定是白蠟喫多了，我想拿現在醫學講啊，這個白蠟的油性把心肌閉塞，也是一種定相，也是一種病態。那麼，這個徒弟懂嘛？慢慢他反正功夫蠻好的，打坐，過幾天，常常有許多人入定了，給人家抬去燒掉的。你們注意，所以你們學佛參禪，在那個外行堂子裏頭，尤其過去的出家人，沒有身份，只有個戒牒，那裏來，家在哪裏都不知道，燒啊，送涅槃堂一把火就是了，那個廣欽老和尚在臺灣，廣欽老和尚親自告訴過我的，他說，在福建鼓山他入定，在洞裏頭，六、七天不出來，和尚要抬去燒了，剛好弘一法師到了，他說，弘一法師救我一命，弘一法師說，你們幹什麼。他說，我們這裏有個年輕和尚在山上，住洞，涅槃了。他說，這樣埃那個山洞好不好，很好啊，他說，我去看看，弘一法師看了半天，告訴他們，等，再等兩天看看，算不定入定去了，第九天出定了，假使不是弘一法師一擋，我第六天就被他們燒掉了，所以他很感謝弘一法師。所以你們要注意哦，所以出家人，修禪定，這個東西身邊一定帶，有時候入定，怎麼都出不來的，只要這樣在他耳邊一敲就出定了，他就曉得南懷瑾還在禪堂裏，要我出來了，他嘛知道了，所以這個很重要，一方面帶到這個好化緣嘛，沒有飯喫，站在門口，叮一敲，飯就來了。講到哪裏了，講到他，所以後來我跑到自流井，一輩子，這一件事我沒有做好，好朋友啊，最好的朋友，在他墳前一拜，跟日本人在打仗時，假使有一天勝利我要回浙江時，一定把你骨灰，把你骨頭燒了帶回去，後來，我回來也沒有再去，所以還欠他，不過，他跟我來了，跟我來會投胎來，一轉身就迷掉了，哪裏有這個本事，這些賬我都知道的，是我的什麼人，我都知道。好，所以講到月溪法師，我就知道這個人，

# 南禪七日第二十八盤

---南禪七日

（本篇文章南師講了很多自己的故事）

我一到昆明，聽說月溪法師在昆明，他是昆明人，俗家姓吳的，父親還是前清的一個舉人，祖父又是什麼，都是世代，俗家官很大，我一到昆明，住在昆明唯一的大飯店，商務飯店，最漂亮的地方，聽說月溪法師在昆明在他家鄉本地，他難得回來，多半在海外、香港，我就打聽打聽，昆明人講過，他是吳家的少爺出家的嘛，他家裏世家，很大，王侯府第一樣，那個房子是王侯將相的房子，我就跑到吳府上拜訪，拿個名片，找月溪法師，剛好在家，他一看到我很高興，我一看，這個和尚完全是怪頭陀，頭髮留得這樣長，披到肩膀，眼睛一隻看不見的，一隻很發亮的，穿一個……穿西裝的，皮鞋，打一個綁腿，上面穿個和尚衣，拿個手棍，一個俗家，在他自己家裏，出來看我，很高興，我就叫他，法師啊，我應該叫你師父。他說怎麼搞的。我說，你有個徒弟，叫聖士師，你還記得嗎。我還記得啊，我一直找他。我說，他已經死掉了。怎麼死掉啊，我說，這樣……，怎麼搞的，他說，他沒有找到。我說，師父啊，他是我的好朋友，現在他死掉，我就代表他叫你師父，其實我沒有皈依他，這就是，線裝書讀多了，中國文化讀多了，好朋友的長輩，自己也認爲自己長輩一樣，可是他對我啊，很客氣，他不敢麻胡了，大概我這個人呀，傲慢不成的樣子吧，這個後來，我們三言兩語就談正題了，我說法師啊，師父，你現在還是當年那個程度嗎。他說，這個時代，我說，聽說虛雲老和尚。我見過，好朋友，好朋友，他手一擺，我看這個樣子，就不問了，我說，揚州高旻寺來果和尚聽說……好朋友，我都見過，都好朋友，他學問好得很，結果嘛，談談啊，我們倆變成好朋友，過三天，他到商務飯店來看我，這個商務飯店門口，等於現在五星級的旅館門口有衛兵，站著，要衣冠整齊才準進去的，法國人開的，他這一幅裝樣，你看，穿一個短褂，不像短褂，長袍羅漢褂，長袍不像長袍，踢哩踏啦的，頭髮留得這樣長，眼睛一隻看，好像瞎了一樣，也不瞎，小一點，剩一點點，另一隻滿亮光的，不修邊幅，穿一雙皮鞋，西裝褲的皮鞋，找個綁腿，拿個手棍，龍頭柺杖，衛兵擋駕，他就硬要進來，他是昆明的世家啊，但是人家不管你，你世家，你家以前你祖父做過皇帝，現在他不認識你這個爛和尚，衛兵不準，我正好出來房間陽臺上看一下，一下看到一個和尚這個樣子，我一看是月溪法師，衛兵不給他，我曉得他來找我，我嘟……趕快就跑到樓下去，打個招呼，我說，我的客人，這個看門的衛兵，不好講，我就把他帶進房間，然後我們兩個一談，就談到證道以後，證到空性以後，肉體一死就不再來了，入了涅槃就不再來。我說，法師你還是這個見解嗎？那當然啦，涅槃不再來的。我說，大法師你的修持，你的見地只到這個程度嗎？他說，怎麼不對呢？我說，不要說別的，楞伽經上面講的，無有涅槃佛，亦無佛涅槃，小乘的羅漢，是停留在有餘依涅槃，偶然不來這個世間，不過請長假，請短假而已，小乘還不究竟，有一天要回心向大乘，大乘到了佛，證得無餘依涅槃，每一個成佛的，都再來任何十方世界，度一切衆生，這個教理，我說你都應該瞭解。他說，教理是那麼講的，實證是我這個境界。我們倆個抬起槓來，抬了半天，我那個一爲了真理前面，本人素不低頭的，我就站起來，我說，你這個見解，你還再去修三十年。他說，不……不要這樣，不要這樣啦，不過我們倆還是好朋友，爲了佛法，古人有句話，寧可將身下地獄，不把佛法作人情。那怕是父子也好，兄弟也好，感情再好，你沒有到那個境界，就說你對了，那不幹的，真理前面絕不低頭，寧可將身下地獄，不把佛法作人情。到了香港，問起月溪法師，大家都翹大拇指，死了人，叫他來唸經，念個什麼經啊，來講經，你走了，就趕快去吧，大家說，好好，供養花，給死人買一點花，拿了花來，咄咄……哦哦哦……擡出去、擡出去就好了，他的怪事很多，我在臺灣，慢慢聽到月溪法師他……沒有寫信給他，我到了臺灣，有一度，香港的人傳言，月溪法師在香港講，南懷瑾是他的弟子，這句話，我覺得他打妄語了，朋友是朋友，我叫你師父，告訴他也不是皈依你，那個朋友死了嘛，我恭敬你，後來我寫《禪海蠡測》那本書上，我大概提一下，不過……我一輩子有兩件事，你們問我那個先生、老師好不好，師父啊，你不要講名字，我還可以說這個對不對，那個對不對，你一提名字，我絕不答覆你的話，何必批評一個人，幹什麼，論事不論人，這是我一輩子，所以我的那本書上提到我有一個好朋友，講講……這個，這個，後來我也給他加上去了，後來非把他名字寫出來，講成了佛，悟道了，就再不來的，這個見解錯誤的，後來我說，你亂扯，人家把他著作拿給我看，我說亂扯，怎麼打妄語，我不是他的弟子，後來，他在香港過世了，他的手邊遺產八百萬港幣，我的那個好朋友楊管北就笑，老師啊，你真笨。我說怎麼啦。月溪法師講你是他徒弟，你就承認一聲就對了嘛，這八百萬港幣就拿到手了。結果說八百萬港幣，死了以後，真涅槃了，他再來不再來，後來，我一問，錢到哪裏去了，他俗家來個侄子接收了，接收了，在香港呀，賭呀、嫖呀，一、兩年，八百萬用的光光的，也好，十方來，十方去嘛。爲什麼講到他，因爲提到永嘉禪師講到他，他就寫文章，一本著作哦，月溪法師的著作，這些徒弟們出版是線裝的，一個字一個，印得漂亮，古書，古色古香啊，他一篇文章專門攻擊永嘉禪師的，他說，永嘉禪師，甚至永嘉的《證道歌》，第一，思想是錯誤的，不是純正的佛法，是老莊的思想。第二是什麼，這一篇文章是不是永嘉寫，永嘉寫不出來的，學佛是……那一套考據，可惜他死了，不死了，我到了香港一定甩他兩個耳光。所以啊，學者跟……他有點好名，喜歡寫文章，喜歡標新立異，但是你說他修持呢，初步的見地有沒有，的確有，我講這個故事爲了什麼，就爲了講永嘉禪師證道歌，影響中國文化一千多年，到了這一代，有一個半雙眼的，這種我永遠叫他半雙眼，他佛法也只學了半雙眼，寫一篇文章，專門攻擊……一本書哦，叫什麼名字我不知道，一定流傳的哦，他的書流傳，他的弟子們拿這個書當密宗法本一樣的，所以我都勸人不要寫書啊，殺人不過，殺一命抵一命，你殺十個人，一百個人，還以……變牛變馬，還他命者一百條就是了，你寫了文章錯誤了，斷後代的慧命，這個是十八層半的地獄都不能下的，尤其現在時代電腦進步了，閻羅王那裏修了新的地下室，多挖了兩、三層，本來十八層，現在大概二十一、二十三層了，電腦時代，這個果報不得了，所以古人著書，非常小心，就怕一字之差落因果啊，這叫殺人慧命啊，智慧之命，比肉體的生命不過是一條，慧命給你斷了，永不超生的，當然，不是因爲永嘉大師是我的同鄉我替他辨護啊，並無此意，這是公平講話，下座、行香。

這種日子，這種生活，這也過了一輩子，這些問題、學術、文章各種各樣，還有些真實問題，哪裏做好事、哪裏要出錢，那些……沒辦法，所以我也很想學財神法，天天有鈔票來就好辦了，有錢出來，結果我在西藏學了財神法，什麼法都學，財神法我不喜歡學，因爲我不學呀，當然也……那個財神法學了以後，天天要供養，學密宗是富貴法，一天供養，譬如這個臺子上面供養的，二十一杯水，早晚都要換乾淨的，二十多盞油燈或一百多盞油燈用酥油燈，天天都要點，不少的錢啊，那個油，然後還要燒「護摩」，什麼都燒化，學財神法，還要很好的奶油，很好的香油，把財神放在中間，天天給他換香油，換了洗澡，洗了念一次咒子，洗一次澡都是香油，香油就要燒了，那個成本一算，我不要修財神法，我一定是個財神，要做到佈施供養，食物、金錢方面處處都要，孔子說的，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要做到世界上的人需要錢、需要物質，統統滿足大家的願望，孔子說就是堯舜，當了皇帝的都不可能埃博施就是佛家講佈施，濟衆使每個人滿願滿足，堯舜猶病，作皇帝的都作不到啊，衆生願望無窮，願望是好聽一點啦。答覆問題，過去我幾十年，有時候一天坐下來，堆積多了，只好回信的什麼，一回信坐下來，不過半天、一天，就是寫信了，受不了，沒有時間，其他沒有時間，案牘之勞形，案頭上，桌子上堆的信要回的，之勞形，就是做得一大堆，那也是，秋風落葉亂爲堆，掃盡還來千百回，所以人生的境界，像你們一個人清淨很好，你說，弘法利生，那是犧牲自我，而且有沒有這個本錢，所以人生境界……諸位假使沒有得到我的答覆的，稍等一下，我的事情太雜亂了，因此就想起來人生天下事，許多無可奈何。清朝那位大學者紀曉嵐有首詩，如何如何又如何，如何如何何其多，如何如何又如了，如何如何莫奈何。那真是真的，非到那個境界，人生經驗過才知道，一個人到了某一個程度，好像我找他不過是問一句話，一件小事，可是他本人一天接觸的一句話、一件事，千千萬萬啊，就不得了了，如何如何又如何，如何如何何其多，如何如何如何了，如何如何莫奈何。如何就是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這些小法師們看到這些好偈子，比般若波羅蜜多都還好，這個是很好的咒子，你天天去唸吧，專修閉關念此咒一百遍一定有所成就，成就個什麼，莫奈何。

我說的話頭，從哪那裏開始啊，釋迦牟尼佛的時候就開始了，在哪裏呢，你們就不曉得留意了，《楞伽經》，所以禪宗是以《楞伽經》爲主題哦，不是以《金剛經》，達摩祖師來傳了心法以後，吩咐以楞伽印心，唯識法相宗，《楞伽經》也是它的重點，《楞伽經》有如此重要，楞伽是佛在晚年，年紀大的時候，在錫蘭，到南印度錫蘭所說的，在錫蘭楞伽山，在這個山上說的，《楞伽經》一開始，大慧菩薩，大慧者，大智慧菩薩，提了一百零八個問題，不止一百零八個問題，提了很多問題，宇宙問題，人生問題，唯物問題、唯心問題，哲學問題、科學問題，宗教問題、問題的問題，一大堆的問題，甚至提到一個窗上有幾顆灰塵，一顆灰塵裏頭有多少分子，就是有多少核子，電子、原子，拿現代話，大到無比大的問題，小到無比小的問題。《楞伽經》的開頭都是問題，所以楞伽一百零八問，可是大慧菩薩提的不止一百零八問題，很雜亂什麼問題都問了，當然沒有問完，佛，也提話頭，大慧菩薩提了這些話頭，佛沒有正面答覆，一個一個答覆太細了，但是全體的佛經裏頭，大藏經裏頭，幾乎所有問題都有答覆，不止在一本經典兩本經典，所以你們趁年輕，現在時代印刷發達，大藏經都擺在這裏看看，所以我在山上閉關閱藏，這位師兄在外面招呼我的，他過一、兩……上來休息一、二天，他又要下山，下山要挑米挑糧食上來，那很苦、很苦的，要命的，當然，全體廟子上，就是靠他們這幾個弄來喫的，那麼我就給他一張條子，帶下去花生米多少啦，什麼啦……由他去辦，那個時候我也喫過七年素，當然沒有……在山上當然喫素了，過午不食。我原來十七、八歲的時候，運動的時候喜歡運動，一歺是喫八碗飯，一盤肉，你們現在，你看我現在，現在我一天只吃一歺，兩碗稀飯，當年是一歺八碗飯，一盤肉，喫下去兩個鐘頭又餓了，所以你們說喫得胖，要減肥我纔不相信，吃了一輩子最好的也不肥，但是我要減瘦，也瘦得……差不多已經是白骨觀了，還瘦個什麼，在這樣的情形，在山上也是過午不食呀，我們這個師兄也在這，那怎麼做得到啊，爲了學佛阿守戒啊，三碗飯慢慢減成兩碗，我可小心得很，不說戒律一定對不對，方法一定我要試過的，慢慢來怕胃出毛病，兩碗飯，一碗半，一碗半到一碗，一碗到半碗，半碗到二口，二口到一口，一口，一口最難斷了，這一下糟了，到了那個時候總要，嘴巴這個習氣就來了，然後改了，不喫，這一口也不喫，喫七顆生的花生米，都是他給我買回來，生的花生米，七顆慢慢把它五顆、五顆、三顆、三顆、二顆、一顆，到了後來統統把它，不過呢，嘴巴還是到那個時候，可是那麼多年在峨嵋山上，那個時候只二十幾歲哦，正在壯年時候，喝呢！喝得峨嵋山上的那個茶葉都寒的，我們那個水是雪水，下雪天泡出來的，如果講營養，我告訴你，一天我們廟上是，最了不起的萬年菜，對不起，師兄，萬年菜，辣椒、鹽，辣椒，那個鹹菜醃得很鹹，加一點羅卜幹很了不起了，油炒一炒端出來是這一碗，喫不完的剩下來，明天還是照這樣再炒一炒，所以叫萬年菜，什麼叫營養，那個時候沒有考慮，喫下去的飯，屙出來的大便，我們那個山上的那個東司，廁所啊，比這個，比這個樓矮一點點，上面屙下來到下面，古人有兩句詩，尿急板窄，那個茅廝上面，不是現在抽水馬桶，那個板啊，彎了一點，尿流急，這個尿就流得很急了，坑深，茅廁很深，糞落遲，這裏屙下來大概等了半天，才聽到「咚」一聲，此也特別風光啊，回想那個日月、日子，像我在廬山江西廬山住茅蓬，屙大便，沒有廁所，也沒有自來水，跑到哪？跑到萬丈懸崖的崖頂上，找一個地方兩隻手捉著，那個大便下去，大概高空下來，下面是不是大便不知道，半路已經化掉了，有時候屙完了，自己回頭看看，真是，龍行一步百草霑恩，那些草上大概，這些生活非常有味道，你們所以想做神仙，神仙的生活很苦耶，不好玩，不要做神仙。在峨嵋山這個環境做神仙多舒服啊？一天到晚都是霧，那個雲霧包圍住了，我們下面看起來，像神仙在白雲裏頭，其實那個神仙是在很重的水份裏頭泡著，像我閉關的時候，在那個冬天，到了十月間是冰雪封山啊，那個小樹給雪包起來是這樣大，可是呢，我後來想我自己，我這一輩子沒有福氣，在山上享完了，一個人在關房裏頭，披個紅披風，天冷的時候，三牀被子上面，早晨起來，第一牀被子上面結霜的，多冷，可是有一個味道，到了十二月間，你們看過月亮，八月十五看的多了，十一月、十二月最冷的時候，那個下面萬山冰雪是琉璃世界，整個山，一顆小樹，就變成現在水晶做的，窗子外面都是冰條，那個時候天青氣朗，半夜月亮當頭一照，自己也覺得成仙了，成佛了，那個風景你可沒有看到過，這就叫清福，清福是清福，這裏喫下去屙出來的大便還是白的顏色，這可見沒得營養了，這樣也過了，他活到八十歲還那麼好，話頭講這……講到這裏來話頭多吧，這就叫你們，像我們那時候，我要看大藏經，一天看二十卷呢，不過到這個時候，我看大藏經看什麼，等於看小說，好像每一句都懂，這一句是什麼什麼，就不要那麼辛苦了，當年沒有了解以前，研究金剛經都讀不懂，什麼須菩提，菩提須的，都搞不清楚，這就講，講到《楞伽經》有一百零八個問題，佛把它濃縮，佛又講了一百零八個問題，我叫你們好好去看經，經典就是話頭，話頭就是經典，所以我們唸佛珠一百零八顆，就是《楞伽經》有一百零八問，問題一百零八個，你去看看《楞伽經》佛每個問題，他自己把它綜合攏來，有一百零八，他答覆問題沒有？他一個等於都沒有答覆，通通擺在《楞伽經》上面，但是這部《楞伽經》你研究懂了，讀 懂了，上面一百零八個問題，一千零八個問題，一萬零八個問題你都解答了，是這個道理，講話頭，所以你們不要浪費了，年輕，像我現在的，譬如現在我手邊有大藏經，隨便想一個問題忘記了，一想，抽那一卷，那一段很容易抽出來，當年印象有啊，當然我還做的有筆記，不過一離開都沒有了，現在都不談，筆記有什麼用，靠腦子、靠心。

（大衆行香，南師擊香板開示）這一香板把念頭都打死了，嘿！可是說了這一句，念頭又浮起來了，行就是走，住，代表了這個姿勢，代表這樣站著，阿彌陀佛的立像，站像，坐，坐在椅子上也是坐，盤起腿子也是坐，交起腿子也是坐，每個姿勢都可以修行，練習定，行、注坐，臥，睡在牀上，四大威儀，隨時隨地都在修行、修定，戒、定、慧，你看這個時候有沒有犯戒，什麼戒都沒有動過，這個時候當然是定囉，你管我真定、假定，是一種定，這個時候瞭解，嗯，這個味道非常好，就是這樣，很清淨，這是所謂慧嘛，你管我什麼慧，大慧，小慧就是慧，戒定慧都在其中矣，所以這樣的行香，使大家經驗一番練習，我講過行香的方式很多種，自己曉得采用，密宗的行香，有時候一個環境，只有一個長條的走廊，你就吊……兩邊佈置兩條繩子，吊一個竹筒子套上，一隻手把握一個竹筒子，眼睛半開，根本就不用眼睛看，就在空中一樣經行起來了，這裏……這一頭到那一頭，那一頭回到這一頭，就可以練習了，也包括了做了自然的運動了，身心也健康了，現在我們休息十分鐘，

# 南禪七日第二十九盤

---南禪七日

諸位，善自用功，善護念。諸大菩薩，善自護念。大家問的問題很多，有許多差不多同類的，不能一個一個答了，這個問的問題的條子很多，沒有辦法一個一個答，等答完了問題又生出兒子問題來，子問題。子問題又生子問題。這個我只能抓重點整個答，希望大家很有智慧。學禪的人看到前面煙冒了，就曉得有火了，等於我們大家都很有智慧，聽到板響了，就曉得進餐廳去了。你看這個智慧不要參的都很高。其他的事也是如此。不過有一個……剛纔隨手抓來。無夢無想時主人公何在這個話頭，這是話頭。你好像在話頭上又找話頭。在那一個知道無夢無想的那個知上，你完全睡著了，還有個知嗎？無夢無想時問你，完全睡著了，那個主人公在哪裏？就說這個知吧。「知」在哪裏？無夢無想時。是這個意思。所以叫你們不要普通隨便參話頭，連話頭都沒有弄清楚，怎麼參？這不是責備你，不是罵你，因爲你問我，我告訴你。告訴你講得太詳細了，又說我罵人。我好冤枉哦，又沒有個包公，世界上有個包公，我天天跪在他前面喊冤枉，不答覆，又說這個老師看不起我，不答覆我，又冤枉。

現在，先來個總的。這個總的，關於修持有關係。好幾個人都問到，打坐起來，看了我的《如何修證佛法》或者各方面……打坐起來，如何得清涼、得輕安，而且問輕安的方法怎麼達到的。這個就麻煩的麻煩了。不是說問問題不是這樣，可見大家平常對於佛學也好、佛法也好，修持不用心。我講這個話先要聲明，我把佛教、佛學、佛法三個，在邏輯觀念上是分開的。所謂佛教，本來是個廣義的，我們叫廣義，幾十年前，現在你們叫宏觀的，宏觀的宗教。宏觀的佛教，那包羅萬象。我現在講佛教是微觀的，只管佛教這個宗教。宗教歸宗教，不管。修個廟子大家拜拜，一天講戒律、戒定慧。大衆過得好好的，這是宗教。佛學呢？就是一般我們學佛的出家、在家的人，專門研究佛教的學問，或者是三論宗的，或者是天台宗的，或者是法相宗的。這些有著作，這屬於……甚至於把佛學變成普通學術哲學裏面，這個都屬於佛學。所以我特別標榜佛法，佛法是佛流傳下來，一切的教法與修持證道的法門，實驗的，這個屬於佛法，如果以我這個分類法，我是比較偏重於佛法的，不太喜歡講佛學，也不敢碰這個佛教。因爲我本身也沒有出家，也沒有嚴持戒律，生活一切做人做事都吊兒郎當，都不成氣候，不守規矩的。以佛法來講呢，像輕安呀，這些……你要把佛經看得好好的，就會知道。你要問什麼方法達到輕安，你修定就達到輕安，我要答覆你，簡單就是這樣，你多修定。可是你要聽清楚，修定不一定你要打坐，你站在那裏也好，你修個站的定也好，你睡也好，永遠睡在那裏不動也可以。所以我現在下註解，我講修定並不一定指打坐，不過你把打坐當成修定，也對！很對，並沒有錯。這是輕安等等的問題。

第一是關於打坐修氣脈的問題，氣脈問題，還有好多大問題。前兩天還有個條子，關於男女性的問題，當然這是一個基本問題，欲界裏頭，就是這一件大事，能夠了了這個，不要說跳出三界外，至少已經提升到色界上面的事。此事，關於這個問題，世界上人人都在做，這幾句話不是我說的，清朝一位大才子講，金聖嘆講的。男女之間這個事，人人都在做，個個不肯說。他講得很坦然。這是個問題，尤其修行，同這個基本問題是密切相關。世界上一切的宗教，一切教化，只有兩個，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學，所有的教育學術，對於這個問題，性的問題，學術界、哲學家，避而不談。宗教家是壓制的，只有佛教的西藏密教裏頭，不是整個的密宗，原始的紅教，以及中國的道家南宗，面對這個現實。它認爲，學密宗的認爲，我們這個生命，欲界是這個事情來的，在這個事情根本上不能了，所有它昇華修持都是騙人的。所以他面對現實，研究這個問題。可是變成很祕密，因爲社會上大家的觀點，不好辦，不好說，大概這兩個問題我們先談，

（……下面一段講述了南師當時是如何修行的。很值得一看……）

首先關於修持得輕安，打坐修持得定、得輕安。譬如大家修行很好，不管你得輕安，是修持修定的一定的現象。輕安的反面，輕安就是輕，對面就是重，就是粗重，我們身體都很粗重，我們的心理負擔思想也很粗重，真得輕安，快要得止了。奢摩他，得止要來了。這個樣子吧，跟你們再講一次佛學教理下去又是一大堆。我告訴你我的經驗給你們聽。我學佛以後纔打坐，我也跟你們講過不要怕，以我常常搞運動的人，打坐有什麼怕的，兩腿一盤就是了，很輕視。結果我盤起腿，這一支腳在下面，這一支腳的膝蓋頭到下巴只有一指，這個腿就那麼硬。所以平常認爲身體練得很好，這個事情兩樣。我開始學打坐，這個腿放這裏，這個腿就蹺到這樣，真難受啊，怎麼辦呢？就把枕頭墊得半山那麼高，高一點好像腿看起來壓下也舒服一點，慢慢坐好了再拿開。那麼開始試驗。我是什麼都試驗都做的。當然一個一個都有階段，開始修數息觀，這些都修過。然後都試過，都有一點道理。我也自己找路子，不像你們東問西問，還有一個老頭子給你問。我那個時候還沒有人問，大家都是半吊子，跟我差不多。那麼尤其我知道，中國我要找師父，講起又話長，我這個人閒文多，不過你們多聽聽也好啦，因爲我講給你這些經過聽，你們就減少了幾十年的辛苦，我出去找這些道家佛家的師父明師，不跟一般人路線一樣，那個師父名氣大，我理都不理，不大……盛名之下……書讀多了，書呆子。盛名之下未必真實。有些人名氣很大，沒有真的，虛名。就像我一樣，像我現在一樣。假的，那裏有真的。[……南師在這裏真是太謙虛了…我們可不能這麼認爲……]所以我當時不大找有名氣的。我到每個廟子，都要訪問有道之士，訪問廚房裏的，作園頭種菜的呀。還有些生瘡的，街上看到爛膿的，那些和尚，我總在後面跟。有道的都在這個……隱遁之間。我在成都，這些成都朋友都不知道我的生活，我有好幾個……成都這班老朋友。因爲我這個是多面人，千手千眼，白天跟他們玩得好好，夜裏不曉得跑哪裏去，他們也不知道。我天天留意成都街上有個叫化子，一定有道。這個叫化子個子很大，坐在那裏一個鐵塔一樣，又不彎腰也不駝背。前面擺一個盤子，又不問人家要錢，旁邊有一塊磚頭，很大一塊磚頭，看到人來，拿這個磚頭在胸口，咚！咚！咚！使你注意他，要給錢就給錢，我過來過去，好像覺得這個傢伙一定有道，我就跟了，跟跟也有點害怕了，小說看多了，武俠小說看多了的人，可不要碰到壞的，但是不管了，膽子大，這個叫化子跟到南門外鄉下，好久他也沒有到，我有點猶豫了，還跟不跟呢？天快要黑了，萬一碰到壞的，他有一幫人，進去了怎麼辦？不過我想不在乎，十來個還可以應付應付，跟吧。這個叫化子走到半路，站到不走了，回頭看我，我也不走了，就看他，他就笑一笑又走，我又跟，一跟一跟跟到一個大橋下面，我也跟他下去。一到了大橋下面，別有天地。十幾家的叫化子，那個橋洞底下，十幾家的叫化子，比你們還乾淨、還清爽，每一家泥巴地弄個茅草編的，像我們禪堂的簾子一樣，裏頭乾乾淨淨都蠻好的。這個叫化子走到最後那一家，我也跟進去。地下更乾淨，他也不說話，看我笑，這些鄰居叫化子都出來看我，個公子少爺不曉得什麼樣子，爲什麼跟到這裏。進去了以後他下面疙瘩端一碗給我，我也不客氣拿來就喫，然後我問他。我說，看你有功夫有道。他說，沒有……他不講話擺手，看去又不是啞巴，越是這樣我認爲越有道。最後我問他，你幾時到四川來的。我也是下江人，浙江人。他說，我埃我說，你會寫字嗎？他說會，地下一寫，福建。我說，那我們是鄰剩浙江、福建靠到的鄰居。我說你幾時來，滿清時候就來了，滿清末年。這樣一看，不用多問了。大概是滿清時候的做什麼的不知道。不是做官就是做強盜，這兩個東西是倆夥計一檔的。就不多問，諸如此類，我所講的，所以我說，我到那個腿這個樣子，沒有地方問。所以啊，數息也練過，後來就是自己練習修止觀。我本來要跟你們講，現在都來不及。解深密經，菩提道次第論都有的。自己觀明點，觀字輪都玩過的。然後，一天很用功哦。後來到了一個小廟子，借一個樓上，每天跑進去打兩、三個鐘頭坐。廟子裏有個和尚跟我是朋友，他有個角樓，在廟子裏頭，這個樓梯不是現在……木頭做的，我一上去就把樓梯……他就告訴我，你樓梯就拉上去，下面有人來也不知道，你有人在上面。我就照他的，等於閉關，避開人，很用功啊，有一天這個腿，同你們一樣念頭不能專一，不過我自己曉得，看看經，看看各種我念頭……然後多問問這些善知道也有的啦，朋友很多，真叫我拜他爲師的嘛，我要考慮考慮的，外道也學了很多，有些外道學了以後，要賭咒的，不可以告訴人，譬如我十二歲，一個師父傳我道家點竅的，我們那裏黃陽教就守眉間輪，如果要露給人家講了，五雷劈頂，下了地獄。可是後來我都沒有這回事，不過我有些地方也是從小說看來的，學什麼隱身法，學什麼……其實都沒有。所以叫我賭咒，就賭咒。我嘴裏賭咒，腳在後面地下就寫個「不」字，不承認。腳上寫個「不」，告訴上天，我不承認的。就這樣，多壞呢。所以我自己就用別的專心的法子，觀想字輪，有時候觀起來，有時候觀不起來，即使觀起來也穩不住，一下這個念頭又跑了，再把它抓回來就難了。可是一個觀念，道家的話，若要人不死，必須死個人。講是想人不死，就先要你死一個人，對換的。所以既然想成仙、成佛、想得道。我這個凡夫之命就準備殉道了。修不成功，死了就死了，下決心。有一天我中午也到這個廟上去，到這個廟上去了，也上樓，這個和尚朋友就告訴我，中午還是給你送上去。他跟我有約定，下面敲一下，喫飯時候到了，我梯子放下來，他就給我端上來。他說，中午還是給你送來。我說，慢一點，我們改個辦法，我在樓上敲樓板的時候你就送，我不敲樓板就不吃了。他說好，好朋友。那天中午，這個腿還是那麼蹺的，你們下面要我講看見了，靠我的下巴距離很近，很親切。比你們現在，哪有你們那麼莊嚴，撐得很難受，突然，過了中午了，有點下決心了，不證菩提不起此座的氣慨，突然這個腿下去了，我沒有要它下去哦，他下了。這一下，這個身體，蹦，不是跳起來，挺起來，這個時候啊，這個身體是寂然不動，我自己也曉得，可是呢，有一點，佛學，佛法裏一樣……八觸裏頭，就澀，八觸跟你們講過的，對不對？澀觸，就是身體枯僵了，要想把手拿開，拿不開了，就是這個姿態，我也不怕，心境是專一了，要觀想凝定，一念專一得很，不動了。我本來只坐二十八、三十分鐘，這一坐就三個半鐘頭不下座。所以，你們現在大家問些問題，用功。你們的佛學常識這些雜書看的太多了，瑜伽、道家、密宗越學多了，沒有用。天下學佛、成佛的人，學禪只有兩個人會成功，絕頂聰明跟絕頂的笨人，就怕中間半調子。說你聰明，笨得一蹋糊塗，說你笨嘛，好像蠻聰明的，永遠搞不清。我這個人有個長處，我不曉得是聰明還是笨，可是我學任何一樣東西，一定走笨的路子。告訴你經驗，就是明明知道我會了，還是那個基本動作，要怎麼樣，我一定從那裏學起，這一點你們學到就……做人也一樣，對人對事一樣。我總是老老實實從誠懇學起，不要玩弄聰明。現在人我看大家都是玩聰明，一提什麼都會，什麼都不會。所以學佛到了家，這是講腿的問題，又罵起人來說多了。後來三個多鐘頭我下樓了，這個和尚朋友問我，你怎麼搞的，他以爲我出了什麼事，或者心理難過，灰心了，怕我在樓上上吊了，不是不得了。我說，沒事。他說，你今天神氣不同，我說，我今天很有點道理，他也是修行，當然物與類聚嘛，不然他也不會這樣給我幫忙護法。我也照應他。他說，看你這個樣子今天。我說，對了，有一點道理。我那個腿，那時候也不管它氣通，脈通啊，反正軟下去。哦，他說，很了不起，很難得。那當然你如果慢慢練，這個腿把它練下來，你起碼也要半年幾個月，除非你特別通。除非像那我們……師兄還記得嗎？除非像峨嵋山，以前有個和尚有個廟子，峨嵋山當年規定，當方丈，一定要到揚州高旻寺坐過禪堂的，纔可以做方丈。你還記得嗎？那麼到揚州高旻寺住禪堂就是這樣。比這個嚴重，這個腿重要。他爲了要爭取當方丈，並不是爲了悟道哦。必須要把腿練好，去住禪堂。下了狠心把兩腿盤起，用個繩子綁起來，都綁好了，不過密宗裏有這個方法，像密宗打坐有個禪定帶，兩個膝蓋頭一直到後面肩膀，所以我們常常來給你們改姿勢，密宗爲了自己改姿勢，這裏有個箍子，往這裏上，那個叫禪定帶。那麼這個和尚不知道禪定帶是什麼，反正兩個腿綁起來，那個我們鄉下那個打穀子的，你們還有沒有？稻子割下來，很大的桶子，對不對，叫什麼名字啊，你想，嗯。拿來那個打穀子，叫徒弟把那個打穀子那個桶子拿來把我蓋住，繩子。我在裏頭叫，哎喲……媽，娘呀，救命，叫徒弟你千萬不要給我開，你給我開了，我告訴你，我就趕你出去，你不算我的徒弟。果然，徒弟聽到，開始，哎喲……後來媽呀，娘呀。叫了一、兩天沒有聲音了。徒弟也不敢開，差不多，打開一看，哎喲，他還活到的，慢慢把腿子鬆開。所以他後來到了揚州住禪堂，當然，回去當方丈，這個資格拿到了，住過禪堂，他這兩個腿，你坐一萬年也沒有事。那個綁死了的，等於以前女人那個腳綁成小腿綁掉了。這個就不算本事了。所以我講這個這樣下去，就是這麼一回事，後來有一次，打坐。我都講經驗給你聽，不講學理啦。學理啊，實證，我也沒有告訴你修什麼定，一樣的，那一種定，唸佛也可以，修密參禪，隨便你什麼，忽然頭頂上，一滴涼水下來一樣，哇，好清涼、好舒服，那個清涼像什麼呢？你們夏天剃光頭，不是要推倒的剃，那個刮鬍子的那個刀，颳得光光的，比西瓜的皮還要青，還要綠，刮成這樣子，然後，拿熱水頭上一洗，咦，那個味道你們嘗過沒有？這個味道都沒有嘗過還剃光頭呢，喲……其味無窮。又清涼，又舒服，告訴你，又爽快。那個頂上發生這個現象，比這個現象還要清涼，還要舒服、還要爽快。這個叫輕安初發的現象。隨便你修密宗、顯教，要說真正說得定，必定有的。這個道理呢，就要研究醫學了，生理的。不是普通的西醫、中醫所能夠瞭解的，這個生命的功能。然後全身就會慢慢慢慢就會柔軟了，柔軟以後，後面這幾句都濃縮一點了，好多年的經驗，然後慢慢柔軟以後。所以先要……包括你心理的習氣、思想，先要薄地輕安發起，慢慢薄了，等於那個脾氣啊，什麼那個頑固的思想薄了。薄了就軟地，更柔軟了。軟了就會輕靈，就會容易空掉。後來等到生理、心理都一樣。這兩個心物同源的嘛，然後等到完全這樣，久而久之修下去呢，身心都軟化了，但是軟化歸軟化，還早得很，如果一般人……達摩祖師所謂罵人，不要得少爲足。得了一點，自己認爲有氣功了，有特異功能，又滿足了，那麼你就完了。那就是說股份有限公司了，我們要開的是無限公司的，不要得少爲足。儘管如何，腰以下到屁股到腳，非常難，非常難。幾乎是非好多年功夫甚至非數十年功夫不可。所以我常常告訴人，佛經上說皈依佛兩足尊，以學理來講，佛學講福德具足、智慧具足。叫兩足，兩個都滿足了。以功夫來講，兩腳的打通，由腰以下，比上面還難。生命是腰部重要。當然我在這裏演講，兩個腿盤在這裏，不好表演給你們看，

我講話喜歡是實際的，算不定講到哪裏，在下面就表演給你們看，我站在地下表演你們也看不到，你看這個人的腰，所以女人跟男人走路兩樣的，你知道嗎？女人走路屁股甩起來走的，轉起來的腰動的，因爲女人的生命在上面，重點，胸部。可是男人走路很不好看的，笨笨的，兩個膝蓋動的，這個你們沒有研究嗎？所以活了一輩子，還不曉得男人與女人呢。我講的真的，所以女人走起來，（不是你們出家人，出家人走路沒有這一套。）叫阿娜多姿，站起來，女人站起來非歪到不可，不歪到不叫女人了，爲什麼？她那個帶脈腰力天生不是這樣，所以歪起來是應該的，可是男人一站，歪起來這個要命的，一看上去就不對了，這都是生理自然的，所以下部更難軟化，不要講那麼多。講詳細給你們，我講多了，你們覺得好聽是害了你們的，然後將來聽了我的，看人家拿個聖賢的尺碼，我老師講的，這個傢伙不對，從來不量量自己對不對，你們會犯這個毛病第二懂多了，剛剛一點，頭上也許蚊子叮一下，馬上跑走了，喲，我得輕安了，就來了，一定糟糕的。所以最好不要懂，但是輕安從頂上發起，（這都是經典上佛說的，你們過後我們一看就懂。）容易退失。有時候沒有了，如果輕安從下部向上走的，永不退失了。所以兩腳打通是很難。你看，我們老了，一般的朋友就兩個腳困難了，這兩個還活動嘛，還可以，等於車子這兩個輪子哦，兩個車輪不對，車子就不大好跑了。有人問輕安如此，你要再問下去啊，四加行法，不講教理，暖、頂、忍、世第一法，不管你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不管你凡夫修的，或者是果位上的羅漢，或者初地、二地一直到十地菩薩，每逢一個程序、一個境界，每一個境界，每一個經過都有他四加行，暖、頂、忍、世第一法，一定按程序來的。就是講功夫方面，還有什麼，很多……還有什麼氣脈呀，什麼。你們要不要拿一個什麼，那個打米的、打穀子的桶子叫什麼？你們這裏？飯桶啊，你們要不要每一個人送一個給你們啊？不然就趕快下座走幾圈，再講啦，不然你們受不了的。你也沒有到我那個樣子，咚一下，下去了。那一下，身上最強硬也願意多坐一下。用功呀！不是一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你們居士們有兩個錢，有個紅包，買三包香供養供養，找個上師來拜拜，以爲就可以得道了，那麼簡單，那我玩什麼？我幾十年白搞了的？真是！（行香，人們順着大廳邊圍着圈走着，南師站在圈中間。）不畏的抬頭，大步的走去，肩膀甩開，心中無事。目光正視。

# 南禪七日第三十盤

---南禪七日

小姐者就是女孩子吧，當然女孩子，古代不同，不好隨便通信的，這位讀書人在這位小姐的窗子外面，芭蕉樹的樹葉子上寫了情書，怎麼寫，是誰多事種芭蕉，朝也瀟瀟，晚也瀟瀟。就寫了這句子，文學好美，我也沒有寫情書，只寫在芭蕉葉子上，寫得很對，是誰，是哪一個，唸佛是誰一樣的，多事種芭蕉，朝也瀟瀟，晚也瀟瀟。這位小姐看到了，就拿起筆在上面也寫上，是君心緒太無聊，種了芭蕉又怨芭蕉。等於你們，這是古代的，我現在拿來比喻，你們現在的心情，要想盤腿又怨腿啊，就是這個味道，種了芭蕉又怨芭蕉。現在你看新的問題又來了，你們諸位是皇帝，我這個臣子部下很難做啊，你們的詔書如絮片一樣的飛來，這個受不了，難辦埃

你們問，有人這麼樣問，怎麼樣打通氣脈，怎麼樣修持，這些都是……我計算一下時間看，都是六十年，以經驗倒轉來算，六十年中間，所流行的修持佛法，現在是普遍，尤其加上武俠小說一寫，都普遍了，氣脈之學，像過去我們傳統的，道家儘管講打通奇經八脈，密宗講打通三脈七輪，這是講轉化生理，我講了，開始就跟你們大概講了，你要專學，專研究這個的話，不管是道家、密宗，我告訴你，詳細給你研究，配合中醫、西醫，沒有一、兩年的課程你不要談了，所以叫我簡簡單單的就講給你們聽，那麼好聽啊，不要種了芭蕉又怨芭蕉。氣脈之學，你看在佛經裏，在佛法好像是祕密一樣不傳，沒有啊，你真的修白骨觀，佛法的基本小乘修持，修白骨觀，觀起來氣脈一定通，你就是觀不起來。你真的安那般那做好了，修好了，氣脈一定通。不限制時間的，而且佛經上說，佛在世的時候，這些修持的呢，六、七天證大阿羅漢果，我過去有懷疑，現在，對不起，我佛本師，沒有懷疑，絕對的，肯定的，我們講慣了，絕對，你們講慣了，肯定。管他哪樣定，就定了，是真的，問題是現在人太玩聰明，沒有實際的修持，至於氣脈打通什麼方法，真的通氣脈很少啊，有，告訴你，要想氣脈真通，除非是闢穀，不喫東西了，你不要餓死，不要怪我，這個不是玩的，所以那一天在黑板上都給你們寫過了，闢穀的第一個十天，怎麼第二個……但是你沒有善知識，沒有明師指導不要隨便修哦，所謂明師，什麼叫明師？不是有名的名哦，他本身修持真有成就的人，那叫明師，明白了的，

譬如我插過來，又插過來跟你講了， 我在成都拜一個師父， 連我那個老師帶我去拜的，叫光厚和尚，「光」光明的光，厚厚的「厚」，連我這個師兄也沒有見過，那時在成都，有名的大阿羅漢，活的羅漢，他不住在廟子，住在東門外一個城隍廟，亂七八糟，土地廟一樣，有個師兄，這個師兄爛鼻子的，這個鼻子沒有了，爲什麼，這個師兄亂嫖，嫖了得了梅毒，鼻子也爛掉了，那麼壞一個師兄，他也不討厭他。這位師父怪事很多啦，我的老師講，懷瑾啊，要皈依嘛，找一個有道的真羅漢去皈依。我說，哪裏埃我帶你去東門，他說我，老師跟師母，先生跟師母，就是跟他太太都皈依他的，我帶你去皈依他。我說，好埃一去一看，長不滿三尺，比我還矮得多，長得樣子真漂亮，怎麼漂亮法，兩個眼睛大大的，像枇杷那麼大，鼻子小的像大蒜那麼小，真的哦，嘴巴大大的，彎上去，像菱角一樣，耳朵像棋子一樣，圓圓的、小小的，戴了一個金絲的大眼鏡，光個頭，走起路來搖搖擺擺的，一年到頭不管冷天、熱天，穿一件納衣，百衲衣。百衲衣你們沒有看過，大袖的和尚袍子就是我們這個，有幾十層，一針一線補起來做，頭陀行的百衲衣，那個地方破了又剪一塊布，這個地方又補又補，那個都是線都是線條，也不洗，臭的、髒的，沒有臭哦，髒的好像很髒，可是我挨攏去聞聞沒有什麼臭味，就這麼一件衣服，熱天也好、冬天也好，我的老師帶我去，一來老師看到他，很髒的地方，就跪下，師父，我給你介紹，要皈依你的，這是我的學生，要皈依你。好……好啦……不要拜了就這樣算皈依了，就那麼簡單。我說不要啦，師父，還是正式皈依。沒關係……就這樣，你講吧，你講吧，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跟著念三次皈依了啊，簡單的很。兩排坐的百把人等他看病，一個洋油燈，手裏拿個洋油燈，一個指頭在這個燈上面，這樣，不曉得燙到沒有，然後你那裏痛啊，頭痛，那個人，不得了，師父啊，好痛、好燒哦，好燒哦，輕一點，輕一點，唉唷，好燙啊，啊……燙一下就好了，好了，好了。給他錢，放去，不給他錢，你走你的，他也不問。然後第二個，哪裏痛，肚子痛，按肚子，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牙痛按牙齒。我在那裏看，這是什麼，後來我才知道，他根本就需要用這個燈，他隨便那裏給你摸都會好的，但是他絕不願意暴露，所謂有功夫神通，故意弄個燈，我們就等他，看他玩，病人一下子百把個病人，只要個把兩個鐘頭，收拾得清潔溜溜，都搞好了，然後我老師，老師給我推一下，意思不要動等他，等完了，師父啊，請你喫素齋去。好啊，好埃就坐個車子，就把他拖來喫素館子，叫了好多素菜，但是他一個戒，過午不食哦，可是給我們請他喫飯，麻煩了，你叫了八盤一定要喫光，喫完了，盤子還拿來舔過，不要糟蹋東西，罪過啊，罪過埃他不喫也可以，喫多也沒有關係。身上呢，這裏啊，頭髮啊，大概有半寸多長，有時候剃光頭，有時候兩三寸也不剃，身上有蝨子，蝨子你們曉得吧，你們生過沒有？你們沒有生過蝨子啊，蝨子爬到這裏，我說，師父啊，這裏有個蝨子。不要殺生，交給我，交給我，然後把這個蝨子拿過去，褲腰上一放，它這樣就會不服水土，不服水土你聽懂吧，這裏蝨子叫我們不要殺生，交給他，他把它放在腰裏，它這個蝨子就完了，不服水土，這裏肥肉吃了，到……這裏肥啊，把他沒辦法。我們跟師父倆，跟老師倆整他。有一次，我說這個師父究竟怎麼樣，好，有一天，我們有一個同學，好像是楊光岱還是誰，我記不得了，不是你倆個，不是鄧嶽高兄，李自申。楊光岱還是王廼鶴去啊，師父啊，請你喫素齋。好阿好埃南懷瑾，吃了我們去找南懷瑾。好啊，好啊，很高興，病人看完了，喫素齋完了，我那個同學叫了，師父我今天喫不下了，罵一頓，怎麼搞的，一直吩咐你不能多叫，浪費，暴殄天物，罪過埃我實在喫不下了，怎麼辦呢。好了，好了，拿來都我喫掉，吃了以後，我們都講好的，提了一碗素面，師父啊，怎麼搞的，王廼鶴請我剛吃了素齋。我說，我也喫飽了，我想師父還沒有喫飯嘛，看你病人看完了，想跟你倆談談所以帶來，那算了，把它丟掉好了。不可以……那怎麼辦？放到晚上喫。我過午不食的，你喫嘛。我說，我們都喫飽了，最後，好……吃了……到了那個忠臣那個地方，三義廟那個時候，什麼那個茶館，袁老師在那裏等到，我們倆陪他來了，袁老師在……師父，你來了，很好的油炸麻花，擺在……喫啊，喫啊，剛吃了，他也請我喫飯，他也請……喫啊，喫啊，還是吃了，他也沒有事，譬如此類很多。我就問他，師父啊，人家都叫你活羅漢，怎麼來的？他說，誰知道，我哪裏羅漢，他們亂叫，叫我羅漢就羅漢，算了，很生氣的樣子。我說，總要有個來源吧。他說，有啊，他說講我當年……我前天講過在寶光寺做淨頭師，人家揩屁股的篾木片，洗乾淨以後，大便洗好了以後，往臉上刮一下，怕人家屁股刮壞，這樣做了三年哦，你想想這是一種什麼行爲，那裏像你們這個樣子啊，還曬乾再換，天天洗，三年哦，三年啊，三年，然後從遂寧，川北遂寧三步一拜，拜到五臺山拜文殊菩薩，走三步路，拜一拜，走三步路，拜一拜，真的幹，他說，我拜到五臺山以後，走錯了路，五臺山後面啊，那個金頂是，後山那麼尖的，沒有路，他不曉得從這裏怎麼拜上去的，他也不知道，反正很誠懇。五臺山的老方丈夜裏做個夢，文殊菩薩託夢給他，明天后山有一個活羅漢到，你們統統要迎接，所以老和尚相信文殊菩薩，第二天通知這和尚一早站在後山那個，這個懸崖這裏都排隊等他，等一下他拜上來了，老和尚說，你看菩薩有靈吧，活羅漢來了，我也不曉得什麼一回事，拜上來了，大家就迎接活羅漢，叫我喫素齋，他說我是四川一個爛和尚，從遂寧三步一拜，拜到這裏來啊，他說，我是什麼活羅漢，你們怎麼搞的，一定找最高的席位給他擺好，活羅漢坐的，肚子又餓，推又推不掉，這些和尚一定講我羅漢，我也實在餓了，羅漢就羅漢，坐上去吧，吃了再說，他說就是這樣給人家叫成活羅漢。他跟我講得很輕鬆，你聽聽，我聽了，不敢講話，真是肅然起敬，這樣怎麼上去的，怎麼三步一拜，拜上去啊，誠則靈，也不是他的神通，很多啦，他故事很多啦，還有袁淑平都不知道，袁師母我那個師母的媽媽，這是袁老師告訴我的，有一次生病快要死了，我那個師母就跟我的老師倆個吵，你不是，兩個人，都學佛、學禪，你不是說開悟了嗎，媽媽病了你把她治好，他說，我也沒有神通。那你這個學佛有什麼用啊，這個夫婦之間就是達賴講的，這個怎麼講啊，自嘆神通空具足，不能調整伏枕邊人。第六代達賴的情詩，我們那個老師當時也有這個味道，然後我們這個師母說……老師給她吵煩了，他說，走吧，我們叫個車子到東門去找師父去。兩個人啊，就坐了一部車子到東門找光厚師父，師父剛好病人醫得差不多了，你們兩個來幹什麼。是，我的老師同師母也是他皈依弟子。他說，師父啊，我媽媽病了。什麼病埃病得快要死了，真的快要斷氣了，沒有辦法，求師父去。要死我有什麼辦法，要死沒有辦法的，後來不肯去，要死治不好的。然後我那個老師作風素來很特別的，然後把師父一駕，師父啊，要去也去，不去也要去。他說你怎麼不講理呢。怎麼不講理啊，他說我們皈依你幹什麼的。他又笑又氣，就罵，叫我那個老師袁煥仙啊，你就是這樣一個人啊，好吧，走吧……他去了以後，這是老師後來告訴我的，他說……你看看，有意思吧，他說，我啊，當時給你師母逼得沒有辦法了，只好找師父，師父來了，媽媽躺在那裏快要斷氣了，他跑到牀邊把老太太頭上拍兩下，起來……就起來了，就好了，就這樣一個人，怪事很多啦，他的故事。我們講氣脈問題，他只告訴我，後來他曉得我禪宗如何……人家宣傳我禪宗又怎麼樣啦，袁老師也給他講，我怎麼怎麼……他說……他不一天……我們兩個單獨，我跟他倆特別有趣，特別好，每一次有事情總是找他倆人一起，擺擺街上走走，他那個走路也有味道，一邊走一邊搖的，就是這樣搖起來走的，又很矮，好像站不穩的那個樣子，一彎一彎的，你看這個人到世界上選美應該選他，第一等人，眼睛那麼大，戴個大眼鏡，鼻子那麼小，嘴巴那麼大，耳朵就是那麼小，穿個破衣服，搖搖擺擺街上走的，還有一個了不起的事，他每天夜裏起來，十二點子時以後，前面掛一個木魚，一個敲木魚，念過街經，成都東門這一圈，他都念，每條街，南無阿彌陀佛，咚，南無阿彌陀佛，咚，這一圈敲完了回來，天剛亮，天已經亮了，這個在東門好多年了，這還是……我沒有看到，我老師告訴我的，有一次，他的錢不是很多嗎，看病看來的，他也沒有鎖，隨便，這錢到哪裏去了，這個師弟拿去做壞事了，他也不問，但是師弟把錢用光了，還要他錢，有一次啊，爲什麼事情，師弟下碗麪給他喫，面裏頭放了毒藥，把他毒死了，毒死了，把衣服褲子都剝光，弄一個畚箕把他擡出去埋，他在東門，把他送到西門外，一個……四川人講壩子，空地的那個地方，就把他活埋在那裏，他老先生在裏頭埋著睡了一覺，睡醒了，眼睛也看不到，好氣悶哦，總算拱出來，可是毒得，都毒得眼睛看不見，地下爬，他也感覺到身上沒有衣服，早晨外面的西門外的人啊，那個鄉下賣雞的挑擔子來，看到前面路上天還沒有亮，有個東西在爬，圍攏來一看，是他，是東門廟子那個光厚和尚，他就聽到有人了，大家幫忙，脫件衣服給我穿穿，給我送回去了，大家把他擡回去了，東門的人，那一天糟糕了，那個時候鐘錶都有了，但是大家聽慣了他的南無阿彌陀佛，咚，敲到這一條街，這一條街的人，搞慣了大概四點半，那一條街的人又聽到，咚，阿彌陀佛五點了，就他，大家把他當成鐘錶了，那一天早晨大家都起遲了，沒得人，阿彌陀佛，咚，結果西門外的這些人把他擡回來了，東門人，怎麼搞的，這是光厚和尚在路上光的，這些人都叫他師父哦，對他很恭敬的哦，這怎麼搞的，人山內海的，當然很明顯的，這個師弟把他謀死了，他一搞搞自己眼睛好了，這一般，你想他的徒弟，上中下生熟人等，官大的、四川的軍閥，我的老師都是第一流的調皮人，這些人都是他的徒弟，這些徒弟都來看他，還有軍閥，把他的師弟捉來槍斃，他就發脾氣了，沒有這個事，不準，不準再槍斃他的師弟，那些軍閥殺個把人不在乎，拖出去了，槍斃了，送一顆子彈就完了嘛，他不幹，然後大家說，這樣的壞人，不是爲了你要槍斃他，不行，你們……最後他發脾氣，你們不要叫我師父，叫我師父，就要聽我的，不準，大家給他罵了，你看，這是個什麼人，這樣也是和尚。有一次，我們兩個人在茶館裏頭坐，懷瑾啊，人家都說你禪學得很不錯啊，都說你……那不講了，你自己說呢。我說，我也不知道，大概師父你那一套我也知道，那當然，我這一套你知道，可是你那一套，我也知道。我說，當然當然，我是你徒弟嘛，我說，我要走了，要到峨嵋山去閉關去了，你要去閉關，幾年？三年，閉關完了呢？我說，算不一定做和尚。你做不成和尚的啦，你做不成和尚的啦。我說，我到峨嵋山閉關。閉關是閉關嘛，做和尚是兩回事，你做不成的，就頭剃光了都不行的啦，不過我也要閉關了，我說，你閉幾年呢？我說，我閉三年，你閉幾年？師父。閉九年。我說，師父不要九年啦，同我一樣三年，我出關回成都找你，我們再說，再多嘛，六年。他不……九年。我說，太長了，不好了。我說，你關房在哪裏？就在我那個城隍廟裏頭，我已經弄好了，帶我去看，弄個關房，我們普通關房，有個窗子，送飯、送菜、送東西，下面開一個洞，坐牢啊，閉關就是坐牢，以前有個護關的，把大便小便馬桶，拿去倒了，下面一個洞，就送上。他不，弄了一個大柱頭圓圈，圓圈空心大柱頭，這一個送飯的要什麼，一個條子在柱頭一轉出來了，東西放上面人就不見。我們那個，還上面有個洞，還可以看看人，眼睛這……他這個關房，自己設計的，下面有個桶，馬桶擺在這裏轉出來。我說，師父啊，你何必，你老人家再修持不需要這樣搞的，好，你既然問到，我沒有講過，跟你講，記住啊，出去參學，出去拜訪人家參學啊，先關後開。我說，什麼意思埃你學了一大堆東西啊，向人家那裏學，不要暴露，這等於學密宗的講，你要變成法器，你要把自己的東西杯子一樣，你要去聽東西學東西，你要變成這個杯子，把杯子洗得乾淨，原來東西倒得光光的，人家給你灌什麼你纔好接受嘛，你們肚子裏，自己有一堆茶葉，再叫人家牛奶灌下去，又不是牛奶又不是茶葉了。同時先關後開，他說，你的心得不講，先聽人家，現在講，就是絕對客觀接受人家的，然後啊，八個字參禪、成就、成佛，疑參，破定，執著，起用。他大概沒有跟第二人講過，只有跟我講，後來，我也稍稍告訴過袁老師，疑參，破定，參話頭是疑嘛，疑了就參，參了，破參開悟了，開悟了把它定住，執著，這個執著，不是執著妄念哦，執著法身、空、境界，光空不行，還要起用。我現在給你們那麼解說，我們當年問法談話哪裏像你們這樣囉嗦呢，東問西問，只要講到這裏，師父講八個字，肅然起敬，已經懂了，疑、參、破、定、執著……他也不會寫字，就是告訴我，我也沒有帶筆記，就腦子，回來我就告訴我的老師袁老師，我說，師父同我……今天給他……我沒有告訴袁老師我要去閉關，他不知道，光厚師父才知道，我說，我今天他……他怎麼跟你講。我說，他講八個字。我們袁老師聽了，他有鬍子 ，一摸，如來禪，很有道理，如來禪，很有道理。

所以現在幾十年以後，想想他老人家真了不起，你不要看這八個字，佛法修持，一切就完了，所以你們統統給你們問的問題總答覆，至於氣脈不氣脈，剛纔我也講了，白骨觀，安那般那，這幾天，都跟你們講過修氣脈，所以你們要知道，但是叫你們真修到闢穀少喫東西，這個很難的啦，慢慢來，再說，你們還有問題問的，氣脈是靠生理上方法打通，還是靠心地上明白了打通，那心理悟了氣脈一定通的，氣脈不通不能悟，悟了氣脈不會不通，心地轉了，氣脈一定通，氣脈通了身體一定轉，身體轉了，腸胃一定要空，道家說的，若要長生胃裏常空，若要不死腸裏無屎。每個人腸裏都是有剩餘的大便，很多很多的，若要長生胃裏常空，若要不死腸裏無屎。這都是真的，氣脈問題，還有一些，什麼亂七八糟，講不清楚，當然明天起，給你大概楞嚴要點講一講，其實《楞嚴經》把修氣脈，把什麼的祕密全部都在內，就是你們讀不懂，有什麼辦法，明天再來。還有現在人爲什麼講氣脈，因爲西藏密宗，黃教、紅教來了以後，喜歡講修報身嘛，認爲禪宗啊，這些什麼宗，開悟了，充其量證得法身，這個肉體的報身，決對不能修成圓滿，肉體的報身，要修成圓滿，就是密宗的理論，即身成就，非氣脈能了不可，這個理論當然我都修過，也都試過，對與不對，很難說，不一定說它對，但是有它一點道理，

還有這裏剛剛我們這位……我們這位小師父、小兄弟拿上來的，問得什麼，阿難陀的有三十相好，佛嘛三十二相好，他兄弟阿難陀三十相好，哪兩相不比佛，你要看相，你什麼，你管他哪兩相，如果你要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們這樣吧，佛經上有的，你問這些幹嘛呢，從前人家說，那你禪宗開悟了，就算成佛，怎麼沒有三十二相呢，我說，那一個都有三十二相，一切衆生皆是佛，對不對？對，那狗也是佛了，它不是衆生啊？這個狗假使開悟了，那個相好也同如來一樣啊，那就狗相，那個狗相，如果長成一個人相，你說那個狗好看嗎？那個牛長成羊相牛好看嗎？各有各的三十二相好啊，那麼執著，那麼三十二相講，釋迦牟尼佛紫檀金色，我的媽媽，假使我成佛了，變成紫檀金色，到你們南普陀來，你們不逃避了纔怪，一定是個怪物嘛，我怎麼變成黑黑的，又發紅的，那個叫紫檀金色，因爲佛是北印度的人，北印度的人，又黑又紅，又黑又紅裏頭，亮光光的，就叫做紫檀金色，有什麼稀奇呢，所以《金剛經》上叫你不以相見我，不以音聲求我，若人以色相見我，以音聲求我，下面怎麼說，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對了，還問這個問題呢，你說，到這裏來多上當啊，所以我到了南普陀種了芭蕉又怨芭蕉，對不對，今天也講了不少，答了不少了，喉嚨也差不多了，還有，晚上還有《金剛經》念得沒有，有，幾點啊，現在，可以念《金剛經》了，你還是開始……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夜點心一定要得，這就得道了，疑參，破定，我的師父告訴我，執著，起用嘛，沒有錯嘛，對不對，所以點心一定要喫的，執著，起用。好了，放鬆一點了，輕鬆一點了，問題也答不完，我要準備告訴你們東西也講不完，以後有緣再說，明天只有一天，後天只有半天了，我們大家在一起，最多隻有三十二個鐘頭了，三十個鐘頭，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徹頭徹尾是一場空，最後懂個哈不啷咚，這就是佛法。

有一位道友，在我們這個禪堂裏，是道友了，明天就要離開了，有要緊的事回去，海南島的文化部長，洪部長，博學多才，而且要蓋大廟子，他對於文化教育非常熱心，請他來講講，對佛法的觀感前途吧。

（洪部長講話）臨時南老師出了一個題目，一棒就把我打悶了，也毫無思想準備，那麼要講到佛法，我這是做爲一個官員也是做爲一個學生來談，因爲我們中國的文化的發展到了今天，整個民族精神的弘揚必須有傳統文化，傳統文化離不開儒、釋、道三家，那麼佛法是集大成者，南老師也是這三家集大成者，他自己一幅對子，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裏，經綸三大教出入百家言。 唯有這樣，纔能夠真正的弘揚我們民族的文化，那麼今天這種傳統文化跟現代化的歷程結合起來了，剛纔南老師出了一個題目，要咱們著名的腦科醫生，還有婦科專家來回答這些問題，這樣結合起來以後，我們相信我們這個民族在二十一世紀到來的時候，就會有一種曙光，這種曙光決不是我們賺了多少錢，因爲現在在我們國內大家流行錢過路，錢一過路，就趴下去撿，人一趴下去，就像狗一樣，那就不值一提，當然狗子也有沒有佛性，這就是一個話頭了，但是人變成狗就很不值錢，那麼要不變成狗，而且要成爲萬衆的師表，那就一定要有民族的文化精神，所以弘揚佛法，就是弘揚我們的民族文化精神，也是爲了改變國民的性質，所以我做爲一個官員，我就覺得很有信心，我聽了南老師的課，我想佛法的現代化，南老師已經做了多年的探討和實踐，而且在座的諸位道友也都是在這裏苦蔘，確實是苦蔘啊，本來妄念你想忘掉，這個腿就是心中雜事忘得了，唯有腿痛忘不了，這是確實我兩天有點體會，但是你想到一個我們國家，這麼大的一個泱泱大國，在二十一世紀，那麼世界注目於我們，我們腿疼一點，精神上多種磨練，而凝聚起來的這種精神力量，那將是無可比量的，所以說佛法無邊，利樂衆生莊嚴國土，我們想佛教是很有前途的，因爲這樣，所以我們在海南省也是積極的在這方面，按照宗教政策來保護和發揚這個佛教，禪宗南來往往是到了廣東就到此爲止，我們想它應該，南海觀音嘛，海南島最南的一個市就是三亞市，我們禪宗應該一直走到那裏，還要看著曾母暗沙，那就是真正的南來，所以我們在那邊，政府按照一些高僧大德的要求，發了大願在那裏蓋了一個寺叫做南山寺，那麼那個地方就是一個山叫做南山，是當年鑑真和尚在那裏東渡日本的時候，第五次碰到颱風，就打到那裏，所有的經書都溼了，就在那裏曬，叫曬經坡，在那個地方，我們要蓋一個南山寺，劃地五百畝，已經開了一條路，而且面向著南海，面向著曾母暗沙，在那邊要有……除了大雄寶殿外，還要在海里頭修尊觀音像，拿著淨瓶和楊柳就看著南海，我們國家的國土就是一灑把守住了，而且要弘揚佛法，以東南亞和日本各國，佛教信衆徒衆，一起結合起來，在座很多年輕師父都是我的師父，比丘尼這些，咱們都是有緣，結了一個佛緣，我們也希望將來能夠爲海南，這個南山寺的建成能夠出一點力，灑一點法雨，一滴法雨千山緣，只要一滴就可以……所以我這兩天聽了老師的講話，我非常高興非常激動，我也老在那裏參，參來參去，我就偷偷的改了兩句詩，向老師請教，就是改了杜甫的兩句詩，杜甫有兩句詩叫做，無風雲處散，不夜月靈光。我就體會到昨天晚上腿痛的要命，痛到差不多要叫老師救我，我就硬頂下去了，然後這個時候突然兩個腿子自己通下來，我就給他改了一個叫做，無心魂出竅，爲什麼我叫做無心魂出竅呢？那個時候心乾脆不想他了，突然那個人好像坐在蓮花上，從山上掉到海里頭掉了五、六次，一直掉到深海，這個靈魂出竅了，叫做，無心魂出竅，不念氣通關。沒有那個雜念，就算了，就通了，所以呢，昨晚我一起來就趕快跟老師合十膜拜。老師也心領神會，給我一點加持，我感到非常愉快，另外老師也提到他的詩偈，秋風落葉亂爲堆這一首，我覺得不僅是學禪的功法、境界，也是做人做事做官的境界，有時候一個人到了非常困難的時候，我們大家講，宦海浮沉，宦海風波這些都有，每到這時候呢，這首詩，也蠻有啓發和力量的，可以助以勉慰，我這順便搭一下，譬如剛纔聽到很多道友也在講一些科學的道理，我這個人是搞文的，有時也翻一點科學雜誌，有些有助於我們理解，老師的一些思想，講課的精神。譬如說我們有天人合一，外泊山河大地鹹是妙明真心中物，那麼爲什麼坐禪能連到山河大地呢？這是一種天人合一，那又何來能天人合一呢？科學上有這麼兩張照片，一張是把人體的細胞切出來進行放大，把它結構放大，一張是把銀河系的星星的結構放大，放大出來是一種出奇的相似，就是我們的細胞結構，跟銀河系裏頭的星星的結構，就是那麼想像，它的結構是那麼一樣的，這是一個可以幫助理解的，第二個呢，就是我們看到中國不是經常講曲之有情，彎彎曲曲的曲線，曲之有情，那我們人體的細胞鏈條，就是三條曲線，交接起來的，那麼現在這個世界啊，輕微粒子專家研究的結果，每到這個曲線交接的那個點上，他散動的光特別強烈，這是輕微粒子光，那如果一個練功練到這些地方的時候，他會閃動著很強的光磁場，這種磁場的閃動，必然就跟自然界的磁場連接起來，所以也能夠吸取自然界的磁場，所以我們有時候起心動念，一想到某個人，突然他的電話就到了，像老師那天一想到我，突然我的電話找到他了，我就發了無線電波過來，我們感應了但是不自覺，那些有道之士呢，他感應了，他能屈指一算，咱們凡夫俗子呢？感應了，沒辦法屈指一算，那就稀裏糊塗覺得非常神祕，如果是這樣的話，在科學上我們把他解開了，也就不足爲奇，迷是第二個事實。第三個事實呢？現在我們的細胞，紅血細胞裏頭研究出來的結果是什麼呢，裏頭都有一個蓄電池，這個人家都覺得很怪，每個細胞都有個蓄電池，那麼這個說明瞭什麼問題？練功練得好，他就會不斷的使蓄電池充電，如果不練功，不修禪，這個蓄電池的電池用了幾十年用幹了，就細胞老死，人就老化，最後火化，那就當然是這樣啦，這又是一個材料。最後一個可供參考的就是紅血球，每一個紅血球裏頭都有一個氧細胞在裏頭，氧氣的細胞，當練功到了比較深入的時候，裏頭的氧非常有活力，不斷充實我們人體中有那麼多氧料，這個紅血球呀，這個血紅細胞就會非常有生命力，如果不練功同樣你吸不進氧來，吸不進氧來，他就沒有辦法，那麼現在呢，我最近來前剛看了一個資料，就是以色列的一個醫生，他所發明瞭一個國際性的專利，就是治療癱瘓和心臟病，把鼻子做一個東西，做的很小很小的一個孔塞在這裏，強迫你的氣量縮小，然後這麼呼吸調整，加結合著藥物就能加強心臟的活力，和打通癱瘓病人雙腳的氣脈，它不叫氣脈，打通他這個病處，我那天跟老師說，老師啊，這不是佛經裏頭早講了，給人家拿去做專利，你多講一點，咱們都拿去當專利，到聯合國申請專利來蓋廟子不好嗎，所以我說這個呢，咱們是很多這樣的東西，現代的科學都可以越來越揭示，宗教披上神祕的部份，而還他本來科學的道理，所以這個西德有一個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叫做馮紐曼，他研究多年的物理，他講了一句話，說我相信在世界上，意念力是能夠改變時間和物體的狀態的，他一個現人物理諾貝獎獲得者，講了這句話，我覺得這是人類所必然要追求，而且所要達到的目的，我在這裏是叫做口頭禪都說不上，那就是老師講的野狐禪也說不上，也許就是老師說的夜壺禪，我講到這裏回去再好好的修，修了以後來世再當老師的學生，我講完了，謝謝各位。

今天，你看我們這個新時代的禪堂，新時代的打七方法，這個妙老想都沒有想到，當年……現在搞成亂七八糟我們這個樣子，不過也蠻好玩的，這叫做歡喜佛，慈悲喜捨，今天大家蠻高興的，因爲洪部長明天他有公事就要回海南島了，今天正好有這機會，他結果嘛，兩腿已通，可以跑路了，這個了不起，這兩句詩改得很好，不念氣通關，是真的，你越想打通氣脈啊，越糟了，真到了心空無念，氣脈自然通，這倒是真的，不過他的無心魂出竅也是實在的，那痛的受不了的時候啊，真難過呀，可是他熬過去了，好，我們今天圓滿，明天再見，謝謝。

# 南禪七日第三十一盤

---南禪七日

現在有人問，中觀正見與這個唯識的問題，很困惑，這是個大問題，學術思想上，東西方文化幾千年來，重大的問題，先倒轉來介紹一下，唯識，世界上哲學觀點，就是人類文化整過思想的指導，站在西方哲學的立場，大家都知道有唯物論唯心論的爭辯，如果以學術立場講，唯物、唯心以外，很嚴重的有個唯識論，唯識的爭辯，這些都是名稱，就是說，這種爭辯普通只曉得意識形態，實際上是人類追求宇宙生命的根根，究竟是唯物變的嗎？還中唯心變出來的。譬如在希臘，兩、三千年的上古，早就有唯物論，認爲這個宇宙世界開始的形成是水做的，水兜攏來，第一個元素是水，這是唯物見解，那麼在印度釋迦牟尼佛以前也認爲宇宙萬有，地、水、火、風，不過最初是水做的，所以這些是唯物觀點，那我們常講笑話，西方哲學家很了不起，還不如我們清朝的賈寶玉，賈寶玉說，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土做的，所以土一見到水就化掉了，紅樓夢上的話，這是帶來講笑話。哲學爭論了幾千年，到達現在的科學，人類萬物，先有男的，先女的呀，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呢，究竟是誰創造的，所以我常說，如果以人類文化立場講，東西方五千年的文化都很幼稚，沒有成熟的，

你們諸位注意，包括我們，一個人活到生下來，一二十歲都在幻想中，不管受教育、沒有教育，對於這個宇宙生命究竟怎麼來的？那麼一、二十歲就開始成長一點了，求學問，那麼現在講，正在讀大學這個階段，二十到三十是所有人的智慧成長，幻想、理想追求最高的境界，即使二十到三十歲追求的還不是生下來，每個小孩子……你看這兩天看到只七歲，他所想像的就是他一輩子，很遠大，我們也一樣，有些笨一點的放在裏面，聰明一點的擺在外面，二十到三十，雖然受了大學教育，碩士、博士，乃至完全沒有受教育，只把小的時候幻想的變成現實，那麼所有的聰明才智在這個時候才發揮，所以世界上發明的科學家，我不是講現代科學的博士們，那是學科學的，科學家不一定大學出來的，他能夠創造東西的，

你看統計起來世界上，科學家、宗教家、學問家，他真的成功就是二、三十歲，譬如科學發明的人過了三十五，或者一個運動員超過了三十幾歲都不行了，後來的後半截的人生，不過是把中年這一段的成就拿來回憶，回憶到少年，以爲了不起，可是到了五、六十歲一成長以後，蘋果一樣，下地了。所以世界上的宗教、哲學、科學，所有這些學問成就具足，都是二十幾歲到三十歲，到了五、六十歲的人，不過是把這個成果記錄下來留給後面，一代一代加上去，還只二、三十歲，所以世界上的政治主張、思想，政治意識形態，哲學的理念，科學的追求，都是幼稚的，不成熟的，這就是人類的可悲、可憐，看起來，因爲我這一生，拿古人來講，一無所成，多方面，喜歡科學就研究科學，哲學、宗教、政治，什麼都搞，搞了半天，摸了以後，哈哈，一笑，沒有一個真正叫學問，沒有一個真正叫結論。要真正說這個宇宙生命是唯物造的、唯心造的，譬如西洋哲學裏頭，

另外，大家都很有名的蘇格拉底就是與孔子同時，西方希臘，譬如說有名的柏拉圖，等於說比孟子還要遲一點點，他提出來，哲學家當然也是科學家，這個人類和宇宙是二元論，一半是精神世界，一半是物理世界，所以柏拉圖對於人類的世界，這些政治家、學術家、哲學家同宗教家一樣，看現實的人生是可悲的，悲哀的，看這個宇宙，看這個世界是悲慘的，灰心的，總想追求另外有個超越於現實的世界，那麼所以柏拉圖有他的理想國，等於理想國，就是共產主義的理想的最初的標本，也就是我們中國孔子所講的大同世界，

最初。那麼世界上究竟能不能有一個時代、一個社會，達到這樣，這是政治意識問題，不是我們今天範圍以內的，我們講的是生命宇宙根根的問題，所以講的唯心、唯物、唯識。現在我們倒回來，有人提，關於中觀正見，中觀與唯識的問題，中觀大家都知道，有些居士們不知道，中觀是個名稱，學術上的名稱，怎麼叫中觀，很簡單介紹，佛法講空，空的相對面的一派講有，不空不有叫中觀，反正也即空即有，非空非有，這個叫中觀。這怎麼說呢，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過世了，走的時候，涅槃了，在中國來講有兩、三種說法。一、釋迦牟尼佛比孔子早差不多七、八十年，百把歲。二、人家說，學術上，釋迦牟尼佛和孔子都是同一個時代。三、釋迦牟尼佛比孔子小個五、六十歲。這個時代考據的問題，我們拿古代做官的辦公文的兩句話，來判斷這個案子，這些三派的說法都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講考據學，我們只好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都有點理由，這又是學術上的爭論。關於佛出生的究竟年代，一直都還在爭論，暫時把它擺一邊。

在佛過世以後，他的弟子們，七、八十年當中已經分成好多派了，由這裏，我們就產生一個觀點，可見人類任何一個家庭也好，一個團體也好，一個國家也好，沒有辦法不分派的，所謂分派就是這個同這個意見，這個顏色同這個相同一點，就會自然排列在一起了，可是一分派了以後，最後的後果都很可憐的，我在外面常常感覺我們的民族，中華民族的個性，分派系的觀念，比任何民族更嚴重，中國人在外國兩個人在一起，有三派的意見，這是中國人的特點，要命的，決不團結的，尤其在海外的華僑，要打擊的，打擊自己人，這個問題，民族性，印度也一樣，學術的分派很嚴重，佛過世以後，有些弟子們，佛講的一切是空，有些認爲一切是有，譬如現在留下來的南傳小乘佛教，東南亞的佛教跟我們中國的大乘佛教，不同的見解。我們中國的佛教，由小乘爲基礎一直到大乘，由顯教爲基礎一直到密宗，在東南亞一帶完全是小乘的佛學，不承認大乘，大乘，佛過後這些人，這些當時的菩薩們自己講，不是佛說的，幾乎有這樣的趨勢，這都是學術的爭論。

那麼究竟佛說的，空與有是什麼呢？空也好、有也好，不要忘記，等於我們的總課題，是追究宇宙人生生命的根本，那個最初那個東西究竟是有沒有？在西方哲學的名稱上叫做形而上，怎麼叫做形而上同形而下呢？兩個都寫出來，你不要自己以爲知道別人也知道，這樣你們觀念錯了。這是在哲學上的一個名稱，劃分界限的名稱，就是說這個宇宙萬有生命幾時開始的，宗教家講是上帝造的，照他的意見造了這個世界，那上帝是誰造的？宗教家不準問，上帝就是上帝，信就得救，哲學家說我絕對信了，不過你給我介紹一下，那上帝的媽媽是誰呀？沒有媽媽，那他是怎麼來的？總有個外婆吧。如果說上帝有個媽媽，他的媽媽的媽媽又是誰？這就是哲學與科學要追問，宗教家不準追，信就得救，哲學家、科學家非追不可，拿證據出來。追求宇宙生命的根本是什麼？這叫形而上，形，就物質世界有形象，我們既然有了太陽、有了月亮、有了太空，有了世界、有了萬有，這個叫形而下，

這兩個名詞誰給我們創立的呢？孔子，你看偉大吧，正好後人用上，孔子在《易經》的系傳上，就提到了，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道」在中國是個代名詞，你不要看到這裏，中國文化真要研究這個道是代表了四、五個意義，這個道不是大家坐在這裏打坐修道的這個道哦，這個道也不是我們食道管這個道，也不是道路的道，這個道是個代號，代名詞，是個虛玄的符號，就是說形而上那個東西，上帝哪裏來，生命啊，那個東西，我們中國文化幾千年以前一個統稱叫做「道」，代號，西方叫做神、主宰、上帝，在佛學叫「如來」，叫「佛」，在中國叫「道」，總代號，不管你儒家、道家、佛家。形而下的呢，叫做「器」就是物質世界，器就是有東西了，最後分析下來，有電子、原子、核子，拿醫生的分析嘛，有細胞，再分析有基因，這些都是「器」是東西，唯物的，所以形而上是空的，精神的。形而下是實際的東西，有東西的，有的，孔子沒有說，他下的定義非常高明，沒有講有與空，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交代多清楚，

所以我們當年年輕的大家跟著打旗子，打倒孔子孔家店，打了半天以後，我到了十幾歲覺得這講不出來，這個店不能打，孔子這個店開的是糧食店，打了我們沒有飯喫，佛家開的是百貨店，糧食也有、餅乾也有，什麼都有，老子道家開的是藥店，藥店擺在那裏沒有關係，不需要打倒，有病就去買藥，沒有病他也不妨礙你，很重要，而孔子開的糧食店天天都要喫的，結果我們中國文化把他一打，打得很嚴重，所以搞得中國人只好喫洋麪包、牛排，喫得又生腸胃病，生了幾十年，這很糟糕，這些介紹了以後，釋迦牟尼佛過世了以後，有些修小乘阿羅漢們都得道的喲，一切皆空，一切都在講空，形而下的當然空，形而上的以空爲主，打坐、修持見到空，真是修到了空，涅槃了，不來了，所以大阿羅漢們最後是涅槃要走的時候，那功夫也做到了，講了幾句很有名的話，大阿羅漢最後涅槃，我們佛學要記得的，灰身滅智，把身體化成光，自己起三昧真火，燒了，不是像我們現在這樣送到殯儀館燒，那些大阿羅漢們做到最後要走了，自己一坐起來，再見了，自己心裏頭念頭一動，他的神通，火光一起來，沒有了，灰身滅智，所以最後走，不過有幾句話我很欣賞，大阿羅漢們涅槃走的時候，我生已盡，我的生命到了最後了。所作已辦，應該這一輩子要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對這個世界沒有虧欠。我生已盡，所作已辦，還有一句什麼，不是長揖世間，長揖世間是有這一句話，我生已盡，所作已辦，梵行已立，不受後有。梵行已立，梵就是清淨涅槃，已經得也道，得了涅槃。不受後有，不來了，就是我們昨天提到有人說，涅槃，得了道，這一生成道了，不來投胎了，不再來了，這在教理上叫小乘的涅槃。

你們佛學院的同學注意哦，小乘的涅槃，佛學的學理上，叫做有餘依涅槃，以大乘的觀點，大阿羅漢入這種涅槃最高八萬四千劫，再來，你還非迴轉來不可，重新回來，迴心發大乘心，纔能夠成佛，證得無餘依涅槃，所以大阿羅漢這樣一走，不過入定，依我們來講，是請長假，請了好久，休息，休息了以後，等於睡了一個長覺，你還非醒不可，醒來還要重新起來，發大願度衆生，功德圓滿，證得無餘依涅槃，成佛還要兩個大阿僧袛劫呢，這些佛學的觀點，你們應該搞清楚吧，這種佛學的觀點，也就是人類文化的最重要的大關鍵，所以剛纔這位同學提出來，大阿羅漢走，別的經典，我們講的，長揖世間，這四個字多漂亮，中文，佛法變成中文，長揖，就是說這些得道的，要走的時候，向諸位拜一拜，你們諸位再見，再見……我要走了，然後腿子一盤，自己三昧真火一起來，一陣光，什麼都不留，充其量，給大家留一點指甲、頭髮紀念紀念，那叫做舍利子，最高明的舍利子都不留，化一陣虹光，不是紅色的紅，虹，虹彩的虹，七彩的光明，自己的，不是現在用什麼汽油、洋油燒的，

這都是佛經上記載的，不過在唐以前還見到，唐以後就「糖」了，我們到現在爲止，不管西藏、東藏，什麼活佛怎麼化的，大家怕我講話，某某活佛死了，又是什麼現象，我說，不要瞎扯，在尼泊爾、印度，那個氣候就是那個樣子，漂亮得很，什麼現象，你現在坐在這裏頭，你統統給我放光出來看看，不要瞎扯了，這要真修持見道的。所以介紹了，這個時候，那麼差不多一、兩百年的爭論，很嚴重，那個時候等於我們現在，雖然大家中國人，沒有修道證到那個境界，如果一提到佛法，四大皆空的嘛，佛門講空的嘛，對不對，我們這些大學校長，哲學系主任，都坐在這兒啊，大家都是中國人，皆空，這一空就空到底了，空的偏見，就是昨天講，見思惑這個見，「見」就是觀念，統統一落空，佛法都是空，以空的偏見以後呀，等於否定了一切的世界，沒有因果，那麼假設我們想一想，如果佛說一切皆空，因果也空了，那我對你不高興，殺了你也空了，沒有什麼果報不果報了。那你的東西就是我的，我的不是你的，空的嘛，格老子，愛怎麼做就怎麼做，這是講行爲上空的，是很嚴重的，見解上空的，一切皆空，那你們爲什麼修道啊？那麼辛苦打坐得個阿羅漢果，得了阿羅漢果空的嘛，也沒有，所以空的偏差，這就是前天跟你講，五見裏頭「見取見」，這一種觀念，主觀的成見一形成，自己抓得很牢牢的，變成另一個主觀，空的主觀觀念很嚴重，這個你知道。

這個時候，佛過世了四、五百年，給你介紹過，龍樹菩薩出現了，所以龍樹菩薩弘揚佛的般若宗，般若思想，智慧的成就，所以龍樹菩薩一看，這些出家人，印度當年這個都是……漢朝在中國講「漢」，西漢、東漢之間的這個年代，印度跟我們交通是有啊，很少，那麼這一個社會裏頭，修行人，不得了，尤其佛的弟子們偏向於空，所以龍樹菩薩弘揚大般若經「空」，他的著作就是你們書房裏，擺的都有《大智度論》，最重要龍樹菩薩著中論，中論就是，破這些見解，中論講重點大家都曉得中論八不的見解 ，你們佛學院的同學都知道，你們哪一位羅漢，每邊出來一個幫忙擦黑板，他這樣就快了，你們所看到的也多了，不然他又要寫又要擦，都來不及啊，中論八不，你八不就寫出來了，不要等我講再寫，就來不及了，不生不滅，不斷不常，不一不異，不來不去。大概只提出來這「八不」的理論，實際上，對了，這些大阿羅漢可以來服務了，你們早就證得涅槃的，還不來服務，迴心向大，現在慢一點擦，中論的八不思想，怎麼說呢？認爲我們拿哲學立場講，這個宇宙生命的根根，萬有的形成，沒有生過，過去了，沒有過，譬如，這是譬如不要搞錯了，然後又聽錯了，又寫條子問我，我煩死了。譬如我們的思想，你看大家從媽媽生出來，小孩子起，或者昨天很多的思想，一想都過去了，現在沒有，你說沒有了嗎？我十歲時候做什麼，我昨天做什麼，一想又回來了，是不生也不滅。

有名的一首詩，大家都讀過的，白居易的，白居易年輕就靠這一首詩成名的，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是一首文學境界的詩非常好，離離，是形容密密麻麻，我們土話就是密密麻麻的，原上草那個平原裏頭，那個草木，一歲枯榮，秋天衰了，冬天看不見了，只有根根了，你就是拿火來燒，只要草根沒有壞，在地下，你也燒不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就是說明什麼，不生不滅，萬物，不生不死，所以中國文化看這個宇宙生命，譬如現在我們迴轉來，現在介紹是佛這個道理，如果說我們中國儒家，孔孟所代表的儒家，老莊所代表的道家，兩家合起來，就是我們老祖宗，從這個盤古開天地，一直下來的，中華民族這個傳統文化，他認爲生與死，生與滅沒有什麼了不起，怎麼呢，等於天地，有春天，生老病死等於一年嘛，有春天一定有夏天，生來一定要長大，長大了一定到秋天，衰老，衰老了，一定死亡，冬天，冬天有什麼關係呀，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世界上人都怕生命過去了沒有，所以有天堂、有地獄，中國文化不談宗教，生生不已，因爲宗教家都是每天夜裏，晚上站到殯儀館門口看，一下一個棺材又出來，哭啊，第二個棺材出來，唉唷埃

中國文化站在黃醫師的婦產科門口的，你看又出來一個男的，嘿，女的，又生了，恭喜呀，請喫蛋啊，站在早晨看的，所以中國文化講生生不已，西方文化是站在晚上，站在那個棺材店門口看的，永遠是悲哀的，只看到死人降生的，，這是大體啦，不是完全西方，但是，所謂中國文化敢提出來，人可以修到長生不死，這個話真特別，現在介紹了這樣。所以那麼龍樹菩薩，也當然提出這個問題，所以不生也不滅，不一不異，這個宇宙萬物，你說是一體嗎，是一個東西變的嗎，所以哲學上是一元論嗎，一個單元變的嗎？等於我們這些大醫師、博士都在這裏，這個基因分化，一分爲二，這一分二還是這個細胞，一個變成兩個，兩個細胞，血球怎麼分化，科學，現在，他們都是大博士喔，學的是這樣學，如果我們再研究，最初最初那個基因哪裏來的？人類最初最初那個細胞哪裏來的？你總有個根嘛，你不能說無中生有，如果無中可以生有，當年我學佛，我還只二十多歲啦，碰到一個美國留學回來的一個教授，我們倆很好，講心理學，就談，他也學佛，但是他跟我講，這個道理我不能求證，一切唯心造，他跟我一邊講話，一邊很激動，把辦公桌上的東西一拿開，他說你看，我們現在兩個桌子上空的，一切唯心造，你跟我倆坐在對面，心裏頭天天想，我要這個空的中間有個母雞出來，這個母雞每一天要生個黃金的蛋，我們坐在這裏想瘋死了也想不出來呀，怎麼叫唯心造呢？你說雖然很強辯，是有他的道理的，這叫科學要求證的。所以不生不滅，你說宇宙是一元論嗎？不對，你說是多元論嗎，每個生命都有他特別的來源嗎？不對，所以不一也不異，換句話，不一其他的經典叫什麼？就是不二嘛，不一也不二，維摩經，所以你到廟子上看，不二法門，大家看佛法真高啊，一看這四個字肅然起敬，不二法門，如果我們拿土話，不二就是一嘛很簡單嘛，不要給文學騙住了，一個商店買東西，不二價，就是說了定了，一塊就是一塊，沒什麼八折、七折與九折，都沒有，不二就是一，但是他用，不一不異，不來也不去，這個世界是沒有動過的，所以中國有位大法師，比永嘉禪師早一點，《肇論》僧肇法師，鳩摩羅什的弟子，《肇論》你們不曉得研究過沒有？很重要，有一篇《物不遷論》都很重要，在中國當時，那裏西方哲學、科學還達不到這個程度，他說世界上萬事萬物沒有動過，不來也不去，沒有動過，都在本位上，那麼我們在大學給研究所教學生問到，當老師的要會吹，像我這樣亂吹的，就要給他解釋啦，物不遷論，當然文章也美，中間講到，旋嵐偃嶽而不動，江河競注而不流。

# 南禪七日第三十二盤

---南禪七日

站到地球外面，你纔看到地球在動。這個世界都在動，那麼地球動，像我們在這裏，以爲打坐坐好好的，你看，寂然不動。實際上，你到了半夜，我們是倒轉來掛在地球上。那我們爲什麼坐得住呢？因爲地心有吸力嘛。這是科學道理，這是真的。所以我們覺得，我現在做的端正，如果那地球來看我們，我們現在正坐在一個圓圈上，歪在這裏，還靠地球中心一股磁性把你吸住，掛在那裏而已。整個山河大地也是如此。你懂得這個物理了，這是科學啦。怎麼叫旋嵐呢？今天我們由廈門坐飛機起飛，二十幾個鐘頭到了美國。假設二十四個鐘頭，現在是九點二十分，在廈門飛機起飛，二十個鐘頭到美國。你說我們動了沒有？沒有動。二十個鐘頭以後，還是在廈門。你信不信？你注意喔，我們在廈門，飛機上升，起飛了。下面也在走，我們飛機到了美國。地球又轉到剛好在廈門，還在這個空間裏頭。永遠在這個空間裏頭，本來就沒有動過。以科學物理來解釋生命，你就沒有動，生生死死整個，所以說，不一不異，不來不去，等等。

所以你看到所謂中觀，八不，八個不字是總綱。中間發展下來，把一切都否定了。所以中觀的有名的，每個偈子很多，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則名無生。你們這是青年，彌勒佛的樣子都讀佛學院的，應該背的出來吧。你看老頭子都會背，你們背不出來，笑話。將來做大法師的，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了不起，是則名無生。這個就是中論。很多偈子，統統說的是名爲緣生，無生啊，無生埃很多的偈子都是說明這個東西，是說明大家都曉得，緣起性空，宇宙萬物不是上帝，所以真正的佛教是破除迷信的。佛法是破除迷信的。你說有一個佛，有一個上帝，能夠生出萬物來。所以你們大家說靠佛來保佑我，這是宗教觀念，一個真正學佛的人，沒有這個觀念喔。那同儒家思想一樣，世界上沒有那個幫助了那個。上帝能幫助你，財神幫助你發財，沒有。只有一個人可以幫助你，自己幫助自己。所以中國的文化自求多福。你靠鬼神，他能夠幫助你，也能夠毀滅你。只有自求多福。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一切法，都不是他力所生。當然理由講起來很多呀，科學、哲學的，但是也不是唯物論講的，自然界出來的，也沒有，自然界出來，那不是一個男的，一個女的在一起，自然界不會隨便虛空中，掉下一個人來。沒有，有來源的。你說共生吧，譬如一男一女倆個在一起，就會生孩子。他是三緣合和，

很多東西不是這樣，共同你要造作，也造作不出來。要有另外一個力量加進去，譬如我們常常講歷史，我說司馬遷是史學家，也是哲學家。他常常說到重點的時候，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這是文學歷史。世界上有許多事情，是人爲的努力出來，但是真的嗎？歷史的演變，你人的功勞再大，有個宇宙不可知的力量，剛好碰上，這叫「機會」。我們普通叫機會，在古代叫運氣，在帝王的政治思想運氣叫做天命。上天給我的命令，上天誰給你的命令，還不是自己給自己。沒有這個事。但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哉」沒有哉字，豈非天命就沒有味道了。古文，就是現在，豈非天命嗎。豈非天命啊，就是這個意思。這個哉，哉沒有什麼意思。所以不共生，不是無因生等等，這個叫中觀正見。反正一切都否定，你看起來一切都否定。不，一切都否定，他肯定了一切。但是加一個肯定呢，又變成否定了。所以中觀正見不加，只有八不。否定一切自然有個肯定。這個肯定的意思呢，不是空，也不是有的。

其實佛在世就說過，佛法我們禪宗祖師經常講，離四句，哪四句？空、有、非空非有、亦空亦有。就這樣四句。不落於空，就落於有。即空即有，你看這個話，講的什麼話。當下空、當下就是有。等於沒有說嘛。非空非有，非空就是有。非有就是空。你看佛多會說話，早就說了這四句了。所以真正要證道悟道德時候，就要離四句，離開這四面的觀點。絕百非，一否定，非就是否定，一百個否定，否定…否定還要拿掉。否定拿掉是什麼，他沒有告訴你是個肯定，有個肯定已經要否定了。這是佛的高明。所以佛以後，大家幾百年當中，修行見解爭來爭取，爭的龍樹菩薩大慈大悲，你們真可憐呀，所以寫了《中論》，講一個道理有一個東西，這個東西不是空，也不是有。就是這樣，佛的這四句話。

可是《中論》就在這裏。可是後代有些人學《中論》學了半天，譬如西藏的密宗，紅教是原始的密宗。另外一個講法，紅教的演變，薩迦派到元朝，然後是白教，所以你們獻哈達的各種顏色的都有了，白教。到了明朝的時候，這三派有一點偏向於男女雙修了，把這個印象搞得不好。所以宗喀巴大師起來建立創了黃教。像你們穿的衣服同東南亞穿的這個顏色，都是有點受黃教的影響。黃教，離開男女雙修，修行的方法，絕對講戒律的專修而成佛的，黃教。

譬如紅教最高得成就叫大圓滿，大圓盛慧。薩迦派也是這樣，到了白教最圓滿的是「大手印」。武俠小說上寫大手印，這個功夫練到這個手，一拿出來，那個手，大手拿出來把五百人都捻死了。那個武俠小說亂寫，大手印就是禪宗講的心櫻這是代名詞。

那麼宗喀巴大師不談這些，叫中觀正見。所以後世的人，跟到中觀正見，中觀正見，究竟它是個什麼，得個什麼，不知道。這是講中觀。中觀、般若，講空講有。所以這些，或者是唯物唯心的，管你唯什麼的，這些都是講形而上的。所以佛講空，很多大般若什麼，都是講形而上的。我們現在假使講修持的話，我們有一個身體，有一個生命。精神與生理兩配合起來，這個生命是有形的。是形而下者之謂器。以形而下者之謂器是一個東西，想要求達到見到上面那個形而上的，爬樓梯好啊，還是坐火車好，還是買飛機票，還是買太空船，我要的是這個。買好了太空穿的票才能到達那一邊，形而上，你到達彼岸，才能到埃你講那一邊是中觀正見，非空非有，亦空亦有。上海話叫，阿拉沒有看到。我沒有看到過埃我現在學打坐修行是買飛機票埃你說不要修行，不要…你只要中觀正見，你說不要到美國去看啊，有什麼好看呢？美國人還不是那個樣子，他有個眼睛、有個鼻子，不過我們喫飯，它喫麪包而已。是這個樣子。可是我去看，看了以後嘛，回來，原來同我們一樣。不看還是兩樣。所以你那個中觀自己沒有見道，所以中觀也好，般若也好，什麼唯識也好，都講見地的問題，就是我們昨天的見思惑。思想見解，基本上最高的問題。那麼你如果那來打坐做功夫，可以呀。有一個人早給你提出來，天台宗的三觀，空、假、中，就是這個道理。那麼你的心理思想，大家說，我坐在這裏妄想很多，你用三止三觀一看，就不多了嘛。我雜念妄想很多，這個雜念妄想你去不了，可見是有嘛。你去不了，是有嗎？那你打起坐來一看，每個雜念妄想它跑走了，空嘛。你說空嘛，我清淨不住它又來了，有嘛。真的又來嗎？不會停留祝譬如你要念佛，永遠停留在這一句佛上，你做到嗎？做不到。他又跑了，空嘛。亦空亦有，非空非有。管它空也好，有也好，中觀。

所以天台宗，我都簡單給你講了。詳細講很多，叫三止三觀。天台宗的止觀，最後你們學六妙門的時候，用呼吸作功夫的，數息、隨息、止息，然後心理思想起觀嘛。這個不管跟息不息呼吸都沒有關係啦。這是精神方面，觀。「觀」以後「還」回到本來的狀態，最後也非空也非有，是真正身心的淨土。就是天台宗的止觀，就簡單了。學死了，上了多少年的課，沒幾句話給你講完了。所以中觀在修持上，必須要修這個止觀。天台宗的三至三觀，走的路線，最後還是歸之於中觀。諸位菩薩們，中觀這個題目，現在可以交卷了吧。 這一卷交了。

這一下講唯識了。佛法到這裏，佛過世以後七、八百年。當然佛在的時候，《楞伽經》就提到唯識，這個宇宙，這個世界，佛把精神世界說了三樣，什麼三樣？心、意、識。佛把精神世界說了三樣，心、意、識。我們現在一體佛法這個心，什麼是心？真正的佛法講「心」，就是我們哲學上的本體論，就是形而上的。那個能生宇宙萬有的那個…那個根根。也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心物一元的。那個東西叫做心。所以心是這個代號，不是隻我們這個心臟，也不是指我們現在思想，如果你那麼看，你就錯得一蹋加糊塗，叫做一蹋糊塗。錯得太厲害了。所以心是講這個。不過，有時候在經典上用這個心，是講我們思想意識心。這是古代的漢字，

中國的文字簡化，中文可以應用的在科學、哲學、宗教隨便那一方面，只要兩千多個字。中文字你認真認識是最大的學問家了。你外國英文、法文，你沒有多少萬字認識，你還講學問。那真是談也不要談了，那做不到的。而中文你看就是這樣厲害。可是有一個毛病，可是這個心字，有時候它代表本體，那我們看成是思想的心了。就把書也讀錯了。有時候講的思想心，你們也把它講成形而上的體了，有錯了。所以中國一個天字、一個道字、一個心字，有五、六個意義的分類的註解。這個要把中國文化要學好了。心是這個。意是什麼呢？我們現在一個人生下來，能夠思想、能夠起作用的，能夠知覺的這個都是意。所以我們大家國內這四十年來意識形態，「意識形態」這四個字，你以爲是什麼，西方邏輯什麼，哪裏來的？佛學裏頭抽出來的。什麼「解放」啊，都是佛學的名詞。

因爲我們中國共產黨這一般創始人，比如陳獨秀、李大釗這一班人，包括周恩來、毛澤東每一個都是學佛的。有憑有據的，我翻給你看，你們搞不清楚的，包括魯迅，都是研究佛學的。因爲有研究佛學了以後，所以革命家都抱了一番懇切的救世救人的精神。是真的吆，那不是假的。包括共產黨、國民黨當年的老的那一批，開始出來的，救這個國家，救這個世界。我們當年海小的時候，都是很真誠的。至於大家你用這個方法，我用這個方法有了意見。那是另外一件事，不管了。現在嘛，幾十年後大家看到了，我們倆一樣，本來一樣嘛。都爲國家民族…這個不談，這是現實。爲什麼談到這裏呢？這是說明這個意識形態能這個意，就是講這個思想，也是佛學裏拿出來的。心意兩層。第三個麻煩了，「識」，什麼叫「識」？認識，這個是科學了。因此佛學裏頭彌勒菩薩，這個系統下來，把「識」字特別拿出來，作科學的分類。給你講，這叫「識」了。但是印度的梵文也好，西洋的文字也好，中國，沒有辦法。我們大家研究，再用一個字、一個名詞來替代使人家搞清楚，找不出來。「識」我們大家知道，我們眼睛張開，我認識你，就這個識嘛。李先生你識不識啊？認識嗎？識，認識埃廣東話，識不識呀。廣東話，識不識呀。不是知不知。知不知，就是這個。這個認識，識是這個東西。那麼彌勒菩薩，這個比中論，中論是哲學化的，用邏輯講的。唯識也叫做法相學，也是邏輯講的，科學化的，一個分析科學的。中論是講理念科學。拿我們現在講，假使我在大學研究所講課，就用這一套方法講，不像給你們兩個用佛法來講，因爲你們學佛的，我只好拿這個話，你們容易懂嘛。在那一點學術加上，搞不清了，白講了。

你們千萬要注意要修行，要想修密宗，懂得密宗，要想真的修行做功夫的參考，要想真的有所成就，要相對未來的二十一世紀的學術有貢獻，佛法推行的出去，你還非研究唯識法相不可。不懂唯識法相，在未來這個時代，你談都不要談。你佛法站不祝只有唯識的法相深刻的研究，在未來的人類文明之間，有貢獻的。那麼你們…你看，不曉得那個同學小小的寫了這麼幾個字，就還得我這個老頭子要給你們講那麼久的話。這很辛苦的。那麼早上起來，只吃了一口空氣到現在。講了這麼多，所以你們聽了好好留意埃懇求你埃不要馬馬虎虎過去了。這個講唯識。唯識把這個人，生命方面，《瑜伽師地論》都發給你了。大家不準打開看，拷問一個問題答的出來，先拿一百塊擺在這裏，獎金一百塊。不管男女老幼埃鈔票拿出等着，我們管帳的老闆，一百塊呀，獎金。答不出來可是你們每個人要給我一百塊喲。我是做生意人，你搞清楚埃《瑜伽師地論》十七地第一篇，那天晚上都給你們報告過了，講什麼？一定答不出來，我曉的包賺的。五識身相應的。阿彌陀佛，我這個老鄉厲害。你們教務長真的厲害。一百塊，甘輸了。但是你看，教務長就是教務長。我那個老鄉答出來。第一篇，我這個方法是教育方法。鼓勵你們讀書做學問，就要那麼認真。我看你們太馬虎了。向我那麼大年紀，有時候看一篇東西，如果是新的學問接觸，看一下，懂了，疏忽了。忽然想起來，我還要翻開看第二次。可是第二次翻了很多頁，剛纔明明記得是十七頁，怎麼找不到呢，又翻。第二次還不放心再去看。古人四個字，注意啊，你們求學做人一樣的，勤能補拙。只有勤勞，佛法講精進，你們都太聰明瞭，以爲自己都對了，都懂了。犯這個毛病只有勤能補拙埃一切要努力，要勤勞、要精進。所以我們這些老同學們，還罵我，你學佛當然不告訴我，你們這一些悠哉遊哉的，還搞這一套。自己認爲聰明絕頂的。真的，聰明絕了頂，就沒有頭腦了嘛。這四個字大家聽了很舒服，我聽了很可怕。聰明絕頂，沒有頂，一定沒有頭腦了嘛。這就是罵人嘛，笨人嘛。什麼叫聰明決頂。

《瑜伽師地論》第一地就告訴五識身。先從科學來，再分析人。什麼叫五識，就是我們人生命，眼睛、耳朵、鼻子呼吸、嘴巴，身體這個生命。這個是物質的、物理的、生理的構成這個身體。現在我們把人變成機器，這個身體擺在這裏，暫時不動。那麼這個身體上面有五官，我們講的，佛法叫做五根。我們普通叫五官。五官有眼睛、耳朵、鼻子、嘴巴，整個的身體。整個的身體包括裏面的肉、神經整個的啦。這是一個空架子，在他們這些大醫生，博士認爲神經反應。現在西方的醫學是唯物哲學，所以常常我在外國、中國，很多兩派，因爲我中醫、西醫朋友都很多。我說我告訴你，西醫的根本學問最初基礎，是西方的唯物哲學來的。中醫的根本基礎，是哲學基礎來的。

西醫是唯物基礎來，而且它的科學實驗室，是靠動物來，靠機械來的。所以一個醫學的發明，要死了很多老鼠殺了做實驗，很多猴子、很多兔子，結果學會了西醫。忘記了一個東西，基矗把一個人當東西看，因爲它是唯物。所以趕緊送進來，脫光，拿來檢查。冬天，又脫光又病又冷氣又檢查。所以我說醫院裏，我一輩子不去的。我都熟的很，裏面決不去。沒有病去一定死掉。這個冬天去，冷氣裏頭把你脫光還放在那個肺活量檢查。他學的醫是這個，他唯物的。他當年對猴子、對老鼠也是這樣幹。一個病人不過是個東西嘛。

中醫不然，我們小的時候，中醫來看，一來了，請來，像我那個老師就是中醫，一進來了以後，把帳子放好放好，不要…叫他手拿出來，把他被子該好，拿出來慢慢摸。窗子關好。然後開了藥吃了以後，還坐在旁邊等。我看兩個鐘頭會出汗了。一出汗，一叫了，哦！好了。這一幅藥不要喫，這一幅趕快熬了。中醫師是把人當人看。西醫把人當物看。這兩個…是真的埃這一點假使辦個醫院，非改進它不可。你這一套我都懂。所以我可以敢罵人。你會的我都會，我會的你不會。就兇了嘛，沒什麼了不起。這兩個觀點不同。我們懂了這個，迴轉來看。這個機體管你神經、細胞，這一部分唯識很科學，暫時不談。這眼睛能夠看東西嗎？不能。這個眼睛眼球活的，就是照相機一樣，它很靈活，可以照一切。這叫做所看。眼睛是所觀，所看的一個工具，我們眼球。但是這個工具裏頭呢，我們照相機後面有個人。這個人使這個照相機在後面卡喳一按，它才把影像吸收進來。所以眼識有這個作用。但是眼識看到東西一過來以後，眼睛不能分別。譬如我們假設一個人，碰到一個很嚴重、很危險的事，馬上後面一支槍，一秒鐘就殺死你。他看後面東西都看不到了，明明看到你都看不到了。因爲眼球雖然看到你，眼睛看到，心意識不再這上面。照相機後面那個人沒有，後面是第六意識。眼識這樣懂了嗎。我不讀書的啦，講課不喜歡用那些名詞。越聽越青蛙跳井撲通、不懂，那聽個屁。你們以後，尤其出去弘法去，要把最高深的道理，講的很平實，使人家懂。法師們注意年輕法師，你們都是大法師，將來我看到你都要跪下來拜三拜，好好的。這個耳識也是一樣的。但是眼睛呢？注意哦，剛纔講到第六意識了，眼睛爲什麼講…它本身有個識的作用嗎，有。這是科學了，

所以佛法非常科學。剛纔講，我們一個人心裏頭有了嚴重的煩惱與痛苦，或者有嚴重的高興和危險的事，對前面的，眼睛前面的事情，見而不見，看不到。看到了不知道。或者一個生了神經病，一個瘋子看到前面的東西，看到了，不知道你識誰，會不會，懂不懂埃所以孔子也講，心有事焉，肚子裏有事心裏頭，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嘛。對不對，一個人，你看有時候你們自己人生經驗都有嘛。心裏想一件事情，別人走過你前面，是看見一個人，可是沒有看，不知道是誰。對不對，是不是這樣。幫一下忙嘛，唱戲也要有個人幫腔嘛。你幫一下腔，我這個唱戲有精神了嘛。你們都不響就沒有意思了，好嗎。這叫你注意了。剛纔講，所以常常我們笑禪宗的人，功夫到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第一步。後來又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我說你見鬼不是鬼，亂說。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這就是見道了。這是打坐或者…這個誰都做到了。一個要槍斃的犯人綁出來，馬上綁到法場了，你說它見人不是人，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它已經嚇昏了，看得到嗎，看到。你懂這個意思嗎。所以眼本身沒有意識起作用以前，這個眼還有眼識，它本身有個生命功能，這個叫「眼識」。這懂了吧，這是科學。所以我們一個人要老了，要死了，這一副眼睛還好。現在有人菩薩心腸發心，吩咐孩子，吩咐兒子，吩咐後代，我要死了，我這副眼睛很好，你叫醫生給我挖出來，留下來，移植給那個沒有眼睛的人。那麼醫生趕快，快要斷氣以前，馬上給他挖出來。冷凍起來，送到另一個人，把那個眼睛挖掉把他接好。它又可以用了。那麼眼識這一部分功能，它存在，什麼叫「識」呢？這個是生命的能，就叫生命。這三個原理，暖、壽、識。他溫度，有一定的溫度。暖，佛學叫暖。那麼它的生命的作用，活的。告訴你，暖壽，這個識的作用起來了。所以佛法是真正的科學。你以爲我們行香、跑香、打坐是科學。也是科學，這叫打的科學。所以眼識這樣懂了吧。所以，唯識上告訴你，唯識，彌勒菩薩這個系統下來，眼睛要看東西，要有九個因素才能看的見。耳朵只要八個，鼻子、嘴巴、身體只要七個。眼睛爲什麼要九個，眼睛要空，空間。如眼睛沒有空間，沒有距離，幪起來看不見。所以要空、要色、要許多，叫九緣，才能看。耳朵不一定要空間了。鼻子要聞這個味道，嘴巴不能有個空的因素，有空就有距離，有距離嘴巴就喫不到東西。嘗不到味道了。所以後面只有七個因素。這些不要光聽學理，同你們打坐做功夫，這樣懂了你們纔會打坐做功夫。這叫前五識。所以了法法師就答出來。《瑜伽師地論》第一篇五十身相應地。 第二篇，第二地叫意識地了。這纔講第六意識。所以我們現在簡單跟你講，你們好好去讀書用功，眼耳鼻舌身，前五個叫前五識。這個前五識是什麼。第六個是意識，意識厲害了。眼識能夠看東西，不是講眼睛。耳識能夠聽聲音，但是都不能分別，只有第六意識，分別意識。眼睛一看到外面的色就交給第六意識了。這是黃的衣服，這是白的，這是男的，這是女的，都是第六意識。所以我們下面，要問我們這些醫生博士們，這個第六意識，在腦裏、在心裏，哎，這個問題你文我，我就覺得你問得過癮。那慢慢再跟你研究。那個問題就擺在一邊，現在不賣，一百塊不賣的。所以第六個叫意識，第六意識，第六意識就是我們現在白天的，你們說參無夢無想主人公何在，現在是有夢有想。我們聽的見能夠講話，六根都可以起作用，是第六意識在指揮。你眼睛所看的，耳朵所聽的，前五識馬上交給總司令部。總指揮部是第六意識。這叫明瞭意識。明明白白的，也叫做分別意識。第六意識，但是明瞭意識分別意識當中，有時候還有個作用，獨頭意識，若無若有之間的，單獨的獨一個頭的頭。獨頭意識，怎麼呢？譬如說我們意識的作用，一定配合前五識。前五識配合第六識，有時候一個人在那裏，好像楞了半天。什麼都沒有想，愣住了。可是在想沒有？在想。眼睛沒有看，有時一個好像很清醒的，似有似無的這一個東西，他單獨的不配合。平常我們思想，配合前五識第六意識，有時候，那裏那張畫很好，剛纔客廳裏看到，我們一邊在這裏，聽人家講話耳識在聽，意識還在想那一張畫。這樣等等。可是有時候呢，這個意識，譬如我常常講他們，你們怎麼愣住在那裏。你說那在做事，頭也沒有動，前五識好像沒有用。可是他有思想嗎？裏頭自己都不知道，有個在想，那個獨頭作用。獨頭意識後面翻過來什麼？夜裏睡覺的時候，會做夢，叫做獨影意識。獨影意識包含很多了，就是現在西方學問的，心理學，最高只講的下意識，潛意識。所謂下意識、潛意識，在我們佛法的文化裏頭，是屬於第六意識的，獨影意識。獨影，譬如人會做夢，這個做夢，你眼睛眼識沒有去用嘛，眼睛沒有睜開，真的沒有睜開，你在睡覺嘛。耳朵也沒有用。可是夢中可以聽得到，會看得到。這個是第六意識，把平常的習慣反映，它含藏裏頭，等你睡眠的時候，像放電影一樣一幕一幕的放出來。所以世界上做夢，任何最長的夢，不會超過五秒鐘。而且夢往往是過去…許多經驗片斷兜攏來，或者因爲夢分很多種，專門講夢給你講，可以講半年的課了。要講半年，有時因病態而發生的，有時候因情緒而發生的，各種片斷兜攏一個夢境。你看世界上有一個人夢境，譬如說信基督教的，它可以夢到上帝、耶穌。你們信佛教的很難得夢到它，夢到菩薩。信鬼的夢到鬼。世界上有個人夢到「哈不愣蹬」沒有？因爲東西文化裏頭，沒有這個東西嘛。你媽媽也沒有告訴你，我們媽媽會告訴我，喫飯不要丟在地下，有罪過給雷公打死呀。我們意識從小就有個雷公。再看了封神榜，嘴巴尖的，有翅膀，手裏拿個鏨子，這裏拿個錘子，不對，轟隆打下來，四分五裂。我們意識有，你到了夢境某一個階段，雷公就會出現了。所以天堂、地獄、上帝都是獨影意識來的。獨影意識，這個獨頭，獨影的作用，注意啊，三個地方容易出現的，夢中出現獨影，平常沒有。平常如果獨影意識，這些境界很多的話，神經病精神病出現了。

所以我常常訪問精神病院，一進去一百多人，一看很慘埃那個大醫院，有些個給鐵連鎖着的，有些給塔吊在那裏不準動，因爲他要殺人，有些對你笑的，你來幹什麼。我站在一百多個精神病人當中，我站了半天，我就告訴這個醫生，我現在真不知道，我是正常的，還是他們是正常的。真的，以所有精神病，看我們進去，這個傢伙是瘋子。跟我們都不同的，我們覺得他是精神病，究竟誰是正常的不知道。所以這個世界我活了幾十年，大家是不是瘋子，或者我是瘋子，我到現在沒有搞清楚。你們搞清楚了沒有？因爲你們比我高明的多了。你想想看，這個世界誰是瘋子，誰是正常的。除了佛，所以佛成正覺者，只有他大概搞清楚了。頭腦清楚了，正覺。我們這些都是妄覺，亂的。沒有搞清楚。所以獨影意識是第二個你注意哦，第一個是夢中會出現的。這個第一是代表啦，並不是一定是第一第二。第二是精神病第三、打坐的時候，當你六根真的有一點像定境，身體六根感覺出了很多境界來的，這個都是獨影作用。一般人把獨影當成特異功能了。那麼獨影，你要問我，後面這幾位醫師就要問了，獨影同腦神經有沒有關係？有關係，看通過哪個神經。這一刻我要另外賣了，價錢要高一點纔給你講。現在來不及，來不及告訴你們，一切太多了。這是第六，獨影意識。獨影意識，所以有個同學問修行跟男女形的關係，獨影意識與性的關係，嚴重不嚴重？很嚴重。當然不只「性」的一個種子了，很多東西問題來。那麼西方文化、科學、哲學、宗教只懂得這個階段，六個。那麼他叫下意識，獨影叫下意識。但是佛法分法所謂八十八個。第七識，連玄奘法師沒有辦法把他翻譯出來，只能夠嘴上講。這個第六意識，你說人會思想意識的根根，在哪裏呢？意識不能起作用，還有一個意的根，這個翻譯，梵文翻譯叫末那識。末那就末那，我們只好講第七識。第七識是個什麼東西呢？佛學裏頭名詞很多，還有人叫數取趣。數取趣，我們聽那小孩講，去、？去的吱，蟋蟀，數取趣。北方人趕蟋蟀的一樣，所以不用。也有講叫第七叫俱生我執，也有叫意根，好多名詞。這一個作用，意識後面還要找他的根，這個跟就是第七識。第七識可以叫意根，就是我們入孃胎的時候，除了後面那個功能，帶我們變成胎兒。一有胎兒就有我見，生命就有個我。嬰兒在孃胎裏頭，沒有第六意識。第六意識種子，在這個我的根根裏頭。我們一個嬰兒生下來，頭頂還在跳，不會說話的時候，現行的第六意識，，是沒有這一生。等到頭頂封了頂，開始會說話的時候，這一生的第六意識纔出來了。那麼我們第六意識出來了以後，受家庭的影響、社會的教育、文化的等等，就形成現在的意識。人到老了，這個意識形態越來越頑固。所以人家罵我，說你老奸巨所以人家罵我，說你老奸巨猾猾。我說，阿彌陀佛，你怎麼那麼聰明。你是大哲學家，你怎麼知道？人到老了，那個意識越頑固啦。染污越厲害了。然後告訴年輕人，你懂什麼，我都活了八十歲。八十歲了你知道個屁呀。實際上他那個意識形態越來越頑固。這個意識越到老，越頑固，這是第六意識。那個第七識在胎兒裏頭，這個東西又帶到胎兒，來生的。就是第七識種子帶過來。第七、第八，第七識就很難講。所以你們打坐，所以要把身體的氣脈打通了，身體空得了。那是你們那麼說啦，你那個第七識末那識，沒有打破以前，氣脈打通，空掉身見，纔不可能呢。奧，這樣。不要笑我，好像你也自相矛盾了。以前講氣脈打通了就空了。佛法是個誘導啊，一步一步埃末那識真了了，所以轉第七識，我見。那纔是大公無私的境界了。爲衆生者，沒有小我又大我。所以了就得了平等性智。第六意識轉了，唯識的修行只講轉，沒有講斷了，沒有講改變哦。這是非常有理由的。第六意識轉了，不是凡夫分別心，就轉成智慧了。第七識轉了，轉成平等性智。才真的大公無私，大慈大悲了。向你們現在小蘿蔔頭們，還在第六意識業裏頭轉。第六意識還搞不清楚。這個叫第七識。已經非常難懂了。簡單。後面還有一個根，要把它拔掉的。這個第七識後面還有個東西，這個東西是心物一元的。這個東西沒有辦法翻，只好翻音叫「阿賴耶識」。阿賴耶。如果勉強翻譯，叫如來藏識。這個東西心物一體的，這個東西也就是等於引用僧肇的話，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一概平等。人也可以做上帝，上帝也可以做人，是自由民主平等的。天地與我同根嘛，這個東西即第八阿賴耶識。整個的三千大千世界、物理世界、物質世界是它所形成的。我們的生命精神部分，也是它所生的。所以玄奘法師講第八阿賴耶識呢，講了一個偈子叫，去後來先做主公。人死的時候，前天跟你們講，死過了，最後那個地方暖氣都斷了，阿賴耶識還沒有完全離開，等最後那一個部分的暖氣都斷了，冷卻了。阿賴耶識離開了沒有，纔算離開。真離開了，那你們才搞錯了。一般講唯識的統統都搞錯了。我問你，我們的指甲常常剪，對不對。我們的頭髮也常常理。你看，頭髮和指甲剪下來。你給它好好保存一萬年，一千年變成化石可以保留，那是不是我呢？是你身上剪下的指甲是你。等於佛的舍利是不是佛呢？是佛。可是你知道痛吧，你剪下你的指甲。你現在指甲一打它，有時指甲也會痛埃你剪下來的指甲，再拿去打它，你這裏痛不痛呢。那個是你哦，不是不是你哦。你們研究看這是科學、哲學，第八阿賴耶識。所以我們的生命，天地萬物爲一體的。所以舍利，你說的了道的人死掉，舍利不是也是，真的。這是科學埃我只告訴你指甲、頭髮剪下來，擺在那裏。這是什麼作用？所以你說身體冷卻死亡了，阿賴耶識完全離開，沒有埃你的生命還在這個宇宙之間。可是你存在不？就是中觀正見了。不一不異、不來不去、不生不滅、不斷也不常。所以「去後」死的時候最後走，「來先」投胎的時候沒有第六意識，所以自己入胎，作不了住，除了有道的人。莫名其妙被那股因緣業力，就吸進來。自己跟父母兩個有因緣，自己就撲過去了。兩個磁石吸鐵一樣就粘住了。「來先」投胎，只有第八阿賴耶識的功能，同第七識的意識根來投胎。第六意識思想沒有分別心沒有。去後來先做主公。宇宙萬有，受燻持種根身器，「受燻」它能夠變成身體，「持種」保持宇宙萬有同生命的過去、現在、未來的一切種性，受燻持種。根能夠生成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身」能夠形成我們的身體，「器」就是物質世界，能夠變成地球、太陽、月亮。受燻持種根身器，去後來先做主公。對不對？同學們。我背對了，好，謝謝。這個老師說我對了，好好記得。你們《八識規矩頌》都要背的。所以你打坐、修行、得定，你的習氣沒有轉變，第七識、第八識沒有破掉，你開悟。那是言旁一個口天吳的誤。

# 南禪七日第三十三盤

---南禪七日

（破山禪師，字也好啊，那真寫的，那個字我真覺得是學不到的。對子、詩也好。破山禪師是明朝末年的人，滿清入關了，打進來了。他走了，他跑回到四川。四川人。他的皈依弟子是那個女將軍，反抗滿清的叫什麼？不是梁紅玉，清初的，秦良玉。秋瑾是民國時候的。那個張飛和嶽飛倆還打架呢。隔好多個朝代呢。秦良玉是他的皈依弟子，他跑到秦良玉那裏，躲到去了。張獻忠殺人殺到重慶，殺到四川人，都幾乎殺光了。秦良玉這個女將軍這一部分，張獻忠打不過來了。張獻忠殺人如麻，把女孩的奶奶建成一個塔。把女人的奶奶都拿下來，給我建一個塔。把女人的小腳砍下來，建成一個塔。這個塔很高啊，缺了一個塔頂，找不到那麼漂亮的一個小腳，他最愛的姨太太在旁邊撒嬌嘛。撒嬌不要亂撒，她說，你看我的小腳行嘛，行，砍下來，就建塔。這樣殺人如麻。但是他請破山禪師，請這位和尚來見他。破山禪師說，好，我見你。徒弟們說，師父啊，這個魔王殺人如麻。不要緊，我去，感化他。破山禪師來了。張獻忠說，他說，你不要再殺人了，不準殺生了。張獻忠說，可以。你喫葷、喫肉，我就不殺生。他說，真的哦。真的。拿肉來，破山禪師就吃了。張獻忠就不殺了。

所以重慶後一段，有這麼一個厲害的禪師。它是一個跛子，有一條腿瘸的，跌傷了的。怎麼跌傷呢，他年輕的時候同你的一樣。在妙老那個閩南佛學院出來的，也打過禪七的，然後天天打坐。打起坐來就昏沉，就這樣，昏沉去不掉。然後出川，離開四川，找密雲悟禪師去。密雲悟禪師是明朝的大師，也同六祖一樣一個大字不認識，砍柴出身的。最後大徹大悟大祖師，密雲悟禪師那還了得了，在寧波天童寺。他從四川跑來，要到他那裏參禪學習。離開四川路上一路也修行，在四川湖北這一帶，那個蜀道之難行，四川那個時候走路多難埃他在高山上面一邊走，休息時候就打坐，懸崖上那個山路很高啊，昏沉了。跌下來了，山頂跌下來。一個力量把他送上去了，沒有跌倒。半空中把他送上，還是坐在那兒。他曉得了，阿彌陀佛，哪一位菩薩給我護法的埃空中一個聲音說，我是韋馱。韋馱菩薩，你怎麼那樣慈悲，把我救上來。因爲你修行啊，真修行，所以就給你護法。所以韋陀菩薩是這個婆娑世界負責護法的。所以大廟子，韋陀菩薩大叢林下，佛在大殿，韋陀菩薩站在對面。十方叢林可以掛單的，韋陀菩薩這各降魔杵，對佛合掌橫在掌上。這就是十方叢林，大家可以掛單。如果站在那裏，如果站在那裏是這樣子，就是子孫叢林。可以給你掛單也可以不給你掛單。所以塑韋陀菩薩一看哦，這裏是十方一個韋陀菩薩對到…當年韋陀菩薩站在佛的旁邊，這是相傳的故事。那些和尚、比丘尼，不守戒的，就打死了，給他打死了好多。佛說，你不行耶。你這樣，我的弟子們，將來佛法造就沒有了。你這樣幹。他說佛啊，這些人不修行的應該…這魔王要打死，不可以，以後你這樣，你給我站在我對面。不要看和尚的面孔，那個慢慢修行的嘛。你就看我嘛，所以說，不看僧面看佛面。所以他站在佛的對面，就不打了。看佛都是對的，看別人都不對的。當年我那個老師，就罵這些出家人。氣起來就罵，你們知道釋迦牟尼佛把法交給你們，同時也交給我們，交給我們一條鞭子。你修的好就對，修不好就…就是這樣。講破山禪師這一下，韋陀菩薩把他送上去。他又打坐，又昏沉了，跌下來，跌傷了。腿跌斷了。他說，韋陀菩薩啊，上一次你給我護法，這一次怎麼給我跌倒了。韋陀菩薩空中講話了，因爲你很修行，所以我給你護法。你山頂打坐跌下來，我給你送上去。可是你一送上去，你起了增上慢心了。我真修行，韋陀菩薩給我護法，所以你已經驕傲起來了。所以該給你跌傷。所以就跛一隻腿。後來回到破山，牛頭山，後來回到四川。所以他那個地方，我後來去過。在川東（大竹縣），雙桂堂破山禪師得道常現在再回轉來講，他字也好、詩也好。坐了一副對子，剛纔打引磬，我想起來。山迥迥、水潺潺，片片白雲催犢返。風瀟瀟、雨颯颯，飄飄黃葉止兒啼。太好了，那個字啊，真美呀。

他用的都是《法華經》上的典故。《法華經》上佛說的，催犢，犢，就是小牛。所以我在打引磬，想起這件事。爲什麼打「片片白雲催犢返」，你們這些大乘菩薩的大白牛，點心喫飽了趕快回來啊，上堂修行埃「飄飄黃葉止兒啼」就是《法華經》上說的。《法華經》佛說，一切佛講的法門，都是空拳誑小兒，都是黃葉止兒啼。你們就懂了，什麼禪宗、密宗、什麼宗…唯識、法相、中觀，都是這些東西。怎麼說空拳「誑」，言字旁邊一個狂。騙，小孩子哭了，沒辦法了。不要哭，不要哭，來，這裏有糖，你不要哭。或小孩子玩火，不肯放下。不要玩…來來，這裏，我手裏有個東西給你，比你那個好玩。實際上來了，空的。只要使他不玩火、不哭，就對了嘛。所以有時候小孩子哭了沒辦法，拿一片樹葉子，秋天掉下來，不要哭，這是黃金，不要哭。你看這個多漂亮，拿給爺爺去看。然後小孩子高興跑來，把樹葉子拿走。就高興了嘛。一切佛說的法門都是指黃葉爲黃金埃指黃葉爲黃金，爲止兒啼而已。因爲小孩子哭了，沒有辦法。他就指着黃葉就是黃金，只要小孩子不哭了，達到目的了。所以參禪、唸佛、唸咒子、練氣脈啊，做功夫等等…飄飄黃葉止兒啼。這就懂了吧。什麼唯識拉、中觀啦、法向拉、相法啦，都是，飄飄黃葉止兒啼。所以拿起引磬一敲，心裏想，片片白雲催犢返。大家來了，到禪堂幹什麼？自己，飄飄黃葉止兒啼，你們都悟了，對不對？說悟了就悟了嘛。當然那個誤字是言字旁一個口天的誤。口的下面半個央字那個誤。聰明反被聰明誤的，那個「誤」，都誤了。

有一點，民國以來滿清推翻以後，民國以來，幾十年七、八十年都在辦佛學院，把佛學變成一個普通的學問。變成哲學，不值錢了。真正佛學院爲什麼學各宗各派，唯識、中觀、般若各宗各派等等，要你瞭解幹什麼。我們要知道，佛爲什麼說了那麼多學問？佛爲什麼說了那麼多學問？後世分了那麼多宗派？佛的目的爲什麼？是告訴你們懂這個道理，好修持埃好成佛埃修持的方法，後代光曉得變成玩嘴巴講學問啦。佛學院畢業了以後，我也佛學院畢業，那我的同學在旁邊的，隨便找一個譬如，都是住兩三個佛學院畢業的，天天挨我罵。問題是你要把學問變成實行。這就是科學，生命。佛學就是生命的科學，告訴你理論。你把它當學術來講，你呢，你自己呢？你空，空得了嗎。有，有的起來嗎？那佛學有什麼用。那我何必，講西洋哲學比你這個高明埃科學比你這個高明啊，拿出證據來的啊，那你佛學高明在哪裏呢？我們講佛學就是要拿科學來求證，拿身心來試驗。

所以辦佛學院的精神，你們後面的王主任啊，這些哲學系主任，都一輩子發心爲佛教的教育而努力的。這個觀念要把他修正過來，不然我不辦。辦佛學院就帶到實證作功夫的配合，不能這樣，絕不收學生，重質不重量。現在你要重量，要出家的多的很，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太多了。因爲出家舒服嘛，可以逃避現實嘛。這個道理，我是講老實話，真話。老實話是很難聽的，但是忠言逆耳，好的話，耳朵裏很刺耳，聽不進去。但是真的哦。我們諸位，這個我不是對閩南佛學院來講，我對全體得道理跟大家，這裏有心辦學的很多。後面大學校長、教授都在這裏。所以我們真正辦一個是修證的佛學院，並不是故意標榜，本來佛法爲修持嘛。纔講唯識、法相，所以我們今天早晨，因爲這個機緣，一個人一個條子，就壞了我這張嘴巴。就把中觀啦，大概介紹一下。我講的對不對，不知道。據我所知，奉獻給大家。要注意，我是要配合修持講。有一點不合修持路線，你是空話。科學的精神就要實際。這叫生命的科學。就要實際。）那麼剛纔講到唯識的重點，我們有大科學家醫師們坐在這裏。就講這個八個識，心意識。五十年前我開始，我們年輕時學佛法，包括西藏的，爭論的非常厲害。第六意識認爲變成胎兒以後，這個第六意識以腦爲主，碰到朱醫師的問題了，以腦爲主。所以腦，現在有人壞了一半，或者開刀了，那個朱醫師昨天晚上報告的，經常有。或者有些人生了病，出了車禍，腦震盪了。躺在那裏，十幾年也不死。你說他是活人嗎，死人？大小便，喂他喫，變成植物人，像一棵樹一樣。這就是腦受振盪，第六意識昏迷。就是我們講《瑜伽師地論》，前兩天跟你們提到，我要考試了，提到無心位。這個心指腦部意識、思想，有幾個無心啊？無心位，無心位有幾個？佛的分類，現在我不問你們這邊，老是把握的錢賺跑了。我問這一邊了，無心位有幾個？你這邊女菩薩們，拿出錢了。這一邊看到修行很乖，慧力要注意。這一邊修行非常不乖，定力要注意。告訴你，五位。五想定、五想天、涅槃境、悶絕。就是腦震盪，躺在那裏變植物人。腦子壞了，暈過去了，悶絕同睡眠。無心這五位，這個無心所以講意識狀態，那麼這個那腦死亡意識沒有了，人還活到的，所以現在全世界爭論一個法律，還沒有定下來，安樂死。醫生都會，看到這樣痛苦，幾十年躺在牀上，是一個活的死人。何必讓他那麼痛苦活着呢，究竟那個活死人的心裏覺得這樣做對不對，不知道。現在全世界上宗教，安樂死或用一針不痛苦的，打一針就走了。可是呢，很多宗教家、哲學家，很多女人反對。他還是有生命的，不能讓他死。所以現在全世界包括美國、全世界，安樂死，這一條法令，還沒有定下來，不敢定。大家都在爭論。那麼當軍人在戰場上，常常碰到這個事埃一個受傷了，死不了，痛苦的萬分。打敗仗，碰到同事，哎呀，老李阿老王啊，拜託啊補我一發子彈啊，實在看他痛苦。兄弟啊，對不起啊，我送你走吧「碰」一槍。看他太痛哭了。所以你要曉得，求生很難，求死也不易埃這些問題，你們學佛太安詳了，天天有素菜包子喫，還有韋陀菩薩護法。那裏懂得人世間的痛苦，天堂地獄都在眼前。所以講到這裏，第六意識在腦。第七識在哪裏？有些講氣脈之學的，認爲在中脈。還有第八阿賴耶識呢？第八阿賴耶識同生命的關係在什麼地方關鍵呢？這都很實際的。所以不過你們講佛學沒有碰上啊，你碰上大科學家，他們是學佛哦。現在大科學家很多，在學佛哦。都很努力，自己專修，偷偷在學餓。但是不會跟你們來講，跟你們來講外行啊，夠不上嘛。懶得跟你們來談，而且你們不懂科學嘛。

所以我們要知道佛法、佛學、佛教要弘揚，昌明在未來21世紀裏頭，你還非擴大胸襟，懂一切學問，懂一切科學不可，更要把唯識這些研究透。所以這些我們幾十年前接觸過討論了，你們大概沒有接觸過。第八阿賴耶識究竟在哪裏？因爲你去後來先坐主公，一個精蟲、一個卵蛋，這個男的精蟲碰到這個卵蛋，有五、六億哦，大家在鬥爭哦。這個蛋，正好被這個精蟲的頭一撞，還有有力量，很勇哦，把這個卵殼衝破了，鑽進去，受胎了。這個其它多少億的精蟲，都滿滿的死亡，沒得希望了。這個時候你意識，這個阿賴耶識，配合種子入胎的時候，他第一個七天變成什麼，他現在的這個身體，這一部分功能到什麼，死的時候，留下的指甲、頭髮，這些骨頭。沒有說，阿賴耶識是同物質世界是一體的。你們說舍利子有什麼稀奇，我們的指甲留下來保護的好變成化石。普通人還是變成舍利了嘛，頭髮，對不對？譬如說一個人腳壞了，如果開刀，這個骨頭斬掉，好好把它保存起來，座標本。他變成化石了，它也沒有滅亡埃那麼現在你打這個地方，打我這個斷了的腿，這一邊痛的。那一隻腿擺在那裏，你再打它，他不痛，那也是我們的生命埃阿賴耶識所變得。這就是科學問題埃朱醫師，你說對不對啊？這些問題就要研究囉。佛法是科學哦。所以叫生命科學。那麼還有個病例，現在在美國，一個人，這個腿啊，有個病，常常要打針的，不打就難過。結果這個腿鋸掉了，鋸掉這一節了，可是這裏空的囉。可是週期性的，他到那個時候，感覺這個腿還在、還痛，很難過，還是要打針。結果醫生來了，在這個地方，腿在這裏，那個鋸掉，在這個空的地方打一針。他身體對了，不痛了。是真的，這叫科學。所以你們要…佛學的實驗都在這裏。你現在要真辦佛學院，我假使真要辦，就要辦科學院的佛學院。譬如現在的光學照相，一個人坐在這裏，我們大家全堂坐在這裏，統統走開了。二十四個鐘頭以內來照相，都還找出來。當然這種光學的照相機，中國還沒有。外國還很少，很貴，新發明，將來會普遍的。這個椅子你坐過，走了以後還有，拿這個生命，這是光學，還是靈魂學？還是阿賴耶識功能什麼呢？那麼如果說這是實在的，可是我們人，自己現有的生命，不要等死亡，就可以自己唯心。佛法講的，萬法唯心，一切唯識，是對的。對要怎麼去實證他呢？這個時代，不是兩千年以前埃所以現在的光學已經…三十年前，我那個學生，一個農學博士朱文光，死掉了。他書著作還在，找那些資料收來，這些資料有些可靠，有些不可靠。人現在腦子裏想什麼，一個照相機一照，已經知道了。你有好念頭是什麼顏色，紅的、黃的，同什麼，如果你動壞念頭，黑色出來了。那是真的哦。譬如我們講貪嗔癡慢，嗔心發了脾氣，如果這個人發大脾氣的時候，有一個醫生做試驗，旁邊馬上靜脈抽血，那個發大脾氣的人，抽血抽出來。那個血驗出來，就有毒了。這個唯心變得哦。血就有毒了，譬如一個殺豬、殺牛，那個豬上來，到殺下去，牛哀叫的時候，所以這個血有毒了。它痛苦恐怖也氣嗔心，血液就變了。這都是科學哦。那是唯物的，不是你這個唯心的。那麼我們說，這是唯心唯識變的，那你就要求證了。所以講學佛做功夫是這裏啊，你以爲我把它改成生命科學，是趕時髦埃那是真的埃因爲怕你們專門搞這套佛、道啊，對於普通的學問不懂，科學也不留意，只好，不給你講。你今天有人提起這裏，說到這裏才告訴你們埃所以很嚴重的問題呀。你中國文化、佛教文化，想對人類有幫助的，在這個地方，光是辦一個佛學院，大家頭剃的光光的，不怕天下荒，只怕頭不光。然後有什麼用啊，你對未來時代，你應付不了埃你要伸手度人，你伸個什麼手埃

你們看到吧，觀世音菩薩千手千眼，每個手裏頭有隻眼睛埃我們看到就拜呀、燒香，燒香就是抽香菸嘛。你問臺灣來的同學們，我那個禪堂、佛堂，不燒香的，等於說我自己那個時候，我自己也不抽菸了。因爲我抽菸，不抽等一下我去休息，入定去了。不算入定，休息去了。我跟你們講什麼，就是刺激它提出來。所以這不是好東西。廟子燒香燒多了，不是空氣染污埃爲什麼沒有想呢，你看那些廟子正月，尤其中國人，大把的香，每一個大廟子的，佛堂前面進去，呼吸很是問題，這就是空氣污染。一定要燒香嗎，佛經上告訴你燒香。現在我，你問這些同學，都跟着我。我馬上找一個學化學的，買檀香精來，製成檀香水。幾個鐘頭，哇，一灑。這個佛許可的啊，所以燒香、塗香、末香，幾種香，對不對。看到過沒有，佛經。所以佛經裏說，進來就香花供養。中國人以前弄個香燒起來，譬如檀香，告訴你怎麼燒，沒有煙，不讓空氣污染。怎麼燒？是科學，它也是文學。你們讀書都看過的，依考就考不出來。出在《浮生六記》上面，那個女孩子最會享受，檀香燒在，有香味沒有煙。她放在飯鍋上一蒸，香味就出來。空氣裏頭都有，煙沒有。這就是智慧聰明人。可是我們現在呢，喜歡，搞習慣了，畫一個老和尚打坐，一個道士，前面一個香爐一定有冒出空氣染污的都來了。爲什麼講這些亂七八糟的，現在是講到哪裏，唯識的這些道理，講到阿賴耶識究竟在哪裏？身體上面，所以爲什麼那麼講呢？諸位，同我們打坐都有關係，絕對修持有關係的。我們坐起來有許多境界，看到光呀、許多幻想，獨影意識作用。知道了就好，不要說哦…真的，所以在這裏搞錯了，就是走火入魔。那爲什麼認坐的好的時候，真好，還有境界出來，有些境界是真的呀。你要曉得夢同這種幻影，有五個作用。很多作用歸納起來，唯識道理，我告訴你唯心唯識，夢跟這些幻境，人做的夢都是經驗來的。過去聽過的、想過的，曾更，曾經經驗過的。舊的佛學翻譯，曾更。想，思想來的。我想這個爸爸媽媽，想想…不過爸爸媽媽，不容易入夢的，好事不容易的。都是想情人啊，

達賴喇嘛、第六代達賴，出去風流的，他就有情詩。他講打坐哦，講的真好、真坦白埃西藏文，入定修觀發眼開，他打坐了，祈求三寶降靈臺，打起坐來觀想文殊菩薩，十方諸佛呈現觀想，入定修觀發眼開，祈求三寶降靈臺，觀中諸聖何曾見，結果觀想文殊也想不起來，想準提菩薩、佛都觀想不起來。不請情人卻自來，不要念咒子，也不要想，那個情人，那個愛人的影子就出現了。你看他講得多坦然，你們諸位叫做和尚不喫葷，肚子裏有素（數）。你看這是第六代達賴的詩，不請情人卻自來。還有哦，動時修止靜修觀，動的時候，修止，靜的時候，修觀。你看多內行，是真修持。打坐做功夫的時候唸咒子、觀想，什麼都不上路。歷歷情人掛眼前，這個要命，就是忘念去不掉。動時修止靜修觀，歷歷情人掛眼前，若把此心移學道啊，假設把這個心轉的過來，第六意識扭的過來學道，即身成佛有何難。他真是現身說法啊，六十六首情詩，第六代達賴，好多好句子。你看，我幾十年度了都揹來。動時修止靜修觀，歷歷情人掛眼前，若把此心移學道，即身成佛有何難。好不好？好得多的很啊，你看第六代達賴現身說法，這個歷史上有名的公案。老實講這些什麼，這一句話你們…不講免得你們紀錄，傳到西藏不大好。我現在還跟西藏…西藏的大昭寺，這些喇嘛們，都在看我的書。所以我只能講到這裏，等我到西藏再告訴他們。這個我們剛纔講到，夢境中獨影境。因爲這個夢，或者你打坐現前境界，你平常已經想過，自己不知道。獨影境或者因病來的，夢也如此。但是夢和獨影境，所以能知未來是真的。你所以說這個人，定力高了的時候，不是現在這一輩子做過的事情反影出來哦。你前輩…前輩子…你會知道你前生是什麼，也知道。但是不要認爲這個是道，這是你知道了。今天給你上課，南老師告訴你，這是第六意識的反面獨影境，不稀奇。特異功能也不稀奇，也是它。還有一個稀奇的是什麼？第六意識獨影境能知未來。

譬如想我過去，二十幾歲到三十階段，那個人我沒見過的，那個地方沒有去過，夢中我早到過了。一見這個人，我就曉得了。前兩天我看過的，夢中。譬如我到峨眉山，我的師兄在這裏，我有幾年…總有三年，常常夜裏做一個夢，睡覺，一個黑色的老虎向我身上一撲過來，把我抱住，黑的。我「啊」一叫，叫起來，我媽媽來安慰我。怕，一定要我父親。我父親一抱我，靠在旁邊，我就不怕，睡了。常常一來，我父親就趕快起來。其他就媽媽，我父親不太管我。夢了好幾年，一直到我到峨眉山去閉關。一上到那個山頂，那個山王廟看見了，一隻黑色很大的老虎，就是我夢中所見的。這是現身說法，我常常是…後來到廟子一看，這個廟子，我還告訴當家師父。我說，師父後面還有一條小路。他說，沒有啦就是這樣。我說，一定有一條，這裏下去還有一條。你怎麼知道？這條路封閉了很久了。結果打開一個小路，進去一轉一個彎，另外一個峯頂。多少年都把它封了，沒有人去。那一條路很舒服，走起來。那個路子是像沙發一樣，爲什麼，都是幾千念樹葉子，好多花鋪起來。那些小山峯，如果太陽出來，坐在那個山頂上一打坐。那真是，不要你放下萬緣，萬緣就放下你囉。真舒服。這是跟你說明夢，不但曾更，還能之未來。所以說大家修行，得定了，它的心性功能含藏起來，有這個種子功能。這是因爲你修持不到，這個生命功能自己就發不起來作用。神通有什麼稀奇，神通是本有的埃所以六祖悟了道說，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什麼神通妙用智慧，都是本來你具備的埃就是因爲你修行不到，給三生的業力把你蓋住了，所以你沒有這個本事埃修行就是去消自己的習氣與業力埃懂了這些很重要哦。我都不怕喉嚨啞了，都搶着告訴你。因爲我這個人瘋子，看到你們那麼可愛，恨不得，喫啊，喫啊，你喫下去。常常搞的人，消化不良。拼命餵你喫，喂的你消化不良。所以這些都要了解，尤其唯識要了解，三境三量通三性，三界輪時易可知，相應心所五十一，善惡臨時別配之。大概你們在座，除了…我現在怕我那個老鄉年輕人，他大概背的出來。你看《八十規矩頌》這首偈子，我都拼命背，並不是佩服它好，玄奘法師這一點，我真是給他頂禮膜拜。他把它濃縮歸納得那麼好，使你用三首詩，把那麼大一個學問，都用文學把它穿起來。三境三量通三性，三界輪時易可知，相應心所五十一，善惡臨時別配之。三境，你們都學過唯識，都講過。我再跟你講一道，哪三境啊，現量境、獨影境，還有一個什麼境，帶質境。對了，很好，了不起。東邊好，西邊也好，（聽衆）所以叫中觀，統統好了。兩邊都好就中觀了嘛，你們這裏得了中觀了嘛。現量境，剛纔你們聽到前五識。我們眼、耳、鼻、舌、身是第八阿賴耶識的現量？對不對，唯識是不是那麼講，你說，我沒有聽過就是沒聽過，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學佛人不打妄語。前五識是第八阿賴耶識的現量。這是一個關鍵。你們注意哦。所以《瑜伽師地論》彌勒菩薩告訴無著菩薩，記載的第一篇就是五識身相應地哦。這裏是個關鍵哦。阿賴耶識是跟我們精神，生理、身體、精神同這個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是一體的哦。以凡夫沒有成佛以前叫做阿賴耶識哦，假設真正成佛了，不叫阿賴耶識叫什麼，你知道嗎？如來藏識，如來藏識。它的境界就轉成大圓境智了，就是阿賴耶識。它能藏一切種子，這個是不是這樣啊？你們聽的，佛學是不是這樣啊？諸位老師，是不是這樣？好，是，你點頭了，你批准我了。所以這個生命的功能，阿賴耶識變成我們這個身體，前五識就是現量。所以你們打坐，告訴你，你走唯識，法相路線，兩退一盤，生死擺在那裏沒有動嘛？有沒有去殺生，也沒有去偷盜，也沒有去搞男女之間作愛的事。殺盜淫都沒有了嘛，現量擺好了嘛，兩手一結定印擺好，眼睛也不看，也不看光，也不看妄想。眼耳鼻舌身，現量擺好了。只有一個問題，第六意識管他的，你愛去分別就分別，不分別就不分別，分別即不分別，不分別即分別，娑婆訶，去你的。我不理意識，然後這個意識，自然清靜一點了。你就認清楚，這是意識的現量。現在我擺在，這裏一切不動得。所以我叫你走路，端正，頭腦正看前面，眼睛擺好，不要亂看。前五識的現量，現成擺出來。不要加比量，不起分別心了，就現成的嘛，就定了。然後上起座來，兩退一盤，嗯，不要吵埃我要打坐了、入定，去妄念了。糟了，統統是比量來的，不是現量。比量都是分別心。所以你學問好得很，像我現在講話是比量。動念，起心動念，所以禪宗告訴你，動念即乖，就是比量來的。佛說法也是比量來的，不用比量怎麼能夠說那麼多經典度衆生埃然後說完了就是提得起，用比量，放下就是現量。就那麼簡單。我說錯了下三十八層地獄，就那麼大膽告訴你。我說對了也不要你們恭維。只要你們成佛，不要我成佛。我永遠來給你們做護法，服侍你。現量、比量、非量，什麼是非量？亂想，錯誤的見解，幻想境界，這都屬於非量。亂想，沒有道理的。所以人生非量很多，做學問、寫書，像那些大學者們，都有著作的。這學問、書本，都是比量出來的。修行是現量境界，前五識，這個身體，都是現量的。山河大地。你看禪宗祖師說，萬象森羅，圓明自在，這是現量境。世界有什麼不可愛啊，所以人家問釋迦牟尼佛，別的成佛了，都有淨土，你在這個婆娑世界，怎麼那麼醜陋呢？他說，哪裏？你看看，佛把手一按，大家看到婆娑世界那麼美啊，沒有淨沒有垢。現量、比量、非量。三境，性境，山河大地，整個法界，都是一個如來藏的性境。帶質境，我們有這個身體，第八…有這個思想、習氣，每個是阿賴耶識種子生現行，這一生的現行變未來種子，都是帶質而來。所以我當年年輕的時候，給人家問到唯識，做夢也是不是帶質境？我說，是。有個唯識學者站起來說，你講錯了，夢不是帶質境。我說你不要亂搞啦。我清楚啦。帶質，有真帶質與假帶質。真帶質境，就是第七識的我執帶第八阿賴耶識的種子起來的。這是講學那麼講。我們講作功夫，要把學問外衣把他剝掉，實實際際的來。我們打起坐來有時你不想的境界都出來了。怎麼來的，你以爲神通嗎？你以爲走火入魔嗎？不要怕啦，是你前生前世的習氣的影子。重新在靜當中，在京的當中，獨影浮現而已。阿賴耶識種子，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這樣你就好辦了。但是你說對不對，對，執著了就錯，不執著就對。性境，帶質境，還有個什麼境沒有交待？獨影境講過來。所以三境三量同三性，善、惡、無記，就是說不管你打坐起來的內在的思想，境界的行爲，外面做人做事的行爲，這個行爲是現量、比量、非量都兜攏來的。你記住，都有因果的哦。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日子未到。你說我沒有做壞事，也沒有做過好事，一天做的什麼事哦。你們很多，做的愣事。愣住了，傻傻的，睡個覺，什麼都不管，以爲是解脫。那個會變白癡哦，未來果報，那是無記性，不是不善不惡哦。無記性很重要，很多人是無記果報。我常常解釋。譬如我走路，走在街上沒有事，突然人家，一盆水倒到我頭上。他媽的，沒有什麼他媽的。我們要感謝阿彌陀佛菩薩，幫我我前生倒過你的，你現在給我洗乾淨。這是無記報。你看常常飛機失事，有時候一家人在家裏好好的，飛機在上面，這一下子完了。你說他跟飛機，跟航空公司什麼仇恨埃前生業果報應，無記之報。處處可怕埃所以，三境三量同三性，三界輪時，所以欲界、色界，在輪迴裏頭，人變牛啦，牛變人啦人也變鬼啦。三界輪時易可知。玄奘法師這一些地方高明啦。相應心所五十一個，那就是心理狀態分析。善惡臨時別配之。三境三量都交待了，交代的目的是就你修持注意。我不是給你講佛學耶，我纔不願意講學呢。老師講，我有資格講，世界上哪一門學問，我都學過。當然沒有學好，我都看不上，只有一門學問，我都不敢吹牛了，如何打坐成佛，如何自己親自證道成佛。這個我不敢吹了。那要真實的，至於那一種學問，隨便你科學、哲學、宗教容易的很，那算什麼。都是比量境界來的，都是妄想所生。這是誰做的呢？一個皇帝做的

# 南禪七日第三十四盤

---南禪七日

這是誰做的呢，一個皇帝做的。哪個皇帝呢，不是順治出家，順治出家的詩你們都看過了吧，順治皇帝那個也很好，我本西方一衲子，如何落在帝王家，只因當初一念差，黃袍換卻紫袈裟，那是順治的，這個是給你們的師兄弟的，你們師兄弟叫朱元璋，後來去做皇帝了。朱元璋兒子早死掉，第二個兒子就是後來的永樂皇帝，那麼照規矩把皇帝位置要給孫子，這個孫子歪頭子，朱元璋太太又死了，和尚做了皇帝以後，這個孫子將來做皇帝，這個頭歪的，每次和孫子一起喫飯他就吃了一半生氣了，筷子一放，看看孫子：你將來怎麼做皇帝呢。歪個頭的皇帝，也很難，不過孫子很好，所以歷史都是因果報應，所以最後他還要還這個做和尚的帳，所以到了滿清入關，最後崇禎自己上吊了，朱家的人最後一個女兒砍了一個膀子，還是要去做尼姑。江蘇有個太陽教，現在還留不留？實際上是朱元璋的那個後代公主，滿清來了以後出家了，做比丘尼，創立這個教叫太陽教，實際上，太陽就是明啦，保持明朝的意思，大家不知道，所以江浙一帶信太陽教的人蠻多的，其實也是佛教。

朱元璋死了以後，這個孫子做皇帝，第二個兒子後來做皇帝就是永樂，封在北京爲燕王，燕王，飛燕那個燕。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後，他的軍師是劉伯溫，我們浙江青田人，溫州青田，如果拿溫州人來說，吹牛，溫州人不錯的，因爲青田元朝、宋朝歸溫州。在南京修好這個城牆，城牆修得很高，本來修的很大，後來問了劉基、劉伯溫，劉伯溫就把它改小一點，修好了，跟劉伯溫到城牆來看，驗收工程。他說，你看，我這個城池做首都，明朝朱元璋的首都還不在北京，在南京，這個總不怕吧，沒有什麼敵人可以打得進來。那個劉伯溫講，好啊不壞，這個很偉大很高，除非燕子才飛的過來。已經警告了他，預言不懂，燕王造反，推翻了這個侄子（建文惠帝）自己當皇帝。不會，不會……，除非燕子才飛的來。那我的後代皇帝做到多少。陛下，你放心，萬子萬孫，到了萬曆孫子崇禎就亡掉了，萬子萬孫，這是講預言的這一套。後來朱元璋一死，兒子永樂在北京有個軍師，所以明朝一代一路跟和尚脫不開關係，他每個皇子封到外面做王的時候，總是派幾個和尚跟他一路，要他懂佛法，因爲朱元璋曉得佛學佛法偉大。派到北京這位和尚一下記不得，俗名叫姚廣孝，他的法名叫道衍吧，姚廣孝是和尚，姚廣孝爲明朝第二代軍師，又是山中宰相，威風很大。永樂要造反要推翻侄子的政權，自己要做皇帝，姚廣孝做軍師了，所以永樂由北京打到南京了，要趕這個侄子下來。

朱元璋死的時候就吩咐這個侄子：你，我死了以後碰到有萬分爲難、不得了的事。他給他指一個地方，地下道，你向這裏走就行了。所以永樂進軍，打到南京到宮裏搜查這個侄子，這個皇帝要抓走了。這個時候沒有辦法，他帶了三、四個大臣，五、六個就下地下室，在地下室裏走啊……逃啊，有一個小房間，門鎖着，趕快把鎖扭轉，打開一看什麼都沒有，裏頭有個箱子。馬上打開箱子一看，三套和尚衣，剃頭刀、唸佛珠，和尚這一套統統有了，三套。朱元璋跟劉伯溫弄好了已經算定，他要去出家，已經算定他會如此，趕快剃頭，換上和尚衣，再把地下室還有一個小門打開，一打開了就是江邊，南京……，江邊有一隻小船一個道士，在那裏等到。陛下，下船吧。出家了，逃掉了。還有幾個……，只有三套，所以當時這些忠臣，他的忠臣跟到他的只有兩個出家，其他兩個沒有和尚衣了，後來還是從這個後門逃出來，做道士了，和尚、道士都有。所以永樂派他的太監鄭和下南洋，鄭和三下南洋，那個時候沒有輪船，所以從福建出海三下南洋一直到蘇門答臘，就是現在的印尼，印尼都去過，菲律賓、印尼一直到馬來西亞這一帶都去過。我們歷史上只曉得鄭和下南洋開闢航線，航海的，實際上他叫鄭和去搜查這個侄子皇帝究竟逃到哪裏，他們斷定逃到海外去了，並不一定非殺他不可，一定要知道一個下落，所以鄭和三下南洋就是這樣一回事，這些歷史上，光讀表面的歷史有時候搞不清楚的，都有內幕的。

那麼這位小皇帝后來當和尚躲在哪裏呢？躲在雲南，始終沒有暴露。永樂死了，離開宮裏頭幾十年，四十多年，他也老了，後來等於是他的兄弟輩孫子當了皇帝，他要回宮了想回來。這個人老了，第八阿賴耶識習氣又來了，最親天下事，老遇故鄉人。和尚後來回宮，沒有人認識，這個新皇帝就是要殺人，冒充朱元璋的孫子是前朝的皇帝，那還得了。不過還不隨便殺，結果找了宮裏頭，只有一個老太監年輕跟過他的，出來認，是的，就是他，他就是皇帝，老太監跪下來哭了，就是他。後來，還是在宮裏頭另外給他修了一個廟子、修個佛殿，養在宮裏。他回來了，他的詩文很好，有人寫他的一首詞，記不得是誰寫的，「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四大皆空相，歷盡了渺渺窮途，漠漠平林，滾滾長江」，全國都走過了，「似這般寒雲慘霧和愁織，訴不盡苦雨悽風帶怨長」，回來一看，「雄成壯，看江山無恙，誰識我一瓢一笠到襄陽」，就是這樣一首。所以你們問這個，這個位置不好坐啦，你們哪一位來好不好，講一句，後面要追蹤，這個很難辦，講不出來就冒充不了，所以有人喜歡，大概這個人就寫個條子給我，好在我還記得起來，像這些都是童子功，這首詞，大概，我想想，幾歲看的揹來，十歲左右，十歲多一點，十一、二歲記不得了。因爲很喜歡，所以我也應該當和尚，很喜歡……，「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四大皆空相」，出家了。

修行之路由平地的凡夫，而想成佛成道那麼簡單？吃了三天素就想上西天啊，沒有的了。你們開始出家，我講「你們」，不是在座諸位，你們都了不起，我這個「你們」是對法界裏頭是空的講的，所有的人開始學佛一年佛在眼前，學佛兩年佛在大殿，學佛三年佛在西天，越修越遠了。要想有所成就，出家如初，成佛有餘，第一念發心去出家，那個心情永恆保持下去，那成佛一定成功。出家如初，成佛有餘，所以《華嚴經》上佛說初發心即成正等正覺，這一句話，這句經典的文字有二種解釋，可以多種解釋。第一個念頭看清楚參透了，就是菩提就成佛了，也可以說你開初那個動機出家，那個誠懇那個真誠的心永恆如此，你就不得了，一定成，初發心即成正等正覺，出家如初，成佛有餘。做人做事也是一樣，開始對這個人誠懇，你永遠這樣，開始對這個人有禮貌對這個人好，永遠初次，那就不得了，就怕不是哦。永嘉大師禪宗集看看，開始怎麼說的，一步一步，等於一個很濃縮的菩提道次第，你不要輕視永嘉大師禪宗集。尤其你們想學密宗正統的密宗，我告訴你，假使六歲或者八歲出家，先修福德資糧，應該服務都做了，然後磕大頭、拜佛，整個身體趴在地下，不是顯教那麼拜，顯教那麼拜也可以，我也拜啊，要磕滿十萬個大頭，拜佛天天拜。

你想我在當年閉關，上山下山我早晚還是一樣拜佛，一個人沒有斷過，譬如我幾十年每天晚上施食，等於你們說放焰口、放蒙山、焰口，每天晚上施食從來沒有斷過，出家如初，學佛動機開始就是是這樣。換句話，我幾十年生活念念求得菩提中，沒有變過，現在拜佛我比你們還拜得厲害，假使拜，還比你們輕快靈便，也是一種功夫啦。學密宗先磕頭滿十萬個大頭，拜佛十萬拜，那是學密宗，學一切「有」計數字，拜一拜，計數字哦。這些還不算修福德，基本的修法，先求消業，然後等等一切修完了，馬上要學經教，三藏十二部《大藏經》全套都要搞會，不過現在，五十年前我已經看到西藏有些小喇嘛根本自己也不大看了，看不完一本經，讀不完，都要找老修行教的，結果有些就花一點錢供養，叫人家來，請別的和尚來給他念經，念一部大藏經，所謂過攏，翻過一下，這是幹什麼？都是修行，先修資糧位，福德資糧、智慧資糧，供養佛、畫佛像，每天供養，在佛法前面香、花、燈、水、果、茶、食、寶、珠、衣，這個顯教的供養。你像到我住的地方，到香港那裏我的佛堂，隨便到哪裏，到美國也一樣都有個佛堂，他們同學跟着我都知道，當然我現在可以偷懶一點，同學們每天在佛前面換水阿換茶啊，我們大家都在作施食，有時候我實在太累了沒有施了，拜託你幫忙，晚上幫我施個食。上供養十方三世諸佛，像我在外面，抗戰在外面，家裏都沒有通信，跟日本人打了八年戰當然想父母家裏，唯一的辦法只有每天睡覺前念一卷《金剛經》，忙的時候至少念一卷《心經》求佛保佑，這些都是修福德資糧應該做的。

像修密宗這樣完了，已經十七、八歲了，慢慢纔給你初步學灌頂，還是修資糧位的，還沒有修加行，慢慢傳你加行法的修法，上師相應法還比較難一點，其他的加行法，每天佈施。譬如學密宗的人，正式學密宗，每一次打坐念四無量心，四無量心是什麼東西變出來的密宗，你知道嗎？你們有沒有研究三十七菩提道品，第一個是什麼？第二個是什麼？四念處。第二個是什麼,每一次上座先懺悔，我今天不管你修哪個法或者打坐，我今天修持，願我一切善念已經生起的不能退失，成長，沒有生起要生，願我過去一切的錯誤惡念，懺悔以後再不起，而且我這一座，坐下來，所有的功德迴向一切衆生。這是學密宗非常嚴格的規矩，至少你做到、做不到，你心境要，一切唯心，你先要養成你的心境，這些等等，還夠不上傳你法啊，什麼的，還先修這些，這些都要修滿一萬座，一萬座是什麼？每一次上座的時候，或者拿着金剛杵，這個鈴子，念起經來，叮叮咚咚……，嘴裏唸咒，心裏頭觀想。右手搖鈴子，鈴子代表打鐘，密宗的鈴子就是代表我們的鐘，搖的天人都知道，個把鐘頭下來了，精疲力盡，然後嗡……阿、吽，累死你，你妄想都打不起來了，真的好法子，一天好幾堂，每一座如此。你以爲你們到處花一點錢拿個紅包，什麼「仁波切」「切波仁」的，我們看得多了，大活佛不是真正有道的人，看到拜一拜、送個供養，給他一個紅綢子、藍綢子哈達一獻就拉倒了，看得多了，不是隨便埃然後差不多，你看八歲出家到現在經教都通了，纔去考格西，「格西」考取了就有學位等於是法師，有資格做法師，只講教理。西藏當年考格西不像我們中國，所以西藏當年看不起我們內地，沒有真正佛教，它是有點道理的，當然碰到我們跟他倆一辯他就下去了，你們自己不會嘛。

西藏的考法師是公開考試的，兩面兩個臺子，僧王出家人，同管政治的，統統坐在臺下聽，一個題目兩邊辯論，下面聽衆任何一人可以問你問題，都通過了，取得格西法師的資格，隨便就有活佛，沒有。所謂「呼圖克圖」就是活佛，要中國皇帝封過的才叫活佛啊，現在隨便都是活佛，哪個皇帝封過他？「呼圖克圖」是元朝明朝、清朝皇帝封他的，沒有幾個呼圖克圖，呼圖克圖是大活佛一樣，這個東西啊，普通喇嘛就稱活佛、沒有這回事，你們又不懂、所以我還開玩笑，你們是呼圖克圖、就是糊裏糊塗、越修越糊塗，什麼呼圖克圖。這樣一來考取了格西、教理都通了，然後纔給你灌頂傳法，

譬如修小法、拿黃教來講，修大威德，大威德是文殊如來、文殊菩薩化身，三十六隻手十八隻腳，每隻手都有法器代表，三十七菩提道品嘛，代表，十八隻腳代表十八空般若，每一足下面踏着獅子、野獸阿、男的女的阿、魔鬼阿很多阿，像的每個頭上兩個角、上面都是佛，全身這裏金項鍊、這裏金剛鑽的耳環戴着、噼裏啪啦牛的頭，然後法本上告訴你一剎那之間，這樣一彈指六十個剎那，你上座一剎那之間就要觀想得出來，然後才慢慢每一個法本都是由福德資糧加行，一步一步修上來，念，唱唸都是供養阿，一座好好的修下來兩個多鐘頭，十三尊大威德，另外一套翻譯是乾隆自己翻譯的，乾隆也修這個法的，然後轟隆轟壟然後這還是生起次第、修密宗、圓滿次第修下來，一天三堂，你連喫飯、屙尿的時間都沒有多少了，這樣修下來，那當然不清淨也清淨了，而且我常常到、學密宗還問那些大喇嘛幾十歲了，我說、你修哪個法門？有些說、時輪金剛，時輪金剛觀想又更厲害，有些還雙身的，有些是大威德，

你看紅教、白教，修亥母法、亥母是女的佛，女的怎麼不可以成佛、誰說的？那是不了義教，女的一樣即身成佛，在《大藏經》我給你找許多資料出來，這是不了義教、亂聽。女的、亥母，修紅教的、白教的想氣脈成就，還非修亥母不可，亥母，你聽聽、亥母法，三脈七輪、女的、很漂亮，你要看到亥母像兩個大奶奶、細腰身跳舞姿勢一扭，你觀想得起來麼？脈輪都很清楚，什麼叫亥母？對不起阿、阿彌陀佛，亥母、我都給你講了，什麼叫亥母？你知道？十二個時辰裏、那個時辰亥是什麼？對了、豬王母佛，大大的、胖胖的、大大的肚子，又漂亮又好看，諸佛菩薩哪有男女相的？講清楚一點就是豬王母佛，你們智慧不夠的，亥母阿、拜阿、是必要拜，豬不能成佛？所以亥母佛在西藏當年威風得很，一百年左右，那個英國人、外國人都打主意侵略西藏，從印度修鐵路到西藏，西藏不答應，不答應英國人硬是修、修了以後、沒有辦法、這些喇嘛全國的修亥母法、結果鐵路修成功了、有一個資料記載，英國人就看到從喜馬拉雅山上一個大豬，不曉得是公的母的，好大好大下來一跑，鐵路修好就斷了，沒有了，就不敢動手了。所以，紅教這樣修法給你們講多的很，就是一路修持下來幾十年，最後或者給你傳個大手印，

最後的密宗修到無上大法的時候，像我們修無上大法那難啦，有五六百人登記，給上師靠緣要癬選到什麼？把你的名字都擺在那裏天天供養，修供養法、修護法神都請來，要燈光上護法神顯了身啦，你這個人才選得起有資格進堂修法，聽法的我們二三十個、好幾百人登記，選到了無上大法，進去也照老規矩跪在那裏，跪着聽法，哪裏象你們這樣，象我這樣也不是說法，這個老套、我也不會、我也不懂，那師傅出來傳無上大法還得了啊，喝喝茶、告訴你，無上大法要配茶的，然後都跪着，跪了半天抬起頭來看，這個上座沒有人，又派個代表進去給師傅磕頭，師傅阿懺悔、我們罪孽深重、請您老人家快點傳，最後出來、上座，我們唸咒子唸完了，都跪到的，雙腳跪着、等半天，師傅上了座，（師舉手拍案有聲）、下座進去；我再叫師兄趕快…師兄又去請，啊！傳完了、法傳過了，不懂嗎？我們智慧低阿這很難哪、再傳，那就傳你們一個次無上大法，第一法傳了你不懂、差一點，這個時候沒有佛像、什麼都沒有，比禪堂都禪堂，一切佛像形式都打破了，最後上來，誠懇磕頭禮拜跪倒，鴉雀無聲、然後，「我即是佛、一切不管」。下座、傳完了、兩句。我即是佛、一切不管。無上大法。我現在就傳給你們，還不要你們磕頭，不要你們跪，多罪過啊，所以紅教、花教、白教、黃教現在真正的大喇嘛，無上密法在你們漢內地禪宗啊，禪宗祖師所謂棒喝早就做了。

給你們講了半天密宗、各種各樣、我玩過多了，對不起、不恭敬、修過多了、修過多了，這個嘴裏經常犯戒、把無上大法當成玩的。還有一個無上大法、我學來的，白教大手印，結果上去搞了一個禮拜，天天磕頭、天天懇求一下又要拿供養，一下又要獻哈達，搞了半天以後師傅上來，嗡啊（口牛）呸、下座，對阿這一「呸」了以後萬念皆空，「呸」所有雜念來「呸」，後來我給我的貢噶師傅講、他是真的呼圖克圖、大活佛哦，而且達賴這些都是他的學生，白教的、貢噶師傅那還得了、我不是告訴你他身體比我還高、大概這樣高、我站在他身邊走、我就變成他的手棍、他手按在我頭上剛好，我跟貢噶師傅經常開玩笑，誰敢和他開玩笑，但是他很慈祥，我們還交換了法，你要曉得、妙了、後來這個法門大手英我說、師傅阿我告訴你、西藏的密法，我說、我八歲就知道了，「你沒有忘記前身？」我說不是啦，我鄉下的那些鄉下人一個大字不認識的告訴我的，怎麼一回事？我們鄉下怕鬼，夜裏走夜路怕鬼、有鬼擋牆，前面黑了怎麼辦？把衣服一拉馬上當場小便，一邊屙小便一邊就呸、呸……就把鬼趕跑了，真的、我的話不假，我現在學了半天佛、到你這兒磕了那麼多頭，原來得了個「呸」、那還搞個屁。但是真的不真的？真的、這一聲就不得了，實際上這個就是咒音，所以禪堂打七喊「起」，這十大日如來的根本咒的咒音之一，所以顯密慢慢都要懂啊，那多了、跟你們講不完，密宗、你們現在學的密宗，什麼五字咒、文殊咒阿那多的很啊，我說我會說一千個咒給你們、你看你們課本上有普庵咒，普庵禪師也沒有學過密宗，他是禪宗、開悟了、說一個咒子靈得很，你問我們老師兄，在峨眉山上我們難得念一次普庵咒的，念一次不敢念，我們當時那個師傅告訴我們，普庵咒不要隨便念、唸了殺生太厲害了，如果要白螞蟻有細菌、喳啊喳啊嘰啊嘰阿唧唧喳啊喳喳唧阿就是這樣，你們普庵咒會不會？會阿、會一點。普庵咒還在琴譜上有，那都是鳥阿、雞阿、抓蟲的聲音，喳啊喳啊嘰啊嘰阿唧唧喳啊喳喳唧啊，所以告訴你，你悟了道一切音聲皆是陀羅尼，普庵咒靈的不得了，他又哪個傳給他？他悟了道就會了，八地菩薩的境界破了重關以後，自己都會說咒子，告訴你，所以你們修禪宗悟了、悟個什麼？悟、不要亂來、那麼容易悟了。

好了、不講密宗，我講這一番話什麼意思，你們不要以爲自己有一點學問，你們那個認識的中國字，依我看起來比我好一點，我的字還會爬的、你們那個字爬都不會爬，那些文章寫的還是放屁狗，還不是狗放屁呢，這一點算什麼，你們那一點佛學，然後什麼都不修，既不拜佛又不上堂，你們上堂幾個人上堂呢？上課堂你們唸了多少咒子、唸了多少經？《金剛經》念滿十萬遍沒有？早晚功課做不做？我相信你們不做，認爲那個還看不上，修行、這些基本的都沒有，你想成佛、參話頭打坐參禪就成道了？那我不是白乾了、哼、開玩笑。你不要看不起早晚功課，早晚功課就是密法、你知道麼？你要到密宗，大家來早晨早晚這個功課很嚴重的，一個不到不得了的，那都規規矩矩大家都做的，你看班禪達賴就更要做，這些活佛本身來的。

禪門的唸誦是軟修法門你懂不懂？軟修法門、什麼叫軟修？這是一個方法真的修持它，你問下面的首愚法師，我在辦十方的時候，首愚法師爲了他們辦的，宏忍法師、永會師都是那邊我們的學生，我都特別請來，我自己再選哪一個唱唸是真正對的？臺灣有些唱唸、唱的變黃梅調了、不對的。全國各地峨嵋山有峨嵋的腔調，長江以南有長江的腔調，比較標準這一帶常州天寧寺，北方有北方腔、大致不會錯，軟修法門叫天龍梵唱，天龍梵唱，梵音唱唸，我的經驗告訴你，我不會、因爲我沒有學、而且我一輩子最差勁就是唱，五音不全唱不好的，這個裏頭我要說一個故事，前天還說給人聽，有人說、老師阿、你那麼好聽、唱個給我看，我說你小心、我一唱、你準備自殺的時候我就唱。怎麼說法？有個人唱歌、一唱就把人家聽死了，聽死了三個人，所以犯了罪、判他死刑坐在牢裏，另外一個人犯了罪也判死刑進來了，這個罪人問他你犯了什麼？我犯了殺人罪、你呢？他說我唱歌把人聽死了、也殺人罪，這個要比殺頭的人還好，你真的麼？真的。他講我明天要被砍頭了，你趕快唱一唱把我聽死了，我就免得明天一刀之苦，他說不行不行、這個是犯罪的，我們兩個人已經死刑了還怕什麼罪呢、你就唱吧，這個人就真的唱，這一唱那個要被砍頭的人就跪下，算了、你不要唱、我寧可砍頭也聽不下去，

我這個對於唱唸是五音不全、你小心一點哦，所以給你們講嚴重的事、講一點笑話給你們聽，不要輕視上課堂，所以我在辦佛學院的時候，我專請那個叫什麼？戒德老法師、天寧寺的，我們這裏宏忍師唱唸很不錯的，華嚴字母都會的，唱唸、各有所長，譬如我們餘正如阿如小姐，她一個人早晚功課一個人引磬、木魚、法鼓，丁丁冬冬、鼕鼕丁丁，統統做完了，兩隻手，你們做、幾十個人，你看我們來的這些同學，看你們這個修行的樣子，他們心理作何感想、我不知道。都要做的不能鬆懈，你以爲這是形式主義？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癡、還不好好修、軟修法門，真的唱的好，這一來就空了、念頭就止了，你要全心投入、你不相信，我們早晚功課維那把引磬一敲，一個起頭的，（師示範），你們兩掌一合、進入、這就是密宗啊，早晚功課就是當年東密密宗傳的，禪宗沒有阿淨土不過是一句佛號，這些都是密宗跟顯教配合的，維那一起腔、南……什麼都空了麼、那當下就定進去，你從這個中間這一聲一發是觀音入道之門也，觀音入道之門，南……無……就來了麼、還一定盤腳？不可以入定？所以禪宗有一個祖師，叫念法華，一輩子念法華經，他大徹大悟；還有一個祖師悟道了以後，任何法也不說，就拿一個鈴子、專門在外面瘋子似的堯專念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專念這個；還有現在、過去了沒有幾十年，民國初年、金山活佛（[查看介紹一](http://www.hhfg.org/xxsz/f136.html)，[二](http://www.hhfg.org/xxsz/f137.html)）、專念阿彌陀佛，這些都是成道的人啊，憑你們這一點點、充其量大學畢業、算老幾啊，別人前面可以吹啊，你到我前面大學學士碩士博士算個老幾啊？纔不理你，在我那裏隨便角落裏一掃就掃出一堆博士來，一點點知識就傲慢起來，要基本來修，早晚功課好好做，軟修法門你們還不會呢，老實講、我是唱不好、怕把你聽死了，唱的好我就教你了，不過、我那一套你學不到的，我那個唱唸、不喜歡跟着你們唱，我覺得不夠味道，一個人在空山頂上、青山頂上、萬籟無聲、甚至拿來唸一句詩，甚至拿來唱唸往……昔……自己把那個梵音的聲、這一聲把自己身心整個的投進去了、完全空了，這一念完了，在那個峨眉山頂上、不要說人看不到、鬼也看不見哦，自然天地皆空、當然我也空，你們做了麼、你們試了麼？你們都是「學僧」不得了，學僧、自稱有學問的和尚，你們都是學僧，不來這一套、對不對？看得很俗氣、都錯了。連我到現在、你問我這些同學，譬如在這裏、昨天晚上我實在回去很疲勞喉嚨不對了，他們這幾位同學、老師阿、你不要施食了，李素美在旁邊、阿如阿、幫老師施食吧、我說、好…謝了…都要做，不要輕視了自己，也不要輕視了一切衆生，學佛不是爲我成佛，爲一切衆生而成佛，要自己成就的、學佛的道理、我今天一點成就如果有功德，我要回向佈施給一切衆生；修密宗的人，衆生一切痛苦煩惱、統統歸到我身上來

# 南禪七日第三十五盤

---南禪七日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很寧靜順着自己出入息念，一口氣念，譬如說大聲念，南無……假使短唸的話，有好多種方法，你們慢慢體會，慢慢去體會，一時我講不完，南無阿彌陀佛（師示範）……你沒有計算吧，我剛纔只一口氣唸了數聲，中間不準呼吸哦，這口氣唸完了，不管念南無，曉得自己氣沒有了，嘴巴一閉不要吸氣哦，心也跟着沒有雜念寧靜下來，它自然會呼吸，就是安那般那出入息了。自然呼吸，呼吸充滿了，氣充滿了，念頭雜念就來了，跟着就唸，把雜念、這個念法我們叫做肉包子打狗，狗就是我們的雜念，雜念一來，肉包子就阿彌陀佛，碰，一打，那個狗就喫肉包子了，就把狗喫掉了。雜念就沒有了，先要靜下來，四顧無人、旁邊人也忘掉了，南無阿彌陀佛…… 什麼都沒有，念頭自然空了麼，不過大聲念要出聲念，金剛唸誦就是密宗唸咒子的方法了，好像有個人條子寫給我，要我什麼多傳幾個咒子啊，哎呀，不要貪心了，你只要一聲佛號你就成佛了，要咒子幹什麼？咒者，咒也，你念咒子，格老子、格老子…你念下去那不是咒麼，咒人嘛，不要咒子了。

金剛念，所謂金剛唸誦，注意啊，你們修密宗的大概，上師給你灌頂、教了沒有，金剛念是嘴脣不動、牙齒不準動，嘴巴微張開，舌頭在彈動，這個方法修好了，就是真正的，你們學什麼氣功、這個比什麼氣功都厲害，就是真正安那般那。這個聲音發的是從丹田，就是上來，一直到頂，中脈的，就把他震開了中脈的方法，金剛唸誦，記住哦，嘴脣牙齒不動，一口氣一口氣念，你看所以假使說，有修行這幾個喇嘛、和尚，我們坐在一起、一念，一個人在外面一聽到就會站住了，給這個音聲會定住了，心裏雜念煩惱會清淨了，業障真會消了，南無阿彌陀佛，……（示範）嘴脣沒有動哦，牙齒不準動哦，舌頭裏頭，自己兩個耳朵不聽外面，迴轉聽自己聲音，觀音哦，兩個耳朵眼睛不看外面，返照自己的心聲哦，心的聲音啦，身體打坐、聽音，南無阿彌陀佛…（師示範）一口氣，我中間臨時換了一口氣，因爲太累了，臨時換，這是偷巧，你看我在中間阿、嘴巴馬上，金剛，把嘴巴一閉，鼻子把氣換過來了，南無阿彌陀佛…（師示範），愈念，你氣愈長，你命愈長，無量壽光佛，不是假的哦，這看到沒有，來，你給我倆來（指在座衆），你不是佛學很好嗎，不好，就好好去修哦，連我都修，你還不修，就這樣，你不要輕視了它，所以大聲念微聲念，自己耳朵修觀音法門，不聽外面聲音，迴轉來聽內在自己唸佛的聲音，越聽越定，進入唸佛三昧，眼睛也不外看了，這個聲音只有自己聽到，別人聽不到，微聲念，還是一口氣一口氣，微，這個聲音微的只有自己聽到，慢慢聽到心聲，最後就配合觀音法門，返聞聞自性、性成…

這就是密宗，你們跑西藏學密宗，現在有幾個有修持我也不知道，我都傳給你們了、一點都不祕密，什麼祕密到我手裏就不祕密了，「道」人家常常問呀，南老師，我說，我不是老師，我是誠懇真話，我說道是天下的公道，不屬於我的啊，我不過先知道了，我轉告給你就是了，不能有私心的，私心不叫道，道是天下的公道，這樣懂了吧。唸佛、微聲念、還有一個念，瑜伽念，就是《瑜伽師弟論》瑜伽念，既不出聲也不微聲，心裏頭念頭在唸，耳朵迴轉來聽心裏頭那個念頭，眼睛迴轉來、六根都回轉來，所以《楞嚴經》你翻開，《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唸佛圓通章，把唸佛到修成開悟成佛之路，三、四個步驟都告訴你了。第一步，大勢至菩薩告訴你，「都攝六根」一句話，都攝六根，「都」就是攏總，把你眼睛迴轉來、耳朵迴轉來，心裏不要亂想，通通在唸佛的身心上面，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什麼叫淨念？你念念念，唸到後來雜念沒有了，唸佛這一念也沒有了，沒有了就沒有念，空靈的，這個空靈這一念就是唯心淨土。心就靜了，你如果這個上面就定下去，就是念佛三昧了，如果有一點念頭，一動你心就又唸佛，南無阿彌陀佛……我現在唸出聲音給你聽哦，這個心念是不念出聲音的，心裏頭念出聲音，阿彌陀佛…唸到了，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就對了。淨念相繼，這個淨，不是清靜的靜，乾乾淨淨那個淨，就是淨土的淨，大勢至菩薩唸佛圓通章把所有的密法都傳給你了，唸佛，好，咱們燈光關了，看佛光接引全堂一起唸佛，念一堂很短時間試試看，收攝身心，現在我們不照規矩，也沒有打引磬，也沒有維那，我一開始，隨便你們什麼時間跟上來，也許中間我就停了，你們就唸下去，可憐可憐我的喉嚨，慈悲一點啊，收攝身心坐好，不一定合掌，唸佛，南無阿彌陀佛……（師領）……這不是禪嗎？這不是淨土嗎？淨土、禪，一切三昧皆無差別，不二法門，好好修去，而且這還告訴你，你們有沒有自己的感應，自己都知道，不要以爲有個特別感應，內心清淨是最大的感應，唸佛，你看密宗，你們有人寫條子給我，希望傳，曉得我是什麼密宗的、所有都是大阿闍黎，受過這個灌頂戒，我從來不談密宗，顯教懂了就是密宗，你要傳咒子，我告訴你呀，所有的咒子，所有……不管日本的東密，西藏的密宗，

所有的咒子集中起來，最大的咒子就是普賢金剛薩多的根本咒，他早就成佛了，這是密宗所講的金剛薩多，他的咒語就是一切咒的根本，只有三個字，三個音，嗡、阿(口牛)，（老師示範）、這是普賢如來根本咒，「嗡」是頭部音，假使你今天傷風感冒頭痛了，一個人修行沒有藥，感冒，嗡啊（口牛），用頭部的音念，譬如念六字大明咒，ong, ma, ni, ba, mi, hong，你們光聽哦，這個時候只能用耳朵了，不要再看我，沒有用哦，不專一就學不懂了，頭部「嗡」部的音，ong, ma, ni, ba, mi, hong，這是頭部音，「嗡」這一部的音，「啊」胸部的音，ong, ma, ni, ba, mi, hong，這個時候眼睛看虛空藏，前面人也好，牆壁也好，不曉得，都空了，ong, ma, ni, ba, mi, hong，念阿彌陀佛也是這樣，這是「阿」部的音，（口牛）丹田音，ong, ma, ni, ba, mi, hong，這個時候的安那般那呼吸氣，等於丹田直到喉這裏，例如ong, ma, ni, ba, mi, hong，如果唸佛，南無阿彌陀佛，這是（口牛）部的音。你懂了這個，一切修持都有了，也就是觀音法門。好好念去，諸位小兄弟們、小妹妹們，好好修持去吧。

所謂軟修法門、唱唸，我們上課堂，有時候唱唸早課、晚課，尤其我們學佛的，記住兩句話，你們至少看過劉備在白帝城託孤，這曉得吧，應該知道，把兒子阿斗託給諸葛亮，然後告訴自己的兒子，莫以善小而不爲，莫以惡小而爲之，你不要看劉備以爲是英雄打天下的老粗啊，劉備曹操孫權，書都讀得很好啊，那個江東劉表在三國時代專門研究《易經》的，易學大師啊，因爲古代這些人都是文武雙全，所以小說上寫關公喜歡看《春秋》，《春秋》是最難懂的一本經書啊，孔子的著作，所以關老爺看兵書，不是看兵書，讀《春秋》，他是研究《春秋》的專家，中國古代是文武合一的，許多大元帥都是文人，學問都很好的，不像後代，後代倒文是文、武是武分開了，所以劉備臨死以前，吩咐兒子，莫以善小而不爲，不要認爲一件小善的事情不去做啊，好像我們出家早晚功課，那個唱唸隨便敲一敲，木魚打一打，有什麼關係阿，就有關係，莫以惡小而爲之，不要認爲這個小小的壞事小規矩馬馬虎虎，甚至穿個鞋子走在路上，隨便這麼一甩，吊兒郎當的那個樣子，威儀不整，以爲這個是小事哦，不行的哦，你看一個打天下搞政治的都懂這個道理，積小就能成多阿，累積起來就不得了，莫以善小而不爲，莫以惡小而爲之，早晚功課，你看由維那引磬「叮」一敲開始，然後舉腔，「南……」一路下來，最後，（師敲一記）大家站在那裏。不過現在早晚功課有些、這一點不太合法，一敲完了，大家準備下殿了，實際上，早晚功課最後唸完了，這個犍槌就等於我們禪堂這個香板，大家當時一靜，站在當場，你看一路念下來，那麼多，如果全堂做完了，一堂功課差不多五十分，一個鐘頭阿，最後唸完了，就站在那裏一定，就這個境界阿，處處是佛法，隨處是道場，不要輕視了，不要輕視了，

而且修行的道理，隨時要拿一個香板，拿一個鞭子打自己的，要鞭策自己，你們都學過，佛學院，懈怠是不行的，懶惰更嚴重，所以你們都會講，應該比我還會，懶惰是很嚴重，懈怠不算懶惰，懈怠等於我們現在講馬虎一點，不徹底、馬虎一點，這就懈、鬆懈，「懈怠」兩個字，對阿，佛經上講，這是古文，鬆懈，鬆了叫懈，怠慢，怠了就我慢，覺得我不在乎這個，我慢就起來了，所以合起來叫「懈怠」，鬆懈、我慢就來了，不可以，不是哪個規定不可以，我們學佛是自修，自己返照自己、鞭策自己，拿鞭子打自己，要求自己不是要求他人，要求他人倒要寬鬆一點點，要求自己是一點不能寬鬆，這就是儒釋道中國文化最嚴重的地方，所以，嚴以責己、寬以待人，儒家道理就是菩薩戒啊，責備自己非常嚴格，要求人家比較寬大，嚴以責己寬以待人，這就是佛法道理。所以我經常說，儒家、理學家就是佛家的律宗，理學家儒家、孔孟之道就是佛家的律宗。老子莊子就是佛家的禪宗。風流瀟灑很解脫不在乎，這三家合起來是這麼一個規範，這個道理使大家瞭解，另外，我們繼續上午講的問題。中觀大概也提了一下，中觀正見，唯識大概也提了，現在回到我們的本題了，本題是什麼？就是我們五天以前開始，我們這一次叫做，不要忘記哦，昨天朱醫師也提過，我們這一次叫做生命科學與禪修實踐研究，這不是隨便講的，既然講到把宗教、佛教，儒家道家統統拿進來，研究一個生命科學的、據我們大家所瞭解的，佛家、儒家、道家甚至佛教的密宗、顯教，大概的大概都介紹了一下，唯識那麼科學、講的那麼好，有個大問題出來了，玄奘法師在第八阿賴耶識的規矩頌，我們先討論《成唯識論》，大家有些外行，跟你們講起來太麻煩啦，

就拿玄奘法師《八識規矩頌》的第八阿賴耶識的話，第八阿賴耶識上午我也介紹過了，就是宇宙生命、我們的根本。第八阿賴耶識第一首偈子，第一首偈子，浩浩三藏不可窮，淵深七浪境爲風，受燻持種根身器，去後來先做主公。就是大家要找的自己這個生命根本，在沒有明白、沒有大徹大悟、沒有證得成佛境界，成佛了，這個阿賴耶識轉變了，所以阿賴耶也有個名字：叫異熟識，因果報應，三世因果，六道輪迴都包含，這個功能天堂地獄都包含在內，那麼這個除了成佛才轉了，變成大圓鏡智，在凡夫境界，都屬於阿賴耶識。浩浩三藏不可窮，浩浩是形容詞，等於我們講佛經，浩浩像大海一樣，形容三藏，這個三藏不是講經、律、論，講第八阿賴耶識它的功能。比如現在科學講功能，功能，是唐代佛教裏頭翻經創立的名詞，現在自然科學也用了，阿賴耶識的功能，三藏，能藏、所藏、執藏，什麼叫「藏」，生命功能像一個寶庫一樣，它有無比、那個核子發電廠的那個電源，它的能力、它的寶藏，它的能力無窮無盡，所以叫「藏」，「藏」在哪裏？寶庫，能藏，它的功能，所藏，所包含的東西太多太多，執藏，而且自己抓得很緊，所以叫「三藏」，叫阿賴耶識。浩浩三藏不可窮啊，不可思議，以普通的智慧、不到了大智慧成佛境界，想了解生命功能、宇宙萬有同我們的生命功能，根本就不可能。

淵深七浪境爲風這一句話，玄奘法師根據《楞伽經》來講的，它像大海里波浪一樣，你這句話就注意了，他說我們這個本來的生命啊，就像大海，你看大海，颱風一來，外境界一動起了大臺風，波浪，你說波浪起的這樣動，我們爲什麼有地震呢，地球上也是起了波浪，地大起的波浪，所以發生地震。因爲這個地球，有一天翻過來，現在科學家都在擔心，擔心這個地球快要翻轉了，翻轉，北極的冰山一化了，現在北極的冰山。所以地球上的熱度增得很快哦，大家、科學家擔心地球要毀滅了，毀滅我們很簡單，不到一秒鐘，我們生命，不要喫安眠藥、就已經沒有了。極地的冰山慢慢在融化，海水、四大海水在成長，漲了以後將來「噗隆」一個翻身，我們都在下面變蝦子阿、魚阿鱉阿，下面的魚蝦是翻上來了，你看海洋，海洋裏頭深海里翻上來，就是今天的喜馬拉雅山，這還是小的災難、劫難、不是大劫哦，佛早幾千年以前都說過了。現在自然科學擔心、這個是會來的哦。不過不是明天、不要緊阿。大家回家還有時間，放心。你看這個大海、風浪那麼大的時候，你說最深的深海、有動過沒有？還是沒有動哦。大海的波浪可以把大輪船、油輪都可以翻了，但是最深的深海、還是沒有動哦。上升到這裏，這是海洋學了，要科學、就要戴上氧氣，深入到海底去觀察。所以這個上面，下面風浪多一點，再到上面大風浪，大風浪外面的表皮上那個水花、小浪，那個分開就是前五識，大風浪的中心就是第六意識，第七識是海洋中心起來那個柱子，大臺風怎麼來的阿？你看中國的莊子一句話，颶風起於萍末，大風、怎麼講颶風？當我們夏天站在水邊一看，水上有浮萍，忽然這個浮萍動了，搖了幾下，就看到一股力量，一股氣就在浮萍的下面「噓」上來，上來就轉動輪迴，轉……越滾越大，轉到天空就形成了颶風，所以，颶風起於萍末。我們做人也一樣，坐在這裏，小小一個念頭、你覺得不注意，不注意就形成了做大壞事了，所以，不要以小善而不爲，不要以惡小而爲之。所以海洋的中心就起來了，那麼起來就形成了。所以，淵深七浪，就形成我執、每個人的我相，由第七識末那識到第六意識前五識，都是這個根根上來，所以阿賴耶，淵深七浪境爲風。外境界、物質外界影響心理，心理又影響了外界，這個禪堂怎麼蓋起來的阿，老和尚動了念頭了、心理，李居士肯做功德了，兩個念頭一動，拿錢、老和尚來蓋，天天蓋就蓋起來，外境一動，淵深七浪境爲風，這一股風一扇，波浪更大，浪更大、風更兇，越兇越大、越大越兇，這個世界、身心就這樣來的。淵深七浪境爲風，這一來了以後，生命第八阿賴耶識受燻持種根身器，就變成身體，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腦筋，器、就是物質世界，這個地球、這個虛空。所以人的生命跟這個宇宙是一體，都是阿賴耶識演變出來的，去後來先作主公，投胎，第一個先來是阿賴耶識，所以自己不知道，第六意識迷糊的，昏迷、一片無明，死的時候，第六意識人先不知道了，死了昏迷過去了，阿賴耶識的功能最後才離開這個肉體，去後來先作主公，這些都講了。好、問題，佛法，有一個東西，你既然講自性本來清淨圓明，對不對，爲什麼會這一動動出來山河大地，等於我們要問你上帝真多餘，你說上帝創造了世界，創造了世界怎麼創造的那麼差勁，很複雜啊，有白天也有夜裏，生了又要死，你這個上帝一天喫飽了飯沒有事搞空事麼，如果你創造一個世界只有白天、不需要有夜裏，什麼發明電力呀，電燈公司呀都用不着了麼，你這個上帝造人，我以前常給他們說笑話，你說人是上帝造，你那個上帝呀莫名其妙，都造錯了，人就造錯了，我年輕就講人怎麼造錯了阿，眼睛生錯了，生一個前面、生一個後面，免得出車禍，鼻子造錯了，倒轉來，牙刷啦筷子啦就可以進去呀，嘴巴也造錯了，造在頭頂上，要喫飯，咚，倒進去，一下子就完了麼，耳朵也造錯了，造一雙足底心，下面也聽得見，而且前面造了那麼多，後面一片什麼都沒有，你那個上帝還要給我做徒弟。嘿，這是笑話，這個世界怎麼那麼……那麼既然清淨圓明，爲什麼變出世界與衆生來呢？爲什麼要變？你查遍了佛學，管你講什麼，這些問題、物質世界、心物一元功能在哪兒？在《楞嚴經》上。剛纔我師兄說，我這一趟來專問你一個問題，四川有人講，有些學者講《楞嚴經》是假的，中國人造的，他很不平，當然要問我，我跑來，他剛剛還講《楞嚴經》是不是假的，怎麼假的，佛說的麼。這個問題我等下會講到。當然是佛說的，只有《楞嚴經》才把心物一元跟科學結合起來，六根可以並用，尤其懂了唯識的道理，前五識第六意識都可以擺在明瞭的現量境，假使現量境靈靈明明，一念清淨是萬象皆知的。

譬如說，大家都曉得禪宗南能、北秀都是五祖的得法弟子，南方六祖慧能禪師，北秀是北方神秀禪師，實際上兩個人見地、頓漸各有不同，得法的道理是一個。這個所謂南能、北秀，神秀這一派走漸修的路子，如來禪；南能走頓修的路子，祖師禪。這個作風，所謂祖師禪、如來禪，教育法上的不同，一個是差不多偏重於漸修，一個是偏重於頓悟，頓悟裏頭又有不同，一種是用世間法最通俗最奇言妙語，一句話，偶然碰上的最奇怪的話，突然出來、恍然悟道；一種是從有意義的話而證悟。譬如他們倆師兄弟，神秀後來在北方，真正的佛教在唐代影響一代的文化，能夠時興，神秀的功勞老實講不亞於六祖慧能，甚至也可以說比慧能六祖功勞還大。對佛教界，因爲神秀的禪，由教理而走漸修的路子，使一般知識分子、士大夫階級包括這些皇帝們容易接受，譬如神秀在唐高宗武則天的丈夫手裏，一直到武則天的階段，都是影響朝廷很大的，影響一個當政的政權朝廷那麼大，當然對社會佛教的風氣影響就大，這個時候六祖慧能儘管了不起，所影響民間社會是單線的慢慢上來，這要客觀的研究佛教的發展史，這個禪宗的發展史要搞清楚，不然一般、我看寫了很多……這個關鍵沒有弄清楚，那麼現在我們重點不是研究學術，我們是講，我們很現實、禪堂上很現實，要講對我們的修持成就立刻有幫助的，那麼這個我們要了解，他倆師兄弟作的偈子都同樣有用處的，剛纔叫大家靜坐，坐儘管坐，要六根並用，前五識同第六意識提到唯識所講的現量境界，什麼叫現量境，拿禪宗說，當下即是，就是現在這個樣子，不要另外用心去找個什麼道，道理在哪裏？神秀講的身是菩提樹，諸位現在坐在這裏，寂然不動，毗盧遮那佛七支坐法，身體都不動了，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既不空、也不有，既不壓念頭、也不故意起念頭，耳朵也聽得見、眼睛也看得見，統統都現成麼，本來現成麼，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如果有其他雜亂煩惱來，丟了就是。知幻即離、不假方便、離幻即覺、本無次第。這就是掃把，有一個念頭來，就把它丟開了，像一個明鏡一樣，一點灰塵都不沾上，假設在現量境界上，你耳朵也聽得見、眼睛也看得見，手也能夠動，不是很好嗎？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漸修用功這個路子沒有錯阿，乃至行住坐臥之間如此修去，所以師傅五祖一看到，你看六祖壇經怎麼講，五祖一看到這個偈子，照此大家照此修行就行了、必有成就，師傅講得對阿，這是漸修之路，一定有成就阿，你不能說神秀後來晚年還只停留在這裏。那麼反過來，六祖當時所瞭解的，他是有意地針對這一首，漸修不免着相，他要破漸修的着相，因此他寫道：菩提本無樹、四大皆空麼，此身也沒有，明鏡亦非臺，所謂有個心有個清淨、有個空，把這個清淨空抓得牢牢的，那不是不對了，變成有了，所以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本來清淨，何處惹塵埃。一切音聲過來，一切動作過來，有什麼沾住呢？譬如我們外地來的許多同學，今天晚上同我們一起到那個那個南普陀那個大樓，大樓叫什麼樓我也不知道，可以叫它花花樓、那麼漂亮的，那麼好的素菜阿，吃了，現在在哪裏？素菜到哪裏去了？本來無一物，沒有喫過素菜，都沒有了，素菜到八個鐘頭以後變出另外一樣東西來，一點都不好，葷的素的也一樣麼，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兩個是一樣的呀。我講這一番話叫你們、現在我儘管……我是爲了趕時間，爲了你們而趕時間，不是爲我趕時間，因爲只有今天晚上，明天……偶然相聚在一起呀，明天晚上也許本人坐上鳥背就呼……飛走了，就是這樣如夢如幻，沒有什麼了不起，那麼你說如夢如幻有什麼悲哀呀？因緣會聚時，果報還自受，還是有一天又碰到你們，老師、老師長、老師短，老師早、老師好、老師不得了、老師死不了，然後叫半天，還不是會碰見，即使這一生碰不見，他生來世又撞到，好像這個傢伙我見過的呀，你也覺得好像見過的呀，就是這樣一回事，所以你們聽儘管聽、坐儘管坐，坐坐聽聽、聽聽坐坐，了無妨礙，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不要、要聽的時候眼睛瞪起，像那個貓抓老鼠一樣，瞪着那個老鼠洞，目睛不瞬，你們講參話頭怎麼參的，這幾句話是黃龍南禪師告訴你們用功參話頭，怎麼參？他形容的：如靈貓捕鼠、四足據地，靈貓捕鼠，黃龍南禪師告訴你們用功參話頭，你看這個形容得多好，靈貓捕鼠，那個好的貓抓老鼠的時候，過來兩個眼睛瞪着那個老鼠洞，靈貓捕鼠、手腳據地，四隻腳踏在地板上，動都不動，看到那個老鼠眼睛、目睛不瞬，這個眼睛是歪都不歪、兩邊都不瞟的，目睛不瞬、四足據地，目睛不瞬、首尾一直，那個貓抓老鼠，那個身體端端正正，尾巴翹起來，準備老鼠一出來一把就抓住，你們要用功，唸佛、參話頭，就要這樣的精神，對了、這個時候你如果呢，這樣一……四面八方都聽到的哦，貓抓老鼠那個時候，一點聲響它都清楚，一點、它敏感極了，所以快的很，因此告訴你們現在我講話，不會妨礙你們，你們去試試看，就當場給你試驗。

晚上講到唯識瑜伽，我們自性本來清淨、圓明，爲什麼會生出宇宙萬有同這個物理世界，又變出一個人來，既然本來是佛，本來圓明爲什麼要動，這一點唯識已經比其他的講的、其他的佛經，你看般若經一路講空，都是講形而上道，把形而下拉到形而上，形而下、形而上這兩個名詞搞清楚了沒有，搞清楚了吧，不然我講得很喫力耶，諸位菩薩、拜託慈悲一點、清楚了吧？清楚了。其他經典，什麼空啊……講的都是形而上，形而下的、所以唯識宗由形而上到達形而下，分析給你清清楚楚，再回到那個本來本體上去，可是講得那麼清楚，這個物理世界同這個生命怎麼出來呀？要追尋這個問題，第一追尋《楞嚴經》，《楞嚴經》不是僞經哦，《楞嚴經》不是僞經（對老師兄說），你的信心、怎麼還聽他們？他是心理不平，所以四川跑出來很不平，聽到《楞嚴經》是僞經，我們老和尚都不高興到極點，所以跑來，他說要我打聽一下，《楞嚴經》不是僞經，是、不是僞經，《楞嚴經》的經題怎麼唸啊？

# 南禪七日第三十六盤

---南禪七日

所以四川跑出來很不平，聽到《愣嚴經》是僞經，我們老和尚都不高興到極點，所以跑來，他說要我打聽一下《愣嚴經》不是僞經，是，不是僞經。《愣嚴經》的經題怎麼唸啊？經題怎麼說啊？大佛頂首愣嚴什麼呀，中間還有兩句，想一下。《愣嚴經》是真正的顯與密在一起的，這裏啊，在這裏給你，你不要說他們同學答不出來，你們兩個老同學也沒有了不起，答不出來嘛，對不對？所以啊，那邊，那邊在笑，釋迦拈花，迦葉微笑，你問迦葉吧。《愣嚴經》是真正顯密的祕密，但是《愣嚴經》瞭解以後還不行，最後還要，所以講生命的真諦，還要追尋到密教裏頭、密宗裏頭的真正的教義，怎麼樣講心，到了密宗的真正的教義，真的祕密在哪裏你們知道嗎？不是咒語阿觀想啊，什麼男女雙修啊，雙修男女啊，不是那些啊，真正的密宗的祕密在哪裏，我們顯教，譬如說四大皆空，把物跟心兩個分開，而且認爲只有這個「心」，明心見性，明白證得菩提就是佛，這個物啊四大物理世界，到了密教《愣嚴經》境界，「心」精神是無上的，「物」唯物的物也是無上的，心跟物兩個輪子是平等的。換句話說，物就是心，心就是物，分不開的，我這幾句話你們記得哦，把我的話一個字不能說錯了的，錯了有罪過，我吩咐你啊，不能記錯了。你給我查查，根據我這個講法，全世界兩千年前到現在，有人給你這樣指出來說明沒有，就給你講明瞭。所以《愣嚴經》不但是佛經，把心物不只是一元，當然心能……，《愣嚴經》重要兩句話，「心能轉物，即同如來」，心能夠轉了物，即同如來。但是我可以給它加兩句，把《愣嚴經》的內幕祕密再告訴你，物能轉心，差不多一樣的功力，所以佛說諸佛菩薩有無邊的神通，無量的智慧，一切衆生業力，佛菩薩的智慧功德有多大，一切衆生的業力也有多大，兩個平等，換句話說對這個宇宙間，白天的光明有多亮，夜裏黑暗同樣的，各佔一半。你把這個道理……，所以《愣嚴經》是真的密宗，也是真的顯教，大佛頂首愣嚴如來密因修證了義，是講成佛的、真正祕密裏頭的祕密，你想做功夫修證成就的徹底的法門，諸菩薩的萬行包括在內，這一部經是這樣的。大家不能不留意他的經題，所以我把《愣嚴經》翻成白話，現在我一看，我已經不滿意了，但是叫我下一道功夫把它完全翻成白話，不照這樣的翻法更清楚，那我沒有精力沒有時間，可是後代啊，事情不要做完，後面的人會接上來做的，

可是我把《愣嚴經》的修行的摘要的叫「五陰解脫」，把最麻煩最困難的都給你們集中了，附在《愣嚴大義》後面，五陰怎麼解脫，以及把《愣嚴經》的要點抓出來變成一串，這兩篇。你們同學們有我的《愣嚴大義》吧，有嗎，沒有，有的，有看了沒有？有，看了幾頁，大概翻了幾頁，整個的研究完，大概沒有，不是研究我的，要你研究《愣嚴經》。所以愣嚴經對於修行是五陰解脫，是漸修到頓悟的法門，所以《愣嚴經》的結論，我們先講結論。「理」屬頓悟，佛說的，乘悟並銷，這個理須頓悟，乘悟並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生因識有，滅從色除，這是最後的結論的要點，同密宗的修持、同顯教的修持統統有關係，理啊，佛法的理，行而上道空的究竟，理必須頓悟，理須頓悟，乘悟並銷。你悟道懂得了以後，不要死死把這個理抓住放在心中變成妄想了，你要馬上把它，等於一個東西很好喫的營養品，喫到嘴裏去了，我們如果把這個經文改成飲食的話，喫須快喫，吃了快消化，就是這兩句話的意義，理須頓悟，乘悟並銷，事非頓除，因次第荊至於成佛之路，由打坐起一直修行智慧、戒定慧這個功夫的話，不是說你懂了就懂，你懂一個空，你早懂了嘛，你就空不了，這個功夫實際試驗是科學，事非頓除，必須靠你一步一步……進來的，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沒有到第二步你就不要講第三步，到了第四步，所以別的佛經上說，初地菩薩不知道二第的事，一年級就不知道二年級的功課是什麼，二地菩薩就不知道三地的事。你程度差一點就差一點，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愣嚴經》的結論就是這樣，漸修頓悟是一起的，所以生命來是阿賴耶識，是精蟲卵子結合一念來投胎，生因識有，滅從色除，你現在要證得涅槃無漏的境界，必須從生理上、物理上慢慢求，一點一點效驗慢慢求證過來，這是真實話，所以它此經表明是修證了義如來密因，修證了義徹底的境界。你們很多知識青年、知識學生都翻了，但是說你們真正仔細研究過，恐怕未必，因此我這一趟勸你們切切實實去研究，不是想做學者，做學者還是次要的，是想求自己修證。腿受不了放下，沒有客氣的，受不了不要勉強，勉強了將來……，你們初學打坐的，千萬吩咐你個話，次數多坐，時間不要拉長，等到功夫到了它自己就會下去了，如果硬想在時間上我多坐一下，我熬一下，你不會打坐了，你會討厭打坐了，心理上、生理上都會起反感來，不好。今天先講到這裏。

老師，我簡單報告我這次修持的經過，我認識南老師之後，參加過他的禪七七次。這一次老師特別指定我用安那般那法門，頭一次我參加打七我是臨時看到一本《禪祕要法》，休息的時間一翻就看到火大觀這個地方，因爲時間有限，我看了一頁就上去做實驗，結果呢，差不多一兩分有一點影子了，火大觀比較懂得了火大觀是一個什麼東西了，那麼這就增加了我的信心。然後第二次、第三次的禪七因爲老師的督導很嚴厲，所以我開始看《愣枷經》、《愣嚴經》和《禪祕要法》。第二次、第三次我用的是不淨觀跟白骨觀，不淨觀用的結果呢，還不錯，厭離心可以增加。但是有一次在半夜做不淨觀，忽然止不注忍不住要想自殺，跑過去向我自己房間把頭撞過去，沒有辦法深夜只好求救南老師，總是他救我一命。那個時候他沒有藥方給我，也沒有說什麼，我說我現在我很想死，真的很受不了，我想把頭撞到牆壁去，他電話裏傳過來：你去死好了。一句話就全消掉了，不想死，你叫我死我不想死了，好了，這是我的真正的經驗，這是一個不淨觀的經過，然後做練習白骨觀。因爲我是做外科而且是法醫的關係，時常開棺驗屍，看那個爛屍白骨看過很多，所以白骨觀起來比較不喫力。白骨觀的好處是坐上去你身體的覺受很難，尤其是腳痛、腰痛很不好辦，痛得不得了你要想諸行無常，諸法無我，那是根本是騙自己，一定要身體覺得你能夠忍住，至少你能夠不痛纔去參參這些道理，你痛了你還去參無常無我，我想我沒有這個本事，那麼做白骨觀有一點門路了，可以使你的腳比較少痛一點，但是時間慢，沒有那麼快，尤其是觀左的大拇指二節這個功效，以我的經驗不如，我是觀髂骨或者腰椎第四第五這個地方，爲什麼我觀這個地方覺得比較好呢，因爲這一觀的話這個屁股可以坐上去，但是那個上頭的腰椎二三四或者胸椎，在禪祕要法裏頭沒有告訴你去觀這個地方，重點就是你說它寫大骨，腰的大骨就是因爲你髂骨這個地方坐上去，上頭的腰椎、胸部這個地方自然就放鬆，如果你不照這個觀法觀上面一點的話，這個脊椎就挺直起來，那不合乎道理，所以這是爲什麼觀大骨，腰大骨問題就在這個地方。我就試了幾次觀左腳大拇指二節，然後有一點影子了，轉觀大骨，這樣去做。

關於這個安那般那這個法門，以前我有一個道教的朋友，他是教主，坐得很好，打坐很好，他生病就是找我來看，我那個時候已經……不曉得安那般那法門，很早的時候，我玩一下，他要按我的脈，要看我，當他把我的脈按了的時候，我就把出入息，吸進來慢慢吐出去，吐出去的時候觀想我本來沒有，誤會以爲有我，帶這個念頭帶進去，他在外面替我亂宣傳，他說洪先生現在有一點什麼道力了，其實我玩的，我是騙他的。當他要把我的脈的時候，現在想起來那個就是安那般那，你出氣，把呼吸吐出去的時候，不要等到吐完了再止在那個息上，就是慢慢……吐的時候，吐出去的時候同時觀本來無我，這是用意識觀，但是非常有效，光隨便讓它吐出去，然後有一個時間你可以不用呼吸，等到再需要呼吸再吸進來，我把這時間利用，我就停在這裏，沒有什麼效果。以我的經驗，我比較苯，所以我利用吐出去的時候，這是我的一個祕訣，現在公開了，沒有辦法，帶一點本來不是我，本來不是我，你根本不需要動個念頭，這個不是我，因爲你本來不是你，還動個念頭幹什麼？好像帶這種味道去做這個吐息，然後你的脈自然就沉下去，幾乎就脈停了，我可以停了三四秒，他老兄嚇死了，在外面給我亂吹，其實這個就是很隨便應用一下，以自己的身體做實驗。以前的幾次打七，頭一次做火大觀那是碰巧做成了，第二次做不淨觀是在家裏有一個自殺的傾向，所以請大家特別小心。白骨觀這些經過之後。經過一次禪七，老師讓我練習安那般那法門，專門練這個法門覺得很快，非常快，有一點貢獻給大家的是，所謂很多法門你都可以用，主要是讓你的腳不酸不痛，你覺得這個腳不痛然後覺得很柔，還要帶一點暖，溫暖的暖的感覺，柔、暖，脊椎自然就慢慢……地就鬆下來了，我們叫腰方肌，脊椎兩邊拉緊的腰方肌它就放鬆下來，每一個脊椎跟脊椎之間的距離，忽然忽然你就覺得我以前怎麼那麼緊張，那個肌肉的張力自然就減少了，你就好像變成駝背一樣，沒關係，這是過程，到了這個時候，你慢慢……專注在「止」上，因爲你已經做到了出息的時候把自己忘記了，帶一點意把自己忘掉了，進入到不需要再呼的這個時候，你就安靜地停在那裏，那個腰我是會慢慢……駝下去的。那麼這一次的禪七我就發現，原來道家他們講的轉那個河車，安那般那法門一用就馬上曉得他們在講什麼。那麼一個問題請大家試驗一下，所謂轉河車就是任脈、督脈，是不是前面走的是任脈，後面是脊椎這邊是督脈，到底轉的時候是由任脈經過百會穴是頭頂，到後面的脊椎下來呢？或者是從後面的督脈轉到百會穴再下來呢？都是一個方向，還是可以互相交換，還是有的時候沒有照秩序？請大家自己做實驗看看，我不妨礙各位，所以不管是很多的什麼道理，一定要盤上去腿，然後腿不讓你發疼不讓你痛苦，局的很舒服，輕、柔、溫暖，這個時候，維持一段時間之後纔開始觀，所謂觀就是因爲你達到了這個地步，這個時候是因爲你的心念，粗的心念比較清楚了，小的很小的心念還是有的，每一個細胞的呼吸都有，小的細念自己都體察不出來還是有，千萬不要以爲這個就是沒有細念，是有，但是很細很細的心念，它的生理的反應反映在你的腿與全身的肌肉上。在這種心念變成很細，粗的妄想沒有的，這個境界裏去想想佛講的道理，這個叫觀。那你心念很粗，身體的生理狀況還沒有進入狀況之後，你再去想想這個那個無常無我，這個都是玩的，一點效用都沒有。等到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開始想想，原來這些怎樣怎樣佛講的道理，那麼我這一次安那般那進去，稍微止的境界比較好了一點，好像有一點把握了，就開始觀，但是這個觀以前，我是用空觀，因爲好高騖遠比較玩聰明的。這一次我忽然想到一個過去一個經驗，

就是說我在1984年的時候，我頭一次閉關一個月，那個時候我閉的是中秋前後，老師專門替我開一個閉關的好像是典禮一樣，大家聚在一塊，老師坐上去，因爲要開始閉關以前，我向老師頂禮，我跪上去磕頭，我舉頭一看，唉，奇怪了，還是這個衣服，藍色的長袍，帽子沒戴，那時候沒那麼冷，覺得老師不在了，奇怪，明明是剛剛坐在那兒，這個不在不是我的眼睛看到不在，是眼睛看到他還是在那裏，但是我覺得奇怪，他的心不是停在他的身體，好像他的普通跟我講話的那種心的作用，跟我一磕頭一上來看不一樣，我就找不到他的心在哪裏，那個時候只曉得，只曉得他的心好像擴散到不曉得什麼地方，好像都是他的心眼，那個時候不會用這個法門也沒有看過密續這些東西，都沒有接觸過，因爲我事情太忙，很懶惰，實在太沒有用功，所以不知道這些是什麼事情，我覺得奇怪，跑到哪裏去了？明明是坐在那裏，好像他的心不在那個地方，到處都是他。後來我看過《愣嚴經》無二文殊，原來這個樣子，後來也讀到密續《上師相應法》、《上師瑜伽》，原來他們是講這個，我是從事實倒過來才知道這個事。那麼這一次到了息比較好一點，要觀的時候我把它跳過去不觀，我接着是用假想我前面，差不多是跟那個時候，跟老師磕頭的那個時候距離，一樣的距離，大小也與那個時候一樣的大小，本來是有的時候會變得很小很小，但很小，可以小一點，但把它放大的時候反而不好，不好的徵兆你怎麼自己知道，看似觀的有點不對了，止的那個腿的覺受馬上起變化，馬上曉得這個還不行，又重來又重來數、隨，調整好之後一觀，老師在那裏，但是心都遍在，老師跟文殊菩薩、我，我是那麼直覺的，就是文殊在自己的心好像他跑到我的心，跟我的心合一了，這隻能這麼講，不是那麼講就是這個樣子覺受，就是這樣自己來，當然是因爲老師心不曉得跑到哪去了，遍在嘛，我的心跟他合一了，當然我的心就變成好像虛空藏菩薩的修法一樣，自然就變成心這個地方，就跟着好像一顆很大很大沒有限制，很大無量一個很透明、很晶亮發光的一個寶珠一樣在這個地方，就映現，並不是這個地方，連地球、太陽所有的，有的時候還可以，這以後有時間談，好像摩尼珠的鏡面上一樣，就止在這個地方，這是觀。我是用上師相應法用佛學方法，就是我想他跟文殊一樣，他的心遍在，我跟他一樣，我本來我這種妄想心根本本來誤會是我的心，本來佛就叫我們攀緣心，不要把它當作自己的自性，本來就不是這樣，因爲有這個事實，我就比較容易懂得這個道理，這樣作一個觀，然後觀久了之後，後面的那些步驟有時間再向諸位報告，現在就報告到這裏。反正我現在向各位報告的是爲什麼能夠做到這樣，我沒有從理論進來，想來想去唯一的就是初次見面，老師頭一次見面時候他坐在我前面，他叫我「盤腿」我也不會盤，他叫我閉眼睛，睜開又閉，知道張開的，知道眼睛閉下來的，明暗交替的知道的是誰，我心裏想這我老早知道了，但是奇怪，沒有過多久老師的全身就好像站在我的前面，一會兒就印進來，不是從頭也不是從底，就是整個印印進來，這是一次經驗。第二次就是閉關的時候開頭，看上去找不到他的心，這個是第二個，完全是由於真正的經驗我相信他，並不是看他的書寫的好詩歌那麼好，或者講得讓我服氣，我沒有，我沒有，這樣的話我不會那麼信，就是這個簡單的事實讓我深信，他就是文殊菩薩，因爲我信他文殊菩薩就是文殊菩薩。如果各位有這種信心，純淨的心看作老師是觀世音菩薩也是可以的，佛沒有固定相啊，衆生也不可思議啊，佛當然沒有固定相，你認爲南老師的影像變成很慈悲的觀世音，那就是他就是你的觀世音，我呢，是文殊菩薩就是佛，大家都是一樣佛，所以最要緊的是你能夠有這種體驗的話，就不必什麼理論了，那就是後面註解的東西，希望有純淨對老師的佛法跟老師的這種信心有了，一定成功。別的沒有什麼，我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向各位報告，因爲苯，所以只有信，謝謝各位。（洪醫師的報告完畢）

洪醫師的報告，我希望他講個醫學的科學給大家修持作參考，結果他講他的佛法修持，也好，很好，不過不要推崇我，這個話靠不住，他的修法同我沒有關係。洪醫師我特別，好像有一年特別要你們請他到閩南佛學院演講過，有嗎？一次還是兩次，那時你們想，臺灣來的洪醫師雖然學佛，究竟修持到什麼，你們大概信心還不夠，結了一次緣，他很懶得出門，他的病人也多，事務也忙，這次爲了到這裏來，老實講老朋友，我就故意逗他，一個電話，我說我到廈門去打七，你，我指定你非來不可，我曉得他做人，他們對我感情特別，我一指定了他那怕丟了傢什麼都不管了，只好來了。他這個醫師是在臺灣大學讀書的時候高材生，畢業以後，很有名，在臺灣大學醫院外科主任，也是高手，後來自己開業，他的特別之處，所以我們這兩位大醫師都是大菩薩，一位是管婦產（慘）科的，悲慘的慘他自己講，做醫生很悲慘，沒有私生活，一天到晚，苦的要命，睡覺也睡不好，有病人就叫他，所以他學的是婦產（慘）科，悲慘的慘。但他是管生的，洪醫師不但會西醫，中醫他也非常高明，鍼灸也非常高明，一切都很高明，看風水、算命也很高明，高明得一樣都不高明，太高明，一樣不高明是開玩笑的，真很高明。那麼他講學佛以後，我所以希望他向大家報告，尤其他身兼法院裏頭的法醫，受了冤枉死了的或者給人謀殺的自殺的等等，都經過法醫的證明，所以認爲有問題的，政府就要追求下去，這個人不是自己死的一定有人謀殺的，是不是這樣就根據他的診斷、判斷，所以他對看過死人的解剖驗屍，很痛苦的。有時候人死了，好久了還要棺材打開，第一個上去就是他，最臭、最爛的都要驗，所以他這個生死的道理他看得非常多啦，甚至我問他有沒有鬼，有時候很奇怪的，這個東西很奇怪，他是絕對科學不大相信的，他說有時候很奇怪的。有一次有一個女人吊死了，後來發現法官、警察都不敢上，他是法醫，只好自己上去，把那個爛掉的女屍體解下來，那當然很臭、很髒，那是很可怕的，自己也容易中毒，所以他是功德無量。這些道理，我本來要他從醫學上報告給大家聽，也使你們知道修行生理的變化，當然他的經驗很多，不過他結果不講這一面給你們聽。那個南極仙翁（黃醫師）管生的，我所以叫他北極星君是管死的，北斗七星管死的，要長生不老，趕快要拜北斗七星加被，所以諸葛亮拜斗，就是拜這個北斗七星管死的，一個管生的。我希望他們兩位，一直希望由他們的經驗的，一個管生的、一個管死的著作出來，他們兩位還沒有跟我交卷，要怎麼配合佛法的生死道理，佛說入胎經怎麼配合，他們沒有交卷。晚上他的報告非常精彩，尤其告訴你白骨觀，他所講的觀尾椎骨上來，腰這裏，這個骨頭同胸口，佛說禪祕要法白骨觀上真的沒有講，他自己摸出來，可見他多生多世修行的經驗，這一點我可以替他證明。怎麼證明呢，我在二十六那個時候在成都這一班朋友，當然這些人也不曉得我學佛，而這些凡夫不懂，那個時候成都有一個高人，隱在成都，這個人在佛教史上你們找不到，同你們這裏有關係。太虛法師當時有個弟子，有個叫大愚法師，大愚法師他的俗名什麼？北洋時代，推翻滿清以後做過教育部的次長，地位很高，出家了。出家以後跟太虛是剃頭的師傅，當了和尚，他自己參禪，學禪宗的，那個時候民國初年誰都知道大愚法師有神通，真的有神通，參禪悟道有神通，因爲他玩了神通，神通多玩神通多表現，犯戒的，很嚴重，犯戒的，佛不準大家玩神通的，有神通，不準玩，所以禪堂裏更不準玩神通。如果禪堂一個比丘，如果悟了道有了神通，在禪堂用神通的話，卷單，戒律上叢林制度卷單就趕出山門，不準進來，趕出山門，老規矩跳門檻出去，還要倒轉來跳出去，以前老規矩很嚴。禪堂裏有個比丘有了神通，他忽然高興，隔壁，半夜了，大家坐到半夜，那個時候都過午不食，他看旁邊，鄰單隔壁坐着這個位子的，看看這個師兄肚子餓了，你想喫東西嗎？已經十二點了，過了子時可以吃了，沒有東西喫，那簡單，廚房裏頭有鍋巴，虛雲老和尚是嚴厲自行那個，這不是虛雲老和尚的事，有些大和尚嚴厲執行過午不食，廚房的鍋巴都鎖起來怕人家偷喫，犯戒。他說，那鍋巴怎麼拿得到，他說，你要喫啊？要喫。把手一伸，鍋巴拿出來你喫吧。這個大和尚比如妙老坐在方丈室，也沒有在禪堂，第二天宣佈，昨天禪堂有人犯戒，站出來。碰到大和尚沒有辦法了，規規矩矩站出來。卷單，你做了什麼事你自己知道。大愚法師露了神通以後，後來在國內找不到大愚法師的影子，結果大愚法師隱居在成都，他的一個皈依弟子，你們這一般老頭子老太太都不認識，他年齡比你們大。他的皈依弟子叫劉亞修，以前在軍閥時代在北京做四川的代表，這個人風流又想學禪的，那故事很多。大愚法師、大勇法師到西藏學佛法都是他們供養，這個裏頭歷史故事很多，我要寫出回憶錄來比小說還好看，比武俠小說好看得多啦。後來袁先生告訴我，你要不要見，大愚法師你知道嗎？聽說過啊，此人不知道到哪裏去了。你要見他嗎？我常常跟他見面，在劉亞修家裏，劉亞修倆夫妻供養大愚法師，在家裏一輩子。大愚法師有時候脾氣也蠻大的，寫一個條子，要什麼什麼，不論多少錢，他倆夫妻總是買來，並不是因爲他不當和尚還俗了，穿我這樣一個長袍，最好房間給他住了。那麼，袁先生，你們累不累？不累，要聽故事好玩哦。然後他帶我去見他。我說，那當然，這個人我是非常……。見到了，袁先生就講，我這個學生這個孩子啊，很有一點點見地。袁先生已經覺得自己很謙虛啊，大愚法師，我向他磕頭，他趕快站起來給我回禮，很謙虛。他說，你打七參話頭參過嗎？我說，參埃你先生叫你參什麼啊？狗子有佛性也無……，我說，他叫我參這個話頭。你破了參嗎？我說，我不知道。管你知道不知道，狗子有佛性也無？我說，有埃狗子有佛性也無？我說，有埃我說，我早知道的有，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爲什麼狗子無佛性，無…無…，參狗子有無佛性的話頭是這樣參的呀。狗子有沒有佛性，無……，有沒有佛性，無……，一路無到底。我說，有埃他跟我來來去去好幾回。他說，狗子有佛性也無。我說，法師，告訴你有就有，你不信，我把你，你的座位，我就把你翻起來了哦，我抓住他的椅子。他說，你不要動手，不要來這一套啊，不要把古代的那個禪宗，把老師的座位都把他掀翻了，把他掀到地下去了。後來，我們是很好的朋友，不過我對他很恭敬，他的確很了不起，甚至走到街上，我有一次穿着軍官的衣服很神氣的，忽然看到前面一個老先生穿個長袍過來。我一看，是大愚法師，在街上很多人，我也不管，就向他跪下來，頂個禮。他就把我抓起來，不要這樣，你現在戎裝軍服在身，在街上給我頂禮，你不要嚇唬老百姓埃我說，沒有關係，那些俗人，苯、混蛋、死老百姓管他幹什麼，我們來走吧，喝茶去。後來，我問他，法師啊，你大徹大悟的人現在如何用功埃我告訴你，很奇妙的，你怎麼問我，你比我高明。我說，不……不要胡扯了，因爲我這個人不老不少的，隨便跟那個都開玩笑，我很恭敬他，但是很開玩笑的。他說，我告訴你，我現在什麼都不用功，我只告訴你一句話，你記到啊，屁股上面第七節那個骨頭特別注意。我說，什麼，你說我將來會得腰病埃他說，不是啦，你將來會知道。後來講了算了，等到我後來正式提出白骨觀的時候，有一天，把佛所說的每一個白骨觀法門我自己試驗了以後，覺得很重要就是洪醫師發現的那個，這位大愚法師就會，你說他沒有神通啊？他就斷定我三、四十年以後就需要這一點，他就先講，你說他有神通沒有神通。所以洪醫師講的這兩點，白骨觀配合安那般那，對，第二點，他說的，我也沒有跟他講，他講的就對了。達摩禪經告訴你用安那般若的法門，要想快證涅槃，最好利用出息，就是他講的呼出去，這個階段，最重要，那麼達摩禪經並沒有講，一般人修氣功的，都認爲把氣裝進來才能發生功能，那是凡夫境界。要想快證涅槃得道，這是達摩禪經的祕密話，他今天把自身的祕密，這是密宗，在西藏就是大密宗，他沒有保留，他很慈悲，就貢獻給大家。不過他的話對，你們多去實驗。第三點，他講得對，你看佛經，看阿含經，看戒律上，佛在世的時候，他的弟子證得阿羅漢的人好幾個都自殺了，而佛還公開，瞪起來眼睛讓他們自殺了，爲什麼？因爲修持白骨修到某一個階段會這樣，這一件事我都忘記了，他今天又重提起來。真的，洪醫師自己在家鄉高雄修這個，有一天晚上，夜深了，我忽然聽到電話鈴聲，一拿起了。他，他說，我現在修行不想活了，想自殺。其實他也沒有灰心也沒有不對的事，修白骨觀，他說，我想一頭撞死去，老師你看怎麼辦。我一聽生起氣來，我說，你去死吧，就把電話一掛。咦，真的有這種關鍵，你看佛經對照着，所以白骨觀，我只提一下，我不主張，你們沒有這個福報，沒有這個氣派，不容易修，連佛在世的時候這些阿羅漢修到這一步都產生偏差的問題，但是在佛在的時候沒有關係，這個偏差很好，可以說佛在等他在中陰身，馬上使他大成就了，沒有佛在世，不要隨便搞。安那般那最穩當，對洪醫師的這個報告，這三個要點都很寶貴的，我向大家替他做個結論。今天時間遲了一點，因爲明天晚上不會有了，禪堂就清靜了，圓滿，明天下午三、四點大概就圓滿結束了，現在諸位，阿彌陀佛，回去休息。

# 南禪七日第三十七盤

---南禪七日

千子文我們是小小時候讀的，嘴裏亂念，一千個不懂得中國字兜攏來一篇文章。把天文、地理、科學、哲學、宗教什麼囉囉，一千個字都說進去了。現在的國文專家、大學教授，把千字文每一個都解釋清楚了、差不多了。我們的朋友們，王主任、王教授、大校長們，對不起哦，你們。現在我是倚老賣老，年紀大了，隨便講話放狗屁一樣。千字文裏頭，剛剛因爲下雨，古國治外面做事情回來，我說外面怎樣講話聲音那麼大，不去管理。他說，其實沒那麼大。裏面聽到大哦！我懂了。空谷傳聲，虛堂習聽。千子文裏的句子，又是物理，又是文學，又是實境，實在的境界。空谷傳聲，山谷裏頭聽那個聲音迴響，聲音大，所以聽到很吵。隨時叫他出去趕人。他說，沒有啦，廚房裏做菜啦。那我知道，沒有菜板聲音，一個人講話好吵。沒有呀，我去聽啦，在外面一點點，這裏迴音。哦！我懂了。虛堂習聽，空谷傳聲，這是迴音的問題。一個地方爲什麼有迴音呢？空氣不對流。尤其這裏，那一邊好像是廚房，在這裏，這個地方迴轉，因爲昨天我們喫飯聽到。廈門颱風很少，沒有來。颱風每一次來在廈門外面轉圈子，進不來。這個風水的道理拿迷信來講，廈門有東南的天王管到，這是迷信風水。實際上它這個地理環境特別。空谷，氣流的問題。空谷傳聲，虛堂習聽。像我們現在禪堂是虛堂，空空的坐着。尤其是老和尚設計的，修的，八角、又圓的。外面一個聲音來就在裏面迴轉了。虛堂習聽，習聽是什麼意思呢？那你們來講，正好練習觀音法門，耳根圓通埃好啊，盤腿、打坐、虛堂習聽（男師下坐繞場糾正打坐姿勢） 我們這幾天亂七八糟的，吃了一大盤的拼盤，青菜、蘿葡、豆芽、豆腐、火腿，什麼亂七八糟鴨屁股、雞尾巴都在上面了。吃了一個大拼盤，雜亂無章。歸納起來，

我昨天跟大家提到，有關於科學實證的《楞嚴經》。可是，不是學術界，甚至以古代有一位法師，都提出來，古代，現代人所說，我在《楞嚴經大義》上面大概提到一下，都講《楞嚴經》是僞的。怎麼假的，印度人，佛說不出來的，是我門中國這些禪師們僞造的。還是推崇自己的埃這些人我之見，不過有幾本經，很多學者、學術界認爲僞造。等於我前幾天講月溪法師，認爲永嘉禪師的是僞造。或者是，不是正統的佛家，是老莊，道家。你要曉得一個人造口業呀。大家要知道哦。造業身體只有三，十分之三，殺、盜、淫。老實講，殺生這個業，一般人還沒有本事去造呢。思想上，只有十分之三，貪、嗔、癡。這個嘴巴九四分，嘴巴很嚴重的哦。有很多人聰明，玩嘴巴。嘴巴是嘴巴，實際上心理思想，看他還是謙和，很平穩。但是看任何人都不對，只有他對。自己這個念頭沒有反省啊！真的反省到了，任何人都對。我也不錯，那時第二等。任何人都對，我自己需要修正，第一等。現在講這些人批評《楞嚴經》。《楞嚴經》《圓覺經》這些都是文章文字太好了，他認爲原來佛法裏寫不出來。這個翻譯等等…很多的因素，所以認爲僞經。他心理才僞呢，僞者，假也。這個藍的批評啦。什麼考據，《楞嚴經》文字實在是很美。老實講，你們要學學美麗的古文。把它變成美麗的白話文。把《楞嚴經》的文字學會了，差不多了。 《楞嚴經》這一部經，由個人作立足點，開始講到透過了身心，講到了宇宙。講到了法界生命的根本。《華嚴經》那大了，八十卷華嚴，由法界講起，由宇宙的本體講起，最後講到了身心，最後講到了行願，怎麼樣修行。這個行啊，就不是打坐修行囉。大菩薩隨時注重自己的行爲、願力。現在我們講精神，世界是唯物唯心的，心物一元的道理。這個根本。有科學的方法，與身心的試驗，自己生命，科學方法求得實證。《楞嚴經》最清楚，現在沒時間，來不及了埃我只給你們帶領一個大要。看你們自己去研究了。如果那禪宗來講，宋朝明朝以後一直到清朝，始終流行一句話，法華楞嚴抱本參禪。一部《法華經》、一部《楞嚴經》好好抓住這兩本經，你可以去參禪宗了。法華楞嚴抱本，抱着本子參禪。所以《楞嚴經》也變成後來禪宗不可缺少之經。不可缺少之經，

我們都曉得《楞嚴經》發生的故事。這是佛的弟子阿難也就是佛的堂兄出家了。這個阿難不是我們第一天講的難陀。這兩個都是他的堂兄弟。那一位，可是你要注意哦，又要插過來了，我一講話，好像知道的都想告訴你們。都想給你們裝進去，我有這個毛病所以常常搞得跟我的人消化不良，都受不了。老師啊，真好啊，可是我們的腦袋，我們的頭，不想你呀，裝不下來，急死了。可是我呢，不管。反正你是個人，是個皮袋，是個尼龍袋。我有東西就向裏頭裝。你看，奇怪吧。佛兩次重要說法，剛好碰到兩個兄弟。一個跟他講生死問題，我爲難陀…那麼經上翻譯也叫佛爲阿難說入胎經。一個是《楞嚴經》有碰到生命，男女關係，又是這兩個兄弟鬧的。

但是，我們也曉得，釋迦牟尼佛走了的時候，有四位弟子都是阿羅漢。照佛法的道理現在都還在，要他們暫時不涅槃等到彌勒佛來再涅般。

一個迦葉尊者，現在還在雞足山入定。等到把衣鉢交給彌勒佛才準許他涅槃，

第二個是佛的兒子羅侯羅，佛暫時要他不涅槃，都是修安那般那的，尤其安那般那特別叫羅雲注意的。

第三個是我們出家人常常飯堂裏要請的賓頭盧尊者，普陀山以前…這裏大概也回來，這裏分號嘛。本號在浙江普陀山。以前，第二次大戰以前有許多人，大居士常常發心打千僧齋，請一千個和尚喫飯，所謂一千個和尚來喫飯，受供養的時候，有視線，每個前面，以前民國初年，一個人，一塊錢，一千快了，還喫飯。常常他會來也是普通和尚。喫完了，走了。他已經走了使你知道，這個人不曉得在哪裏，很特別。所以賓頭盧尊者經常受人請。是佛給他的命令。爲什麼他犯了戒，他是印度，另外一國家當宰相，後來，忽然他要出家，出了家，就悟道了。佛知道他已經得了神通，但是佛的戒律不準玩神通。有一天，大家在一起打坐，有個外道婆羅門造了一個鉢，一個飯碗。故意逗這個佛教的婆羅門教，這個婆羅門也玩了花樣。把這個鉢造好掛在…想個辦法弄個怎麼樣，擺在虛空很高的地方。誰有本事親手拿到，就送給他。其實佛的弟子們有神通蠻多埃神通第一，目連尊者。大家看看目連尊者打坐不動心，懶的開這個玩笑。結果賓頭盧尊者，忽然懂了心，伸手就把鉢拿過來。這一下，佛說犯了戒，趕出去。「擯」等於趕出了山門，趕出了禪堂，犯了戒。一個擯，趕出去。所以我們五百羅漢，有一個羅漢是手伸的很長很長。把這個故事，這個樣子，佛吧他擯到西印度那一邊去了。大概到歐洲沒有不知道，可是他有很多皈依弟子。也有很多師兄、道友。非常懷念他，這個人非常好。就向佛懇求，世尊啊，師父啊，不要這樣嘛。已經趕出去，我們都想他。他人好，弘法也好，請他回來。佛看大家請求民主，你們都…好吧，讓他回來。會來到佛前一跪，懺悔，我錯了。佛說，好，不准你死，留形住世。講起來很好聽啊，就是說不準你死，因爲你有神通。別人可以涅槃，你不準涅槃。這個刑法蠻重呀。不准你涅槃，永遠留在這個時間上，該出家羅漢做榜樣，等到下一劫彌勒佛來，才準涅槃。所以賓頭盧尊者也是。這四個，

還有一個是君荼鉢嘆。這四位佛的弟子，包括佛的兒子，所以留形住世，如果佛法騙人就不講了，如果真是不騙人，那我們要留意了。道家講長生不死，原來佛家真是有這個東西。但是如何才能留形住世，這就難了。 佛法只有這個樣子，不管你顯教、密教，沒有真正講一個方法，

我們要回轉講《楞嚴經》了，《楞嚴經》的要點，我是吩咐你們以後好研究。阿難出去化緣，碰到摩登伽女，特別喜歡阿難。我們北方人講話，男追女，男人追求女人，隔重山，很難。女追男，隔個單。一牀被單，一張紙一樣，很容易。可見男人很下賤。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個單。是單薄的單，牀單的單。阿難碰上摩登伽女愛他，可是阿難是比丘埃而且阿難就在出來化緣，中午出來喫飯託鉢在手上，走路怎麼走呢，比丘的威儀戒律，我想你們都受過戒，教過的，就是我們行香一樣。頭正、眼正、目不斜視，而且眼睛還不能平視，這個時候，眼睛最多看前面，五步路的地步。也不左右不能隨便。這是真正比丘的威儀。阿難並沒有故意，眼睛看人，去挑逗。但摩登伽女看上了，非要不可。不過碰到他這個出家人也沒有辦法，尤其佛的弟子，佛的兄弟，佛的弟子都知道。摩登伽女回來找媽媽，媽媽是個大巫婆，有法術的，念個咒子。就把他迷住了。這個咒子《楞嚴經》上沒有，怎麼迷祝

後來佛自己曉得了，打起坐來化身在頂上，馬上教文殊菩薩一個咒子，把他救回來。這個咒子，《楞嚴經》上也沒有。你們現在唸的楞嚴咒，是佛說另外修行用的，並不是當時破阿難那一個咒子哦。有沒有呢，再大藏經裏頭，在哪裏？你們好奇的去找吧。我不告訴你，太佔便宜了。你也沒請我喫一餐素菜。阿難給她迷進去了，迷進去很危險的時刻，釋迦牟尼佛給國王請去喫飯，午飯午齋，帶了自己的弟子，很多人。像我們昨天晚上，然後佛已經知道了，趕快把飯喫完。多謝多謝，帶着一羣弟子，菩薩就回來。回來佛趕快上座，上座就出定，出定就化身出來，叫文殊你快來，我教你個咒子，你趕快用神通去救阿難。快啦，快啦，只差一秒鐘。文殊菩薩來了，咒子一念，轟隆轟隆…就把他轟出來了。這個不是真的咒子，唸咒子轟隆…大家聽了吽就是這樣。就把他救出來了。救出來。這個時候大概沒有喫中午飯肚子也餓，這一點經上沒有講，我補充的。也許你們好心，看到師兄回來了，哪一個饅頭給他喫，也不知道。

他就跪在佛前求懺悔，所謂懺悔着，慚愧，不好意思。自己覺得自己怎麼搞的，犯這種有心或者無心的錯誤。所謂懺悔，就是對自己心理或者外表的行爲，覺得很不是味道，就哭了。佛到沒有責備他，什麼到妓女館去了，還是怎麼讓壞人給咒子迷着了，都沒有講。你看佛得教育法在這裏，就問阿難，你當時爲什麼要出家？問兄弟，那個兄弟呢是給佛去化緣，化出來的難陀。阿難不同哦，阿難是自動跟佛出家的。你聽聽《楞嚴經》你看過吧，你們看的都看了，要點在哪裏抓不祝我現在教你們練習抓要點。抓藥點以前，還有個要點，是你們兩腿盤不住，就鬆開。聽到了哦！盤補助就鬆開！放在座位前面，你當然聽到。他就問阿難，你當時爲什麼出家，你看阿難怎麼答覆，阿難說，世尊啊！佛啊，我當時看到你這個氣色，你這個神氣，好漂亮埃其實阿難兩兄弟都很漂亮，佛比他更漂亮一點。但是他不將他相貌，眉毛、眼睛、嘴巴長的好，不是這個漂亮。他說我看你修持的這個…每個細胞，每個肉體都是放出光明，那個安詳，講不出來漂亮。這個絕不是，意思講，你去看我把它插進來，如果我把他寫成小說，意思說絕不是維他命，維你命、維我命或者是人蔘、枸杞子埃這些補的啊，不是藥喫的埃這個絕不是人世能夠…因此我越看越莊嚴越美。我也想修到這樣，所以跟你出家。當然這是我用現代話，加鹽、加醬油把它炒出來。這個味道你們就知道了。所以我很想把《楞嚴經》寫成一部小說一樣，大家看到了，道理都在內。並不是小說不正經，一樣正經。你看，他的動機是好色出來的。好色同喜歡找男女關係是兩件事，好色是愛美，那我們那些藝術家在西方學問裏頭，譬如，我們中國民國初年到現在，有位教授專門提倡唯美主義。政治也是美術，社會主義也是美術，共產主義也是美術，這個人生就要把它…這個世界把它弄到唯美。我這個話口音不太懂…唯美主義，好色同好男女關係好做愛兩回事哦，好色當然也是一樣，欲。當然好色有不同，好美，愛漂亮。你看《楞嚴經》就要懂。好，佛就來了，這就是科學。你看到這個漂亮的人，他是看哥哥漂亮，阿難並不是說要追個女的，看你這個樣子，神采奕奕，那我們現在要求，不是普通凡夫的肉體，一定是修持得道的。所以我出家了。佛說這樣，你用什麼看見，怎麼這樣知道是漂亮呢？他說，我眼睛看到嘛。心裏頭漂亮，心裏頭覺得漂亮。都是很平常的話。對啊，是眼睛看你嘛。心裏頭感覺到漂亮，又沒有犯戒，對不對？那現在編一句是沒有犯戒嘛。眼睛看東西，好漂亮，這沒有犯戒。沒有動念說，我要怎樣怎樣做，沒有嘛。他的本身是非善非惡，沒有什麼犯戒。所以佛沒有怪他犯戒不犯戒，佛就第二步第三步追問什麼是你的心呢？所以《楞嚴經》開頭尤七處徵心。徵，就是追問追問。一次一次，那麼阿難答覆心嘛！心在這裏，在心頭嘛。或者現在人講在腦裏，在心裏埃佛說這是生理上的心臟埃不是，我們能思想，能有感情。心臟沒有辦法的，這個不是。那麼阿難說，對了對了，不在心裏頭。我懂了，佛啊，你講的意思，心在外面。佛說你更錯了，外面有個心，我現在「啪」（拍手），你的心不是痛死了。不是，佛不是那麼講的等於我的「啪」，後來，阿難說，心不在裏頭，不在外。在中間，在內外的中間。那麼，佛又跟他譬喻，中間在哪裏？譬如一個人戴眼鏡，這個眼睛可以看外面，看到外面同時也看到眼睛這個鏡子，那麼這個中間有個心嘛？你心跑的外面看東西，外面這個心進來，在中間，中間在哪裏？都不對？所以內部對、外部隊、中間部隊、這裏不對…七次辯論，雖然古代的比方不同一點，但是七個要點在辯論是不錯。叫七處徵心。最後，阿難說，那我不知道心在哪裏？佛就用禪宗的辦法直指人心，不過阿難沒有見性成佛。他說，阿難，我告訴你呀，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鹹是妙明真心中物。

腿不對，放下蓋好包好。兩個膝蓋頭包起免得受涼。膝蓋頭無形中在受涼。你們好像身體都面有菜色，營養馬馬虎虎，大概精力不夠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佛就告訴他怎麼說，你們不知道，色身就是我們現在這個身體，這個色身地水火風，這四大叫色法，什麼叫色法？你們注意現在就是物質的、物理的，所以一切細胞阿神經啊，基因所變出來的細胞啊，神經、物質的、物理的，這角色身。懂得科學名詞非常好，物質物理的身體。你看外面長得那麼漂亮，所以你門講漂亮，我還講個笑話給你聽，常常年輕的同學們男的、女的，真的假的逗我玩的，老師啊，某個地方某個人好漂亮，我陪你去看看。我去看，漂亮不漂亮或者電視上電影明星，某一個漂亮。我說，我都搞不清楚。我說我幾十年搞不清楚誰漂亮不漂亮。他們以爲我講假話，我是真的。依我的看法漂亮固然漂亮，很醜陋的人，很醜陋的東西，你仔細一看也會很漂亮。這個東西，古人有句話，牌打一張，打牌的時候，四個人上桌，每一個都有贏錢的希望，個個都有輸錢的可能，不曉得那個該贏，突然一張牌，碰，糊了。都是我贏了，牌打贏了。色中一點，有時候你說這個人什麼都漂亮，剛好這裏有個疤，唉啊，越看越美，就是這個疤。真是沒有辦法。

後來我有個朋友，這個太太，當年這位先生是將軍，討個太太，大學生，幾十年這一個牙齒，永遠卻一顆牙齒。到了臺灣以後，我就經常比他們兩個，雖然是老朋友，黃埔四期的，資格很老，也是將軍。但是他到我那裏，太太是復旦大學的學生。兩個年級都大了，到我那裏來，南老師啊，我說你們真是奇怪，幾十年你太太缺個牙齒，牙齒這個地方，卻一顆牙齒漏財嘛。你天天講沒有錢用，就是這個漏掉。趕快去鑲去。是是，去鑲。我講了兩年多了，沒有鑲。有一次我問他，怎麼搞的？她說，他呀，不會給我鑲。我也不要鑲，他太太說。這個先生在旁邊笑了。後來年紀大了。她說，當年那追我就是爲了這個牙齒。我說，真的呀。你怎麼爲這個…你把她牙齒弄掉了。他說，不是呀，我就看看，他不過是一個普通人，就是卻一顆牙齒。漂亮就在這裏，所以他就因此，我就不鑲。我恍然裏頭鑲出一個大悟，這叫做，牌打一張，色中一點。那有什麼漂亮不漂亮。你看百貨公司的東西，藝術品店、畫店的畫，這張不好，那一張好，買走。最後一張，走醜陋的畫也賣掉了，你不愛我愛呀，這叫色身，講到這裏。

所以佛法稱這個叫色身。有色香，色法有代表物質，物理，所以由這個色身開始，由你這個色身開始，擴大有擴大一直到，外洎，這個洎就是擴充到連到…山河大地整個地球，整個的宇宙。鹹是，古文。白話，統統都是。虛空大地，統統都是，妙明真心。妙明真，三個字拿開就是這個心。他形容這個心，不是我們思想心、心臟心。這個是本體心，整體的…換句話說，我們不叫它時心，整個是你這個大生命活動的這個東西。這樣懂了嘛，古代的代表翻譯一個心就是說，你的身體生命存在，外面一直到整個的宇宙，虛空乃至各個星球、地球，這個世界，統統都是整個的能夠活動的那個生命。東西里頭的一點東西，東西里頭的一點東西，有講的糊裏糊塗了。就是那麼心裏頭一點東西。你看這個心量多大。如果那唯識來講，它是這個地方講到如來藏性的現量境界。唯識也是這個道理。你不要認爲現量境，阿賴耶識的現量境，整個虛空萬物，都是阿賴耶識的現量。《楞嚴經》就告訴你統統都是一個心的作用。它說，爲什麼一切衆生啊，這樣自己一個本來的身體不認，反而認了父母所生的東西爲自己生命的根本。這是基本認識上的錯誤。它說，所以我們這個心體像一個大海洋那麼大。我們現在的肉身、色身的生命，像大海上面起來一個小小水泡那麼…這個算什麼呢！所以要我們放下這個身心，歸到整個的大海。這個才認到，見這個心。這個有結論，原文句子很美，都很美麗的，你們要特別去研究特別去讀。不要《楞嚴經》《楞嚴大義》案頭都有的，都放在那裏，翻都不翻的。天天說住過佛學院的，佛學院才住過你呢，你還住過佛學院。《楞嚴經》這幾句話就是話頭啊，他說你的心量有這樣大，剛纔上面講了。然後接下來剛纔講過的，佛有講比喻給阿難聽，譬如百千大海，我們心量那麼大，這是比方哦。你真的把海拿來當心又搞錯了。我們現在的身體生命，不過大海里頭一個小水泡，你爲什麼不把原來不把自己那個大海認識，只抓這個小水泡當大海呢。目爲全潮，古文啊，就是你看錯了，你眼睛見解錯了。認爲一點水泡就是代表了整個大海。窮盡瀛渤。認爲一點水泡就包括了這個海洋。瀛洲大地，然後他就講，你啊，阿難你不知道啊，你的身心圓明，你的身體，你的能夠思想、感覺、知覺的這個心，本來是圓滿光明的。不動道場，原來就沒有動過埃他說你懂了這個，明白了這個。一根頭髮尖上的頭髮，於一毫端，遍能含受十方國土，這個是現在物理科學的專家同意這個說法，我們一根頭髮，你看到那麼簡單，等於整個宇宙的組織，大小不分。

所以現在物理科學上你不要看普通，一個假使學植物化學的，學植物物理科學的人，任何一片樹葉子上，你要分析他的組織，它的成分，比一個原子工廠還要偉大。所以一毫端，遍能含受十方國土，你明白了這個道理，你曉得我們的本身心量多大。一根頭髮尖尖，一根毛，身上的汗毛尖尖上比一個宇宙還大。是故，古文是「是故」白話文「所以」所以於中你在這個當中明白這個道理，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又講到，回到現在科學裏頭的哲學。數理學的範例，宇宙間的數理開始於零。零是大家曉得，沒有呀。你有沒有東西啊，因爲很遠聽不見了，他就曉得沒有了，一個零，空的，數字上，但是零不是代表沒有，零在數理哲學上代表無量無邊無限。沒有發出來，多的很，因爲太多了，變成空了。所以空即是有，數理學也懂了。天下的數理一個數字，千千萬萬。多少億，多少億…電腦算不出來，你說有多少數字。電腦算不出來，你說有多少數字。宇宙間永遠只有一，一加一等於二，在加一個，等於三。再加一個一，等於四。加到千千萬萬不可說，不可知，不可量。電腦都算不清，也不過是個一。這是數理哲學了，所以一爲無量，一代表無量無數無邊。多少個一，無量爲一，無量無數無邊的，那麼多的數字不過是一個，小中現大，小就是大，大就是校這都是科學道理，一句話都更你講。如果講物理學講什麼…不動道場，我們這個心性，生命的本體，本來就沒有生死。沒有變動過。道場是形容詞，這樣一個大禪堂就是道常遍十方界，我們這個心量之大，上至天堂，下至地獄，都是你，不止我。這個叫做《楞嚴經》的七處徵心。

然後，啊難說懂了。佛又問阿難說，阿難還沒有大懂哦，我們看了也不懂，你們聽了也不懂。然後佛又問阿難，你說看到我漂亮，好看。你跟你哥哥出家了，你拿什麼看，當然是眼睛嘛。佛說，你又錯了。眼睛不會看的。等於唯識講，眼睛是一個照相機，照相機不會照的，後面有個扳動照相機的動能，有個人，把它一按，機器卡嚓，就把影像錄進來。眼睛、眼球，不過是個照相機，怎麼能夠看呢，那個能夠看的不是照相機，所以佛又跟他大比方了，所以叫八還辨見，七處徵心、八還辨見。有八次辯論。「還」八次邏輯的肯定，有否定，八次否定它。阿難是肯定的，眼睛看了。他否定了，八次否定，八還辨見。八還，分別這個見，這是個很有趣的，小說一樣對話。這就是對話。所有的佛經都是佛根弟子對話的紀錄，叫佛經。你要搞清楚哦，佛經就是佛根弟子討論的對話集。八還辨見，佛就講我們眼睛怎麼能夠看見呢，因爲有虛空擺着許多東西，前面空的才能看見呀。怎麼看不見呢。我們蓋了房子，有個牆壁，有阻礙擋住了，就看不見。把牆壁一拆掉了，前面又看見。所以眼睛的所看見，能看見，看不見，看的見。他說是牆壁的關係，不是你眼睛看不見，因爲牆壁把你阻礙了。你的能力只到這個程度。這樣辯論，所以最後佛就告訴他，怎樣叫八還辨見。有亮光，你就看見。沒有亮光夜裏黑了看不見。這個看見的光明還給太陽，都還了。有牆壁阻礙看不見。這個阻礙的關係，還給牆壁。都歸到他本位同你沒關係。就是說，看不見黑暗，不是你眼睛的罪過。因爲光線的黑暗，還給黑暗，白天看的見，也不是你了不起。因爲優亮光的照見，這個亮光還給太陽。什麼都還完了，注意鵝，你們聽到，帶領大家演電影，做演員，聽我的埃我現在做導演，真的哦。聽話，該聽的時候就聽，不該聽的時候放屁就不聽。我現在是講話，不是放屁，所以要聽。跟到我啊，大家張開眼睛，看到我這裏。佛經就那麼講，現在講經給你們聽，聽不懂啦。我就做演員，代表佛，你們就做阿難。眼睛看到了，張開看到了。樓下也一樣。雖然我不在那裏，就當我在那裏，就看見了。張開眼睛，看到了。亮光也看到了，都在前面，不要注意去看。眼睛張開看到了。好，現在把眼睛大家閉了，關起來，看到沒有？你覺得看不到，不是啊，也看到。看到裏面那個看不道的，那個白茫茫，黑洞洞的，這個也看到。再張開，閉起來，又看到看不見的。那個看不見的，也在看，裏頭，大家再張開，看外面，看到，閉起來，看到裏面，看不見的。佛說，開眼見明，開了眼睛，看到東西。閉眼看到什麼，看到看不到的那一個。

# 南禪七日第三十八盤

---南禪七日

看到我又看到亮光，閉起來，又看到看不見的，那個看不見的也在看，裏頭；大家再張開看到外面，看到；閉起來，看到裏面，看不見的。佛說，閉眼見明，開了眼睛，看到東西，閉眼看到什麼，看到看不到的那一個，閉眼，看不到，明來就暗謝，外面張開了光明來，黑暗跑掉了，眼睛閉起來，黑暗來了光明也跑掉了。明暗，光明跟眼睛關起來，明跟暗是兩個物理世界的現象，你那個眼睛張開的時候看到光明，看到光明；閉起眼睛的時候黑暗來了，看到黑暗，能夠見明見暗的那個東西，還不掉的，是你的本來埃開眼見明，閉眼見暗，能見明見暗的那個還不掉，是你本來，所以佛的結論，八還辨見你們體會到了，你們將來打坐看眼見明閉眼見暗，明暗兩個有交換，那個外表的現象同你沒有關係，你知道明來知道明，暗來看到暗，這個能見明見暗的不是眼睛，那個是你眼睛的見性，並不是說，明心見性是眼睛見的功能，所以叫你懂了這個，

然後講怎麼叫做明心見性。這幾句話，最高的邏輯，難懂啦。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我的媽！這是佛說的話，你們這些小法師們見啊……見個什麼，這就是你要做學問了，這是中國文化。見見之時，第一個見，講能，就是……，我怎麼跟你講。見就是眼睛看見的見，所見的現象，第二個見，代表「能見」，當你迴轉來看到自己那個能看見，見，眼睛看見的作用迴轉來看到第二個字，見見，能見，能夠看見這個功能的時候，見非是見，你能夠看到自己功能那個知道的看見，不是眼睛看見，見猶離見，真正那個能夠見生命這個本體不在你眼睛，或者是所見看見的這個功能上，這個能見之本性離開一切所見所有的現象，見不能及，你那個眼睛看見不看見同那個明心見性那個見是不相干。你看，大家說佛經難讀，我們說，也說古文不好，那麼簡單的古文，見啊……見……，把那麼複雜一個科學邏輯的東西就用三、四個字換來換去，換來換去把它講完。見啊見，見不能及，所以他說，

佛又說在《愣嚴經》上說，障礙還給牆壁，光明還給太陽這八個現象都還完了，有一個還不掉的，比如我們生病，知道痛苦，哪裏難過，知道痛苦，痛苦還給身體，我知道痛苦的，朱醫師講一定是腦的反應，那我又歸還給腦，能夠知道腦有反應的那個東西是還不掉的，還到哪裏去啊，所以《愣嚴經》最後一句，七處徵心，八還辨見，你什麼都還完了，有個東西沒有辦法還給虛空，也沒有辦法還給什麼，不汝還者，有個你本身你的生命裏頭，汝，就是你，有一個你生命裏頭無法歸還的那個東西，非汝是誰。佛當時就是那麼科學的指出來，那個不是你生命根本是什麼啊，你懂不懂，就問阿難，不汝還者，有個還不掉的，不是你能夠還得掉的就在你生命根本里頭，不汝還者，不是你，汝就是你，不是你能夠還得掉的，你要想送給人家也送不出去，不汝還者，非汝是誰，那個不是你是誰，唸佛是誰，是這個，你還不掉的那個是什麼，阿難就是阿難啦，事非經過不知難，他好像懂了，好像沒有懂，

所以後來有個禪師讀到這裏懂了，八還辨見。還有一個禪師也是溫州人，讀了《愣嚴經》，把《愣嚴經》……參禪學道好久了，不能開悟，有一天，讀愣嚴經讀到《愣嚴經》有這句話，他把圈點偶然該了點一點，他開悟了，那個等一下告訴你，那麼有個還不掉的，佛經上不汝還者，非汝是誰，這個禪師來了，他悟道了，做了一個偈子，「不汝還兮更是誰，殘紅落滿釣魚磯，日斜風動無人掃，燕子將水際飛。」我們這些畫家、大藝術家好幾個在這裏，還有文學家，你們寫寫看，這些文學寫得出來嗎，這些畫你畫得出來嗎，畫是畫得出來，那個味道不是那個味道，假使畫到那樣一個味道那就妙極了。你看《愣嚴經》那麼嚴重的生命科學，佛的經典，到了禪師手裏，這些大禪師就變成文學了，佛不是說有一個東西怎麼歸還，你歸還不了的，那個不是你本來生命的根本嗎。就是這句話，這一句話給他拿來變成一首美麗的詩，不汝還兮更是誰，這句話是佛經的原文，兩句他把它變成七個字，變成文學。然後，殘紅落滿釣魚磯，你看春天三、四月這些花，紅色桃花都掉下來了，掉到長江邊上，像這邊有山，這邊有流水，上面有一個石頭可以釣魚的地方，那塊石頭在江邊上，這一片桃花落下來，都鋪在釣魚臺石頭上，多美麗呀，就是這樣一個境界，一個人都沒有，太陽要下去，日斜風動一陣微風吹過來，那些落花的瓣子，風太輕了，也沒有吹動，也沒有人來掃它，只有什麼呢？晚上要回家回屋的燕子們，飛過來飛過去，有這個燕子每到這個釣魚磯上，拿嘴這麼一抓，抓一片花瓣又飛走了，飛一陣又回來，把花瓣又放下來，這是個什麼境界，這叫做禪，這叫做佛法，很多的落花掉在這個釣魚磯上，太陽又要下山了，清風來花也吹不動，也沒有人來清潔，也沒有人來打掃，只有那個飛來飛去的燕子，偶然飛過這個釣魚磯上，嘴巴叼了一點掉下來的花瓣，飛過來飛過去，有時候又放回來，這是什麼東西啊，你們看看。我們七天在這裏就是玩這個，走就走了，打坐就打坐，心裏頭那些落花的瓣在裏頭多得很，要它格老子你不要妄想了，不好看嘛。坐在這兒，好好坐啊，妄想一來，花瓣又落下來，落下來也清潔不了，然後離念，如燕子一樣飛來飛去，是不是這樣。你看，描寫那個心境界好不好，不汝還兮更是誰，殘紅落滿釣魚磯，日斜風動無人掃，燕子將水際飛。

中國的文化嚴重不嚴重啊，那麼偉大的佛學到了中國人手裏，四七二十八個字，變成很美麗的一幅畫代表了，把你講出來，這不能說我們中國文化偉大，西洋人做不到不要吹牛了，人家也有人家的詩也有人家的美，不過你不懂而已，每個民族有它的高明之處，就是這樣一回事。你看《愣嚴經》的境界，剛纔講到有位禪師怎樣把《愣嚴經》的句子點破了一點，會開悟埃所以你們佛學院同學也不要妄自菲薄，不過你們的生活散漫，一切太亂了，真糟糕，好好在這裏唸書啊，讀書、讀經也會開悟成道的，你看那個破愣嚴，五燈會元有你察看一下想不出名字，《愣嚴經》有幾句原文它的逗點標點改一改，他就開悟了，「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清靜」。《愣嚴經》上說，佛告訴阿難，人有執著，有所見，有見解，有知覺有感覺的。知見，心裏頭有個思想，有個作用，有各主觀的見解一成立了，立知，心境很牢了，一點都不客觀了，拿主觀、客觀來講，不拿主觀、客觀這個邏輯來講，你只要心中有了一念，這個知見一建立，即無明本，就是生死無明的根本，空不掉，知見無見，假使把自己能知的能見的這個作用，統統空得掉的話，斯即，這個斯，這個就是這個斯，古文是斯，現在是，這個，這個就是你的涅槃，佛的境界，清靜涅槃，無漏清靜，原文是這樣。

我們有個溫州老鄉（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也是個和尚，不曉得是了法啊還是誠信，還是你們裏頭好幾個溫州出家人，這個傢伙調皮搗蛋，他看《愣嚴經》也參禪，永遠悟不了。忽然有一天，他把《愣嚴經》這個句點改了一改，他大徹大悟，他怎麼句點，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大徹大悟，所以溫州人不能來往，太鬼了。人家說笑話溫州人太調皮，不能來往。知見立，有了所知所見，知即無明本，這一知，變成煩惱的根本；知見無，所知所見都空了，見斯即涅槃，見，你能夠達到這樣的見解，心境到達佛的清靜涅槃境界了，所以後人不叫他的名字，那些徒弟們叫他破愣嚴（安愣嚴），打破了《愣嚴經》的句子他開悟了，破愣嚴。「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實在好啊，這改得好啊，改得好埃

這個《愣嚴經》現在先開頭講到這裏，我們好好把腿放下來鬆鬆再盤，盤好了，好好坐一堂，再過四、五個鐘頭以後，我們這個禪堂的法會是什麼一個現象呢，日斜風動無人掃，燕子將水際飛囉。禪不在腿上，所以盤腿是練習把這個色身身體的氣脈、習氣的轉變，禪在心不在腿上，不在身上，這個道理先搞清楚。現在天氣冷，我看禪堂今天看到，那位同學比丘尼還做了一個觀音兜，這個很對，這倒是傳統，你們出家人傳統不管是比丘、比丘尼戴觀音兜，我到現在還有不過這一次沒有帶來，曉得這個禪堂冷戴那個觀音兜很好，普通叫觀音兜就是風帽，中國古代的農村社會所做的風帽，你們可以仿他做一個，但是你們現在年輕人喜歡以首爲美，以光頭爲漂亮，那就沒有辦法了，漂亮去吧，天天在傷風中也蠻好，叫做出風頭。

現在我們再回轉來講到《愣嚴經》趕時間，講要點給你聽，仔細去研究啊，那麼好的寶貝、寶庫啊，佛說到七處徵心，八還辨見，阿難有理悟了，這個禪宗所謂講解悟，理解到了，因此阿難感激痛哭，說了一個偈子，這個偈子就是你們做早課唸的，妙湛就是我們老和尚，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愣嚴王世稀有，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我今見聞得受持，你們都會背會唸的對不對，會背吧，這個不會背這碗飯就不應該讓你吃了，這是出家的飯碗，這是阿難講出來的，阿難祖師講出來，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愣嚴王世稀有。你看，大家有念《愣嚴經》嗎，沒有《愣嚴經》，沒有妙湛法師，還有這個禪堂啊？所以妙湛老和尚了不起，總持不動尊，他坐在椅子上就是總持不動尊。首愣嚴王世稀有，阿難讚歎，佛這一次再愣嚴會上的說法，世間最稀有難得之法；銷我億劫顛倒想，把我思想、學問搞不通的見解一下子把它消除了，等於言下頓悟，就是言下頓悟，所以言下頓悟在《愣嚴經》句子上；不歷僧祇獲法身，不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那麼久的時間修持，馬上證得了法身清靜，明心見性；願今得果成寶王，現在我悟道了；還度如是恆沙衆，我要回轉來度一切衆生，使大家沒有悟的都要悟，所以下面這幾句統統講這個東西，都講這個東西，甚至說虛空可以打得破，這個真理是破不掉的真理，假定虛空可以打破了，這個真理是沒有辦法可以破壞的，就是下面一大堆偈子，不必寫了，你們都會背對不對，都會背，不要寫了，就要你答話。學禪宗的人有一句話，學人不開口，你們下面在這裏求學的人，問你也不答，叫你也不講，學人不開口十方諸佛下不了手，要對話嘛，你們天天要求這裏對話那裏對話，該對話的不對話，結果是牛頭對到馬嘴上去了，那有什麼用。

《愣嚴經》講到這裏，阿難悟道了還要不要修呢？悟後還要修行，他這裏告訴你「不歷僧祇獲法身」就是法身，智慧身的境界，報身的問題來了，這個色身，我們現在父母所生之身就是成了佛的報身，要受報，前生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前生不佈施藥物，不佈施醫不招呼別人的痛苦，所以這一生來的身體不好，多災多難又多變，所以佛告訴你佈施醫藥佈施，來生健康，天天把佛前打掃乾淨把禪堂打掃乾淨，佛前香花供養來生長的漂亮，天天講這個人不對那個人不對，來生長得醜陋，你想要長得胖胖的像菩薩肚子上大大的，我經常講那些胖子們不要怕嘛！肚子更大一點更好，將來做大老闆開支票的時候，不要辦公桌的，放在肚子上一簽就對了嘛，又什麼不好呢？大肚子有大肚子的用處嘛，善於用其長嘛，對不對？而且這個肚子一大擺在那裏很威嚴，瘦的也有瘦的好處，這個是色身問題，報身怎麼轉，這一下《愣嚴經》的問題來了。

佛的大弟子，四大弟子之一富樓那提出來問，你跟阿難所講的這些道理，師兄已經悟了我們也聽懂了，但是你講的這個生命本體本來是清靜圓明的，空的，清靜圓明的云何復生山河大地？爲什麼會一動，變出來一個世界，這個世界生那麼多東西，而且還變一個男的、女的還生了我們這些人，不是多餘嗎？這個生命怎麼來的，科學問題來了，這就是生命的根源。富樓那說，世尊啊，既然是清靜圓明云何，爲什麼，云何復生山河大地，這個物質世界怎麼造成的呢？大問題來了，你看所有經典沒有這一部經那麼科學化的，一刀就殺進來，這個問題大了。你們這些看《愣嚴經》，你們也讀佛學院，你不在研究佛經，佛經都在研究你，研究你，你自己還不知道，我看你們以爲自己是信佛啊，佛在信你們，信你們這些衆生顛倒妄想，你信不信我所講的，你們看《愣嚴經》翻開第四卷一看，上面七處徵心、八還辨見講了那麼多，後來富樓那來了，這一刀殺的很厲害，一刀，醫生在解剖上這一刀就向心髒這裏，一刀就劃下來了，

後來佛做這個結論，「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找到沒有，這裏有啊，大偈子，原本在這裏。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你們說老師真厲害，那麼大年紀記憶力那麼好，哪裏叫記憶力，你們也一樣有心沒有心，告訴你們，像我們看到好的句子，學佛幹什麼，就是要爲自己，這就是自私，什麼記憶力好，我要找這個生命要想成佛這個重要的地方，那麼我的生命還不拿到還不記祝他說「覺海」就是我們大家的本心本性，能知能覺的那個生命，要入孃胎以前的，死了以後的，這個原來的覺性叫覺海，這個覺性，梵文叫菩提，所以佛，佛的這個音是梵文的音。佛陀佛者，覺也，就是大徹大悟的人，這個覺性，就是代表這個，就是我們心性本體，那麼它形容它上面《愣嚴經》講過我們生命的覺性，整個的宇宙虛空不過等於覺性裏的一個小水泡，所以我們這一點小生命算什麼，你的根本生命是那麼偉大，就是我們忘記了自己偉大生命的根本，只把自己這一點一個肉體抱到當了生命的全部，太錯誤了，所以現在你認識了這個本來生命的大覺之性是大海一樣，那麼偉大……，真偉大，不止四個偉大那一百個、一千個偉大。覺海，性，這個就是你的本性，澄，像那個清水大海，乾乾淨淨的，本來清靜圓明，一點點妄想雜念沒有，等於清靜水裏頭下面的小沙子、小石頭清清楚楚，沒有關係啊，覺海性澄，澄澄湛湛，真清靜埃圓是圓滿，沒有缺陷的，圓澄覺元妙，不是這個圓字，一塊錢那個元，你們又翻不到（注：此處南先生糾正黑板上寫字的錯誤），就是圓澄覺元妙，圓明然後不是這個元，這個圓，因爲圓滿的，乾淨的本性，這個元，一塊錢兩塊的元，這個元字，原來的原，原來就很妙的，所以佛法妙不可思議妙得很。妙這個事情，這個中國文字太妙了，講不出來，妙就是妙，這個你沒有辦法解釋妙是什麼意思？中文字不過是個少女就叫做妙，少女不曉得有什麼妙，這個文字，這個妙字它兩個拼攏來少女，不管了，這個妙叫什麼妙，很妙。對……他說這個是悲心說的（悲心師），這個是悲心菩薩，他說的文字言語都說不出來的，那……怎麼好，不過不曉得怎麼好，他表情沒有我這樣厲害，那個東西說不出來的就叫妙，就是妙湛老和尚，你看妙湛老和尚那個就很妙，就是這個妙。圓澄覺元妙，原來就那麼妙，妙這個字包括又是空的，又是有的，空的，那麼清靜的那麼圓滿的，可是世界上萬有的東西，穀子、麥子，包括人、狗、螞蟻，它也有，都是它生出來的，你說它妙不妙，就是那麼妙，好，他問的哦，本來這個世界什麼都沒有，物理世界太空也沒有星球，爲什麼變出一個地球來，變出一個月亮來，這是誰造的呢？不是上帝造的，也不是人造的，也不是唯物自然來的，

因緣所生，因緣什麼生出來的呢？難道他的媽媽姓因，他爸爸姓緣啊，兩個因緣造出來，怎麼造的啊？不可思議，追下去，科學問題，他說因爲這個本體功能妙不可思議，它原來是光明，這個光明不要看到，亮光也是形容詞，一個光明，一個功能，這個功能啊永遠是光明的，比方我們這個電燈，你看到這個電燈那麼亮，對不對，大家都看到。這個電燈是物理物質的功能，當我們一按鈕的時候，等一下這個電燈就發出亮光來，對不對。永遠是這樣亮嗎，對不對，不是的，第一下按的那一亮一剎那之間已經放射完了，跟着後面的電又接上來又是剎那……，但是表面一看它沒有動，永遠那麼亮，實際上都是生滅生滅來去的，假相是永遠這樣亮，對不對，你懂了沒有？他說我們生命功能很妙，原來明，像燈一樣照，照照照久了，你說這個燈泡照久了會不會壞，這個在物理學機械上叫做……，一個機械任何物理它的功能也有疲勞的時候也要休息，它在生滅中，在勞動中，不過我們看不出來，以爲這個電燈開了就會亮，消耗了多少，生命功能一樣，他本來清靜圓明，清靜圓明這個現象照久了以後啊，諸法無常，他起變化，生出來這麼一動變出來一個東西來，這一動變出來，就是西方哲學、科學就研究了，中國人過去不太注意這個研究，不去管它，生就生吧，死就死吧，中國人素來氣派很大，有就喫，沒有就拉倒，西方人不同，這個喫要怎麼喫，拉倒這麼拉，這就是東西方民族性的不同。這個東西，西方研究埃開始這個宇宙動力一動，先生水，先有水，第一元素是水，有水就變出來地水火風，變出來物質的世界，但是西方希臘同印度同佛以前，都有幾派的爭論，所以講唯物論與唯心論，三千多年前在西方已經吵得一塌糊塗，究竟唯物、唯心搞不清楚到現在還在爭論。像我們今天意識形態的思想上還在唯物、唯心上，實際上走的老路，哪裏有新的創造呢，人類這個問題就沒有解決啊，所以這個事情，但是中國過去也講過了，譬如講五行，大家算命金、木、水、火、土也是講這個東西，不過給一般亂用到算命看風水，所以《易經》上講金木水天一生水，天一生水易經是中國老古話，這個天，也就是代表這個天，物理世界天，這個天也是理念天，等於我們講那個本性，第一個一動以後生出來的是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這一講，又講到《易經》的數理與物理去了，那要給你們上個五、六年課你還不懂，講到《易經》你不要看那麼簡單，所以生出來以後，元明照……，所立照性亡，等到變成一個物質能變成生命，現在我們的生命有知覺有感覺以後，你的本性那個光明蓋住了，掉了。我們的大老師、大教授師，本師釋迦牟尼佛就是提了這個頭，富樓那也沒有追問，然後一路一路就下來，下來以後分析到什麼程度，地水火風都給你分析了，物質的關係，他所以講風。譬如我們大家行香坐在這裏，妙老我們坐在這裏，我們幾個人一走動，你曉得我站在上面喉嚨怎麼啞呢，你們所有的細菌，所有的毛病在空氣中都向我這裏撲，我是你們地獄的出氣筒，你們散發出來好的我沒有喫到，壞的都來了，然後兩腳，你們一走動啊，陰風慘慘，這裏冷得不得了，這股風哪裏來，也不是你要給我，也不是我要的，動則生風，對不對，一動就有風嘛，在哪裏，在你身上，現在找找看有風沒有？沒有，在空中有風沒有，也沒有，因動就來了，不動就靜了，你的妄念也如此，所以佛在這裏地水火風物質，分析得清楚，《愣嚴經》上「性風真空，性空真風」，這物質世界地水火風本來都是空的，你說它空的，是有的，一動，就起來作用，清靜本然，性風真空，性空真風，清靜本然，周遍法界，它的功能，它的本體，物理世界的本體同你心理一樣，本來是清靜的在哪裏呢？周遍法界，這個宇宙裏都充滿了，譬如我們大家曉得，電，這個電多厲害，假使開了一觸電就死了，這個電在哪裏呢？電能在虛空中，我們兩手虛空一撮，燙起來就發電，一撮就發電，那麼這個電在虛空中，我們在虛空中走來走去被電死了？沒有啊，蠻好的，可是假使你自己真觸燙髮電，會把自己燒死的，真的哦。所以你說它是空呢還是有呢？所以，性風真空，性空真風，他的本體功能，清靜本然，自然的，周遍法界充滿在一切處，等於基督教講的，講好的新教講的，上帝在哪裏，無所不在，無所在，這個物理世界功能你說在哪裏，什麼都沒有，你說沒有都有，無所在，無所不在，清靜本然周遍法界。下面再來，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寧有方所，他說這個物理世界這個功能，生命的功能無所不在，清靜本空，它配合你精神生理的作用這一念，兩個心物，所以一元的，隨一切衆生的心理的變化，應所知量，你所知道的，你的知識範圍到了什麼地方，它就起什麼作用；循業發現，跟着一切衆生業力在變化；寧有方所，它空的，沒有一個地方、沒有時間、沒有空間，哪裏有一個方位呢。你看牛頓看到蘋果落地，一看到了，發明地心吸力，這個蘋果天天落地，中國人天天看到，牛頓看到蘋果落地就發明瞭這個原理，我們中國人吃了很多蘋果變了大便了，變大便也不錯啊，他發明瞭這個原理也不錯埃瓦特這個科學家怎麼發明電力呢，因爲他書呆子愛研究，早上起來煮雞蛋，忽然研究，想啊想，看書呀，等於我們參話頭看忘了，那個雞蛋嗚……這個水噴上來，這個熱氣上來把蓋子衝動，有這麼大力量，因此他發明研究，發明瞭這個動力，這個動力是科學的發明，同你修道參話頭悟道的發明一樣，本來這個真理存在就是要你去發明它，所以說隨衆生心，應所知量，你所知道的，你的知識你的智慧的量有多大，你就發現得有多大，循業發現，跟着你業力大小而起了作用，然後等於安那般那一樣可以成佛，可是你把安那般那拿來呼吸去練成氣功了，那就是用小了，但是也有沒關係，各人業力不同，循業發現，寧有方所，並沒有固定的啊，你說它，方就是方位，所就是所以然，你說它空也好說它有也好，是這個樣子，它把物理世界這些……統統告訴你，所以研究科學，研究這些還非深入愣嚴不可呢，然後作後富樓那這個問題問完了，佛又告訴你要怎麼去五陰解脫，剛纔有個同學問怎麼樣五陰解脫，怎麼樣修持解脫，成道之路，講到五陰解脫就是說修道，你們小說看多了，走火入魔，也沒有鬼，也沒有魔，就是生命生理、心理的變化，一個什麼程序有什麼境界，一部愣嚴經把物理世界統統把它講完了，真是偉大。

# 南禪七日第三十九盤

---南禪七日

在下面講堂外圈的同學們，下雨天氣冷，聽到香板聲，不要停留在走廊，趕快進講堂，不要傷風。傷風不是感冒，感冒不是傷風，兩樣不能混爲一談。今天是我們大家集中在一起，共同進修的最後一天，實際上是開始的一天。譬如行香，到這一堂才大家上路，無論多少人，就是一個踏步的聲音了，這不是軍隊訓練，那個是靠命令、靠外力，靠長官的威嚴強逼來的。這個是每一個人無心的，自己心境很寧靜，無意的，沒有分別的，自然步調走到整齊一起。你們要參話頭，這是行爲的話頭，就要參了。修行學佛……，不要左顧右盼的，此心靜下來，東轉西轉這個頭，此心都不能安。出家修行，在家修行，做人做事乃至社會、政治同一個道理。什麼叫人心安定，天下太平，就是這樣，不是外面力量強逼你，也不是上面的威嚴要你這樣，此心人人平靜了，真正的平等。行爲上，團體羣衆的行爲叫平等，個人的行爲是平安，平安就是福，誰也不要照應誰，誰都在照應誰，自然就有福了，安詳的走去，走。

（大家轉圈走動中）

距離不要太遠，稍稍走快一點。地方小，禪堂大，有時候就跑香了，小步就跑了，此地太小稍稍快一點，後面一排接前面一排，距離不要太大。

（香板一聲，大家停了下來）在行動中，一聲板響，站住了寂然不動，正好碰到外面下雨，唏嚦嘩啦的，內外境界，當下清靜。完了，我這一講又不清靜了，你又去找了，根本我的話都不理、不聽，如此行去，就是這樣。那麼你說，回到家裏啊，今天完了以後難得碰到這個境界，你錯了。天堂上、地獄裏，人生的路途上，富貴也好、貧窮也好，心平則國土平，念平則世界平，此心哪裏都是道場，哪裏都是禪堂，要了解這一點纔可修行啦。

現在，我這個方法教你們這樣行香，這就是般若三昧修行的行的法門的一種。今天回去，你們平常曉得人要運動，最好的運動就是這樣。你們這些老爺們、先生們，老太太們，年紀大要運動啊，每天要出去散步，散個屁的步，愈散愈亂，散亂。可以啊，你每天早晚自己起來，找個小地方，何必一定要上街去散步啊，碰到人還打招呼呢；何必一定要公園呢，隨便有個地方，處處是禪堂。此心不淨，眼睛……，當然，叫你眼睛閉下來，因爲你沒有這個本事。你有本事開眼、閉眼一樣，此心不淨，回想今年正月，南禪南普陀的禪堂，依然我還在裏面在修行就行了。在房間裏轉圈子也可以，在禪堂裏一樣，每天早晚如此行香。此心如果更不安，內在唸南無阿彌陀佛，一步走一步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每天這樣在家裏行香半個鐘頭，或者找個地方行香半個鐘頭、五十分鐘、一個鐘頭隨便你，兩、三個月包你百病不生身體健康。我常常告訴老朋友們，學佛、學道，什麼開悟、成仙成佛，少吹了， 一個人活着，健康快樂；死的時候，不麻煩自己不拖累別人，就是第一種人。你看，多少人有兒子，子孫滿堂啊，什麼好啊，最後還是要靠朋友啊，又麻煩了自己又拖累了別人，毫無價值。先不要說開悟成佛，你把身心弄得端正一點，康樂一點，

所以道家的呂純陽，大家都知道，是神仙裏頭的……，等於六祖一樣，道家的……這個威力大，他也參禪的，他後來……他能夠空中飛行了，還沒有悟道，最後碰到禪宗的黃龍禪師才悟道的。所以他佛、道兩門，儒、釋、道都會的，但是他平時有首詩很對的。一日清閒自在仙，就是一天當中，日子很……，心中無事很清閒，自自在在，這個就是神仙；六神和合報平安，眼耳鼻舌身意都很健康沒有毛病，心中心氣都很和平，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氣住充滿，身心健康，健康，就是丹田有寶，還找個，修個什麼道；對境無心莫問禪，一切心境平靜了，對境，還參個什麼禪埃嘿……這是他的那一首詩，你們拿來記住，做人生的記證很好。一日清閒自在仙，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

這個時代不同了，你們在家的，不是農業時代的中國文化了。什麼妻賢子孝啊，子孝孫賢啊，現在的子孫啊，你要他賢太鹹了吧，多抓一把鹽給你就鹹了。子孝，笑你老了，討厭在家裏，趕快自己……。這個文化是家庭子孝孫賢，不是那麼回事啦。以後的時代更變了，我說這個人類世界這樣演變下去，五、六十年以後沒有婚姻制度，沒有家庭了。嘿……你看到吧，你看到吧，一個人多活它一百年包你看到。時代不同轉變，大勢至菩薩，這股人類文化的潮流、力量，演變成什麼，大勢至來了。黃河之水天上來，滾滾長江東逝水啊，挽不回得埃你怎麼樣，自己曉得，在這個挽不回當中，屹然而立，就是自己這樣修養去就對了。你也不能扭轉時代，學佛的人要度衆生，講得好大，唉呀，我說我想度衆生，現在我是反被衆生度埃每個人都如此，所以自己只有自己，把日常生活中好好修行得平靜，少玩聰明，少起計較心，這個也不對，那一件事情也不對，看別人都是不對，只有自己對，你對個屁，你鼻子對到嘴，對哪裏呢？世界上大家都對，就是我自己不對，你就可以學道了，這不是嘴上玩得哦，要真的把自己的習氣改過來哦。走。

學衆繼續走動中……

一日清閒自在仙，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南先生的香板又打響了。你看這個雨聲裏面，這個境界多清靜啊，可是有煩惱的人，自己有煩惱，聽到山中雨聲這個境界他多煩惱埃所以啊，一切唯心造，不是外界的環境對你怎麼樣，都是你自己問題。

因這個雨聲講個故事給你聽，說乾隆有一次，微服出遊。所謂微服，皇帝不穿他的禮服，穿個普通老百姓衣裳，隨隨便便在外面走。到了一個廟子，看到一個青年的書生在那裏讀書，他過去看。嗯，你在這裏讀書。這位老先生你住哪裏。我是來玩玩的。他看看他的書，看看他寫的字還不錯。乾隆說，你既然讀書，我出個對子給你對啊，好不好。好啊，很有禮貌。老前輩，試試看，小生也許對不起來埃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他馬上，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這個年輕人就對了，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嗯，對得好，對得好，貴姓大名，問了一頓寒暄一番，走了，乾隆回到宮裏就把名字記下來。第二年考試，他老兄特別注意學生裏考試作業這個名字，有這個名字，考上了立刻提拔上來。做皇帝的只有取才，他根據下面他對的，他也不曉得他是皇帝，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埃那學佛要度衆生能夠這樣嗎？一樣道理嘛，所以有人說，我要學佛，我想去修道，修了度衆生，這個家裏啊，這個老婆啊，或這個丈夫、這個孩子怎麼辦？怎麼擺不脫啊……。我說，你要去學佛。對啊，對。度衆生，對不對。對。你的丈夫，你的老婆，你的孩子不是衆生嗎？你先度這些嘛，少吹牛了，度衆生，你還要被衆生度呢。天下事本來如此。

你們諸位出家同學注意哦，現在他是麻胡一點，每一堂我注意看，你們在禪堂打坐，你們禪堂都不合規矩的哦。像悲心那一雙鞋子這樣擺法，居士們在禪堂打坐是這樣擺；出家人打坐，這個鞋子，兩個後跟對到「一」字擺好，每一堂如此，這是禪堂的規矩威儀。結果你們許多出家同學，我這兩天轉來轉去，那個鞋子不但……，你這個擺法是居士的擺法，說了就做，即知即行。這個是擺「一」字，擺平，這是禪堂規矩了。要注意，你看通永師傅老和尚，他每一次上座，我注意他的鞋子都是這樣，當年的老規矩。你們這些出家的同學，我這兩天在你們面前走，不但是沒有照規矩擺，也沒有照一雙鞋擺。你們「碰」一雙是西半球，每隔，又一雙是東南亞。大概睡覺的時候，真正的出家人睡覺，這一雙鞋子脫下來，牀前都很整齊。什麼叫比丘，生活非常嚴禁，一絲不苟，這是出家人比丘的威儀。你們現在的威儀，衣冠不整，踢裏遢邋的，趕時髦，比普通人嘛，更普通一點，當然是解脫囉，這就叫做解脫。到了今天是最後一天，才告訴你們鞋子怎麼擺的，許多在家人睡覺，要睡覺了兩腿一勾，鞋子，左腿一甩西半球，右腿一甩，歐洲哦，那纔是；而且被子也不曉得怎麼蓋，躺下來睡也不曉得怎麼睡，這個都是要自己研究改正的。這裏我覺得需要叫妙老找一個非常嚴肅，守清規戒律的人整頓一番。要嘛，我來住三個月和尚，不過我一來，把你們所有南普陀的人都趕跑了，然後我一個人坐在上面獨立稱王，也蠻舒服。好了，用功，放下。

以後離開禪堂隨便做什麼職業，在家或者出家，照這個樣子修去，修行修去一定會有成果的，諸佛菩薩會加被諸位。愣嚴經，好好注意，愣枷，兩部大經，這是禪宗的大話頭。要想成佛之路，舍此丟掉這個，更無二法，沒有第二條路走。同時，科學家們要想在未來二十一世紀科學與哲學接上線，重新接上線，爲未來人類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一個平安的世界，也必須走這兩條路。佛法裏頭的寶藏太多了，加上我們中國的儒家、道家，三家一合攏來一個大文化，配合西方文化的發展，這個對人類是個貢獻，應該發這個願心，不要光顧自己。

譬如我們現代史上，我會指出來，你們外行，兩個人，一個是蔣介石，蔣老頭；一個是毛澤東毛主席，毛老頭，我經常叫慣了，叫他毛老兄。這兩個人都追求這個東西，兩個人都給媽媽抄過佛經的，你們沒有注意到，所以毛澤東後來對這一個生命根本問題，他年輕在追求，你不要以爲馬列主義，馬列主義只是現實人生對政治這一套，他在研究哲學，非常用心，走不通。所以他到晚年、中年以後不准你們多談哲學，談實際的，他這一條路沒有……。蔣介石也一樣，走不通，所以他在虛雲老和尚到了重慶，抗戰作法會，他特別來向虛雲老和尚磕三個頭，一方面爲國家求福，二方面問他這個問題。結果，你翻虛雲老和尚全集一看，就知道了，這些我們當時在場的，老頭子寫了一封信向他問這個問題，宇宙生命人生根本問題，他把《愣嚴經》上「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照抄一遍，回他的信。我的媽，那他怎麼看得懂，他摸不進去，他從小給媽媽就抄過這部佛經，還要你寫。這種地方，你們還年輕，將來當大法師、大居士，所以要懂得方便般若波羅蜜，最高深的，跟到時代走，用時代的語言，怎麼變了能夠教化終生，使他懂。虛老那封信白寫了，蔣老頭也很失望，問題沒有解決；毛老頭走了，他對於生命問題追求了一輩子，也沒有解決，所以他討厭人家談哲學，搞不懂。

這些人都有一點來頭的，都有一點來頭，至於在政治上兩個人功與罪那是另外一件事，功罪都很難評論，那不是你們做得到的，你們也不懂歷史、不懂政治、不懂一切。就拿這個哲學與科學結合，他們兩個人，我爲什麼講到這兩個人，全世界的人也就是中國十二億人口，人人知道的，影響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兩個對頭，兩個矛盾的統一，可以拿邏輯來講，都在追求這個，都在追求這個埃所以唐朝、宋朝佛教那麼昌盛，那些皇帝，開創的皇帝唐太宗在追求這個，朱元璋，和尚出身，更不要講，他也追求這個，這些道理你們要懂，新的時代來了，所以把《愣嚴經》趕快簡單的提一下，告訴你們。現在我們下座喫飯，下午好好休息一下，趕快進堂就功德圓滿啦。七天，一剎那之間過去了，沒有什麼了不起，如夢如幻。

大佛頂首愣嚴修證，它是給你修行做功夫、見地與功夫參考的，修證了義顯教裏頭最高深、最奧祕，不是祕密，生命、宇宙生命心性最奧祕的修證了義徹底的，了義就是徹底的這個經典，首先就告訴你明心見性心是什麼，見性怎麼見，都講的是原理，大道理。你不要說認爲大道理我不懂，老師啊，我不懂，怎麼辦？佛也拿你沒辦法，只有你自己辦。怎麼辦，我就答覆你「涼拌」，怎麼辦，自己辦、自辦。怎麼明心，怎麼見性，然後講物理世界這個生命怎麼形成的，這重點。譬如，地、水、火、風、空，普通講「四大」，有些經典講到六大，地、水、風……，地、水、火、風、空、識，他又加一大--覺，七大，地、水、火、風、空、覺、識。你說他空，它是中觀的，非空非有，即空即有，不一不異，不生不滅，都有了。最後講到，普通佛法講，因緣所生法，一切皆是空，即非自然也非因緣，大家都誤解了，所以《愣嚴經》有些人講真常唯心論是外道法門，等於是婆羅門教講有一個永恆存在的生命。比如它講，批駁了因緣，批駁了自然，不是這個意見，不對的；它講的那個本體的功能，一切萬法皆是因緣所生，不錯，能生功能、能生因緣那個不屬於因緣。譬如我講《易經》的時候，《易經》離不開陰陽，一陰一陽，最高那個形而上道，能陰能陽者非陰陽之所能，這就是我點出來一個眼睛了；研究《易經》講本體論，能陰能陽者非陰陽之所能，換句話說，佛法也是這個道理，也空也有，非空非有，能空能有者非空有空能之所空，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愣嚴經》不能達到真常唯心論啊，不過隨便你怎麼講了，你說《愣嚴經》不對，只要你的對就好啦，他自己的又不對。這隻能跟你講到這裏，後面是五陰解脫，就是五陰解脫，就是我們念《心經》的照見五蘊皆空。五蘊怎麼空啊，佛就告訴你怎麼空，修行的方法，先空了色蘊，再空受蘊，色蘊就是這個身體四大，怎麼空；受是感覺，怎麼去空它；想是思想，怎麼樣去空它，妄想、思想。你們看起來好喫力呀，找不出來五蘊皆空啊，我都幫你集中啦，在《愣嚴大義今釋》後面，五蘊解脫幫你集中在一起了。但是隻講原則，你看懂了沒有用，要做功夫，修證了義，最後告訴你生因識有滅從色除，也不是頓悟，也不是漸修，漸修非頓悟不可，不算成就。怎麼叫漸修呢，比如一根木頭，我們要把它切斷，拿個鋸子呿呿

呿……，這樣切，是漸修，慢慢來，切到最後，吱吱……咔嚓，那個是頓悟。頓悟非漸修來不可，非做功夫來不可，沒有說突然的頓悟，非因緣非自然性，但是漸修對嗎，做功夫，非頓悟不算成功，等於切木頭拿那個鋸子呿呿呿……，最後不咔嚓一下，你這個木頭沒有切斷，漸修沒有用啊，漸修的成果就是咔嚓那一下頓悟。所以漸修也好，頓悟也好，《愣嚴經》也講了，昨天跟你們提過的，理須頓悟，乘悟並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功夫是一步一步來的，等於我們七天，舊曆的閩南話「舊曆仔」，正月初三開始，到今天初九圓滿，你不能說開始就會到初九，不可能的；他太陽行度一分、一分一時、一時，慢慢來，非漸修來達到這個成果的，非做功夫不可。不過你們諸位做功夫學佛啊，我常常說很多年輕人跑來學佛，我幾十年我在幾個大學教書，接觸各界都有，軍事學校教過，對不對，那個普通學校教過，普通大學教過，我也做過普通的學生，也學過軍事又教軍事等等，看得多啦，我說你們年杞人學什麼佛啊，大家好像我反對學佛不是啦，先學做人做起，人都做不好你想打坐修行成佛，有可能嗎？不可能，決不可能，所以佛法是五乘道，人做好了，再學天乘道，十善業道就是天乘，人道、天道、聲聞道、緣覺道、菩薩道，再成佛；人都沒有做好，比如大家日常的生活做人，怎麼樣做人，怎麼樣講話，怎麼樣過生活，這些都沒有做好，一肚子的自我傲慢，什麼亂來，一切都亂來，等於說屙個小便也亂來，上個廁所別人一排站在那裏，自己要屙了，擠進去，把人家一推然後拿出來，呿……好像哪裏着火一樣，救火的水龍管來了趕快放，這樣不行；像這些基本喫飯怎麼樣去端碗……，你像到外國去看，外國人看不慣我們，你們講日本爲什麼能夠打到中國來，你到日本一看，老百姓沒有一個什麼政府幹涉，每一個人規規矩矩等着排隊，自然的，好像自己搶到前頭，自己臉都紅了。比如我到日本去，帶了兩個大皮箱，他們給我裝的，到了外國我就穿長袍，這邊穿長袍是天冷。

# 南禪七日第四十盤

---南禪七日

你到日本一看，老百姓沒有一個什麼政府幹涉，每一個人規規矩矩等着排隊，自然的，好像自己不參與排隊搶到前頭，自己臉都紅了。比如我到日本去，帶了兩個大皮箱，他們給我裝的。到了外國我就穿長袍。這邊穿長袍是天冷，到了外國我代表中國文化，我纔不穿西裝呢，我也不講外文，日本話因爲一句都不提，我一個字也不會。你要問我，找翻譯來，我是中國人，對不起，我不懂你的話，這個不失禮呀。我不懂嘛，我笨嘛，你找翻譯。假使我們跟外國人談話自帶翻譯，應該尊重別人，所以我穿個長袍帶兩個大箱子。

到了日本了，後來在路上，大概是我們臺灣貨啊，還是溫州貨啊，臺灣貨、溫州貨開始都被外國人罵。皮箱買來很漂亮，一穿進，一拉，斷了，大概是臺灣的或者是溫州的，這個名聲多好啊，這個名譽多好埃我拿兩個皮箱大概臺灣買的，不曉得臺灣貨啊還是溫州貨啊，只一提，哦，散開了。這可要了我的命啊，又穿個長袍箱子東西散開，包也包不好，抱也抱不好，也沒有人幫忙，話也不懂。我拼命兩個挾到，把幾十年不運動那個老功夫、老骨頭拿出來幾十斤，還是把它拿起來了，兩邊挾着它。你看穿一個長袍，斯斯文文做個鬼樣子、擺架子的，結果穿個長袍，抱兩個大皮箱亂七八糟，你看那個味道啊，唉呀，不是人樣子了。等於，我斷定在東京啊，不是在東京，在京都，在伊勢，日本在哪裏我記不得了，反正這個後車站要到前車站，等於這個地方要走到昨天晚上那個照什麼樓，比那裏還要遠一點，還要過天橋。結果我一看，對面來一箇中學生，穿個學生裝，戴個學生帽就是軍帽一樣，個子並不高，我曉得了。我就把兩個皮箱地下一擺，我就向他一招手，他就過來了，他就懂了。一過來，敬一個禮，我也給他行個禮。我給他比一比，我拿不動，幫個忙，意思到了，我給他拿點錢。他，北方講一話不說、二話不講啊，幫我就拿起來一扛，就曉得送到……，送到前面火車站到火車邊上了，我趕快拿出錢來，他看都沒有看，站起來，敬一個禮回頭走了。唉呀，我一看，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文化、這個教育都是中國的，這些在日本看的都是中國的文化，保留的。

中國今天我們自己青年沒有文化啊，西不西，中不中，文不文，武不武，男不男，女不女，就亂七加八糟，所以叫做亂七八糟。我看了無限的感慨，真傷感，敬佩。所以到了大學，教授們跟我講，我們東方文化不過站在這個地方，當日本兩、三百個大教授、大學校長，後來憋着我講話，我痛罵他們一頓。我說，因爲你們亂搞把世界秩序搞壞了。爲什麼要打中國，死了…怎麼…講得他們沒有話講。當然，真理所在，可是我很敬佩他們。

後來，跟我一路去的是何應欽將軍，何應欽將軍、蔣介石你們應該知道的，那是歷史上有名的一個大將軍。他的號…，這就是中國文化，何應欽是他的名字，號敬之，恭敬的敬，之乎也者的之，我們大家彼此講禮貌，他譬如叫我懷公，因爲南懷瑾嘛，懷公，我稱他敬公。敬公啊，我說你是老牌的日本留學生啊，他是在日本留學認識孫中山先生一起起來革命的。我說，我們打了幾十年仗，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我看，不到二十年就站起來了。他說，真的呀，你看的完全對呀。我說我們的國家怎麼辦呢，我們兩個一邊講一邊兩個人頭就低下來，難受。你以爲國家強大人口多，就了不起呀，沒有文化、沒有教育，青年沒有禮貌，一切沒有成就，本事沒有，脾氣都大得很。

你曉得當年我們一個老朋友，大家都曉得全國的流氓頭子，可是也是歷史上聞人的杜月笙，上海人，買水果出身的。大家講，然後能夠影響一個國家的社會那麼大，你看他沒有讀過書，他到了後來，晚年了，書也讀得很好埃他就講過三句話，你看沒有讀過書，三句話是名言，天下的…，這是上海話，他說，頭等人有本事，沒脾氣的，第一等人，有學問有本事沒有個性，做人好，規矩很謙虛，頭等人；二等人啊，二等人，中等人有本事嘛，一定有脾氣的，有一點學問一定個性強，脾氣大；末等人，下等人，第三等人，末等，最後一等，沒本事，沒有學問，沒有本事，脾氣大得很，個性之強，脾氣之大啊，那是末等人啦。你看他，你說他…，所以呀，學問、本事不一定讀書的啊，六祖也沒有讀過書，所以他答覆說下下人，有上上智埃你以爲是下等人有最高的智慧，讀書有屁用，像我經常說碩士、博士讀了有什麼用？你們可不能講啊，我可以講啊，因爲我也讀過書的，下面學生碩士、博士太多啦，所以做人重要，人沒有學好，打打坐、念念佛就會成佛啦，沒有這回事。 迴轉來《愣嚴經》現在交待，交待完了，你們好好去研究，我沒有時間幫你做太子伴讀，這個你們也不懂了，皇帝的兒子公子旁邊，翰林部，狀元考取，有時候皇上封他太子伴讀，幫忙，坐在太子陪讀的，太子讀書幫忙做知道的，也是老師、也是同學。我沒有辦法做你們的太子伴讀啦，你們自己努力啊，好好的埃法華愣嚴抱本參禪，抱着那個本子，對照來做，先從做人做事做起。妙老很慈悲，他搞一個，一個老人家八十幾了，靠他的招牌到處弄得緣法，供養你們兩、三百個男男女女諸大菩薩，不要說恭敬他，你可憐他吧。他的目的爲什麼那麼做？出家人，單獨一個老人，也不是爲兒，也不是爲女，他爲十方衆生，希望你們了不起，不要辜負了他這一片心啊，大家好好努力，這是我們今天快要結束了，《愣嚴經》的結束。

告訴大家，四個字，語重心長，很抱歉，中文是四個字，話講得太重了，也許得罪你們，很難聽。語重心長，可是我的心是對大家好的，爲了你們好，不是爲我，這個心永恆，長久的，希望你們有所成就、有所成功。所以我這個一番話我自己給你們，自己的評論，自己批判自己，也對你們的忠告，不是敬告啊，忠告，敬告和忠告差的很遠哦，要通中文啊，忠告很忠心的，很誠懇的，向你們，告訴你們要注意埃

還有你們寫出這個歌，我看你們今天，我中午一出去，忽然聽到你們唱的，是弘一法師作的歌，離別歌啊，沒有離別的，剛纔我的四川的老朋友們已動身啦。我這個老師兄五十年沒有見面，特別峨眉山，曉得我來了，五十年啦，現在他都八十幾了，見一面，現在已經動身了，我說我不送你埃密宗的老規矩，學密宗的，來了歡迎，迎接，走的時候不送，他說，對……，就是這樣。實際上我也怕送，送了以後他算不定很難過的，八十幾的老人很不舒服的走，這個味道很不好受啊，人就是人，所以我說密宗的老規矩，不送埃密宗是，走不送的，有送表示分別，不送就永遠在一起，這個味道也很好，我說密宗老規矩啊不送啦，好……我知道啦，不要送，不要送，我真的不送，說了不送就不送，剛纔我出門，他們還在，快要動身了。我告訴跟在我旁邊這個同學，快走，不要給他們看見，看見他也難受我也不舒服，走啦。

剛纔，所以我聽到你們放的歌是弘一大師的離別歌，離別的歌都是不大好聽，不過弘一法師這首歌作的很好，但是弘一大師，文學家、音樂家、藝術家出身的。這首歌裏頭最好的名句是「夕陽山外山」，實際上千古文章一大抄，並不是我批評他，你們不要誤解搞錯了。要讀書多，我們曉得，夕陽山外山，宋朝一個詩人的句子，不是他的，他把他兜起來作上了，譬如說長城外古道邊也是元朝一首曲子，他把它改一改，改變的，元朝那個曲子我一下記不得了，什麼古道斜陽，這個什麼……什麼……，老樹昏鴉，一下記不得了啊，就是那個變來的，關於夕陽山外山這是名句，文學上。

一個人作了這一首詩，自己作到夕陽山外山，沒有辦法對起來，我們作文章，作好句常常像他這樣，沒有辦法對，古人作文章要對仗，男對女，那麼這個對，在哪裏。舊本的千家詩後面，我們讀文學的時候十幾歲就唸了，天對地，雨對風，來鵬對去燕，風、雨、雲呀這樣對，動物對動物，名詞對名詞。結果這個人作了夕陽山外山，對不起來，後來過了很多年，到了江南，到了江浙一帶一下看到，對齊了，春水渡邊渡，夕陽山外山。譬如福建也有，鄉下，江南水清啊，這一個、這一條小河過去了，剛剛船過了，過了，走不了十幾個步，那邊又是一條，又要過河，春水渡旁渡，夕陽山外山，很好一幅畫面。弘一法師把這個宋人句子用到這裏來，所以當年我們幾十年前，好的詩、好的句子，沒有多少，弘一法師這首名歌留下來了，沒有出家以前作的，不是出家以後作的。那個時候他的俗名叫李叔同，這是李叔同的歌曲，他是在日本學音樂的，所以作了這首歌。

還有一箇中國的現在都過世了，專門研究語言的、語音的，這個大學的教授趙元任作了一首名歌，這個名歌這一句使大家永遠留傳，教我如何不想他，就是這樣。好的句子，好的歌詞，古人就說你們不要貪圖多了，但得留傳不在多，留傳的名句到底沒有多少，你說杜甫、李白這些文學家，能夠好句子留傳變成普通大家都知道的沒有幾個，所以弘一法師這首留傳好歌。不要唱離別歌，我們不離別的，不過他們同學們寫了，因爲我以前在臺灣的時候送一般同學到美國去留學，嗯，我說好吧，大家那天晚上同樂晚會隨便做那個同學學音樂的，自己帶一個提琴來一邊唱一邊彈，我說好啊，你唱歌我們彈、大家唱，就作了這首歌，也等於送別歌。桌面團團，人也團圓，也無聚散，也無常，但願此情長久，那裏分地北天南，沒有什麼分別的都在一起。但願此情長久，也無聚散，什麼……，若心常相應，何處不周旋，但願此情長久，那裏分地北天南，就是這樣。你們大概不會唱，他有歌譜了，我們這些老同學會唱的有在這裏吧。大家我們在那裏，十方學院，也就是出家、在家的，宏忍法師啊，永會法師啊這些都在那裏讀過的。每一個同學一出門要到外國去了，大家哦，晚上晚會啊，弄的，我們那個何如餘小姐化妝起來，賣膏藥阿什麼都來，他那個化妝起來，沒有鑼、沒有鼓，廚房那裏就把那飯鍋拿來用掃帚當鼓打啊，笑得大家一塌糊塗打滾，就是那麼自由。這個，這個也是誰會唱啊，證聖法師啊，他是藝術學院教授畢業的，藝術學院教授。

唱歌中…………

隨便你唱個什麼，唱完以後我們再開始，隨便，聽你自由。（某女同學的發言）我因爲沒有帶歌譜來，我不記詞。（懷師）唱一半也沒有關係，這裏又不是音樂廠，也不是音樂會，隨便你。再唱這個，他要你再唱這個。那位師傅，他們這邊要你帶領再唱這個，你就唱這個。隨便你唱個什麼，慢慢想也可以。（下面有同學應聲），（懷師）你來啊，哪個開口的哪個來嘛，很簡單。（某女同學的發言）我覺得我還算非常會唱歌的，但是都是業餘嘛，都是卡啦OK唱，那個有字幕。（懷師）那你就唱個卡啦OK也可以嘛。（某女同學的發言）很抱歉，我沒有準備，要準備帶來一本歌，我準備唱十首歌，因爲我最近學了很多臺灣歌曲哦，像不了情，我都很會唱，但是就是不記詞。很抱歉，那我今天還是唱一首有詞的歌，還是唱老師的這首「聚散」。

唱歌中…………

（李傳洪）蔣先生要爲老師唱一首，因爲老師離開家鄉已經五十年了，那麼他要唱一首老師家鄉的一首歌謠來送給老師，溫州的歌。（蔣先生）各位，這個機會很好，非常難得，在這裏聽了老師的課以後心情非常激動。老師離開家鄉已經長久，光住臺灣已經有四十五年，包括他去杭州，乃至成都還有其它地方，已經是六十年了。那麼現在我來唱一首我們樂清的民歌叫對聊，這首歌也被國際有關方面選爲民歌，非常有名的，我用我的樂清話演唱，我的家跟老師的老家只差有五分鐘自行車的路程，我們的語言，什麼都有非常相同的聲音，現在我藉此機會呢獻給老師，謝謝。

唱歌中…………

（懷師）諸位，你看我們參禪、打坐、修行，唱起歌來了，啊，變成卡啦OK的地方了，你看，像話不像話，這個還叫修行道場，這個妙老快要氣得入定去了。這個我告訴諸位啊，這些音樂天龍八部是佛的護法。什麼叫天龍八部諸位知道嗎？天龍八部一部就是音樂神，所以我們現在佛教中國佛教變成什麼？清冷，很枯燥。

在印度文化裏頭，據一個學音樂的教授告訴我，他全世界音樂學了，他回來告訴我，那個時候還在抗戰。我說你從哪裏來，印度來，我說跑到那個地方幹什麼，髒亂得不得了。他說印度的音樂的文化世界第一，我說你不要騙我這個外行了。他說，我真的告訴你，怪不得佛法那麼昌旺，佛經上經常提到音樂，印度的音樂那個聲音可以代表氣候。這怎麼可能，他說，就有可能聲音代表氣候，所以印度的音樂，有些南印度的人，他這麼兩個腳在地下碰碰……幾下，統統沒有蛇的地方蛇就來了，地下蛇不曉得哪裏爬出來，蛇並不懂人的話，懂腳底下震動音聲的音樂。他說印度的音樂代表了氣候，這一句話他說你看可怕吧，他說高的很，所以才產生佛的文化。

所以我們講天龍八部護法，天龍八部一部就是音樂神，佛經上所講的歌，我們今天講到《愣嚴經》，妙湛總持不動尊，在當時我們翻譯，現在變成中國話，這麼一首詞頌，在當時的佛經，梵文原來就是一個歌。因爲印度的規矩一見到你，譬如說見到妙老對他恭敬，一跪下來拜，拜了後站起來嘴裏就在唱了，一邊在唱這個歌，每一句話都很有意義的。比如說，妙老的偉大，真偉大，偉大偉大加上三個偉大。一路就唱，一路唱還要這麼唱，要圍着轉，所以右繞三匝，不可以左轉，繞佛唸佛只能右轉右繞三匝，所以永嘉大師見六祖右繞三匝，佛教規矩，再一拜，所以我們經典上這種偈頌都是唱的，不是像我們這樣念。老實講，我們國家的民族對音樂也很發達，並不是不發達，音樂到意大利也很好，羅馬，這個印度很高，其他的國家都差一點。所以印度這個音樂，所以我們現在禪堂，今天，大家我聽到大家放出來，夕陽山外山，好像有不勝悲涼之感要離別之感，我很……，並不是我對弘一法師不恭敬啊，我覺得大家何必放這個歌呢，我還告訴他們叫他們關了，不要唱這個，唱得人家、大家心裏酸溜溜的，不舒服啊，後來我又想起，好吧，好吧，你們一定要唱就唱那個聚散吧。聚散，但願此情長久哪裏分地北天南呢，沒有分別呀。

（李傳洪）講話我是不敢當，我是剛剛我們妙老已經講到說，開始建這個禪堂的緣起這個因緣，自從我們那個小沙彌，沙彌小法師回到香港以後她急着跟我講。她說，舅舅，我們急得不得了，我們要快一點能夠成就妙老那個培育佛教人才，而且那個人才，不是普通的人才，而是能夠振衰起蔽，而且能夠薪火相傳的佛教的人才，所以急得不得了。而且爲了蓋這個禪堂，我們當時一回去以後，興致匆匆的請了從耶魯大學國際知名的黃永洪建築師，也跟他們一行跑了海峽兩岸，那個時候也沒有這麼方便，跑了好幾趟，結果呢，這個黃永洪大建築師啊，他這個可能是對於海峽兩岸的法令規章，建築法規、法令，而且在很多配套方面都沒有辦法，變的是相當無奈，而且沒有辦法貫徹他的整個理念，整個的能連貫下去。到這個時候我們就感到糟糕了，這下子怎麼辦？結果就把到那個階段的草圖，整個的丟給我們的妙老，所以我今天本來就不應該再講這些話，講這些話是我以我非常虔摯、誠摯虔誠的心情來感謝妙老。自從把那整個的草圖交給妙老以後，這四年以來我們非常感到不安，也感到非常歉疚，覺得這樣的不盡心也不發心，真的非常非常的懺悔跟歉意。因爲妙老他每天從四點多鐘起牀以後，從早課一直到半夜，整個的工作是那麼的辛苦那麼的繁忙，這下子要把整個建築的設計、規劃、監工到施工從軟活到硬活，結果大家諸位同學沒有想到，妙老能夠竟然把一個國際大知名的黃永洪大建築師所不能做到的工作，從軟活方面從古今連貫到東西，從東西連貫到古今的設計，能夠完成今天的這個禪堂，我們非常讚佩妙老有如此的魄力。在硬活來講，這四年來，妙老爲了要節省工費也節省工時，也聽說當時因爲這個地方是個蓮花池，地基非常不穩固，妙老還每天穿雨鞋帶着我們的出家師傅們一起來工作，所以這四年來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歉疚，也非常爲妙老的這個身體而感到非常非常的擔心，結果這幾年來，時間過了，我們這次看到的妙老更是健碩、健朗、更輕靈，而且比從前一直以來的更可愛，而可敬。從整個過程，只是來說明，如果沒有妙老那麼無私、無我，博大而自然，偉大而平凡的發心跟宏願就沒有辦法有今天的禪堂，也更沒有辦法說動我們的南老師能夠到這裏來，重拾十幾年來沒有執過的香板，來這裏主持這次的禪七。同時也更說明瞭一點，錢財在整個籌建過程裏面所扮演的角色是那麼的微不足道，所以我想，我們的心情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樣的。我們等一下，大家以我們無上的虔誠、誠摯而且感激之情，我們等一下，等香贊唱完後大家一起來頂禮諸佛菩薩，也希望諸佛菩薩加被妙老、老師能夠長久住世，而且我也常常講，我們老師所做的工作是什麼工作？就是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工作，我們也希望老師及妙老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工作能夠蓬勃發展，同時他們的悲心和法雨更能滋潤整個長久乾涸的神州大地，謝謝。

（主持人）謝謝李傳洪、李居士的講話，我跟他一樣，對我們這邊的大和尚，妙湛老和尚真的打從內心的恭敬，他從早上一直陪各位到晚上，我真的是非常感慨良深，在臺灣跑了很多廟子，我從來沒有看過像妙老這麼慈悲，對各位這樣用心的住持老和尚，我真的是佩服的五體投地。那麼今天大家都法喜充滿，覺得非常、有這個榮幸、有這個機緣來參加這樣的一個禪修法會，假如沒有這個禪堂，一切都免談，爲什麼會有這個禪堂，就是因爲妙老的願力，跟他的堅持，跟他的魄力，所以我想我們全體起立，合掌。我們非常恭敬的跟妙老鞠躬問訊（大衆鞠躬問訊）。跟南老師問訊（大衆鞠躬問訊）。我們學佛不要忘了一切衆生，所以我們現在把所有的一切功德，迴向給一切衆生。

聚散歌……

圓滿吉祥

# 南禪七日第十五盤附

---南禪七日

他們三位同學，老同學，同你們這裏的那位新同學，不死心，硬要行香，走一趟，好吧！（大衆繞禪堂行香）現在我們不是部隊出操啊，不是在練兵，在行香，因此，走路的腳步，不是在那裏頓腳，玩把戲埃真的會走路，行香的人，等於練武功的道理是一樣。走路是兩句話的原則，舉步，腿抬起來，如靈貓捕鼠。那個貓抓老鼠一樣，一點聲音都沒有。落腳踏到地上，如泰山壓頂，實在的，很輕靈的。不是在那裏穿個皮鞋，背個槍，在那裏練頓腳，踢呀，踏呀那一套。舉步如靈貓捕鼠，下腳如泰山壓頂。很輕靈的，身體放開，沒有身體的觀念，很自然的，這個就是經行的道理。眼睛不要低視，平視，看前面，照相機一樣，看前面那個人的頭頸領子那裏一樣，這個視線的程度。不要妄想，抬起頭來，不要妄想。行若無事，自己不曉得在走、不走埃眼睛不要上望，也不對，平視。（南師香板擊地，大衆止步。……）

所謂觀世音菩薩，普通叫做觀音。爲什麼叫觀音，本來翻譯是觀世音，到了唐朝有個人做皇帝，避諱，他的名字叫李世民。所以觀音菩薩，也退位一點，客氣一點，把中間世字拿掉，所以叫觀音。就是觀世音菩薩。每一個菩薩的名號，同修行做功夫的經驗有關係的，觀察世間，自然界一切音聲而悟道而成道的。所以他的報告在《楞嚴經》上很重要一段，觀世音菩薩爲什麼修到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他的報告第一句話：從聞思修入三摩地。這是佛要他起來報告的，釋迦牟尼佛要他起來報告，他就報告，最後的第二十五位，他是第二十五位作報告的，二十五位文殊菩薩做結論的。他說我的修行法門，用耳朵聽聲音，從「聞」耳朵會聽，也不是參話頭，也不是念佛，從耳根進入。這個世界有個耳根，一切聲音都聽到了。所以你看，觀世音菩薩在普陀山，尤其聽那個海潮音，潮水來或者在溪水旁邊，聽那個流水滴滴答答，潮水轟隆轟攏一陣一陣的浪潮，叫海潮的音聲。吵人的不得了，就在吵人裏頭修。耳朵會聽見聲音，

這個聲音一進入，進來以後，自己用智慧去參究了。「思」，思考，就是參究，禪宗講參，也包括了思考。耳朵是個空的啊，聲音進來裏頭耳膜就反應，聽見了。聽過了，聲音到那裏去了，這是一個聲音，聲音的性，本空。你說空嗎？有，當下就空。從聞一切音聲，或者聽自己內心的，血液的流動，思想的音聲，一聲一聲，觀世音菩薩正講到他要聽了，剛剛好下了一點雨，現在他也不給我們聽了。不然下雨，滴滴答答，從聞思修，聲音方面的，從聲音這個上面進入。入三摩地，到達入定的境界。他利用耳根起修，到達入定境界。那麼，他用功的過程，簡單明瞭的把原則給我們報告，所以你們現在坐在這裏，如果眼睛不看，耳朵聽我講話，放狗屁的一樣的聲音，這是音聲修了，這是觀音法門。從初於聞中，

第一步，耳朵聽到聲音，旁邊的人呼吸聲音也聽到，什麼都聽到，在鬧市裏頭汽車吵的呀，都聽到。你說聲音好煩人，煩是你意識煩，第六意識煩，聲音根本無所謂煩不煩。如果你練習慣了，像我們有時候經過那個機器間，或者是飛機要起飛了，在飛機下面站著，兩個耳朵轟……好像快要聾了，你馬上把耳根聽的功能一空，什麼都不起作用了。耳朵爲什麼震聾了？是你因爲聲音進入耳膜，你意識心配上了，意識一著急，神經一緊張，耳膜震破了。如果意識不著急，神經不去緊張，你整個放鬆了，沒有事埃同樣道理，他說所以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開始聽，聽一切聲音，每一個聲音都聽到，慢慢地也不是用心去聽，自然聽到，自己老是在那裏靜，這個聲音來了，就聽到，聲音跑掉就走了。入流亡所，慢慢聽啊……「入流」到什麼流，不是流水，證入了自性的法性的功能之流了。於聞思修，初於聞中入流，證入法性之流。亡所，慢慢就忘掉了所聽的是什麼，狗叫同我講話的聲音是一樣，不起分別了，入流，進入法性之流之性，忘記了所以然，所聽的聲音了，第一步，他說。

第二步呢，所入既寂，所聽的聲音進來都沒有妨礙了，自己內心非常清淨，寂滅，到達這個境界的時候，怎麼樣？動靜二相，瞭然不生，進入菩薩的大定的境界，得無生法忍。動相，是聽到聲音。沒有聲音的時候，有沒有現狀呢，有境界沒有，有啊，什麼都聽不見，也在聽，那個是靜相。有聲音是動相，剛纔我們在走一樣，大家都在走是動相，一個香板，啪，一拍定住了，定住了這一剎那，什麼聲音都沒有，這是靜相。兩個現象，並不一定說動相不對，靜相就是道，不是這個意思哦。動也是相，靜也是相，正反的，等於這個手心也是手，手背也是手。動也是相，靜也是相。真的道在那裏，能動能靜的那個本能那個自性。動靜二相，瞭然，都清楚，動來了聲音來了知道聲音聲音去了知道沒有聲音，動靜瞭然不生，一個雜念妄想都不動了，第二步功夫。觀世音菩薩都給你講了，修持經驗都有，是你們自己看經學經，一邊學，差不多觀世音菩薩還要跟我們學呢，自己沒有用心。

第三步，如是漸增。這個樣子的境界，如是，就是這樣。漸，慢慢……不要急，只要你功夫到了，漸漸地增加這個境界。聞所聞盡，聽到聲音，能聽聲音的動相的，能知道靜相的，這個能聞之性，聞，所聞的境界都空，都沒有了，聞所聞盡，都沒有了。那我們講什麼都空了，他沒有講空了。「聞」，聽到的。能聞之性，所聞的。都空了，能所都空了，慢慢的都亡了。盡聞不住，你覺得，什麼都聽不見了，什麼都空了，這個境界認爲自己了不起了，不要，還要放下，不理，沒有關係，盡聞不祝那麼這個時候，第四步，你會覺得自己能夠知道，能夠靈靈覺覺的自性，覺所覺空，能夠知覺一切的，以及自己本身能覺的作用，能覺所覺都空了，真正達到空靈的境界。然後，空覺極圓，空所空滅，在空的境界慢慢修持，久了以後，能空的與所空的都沒有，不是沒有，達到圓滿境界，圓滿，不能說他空，也不能說他有，也不能說他非空，也不能說他非有，空有都不分了，空覺極圓，空所空滅。連空也沒有，連空也空掉了。有個空，已經不空了嘛！最後呢，連空也不空。生滅既滅，能生能動能靜生滅法，這個都寂滅了。寂滅現前，自己的本性本來面目就現出來了，就是這個樣子。他說他報告佛，觀世音菩薩，我爲什麼修成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音就是靠音聲入道的，他到了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就在這時候跳出了世間，超越了。不但跳出世間，也跳出了出世間。等於說這個時候出了家，這個時候又入了家，無家可出也無家可入，無境界可出，無境界可入。然後他的一切，因爲他的願力大慈大悲，所以，普遍地在苦海茫茫中間度衆生，而且觀世音菩薩隨時化身是女身，尤其是他同情女性的境界，實際上他無男女相。觀音菩薩各種各樣的化身都有的，因爲他的慈悲願力的關係。我們爲什麼行香？以講觀世音，講到他，他又下起雨來，一想他他就雨來了，現在他又不下了。哦！對了，這裏是南普陀，他的分殿，是要來看看纔對。所以我常跟大家基督教、天主教那些神父、牧師講笑話，你們啊，做生意做不過佛教的。怎麼呢？你們只有一個天堂，在別的世界開了一個觀光飯店，而且教人家不要怕死，早死更好，到我們那個觀光飯店，免費招待就上天堂。你們每一個宗教，都在另外一個世界開了一個招待所、觀光飯店，當然佛教也開。佛教開的是西方極樂世界，老闆是阿彌陀佛，總經理是觀世音菩薩，也還有個副經理大勢至菩薩，都在那裏幫忙。所以你們每個宗教都講自己，我那裏觀光飯店免費招待，周到纔好呢！大家都進來，都爭取快死，死了跑我那裏來，這個是宗教。但是你也做不過佛教，佛教說死了，我那個西方極樂世界一切平等，而且不花錢的，思衣得衣，你想穿什麼身上就穿上了。思食得食，要想喫什麼，前面就有了。想什麼有什麼，而且不收費。

而且那個地方，也沒有男女的麻煩，所有人到了極樂世界無男女相。你說他是女人嗎？不是，女人那麼漂亮。你說他是男人嗎？不是，也是女人那麼溫柔。所以沒有愛情的糾紛。沒有什麼都沒有。沒有功名富貴，沒有政治鬥爭，都沒有。極樂世界這樣好。我說你做不過祂。你們只有一個天堂，那個觀光飯店是三級的，佛教開的那個，五星級的。阿彌陀佛。你說我去不了西文，萬一下了地獄，沒有關係，我們有分號在那裏，地藏王菩薩在那裏等你。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地獄去找地藏王。你說我也不想天堂，不到西文、不下地獄，我在世間受苦。沒有關係，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他的生意啊，三路分店都給你做完了。你看有個北普陀還來個南普陀，這個佛教，這個很厲害。這就是我們觀世音菩薩修行的經驗報告。不要看我啊，我這裏沒有觀音。你迴轉來看你心中，像話講完了就沒有聲音，動、靜二相，瞭然不生。你就進入觀音菩薩那個境界，他又來了，下雨，幫助你，你聽聽這個雨聲，聽到是音聲，一滴一滴的雨聲都告訴你空的，聽過了就沒有，而且越聽越寧靜，不要故意去聽，你自然，就很寧靜了。除了雨聲，乃至隔壁人的動作聲，一切聲都知道，此心沒有動過。這就是觀音菩薩的境界。觀世音。你看這個境界多寧靜啊，所以我們這個老師兄，我在峨嵋閉關時，他看到我直笑，現在看我笑，歪個頭盯著我笑，

峨嵋山，尤其峨嵋山上，尤其到了冬天，那個時候不要說人看不到，鬼也沒有一個，空山寂靜。那個雨滴滴答答，那個境界，世界上，寂滅現前。不要用心，不要用耳朵意識，不要去注意它，這個意就把它拿掉了，自己意不注意，這個聲音，聲聲入耳。入耳，完全不住，剛纔觀世音菩薩第一，報告的第一句話，入流亡所。聽這個雨聲，進入那個法性之流，慢慢慢慢忘記了這個所聽的是什麼了，心中特別寧靜起來，入流亡所。奇怪，南普陀真是觀音菩薩道場，你看這一堂，諸位都特別有境界，特別好寧靜，真是觀世音菩薩的功德加持你們，全堂都非常……境界非常好。你看他在這個時候，就是你們佛法經常寫的——法雨弘施。他拿雨滴來給你說法。每一聲每一滴的雨，都好像把你身心內在的妄想、業障、業力，洗得乾乾淨淨，每一個都好，真是感謝觀音菩薩。在這個時候你把自己身體觀念一丟掉，把身體的感受一拿開，丟掉，自己覺得跟虛空合一了，每一滴雨、每一個聲音，都使你很空靈，洗刷你非常乾淨，自然身心與虛空合一。承蒙觀世音菩薩的加庇諸位，在這一堂的你們的體會，定境上，幾乎每一個都有所心得，我不能害你了，我講話就害了你，你看在我沒有講話以前，那個境界好，你不曉得腿的難過了，我一講，又來了，妄念又起來了，真是我捨不得講話，也捨不得打引磬聲音，把你們從良好的安定的境界裏頭把你破壞，罪過，罪過。可是，你真懂得了，就是再雜亂的聲音插進來，瞭然不生。都知道，都同你沒有關係，自己還在定中，還在清淨中，這就對了。我不打放參的引磬，你們諸位覺得境界好多定一下，多練習一下，以後就不會掉了，自然會找到了，找到這條路走了。如果腿實在太受不了，放鬆腿，沒有關係，不放鬆這個境界。我最高興的，連我的老朋友楊老都進入這個境界，而且很深入。後面許老嘛，差不多，兩個老和尚來了。清淨的境界不是你用心去找，你不去找他，就在這裏。你一聽雨聲，這個聲音過了，聲音並不妨礙人，聲音本空。音聲的，

以科學的道理也這樣，音聲的本質空的，不空就沒有音聲了。譬如我們這個中間有個東西實在，在中間發不出音聲，因爲空纔有音聲，因爲音聲，自然空。所以觀音的法門，跟一切衆生結緣，所以觀音法門，他的威力就是如此，威力就是包含了他的大慈大悲。一講觀音法門，觀音法門法雨一下來，你們全堂百分之九十五都進去了，多厲害啊！（南師敲引磬三聲）想下座的下座，不想下座的你儘管坐下去吧。講到觀音菩薩的法門，從音聲而入道的聲音，所以叫觀世音。要你身心內在的體會觀察，世界一切聲音可以幫你，使你入道而悟道。所以大家拼命找一個咒子，學密宗的唸咒子，或者唸經唸佛號，拼命在追求。你放下來清淨了，不要追求，自己來了。你說音聲、咒子，譬如觀世音菩薩的大悲咒，包括普庵咒，很多的咒語的祕密你不知道，稀里稀里，嘩啦嘩啦，什麼聲音啊，現在都給你研究。所以真正的密宗，毗盧遮那佛大日如來，翻成大日如來的經典告訴你，一切音聲皆是陀羅尼，一切聲音都是咒語。你要注意，一切的聲音，一切音聲皆是陀羅尼，陀羅尼是梵文的翻音，就是總持總綱的法門，這就是觀音菩薩的道理。音聲，佛經上如鼓響，本性空的。可是一切衆生，因某人講了一句話，那句話本空過去了，在意識裏頭打了一個結，永遠不忘，恨死了一輩子。或者說我愛你呀，這一個聲音聽過了，不曉得愛到哪裏去了，什麼都沒有了，這一輩子就是爲了這一句話就死掉了，奇怪！音聲。所以一切音聲皆是陀羅尼。毗盧遮那佛的大日如來，大日如來經，一切密宗的最高的最中心的根本。日本人看到這個經典翻譯叫大日如來，就是我們日本，當年我們年輕在杭州讀書的，日本領事館在杭州西湖上，裏西湖那裏一塊大岩石，他就叫人寫了好幾個大字，大日如來。那個時候還不懂佛法，看了就生氣，真的生氣，現在想想他真厲害，也生氣，他的日本要來了，大日如來，他就用那個。實際上大日如來是翻意義，大日如來梵文名稱就叫毗盧遮那佛，中央佛，毗盧遮那佛，所以很多咒語你不要問理由，不可以解釋，從音聲入道的道理就是那麼玄妙，就有那麼大的威力。但是音聲本身是空的。

修行學佛的……所以菩薩學五明之學是內明，

# 南禪七日第十六盤附

---南禪七日

（從內容看本篇應是接15附一之後）

所以很多咒語你不要問理由，不可以解釋。從音聲入道的道理就那麼玄妙，就有那麼大的威力，但是音聲本身是空的。

修行學佛是……所以菩薩還五明之學是內明，反轉來內在的，這個是我叫他是生命科學。自然的科學在物質上，用自己的思想，利用物質向外面去……物理世界去追求真理求證它，這是自然科學家。學佛這個生命的科學呢？它同自然科學不同，它是不用外面的物理世界的東西，反轉來回來用自己本身的官能，器官、五官功能，換句話，最大的功能，腦子。回來，腦子回來，研究自己的腦子，心迴轉來找自己的心。不要怕記不住，黑板上給你留下，等一下張開眼睛再抄，可以。所以罵你們的道理就在這一剎那，學會了這一點，記住這一下一罵，一輩子用不完的，這一聲罵你，所以有些老同學們，好多年不見面了，我看得很高興笑，他就很難過。走的時候告訴同學，老師沒有罵我了，他曉得我的作風，我還罵你看你看得起你，等到看不起你，準備打消了，天天看你笑，恭維你一頓。恭維人是埋人，把你活埋了，拿高帽子把你活埋了，最好了。

剛纔講了……生命的科學要反回來求自己內心的，譬如道家，南宗的一個祖師張紫陽真人，道也通，佛也通，禪宗更高明，後來雍正選歷代的有成就的語錄，佛家、道家，雍正語錄就選了張紫陽。所以一般歷史學者搞不清楚沒有學過這個，說雍正想學長生不老啊！也修道都沒有弄懂的。張紫陽真人關於參禪的經驗靜坐，他有一首偈子、詩非常好，「心內觀心覓本心」，就是剛纔講，迴轉找自己的心，內在觀察自己的心。我們思想感覺作用，這個是心，心的作用。「心」不是心臟，這是個代名詞，現在所謂講腦、感覺、知覺，攏總的歸納起來叫「心」。這個本來功能在父母沒有生我們以前，沒有成胎以前，這個心究竟有沒有，是找這個。不是西洋哲學的講的心，西洋哲學講心，就是佛學講第六意識這個作用，已經有了腦筋，腦子裏思想的那個是第六意識，不是心的全體。所以講這個心，是代表全體心。心內觀心覓本心，本來那個心在哪裏，就是原始的原始，沒有我這個腦子，沒有我這個身體，此心究竟存在哪裏。第二句話，現在打坐不是看黑板，年輕人，告訴過你，又不聽話了，就是這一點，太聰明，你知道吧，用聰明沒有用。第二句話，「心心俱絕見真心」，內在一切思想一切感覺，一切作用都休息了，都清淨下來了，慢慢俱絕，統統絕對的清淨了。絕對，像我們幾千年用，現在根據西洋文化來翻譯作，肯定的。以前我們不太喜歡講這個話，肯定、否定，西文邏輯的話。我們中國的邏輯是，絕對，否定，反對，這都根據《易經》來的，沒有關係怎麼用都可以，心心俱絕，絕對的、肯定的，每個妄心都停止了，感覺、知覺，都休息了。見真心，就可以見到自己那個真正根源那個本心的功能。「真心明徹通三界」，如果你找到本心本性那個根本，明白了，悟了，真的證道了，不是理論上到，要身心投進去求證到了，就超越這個物理世界，超越三界之外，「真心明徹通三界，外道邪魔不敢侵」。鬼也好、魔也好、神也好，都不敢碰你。張紫陽非常有名的，他佛、道兩家都通的，一位成就的，所謂南宗道家南宗的祖師之一。「心內觀心覓本心，心心俱絕見真心」，都是這個心啊心……好幾個堆起來，「真明徹通三界，外道邪魔不敢侵」。

由昨天晚上起，用觀音法門，現在隨時……這裏是南普陀，還是體會他老人家所告訴我們的，他的方法經驗。從音聲而入道，是觀音法門。你看「碰」外面，「碰」一聲，我們自己這裏廚房，嘩啦，吵得很。每個音聲你都聽到，你看看都很清淨。如果你心裏不清淨，聽不見了。因爲心裏空就聽見了，而聽見了也是空的。假使你心裏有個煩惱有個痛苦，有個東西擋住了，什麼都聽不見。「反聞聞自性」，觀音法門，觀音菩薩自己講，第一句，第二句怎麼講，「性成無上道」，反聞聞自性，本性的性，就是道在哪裏，道就在你那裏。不是在佛那裏，不在菩薩那裏，是你本心本性上面，性成無上之道。這一念，把外面音聲這個現象不管，能聞之性本在這裏。能聞之性無聲、無臭、無相，本來如此嘛。念念清淨了，這個念念清淨，一路定下去，慢慢成功了就成了道。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尤其你們諸位年輕的師父們，如果參加了這一次，你覺得是上當也好，誠懇也好，好好體會幾天，不要在這幾天當中，你們生活太散慢，把社會上原來太散慢的習氣，帶到這一邊來，帶到禪堂裏來，那是很不應該，那對不起，你就不要在這裏應酬我，你愛去玩，趕快出去玩。這個位子，要想修行的，想進來不可能的在外面的很多。

真到達了反聞聞自性，能聞之性，不要用心，本來在這裏，這個時候你體會一下，前天所講，安那般那一呼一吸，根本不管，也在不呼不吸上一念清淨了。真的一念清淨了，自然是不呼不吸了，所以叫「住息」。因此告訴你們，出入息，出入是兩個現象生滅法，重點是不出不入，那一念清淨，呼吸，彷佛一息停止了，自然的，這個纔是息的境界。這個「息」的境界到達了，也就是念休息。你們大家，我們這一代都很崇拜虛雲老和尚，禪宗。你看虛老的年譜，他原來在禪堂，高旻寺禪堂參禪。不過你注意，虛老也好，來果老和尚也好，年輕都是學道家入手的。後來虛老在禪堂參禪，那個時候他是參話頭的，後世的禪宗，怎麼開悟的？後來喝茶，茶杯打破，爲什麼茶杯打破了開悟啦？觀音法門。杯子「啪」一聲，喔…原來是這個啊，就是，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不是話頭使他開悟的。虛老，抗戰時候在重慶做法會，我們都常在一起的，老師父，活了一百二十多歲過世，在江西雲居山，我在臺灣。他還給我留下話來，這是講笑話。這些，重點不是管這些，是告訴你觀音法門的重要。（引磬聲）

佛法，《楞嚴經》也講心跟目，眼睛的作用。我們腦神經也好、心也好，一動念，第一個最厲害的，拿軍隊來講，尖兵，前鋒的部隊，尖兵最厲害就是眼睛動了。不動，像你們的眼睛打坐起來，開眼也好、閉眼也好，都很低視向下面看的，眼珠子，不對。下沉一片無明中，而且心思更亂。換句話說這個姿態，閉到眼睛，眼睛好像向下面看的那樣，就是後腦的視覺神經跟著向下拉，影響了大腦，反是不得安詳、不得清淨。所以你開眼也好、閉眼也好，眼睛眼珠子平視，閉著眼皮沒有關係，你眼珠子也是平視。平平的不向上的，也不低下來，然後眼皮閉到，眼珠子擺正，不低下來，不向下，你自己體會一下，不向上，平正的。然後也忘記了眼睛，不看了，眼皮也關起來了。這個，腦子也好了，心也清淨了。如果眼珠子擺不好，低沉，向下看，不對，向上看也不對。擺正了，也不斜，左右不看，然後擺正眼皮子一關，閉攏來，眼珠子還是向前面看，然後不看了。嘿嘿，你們說不看了，都看了，看什麼，眼皮子看了。眼皮子蓋到是看不到外面的現象，但是看到眼皮裏面模模糊糊的光影。你以爲眼皮閉著，自己清醒的時候沒有看，看啊，看前面一片模模糊糊的光影。這個就不是眼球的作用囉，這是後腦視覺神經的反映。好，你就利用前面，所以大家眼鏡，戴眼鏡的最好是拿掉，拿掉了以後，你懂得這個法門，慢慢眼睛將來會好起來。我再講一道，眼皮閉著，眼珠子擺正，不低視，也不上望，就平平的，眼珠子擺正眼皮閉著了，定祝這個「定」不是打坐的定，就是把眼球眼珠子定住，正的，然後不看了，當然沒有看，眼皮一直關起來。但是你不看嘛，真的看到前面白茫茫的，或者夜裏是黑洞洞的，你在看啊，不過大家不曉得看這個，這個你們學佛的注意，就是…尤其你佛學院的這些，教務長啊，了法、誠信，信不信，了不了，都不知道的名字好聽，這個就是十六特勝裏頭，內觀色。反轉來看自己，內視。不是眼球反過來，意識看到了，前面白茫茫一片，還不是在看。（十六特勝在小止觀以及袁了凡的《靜坐要訣》中有，大家可以參考，不知我說的對不對。錄者注）所以《楞嚴經》上佛問阿難，瞎子有沒有看啊，阿難說，瞎子當然不會看了，怎麼知道，佛說，你錯了怎麼不會看，瞎子看不到外面的色相，但是能看之性，是看到裏面黑洞洞的模糊的一片，這個就是生理內在的有相的光明，你定在這個光明上，就是內觀色。在道家呢，這樣修，就是煉神，神光就定住了。所以有位溫州居士叫薛國堯寫信問我，他大概學過密宗，密宗有個法門「看光」，兩個名稱，一個是託噶，看外色光。一個是徹切，看內色的光。在密宗是不得了，無上大法。我們當年不曉得磕了多少頭，拿了多少紅包，供養哈達一大堆，認爲還…東選西選，了不起才傳一個法，等傳給我了以後，我覺得…哎！不過如此我早知道了。什麼密宗密法都在顯教上，顯密是不分的，都是理。理到了，事情就到，功夫就到。因爲你智慧低，越弄得神祕，越稀奇，你越信仰，越信爺越可以帶領進入，智慧高的人，什麼是祕密？最祕密就是自己不瞭解自己，這個纔是大祕密呢。父母沒有生我以前，我在哪裏，死了究竟有沒有東西，我的心究竟是什麼東西？是腦嗎，是心臟嗎，是腎臟嗎，搞不清楚，這個纔是祕密。所以託噶、徹切、看光，以中文翻譯來講，不是眼睛去看。剛纔我告訴你，眼睛一閉，你看你們看到了沒有？沒有看到，看到了，裏面模糊一片光中，然後你眼珠子不動，就在自己內在的迷迷糊糊一片光中上，安然入定不是很舒服嗎，這就是內觀。佛法沒有來，密宗還沒有來，中國古代有沒有呢？我們自己固有文化，幾千年以前就有了，大家忘了本不知道，中國文化叫什麼，內視，內在的內，看東西視線的視，內視。所以道家「內視」之術這個法門，可以長生不老，煉神。但是，懂了這些還是方法，用這個方法，著手入門好極了。拿佛法來講呢，在我們的大菩薩這位如來家裏講話，我要負責的，不然他要打耳光，我還喫不祝觀世音菩薩，昨天晚上用音聲下雨幫幫忙，現在我講的也是他的本事。他還有個名字，叫觀自在菩薩，就是他。你用眼睛這樣看光，一定住了還是觀，自己的，自己就在這裏。這個眼識神光一回轉來，一返照一內視，看得很清楚，什麼都沒有空空洞洞，你就在這個上面定下去。這就是觀自在的入門的方法。當然不是究竟。究竟的觀自在，觀什麼呢？由這個道理再看，找到那個能觀的，原始的明心見性，最初那一點功能找到了，就是他的法門了，觀自在菩薩。慢慢你這個眼睛定住，回來內視返照，「照見五蘊皆空」，身心內外一切是空的，「度一切苦厄」，你們不是會念嗎，心經。所以觀自在菩薩「行深」，行，就是做功夫。你這樣深行去做，深了，功夫深了，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智慧開發了，自己內觀返照，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就得度了。那麼他怕舍利子不相信，又講了，舍利子，我告訴你，是諸法空相。你這樣一返照了以後，你就曉得了，一切法，你內觀以後一切皆空，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就在這個本位上，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爲什麼講，是故，古文。現在講所以，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你看，他告訴舍利子你這樣一空，一定了以後，下面，無…無…都是空，一路空到底，你們所學的佛法，十二、六根的六根六塵十八界，苦集滅道，一掃把統統掃得乾乾淨淨，無智亦無得，什麼叫智慧？空的，亦無得，得道得個什麼道，空，無智。你看他都告訴你了，這是他老人家自己說的，無智亦無得。不過他又來了，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你達到了以無所得，空這個境界，纔是菩薩境界，菩提薩埵。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他說舍利子，你不要輕視了這個東西，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昨天有個女同學上來，還問心裏有恐怖，你這樣一了，有個什麼恐怖，恐怖是你自己，自己搗鬼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智慧的觀察清楚了，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把妄想都丟掉，就究竟涅槃了，他就告訴說，三世諸佛，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都要靠這個觀自在這個法門，智慧成就，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才能成佛，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你們學什麼咒語，密宗啊，以爲有什麼稀奇，沒有稀奇的。然後，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顯教的好像唸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揭諦菩提薩婆訶。差不多，愛怎麼唸就怎麼唸，可是你要懂得觀自在，返觀。與其看人家的面孔，還不如看自己的面孔。心經就不要寫了，要你們去影印誰都會，不然小本子拿一本子，給不會的朋友們就行了，二百六十個字《心經》所有佛法都給你了。你們打坐修定，這樣下去，配合安那般那，出入息，我們都耽誤了，昨天把《瑜伽師地論》，彌勒菩薩很仔細告訴你的，只起了一個頭，然後就跑到觀音菩薩家裏去了，昨天晚上跑到觀音菩薩家裏去了，現在還在他家裏，還沒有回到彌勒菩薩這裏來。這個如果懂了，下坐行香的時候，也是這個樣子，依然不變，然後七天完了，你們自己今後的修持，行住坐臥，都照這幾天這個樣子，假裝也好嘛，也像一個樣子，慢慢就變真的了，弄假就成真了。

（南師敲引磬三聲）行香！

行雲流水自然地走去，肩膀兩手甩動，肩膀甩動不是手，肩膀一甩動，你內臟的五臟六腑跟著就氣血流通了，不是身體搖動，肩膀甩動，肩膀跟身體兩個機器。講肩膀甩動，你把身體在搖，可見你這個肩膀這裏，機能已經不靈活了，自己把它練習靈活起來。目光端正不要低視，兩個肩膀甩動，行雲流水，不要左右無人不管了，四個也好，三個也好，一個也好，就是我，心中無事，不要低頭，如科學來講低著頭，把後腦神經拉得緊緊的，你也容易身體容易衰老，腦神經緊張，消耗體能又多，就不得啦。頭一正後腦擺正了，腦神經不要緊張，就鬆懈了，就健康啦。講科學都聽得進，講佛法就聽不進，要命的。然後在我們這一次的禪堂勉強而行之，可是不勉強哦，你自己行得好，然後眼睛半開半閉的，左右四顧無人，左右有人不管了，還是心的作用。此心擺下，四顧無人，悠哉遊哉行去。可是身心要端正，

（啪，南師以香板擊地，大衆止步靜立，南師四顧無語）

藥山禪師（大衆邊喫點心邊聽南師講，反正我看是大家在把東西放進嘴裏）非常了不起，藥山禪師在江西，藥山也在江西。所以我們現在講人跑江湖，這句話就是那個時候來，那個時候這些大師不住在湖南，就住在江西，這些求佛求道的人，不跑湖南就跑江西，不跑江西就跑湖南，跑來跑去，所以跑江湖這樣來的。藥山禪師非常名氣大，大師禪宗的了不起祖師，祖師者後人叫的。他的教育的門庭，就是他的家風，所謂家風，等於南普陀、北普陀各有各的作風。他的作風教育作風不同，跟人家不同各有一套，藥山禪師教人家專門用功夫，參悟自己的自性，走禪宗的，南宗六祖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法門，不準徒弟們看經典，不需要看了，你只要明心見性，你自己就會懂得佛經了，還要看個什麼，不準人家看經。可是這位老和尚有一天，自己在山門外山上坐到，在看書，在看經，旁邊有個徒弟就問了，師父啊！抓到師父的辮子了，光頭也有辮子。他說，您平常都不准我們看經，您老人家自己在這裏看經。藥山禪師說，你們看經呀，把牛皮都看得穿了，注意這個話，你們看經呀，把牛皮都看得穿了，我看經遮遮眼睛的呀。這就是禪宗。所以你們現在的教育，書看多了學問又沒有，把書本都看穿了，就看出了一個近視眼，眼睛也看壞了。所以我七十多歲了，你看我翻開這個本子看還不喜歡戴眼鏡，雖然模糊一點，照樣看得清楚，讀了一輩子書比你們多，你們讀個幾本書算什麼，老幾啊，我武俠小說看了十萬多冊，就講武俠小說，還不要說別的，大藏經看，翻了又看，看了又翻，眼睛怎麼沒有看壞，就是老和尚說，你們看書啊，把牛皮都看穿了，那個眼睛盯著，頭低下來，然後擺…不戴眼鏡纔怪了，我一輩子看書，教人家，沒有躺下來看過，我的看過多少次的書，你拿出來檢查干乾淨淨，不要亂畫的，我看書以前一定用帕子，手要洗乾淨，看書是端正看，從來沒有這樣看，躺倒了看不幹的，所以精裝本我很討厭的，因爲拿著很喫力。不會拿到這樣，也不會是這樣看，一輩子沒有這樣過，更不會書拿到廁所看，也不會躺下來看書絕不幹，要看書就坐起來，端正這樣看，要睡覺就書疊好，疊好怕把書搞壞了，還條子夾在裏頭，恭敬書是恭敬自己，不是對書本。所以有時候看書，我也…看電影，也看電視，他們同學們笑我，老師一拿到電視，我們那些老朋友，有些電視我叫…北京、上海，趕快聽說那個電視好，給我買來啊，老朋友們就想辦法給我買來，唐明皇也好什麼也好，我就坐下來一看，七個鐘頭、八個鐘頭，一起把它看完，我懶得牽掛了，看完哈哈一笑，這樣還編的不錯，看小說一樣，我常常坐在那裏看小說，夜裏一坐到天亮，然後天亮還在看，反正一部看完了拉倒，怎麼眼睛沒有看壞呢，我看電影也好，看小說也好，我要叫電影跑過來，我不要，那兩個眼睛跑到電影裏頭去，你不是壞了嗎，叫電影過來，叫書本擺在眼裏，叫書過來，把神回收看東西，不是把這個精神外散，跑出去了，這個道理也就是我十七、八九歲在杭州，那個時候啊，我也同你們一樣，練武功，要學成飛檐走壁，劍仙，練氣功練到一把劍，我現在身上都有，今天沒有帶來，三寸長練成一把劍，白光一道，千里之外要你的頭就是頭，手就手，拿回來，要學成飛劍，結果搞了半天，也沒有這個人，聽說城隍山上有個道士，杭州城隍山，有個道士，你們現在去看那個廟子，不曉得…這個道士，滿清的皇族出家的，會飛劍，誰告訴我，一個和尚告訴我，

# 南禪七日第十七盤附

---南禪七日

(本文內容接16附一之後）

聽說城隍山上有個道士，杭州城隍山，有個道士，你們現在去看那個廟子，不曉得…這個道士，滿清的皇族出家的，會飛劍。誰告訴我，一個和尚告訴我，我的好朋友。我說怎麼去拜師，他說我也在找，我們倆一起去。去了這個城隍山廟子，找這個道士，要見這個道士好睏難，一關一關的擋駕，不在，不在，好幾趟。有一趟總算受了我的感動，在了，見到了。這位老道士一出來，坐在客廳一看，肅然起敬，那真風範很好。道士穿的衣服乾淨而樸素，雲鞋，鞋子布的，白襪子，風度肅然起敬，一起來，到底是真的滿清皇族出家還不是，很有禮節，然後坐下，請喝茶，然後就貴姓啊，府上那裏埃不像你們現在搞了半天，連個名字都搞不清楚，常常有些，對老師非常恭敬寫信給我，南懷瑾那個瑾字，不是寫成言字旁，就是懷沒有把我寫成南壞蛋，還不錯呢，不然南懷瑾就變成南壞蛋了。有個瑾字，你們很多同學寫信來瑾字都寫錯了，裏面是非常恭敬，名字都搞不清楚。古代我們問貴姓，臺甫那兩個字，現在問你們就知道了，就砸鍋了。臺灣的臺，杜公甫杜甫的甫，臺甫就是你的大名。然後我們一聽，不敢，臺甫，不敢，賤名什麼，小氏什麼。有名，還有號。府上那裏，府上，我們答覆是舍下。現在人，我一問他府上那裏，我的府上福建，我都要了命了，我的媽，一聽就趕快轉話了，你家裏那裏。如果問你的兒子幾位，令郞幾位，什麼令郞啊，你的小狗幾條嘛。你現在這個文化禮貌什麼都沒有，所以我在外面…這個兒子有一次，從小教他們，在臺灣時候。我的那個兒子讀小學回來告訴我，爸爸，你的那一套不行的。我說，怎麼不行。我到同學家裏去，人家問我…這個，我舍下浙江。他說，他那個仰爸爸就愣住，聽不懂舍下，我就曉得他不對，我就說，我的家裏是浙江人，不過我也沒有到過，這樣一說就通了。你那一套沒有用的，我說有道理，這個時代變了。所以那個道士然後就問我，你先生啊……那個時候，我還不到二十，他年紀……那真是像一個神仙化身，他說，聽說你先生好幾次要想找我做什麼？我就站起來，要給他跪拜，他說不必。馬上站起來，不要多禮，請坐，那麼我也不勉強，我說我啊，聽說您是一位劍仙，我也要學劍。不要迷信，沒有這回事，那還有這回事，神仙，我出家修道家，沒有看到過神仙，不要迷信。然後講練劍，他說聽說你學了武功，很好埃我說，那裏……就是找不到明師，所以特別找您，他就眼睛看看旁邊侍者小道士，這個小道士就有數了，一聲都不響，不像我們古國治，大家……叫了半天，老師啊，幹什麼？那些小道士、小和尚聰明得很，師父一看他馬上去拿一把劍來站在旁邊。他說，你要學劍，你會練劍。我說，會一點，江湖玩意。可以，把劍拿來，請你比幾下我看看。我拿了劍，只動不了幾下。好，夠了謝謝，把劍再交給他套起來。這個沒有用，練武術練劍，我，他說，沒有學好，當年練劍怎麼練，站在那裏，一把劍，叉手手要直，劍要拿好，就是這樣劈劍，手腕在動，最後是什麼呢？房間，一個黑的房間插一枝香，點一枝香，這個劍這樣劈，劈這個香頭，劈下去把香劈成兩半，香頭上火光沒有熄掉，初步可以說你懂得用劍了，我這聽聽，我一身冷汗都聽出來了。

他說第二步，你手裏抓一把綠豆，馬步蹲好，這個劍丟一顆綠豆，碰，分成兩半了，那蒼蠅過來，一劍就兩邊了，然後纔可以開始練劍，我的媽媽。現在這些沒有用了啦，沒有用，你武功再好飛得起來，那個一槍，碰，一顆子彈下來了。然後告訴我，我看你先生，前途無量，不要學這些小東西，武功什麼……對你沒有多大，你的前途。我說我想拜您做師父，他說，你另有明師，我不夠做你老師，不過我吩咐你，兩件事，你既然那麼誠懇找我，我要貢獻你一點東西，

第一，看世界上任何的東西，要輕鬆不要嚴重，尤其眼睛要會看東西，他一般人都要看花，看風景，把那個神，眼神看到好的花，都盯到花的上面去，錯了。像杭州風景那麼美，你出去看風景啊，叫風景跑到你眼睛裏頭來，看花要把花的精神收到我的眼神裏頭來，看山水要把山水的精神收到我的眼神裏頭來，不要把自己的精神放到山水上，放到花上，它沒有用處，你也沒有好處。這個話我一輩子記住，所以我現在眼睛也很好，可是進一步還不只眼睛，他就是一個道法告訴你，精神內斂。我們一聽肅然起敬，師父，謝謝。

第二點呢，我們的心臟只有拳頭那麼大，將來你出去會做很多很多的事，你先生，我看你前途很辛苦，責任很大，這個心只有這樣大，什麼事情不要裝進來，痛苦也好，煩惱也好，得意……不要向裏頭裝。我們心臟，拳頭那麼大，裝不了多少東西的，什麼東西，痛苦、煩惱、得意，統統丟出去，都丟出去，都丟，什麼不準裝進來，統統丟掉，你就前途無量，後福無窮。真感謝。然後看看徒弟，徒弟就把茶拿過來，請喝茶，這老規矩，端茶送客。徒弟把茶拿過來，他接過來叫，請喝茶，我就趕快站起來，告辭了，這叫端茶送客了。等於現代人，談幾名句話，看看錶，對不起啊，我還要開會，就趕快走了。你要開會，我還只有……再談一分鐘，只要再給我一分鐘。笨字加個蛋字，就是笨蛋了嘛。人家已經看錶了，已經討厭死了，看兩次了，你還盡坐在那裏，拿起茶來喝，我還有一個意見要告訴你，還有一個問題要請教，笨的透頂了。所以他茶……徒弟端過來，請喝茶，我曉得了小說看多了，老人家已經端茶送客了，等一下如果再不走，叫徒弟，開門，送客，再見，走了，你怎麼辦。現在人沒規矩的，亂七八糟到處……你看剛纔跟你們講眼睛，我是當年親自經歷過來的，所以現在這個眼睛，幸而我非常感謝我這對眼睛，看了幾十年的書，看了年紀那麼大，總算還沒有壞，但是……到了中年，有一段用功到了某個，所以汪曼之，汪老，這位菩薩，他八十八歲了今年，前兩天一到，眼睛難過得很，他兩個學生很着急，認爲……他自己知道氣到了眼睛。我說你對了，明天就會走通了。可是有時候修行氣到了，我眼睛有一度幾乎模糊了，中年，可是我就不用眼睛寫字，爲什麼，準備瞎了怎麼辦，瞎了你也要寫字，夜裏不開燈不用眼睛，閉起拿一張紙筆寫，第二天再看看，一行還寫得蠻整齊的，眼睛是假的心是真的。你沒有眼睛心裏頭有個眼睛，這是……摸一摸有這樣大的紙，我寫的第一筆寫這裏，第二個寫這裏，一路下來，一行一行。瞎了怎麼辦？一定靠眼睛做人嗎？同樣的死了怎麼辦？一定靠身體走路嗎？

所以禪宗是個大密宗，我都把它揭穿了告訴你們，你們去參，怎麼參得懂啊！自己也沒有打坐也沒有用功，學禪學呀，學禪學有屁用，禪學是真東西，藥山禪師的名氣很大，這個時候有個名人，韓愈，你們都曉得，韓愈，大家說他反對佛教，他不是反對佛教啊

，他上書反對當時唐憲宗迎佛骨，請舍利子。現在在山西大同的那個什麼廟子？一下子想不起來了，幫個忙，你們都知道，我老了不行了，記憶力差了，現在就在那裏（西安法門寺），當時唐憲宗把那個佛骨，佛骨就是舍利，舍利不是舍利子哦，小小的叫舍利子。就是佛的遺骨一塊，那個叫舍利。他要請回皇宮裏頭供養，所以韓愈借這個機會上報告反對。皇帝信佛可以，你請這個舍利子，全國的力量，花了那麼多經費，請回宮廷來供養，國家的財政花多少！老百姓的血汗。而且他看到皇帝信佛出家的太多了，一出家了以後，社會的生產力量就不夠了。學佛可以，爲什麼那麼多啊！他是反對這個，可是他老兄文章寫得好道理講不清。所以皇帝一拍，氣了，把他貶到潮洲廣東，這是韓愈。

可是韓愈有個侄子，就是八仙裏頭的韓湘子。哥哥死了有個侄子，這個侄子跟他那個思想兩樣。韓愈講儒家的也孟之道，韓湘子要學道的。可是呢，父親沒有，跟着韓愈長大，可是他跟他兩個學術路線走的兩樣，韓愈。韓湘子就溜了，跑出去出家修道去了，學道學了好幾年。有一次韓愈，你看韓愈的文章你們讀過沒有，《祭十二郞文》讀過沒有，韓愈《祭十二郞文》，還有個侄子第十二死掉了，韓愈寫一篇文章祭他，很痛苦的，他說，我啊，現在老了，還沒有孩子，「發蒼蒼，視茫茫」。老了頭髮也白了，視茫茫眼睛也老花了，看不清楚了，你以爲他多老，纔不過四十歲。以前的人，養生之道沒有，醫藥也不發達，到了三、四十歲，頭髮也白了，發蒼蒼，視茫茫。我後來到了四十歲的，那個牙齒，十幾歲就不好，我說我還要加一句，齒搖搖，牙齒都搖動了都完蛋了。有一天，他在這個傷心的時候，這個侄子死了，另外韓湘子又跑掉了，作壽了他生日，那個時候他官也不小，名氣大，韓愈是名氣很大，對於中國文化說，文起八代之衰，人家恭維他文章。實際上怎麼叫文起八代之衰，韓愈提倡古文，你們都曉得，讀歷史要懂，現在給你們上歷史課，怎麼叫文起八代之衰，南北朝的文章，都是四六體的駢體文，對峙，美極了，

你們讀過《滕王閣序》沒有啊，也沒有，我的媽媽，我的老祖母，怎麼辦啊，你們這一代，後代的教育。《滕王閣序》是王勃作的，比韓愈早，十二、三歲作這篇文章，名留萬古，只有十二、三歲，那真美啊，我中間背二句給你們聽聽，我們都是十一、二歲就背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多美啊，描寫那個風景，在江西南昌滕王閣，落霞與孤鶩齊飛，鶩曉得吧，不是那個霧，鳥，鶩是下面一個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好多漂亮得……美麗的不得了的句子，這二句比較更美麗一點。又插上來了，我們說笑話，說文人把自己的文章愛的漂亮，等於一個女孩子愛自己的漂亮女色，死了都不放，據說王勃很年輕就死了，就在滕王閣上變鬼了，變鬼啊，夜裏就唸……就聽到鬼唸了，他自己靈魂，出聲音的，落霞與孤……不是這樣念，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我們以前讀書是這樣讀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寫文章，寫白話也一樣，你要念一下，寫白話這個字敲起來，不能夠變成音韻唱出來，這篇文章不好，不管文言、白話都不對了。的你媽呀我的媽媽的，也要唱得出來，我的媽媽的小腳，或者我的媽媽的大辮子，都要念得好。所以王勃死了，在滕王閣變鬼，就唸自己這兩句得意文章，大家都沒有辦法嚇死。有一個讀書人說，這樣，我去把他收了這個鬼魂，這個讀書人就到了滕王閣，夜裏住到半夜，王勃的這個鬼魂又出來了，聲音出來了——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正念着，這個讀書人，王勃，什麼狗屁的文章，那麼得意，念個屁啊，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半天，王勃這個聲音又出來了，落霞與孤鶩齊飛……叫你不要念就不要念，你以爲你文章寫得好，你這個文章寫得不好，你知道嗎，多餘的，中間多了二個字，你知道嗎？落霞孤鶩齊飛，自然有個「與」字在裏頭，秋水長天一色。自然有個「共」字在裏頭，你「與」跟「共」兩個多餘的，你還得意，現在還在這裏嚇人，滾你的，從此這個鬼不念了，這句文章就是太肥了，要減肥，減了兩個字，剛剛好處就不胖了，他說，落霞與孤鶩齊飛，落霞孤鶩齊飛，用不着「與」嘛，秋水長天一色。就用不着「共」字嘛，這個共字放在裏頭，就是肚子大了太胖了嘛。這些文章的故事很多，所以有一個讀書人，功名考不取，同你們年輕同學，這一邊佛學院這幾位年輕同學調皮搗蛋，你們沒有本事，人家有本事，

有個年輕的讀書不好，他就將自己去掛一個牌子，詩醫。你們覺得詩、文不好，都要拿……我是醫生，都要拿來給我醫醫，人家問他，你少吹嘛，他說，真的嘛，古人的詩，你有些什麼，有些詩太肥了，有些詩要胖一點，要補藥太瘦了，你以爲古人的都對埃人家說，那怎麼說呢，他說你們讀的古詩，「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我們小的時候，這些都是課外讀物，叫千家詩，很多名詩都在上面，「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南師按老的唸書方法再次唱唸，別有味道）。我們當年是讀書這樣讀，這樣搖頭擺尾讀，讀起來搖起來讀，讀到腦讀到腸子，讀到大腸裏頭去了，永遠忘不掉的，那兩個什麼字不知道，你只要一問這首詩，「清明時節雨紛紛，就出來了，你們現在讀書是記靠硬記，靠筆記本記，記了半天只有筆記本上有，腦子同大腸裏頭沒有，所以永遠是空的。這首詩我們小時候讀的。它太肥了你知道嗎，什麼？時節雨紛紛就對了，不一定清明嘛，你看那我們這兩天雨紛紛，還沒有到清明啊，太胖了嘛，「行人慾斷魂」就對了嘛，「行人」當然在路上嘛，何必加個「路上」呢，「酒家何處有」一定是問人的嘛，就有「借問」嘛，「遙指杏花村」不一定是「牧童」嘛，問到一個和尚，那個酒家在哪裏，和尚這個師父講就在那一邊。都太肥了，嘿！講得蠻有道理。這個話我當年寫文章，也給一個老師罵過，這個老師是舉人，我問他，我的文章自己認爲很得意。不錯，不過你犯一個大毛病，什麼毛病，捨不得，什麼叫捨不得，你有很多好句子，可是就是這一段，這一篇文章來，同這個句子不相合，你覺得自己句子太美了，硬要把它插進來，他說你就完了。當時聽了很有道理，可是真捨不得埃每一回自己的好句啊，硬要把它……就像每一個人一樣，有一點長處拼命要表演。等於一個女孩子，有了一個金剛鑽（鑽石戒指）啊，抽支香菸啊，指頭特別動兩下，就顯一顯給你看一看，就是這個毛病所以文章要捨得，這也是我受的教育，傳給你們。

現在講回來，韓愈做壽了，插過來啊，插過來解釋一路一路的，我講話常常亂七八糟叉開了，可是你們把它記錄下來逗起來，這一段就矮一點是註解嘛。原來的主題是講韓愈這個還沒有完，韓愈上面還有個主題是講藥山禪師，這就叫邏輯科學，這個思想路線你不要把我搞錯了，你不要以爲我是亂七八糟講，我講的你看，我腦子清清楚楚。講藥山禪師引證到韓愈還沒有來，因爲韓愈提到文章，因爲文章講到滕王閣，因爲滕王閣講到這個醫詩，倒回來找那個主題。韓愈，第二部，韓愈的侄子不是去修道，韓湘子八仙裏頭，韓愈在懷念兩個……一個侄子死掉，又懷念這個侄子出家當道士氣死了，有一天做壽，他回來了。韓愈一看，那天是大喜日子，也不好罵他，看他穿一個道士這個樣子，邋里邋遢的回來了，又喜歡又不高興，結果就問問他，來給他叔叔拜壽總不錯，你做什麼不讀書不考功名，在外面去學這個幹什麼當道士，有些什麼本事啊，沒有啦，叔叔，今天你生日大喜的日子，我給你變個花樣，給你高興高興好不好，我在外面學來的。叔叔說，好吧！他東一搞西一搞，手畫的，一口氣，一盆很好的牡丹花，擺在前面，那個季節是不可能有牡丹花。他一看奇怪了，然後仔細看看牡丹花上，他寫了兩句詩，韓湘子在牡丹花上面二句詩，你記住埃你這個擦掉，這兩句先寫在那裏中間（南師對寫黑板的同學說），兩句詩寫什麼呢？「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藍」是藍顔色的藍，雪擁藍關馬不前。韓愈一看，這個牡丹花上面，這個侄子變出來，尤其那二句詩很好，沒有什麼了不相關嘛，不過好句子他記得了，就這麼一個玩意。祝壽那一天完了，生日完了，一早這個侄子呢，又走掉了。這一下有這個故事，所以韓愈爲了反對唐憲宗把這個佛骨請回宮廷裏頭，上了一個奏摺，這個古文裏頭都有，韓愈奏迎佛骨的表。對皇帝不是……以前的報告給皇帝叫表文。他就送，皇帝一生氣，胡鬧，反對我的意見，把他貶了，就下放了，下放到潮州來，反地方官去了，就現在講下放。這一下放他慘了，韓愈，那麼大的名氣下放了。帶一個家人，那個時候交通工具騎一匹馬，冬天就被下放了天很冷，由長安到廣東的潮州，那個時候沒有飛機，沒有火車、也沒有公路，很可憐的，騎一匹，又很窮，他是個清官騎一匹瘦馬，冬天下雪天剛好到了陝西秦嶺，非常淒涼，他一下想起來了這個侄子韓湘子。這個孩子怪了，三年以前來給我做壽，爲什麼寫這二句詩，現在就到了這個境界。他下放，「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就到了。侄子就告訴他說過，不要認爲功名富貴，沒有了不起啊！你的災難來啦！這是韓湘子的故事。八仙裏頭。他這樣想到韓湘子啊，哭了，這個侄子大概得道了，早就警告我，因此韓愈把侄子這二句寫成一首詩，怎麼寫呢，「一封朝奏九重天」，一封，朝奏，奏本，九重天，九重天是皇帝前面。「夕別朝陽路八千」，夕別朝陽，朝陽就潮州，路八千，就是那麼遠下放，「欲爲聖明除弊政」，欲爲聖明，皇帝聖明，除掉毛病，弊有作弊的弊，作弊的弊、政治的政，欲爲聖明除弊政，「肯將衰朽惜殘年」，肯將衰朽，朽木不可雕的朽，惜，可惜的惜，殘年這句話講我老了，準備忠心報國，皇帝要殺我都可以，我該講的話講，敢將衰朽，老了的這副骨頭交給國家了不怕了，惜殘年沒有什麼了不起。雲橫秦嶺是家何在啊！雪擁……這不要擦掉嘛，所以叫你中間寫着等嘛，（南師在背誦的時候，不斷的指點寫黑板的同學，並加以講解，所以詩句不連續）雲橫秦嶺，把侄子成仙了那兩句句子湊起來了，這個時候果然找遍了，「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他寫到這裏的時候，他一邊流淚，好像那個韓湘子就站在他前面，他就叫他，韓湘子又隱了，不給他看見。就是說叔叔，你那麼念我，你不要難過了，有這個災難，這個神仙就來一下，等叔叔真要找他，他又不給他看見了。他下面二句怎麼說呢，因爲有這樣下面兩句，「知汝遠來應有意」，他說我懂了，你修成功了，你在「知汝」知道你，「知汝遠來」很遠的來，很遠的地方，知汝遠來應有意，我懂了，我懂了。他說，你爲什麼現身給我看一下呢，「好收吾骨瘴江邊」，「好收」收起來收拾的收，我的骨頭，反正我會死在廣東了，好收我骨瘴……山嵐瘴氣的瘴，「瘴」我講錯了，好收我骨瘴，病，病字裏頭，病殼，一個病字，一個文章的章「瘴」，「江」第二個是江字，下面一個江字，瘴江，三點水的江，旁邊的邊，南方多瘴氣，到了廣東，氣候不對，容易生病的，瘴江邊，他講韓湘子，你來給我看一下，我懂了，我懂了，你真成了道了，先就警告我，現在你又跟我見一面，又趕快走了，不讓我叫你，他說你…大概我這一次下放到廣東會死在廣東，你給我看一面，你就告訴我放心，萬一我死在廣東將來給我棺木搬回來。其實韓湘子故意現身給他看一下，他沒有懂，就是叫他，你放心，你還會下放幾年會回朝的，後來果然回朝了，這些你看八仙的故事就看到了，這個正史歷史上沒有的，那麼講到韓愈，爲什麼講藥山禪師到韓愈？